

序

兒子們是威利·布萊德爾親戚和朋友三部曲的第二部，同時也是一部獨立的長篇小說。它反映德國工人階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及戰後，即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三〇年間的革命鬥爭，這時正是德國民族存亡危急之秋，是德國人民生活最艱苦、鬥爭最激烈、犧牲亦最慘重的一個時期，他們雖然還不能贏得最後勝利，但是他們的力量已經眼看着在逐漸成長壯大了。

在這時期里演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歷史事件，如基爾水兵的起義，霍亨索倫王朝的顛覆，共和政府的成立，幣值的貶落，卡普的暴動以及社會民主黨右派分子怎樣和軍人勾結、攫取政權，怎樣助長了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勢力的擴張，工人階級怎樣在斯巴達克團的領導之下進行歷次鬥爭，都由作者憑着他那大匠的手腕變成了這一部家庭小說的有機成分。

漢堡工人家庭哈特柯夫和勃倫吞的第二代——華德——是本書的主角。我們看到這位十六歲的青年怎樣和其他青年男女在他們的社會主義組織被反動勢力解散之後在地下繼續他們的學習、討論、漫遊和鬥爭——其中還夾着華德的幾段戀愛史。有多少起初抱着壯志的青年由於貪圖逸樂，或經不起考驗而中途變了質、成了舊社會的俘虜！華德卻憑着他堅毅篤實的品質，始終和周圍的惡勢力作殊死的鬥爭，不斷用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喚醒別人和防止自己走入歧途，在鬥爭中和監獄里不但沒有屈服，

反而鍛煉了自己。在他的發展里面，有許多特質是當時從青年工人一代里產生的台爾曼黨的許多戰士的典型。這些戰士是隨着黨而一起長大成熟的，他們的青年時代就是黨的青年時代，他們的生活就是黨史的一段。

我們在本書里還遇到許多在父親們里已經熟識的人物，他們的性格是更明朗地刻劃了出來。此外秦胡遜代表了一班和軍人密切合作的工會領袖們；作者用這個形象成功地反映了德國工人運動中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分子的墮落。作者更用了十分辛辣而幽默的筆調把卡爾的幾個資產階級和官僚的親戚和朋友在卡爾得意和失意時候所表現出的兩副不同的猙獰面目以及險惡居心都窮形盡相地描繪了出來——階級社會里的所謂“炎涼世態”就是這樣。

現在為了幫助讀者了解書中情節起見，把父親們里已經見到的有關人物列表於后：

華德·勃倫吞 青年工人，父親們主角哈特柯夫的外孫。

卡爾·勃倫吞 烟卷工人，華德的父親。

斐莉妲·勃倫吞 哈特柯夫長女，華德的母親。

哈特柯夫太太 她的丈夫約翰·哈特柯夫是父親們的主角，已經去世。

愛彌爾·哈特柯夫 哈特柯夫長子，妻名阿妮妲。

路易·哈特柯夫 哈特柯夫的次子，妻名赫美納。

沃托·哈特柯夫 哈特柯夫的三子，妻名賽西莉。

弗立茨·哈特柯夫 哈特柯夫的四子。

馬蒂斯·勃倫吞 卡爾之兄，海關官吏。

亨利·費爾默 卡爾長姊蜜蜜的丈夫，房地主。

莉絲白·司特利梅 卡爾的三姊，她的女兒名阿麗賽。

哥斯他夫·司迭克 卡尔四姊莎菲的丈夫，木匠師傅。

包尔·帕开 卡尔的朋友，劇院服裝主任。

路易·秦胡遜 工会領袖，社会民主党右傾分子。

作者威利·布萊德爾这个名字在我國已經非常熟悉，关于他的生平和著作，譯者在父親們里已經有了介紹，这里不再重复，所要声明的是：他的姓名，我原來譯作維利·勃賴特爾，現在改用这全國統一的新譯名了。

譯文中錯誤和需要修改的地方希望讀者隨時指出，以便更正，不勝盼禱！

張威廉 一九五四年十月

第一卷

一首德國的歌

第一章

一

五月的第一天，外加是个星期日，这座被黯淡的憂郁所籠罩着的易北河畔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异常明媚起來；在好久沒有看到而現在突然出現的太陽光輝之下，什么都在輝耀、閃爍、發亮。天空沒有一朵云，洋溢着这般光彩，就好象那初春的陽光瀉遍了整个蒼穹。这个冬天不僅冷得厉害而且冷得很久，等到它終于过去了之后，四月的天气由于它那种單調而多雨的陰暗使人非常無聊。昨天空中还噓噓地嘯着颶風，現在声息全無，靜寂得好象大自然对于这种突变自己也覺得出乎意外而在停止着呼吸一样。樹木和小叢林里都散出强烈的香味來，在这种蒸郁的空气里面正好發生了推蕩的力量。

再看那些在埃爾斯特河①畔几条街道上的人群！誰只要能够擺脫他家中的四壁，都要出外來迎一迎这个复活的春景。即使是最悲伤的人也都有了明朗的臉色，而最沮丧的人也獲得了新的期望。每一个人都重新發現了他早就熟悉的事物，都望着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象天鵝一样白色的渡輪和水面上那許多划子覺得高兴，望着那些穿着春裝在左顧右盼游玩着的年青

① 埃爾斯特河是易北河支流，在漢堡形成里外兩個湖形，所以亦称湖，是漢堡的風景区。

姑娘們覺得高興，當然也望着那座高傲的彼得鐘樓覺得高興，它是卓然抗拒了一切冬日的風暴而現今正在炫耀着它那青綠斑斕的色彩。

這些人群特別聚集在那座白得耀眼的埃爾斯特湖亭子前面，這亭子四周被高高的法國梧桐包圍着，好象是伸入湖中的一座水晶宮。那位善于做生意的店主把桌子椅子一直放到車行道附近。他的算盤是打得很准的，因為亭子里和前面花園里早已容納不下那些要趁這星期天在這裡談上一個小時並且聽一下音樂的人了。西格非利的萊茵河航行曲的喇叭聲響從陽台上傳出來，越過五顏六色的人群，夾雜在千百種噉噉喳喳的人聲里，而最後消失在馬路上的喧囂聲中。

一個穿着灰色制服的軍人，從耳朵一直到臉上有一條剛剛結疤而鮮紅的傷痕，襟上佩着漢撒同盟市①十字章，突然地，也不管人擠，把他的腿提得和肚臍眼一樣高，挺着身子，從幾個金銀絲綫交織的肩章前面踏着正步走過去。那幾位坐在桌旁的高級軍官就冷淡而謙和地答了禮。

離埃爾斯特湖亭子不遠、在一個花壇中間搭起來的、高大的鐵米迦勒②象，對少女坡上的群眾有特別的吸引力量。這座魁梧的木製立象渾身上下釘滿了釘子，這個被釘成這般模樣的人象顯出了廣泛受人崇拜的統帥氣概。這些釘子並不是根據什麼美學的觀點，却是根據戰時經濟的觀點給釘上去的。有一種鐵制的釘子是備給不很有錢的民眾量力捐助的，銀釘是備給較高

① 在十三——十七世紀，德國若干城市組織商業同盟市，其中最著者是三個自由的商業同盟市：漢堡、呂培克、不來梅。

② 米迦勒是聖經里三大天使長之一，曾戰勝龍和魔王，所以是戰士的護神。

的中等社会人士用的，而金釘是給財主們用的。平民可以把象身裝上鐵甲，小資產階級把釘子釘在盾牌和头盔上，有錢的人就把釘子釘在劍上。這筆在五百万馬克以上的收入，就流進了軍費的大金庫。那些鐵釘早已長上了鏽——所以这个鐵米迦勒实际是一个紅鏽的米迦勒了——，但是盾和盔还閃着銀色，而宝剑則在春日的陽光里發出金黃色的光芒來。①

二

兩個極幼稚的人物在人叢中擠開一條道路。他們一點也不去注意那座用釘子裝甲的巨象和群眾的全部活動。他們手拉着手走去，從兩人的裝束上就顯出了和旁人不同的樣子。那男孩穿着短褲，赤着腳，穿一雙扣帶鞋②，上身套一件席勒領子的短茄克——女孩同樣地穿着輕便的鞋子，她那件淺藍色的上衣在胸口下面是繃起的并且飾上一點綉花。

“絨毛！”那個女孩子高聲喊起來，同時招呼她的同伴，他在人堆里被一個人口眾多的家庭擠開了。“絨毛！”她又喊了一聲，毫無顧忌地指着一位穿着大衣昂然走過去的、顎下有花白八字鬚鬚的紳士。“你看到了嗎？我現在八十五分了！”

男孩子向她翻了一個白眼，恨恨地回答道：“你怎麼會在這時候想起這種無聊的念頭來的？”

“呸！你就是為了沒有發現他，才這樣講！我反正有了八十

① 這是講當時德國政府在漢堡用木材搭一個米迦勒的象，并備金、銀、鐵三種釘，听人量力購買。鐵釘釘在象身，銀釘釘在盾盔上，金釘釘在劍上。得來的款，作為軍費。

② 如同我國青年女子通常所穿的那種扣帶的鑲空皮鞋。

五分！”

“好吧！可是我——我頭腦里在想一點旁的事情。但願我們沒有耽誤時間。很可能已經開完會了。那末——怎麼辦呢？你是無所謂的，對嗎？”

“可別這麼說。我怎麼能無所謂呢？”

“那末，來啊！我們跑吧！”

男孩說完撒腿就跑，橫穿直走，躲開着那些遊人，從老少女坡走上了新少女坡，然後又沿着那些栗子樹的巨干走去。

他一直走到大戲院街才站定了回頭望望，他以為已經把他女朋友丟下得很遠了。可是她緊跟在他的後面，喘着氣走來。“嗚——，你——你這樣子跑法！”

他們就在一條昏暗的走廊里的一張板凳上坐下來等候。黨和工會的代辦們就在那扇用形形色色的雕刻象徵地描繪着各行手工業的大門里面開着會。華德靠在門上聽了聽，清楚地聽出了秦胡遜粗沙的喉音，這喉音在激動的時候便提高為尖銳得很特殊的声响。

“好，他們還在里面。”

沉默。

“他肯不肯答應呢？這一點可是關係全局。你瞧，我把兩只大拇指捏得緊緊的。”^①她給他看她握着拳頭的小手。

“好罷，這有什麼用，”他大模大樣地說。

他們就坐着等候。……

不斷把大拇指握緊是無聊的。於是她就開始梳她那在奔跑的時候散亂了的頭髮。她天真爛漫地把兩條辮子扳到了前面來，

^① 把大拇指握緊，是一種迷信的俗習，有幫助人家的意思。

把它拆开了再重新編起來。他突然說道：“還一定要免費，別忘了。”

那男孩在想什麼心事似地朝前直視着，對她急躁地，幾乎粗暴地譴責道：“這些事情實在都應該葛德路來干的。這是她的責任。”

她用雙手掙着她的辮子，滿不在乎地回答道：“你不是聽見葛德路講的嗎：‘這不是那麼容易辦的事情。如果真要這樣，那末只有你們自己去試一試，才會成功’，她說。”

他的意思顯然不是這樣，他做了一個不贊成的手勢，但並不說話，只凝視着那扇笨重的、上面雕着許多有趣味的人物的柞木門。他看出戴着點心司務的高帽子的是麵包師，在一個屋架上工作着的是木匠，在小艇上工作着的是造船工人，背着大鑄鐵鍋的是鑄鐵工人，站在活字盒前面的是排字工人。

“還有，”她又開始說，“究竟由你先說，還是——還是由我來說呢？”

“當然是你，你是小組長。”

“恰好並不當然是我，你是文娛干事。這實在是你的任務。”

“那末，好罷！”

雙方沉默了好久。

隨後她又說起話來，她顯然諒解得多了：“葛德路說：他似乎很喜歡女孩子。也許他喜歡我。”

“那在我說來是太幸運了。”

她把向下斜睨着的目光抬起來。“我要不要請一個安呢？”^①

“一個……什麼？”那男孩把他的頭頸伸了一伸，把他的臉對着她轉過來。他的眼睛睜得圓圓的。“你胡塗了嗎？你要……

① 德俗：女孩子向尊長的敬禮，雙膝略屈，左足略向後踮起。

要这样卑屈嗎？——我告訴你，那你这个小組長就算完了。一定！保險！”

她微微笑了一笑不作声了。

他，还在搖着头：“要請一个安？你这个人！”

一个反对派的發言人帮了他們的忙，他們当然一点都不知道。秦胡遜中止了討論；他要在會議結束之前，先同缺席的理事們在電話里協商一下。他在門口被印刷工会的代表楊·渥佛迪克擋住了去路。

“路易，外面有兩個青年团里的在等着，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們要同你談話。”

“一分鐘的工夫都沒有。这事情真是惱人得要命，今天这个會議，你不覺得嗎？”

他已經想走开。

但是渥佛迪克并不这样容易放他走，他自己有一个女兒在青年組織里，他已經知道華德和葛萊妲的心事了。“路易，你至少听一听，他們要求些什么。兩個很討人喜欢的年青人。他們坐在那里等了半个星期天了。來罢！”他就拉着这个还在抗拒的人一同走。

“孩子們，現在說罢，你們心上有些什么事情。这是秦胡遜同志，就是你們急于想找他談話的。”楊·渥佛迪克說着就推女孩子上前。

秦胡遜站在那里，在想着如果立刻組織一个新的編審委員會，是不是可以减少反对派的势力。

小葛萊妲由于完全慌乱了，果真請了一个深深的安，吐了几个字出來，但几次要接下去說，总找不到一个話头。可是一忽兒

她的話還是說出來了。

“秦胡遜同志，我們要請求您，我的姊姊葛德路派我們來的，因為我們有一個懸親晚會，我們已經準備了好幾個星期，現在我們需要一個地方，並且是在下星期天，星期天下午，我的姊姊說……。”

華德毫無顧忌地把女朋友相當重地推了一下，把她擠到了一旁，面對着那位有勢力的、目光從他的頭上望到別處去的男子的臉。他並不做出一點懇求的謙和態度，說道：

“我們在下星期天下午要舉行懸親晚會。我是文娛干事。我們是屬於新城小組的。我們沒有地方。您可以把那禮堂借給我們使用一下嗎？我們一定不會搞壞什么的，會完之後，就把東西都收拾好，打掃干淨。所以您一點兒也用不着擔心。”

楊·渥佛迪克感動地在微笑。懸親晚會嗎？路易·秦胡遜注意起來，顯出了一種嚴肅的、猜忌的臉色。青年團的集會嗎？現在是戰時。儘可能少舉行集會，這是他的原則。他恨恨地問道：“這又是一種什麼性質的集會呢？”

“一個懸親晚會，節目是我們自己擬定的。”

“那末在會上討論點什麼呢？”

“談……談德國的歌，秦胡遜同志，”葛萊姐胆怯地喊。

“是的，是的，”華德加以証實。“由我講話。隨後我們就唱幾首歌。都已經練習好了。”

秦胡遜的腦筋里已經又在想他的事情。他想到，如果找不到斯托登，是不是就該自己來行動呢？他們會不會怪他干得太專橫呢？那末，還有什麼事呢？……哦，不錯————唔……德國的歌。……唔！對於這個實在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德國的歌。……

“唉，路易，你講一声。你說行的——那末这件事就算解决了。”

秦胡遜不耐煩地点了一点头。

渥佛迪克撫撫葛萊妲的头髮：“行啦，行啦！答应了！”

“可是我們沒有錢！租金我們是付不出的！”華德喊道。“因為我們也不收門票。”

秦胡遜已經走开了。什么？租金？他把手揮了一揮。如果打電話找不到沃圖·斯托登，他想立刻叫总司令部。他覺得如果他把今天这事件的意义估計得比它实际略为重大一点是决計沒有錯的。……

“孩子，你們瞧，秦胡遜同志同意了。那末你們就使用这礼堂，准备开一个象样的悬親晚会罢。但是我做了你們是要收一点点門票錢的。难道你們小組里的經費已經很富裕了嗎？”

“哦，这倒并不，”葛萊妲回答，她現在又恢复了她的勇气。

楊·渥佛迪克同她开玩笑拉拉她的辮子。“我想，这会一定布置得很好吧。”

“一定！”華德嚷着說。“請您也來。”

“看着办！看着办！如果我有時間！”他和他們告別时就把手遞給葛萊妲，左手遞給華德握。

三

这时候参加會議的人都从議事廳里拥了出來，分散在走廊上，都是些比較年高的、蓄有庄嚴的鬚鬚的迟鈍的男子。葛萊妲和華德，短小、年青、穿得花花綠綠，好象是一对童話里的情侶，迷失在一群妖怪里面，他們手拉着手奔向階台，兴高采烈地欢笑着跑下去。

“有办法了！”她欢呼着說。“我們的晚会有办法了。”

男孩总是跑在前面半步。

“什么都比我們預料的要順利一点。”

他們一直跑到埃爾斯特湖，然后他們又手牽着手，搖擺着臂膀，在这傍晚时光已經逐漸稀少的游人中間沿着湖岸緩步走去。

“葛萊妲，我們要不要繞着埃爾斯特湖走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这样美丽。……此外还因为是五月一日。我們也得——也得游行一下。”

“你知道，这是禁止的。……你听着，如果他不答应，那——那我就强迫他，我告訴你。我已經什么都准备了。……我一定会干的。”

“哦，那末你会講些什么吓人的話呢？”

“我嗎？……我嗎？……你是很知道我的，不是嗎？我会講什么呢？我会講：您这个怪东西，我要說！您这笨家伙！您这討厭的老面皮，我要說！您对于青年沒有一点点的爱。您究竟知道不知道，您是个什么样子？我要問他。不是嗎？还有，您真好象是剛才从原始森林里跳出來的，您……您这个妖怪！你知道吗，这我会說的，一定，絕對可靠！”

男孩子不回答什么；他似乎在沉思。他从他父親那里知道得很清楚，这个秦胡遜是怎样的一个人。華德已經好几次遇见过工会領導們，他今天又感到了不快。他从前抱着一种信念，凡是一个入胸中有一个理想如象社会主义，那他一定是个好人。他自己也就因此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觉得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最主要的品質是公正、誠实、規矩。

但是——他面对大多数这类有势力的工会領導时，完全同

今天一样，他感到的总是不快。秦胡遜是个社会主义者嗎？而且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領導嗎？这个冷酷的、猜忌的人物是个社会主义者嗎？……

“你在想什么，華德？你为什么这样不开口？不是什么都搞得好好的嗎？”

男孩子点点头。……

是不是只有秦胡遜这样呢？蓬沙克、潑利曼尔、拉台勃來希、哈尔辛是不是这样呢？对于社会主义，对于新事物的精神、勇敢、胆略、豪气，都在哪兒呢？他們似乎缺少一种最重要的品質：对于人的爱。这些人会为了别人而牺牲嗎，呸！華德至少对于这一点怀疑。人家看到他們和听到他們講話时，反而不能不相信，他們是憎恨别人的，蔑視别人的，彼此不信任。……

这已經算得是些嚴肅的問題，使这男孩子在这种晴朗的五月天里心中念念不忘。

“你大概在想着我們的悬親晚会吧？你难道有上場慌的毛病嗎？”

現在華德把目光正对着女朋友。“不，那倒不是。这大概要到了臨時才發現。”他为了要擺脫他的沉悶的念头，接着說道：“你瞧，埃尔斯特湖亭里沒有一只椅子是空的。”

“你想進去嗎？”

“我同你到里面去有一点兒不大合式吧。”

他暗暗地把她推了一下，用狡猾的微笑暗示他看到一个長着滿口庄嚴的大鬚鬚的有气概的紳士，他輕得几乎象耳語一样地說道：“絨毛！”

“喔——喔！”她看到了这个“精致的样品”不由自主地叫了起來。

“你瞧——一塊真正的床前地毯——他至少算十分。承認嗎？”

这个大鬍子，憑他那副儀表象是個高級教員，從不可攀的高度俯視着這一對凝視着他的朋友。

“噢，這個人真夠勁！”她毫不嫉妒地承認。“你現在有一百零五分了，是嗎？”

她思索着問道：“如果……把這樣一個大鬍子——摸一把，究竟算幾分呢？”

男孩子放聲大笑起來。“你試試看！一定叫你碰一鼻子灰。”

“可是算幾分呢？”

“那末，摸一把這樣漂亮的鬍鬚至少二十五分。比較差一點的十五分，也可能二十分。親戚們裏面的鬍子當然不算在裏面。”

她的戰術是用問題來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時她自己卻迅速地在尋找鬍鬚。起先她運氣不好。男人不多，而且在這街上的少數人中間，大都是顎下光光的，至於簡單的上唇鬍鬚是不算數的。

在埃爾斯特坦姆①拐角上，她却突然高聲尖叫起來：“絨毛！絨毛！”她由於發現的快樂而跳躍起來，指着一個矮胖的、年紀較高的男子，這人正靠在河岸欄干上向着水面觀看。他蓄有一嘴真是難得見到的、偉大的頰鬚，剪得圓圓的，纏曲在兩腮上面。

“見鬼，這真是個鬍鬚編織的絨毯了！”華德贊美說。“好象是個海熊。這個我給你十五分。這個比我剛才的還好。”

“你好好地注意着！”她一本正經地說了之後，鬆了他的手，大步走向那個蓄鬚的老好人那里去。

她把雙手在背後反握着，站到他面前，毫無拘束地望着他的

① 埃爾斯特湖上的街名。

臉。等到這位被觀賞的人察覺了，對她生氣地微笑的時候，她問道：“对不起，船長先生，您大概會玩絨毛遊戲吧？”

“不，我的小乖乖，我不會玩！”

“啊，可惜。這遊戲是這樣的：誰首先發現一個鬍子，就有分數，您懂得嗎？我的朋友同我玩這個。他已經有了一百多分，我才有八十五分。但是您的鬍子，船長先生，是我發現的，所以我現在有一百分了。如果您答應我，摸一摸您的鬍子，那我就可以干脆把朋友打敗了，因為這樣我至少可以得到二十五分。……我可以嗎？”

勃朗肯納色的領港人阿司謨森留神听取了這一段長的說明之後，心坎里發出了笑來，直笑得他全身都在顫動。“你講得真好玩，我的小乖乖，我的鬍子算十五分，如果你摸一摸它，就算二十五分嗎？這真是個好玩的遊戲。我能參加嗎？”他笑得眼睛里流淚了。“可是你的朋友在什麼地方呢？”

“那里，他站在樹背後望着我們呢！”小葛萊妲也隨着好笑起來。

領港人阿司謨森把眼睛仔細擦干了，嚴肅而莊重地說道：“那末好好地伸手到鬍子里來摸一摸罷！”他還把他的頭偏了一點，使得她容易摸到一些。

葛萊妲對華德做了一個手勢——華德正在一株栗子樹後面躲着，張大了眼睛在注視着她的不正當的企圖——然後撫了一撫又輕輕地拉了拉那個動也不動的領港人的鬍鬚。

“船長先生，我還要多多地向您道謝！”

那位被感謝的人涎皮賴臉地用他濕潤的眼睛朝她眯着，說道：“再摸一摸，那就是五十分了！”

這個大胆的女孩子就又把手伸到稠密的鬍鬚絨毛裏面去摸

了一次。随后她就請了一个安，咬着嘴唇，忍住了笑，跑向華德那里去，他現在把身子完全躲到栗子樹干的后面去了。

“对不起，你現在怎么講？一百五十了吧！”

“你瘋了！”他狠狠地說。

“一百五十分！”

“这根本是不要臉……不可能！”

“一百——五十！”

“那些人。你沒有看到他們在怎样笑你嗎？”

“那些人和我什么相干！我讓他們去快乐好啦。这个船長是个好人。你知道嗎，他立刻就答应。我一定能够再扯上十几次。”

“我們赶快就离开这里罢！走罢！”

兩人就順着埃尔斯特坦姆跑去。

四

后来華德也笑了，真的，她的胆量使他兴奋了。他絕沒有相信过她会这样干的。但是他当然并不表示出來，还是装着不高兴的样子，擺出道学先生的派头來。“我不玩絨毛了。”

“为什么呢？”她挑战似地問。

“我沒有法子玩下去。你所做的，是……是不正当的競爭。”

“你只是不願意讓人家贏你就是了。”

“你一个女孩子可以随随便便拉人家的鬚鬚，他們也願意讓你这样干。我不行。在这种不平等的情况下，我能贏得了嗎？”

“好——那末——那末我們还是玩不帶拉鬚鬚的好啦。”她讓步。隔了一忽兒她又想知道：“那五十分究竟算不算呢？”

“哦！这就算罢。例外的。”

“还有，華德，我現在想起，剛才那些工会里的人很多有鬚鬚

的。我們都沒有想到。如果我記得不錯，他們大都留着尖鬚鬚。但是小的牲口也拉屎^①，我們至少漏掉了三十分。”

華德的臉色又立刻不愉快起來。那些工会領袖們的形象又涌現在他的眼前，隨後就是秦胡遜的有棱角的、低額角的臉。他突然間一下站住了，把女朋友拉到了身邊——幾乎帶一點威脅的腔調說道：“我們要不要彼此說定，我們永遠不變成這種樣子？永遠不？”

“你的意思是指什麼？”她問，對於他嚴肅的表情奇怪起來。

“我的意思嗎？我們要賭咒，永遠不變成……變成象這些——這些老人的樣子。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你這人真滑稽。我們怎能變成這種樣子呢？我們不是老在談這一點嗎？”她向着那雙探究地望着她的眼睛在尋求他話里的意思。“我想，他們不能再改變他們現在的樣子了。可是我們，你和我，我們決不會變成這種樣子的。你不是也這樣想嗎？我們根本也不要這樣呀。”

“這就是了！”他同意說。“我們不要變成這個樣子。讓我們來約定一下。”

“可是華德呀，這是當然的事情。”

“我害怕！真的害怕！要起誓！你當場就答應我！”

“我的天呀，你真特別！你在想些什麼？我們和這班老人有什麼相干呢？對於這些人……我真是只有好笑，你知道嗎？如果你將來變成這種……那我會一步路也不再同你一起走的。真是太沒有意思了！”

“你呢？你永遠不會變成那樣一個摩登的小模特兒，進跳舞

① 積少成多之意。因為尖鬚鬚分數算得少些。

場，向男人們做媚眼嗎？穿这样高的高跟皮鞋，戴这样寬的寬邊帽子，那么裝腔作勢，還有那種……。”

“决不会，决不会！”她高声大笑起來。随后她板着面孔說道：“你侮辱了我。你究竟把我看成什么东西？”

說了这番話之后，他們——意見一致而互相諒解了——又手拉着手在埃爾斯特湖岸上，在枝叶披离的、芳香的槐樹旁边走过去。

但是他并不象她一样健忘。那个工会領袖的臉一忽兒变成了他父親的臉，也是那么丰满而圓圓的，有着威嚴的上髭，虽然不是那么頑固而空虛。他也不能不想到那封最近从諾司特立茨^①寄來的信，想到他父親索取金幣和雪茄烟的悲哀的請求。金幣就是假期，雪茄烟是一个比較可以忍受的生活。信里面說，他如果有足够的雪茄烟，就用不着再这样讓人凌虐，而甚至可以自己去訓練新兵的幸运。……這句話不是好象他为了教自己不再受人凌虐，也准备去凌虐人家嗎？……華德也想到了另一封信，他教母親去找秦胡遜，說他可能代他請求緩召。以前他沒有說過这个人一句好話。現在大家都变得多么懦弱而沒有气節啊。就是父親也这样了。可見这些老人們是沒有办法的了。他們已經長上了痂皮，他們已經是肥胖而懦弱了。

“你又在胡思乱想了。”

“哪里！你說怎样，葛萊姐，我們要不要划一点鐘船？租船的地方一定还有船空着。”

“好極啦！你有錢沒有呢？”

“这一点总还有。但是我們拿什么东西押呢？”

① 華德的父親卡尔·勃侖吞在服兵役的地方。

“那边葛德路來了!”

五

葛德路·蓬迦登是葛萊妲的姊姊，新城青年小組的領導者，這小組是她在十年前和別人一起創建的。她還不到二十五歲，雖然燙着蝸形的鬚髮，穿着革新裝和平底鞋，但在舉動方面有些老小姐的派頭，不過組里並不注意這一點，因為她受人愛戴而且具有一片熱忱。

“德路①，什么都搞得好好的!” 葛萊妲嚷着向她說。“我們有了禮堂。而且不要租金。什么都非常省事，不是嗎，華德?”

“這很好。我很高興。” 葛德路·蓬迦登同兩人握手道賀。

“我還贏了他整整五十分。我剛才在少女坡上把一個好玩的海熊的鬚鬚摸了兩遍。可惜你沒有看到。”

“你在騙人!”

“不是騙人，是真的，” 華德証實。“旁邊的人都在好笑。”

“你真這樣干了嗎?” 姊姊做出一種沒有辦法和吃驚的臉相來。

“如果照那個船長的意思，我現在還能拉他的鬚鬚。”

“但是，葛萊妲呀，你不怕羞嗎? 別告訴旁人罷。人家對你會怎樣想法呢?”

“呸，我一點也不怕。人家想我什麼，我不管。華德要趕上我，可得費一點力了。”

“你們現在準備幹什麼呢?” 葛德路問。

“我們要划船，” 華德回答。“你一同來罷! 只划一點鐘。”

① 德路是葛德路的愛稱。

“不，不！我不來，我不到水上去。你們去划吧。……可是我還有話同你講，華德！不錯！……這懸親晚會可以開得成了。好的。我把你的演講辭看過了。你知道嗎，我覺得有點……有點片面。我恐怕，你的話要引起人家的反感。”

“怎麼呢？”

“我想……你知道嗎，這題目叫做‘德國的歌’，不是嗎？但是隻指出了德國的歌的一面，反對戰爭，抗拒戰爭的一面。這不是客觀的。在德國的歌曲里，在民歌和名人寫的歌曲里，是兩方面都有的。”

男孩子站在那裡注意地傾听着。他臉上慢慢地顯出紅暈來。他譏嘲地回答道：“難道要我替戰歌捧場嗎？難道要我歌唱‘呼聲響如雷’嗎？還是要我唱‘你戴着勝利的桂冠真光榮’嗎？”

“不，這你不應該做，但是你得提一提，也有這一類德國歌，否則你沒有把題目發揮詳盡。”

“唉，這我會提的，你放心。我正要把反戰的歌和那些戰歌來個對比。”

“什麼都好，華德，但是你不要忘了，我們現在是在戰時。一個太片面的看法可能引起不愉快來。你不是懂得的嗎？”

“不懂，”他干脆回答。“我一點也不懂。我只懂得，躲在你所叫作客觀的背面的是害怕！”

“你該明白，黨可能要感覺不愉快的。”

這位青年團的女領導者在冷靜、慈愛而透徹地想法說服他，使他至少了解她的立場。但是他不了解，更是說服不了。他頑強地抗拒着。

“秦胡遜會感覺不快嗎？”

“當然，尤其是他！”

“啊，啊！”男孩輕蔑地好笑起來。他在考慮，在同自己斗爭着，好象他的演說的內容有無限重大的關係。他心里動搖了一下，但是……不行，他決不願意做極小的讓步。

葛萊妲剛才在不聲不响地靜听着他們談話，現在握着他的手，撫慰而且調解地說道：“你好好地想一想，華德，德路的意思可能還是對的。”

“不！”他掙脫了她的手。後來更加激烈了一點說道：“不！我要就講我所認為是對的——不然我就什麼都不講！”

青年團女領導者望着他，心里在難過，但帶着笑容，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說道：“為什麼就要冒火呢，華德？這不過是一種建議和——一個請求。我並不想給你什麼限制。我所希望的，無非就是想把我們的懸親晚會开好。尤其在今天，大家都有這樣多的愁苦而這樣少的快樂的時候。……那末現在——你們兩個去划船罷。可是要當心一點，也不要在水上耽擱得太久了。今天才是頭一天開始暖和。晚上一定還是很涼的。”

葛德路·蓬迦登走開了。那個男孩子可是還站在原地方。

葛萊妲又去拉他的手。“那末來罷，華德！我們走罷！”

他冷靜地好象在下一個判斷，一個無可曲解的判斷，他說道：“她也屬於那班老人里面了。”

葛萊妲生氣了，抗辯道：“你怎麼說的。她不過表示一點好意。而且她是和我們一道的。”

“是——嗎？那末你跟她走罷！快跑！還趕得上。”

“我想，我們不是要去划船嗎？”

“我不想划了！”他更說得激烈一點道：“我根本什麼都不想聽、也不想看見你們了。不要葛德路也不要你。到你姊姊那兒

去吧！快去！”

他說着就背過身去跑開了。

第二章

—

華德有一種苦悶的感覺，他犯了一個錯誤，做了一樁大大的笨事。有一種想象使他苦痛，就是好象葛萊妲還是站在他離開她的地方，而且也沒法理解，他為什麼跑開了。他的心頭在响着：回去！回去！但是他違反着他的意志，還是向前跑。“我也有我的驕傲，”他向自己解說。“她愚笨而且不了解我的意思。”德路的行動不真象一個蠢婦嗎？他的任何一個舅母也會講這種話的。葛萊妲可是幫着她的姊姊。當他在把心中的余怒這樣地繼續重新煽動的時候，有另一種聲音在頑固得使他難受地，不斷地向他低語道：你總是立刻就感覺受不了而且把最好的東西推出去丟掉。……

他在坦姆門那里猶豫了一下：還是走上玲街筆直就回家呢，還是——還是走法侖廷坎①。他拐進了法侖廷坎。但是在他心里，後悔和拗執的念頭又重新、而且比以前更惡意地騷動起來。“你難道要在你本來有理由的地方讓步嗎？你難道要對着一個女孩子服小嗎？”葛德路可能就在樓上而且又要開始說起教來。不，他今天眼睛里不想再見到她了。結果這個念頭給了他最後的決定；他在走過威廉·蓬迦登的制鞋作場的時候，也不把眼睛

① 法侖廷坎是街名，葛德路和葛萊妲就住在这里，她們的父親威廉·蓬迦登在这里開有制鞋作場。

斜着望一下。他在走过的时候不断在嘲笑地重复說道：“不要教党感觉不愉快！唉，你这个好人啊！这顯然同犯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一样！不要引起不愉快！不要这样做！要教警察对于我们所做的什么事情都說是对的，都做出和悅的臉色來。这算是社会主义者！我的天啊！”

他在一边想着这种嘲笑的話，一边緩步走去的时候，自己覺得痛快。胸襟擴展起來，感覺到自己鄙弃一切、反抗一切的力量。他甚至自己对自己起了一种类似尊敬的想法。

可是到了街的尽头，快到霍尔登廣場的地方，他心里在叫囂着的苦痛怪物又占了上風。他良心上的不安在擗他、扯他。他究竟要回家去干什么呢？如果——他上威克斯街，進电影院，怎样呢？那里在放映一張布發洛·畢尔演的新片子。虽則去看这一类东西也和讀聶克—卡德或洛特—彼司—斯圖華特寫的小册子^①一样可鄙，但是随便罢，这个星期天反正是蹣跚掉了。当然，如果趁了环城電車到制繩道去散散步是要比較好些。干脆越出常軌行动一下罢。这有什么关系呢？尤其是在今天？

随后他又不禁灰心起來。穿着露出膝盖的短袜、耶穌式平底鞋和短褲在制繩道上去溜躑是不大合式的。就是到威克斯街去也可能听到看門人說：“孩子們不准入場！”

那末还是回家去罢。……

二

而家里呢——舅母來玩。又碰上这种事情。这个值得詛咒的星期天真只是帶來不幸。那个活潑的、会講話的舅母賽西莉和

① 是些低級趣味的小說。

那个專制的、大屁股的舅母赫美納。舅舅路易和他的太太对比起來当然是沉默、順从、蒼白而且枯槁得好象是一副活的骷髏。

母親已經在門口候着：“我的天，这样一个又好又長的星期天你在哪兒乱跑呢？”

“你也來了，我的心境剛剛好一点。”

“喔——唷，这位先生已經有起心境來了！真是！有个虱子跑到你的肝上來了嗎①？臉上擺出一点星期天的高兴來，到里面去問候一声。”

華德觉得，他的母親今天似乎特別高兴。

“你大概为了有人來玩，心里快乐吧，是嗎？可惜父親沒有在这里。”

“坏小子，閉着口！”母親斐莉姐低声說。“走進去，态度要規規矩矩的。”

不錯，女人們就是这样！沒有記憶力，沒有自尊心！这个赫美納对她什么事沒有做过？② 她把她怎样地麻煩了。不但如此，甚至于公开地欺侮了她，誹謗了她。可是現在她們又蹲到了一起去，做出这种高兴的样子來，真好象除了这一班偶然結成的親戚之外找不到一个旁人似的。真神啊，这些老太太們多么奇怪，真是些傻子。……自己在把生活搞得这样地坏、搞得这样地困难。……

“啊，他來了！”兩個舅母向着華德喊，好象她們在等着他一样。他心里恨恨的，臉上也是恨恨的，把手伸出來同周圍的人握，嘴里說着“你好，”“不，不，”和“是，是，”。

① 意为：你在动肝火嗎？

② 詳父親們。

“他大了，”舅母賽西莉覺得，她几乎比他矮半个头，而且嬌小美丽得象一个小瓷象。

“这褲脚管不是太短了一点嗎？”赫美納舅母發出她的批評來。

“是的，是的，”舅舅路易赶快对她表示同意。“至少要到膝盖。”

“至少了！至少了！”赫美納得意洋洋地說。“还有那头髮，当真，斐莉姐，这头髮是太長了。”

“你講我的头髮嗎？”華德問。

“当然是的！”

“最受尊敬的赫美納舅母，你也高兴听一听，你身上有哪些地方我覺得不合式嗎？”

赫美納·哈特柯夫楞住了，把一双沒有办法的母牛眼睛从男孩子身上望到他的母親，又望到她的丈夫，好象她在期待着，他們里面会有一个人出來解圍。

斐莉姐尷尬地說道：“我剛才說过，这位先生今天在發脾气。”随后向華德說道：“不要臉！”

“請你們讓我安靜安靜罢，”孩子噤咕着，站起身來，走出房間去。

“斐莉姐，你不是也覺得他的态度很粗鹵嗎？”

“是的，是的，赫美納。还有——你这也講得对——，我覺得短褲子難看得要命！”

“到处都是这样。父親走了。教育这班失于管教的兒童，这倒是战后一个嚴重的問題。”

斐莉姐搭訕着向賽西莉說道：“你不是也覺得長褲子看起來神气得多嗎？但是他一点都不听話。”

“随他去罢，”舅舅路易宽容地说，“讓他在喜欢穿短褲的时候穿短褲；他不久就会想到穿長褲子的。”

对于華德的趣味談完之后，她們又談到哥斯他夫·司迭克的腎臟病和魯独夫·哈伯蘭在战争中受的重伤。兩条腿都給他截掉了。赫美納鄭重地說道：“但是無論如何，他得到了一等鐵十字章！”后来談話就放低了声音繼續下去，为的是怕男孩子可能在什么地方偷听，因為她們在指摘鄰居的女兒阿妮·卜克曼，她，虽然还没有訂婚，可是已經要生下什么來了。舅母赫美納說：“要教導人类再講廉耻，可能是战后最困难的問題了。”

十点鐘光景，客人走了。母親和兒子是同样地高兴。

“你为什么老要請她們來呢？”

“我可不能把她們轟出去呀！”

“为什么不能呢？索性老老实实講，請她們不必再光臨。”

“不要这样胡說。路易是我的弟弟。”

“舅舅路易，好來的。舅母賽西莉也还可以來。但是那胖子不要她來，她以前那样子教你吃苦。”

“唉，这你不懂得。現在不要多說了。她們已經走了，希望她們最近不來就好了。”

斐莉妲·勃侖吞今天是那么活潑而且愉快，她的兒子已經好久沒有見過她这样了。她有說有笑，对于“絨綫团赫美納”和“細繩子路易”說了些开玩笑的話。這兩人先到了賽西莉那里去，把她推在前面；他們不敢兩個人來。

“你曉得嗎，孩子，明天你快活一下罢。你的生日到了。我們随便想一个什么理由請假罢。”

“好！我們就这样干，母親！”

華德对于这个建議高兴起來。“你知道嗎，我否則还要早起

半个鐘头，因为我还要送一个廣告到回声印刷部去，它明天下午一定要在报上登出來的。現在我可以安安逸逸睡一个覺。真是好極啦！”

三

早晨，正如華德暗中所一心期待着的，有一塊点上十六支蠟燭的生日蛋糕放在他的床前。旁边是一双袜子，一件有席勒式領子的运动衣，一束鈴蘭花則在一个瓶子里發出可愛的香气。但是在那張大桌子上还擺着其他的珍品：一副非常精美的棋盤和一束紫丁香。一張小卡片插在里面，——是葛萊妲送的。男孩子兩頰火辣辣起來，一半是为了意外的快乐，一半是为了慚愧。她寫道：“我使勁地同你握手，你这暴徒。葛萊妲。”……那末这份礼物还是她昨天晚上很晏才送來的。……“暴徒嗎？不是，葛萊妲，这我不是，一定不是，”他低声辯护。还有那边是什么呢？三本皮脊的精装本：奧古斯特·倍倍尔^①的我的事迹在第一册上寫着。“祝你十六歲生辰幸福。新城小組”，大家都把姓名寫在里面。哦，这才叫做礼物。还有一束野花——是葛德路·蓬迦登送的。大家都想到他了。有許多好人做朋友，这是多么美妙的事啊。

“早晨好，我的孩子！向你衷心祝福！……你高兴嗎？”母親斐莉妲擁抱着她的大孩子。小愛芙莉在后面的的篤篤走來，把她祝福的話很快地說了出來，便把一塊可可糖，虽然不大情願，遞給这个今天受了好多礼物的大哥。

① 倍倍尔(August Bebel, 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德國社会民主党領袖及組織人之一(一八六九)。

“啊，真乖！你这是哪里搞来的呢？我们马上来把它分掉罢！”这块糖已经裂成了三小块，那小女孩子也得到了她所热望的一份。

“父亲寄了十个马克和这封信来。……起床罢，我去煮咖啡。”

华德并不立刻就起身，却在一边嚼可可糖一边看父亲从诺司特立茨寄来的信。他并没有写什么特别的事情，正如所期待的一样。向他祝福之后就问他对于工作愉快不愉快。随后就是早已看惯了的诉苦的话。好象这个刚才十六岁的他已经能够帮助他的父亲脱离兵役似的。

孩子把信搁在一边。他根本一点也不了解我。他问到厂里的工作，好象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就在这样一封祝贺的信里也只想到自己。筹措金幣。……怎样去搞，到哪里去搞呢？……到秦胡遜那里我是决定不去的，无论如何不去的。……但是父亲一定是受苦受得很厉害，因为他甚至于想对这个人乞怜起来了。……

在吃庆祝的早餐时，母子两人面对用战时的灰色面粉制成的蛋糕谈到雪茄烟和金幣。雪茄烟是自从好久以来已经整匣整匣地寄到诺司特立茨去了；所有一切可以省下的都寄去了。但是金幣到哪里去变呢？……

华德对于父亲信里提到的一点率性大笑起来了，他在信里向儿子保证，自己是几乎不抽烟了，把所有的雪茄都用来自己的生活好受一点。他写道，如果他有时候拿一把哈瓦那^①塞在他的上司手里，上司就会把两眼闭起的。所以有些雪茄烟已经

① 雪茄烟名，原是古巴地名，产烟叶。

使他免除了操練，而且給了他奉命打扫屋子的机会。……这个矮小的、嬌养慣的、至今还是胖得很的卡尔·勃侖吞在擦地板扫地——母親和兒子不禁放声笑出來。但是無論如何，事情可以变得嚴重起來，人家可以把父親派上前綫，所以确是應該費一点事，想想門路，來阻止这种事情發生。以前雪茄烟还济事，現在似乎只有金幣才有办法了。

斐莉妲还想在今天，等到外婆一來，能够把小女孩交給她照顧，自己就向親戚家去为了金幣奔走一趟。她并不抱着过分的希望，但是也許費尔默夫妇会忍一下痛，为了他們最小的——如他們所常說的——寶貝的弟弟向保險箱里去伸一伸手。这在他們本來也並沒有什么經濟上的損失，而不过是一种交換：紙幣对金幣而已。卡尔根本并不想人家施舍分文。

四

斐莉妲就乘車向藹尔培克到她丈夫的姊姊蜜蜜家里去。她在門口被人家用大驚小怪的呼声特別親热地欢迎着并且請進了屋子里去。

“实在想不到，你真上我們家里來了。而且这样突如其來。我真快活。亨利知道了才高兴呢。……寬衣罷。我馬上去对瑪麗講，教她端茶。進來罷，請不要客气。”

“你們用了个使女嗎？”斐莉妲驚訝地問。

“是呀，不过帮帮忙。我一个人簡直搞不过來了。你一定要說，我又沒有小孩子，有什么忙的，但是我的天啊，一个大屋子是有許多教人煩心的事情要做。就單單買东西罷。現在是什么都那樣費事。而且亨利当然还要准时候吃飯和要人侍候。所以我們就叫了一个帮工到家里來。……可是你請坐呀！等一等，

我到厨房里去关照一声。”

斐莉妲在房間里向四下望望。綠絲絨家具，沙發，椅子，靠窗一只安樂椅，一具巨大的落地時鐘，大得好象是一口衣櫥。還有那些圖畫，都象是非常值錢的。她覺得可能算得漂亮，但不見得舒服吧。

姑嫂兩個喝着茶，真正的錫蘭茶，這是在談話時順便說明的。一盤點心也端到了桌子上來。蜜蜜真是非常慷慨。

斐莉妲隨即說到了她今天來的目的。

“真想不到，他這樣吃苦。這是一種侮辱了。唉，這可憐的，可憐的卡爾啊，恰恰是他，這樣一個好人兒，會碰到這種事情。亨利聽到了真要痛心。可是你講到金幣，我的好人啊，你怎麼會想到的呢？如果我們還有一點金幣的話，那首先就應該給卡爾，首先。尤其是當他處在這種境況之下。可是，親愛的上帝啊，亨利老早就把所有的金幣都送到銀行里去換掉了。就在報紙上号召這樣做的時候。你還記得嗎？因為我們的女婿太規矩了。象他這樣一個愛國的人，要是我們今天還在哪儿藏着一點金幣，他是決不答應的。……唉，我們真是十二萬分地想幫幫卡爾的忙。而且你現在還特為這件事跑這樣遠的路。”

“我就是想，正因為你們的女婿是個銀行家，他或者能夠……。”

“你怎麼會想到這一點呢？不正當的事他……。”

“沒有一點不正當的事，我不過是想……。”

“不行，不行，沒有辦法，絕對沒有辦法！哦，你不認得漢茲，他做人真規矩。他寧可讓人把他的手砍掉，也不願意作一點點弊。”

“怎麼說是作弊呢？你還是沒有明白我的意思……。”

“不管我明白不明白你。單單要他这样做，他已經就不高兴了。……我慢慢寫信給卡尔。他会了解的。他一定了解的，因为他是……他以前自己也是个商人。”

斐莉妲站起身來。

“你就要走嗎？你不等一等亨利嗎？”

“我还有点旁的事情要办。”

“我相信。我相信。我們現在都是那么赶。这瘋狂的时代。……但是，我还有句話要講，亨利可以不可以再在你們那里買几匣雪茄烟呢？他一定会多付一点錢，因为真是不容易買到了。”

“我們的存貨可惜已經沒有了。”

“是嗎——，你們可能还剩一点点应急的存貨吧。而且亨利究竟还算是你們的老主顧呀。”

“我們的存貨本來就沒有多少。而且配給也很少。可是讓我看看罢，有沒有办法。”

“那是太要好了，斐莉妲。亨利一定很高兴。請你代我們大家向卡尔問候。唉，这个可憐的人啊！我也想得到，他这兵营里的生活是受不了的。他也不是頂年青的人了。就是这种时代，可怕，实在可怕！……”

五

斐莉妲跳上电車赶到埃朋村。包尔·帕开新近住在这里，——如她不久前所听到的——他已經結了婚。一个胖胖的、衣衫不整的妇人給她开了門。

“您要找誰？找帕开？那就是我的男人。他不在家。”

“帕开太太，您知道您的先生在哪里嗎？”

“这我当然知道：在戲院里。”

“多謝。”

斐莉妲趁車子到坦姆門街。

市立劇院后台入口的看門人不讓她進去。經過了相當長久的交涉他才答應去請帕開主任下來。斐莉妲等着。

結果帕開來了。他看到了他以前的朋友的妻子，着实吃了一驚。

“出了什么事嗎？”他轉動着眼珠子問。然後才猶豫地，幾乎並不伸出臂膀，只把手遞給她，作為歡迎。

“是的——也沒有什麼，帕開先生。卡爾叫我向您問候。”

“謝謝上帝！”主任嘴里喊了一聲。他傷感地把手背復在額上。“我倒以為他出了什么事呢。”

斐莉妲微微笑了一笑。“沒有，帕開先生，還不至于這樣糟，可是他的境況真是可憐。……”她就敘述他信里的話，訴說他的痛苦和她的迫切的願望。

“金幣嗎？”帕開叫起來，好象從九天之上掉落了下來一樣，“我的親愛的、最好的勃倫吞太太，我們這種人今天哪里還會有金幣呢？連紙幣都快沒有了。我雖然極想能夠幫幫卡爾的忙，但是……”他搖了搖自己的尖鬚鬚，又把眼珠轉動着，高聲喊道：“我願意把我心靈的幸福犧牲給我的朋友，如果它能幫助他的話。甚至于，我的生命！您是知道我這種忘我的精神的，勃倫吞太太——但是金幣？”

“是的，當然。對不起，我打擾了您。是卡爾叫我來找您的。”

“一個人要有什么，才能給人家什麼。金子我沒有。……但是請您多多替我向卡爾問候。在戰爭爆發的時候——您大概知

道吧——我們之間產生过一个小小的意見。您是知道我的，最好的勃侖吞太太，我是不放在心上的。我現在講：把以前的芥蒂都忘了罷。那末請您向他致意。我是會非常高兴的，如果他給我來一个小小的問候。”

六

斐莉妲無精打采走向司迭克家里。她知道，這位她丈夫的姊夫是會用空話把她打發走的。但是她正不願意去找他，因為他的盛情已經領得太多了。可是除此之外她沒有旁的法子好想。

他是多么地老了！這是她踏進那間小小的木匠作場時所得到的印象，哥斯他夫·司迭克正在他的許多鳥籠之間扒在鉋床上工作着。他究竟有多大年紀了呢？總還不到六十歲吧。

“你好，斐莉妲，是什麼喜神把你引到這里來的呢？”

“不是喜神，寧可說是個凶神。”她沒有把握地向着她丈夫的姊夫微笑。

“你坐下來講講！”他把一張矮凳推給她。“你已經上去看過莎非嗎？”

“沒有！”

“那末，有什麼要緊的事，有什麼苦痛？”

“你知道嗎，哥斯他夫，你不曉得，我心里多么难过，偏偏為了這件事要跑到你這里來，但是我到處都碰了壁，我可是一心地想幫幫卡尔的忙。”

她就把卡尔的苦處，他的願望，以及她在費爾默和帕開那里求情沒有結果的經過講給他聽。

哥斯他夫·司迭克靠在鉋床上，望着她靜聽。她說到帕開

的时候，他眼角的皺紋上掠过一点冷淡的笑意。斐莉妲犹如一个小女孩似的坐在他的面前，眼睛也不敢对他抬起来。

她說完話就沉默下來。

他也沉默着。

只有愉快的鳥鳴声充滿着工場。^①

司迭克慢慢地站起身來，把他的巨掌搭在她的臂膀上。“目前还有比較大得多的不幸呢，”他說。随后他就走到一口小小的工具櫃那边，把一只木匣子拿出來。他把兩個光亮的二十馬克金幣放在鉋床的边沿上。“这是我最后的兩個，斐莉妲。我很願意把它給你和卡尔。”

斐莉妲·勃侖吞的眼睛湿了。她慚愧。不錯，司迭克确是可以說，还有比較大的不幸呢。他三个在戰場上的兒子已經丟了兩個，他那大的，他所最喜欢而將來准备承襲他的工場的兒子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里就丟了。真是，她觉得慚愧，并且也把这意思說了。

“不用提了，”他回答說，并且劝她，把这金幣拿了。“我也看到，你拿了它精神上可以减少多大的痛苦。”他一定要把兩個金幣塞在她的手里。“现在你去找莎菲罢。她或者还有一点咖啡豆。你喝一点兴奋一下罢。”他說着就把內弟妇温和地推出了工場。

司迭克夫妇住在前進屋子的三層楼上，莎菲招呼了弟妇之后，立刻就從廚房櫃子里取出咖啡磨來，开始磨咖啡豆，同时她嘴里不断地問話。“卡尔信上寫些什么呢？孩子干些什么呢？那小娃娃爱芙莉好嗎？哈特柯夫老太太还康健嗎，精神好嗎？我

① 司迭克是喜欢养芙蓉鳥的，見父親們。

的天啊，現在大家都是這樣難得見面！”

斐莉妲對這句話只好表示同意。百無禁忌^①，大家都還是很好。男孩子學習得很勤。小女孩是康健的。謝謝上帝，母親哈特柯夫也好。然後她講到卡爾，講到他信里所說的可以用來請假的金幣。

“對的！對的！”會說話的大姑子插口說。“哥斯他夫新近對我講過同樣的話。我們也籌得了兩個金幣，準備拿來寄給阿獨夫，好教這位可憐的孩子也可以請幾天假。他最近一次的信是從馬其頓寫來的。但是他就要調上西綫，他認為，如果他們出發，而我們能夠適時寄給他這點金錢，他就能搞到幾天假期。他已經七個月……。”

斐莉妲·勃倫吞站起身來。她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裡，眼睛朝前直視着。

“你怎麼啦？你覺得不舒服嗎？說話呀？”

小莎菲已經走到了她的不聲不響、出了神站在那裡的弟婦身邊。

“沒有什麼！一點沒有什麼！”她低聲說，走出了廚房和住屋。

“可是你要上哪兒去呢？”

斐莉妲已經在走下樓梯。

莎菲·司迭克沒有辦法而慌了手脚。她要趕上弟婦去。但是先要把灶头上的鍋子拿掉。她以前還沒有遇見過這類事情。她發現廚房桌子上，恰恰是剛才斐莉妲坐的地方，放着兩個金幣。

① 德俗，由於迷信，答复人家問候時，先說這句，再說好。

現在她心里慢慢地清楚起來。

她拿了金幣跑到下面工場里去。

斐莉妲·勃侖吞寫了一封長信給她的丈夫。一封悲痛的信。一封充滿了譴責和嚴厲的意見的信。他最后寫道：“……到你哥哥馬蒂斯家里我是不去的，这样子卑屈我不干。我不大認識他，而且从这多少年來你們兩人間的关系看來，他究竟讓不讓我進屋子去，我还没有把握。”

第三章

一

斐莉妲不上她丈夫的哥哥家里去，这是很对的。她一定要碰到一鼻子灰，尤其在五月的这个星期里，这位海关督察員勃侖吞开始感覺到苦悶的時候，他覺得他所站立的基地，一向似乎是石头一样地硬而且永远是坚固的，現在却在他脚底下松脆了。这种分解一直影响到了他自己的家庭，而这完全是不共戴天的社会民主党所釀成的。

現在一樁偶然的事件却教这种分解的蛀虫通过了新城青年小組的悬親晚会，在这位海关督察員的家庭里找到了新的食料，并且使卡尔·勃侖吞——他并不知道是哪里來的——从对他敌視的哥哥的秘密存貨里拿到了一点非常渴望的金幣。

海关督察員馬蒂斯·勃侖吞把解下的佩刀插在雨傘架里，把大衣脫下來，仔細地挂到一个衣架上。随后他就走到洗臉盆上面的鏡子前面，用一把鬚鬚刷子先把眉毛拭了一拭，然后拭他

蓬松的俾斯麥鬚鬚——勤拭是可以促進生長的！——同時他仔細向着他自己丰腴的臉顧盼。

他把這種早晨的習慣叫做“對自己請早安”。

到現在還沒有打九點鐘。他奇怪起來。他今天從高架火車站走回來走得出奇地快。這是由於早晨的寒氣，這一種令人憎惡的濕霧。這幾天白晝有太陽出來，但是夜晚和早晨的時間還是很不舒適。他搓着他的寒濕的手。

他在開始做日常工作之前，還要舉行一次成了習慣的儀式。他反握着兩手踱過隔壁的、寬大的辦公室，然後站在一張幾乎遮沒整塊隔牆的歐洲地圖前面。在這張地圖上，從英吉利海峽一直到瑞士西部的國界，然後再橫穿阿爾卑斯山、巴爾干山、羅馬尼亞、俄國一直上去到東海有着一道黑白紅的小旗組成的曲折的綫，這就是戰綫。

這位海關督察員每天早晨對着這幅地圖做他的早禱。他可以交叉着臂膀在地圖前面站上好幾分鐘，完全沉浸在他的觀察、考量和幻想中。如果有一個前綫變動的報告，他就鄭重地執行他的職務，把小旗子插到它們新的位置上。在這些日子裡，爭奪凡爾登的大會戰正在趨向它的最高點。所有可以瞰制這要塞的炮台都已經攻占了，這要塞的陷落不過是時日的問題。這位督察員覺得這麼一來——報紙上是這樣寫的——敵人抵抗力最堅強的支柱摧毀了，而法軍和英軍的整個陣綫也動搖了。

海關督察員勃侖吞把臉湊近地圖，仔細觀察阿爾良的山區^①。他找到了他由於讀報所熟悉的那些地名。把小旗移動可是犯不着的，因為根據地圖看來，這些勝利是太渺小了。一個驕

① 在法國東北之森林地區。

傲的、权威的目光掠过了整个战线。他觉得在那下面，在依松鐸河畔，懦弱的奧軍对意大利人打得还不坏，比对俄國人好得多。当然也加入了几个德國师在前线作为骨干。当然，根据报告，俄國人是转入攻势了。一种诱致攻势。但是这是一种毫无希望的企图。……馬蒂斯·勃侖吞的目光望到标志在特里彼得沼澤地帶的那些短线条。一忽兒——他的目光到了巴尔干，那边的德國軍隊几乎把整个阿尔巴尼亞占领了。再往东南方去，在小亞細亞后面，英軍被土耳其軍攻进了一个楔形，一个可喜的、有价值的楔形。

但是最有意义的事件無疑的是尖锐化了的潜水艇战，它的决定勝負的价值是仅仅次于凡尔登，如果不把它認為比凡尔登更重要的話。这是用了一种断然的手段，直接扼住了敌人的咽喉。于是海关督察員就用一种非常滿意的目光向大西洋和北海的藍色水面上扫了一下。

随后他就突然用脚跟旋过身來，挺直而庄嚴地步向对面牆上的那幅地圖：一幅大的世界地圖，是德國聯合航業公司出版的。有無數彩色的线条越过大洋通向各大洲；出發点是漢堡和不來梅，特別是漢堡。从地圖上看來，整个世界商業簡直就是从这个易北河城市和它的、在威塞河上的姊妹城市出發的。沿着各条航线繪有小小的船只雛形；这种彩色线条的最壯大的线条是通向北美和南美的，其次是通向亞洲和繞过非洲的。

在他的眼睛前面，他所熟悉的那个商埠在活躍着，这商埠和它的从各國开來的、各色各样的、駛出駛進的船只，它的吼鳴声和嘈雜声，汽輪、載客小艇、拖船、小船、小汽艇等的鳴着汽笛的行動，它的造船架、起重機、駁岸。

这位海关督察員絕不是个胸無点墨的空想者，也不是浪漫

主义的狂热者；他知道，这次战争是英國和德國之間的一場巨大的商業競爭战，双方都下了几百万的賭注——并且不僅是金錢。在这位海关督察員看來，這場战争是一种自然規律的結果。德國准备做全世界的霸主。

全世界的霸主。这是多大的目标！那就值得下这个注，值得耗費一切的力量和牺牲。而且从現在的情形看來，不就象是今年已經能够实现嗎？按照了德國的方式把世界重新分配和整頓一下。把漢堡作为世界貿易的中心。他——馬蒂斯·勃侖吞——到那时候猜想起來是海关監督了，而十年之后就有养老金可拿，有一所精致的別墅在勃朗肯納色①。……

这一类对未來的观察提高了生活感和自覺心，而海关督察員就伸了一伸腰，挺了一挺胸。思想上的忠实，作战时的勇敢，服务时的責任心，都是勝利的先决条件。即使是最后一个德國人也必須灌注以軍人的思想。通过这未來的勝利，一切破坏的和反对的力量，如果在某一个地方还存在着的話，都應該受到慘痛的失敗。

海关督察員勃侖吞又做了一个有力的向后轉，而歐洲又到了他的眼前。他对新的國界做了个概括的一瞥。在西边他把荷蘭、比利时、盧森堡加了進去；說德國話的那一部分瑞士是不是應該包括在里面，他還沒有作完全的決定。在南边他可是着重在北意大利的工業和商埠热那亞。那倫巴底——是旧时德國的保护地。那巴尔干呢，奧國可能要提出它的要求。在羅馬尼亞也是同样情形。他把烏克蘭作为一个德國的保护國，他把那些波罗的海的國家都归并到德國，俄屬波蘭和芬蘭当然也是如此。

① 漢堡郊区，風景幽美，資產階級的別墅林立。

从此德國就可以掌握充分数量的油类、粮食、鉄、煤、木材而足够用以控制其他的國家了。

他感到一种非常的愉快，把舌尖舔了舔嘴唇，好象他尝到了特别的美味。于是他今天早晨就做了一点不是他惯常做的事情，他第二次走到鏡子前面去观察自己。他觉得，他应该满意了。他重新又用那小刷子仔細把他的濃眉毛和鬚鬚尖拭了一下。痛苦的只是他那副牙齒坏得那么厉害，一只一只地在那里腐爛。他可是一向怕牙医怕得比上司还厉害。对于他那个秃頂，光亮得象漆过的一样，而且已經屢次和俾斯麥的比較过，他倒觉得頗有威仪而且具有說明經歷丰富的意义。

他对着一只旧的黑林地区造的挂鐘望了一望，証实了他內心的动向：现在是巡查的时间了。——

他把制服外套穿上，戴上他太太用棉花填好了的、合式的綠色鴨舌帽，还从容不迫地慢慢戴上那双他的女兒埃葛奈絲送給他的灰色麂皮手套，然后，对着这空洞的办公室做了最后的一瞥之后，筆挺而威仪地向左右兩旁嚴肅地展望了一下，走出海关。

二

在那些貨房之間是不是有一点东西在活动呢？

海关督察員站定了在注視。没有什么可活动的，無論在貨房那里，在駁岸上或者甚至于在系在樁柱上的船只上都没有活动。一点也没有活动。連狗也没有一条从那些貨棧旁边跑过。那些黑森森的起重机躺在那里好象死了一样。大洋的輪船妖怪似的蠢出在水面，一条挨着一条。没有一个輪子在轉动，没有一点声音听得到，看不見一个人在甲板上面走动。那些沿着貨运站台的鉄軌已經厚厚地長上了鉄鏽，軌道之間，野草叢生；已是

經年累月沒有車子在上面行駛了。

这个大商埠僵硬地躺在那里，好象是受了一个惡魔的咒禁。在沉沉熟睡一样。

这是海关督察員勃侖吞的督察区。他每天早晨要在这个鬼魅的世界里巡走一番，并且要注意，这一切是不是原封不动。他穿着他那身制服，拖着他的佩刀，在这个环境里好象是一个陈旧而肥滿的、蒙着塵土的蠟象館里的人物。

他的緩慢而坚定的步履声在那些貨房的牆壁間回响着。有时候也听得到港水的均匀的拍岸声和汨汨的瀉注声。他左手搭在刀把上，右手插在外套的口袋洞里，檢查一百六十八个倉庫和貨房、三十一條海輪、八艘帆船、六十四只起重机和杠杆——同时走三公里半路程。

直到他檢查快完畢的时候，在勃洛克門碼頭上，他才遇到了人。八个工人在那边一个國有貨房里工作着。有一艘內地小輪每星期兩次裝着國家的貨品从薩克森或瑪格德堡開來，卸掉了貨物之后，再裝上新的貨品開回到德國內地去。

在这八个老工人里面，有一个是勃侖吞同樓的鄰居，名叫安东·弗來希。他一条腿是跛的，而使馬蒂斯·勃侖吞憤恨的是眼看着他的生活在战时变得优裕起來了。他觉得这个人，非常討厭。但是海关督察員太太和他的女兒替这个人辯护。他有一次在家里說过，他有机会的时候要把这个弗來希徹底檢查一下，因为他深信，一定不会檢查不出什么結果來的，但是妻子和女兒千万要求他不要这样做；她們說，弗來希也有一个家庭，他的妻子又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物；無論如何教他不要去騷擾他。

从此他对这个鄰居更加厭惡。他后来听到了这个弗來希是个社会民主黨員，而且在战争期間訂閱了社民党報紙之后，他的

厭惡心更成長為顯然的憎恨了。

“早晨好，督察先生！”

安东·弗來希從開着的貨房門里把這一声早安叫得那麼响，以至於馬蒂斯·勃侖吞聽到這一声勉強的問好不禁戰栗了一下。他機械地把手放到了帽檐上。他依然穩重地走過去，但在走過去的時候，用一種經過訓練的目光向那艘內地小輪望了一望，船上堆着白色口袋。他念道：“軍用品——咖啡。”

他又戰栗了一下。今天早晨他喝了純粹的豆咖啡^①。

在勃侖吞繼續向前走的時候，這“軍用品”的字樣還停留在他的眼底好半天。

他覺得已經走過了國有貨房之後，沉重而深深地透了一口氣，然後又在那些闕無人迹的寂寞的倉庫中間穿過去。

港口警察的小汽艇發出喘息似的馬達聲駛近沙門碼頭來。巡官賴潑梭特做他早晨的巡視。督察員勃侖吞走到駁岸最外沿兩只汽輪中間。賴潑梭特致敬禮，勃侖吞也欣然把手放到帽檐上。每天早晨他們這樣互相致敬而且幾乎總在同一地點。真是，這種有規則的服務是絲毫不錯的，在這一方面，警察也並不後于海關；儘管是戰爭和由於戰爭而靜止了的港口活動並沒有有所改變。

天色漸晚。督察員勃侖吞好象從極遠、極遠的地方聽到密歇爾教堂的鐘聲，他數着：三，四，五……五點鐘了。在半小時內呂特司就要來接班。勃侖吞費事地站起身來，把椅子放回它原來的地方，從外套口袋取出皮手套來。這時候那只黑林地區造

① 用咖啡豆現磨成粉的純粹咖啡。

的挂鐘里面的斑鳩跳出來，短促而有力地啼了五次，然後——拍的一聲！——它又隱沒在它的鐘壳里。

督察員勃侖吞慢吞吞把手套戴上，把佩刀拉了拉正。奇怪得很，他似乎預感到了當前有一樁不快的事情要發生。他覺得最好還是留在这屋子里。他在臨走之前還猶豫了一下。

責任感獲得了勝利；他筆挺地走出了辦公室。

幾分鐘之後，勃洛克門碼頭的八個工人迎面走來。他老遠就認出了那跛脚的弗來希。……他們在裝運咖啡。軍用品。軍一用品。……

督察員勃侖吞嘴里覺到一種惡劣的味道，他突然感到一種輕度的眩暈。他呼吸困難。他清清楚楚聽到弗來希談話。他的伙伴高聲笑起來。猜想他們是在笑他吧？不，不是猜想——一定。

這位海關督察員根本不想看到弗來希，但是一聲挑戰式的“晚上好，督察先生！”使他不能不匆促地抬眼一看。一股血流沖到他頭上。忿怒使他的臉色變了。這個弗來希，真象個塞滿棉絮的、脹鼓鼓的球。不要臉，這種放肆。該死的壞蛋，如果天崩地塌，我也要抓住你，馬蒂斯·勃侖吞暗自在咬牙切齒，板着臉，好象被另一個意志推動着，向着那個大胆的盜竊貨物的人走過去。

弗來希吓了一跳，臉變了色，站住了，眼睛恐怖而疑問地望着這位海關督察員。他很想輕輕向勃侖吞說，教他對所要做的事，考慮一下，教他要冷靜些。但是他還沒有這樣做，馬蒂斯·勃侖吞已經在最後的瞬間，約束了自己。他不是向弗來希而是向他旁邊的人在粗聲叱問，有沒有應該納稅的貨品。

一個訥訥的聲音回答說沒有。

督察員勃侖吞沉重地把手放到帽檐上，轉過身去，又慢慢地踱回海關。

他聽到後面工人們走在橋上的響亮的腳步聲和緊跟着的一陣忍不住的大笑聲。

三

在歸途上，勃侖吞由於胸中的忿怒和憎恨太厲害了，害起劇烈的感冒來。藥片和熱茶，甚至於任何照顧他都拒絕。

“蒂斯，你昨天晚上究竟怎麼啦？”太太彌娜在第二天早上詢問。

“煩惱，”他嘆了聲。

“喝一杯好好的咖啡把這煩惱消掉罷。”

咖啡嗎？咖一啡一嗎？

馬蒂斯·勃侖吞額角上的血管都漲了起來。他非常喜歡喝咖啡，但是這一杯……他嗅一嗅：純粹的豆咖啡。可惜，軍用品沒有可以嗅得出的特別味道。這個弗來希在一天裡頭所偷的比他當督察員忠實勤勞服務所得的月薪還要多些。而他——他對於這種事情還應該和顏悅色嗎？

他雖然並沒有和顏悅色——但他總是緘默着，他一眼看到廚房櫃子後面夾着一張報紙，把它拿出來攤開了。他剛剛向報上望了一望，就呆住了。什麼呢……。他再仔細些看了一遍。不錯，他看得很清，他看到：“勃侖吞……。”

一段用粗體字母顯明印出的廣告：“新城青年組。星期天，五月八日：盛大的懸親晚會。演講題目：德國的歌。演講者：華德·勃侖吞……。”

勃侖吞……？馬蒂斯·勃侖吞抬起沉重的頭，望着他太太，

她正莫名其妙地在灶头上操作着。他后来把报纸翻过来。漢堡 回声。……社民党的报纸！……进了他家里来！在厨房櫃子后面！他把握着拳头的双手按到他额上。这种讨厌的煽动性报纸跑进了他的家里来吗？他头一个念头就想到他的弟弟卡尔。难道卡尔在他出门的时候到这里来过，把这张报纸忘在这里了吗？可是不会！不会！他觉得气闷，呼吸困难。显然，是这么一回事：这里面曾包过军用的咖啡。用社民党报纸包的、偷来的、在自由港里偷来的咖啡，而且——在他的家里。

“这张报纸怎样到家里来的？”他拿着报纸向他太太质问。

她脸变了色：“我的天啊，蒂斯，这真是一樁……一樁偶然的事件……真的，只是一樁偶然的事件。我……我需要纸张包东西。”

“从弗来希那边拿来的吗？”

“可能的，蒂斯！可能的，弗来希太太她……她给我的。……是的，不错，昨天下午她在我这里。不错，我问她要了包东西的纸张。”

谎话。都是谎话。勃侖吞把头低下去。难道还有意义，再只讲一句话，再提一个问题吗？他被人欺瞒着，就在自己家里，被自己的太太。

埃葛奈丝，勃侖吞的虚弱多病的女儿，走进厨房里来。她接到了母亲对她使的一个教她提神的眼色，她看到父亲手里握着那张折皱了的报纸，就不声不响坐到早餐桌子上去，心里很想知道，将有什么事情发生。

馬蒂斯·勃侖吞的目光又抬起来，低声问道：“是不是人家为了这个消息拿给你看的呢？”这个念头好象是对他的一个解救。

“你說的是哪一個消息呢，蒂斯？”

勃侖吞把頭低下去。

他沉默。

不，這就對了：包東西的紙。但是裏面包的什麼東西呢，沒有說出來。

彌娜太太趕緊把早餐端上來。她把磨好的咖啡倒到咖啡袋裏，然後注上開水。

勃侖吞坐在那裏，把兩手支著頭。當彌娜給他把那只寬腹的、上面有護鬚蓋的杯子①斟滿的時候，他聞到了香味。

“咖啡嗎？”

“是的，蒂斯！真正的咖啡！”

他猛烈地把杯子推開，站起身來，憤憤地走出了廚房。

“究竟為了什麼呢？”埃葛奈絲問。

“嚇！”

彌娜太太戰戰兢兢地在偷聽著。“就為了那張倒楣的報紙。我真是太笨，沒有就把它燒了。”

住所的大門碰的一聲關上了。

“也不吃早飯！也不告辭一聲！”彌娜太太向她丈夫的椅子上坐下去。

“和這張報紙究竟有什麼關係呢？”埃葛奈絲把它從地上拾起來，攤平了，讀起來。“一個消息！”她瀏覽了一下廣告。這些廣告僅僅占半版面積；不象勃侖吞家所訂閱的漢堡消息報，有好幾版廣告。

① 這種杯子上面大部分蓋住，只露一個口，喝用的時候，可以使鬚鬚不致浸入飲料里去。

埃葛奈絲找不出什么特別的東西，把報紙又擱在一邊。

女兒的食欲並沒有因為這樁意外事件而受到一點影響。她把面包塗上果醬，斟上咖啡。

“你也吃點燕麥粥，”彌娜太太說。“在灶頭上。”

埃葛奈絲忽然叫起來道：“母親，我們的社民叔叔的兒子是不是叫華德？”

“什麼？……是的！你為什麼問呢？”

“這兒登着。——華德·勃倫吞。他要做一篇關於德國的歌的演說。……這只能……他對於這個題目一定還太年青吧。”

“這登在報上嗎？”

“這兒，你看！”

彌娜太太念了之後，嘆了一口氣：“我的天，他一定看到了這個。……那末就為了這一點。”這句話的聲調却似乎是一種輕鬆的表示。^①

“那末這就是卡爾叔叔的兒子嗎？你真這樣想嗎？他究竟能有幾歲了呢？十五嗎，頂多十六。”

“那還有誰呢。當然就是他。……而且剛巧就登在這張報紙上。”

四

彌娜太太拿了早餐包送到她丈夫那兒去。她的女兒埃葛奈絲在會客室裏蹲在窗前，在仔細閱讀那張惹起憤懣的社民報紙。她已經把整個第一張逐字逐句念過，而使她大大失望的是沒有

^① 彌娜太太只害怕她丈夫發覺她向鄰居弗萊希購買盜竊來的咖啡，現在知道他因為看到報上的一段廣告生氣，所以感覺輕鬆。

找到一点極小的不順眼的地方。如她所感到的——一切都是寫得冷靜、規矩而且明白。沒有一句對皇帝或對政府仇恨的話，沒有一句反對戰爭，簡直沒有一句對任何人憎恨或仇視的話。在這一張社民報紙上也提到了最近將要返航的海盜船“海鷗”^①的事情，並且用了十分頌揚的話來贊美船員們的成績，把三桅戰艦艦長杜那一希洛定稱作是一位深謀遠慮的、勇敢而成功的海員。她不明白，為什麼有這樣許多人以及蒂斯都對於這張報紙發怒。它完全同消息報所載的一樣，說這艘“海鷗”曾擊沉了十四條敵船，布了一百枚水雷並且在這一趟出劫中帶回了掠奪來的金塊價值數百萬。報上對於德軍在阿爾巴尼亞的勝利也有歡欣鼓舞的話。當然，在一篇長的論文里，標題叫“開着天窗說亮話”，把首相貝脫曼—霍爾佛攻擊了，譴責他態度不明朗。可是呀，她在忠於皇帝的消息報里讀到過對於這位首相粗暴得多的攻擊呢。她失望了。她期望着種種驚心動魄的場面。

她的母親回來之後，埃葛奈絲就提出了許多問題。她首先要知道，蒂斯的弟弟，這位卡爾叔叔究竟為什麼做社會民主黨員。

“我的天啊，孩子，我怎麼會知道呢？”她的母親回答。“我也不大認得他，僅僅聽說過。自從好多好多年以來，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幹什麼了。我們對於所有的親戚都是不大關心的。”

“實在是很可惜的。他長得怎麼樣呢？他同蒂斯很相象嗎？”

“讓我安逸罷。要我在今天這個日子來談到他是非常不合

① 這是一艘輔助巡洋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屢次突破英國的封鎖，擊沉商船。

適的。”

埃葛奈絲不說話。後來她就開始咳起嗽來。越咳越厲害。她嘆息。

“你怎么啦？”母親擔心地問。

“沒有什麼，一點沒有什麼！”

但是她的咳嗽和呻吟眼看着愈來愈厲害，似乎要變成一種正式的痙攣性的陣咳。

彌娜太太吓坏了，急忙跑到廚房里去燉一點牛奶。

埃葛奈絲臉色灰白，躺在沙發上。

“我的天啊，孩子，孩子，你究竟怎么啦？你剛才不是還好好的。”

“你真是”——一陣咳嗽——“對待我這樣，”又是一陣咳嗽發作……“這樣不好嗎？”

“我對待你不好嗎？”彌娜太太出其不意地又重復了一遍，她也有一點不痛快了。

“我問你”——一陣咳嗽——“你，你馬馬虎虎回”——咳嗽——“回答我。”——咳嗽——“你越來越看不起我了。”

唉，這種可怕的咳嗽。彌娜太太完全認清了自己的錯誤。她答應女兒，決不再這樣了，她教她要問什麼儘管問好了。

隨後她就去端了馬鈴薯和一個盤子到房間里來，在病女兒對面的一張小凳上坐下來，這女兒現在靜寂無聲，也不再感覺咳嗽的痛苦了，傾听着母親的講述。

“卡爾叔叔。不錯，他外表上和蒂斯相象。他身材矮小，結實，甚至比蒂斯還矮一點。他頭頂上也幾乎沒有什麼頭髮了，但是他的上髭是比蒂斯的還要濃，尖頭向上翹起來，如同皇帝^①的一樣。”

“天啊，那样子一定是很滑稽的！还有，你怎样說他的上髭和皇帝的一样呢？我想，社会民主黨員是反对皇帝的呀？”

“他們是反对的。但是不見得反对他的鬚鬚。他大概是一个非常喜欢尋开心的、一个活潑愉快的人，他專喜欢社交，喝酒，所以他也加入了一个歌唱会，还有一个專搞娱乐的会。如果……。”

“所有社会民主黨員都是这样喜欢尋开心的嗎？”

“是不是所有社会民……。我不知道。我想不見得吧。你想想那个弗來希，他也是社会民主黨員。他难道也喜欢尋开心嗎？他不喝酒，不抽烟，而且几乎永远不出門。这一个——你的卡尔叔叔可是把他父親的全部遺產都玩光了。他沒有了錢之后，就当社会民主黨員了。”

“社会民主黨員要把什么东西都分攤，是嗎？”

“是的，他們要教大家平均起來；不應該有窮人，也不應該有富人，大家的錢都應該一樣多。”

“真豈有此理！”埃葛奈絲憤憤地喊道。“我覺得真是沒有道理，先是把錢都玩光了，随后就要同別人來分攤！”

“社会民主黨員就是这样。……在战争爆發之前不久，据說他搞得不錯，他的生活也过得很好了。他有了一爿雪茄烟鋪，而且他的兒子——就是这个華德——是在市立剧院里。据說，他的嗓子不錯。”

“他在市立剧院里嗎？在什么时候呢？他年紀不是还太青嗎？”

“当然是算做一个孩子。在戲院里有时候也有孩子参加表

① 指德皇威廉二世。

演的呀。”

“那末是一个藝術家了，”埃葛奈絲不禁喊起來。

“这我不懂了，是不是这样就好叫做藝術家，”弥娜太太怀疑說。

“啊——，原來就是他。所以他現在來講德國的歌。”

弥娜太太不作声，在削着馬鈴薯。

埃葛奈絲也不响，在独自胡思乱想。她心里在萌芽着一种秘密的企圖。她說道：“这另外一家勃侖吞，說起來倒是个很有趣味的家庭，你不覺得嗎，母親？”

弥娜太太沒有答复她這個問題。

第 四 章

一

盛大的懸親晚会……。

在飾着鮮花的党部的大礼堂里坐着一班真正是精神貫注的听众，大部分是母親，比較年老的，但也有样子还很年青的，她們都有子女在青年团小組里。这組里的同志們都站在礼堂的后面，因为座位是留給家長們坐的，而來賓是超过了預期的数目。

華德結束了他的演講；由他的那番議論所引起的热烈掌声好久方才平息。葛萊妲·蓬迦登，組里的領導人，站起來，向着那个由于努力、激动和快乐而漲紅了臉的華德眯眯眼睛表示贊美，并且向着参加集会的“工人青年的親愛的父母和朋友們”說，現在有十五分鐘的休息，隨着就是后半段的節目：技術表演。

朋友們都挤向華德身边來，向他保證說，他講得真好，有些話真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他們認為，尤其是那些家長們会对此

感覺驚異。

葛萊姐也暗暗地，同華德握了手。只有華德的最要好的朋友奧地·曼——一个商店学徒——皺起鼻子來，做出一副瞧不起的嘴臉來。“噲，噲，”他說，“很对不起，我不能不在这瓶勝利的燒酒里滴上一大滴醋。講得太激昂了。热情用在不恰当的地方。象这样一个題目換了我是細心地，客觀地，冷靜地，我想說是要用學者的態度來處理的。你可是論到了赫爾特的民歌集①，好象你着重在喚起聽眾對於革命的热情。”

他受到了激烈的反駁。說他應該講一講對於這篇演說的內容有什麼批評的地方。他想了一句話出來，說道：“它的內容是很要得的。”

在走廊上，在一个窗龕里，工人教育委員會的代理主席在用激動的話責各領導人葛德路·蓬迦登。“蓬迦登同志啊，我告訴你，這真是一樁丟臉的事件。這是最純粹的反戰主義。完全是那個發了瘋的李卜克內西②的想法。你這種做法可能使青年團受到取締，簡直是取締。我也用不着再向你細說這件事對於黨的影響。我有責任；要对教育委員會做報告。他們會叫您去說明理由的。”

“佛朗齊克同志，我不明白您激動的理由。您知道嗎，我先前也考慮到的。但是後來我自己向自己講，我們作為社會民主

① Joh. G. Herder (一七四四——一八〇三)，德國古典作家，曾給青年歌德很大影響，遺有民歌集。

② Karl Liebknecht (一八七一——一九一九)，名卡爾，德國社會民主黨初期領袖威廉·李卜克內西之子，斯巴達克斯團領導者，一九一九年因起義遇害。

黨員也有義務……”

“你們可是大大地違反了義務。我是……”

“佛朗齊克同志，這是個內部的集會。”

“蓬迦登同志，誰向您說，這是一個內部的集會呢？”

“一個懸親晚會。”

“每一個人都可以參加。如果軍事機關里派了一個觀察的人員來，那您的組就完了，或者還不止這一個組。”

“不會的，同志，一定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

葛德路·蓬迦登繼續和藹地安慰這位激動的人，並且把他從那些漸漸注意他們兩人的來賓們旁邊拉走了。

一個年青的女孩子擠進了男女青年們的圈子，拉拉華德的外衣袖子說道：“我能不能同您兩個人單獨講幾句話？”

“當然！”華德有些驚異地望着那個女孩子。

他走到了窗口，那女客隨着他。

“真正對不起，”她開始說，衷心崇拜地望着他。“我想問您要一只您在演講辭里提到的歌曲的原文。我記得這首歌開頭一句是‘難道要教我去死嗎，我還那麼年青。’您肯嗎？”

“很願意！”華德就在他的記錄紙片里把這歌的原文找了出來。“請您拿去罷，我再抄一遍好了。”

“謝謝。還有——我還想說的。……我們是親屬，但是我們還一點都不認識。我也姓勃侖吞。叫埃葛奈絲·勃侖吞。我們是堂姊弟呀。”

呀，真是樁滑稽的意外事件。一個堂姊，而他從來沒有想到過有這樣一個人嗎？華德驚愕地睜大了眼睛，注視着這個蒼白得觸目的人物——一個勃侖吞。真是，他有什麼話講呢？

“您……你根本不知道，對嗎？我也不過是由於一件偶然的

事情才知道的。我的父親当然不知道我在这里，因为他是極其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但是我……这一首诗我特别喜欢。”

華德覺得現在該輪到他說几句话了；但是他不知道應該講些什么。他在倉促和忙乱中也只能找些客套話講講。他說，他很高兴。……他說，他現在很忙乱。……希望她以后还能再來，他們是一个快乐的小組，虽然在战争和現在的一切情况之下。

“是的，这一点我也看到了，”她回答。“而且我很滿意，对这篇演說，这些人，对这一切一切。但是我不能够常常來，为了不教父親知道。”

“呸！我們沒有法子去顧慮父親們的意思。”華德激昂地叫起來。“他們所要求的，已經是太沒有道理了。”

“唉，真是，我很想同你詳細談談。当然，如果你願意的話。”

“当然願意，很願意。”

二

一滴水可以使一个裝滿水的桶子溢出來。这样一滴水并不需要和裝滿桶子的水有所区别，但它还是一滴特別的水。这新城青年組的悬親晚会便是在阿托那^①第九軍团的代理总司令部的許多报告水滴里面这样一滴特別的水。

就在下一个星期的星期二早晨，工会委员会主席，路易·秦胡遜，在他的寫字台上看到一件大大的文書——一件为他所熟識的有黄色綫条和“秘密！公事！”字样的公文。

如果从那方面有一点喜事來到，如象邀請、褒獎、感謝之类，那就会通電話的；凡是信件大都帶來一点不愉快的事情。鬼才

① 与漢堡毗連的城市。

知道，又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他把秘書打發出了房間，然后仔細拆开那五道火漆印的文書。單看这火漆印——就象是流出的血。

秦胡遜念道：“事由：为社会民主党青年团的反战煽动行为。……”

“哈——！”他双手握着拳头。这一点他早就期待到了。这位將軍真是不能不采取嚴厉措置了。沒有一点感情。要教这班不懂事的、不負責的村夫們也学学道理。

他讀下去，讀到关于那些他都已經知道的事件。巴姆培克青年組到剛奈兒山去远足，是一个秘密的反战宣傳大会。……葛尔培克青年組举行所謂娱乐晚会，是秘密反对皇帝、拥护卡尔·李卜克內西的宣傳大会。演出威廉·退尔里的射蘋果一幕——把葛思勒裝上皇帝的鬍鬚。①……爱姆斯畢特青年組在所謂教育晚会上公开宣讀了斯巴达克斯团②的論文。……上星期天新城青年組的所謂悬親晚会，伪装討論“德國的歌”，实际是反对战争和政府的叛國集会。……

路易·秦胡遜抬起他的肥胖的臉。他在考慮……。新城組。……德國的歌?……他看到那兩個人，这个漢斯兒和葛萊兒③，在他面前悬求。……是他自己答应他們使用礼堂的。……而他們在干着反对政府的行动！在做斯巴达克斯团宣傳！背着他的面在这样做嗎?……

① 威廉·退尔是德國十八世紀作家席勒的戲劇，叙十四世紀瑞士獨立戰爭，劇中奧國州官葛思勒命退尔向着放在他兒子头上的蘋果射箭。

② 斯巴达克斯团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成立的共產主義革命團體。

③ 漢斯兒和葛萊兒是童話里的男孩和女孩名。

他把那双大大的握着拳的手放在面前大寫字台上面，好象他准备着随时把拳头向着負責的人揮过去似的。

他这样坐着沉思了好一回之后，就翻閱附來的文件和材料。他尋找关于新城組叛國的宣傳大會的証件。关于悬親晚会。……德國的歌。……他找到演說里所提到的德國歌的紀錄，他念道：

如果千万个父親、母親、情人們，
在戰爭之前都是那般幸运，
現在却讓一切悲慘，一切可憐的人，
都來对我埋怨呻吟嗎？

如果飢餓、惡疫和它們的災害
把朋友、外客和敵人
都向坟墓里送進，
却讓它們在一个尸体上向我來叫号致敬嗎？^①

恐怖的夜色已在周遭，
我們靜悄悄地騎着馬，
我們馳向毀滅去了。……

这个民族，它信賴了
拥有兵馬者的智睿，
挾着請願效命的書文
活潑而虔誠快乐地出征——

要用軍刀和皮鞭

① 以上兩“我”字都是指戰爭。這是德國人文主義詩人克勞迭司 M. Claudius(一七四〇——八一五)所作。

重結神聖的同盟：①

勝利的容克②的驕慢

將使歐羅巴高興。

你們象孩子一樣讓人來騙，

唉，可憐！等你們發覺已經太晚——

萊茵河的警衛會嫌不夠，

最凶的敵人站在史普萊。③

現在路易·秦胡遜的兩隻拳頭当真直落到了寫字台板上。沒有聽到過！教人不能相信！十足的賣國行為……。“最凶的敵人站在史普萊”——這句話毫無問題是從這……這李卜克內西那里得來的，从那首：主要的敵人是在本國等等。……不錯，嚴厲處置！把這種流氓關起來！一點用不到憐惜！這位將軍為什麼，究竟為什麼要這樣猶豫呢？秦胡遜準備寫一封回信，要寫得好好的，提出各種建議，一項一項，分條縷陳。

他低著頭坐在那里躍躍欲試地沉浸在這種考慮中。他的目光惡狠狠穿過房間，胡亂地盯住在牆上的一幅象上——盯住在奧古斯特·倍倍爾的和藹、聰明而已經是疲勞的老人的臉上。

“這個人不是沒有責任的，”秦胡遜忽然想到。“他惹起並且留下了不少的混亂而要教我們來受罪。”

倍倍爾象的對面挂著一張同樣大小的畫象：路易·佛朗克梳著阿坡羅式鬚髮的頭，圍以黑框，因為這位佛朗克是第一個志

① 一八一五年，普魯士、俄國、奧國曾結神聖的同盟。

② 容克是德國貴族地主的通稱。

③ 柏林河名，這是指最凶的敵人是在國內。以上都是德國革命詩人赫爾威格(G. Herwegh, 一八一七——一八七五)所作。

願參軍的國會議員，他已經在西戰場陣亡了。秦胡遜向他表示敬意地点点头。这才是新的一代人物中間的真正的、毫無愧色的代表者；他可能是第二个拉薩尔①。他是一个理会到現代精神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書呆子和尋章摘句的人，始終在取締社会主义政党法令②時代的思想方法里討生活。

路易·法朗克用黑色的、熱狂的眼睛向着奧古斯特·倍倍爾望過去。而那一個呢？——嘿！——秦胡遜今天才覺到，那個老人顯然是譏嘲地，甚至可以說是輕蔑地從側面在望着路易·法朗克。

這要換一換，而且要立刻就換。立刻就換更好。死了之後還是這樣放肆和諷刺地對人家望着。……秦胡遜已經把椅子推向了牆壁。照他的心思最好把倍倍爾的象完全除掉，可是他不敢，這可能引起人家的不滿。但是決不能讓路易老是受着這個老激進黨員的侮辱。……從牆上摘下來。

秦胡遜的秘書走進房間里來。

“好得很，你來了，可以幫幫我。這張象挂在那裡非常不合式。拿住了。好，我們把它挂在另一個地方。或者……或者……那一边，在寫字台上面。”很好，秦胡遜心里在想。“我的來客都能看到它，但是我謝謝上帝再也看不到它了。”

“可是這麼一來，這面牆空了，”秘書覺得。

“我們另外找一張象來。在地窖里擱着很多。我們把——

① 拉薩爾(F. Lassalle, 一八二五——一八六四)，德國職工運動的初期指導人，機會主義者。

② 德相俾斯麥于一八七八年頒布取締社会主义政党法令，一八九〇年取消。

好罢——把拉薩尔的挂在那边罢。这也同路易·佛朗克的相称一点。还有——誰是新城的青年領導人？”

“我得查一查，秦胡遜同志。”

“你随手查一查，新城上星期天演講‘德國的歌’的是哪一個。在一次懸親晚会上。”

倍倍尔的象現在挂在兩扇窗戶中間，秦胡遜的背后。他从他的座位上旋过身去，向上望了望。倍倍尔老而悲哀地向他俯視下來。秦胡遜自得其乐地往上向他哂笑了一下。

他的目光落到了办公室窗子前面的三具大魚缸上；他今天还没有工夫好好地看看他的魚。就是被这种种雜七雜八的事情牽掣着，搞得人家一点工夫沒有。

他把椅子推在一旁，走到他心爱的觀賞魚那边去。美丽而淺紅色的紗尾魚和無斑的、火紅色的金魚，瘦削而伶俐，但也有巨腹而肥滿的。他特別欣賞的是三尾所謂太陽魚，是稀罕而名貴的品种。它們閃爍着各种色彩，象火光熊熊的小星球一样优閑而庄嚴地在水里游行着。……

秦胡遜可以在他的魚缸前面盤桓很多時候，來欣賞这个造物的奇迹。觀賞这种毫無声息而安于它們短促的生命的生物，是他的一种享受，同时也是煩惱的补偿，这种煩惱是人类所不断給他造成的。

秘書來报告。

“怎么办呢？”秦胡遜問时，并不讓自己的觀賞受到妨碍。“你查出是誰呢？”

“新城的青年領導人是葛德路·蓬迦登同志。”

“請她來。明天上午。……魚喂过了嗎，奇林？”

“喂过了，秦胡遜同志……。还有那个演講德國歌的青年名叫華德·勃侖吞。”

“什——么？”秦胡遜高声叫起來。“勃侖吞嗎？……真有意思！啊，啊，卡尔·勃侖吞的后輩嗎？……那倒没有什么奇怪了！人家怎样講的，奇林？蘋果落下，离馬不远^①。……一个勃侖吞！好的，小朋友，我們要趁早給你把翅膀修修短。也会把你送出去的，象生你的人一样。真是一窠無政府主义者的种子，这群勃侖吞！”

① 原來的德諺是：“蘋果落下，离干不远”，意謂子女大都象他們的父母；这里把“干”改为“馬”，是侮蔑之意，因为德語馬糞叫作“馬蘋果”。

第 二 卷

在同样的命运之下

第五章

門鈴在响。

又响了一次。

不断地响。……

“卡尔，你嗎？”門鏈解了下來，門敞开了。

近衛步兵勃侖吞一言不發，搖搖晃晃地走進屋子里來，灰色軍服，背負累累，滿頭大汗。他到了舒服的房間里，把挾在兩只臂膀底下的包裹先放落到地板上。隨後也把背囊放下來。

“嗚嘿！”他說時倒在一張椅子上。“謝謝上帝，总算到了家！”

斐莉妲不声不响而帶一点驚駭地望着她的丈夫。她覺得他样子改變得很特別。他不再是一個有团团的享福面孔和堂堂的啤酒肚皮的逍遙自在的商人，而成了一個勞役過度的、虛弱消瘦了的人物，臉和他那身穿旧了的軍服一樣發了灰色。鼻翼兩旁向上翹起的丰盛的鬍鬚對於那骨多于肉的、憂傷憔悴的容貌已經不大相稱了。當他疲勞地把那只新兵帽子從頭頂上脫下來的時候，她看到，他僅存的几根頭髮也都掉了；他的頭顱是光禿禿的，而且癩癩多得厉害。她確是有驚駭一下的理由；這一年兵役真是使他受了很大的磨折。她對他深深感覺抱歉。她現在追悔自己時常對他的叫苦的信發了笑，並且把他的叫苦連天當作是誇大。

他抬起頭來。“你好，斐莉妲！”

她只点了点头。

“这是趟打獵。真是赶着跑。一路都是站的。后来就从霍而斯登車站走來，徒步。”

“快歇歇罢，”她說。

她以前只看見过他穿軍服的照片，照片上顯得他特別有气概。現在覺得領子呢——是对于他那矮头頸太高了，褲脚管呢——是对于他那短腿太大了。而且这套旧軍服：料子都变了色。只有他上衣的鈕子还閃耀出黃銅的光芒，好象她煤氣灶上的龍頭。

他在她的視線下感觉到不痛快，一忽兒向左边，一忽兒右边逃避她的目光，在尷尬的时候，不断地擦着汗，撫着胸口，困难地透着气。

后来他說道：“十天。再多些这两个金角子便買不动了。……这錢究竟是誰給的呢？蜜蜜嗎？”

“偏偏說到她！你太会胡想了！”斐莉妲已經又高兴抬杠了。“不，你慢慢地就能認識他們了。他們只顧自己。……孩子去搞來的。”

“是嗎？——他在哪兒呢？”

“在他的青年团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外面。”

“小的也不在家嗎？”

“她在家，睡了。你要看她嗎？”

“等一等！請你把我的夏衣拿出來！”

“你又要出去嗎？”

“不，不，只是換換衣服。把这髒衣服脫掉。而且越快越好。”

“但是你得先洗个澡。你身上沒有虫子嗎？”

“噯，什么話，我們是沒有蟲子的。”

斐莉妲可是掩不住她的露齒一笑。他看到了，以為她不相信他的話。

“你先坐着，我去煮水，把一切准备好。”

她走進廚房去。

他坐在那里，向着屋子里望望。一切都和他离开的时候一样：椅子、可以抽出來的桌子、花式的櫃子、在“五月花”^①里抽彩抽來的挂鐘、那幅獅子和孩子的画片和那張相片：他和她的結婚照。在過去的一年中沒有什麼改變，一點都沒有。地毯可能用損了一點。還是缺少着一張舒服的圓沙發。戰後他一定要去買一張。一定，首先要添置它。……人家把他從這裡拉了出去，是不是真有一年多了呢？一點也沒有，這裡確是一點也沒有改變；可是在他的生活上，在這期間里一切都有了改變，有了徹底的改變。他的營房生活一半象流民，一半象囚犯。他們教會了他走路，也教會了站立；他們訓練了他，隨着口令向左、向右、或向前看，給他規定了，怎樣呼吸，因為只准許按照規定來呼吸。他如果要在這瘋人院裡偶然尝尝做人的味道，那他必須用雪茄烟來買取這種享樂，也正如用黃金來買取這幾天假期一樣。他在上衣和肩章上有黃銅的扣子。如果有人給他在鼻子上穿上一個環，那他也是除了忍受之外一無別法。唉，他在这過去的一年中曾經多少次對他自己，但是尤其對無論哪一個人都發了火！他曾經怎樣地在絕望的、毫無辦法的時候胡思亂想起了復仇的念頭！他一開始就遇到的死敵是軍士克奴遜——阿丹·克奴遜——勃朗佛的酒店老板。勃倫吞在夢裡已經不知道多少次把他和他的小酒館剝成粉碎了。他在做這種冒險行動的時候總是有好朋友

① 這是一個節約俱樂部的名稱，見父親們。

和帮手的。在最近一次这类快乐而胜利的打架的时候，他曾十分满足而骄傲地向左右望望，那时打得正凶，沒有一块肉健全，沒有一只眼睛还是干着，他發現他的伙伴乃是包尔·帕开和哥斯他夫·司迭克，他大大地吃了一驚。他們嗎？——他奇怪了。他感觉这事情太不现实，他一吓就醒了过来。……

斐莉妲把头探進房間里來：“卡尔，水热了，你來洗罢。衣服我也拿出來了。”

勃侖吞沉思地望着他的太太。她也一点沒有改变。还是改变了呢？她不是年青了些，活潑了些嗎？他觉得她也滿意了一点，高兴了一点。她或者——不錯，可能的——她一定对于这种活守寡的生活还觉得非常舒服呢。……

二

旧軍服堆在衣櫃旁边的角落里。卡尔·勃侖吞穿着淺色的夏衣揮着手杖在家里來回地踱着，从起居室穿过走廊到厨房里——斐莉妲在那里預备晚餐——再从厨房穿过走廊踱進客房，然后再到華德的房間，再从这里回到厨房。在走廊上挂着一面鏡子，近衛步兵卡尔·勃侖吞每次走过这面鏡子的时候总要对这老百姓卡尔·勃侖吞驚視一下，帶着知足而幸运的微笑向他打个招呼。他伸伸腰，挺挺身子，把解放了的头頸向兩边扭一扭，輕松而自由地呼一口气。多么舒服啊！附近沒有一个他必須对着他立正的人。沒有一个他要担心受他呵責的人。沒有櫃子檢查，早晨沒有罰操。他在这种“人的尊嚴”的高度享受中，就点上了一支哈瓦那雪茄烟，而且每一次他巡行到厨房里的時候，——真奇怪！——总要对他的太太說句好話。鍋子里燉着牛肉，碗蓋在响着。一种洋葱的味道在吊起他的胃口。

“都是用雪茄烟换来的，”他得意洋洋把头伸到了厨房里面喘着气喊。“肉、鸡蛋、罐头食物——一切的东西。军用面包里有两个是我偷来的，正规偷来的。那个军需小子一点也不晓得，因为——呸！——他自己也象一只乌鸦那样在偷东西吃。”

他说完又到了走廊上，仍然挥着手杖在踱步，走过镜子的时候，对着那位老百姓满意地点点头。“你们面包究竟够不够呢？”他从走廊上喊。

“简直没有什么东西再能说是够的了！”厨房里回答。

他又跑回到厨房门口：“就在诺司特立茨也是什么都很缺少。那小子碰到性交日便带了靴拔子和一个军用面包就走。他……。”

“这是什么：性交日？”斐莉妲打断了他的话。

“哦，这是一星期里面的一天，他在这一天……哼，呸！——他就走到任何一个女人那里去。费用是：一个面包。”

“是吗？那末你的性交日是星期几呢？”

“不要胡说。我是这种人吗？”

他又去对着走廊上的那面镜子。他站在那里喊道：“要不然我能带四个面包回来吗？”

她，从厨房里面：“这是你偷来的呀！”

霎时间，他对于这一种猜测已经有一点象冒火的样子，他口边已经有一句气愤的话。但是他思索了一下；他不让自己激动。相反地，他现在暗暗地在好笑，好象受了奉承一样，扬扬自得。究竟为什么不能呢？他为什么不能有性交日呢？这不是只有这样来解释吗？他正在挂镜前面来回逛着，自己对自己卖弄风情的时候，发觉自己身上缺少了一些什么。他从卧室的衣橱里把他那顶用报纸包好的黑帽子拿了出來，这是他的圆呢帽，他的

“便盜”。他把它傲然向左耳上面一推，支着他的手杖，站在廚房門坎上，貪婪地吸着牛肉和洋蔥的香味，情意纏綿地閉着眼睛說道：“我暫時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了。”

斐莉妲譏嘲地微微笑了一笑。当她回過身來，看到她的丈夫戴了帽子拿着手杖，閉起眼睛，臉上容光煥發地靠在門框上站着的時候，便放聲大笑起來。他倒並不覺得這笑聲妨害了他，反而站在那裡更加覺得心曠神怡，在他那戰士式的上髭周圍浮起一種几乎是迷蕩的微笑，害得她突然恐怖起來。她走到他面前，擔心地問他，是不是覺得有點不舒服。

“我嗎？”他叫道，把眼睛睜開來，驚异地並且帶一點不快地望着她。“我嗎？我不是對你講，我是無限地幸運嗎！”

她不安地點點頭，回到灶頭前去。她覺得有點不很放心。

三

華德回來時，他們正坐着進餐。

“喔——喔，味道倒不壞！”他剛剛打開門就喊起來。他看到父母親在客房里坐着用膳。“啊——原來如此！你還是回來了！你好，父親！”

那父親慢慢地去握他兒子從桌子上面伸過來的手。他仔細地打量他。“你成了什麼樣子？”

“哦，我成了什麼樣子？大了一點嗎？高了一點嗎？”

“唔！……我的意思是……我想的是，你現在是長大了，但是還穿着短褲。”

華德笑起來。“父親，就從長褲子上看出大人來嗎？我們都是穿短褲的。”他向他的母親說道：“你也給我留了一點嗎？我餓得要死。”

“你就这样進工厂嗎？”

“你的意思是說穿着短褲子嗎？不是的，父親，我穿了長的去的。为了那么髒就該穿長的去。”

母親勃侖吞給她的孩子把盤子和刀叉移過去。

“看你的樣子倒很快樂。……我很高興！……噯！……你晚上做些什麼事情呢？譬如今天？”

“今天我們有跳舞晚會。”

“跳舞晚會？”父親勃侖吞又奇怪又懷疑又不相信地望着他的兒子。“穿着短褲嗎？”

“當然！”他帶笑回答。“如果我們穿長褲子去跳舞，那樣子才滑稽呢。”

“喔，喔，樣子會滑稽。”

華德搶着煎番薯和牛排就吃，象一只小狗一樣把他盤子里的東西吞得精光。母親不能再三叮囑他，要規規矩矩地吃，才能嘗出味道來。隨後她向丈夫說道：“一個人在這種年齡多麼能吃，沒有法子理解，沒有話好講。”

卡爾·勃侖吞不作聲。他覺得這孩子改變得很大。他最後看見華德的時候，他還在進小學，還參加市立劇院的表演，是沉默寡言的，只知道看書，不知道交朋友，而且——在當時看來——沒有特別的嗜好。現在他的態度，雖然穿着童褲，顯然是成人了，自覺的，在某些方面也是目標清楚的。他說要去參加跳舞晚會。這就是說，他有了朋友，可能也已經有了女朋友，孩子們就這樣長大起來了；只偶然才能察覺得到。對於他們的發展似乎不再能加以左右了。

“這才算是吃了一飽，”華德在贊美這頓飯。“父親，你東西都帶來了嗎？你們在軍隊里每天也這樣吃嗎？”

父親勃侖吞不去回答他，問道：“你那套行堅信禮時候穿的衣服還在嗎？”

“當然，這是留在過節的時候穿的。”隔了一會兒他又說道：“我穿短褲子你覺得不好嗎？你還沒有看到過我們有人穿短褲嗎？”

“看——到過，候鳥^①們，他們……。”

“你瞧，父親，我也是個候鳥。”

“我想，你是在青年團吧？”

“就是呀！我們也是愛好自然的！”

“哦，哦。”

這一頓飯的剩餘時間就在大家默默無言中過去，有一種說不出的沉悶。勃侖吞對於他的兒子還沒有完全了解。在他看來，候鳥們無非就是大城市里的吉普賽游民，他們隨着高興浪遊各地，是一種非常可厭的人物。這孩子可是在學一行手藝，還要學三年，重要的是要他能夠堅持下去。

桌子已經收拾乾淨。

母親勃侖吞在廚房里煮咖啡。

勃侖吞坐在沙發角里舒服一下，又抽上了一支雪茄煙。高高興興地給了他兒子一支紙煙。

“我不抽煙！”

“哦，哦，背後還是抽。今天你可以公開抽罷。”

“父親，如果我要抽，我就抽了，公開地抽，不在背後。但是我們都不抽。”

“我們是指誰？”

① 這是一八九七年在柏林組織的青年團體，提倡徒步旅行。

“指我們青年團里的。”

勃侖吞想道，“老是青年團，青年團好象裝滿了他的整個生命。”可是他覺得他們不抽煙倒是很合理。但是——他想，這孩子一句也不提到他的工作。他就問道：“你究竟對於你的工作感覺怎樣呢？你覺得切削好玩嗎？”

“父親，坦白地講，不很好玩。那時候——在我剛決定去搞的時候，我根本不曉得什麼叫鉄和金屬切削工。而且除此之外，這是一種凶狠的無耻和剝削行為。因為我也已經在做計件的工了。”

“剝削嗎？”卡尔·勃侖吞微笑了。這說得太老練，太聰明了。就連他這個早就加入組織的社會民主黨員聽來，這句話出在他的兒子嘴里也好像是一句不是嚴肅說出來的口頭禪。“你是學徒，正在開始做工呢。”

“雖然這樣，他們正是盡量利用學徒，現在比以前更加厲害。”華德激昂起來，接着說道：“我們要工作九個半鐘頭，和伙友^①一樣。我們也不能不趕工，否則我們的件數就低落下來。我站在車床前面已經三個月了。盡做成套的工作。”

“這也是一種運氣，”母親勃侖吞插嘴說，同時她把咖啡飲具搬到桌上。“他已經拿了不少錢回家。上一個星期是十二個馬克六十五芬尼。現在我就靠他賺錢。”

勃侖吞不言語，從容地把煙圈吐向空中。他在这方面很有工夫。一聯串的煙圈浮向房頂上去，越來越大，然後慢慢消散。他望着那些圈圈說道：“可是他不同意進工廠。”

“哦，他會堅持下去的。他知道他的義務。”

① 這是指學滿了師的正式工人。下同。

“但願如此！”

卡尔·勃侖吞又是十足的嚴父了。又是一联串新的圈圈从他那縮成圓形的口腔里吐脫出來。

華德不声不响地在看着父親做这遊戲，他想到：为什么这些大人总是这样自己覺得了不起呢？他覺得，父親在寫信的時候是完全另一个样子的。……“寄雪茄烟來，搞金幣。……我要永远感謝你們的”……信里說。还有：“我是完全灰心了。……希望你們的努力有成績。”……真是，这些話听來腔調是另一样的。……但願如此。……

四

在寢室里，卡尔·勃侖吞又談到了孩子身上去。他想借此把他当着他太太的面脫衣服的時候突然感到的羞澀情緒擺脫一下。他还不知道这第一夜的結局怎样呢。他們兩人在过去並沒有怎样甜蜜的关系。而他在这一年多的营房生活里所听到的，無非是些青年們誇張他們的恋爱歷險和爱情的贏得。他在把襯褲从腿上脫下來的时候，随意高声說道：“我覺得他是臨到了極危險的年齡，他听信哪一种人的話，是对他有决定性的。”

“你是在講孩子嗎？”她問時背朝着他。

“当然！他变得很厉害。我还不知道，这是不是对他有利。他有了一种刺人的目光，他似乎觉得自己完全是个贍养者和一家之主了。”

“你不要說坏这孩子；他的态度非常正当。我但願他永远这样。”

“这样說起來，你也在担心嗎？”

“噯，哪里！我一点沒有話講。他确是有时候到深晚还在外

面跑，可是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在早晨还是准时起床，而且对他的工作也很忠实。”

“我几时要去看看这个青年团。”

“你去看看好啦。如果你新近听到他的演说，你也要奇怪呢。他真会讲话，好象嘴上涂着油一样。而且一点也没有上场慌。大家都说，他将来会成个演说家。……但是他这样喜欢政治，我也不赞成。或者将来还会改变。你不也是老在那里一忽儿这样一忽儿那样。”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生气了。他直挺挺站在那里，只穿着短襯衣和袜子。“你这话正象在说我是个动摇不定的人物。”

“我没有这样讲，但是——事实是这样！——你有时候浸沉在政治里直浸到耳朵边，后来又好几个月简直不问政治。”

“这有它的道理，”他大模大样而且神秘地回答。

“这我知道，”斐莉妲讥讽地说。“有时候是帕开，有时候是斯卡特①，有时候是啤酒。……”

勃侖吞刚刚套上睡衣。上帝有知，他对于这别后重逢的第一晚原是抱着一种可想而知的最美妙的企图；但是过了分的事总是过了分。他怒不可遏了，喝道：“你想把我的假期破坏吗？如果这是你的目的，那你就差不多已经达到了。”

“难道你还是不能够接受真理吗？”

当然，再把他刺激是不聪明的。但是她在有理可讲的时候，该缄默吗？

“对于一切事情我都能冷静，但对于这件事我可不能。”

① 一种纸牌的名称。

他忽然喊道：“真是沒有听到过！住嘴，我告訴你！”

她也住嘴了。但是他还咆哮了一下：“住嘴！”

他就高高地揭开被头，拍的一声倒在彈簧垫上。

她自己觉得，她做得太过分了，过分到不容易再把事情搞好了。

她默默地用了象猫一样快的速度爬进了被窝并且把灯熄滅。

五

華德的小房間里的窗子敞开着。城市上面是一个皎潔而柔和的夏夜天空。銀光的月亮挂在柔軟如絨的黑暗中，圍繞着無數晶亮閃爍的星斗。岑寂非常。街道上任何声响都靜默下來。大概是半夜里了。華德醒着躺在那里，睜着眼睛在夏夜里、在完全照进了他臥室的月光里作夢想。他今天的晚課做得不好；他一再發覺自己，虽然眼睛在書本上一行一行看下去，但并沒理會到書中講了些什么。……

他想到过去的一年。現在，这一年是过去了，似乎过得很快，但是这一年对于他說來是特別多事和多得了些知識的一年。不錯，他觉得，这是对于他一生很有决定性的一年。以前他一天到晚所做的事情象被抹掉了一样，現在完全另一种的、有新内容的生活开始了。在一年和若干星期之前，他还坐在学校椅子上，他还在市立剧院的布景后面乱跑，在思索着他未來的命运。現在他好象站在一个大的歷險事迹中間，虽然在那充滿着期望的好奇心里面早已夾着些不愉快的心情。当真，他的内心是抱着哪样的厭惡——尤其是在起初——進入工厂的，進入这充滿着嘈雜声的、齷齪的、有油膩臭味的工場，走到这些嘴里嘍哩咕嚕的、

大都是脾气很不好的工人们面前，这些粗鹵的师傅们面前，他们拿他寻开心，他们利用他的诚实来嘲弄他，叫他去找什么橡皮柄的玻璃锤子和可以移动的目测^①。他们似乎是专门找着他玩，因为他凭着那种天真烂漫的热心是很容易掉进圈套里去，受到愚弄的。那时他是绝望了，看自己的前途是极度地黑暗，他已经几次三番想采取不可挽回的下策了。……

他第一天进厂的那一段情景还是很清楚地留在他的回忆中。那是一个寒湿的四月早晨：屋脊上压着快要下雨的乌云，街道上刮着一种冰冷而潮湿的风——他出门的时候，天还很黑暗。在他的耳朵里，他现在还听得到他母亲在那天早晨告诉他的话：“不错，我的孩子，”她说，“现在开始一个新的，现在开始一个严肃的生活了。”同时她眼睛望着他，好象他必须笔直走进一个可怕的不幸中间去一样。当他在洗脸盆旁不声不响地把疲倦从两眼上洗掉的时候，他察觉到，母亲在用了十分悲哀而同情的目光注视着他。突然间她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抚着他长长的小脸，一边眼泪从她脸上挂下来，一边安慰他道：“我的孩子，不要悲伤，不单单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其实她比他悲伤得多。在勃命吞家里温情两字是不大有的；他也很快就从这种天真的慈爱中挣脱了出来——如他现在所记得的——几乎是粗鲁地回答道：“我的天啊，你怎么啦？放开我！”她不管他抗拒，还是双手抱着他的头，把她自己哭湿了的脸埋在他的头髮里面。突然间他也感觉懦弱而恐怖起来了。一种没有过的感动和一种由于他当前的

^① “目测”是用肉眼来测度物体，不是一件工具，更无所谓“可以移动的目测”。别人故意用这个名词来作弄華德。上面所说的“橡皮柄的玻璃锤子”也是没有的。

渺茫所產生的無意義的恐怖控制了他。眼淚從他的眼眶里傾瀉出來。“唉，這個時代，這個可恨的時代！”他的母親喊着，把一切的苦惱都歸罪到戰爭上去。她後來振作起精神，流着淚帶笑說道：“我們已經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場。現在趕快罷，不然你第一天就要遲到了。”她一下子就活潑起來，把午刻吃的麵包和工作衣一同卷了起來，把熱咖啡倒在白鐵壺里，把兩樣東西放在他臂膀底下之後，就把他送出了房門。在樓梯上她還向着他喊道：“孩子，快去罷！今天晚上，你回來的時候，有你最喜歡的菜吃。現在，快走罷！”

在街上，一陣四月天的寒濕而尖厲的風向他迎面吹來，——他還記得很清楚——吹得他倒退幾步，向門堂里躲避。他猶豫着，他考慮了幾秒鐘，是不是可以決然地回轉家去。隨後他還是灰了心走進那沉悶的、剛開始朦朧的白晝中去。……

這是一年前的事。他已經好久不再去想起這一天了。現在這一切，當他今天同父親會面之後——他那時剛才去服役——，又這樣活躍在他的眼前，好象是昨天的事情。這新的、嚴肅的生活就是這樣開始的。

從北聖·包利①的玻璃廠街到坦姆門車站有一條陰森淒慘的街道，名叫“死人街”，它左邊是一個古老零落的公墓，右邊是未決監獄②。他當時想到從今以後要天天走過這條街，不禁心里覺得害怕。

那天早晨，在那整天有“綠色的奧哥斯特”③出出進進的大

① 北聖·包利是漢堡有名的工人住區。

② 猶我國的看守所。

③ 囚犯車的名稱。

門口站着一群人。奇怪的是他們站着——一动也不动。連头也不搖一下。陰森可怕，真象是鬼怪，很可以認為他們化成石头了。……

这第一天工作日事实上是要比他所預料的有趣一点。他初次見到車床，他曾驚訝那些坚硬的鋼刀怎样一点不費气力而輕易得好象削木头一样在切削旋轉的器材。刨片卷成了螺旋形噝噝發响而滾热地掉下來。完成的部分光亮夺目，象漆得美丽的玩具。但願沒有这种地獄样的噪鬧声响和这种聞到了要嘔吐的油味，沒有这种齷齪和塵土就好了。工人們的褲子和工作衣上都沾滿了油膩。他也是不久便在头髮根里和皮膚的毛孔里沾上了塵土。

他們在这第一个开始學習的日子——一共是十四个小家伙——由一位技师率領着向一个个車間走去，認識了厂里的設備。随后他就兴高采烈地，并且尽快地跑回了家。家里准备着番薯糰子加烤干的水果。母親还用巧妙的手法把灰色的战时面粉烤成了一塊小糕点，上面加上桃子醬。他一边大口地吞食，一边講話，比往常講得特別多，指給母親看家里的用具，說他將來自己都会做了。母親斐莉妲由于她兒子的高兴而感觉到快乐和輕松，一再故意誇大地合起双手來叫道：“不会吧，你怎么講的？！”随后又說到他的食量：“喔唷唷，这倒不坏！你要給我把头髮都吞下去了！”

華德的食量可也真是沒有底的。母親問他，今天早晨是不是到得还適时。……

“哦，那还好。不过在未决監獄前面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站着許多人！”

“是嗎？你看到了嗎？你知道是什麼事情嗎？他們殺了一個人！”她从桌子上拿起一張一般新聞來，这是她在丈夫从軍以后

訂閱的。“你念念！”

“殺了一個人？”華德拿起報紙。他的眼睛在念着：

“凶手璫曼被處決。……今晨七時由刑事法庭宣判死刑的建築工人阿爾弗來·璫曼已經用小斧處決。璫曼曾設法逃避兵役，已兩度判處監禁。他最後一次企圖越獄時，曾把看守的軍官殺死並且把一個兵士打傷。該犯在法庭上曾作狡辯，說他的行為是由于良心的驅使，因為他是個堅決的反對戰爭者。法庭曾許他向最高統帥遞呈赦免申請書。但是該犯不要申請。他也拒絕了教士的幫助。他神色自若地走上了行刑台。他曾表示他最後的願望是讓他在行刑之前數小時站在監獄的門口。”——————
最後數小時……在監獄的前面……——————————華德眼前又看到了剛才在晨光曦微中幾乎沒有能侵入他意識中的景象……一個男子在一群人的另一邊站着，並且——當華德在對面走過的時候——好象行禮似地把手舉了起來。……

他的目光從報紙上面抬起來的時候，呼吸困難，訥訥地說道：“原來這就是他。……他還向我招呼呢。……”

“真巧，剛剛在你第一天上工的日子。”

“母親，他可不是凶手吧？他不過不願意當兵！”這孩子想在回憶中追想那個男子的面貌。但是他不可能；他根本想不起他究竟是年青的呢，還已經是個成年的。……用小斧處決的！……就在工廠放汽笛而他初次踏進車間的同一分鐘里头。……

他如果沒有彼得，能在工廠里熬過這头上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嗎？他如果沒有彼得，是不是有一天會從工廠里逃出來呢？逃脫這種交給他做的呆板的工作。把墊板穿孔，把壳子上的毛點鏟光，鋸出整套同樣大小的圓鉄，他在这上面根本不能夠找

出趣味來。工藝學校沒有課，缺少教員；他們都在前綫。車間教育也沒有，因為技師們由於不斷的軍事定貨忙不過來了。學徒們只有靠自己努力，要給工人們做下手，向他們學些技巧，但是學得不多，因為是計件論工的，任何詢問和打擾都要教人家感覺不快。

華德幸而在廠里找到了一位朋友，他比他長三歲，已經在最後的一個學年里，給了他最初而且非常必要的支持。

他名叫彼得，——彼得·卡格曼——，他有一雙非常靈巧的手，技師們都重視他的工作。有些專門的定貨都交給他做，這些定貨是廠方還不放心托付給某些工人做的。但是彼得·卡格曼只把他心思的一半放在工作上；他的熱情並不在車床上面；據他說，他不過附帶地完成那些交給他做的活；他是個熱愛文學的人。他經常放着些書在他旁邊，一邊工作，一邊閱讀，有些書他讀得爛熟，能夠背誦。他自己也寫作，也做詩。他似乎一點不感覺機器聲的噪鬧。他周圍的一切事件似乎一點也不打擾他。常有這種情形，便是他突然把車床停了，出了神在冥想，然後喜形於色地急急忙忙在一張經常放在他旁邊的紙上沙沙地寫着。如果他的“詩興”——這是同事們取笑他那種狂態的話——特別濃烈起來，那他就不管他的工作同志們揶揄的叫喚，不管技師皺起來的額角，他寫了又寫，並且看得出他是在心花怒放地把寫的東西自己朗誦起來。他只要化極少的心思便把耗費掉的工作時間補將起來。他發明了些很聰明的簡化工作過程的方法，有些已經被估計工作時間的人員所採用了——這是很使同事們怨恨的——，來把計件工價率壓低。

他們的結識是由一度吵架開始的。華德鋸了一百二十塊圓鐵，給彼得·卡格曼送到車床上去。是準備做活門上的圓軸的。

他們就东談西扯，也談到了文学方面去，華德無意中提起了他最喜欢的作家查尔斯·迭更司①。彼得·卡格曼表示迁就而且好意地說道，不錯，确是还有更肉麻更幼稚的作家，他說的时候，把臉歪了一歪做出鄙視的样子。彼得·卡格曼用这种方式來批判他崇拜得高于一切的这位迭更司，使華德万分不高兴起來，他激昂地加以抗辯。他說彼得·卡格曼对于这位詩人顯然只听到过人家說起，否則他决計不会这样胡說的。華德用了滔滔不絕的話來辯护迭更司的善心，他的正义感，求真理的热忱，以及这位詩人对于無依無靠的和不幸的人們的关切和同情心。彼得·卡格曼眯着眼睛听他講，覺得这个臉色蒼白的孩子对于“他的”詩人这样地全心全力來辯护，怪有意思，但是認為——或者是为了要更加惹得華德冒火一点——迭更司的小說是充滿着幼稚的孩子心理和虛偽的演劇方式的檸檬汽水，說他是倫敦富裕的胡椒袋們②的歌人，是他們偏狹的霉臭性的歌頌者，是一个專門喜欢引人感伤的救世軍式的詩人。

華德恨恨地走开了，抱着一种决心，永远不同这个狂妄的吹毛求疵者交談。迭更司即使不能列入最偉大的頭腦里面去，但是無論如何——這是他的見解——总能列在那些最好的，曾为了人类而躍动的心臟一起。这个驕傲的法螺家究竟想到了什么呢？他究竟有什么理由能講这种侮蔑的話呢？

隔了不久，彼得·卡格曼走到鋸床这边來，拉拉華德的袖子，說道：“來一趟！”——“不能來，我这里有工作。”——彼得·卡格曼也不再多說話，便把鋸床关了，拖着華德的袖子就走。在

① 迭更司(C. Dickens 一八一二——一八七〇)，英國小說家。

② 胡椒袋指資產階級，下同。

車床旁邊的工具桌上放着一本翻開的書。“好啦，你聽罷！”

彼得便高聲把這本書朗誦起來，聲音蓋過了馬達的嘈雜聲。

華德痛苦非凡。幾個工人已經在咧着嘴對他們好笑。在玻璃室中的技師們也在注意他們了。但是彼得·卡格曼念了又念。有時候還要用一種表情的手勢來加強說話的語氣，華德只用一半心思聽他朗誦，却在詳細觀察這個特殊的人物，他是完全沉醉在字句中了，他在用熱烈的表情朗誦的時候，他的全部外貌似乎都改變了。彼得具有一個沒有側影的扁面孔，而那個生得太小的鼻子和他那不相稱的往下垂的大下巴比較起來更顯得可憐。但是在念書的時候，如果他的眼睛從書本上抬起來，並且象一個哲人似的用一種明瑩的目光向着遠處觀望時，他的臉便好象變了樣而顯得高尚齊整。從那張開的嘴里，好象是由舌頭搓圓了一樣，滾出珠圓玉潤的字句來。……

朋友們，我來，並不是為要竊取你們的心：
我不是演說家，如象勃魯特斯。
不過是，如你們所周知的，一個簡單的人，
一心為了朋友，這是那些允許我在這裡演說的人們
知道很清楚的。……

隨後他就提高了他的嗓子，他喊起來，似乎他必須讓幾千個人聽得到他的話。

但是如果我是勃魯特斯，
是勃魯特斯，馬可·安奈尼，那就有一個人，
他能把你們的思想煽動並且給
凱撒的每一個創痕一條舌頭，
這些舌頭甚至能教羅馬的磚石也起來叛變。①

他喘着氣，但是帶着勝利者的目光，問道：“這是文藝嗎？偉

大的文藝嗎？你知道，這是誰寫的嗎？”——

現在他侮辱了華德：“這我知道得很清楚。你認為我是個村夫嗎？”

“我要贊美這一個英國人。迭更司同他比起來成了什麼呢？”

“我承認，迭更司不是莎士比亞，但是他也是個大作家，這一點我堅持。”

華德在他又能脫身走開，把他的鋸床開動起來的時候，心裡覺得高興。……

他躺在床上睜着眼睛在想：“他是介紹我進青年團的人。我始終會對他感謝的。……”

圓月早已移過了他的窗前，星斗還是沒有動，寒冷，可是明淨得異常。華德不感覺到一點疲乏。他獨自在暗笑，他不能不想到，他在開始的時候是如何地和小組反抗，但是後來就很快並且把他全部的精力用在它上面了。……

那時候：他在今天還能把在青年團小組第一次晚會里的一切情形，如同他第一遭進廠的情形一樣，記憶得非常清楚。他在那些都和他一樣年紀的男女青年中間坐着，非常不好意思，侷促得不曉得應該朝哪一邊看好，暗中一再在賭咒：下次再也不來。……下次再也不來！……

就看他們的穿着，那些男青年們，真象是小學生。那些女青年呢，拖着辮子，而且行動放浪得象傻大姐一樣。但是最使他感覺痛苦的是就有這樣一個垂着辮子的女孩子，有兩片丰腴的面

① 以上兩段出莎士比亞 (W.Shakespeare, 一五六四——一六一六) 的戲劇尤利斯·凱撒。

龐，厚厚的嘴唇，在高聲要求大家安靜，宣布小組晚會開始，並且在致辭。男孩子們靜靜地在坐着聽講。她講到文藝廳，她抱怨近來參加的人太少了。華德坐在里面象一個外人一樣。他穿着他那套深色的受堅信禮時穿的衣服，系了一條新的硬領；他把那頂黑色的受堅信禮時所戴的帽子放在前面膝蓋上。沒有一個男孩子穿長褲子。沒有一個人戴硬領。他們似乎更不懂得戴帽子。大多數人在他們的上衣上面有條席勒式領子，也有少數人穿彩色工作衫，藍色的，紅褐色的，如同女孩子一樣。一個棕紅髮的青年只穿着襯衫和褲子，襯衫是通紅的。而恰巧這人是一個商店的學徒，這是華德偶然聽到的。華德覺得在這個圈子裡非常不愉快。總之：男女青年混在一起，他感覺到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並且也受不了的。是不是看起來，那些長頭髮的還在主持着一切呢？要我再來嗎，真是，沒有的事！

這個醒着在作夢想的人滿意地朝着星斗在微笑。不錯，這是他初次所得到的印象，沮喪、氣餒、絕望。不到四個星期之後，他已經成了組里的核心了，穿着短褲，彩色襯衣，光着頭頸，也是扣帶鞋，而且一心在想着要教他的頭髮快一點長；只讓理髮師在耳旁和頸項上把最必要的剪一剪。而同時他在初次參加之後的星期六那天，却在“女孩子”葛萊姐·蓬迦登和那個紅頭髮的商店學徒奧地·曼想來接他去的時候，胆怯地逃走了。他毫無目的地在碼頭上徜徉着。他自己也不知道應該往哪裡走；他只知道，不再去參加這樣一個小組晚會。但是他覺得很孤單，也有些說不出的無聊。他不知道要怎樣才好。他最初曾想走到市立劇院的后台樓上去，帕開一定不會拒絕他的。他那時甚至想將來做個跑龍套的演員。他看到廣告柱上的：許腦的裁縫們。噯，真是

一樁太無聊的事情。況且這歌劇他至少已經聽過幾十次，原來他曾經扮演過一個裁縫學徒。他又躑躅走回去，穿過內城，最後走進一家電影院。

當他在銀幕上看到美麗的印度婦女們，看到更美麗的宮殿，鋪着白石的池塘，里面有神聖的鱷魚在游泳着，這些鱷魚是用肉來喂養的，而這時新城青年團小組的同志們却在工會的青年室裏隨着一個拉手風琴的樂人奏出的調子在跳着民間舞蹈。……

不錯，這是他們後來講給他聽的，他們並且狂笑了一場，因為他躲開了他們。原來在下一個星期一下午，正當華德和彼得·卡格曼從工廠裏走出來的時候，他自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只看見那個金髮的“女孩子”和那個穿着大紅襯衫的商店學徒站在大門口。華德非常狼狽，眼睛望着彼得好象在求救，彼得是他所信仰的，他也就撒了一個沒有惡意的應急的謊，敷衍了這個局面。他一邊同葛萊姐和奧地握手，一邊說道，華德在星期六那天沒有能來，他保證華德是誠心想來的。華德也同兩人握了手，訥訥地說道：“是呀，簡直沒有辦法。”——“這類情形是會遇到的，”奧地·曼通达地坦然說。——同時那位圓臉龐、梳辮子的女首長却惋惜地附帶說道：“可惜，那天星期六恰巧那麼好玩。而且我——我已經抱着非常高興的心情，以為獲得了一位新的舞伴了。”——華德尷尬得不知道向哪一邊看好，更談不到回答了。這時彼得就擔起了應酬客人的任務，殷勤而又能說話，華德還沒有見過他這樣。

彼得不但是在他們里面年紀最長，不但足足高過其餘三人一個頭，他也是其中最會說話的一個人，而且顯然能立時看出他的任務。他說，如果所有這樣年齡的青年們都是躲在家裏的話，那青年團里面的生活就不知道將變成什麼樣子了；但是大多數

沒有幸运被緩召的青年們都已站在國外的前綫上了。

當他們四個人穿過哈默尔勃洛克①走向柏林門車站時，彼得談到青年的新的生活感。他憑着他素來的樣子，講得生動非凡，而且滔滔不絕，好象背熟了的一樣，一會兒停頓一下，一會兒把嗓子提高，象咆哮，象雷鳴。要從拘謹性和偏狹性的那種腐臭的庸俗思想里擺脫出來，他說，這種庸俗思想原是產生在小資產階級中間的，但是可惜已經侵入了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中間來了。因為我們時常避免不了這種印象，就是那些黨和工會秘書先生們無非就是些阻礙進步的資產階級，他們無非就是些小資產階級，凡庸的俗物。要在外表上、在內心里都求得一種新的生活感，真的——彼得喊出來，伸了伸腰，提高了他的嗓子說道——一個新的生活理想。我們青年必須注意到，要長成得和老年人不一樣，不僅僅要反復研究社會主義的思想，而要模範地做他們後起之秀。只有這樣才能給社會主義的理想再造成推動的力量和新的威信。他伸出了右手來，要求道：“離開一切資產階級的——保守的廢物！毀滅陳腐的資產階級的舊道德渣滓。丟開那些欺詐和自稱為資產階級禮貌的偽善。我們要通過自己的表現，並且把我們造成新的一代，具有一個新的生活理想，我們要正直和真理，要廉潔和公正，要規矩和干淨！你看，華德，”他回過身來向着他，其實他這些話都是對他講的，“因此我們要毫不客氣地打破一切舊習慣。我們穿衣服，我們認為怎樣合理就怎樣穿，我們絕對不去管我們尊敬的父老們和祖宗們的見解。我們由于自己的、自由的決心不吸有毒害的煙類。也不看文學和藝術里面的毒物。因為我們不願意把心思和腦力毀滅。我們要从藝術和

① 漢堡地名。

精神生活方面吸取优美和崇高的东西。对于前人所想出来的、所认识的一切伟大的事物，我们愿意景仰崇拜，并且热心追随。对于前人已经给我们示范而足以帮助真正的人道精神向前推进的高尚事业，我们愿意为它服务。我们青年的社会主义者必须这样，并且只有这样来看我们的问题、来看我们的使命，如果要教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生活情况通过我们而得到彻底改变的话。一定要通过我们，但并不是只为了我们而是为了全体劳动人民争取得一个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生活理想。”

彼得默默地好象哲人一样眼睛望着远处。葛莱姐已经一再同意地点着头。奥地·曼的脸色还是教人看不透。这最后的几句话可是给了华德一个强烈的印象。如果真是这样，那还有谁该除外呢？为了实现这样一种伟大的生活理想，那是任何牺牲都值得的。但是在工厂里做九小时半苦工，面对着这日常生活方面的无限愁苦和一般人们的迟钝感，这事情可以实现得了吗？华德就说出了他的顾虑。彼得干脆驳斥了他这些异议，并且用了坚定而不容抗拒的果断语气回答，只要志愿，铁一般的志愿，不让自己受一点迷惑，真是一点也不能受迷惑。……

当天晚上，华德向他的母亲说，他需要一条短裤子、一件运动衫和一双扣带鞋，她，正如他所料到的，当时便大声叹息了一下。华德可是铁一般地坚持着，尽管母亲对此提出些最善意的理由也不受迷惑。……

……不错，在差不多一年以前是这样的。……华德暗自在好笑。父亲对于这些事情都没有知道，因此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穿短裤，而让那顶硬呢帽和那套深色受坚信礼穿的衣服在衣橱里被蛀虫去咬。……

華德突然覺到，天空早已不再是烏黑了。曉色已在朦朧起來，而他還沒有合過眼。但是六點鐘就要起身，七點鐘就要站在車床前面開始工作。現在趕快睡覺罷——他就翻過去側着身子，使勁閉上眼睛。

但是他所憧憬的睡魔還不肯就來。還是一再地一忽兒有葛萊妲，一忽兒有彼得，一忽兒有父親湧現到他的眼底來。他也想到了去年他父親寫來的那些信，那些關於“雪茄烟和金幣的信”——母親和兒子是這樣稱呼這些信的——……寄雪茄烟來！……寄金幣來！……我會永遠感謝你們的。……但願如此！但願如此！

第六章

—

按照他們早晨的情緒來判斷，勃倫吞伉儷這一夜過得是要比昨晚所期待的和諧些。斐莉妲穿着晨衣在廚房里忙着，在準備早餐，卡爾把他的頭放在自來水龍頭底下呼哩呼哩地沖，他甚至於在擦乾的時候還自得其樂地一個人在吹口哨。但在他覺到了他的太太斜着帶嘲笑帶輕薄的眼睛望了他一望之後，就停止不吹了。他不願意讓人家很清楚地看出他的心情。

在早餐桌上，他們根據了戰略和戰術的觀點商討訪問計劃。應該達到什麼目的呢？這很清楚：免除兵役。怎樣來達到呢？關於這一點伉儷雙方有分歧的意見。卡爾說出他對路易·秦胡遜的希望。他的信心可並不是建立在秦胡遜對他的同情心上。不，這是談不上的。但是，他知道，在烟草工人聯合會里還沒有比較干練的主管人物，而路易·秦胡遜自從脫離了這個聯合會的領

導工作去担任工会联合会的总領導的职务之后，他始終在找一个合式的繼任人而沒有找到。卡尔·勃侖吞相信他自己可以說服他旧时的对头，說他是最適合于这个位置的人选。斐莉妲相反地对此怀疑；她認為：“政治上的仇恨是最不容易解开的，寧可到帕开那里去試一試。”

卡尔激动地叫道：“不錯，如果我和这个假裝愛國的家伙沒有为了政治的原因大家鬧了別扭的話！”

“那末你对于這兩方面的幫助都不必想，”她斬釘截鐵地說。

“那我去找誰呢？”

她干脆回答道：“你一个人也不要依靠，自己想办法！”

“倒是一个好主意，”他譏嘲地說，“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她自己也不知道，因此她也不再反駁了。他可是有一点是絕對同意她的，就是他想首先去拜訪哥斯他夫和莎菲·司迭克，他們不但是全部親戚中間最規矩的人物，他們并且在戰爭中也遭遇到了最大的不幸：他們已經犧牲了兩個兒子，而他們的第三个兒子也站在前綫。去拜訪的第二家是費尔默夫妇，亨利和蜜蜜，——卡尔嘴里說，他并不想特为去看他們，其实他很想去。斐莉妲保持緘默。然后他要去找包尔·帕开，并且和他喝一杯和解的酒。斐莉妲不开腔。

“此外，”他問道，“你究竟見過他的太太沒有？”

“哦，見過的，”她还譏諷地附帶說道：“一个漂亮的年青的家伙。”

“你瞧，你瞧，”他奇怪起來，“那末他已經又搭上了什么新的了。”

斐莉妲暗里在好笑，但是她不作聲。

至于秦胡遜，这总是个最坚硬的石塊和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他要放在最后去拜訪，那就是等于去攻破一个堡壘。他再往下打算，要不要去拜訪一下他的哥哥馬蒂斯。他們之間的仇恨是不是通过战争已經消釋了呢？如果他現在穿着一个德皇的兵士的制服，一个大公爵的近衛步兵的制服站到他的面前去，那馬蒂斯或者不致于犹豫着，把他的手伸出來彼此和解吧？在下意識中还潜藏着一种模糊的希望：这位兄長不是在海关里当一个高等动物嗎？如果其他的一切綫索都断了，他是不是能够在某一个地方給他找上一个职务呢？尽管只是短期間的，只要渡过战时就行了。

“你的意思怎么样？”他問他的太太。“我應該先走上这和解的路嗎？我應該做一个比較聰明、比較寬大一点的人嗎？”

她閃爍其辭地回答道：“你不妨試一試。”

二

斐莉妲把軍服尽可能地熨平了。卡尔把扣子和皮帶的搭头擦得雪亮。現在他站在家門口准备出發，还在受妻子和女兒的最后一次鑒定。这时外婆哈特柯夫从楼梯上气喘吁吁地走上來。

“老太太來啦，”他低声說，把身子探出在楼梯欄杆外面。

“那你就不能馬上走开。先招呼她一下。”

“外婆來啦！”小爱芙莉叫起來，掙脫了手，跑下楼梯去迎接外祖母。

“我根本沒有再想到她了，”他咕嚕着回到房間里去。

“你也好，卡尔！”年老的宝玲把她骨瘦如柴的手伸出來給女婿握。“那末——你还是回來了。隔了很久。”

“你好，母親！”在他的眼睛里含着隱藏不住的驚訝。她是瘦了，甚至是干癟了，而且——老了。她的臉瘦骨嶙峋，也同她的手一樣，皺縮、干枯。但是他說道：“母親，只有你一個人是簡直沒有什麼改變！”

“那——末，好啦，好啦，”她說，“我还是覺得我越來越衰弱了，但是……好啦，我們不談這個罷。有什麼用呢？你好嗎，我的孩子？”

“一個老年人當兵就是這樣，對——付。”

“如果你已經要算是老年人。……那——末——我得坐下來，這條樓梯真是要我的命。……那——末——好象我預先知道似的。”

三

哥斯他夫·司迭克把雙手搭在卡尔·勃侖吞的肩膀上，在他的灰色而疲勞的眼睛里閃出幾秒鐘快樂的光芒。“卡尔，你的假還是請准了嗎？我真高興。”他把工具整理在一旁，喚了他的芙蓉鳥亨絲來，把它抓住了輕輕地放進了鳥籠。“我們上去罷。莎菲會奇怪的。”

他們喝了褐色啤酒，因為莎菲的咖啡畢竟用完了，但是這位矮小的、永遠活潑伶俐的太太還給她的弟弟端上了幾片麵包。她問這樣，問那樣，有時也毫不客氣地說，卡尔在這一年的有了很大的改變。他可是並沒有變得年青些。但是除此之外，他氣色是好看的。哥斯他夫·司迭克把一隻手放在他太太的臂膀上，說道：“莎菲，你問了又問，但是一點不讓卡尔有回答的機會。現在讓他講講罷。”

卡尔·勃侖吞的第一句話是對戰爭的詛咒。他提到，他在

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痛骂的。但是现在，在军队里，他更加千百倍地诅咒军国主义和战争。这种军队真是一个恶劣的组织。人类所有一切的劣根性都在这里恣情地发泄了出来。寻衅、密告、贿赂，都是天天见得到的日程。在长官那里行了贿就什么都办得到，那些梅克伦堡的农家子弟，他们从家里寄到了火腿腊肠，就非常舒服。苦的是那些贫穷的、没有关系的城里人，不管是工人也好，高级教师也好，他们没有一点快乐的时候，人家把他们虐待、迫害得连老天也要流泪了。而且象诺司特立茨这样一个驻防的地方有些什么现象呢！凡是骑兵和步兵上尉们，他们都是当地的田舍贵族，互相狼狈为奸，他们的数目是很多的。可是谁要对这些事情多一句嘴，那明天他就会被派上前线去：去做英勇的牺牲。他的姓名列在一张特种名单上，也是一种黑名单之类，这一来他整整一年就会得不到休假。他早就该上前线了，如果他的心脏，但主要的是他的两只脚，不是那么不中用的话。一个人如果看到了这一切，他自然就会明白：在这场战争里，我们是要失败的。而且——我们关着门讲——我们也只有希望这样。

哥斯他夫·司迭克同意地点着头。莎菲可是吃惊地叫道：“那末这许多牺牲都应该是白费的吗？”

“我们还得要加上许多牺牲呢，”卡尔接着说，他并不回答问题。“我们尤其是还要化上许多牺牲来结束这次战争。”

哥斯他夫·司迭克又点点头，说道：“不错，这是对的。我想，别的国家的人民会先发动的。在我们这里压力是太大了。”

“哥斯他夫，”卡尔·勃侬吞喊道，“这也阻挡不住我们的，我们这方面也还是要把全力使用上去的。”

“阻挡不住，当然阻挡不住，”姊夫同意。

莎菲默然不語。她不能夠同意這種想法。她想到她的兩個兒子，而這種想法，就是說他們是一點不為什麼而白白犧牲的，甚至可說是為了一點可鄙的不足道的事情而犧牲的，她不容許這個想法到她的腦海中來。

他們大家足足聚談了一個多鐘頭，講這講那，卡尔最後不能不答應，在最近期間的一個晚上，同着斐莉妲再來拜訪。

四

“卡尔！漂亮！每一時都顯得是個英雄！來，我們擁抱一下！”包尔·帕开主任用這幾句話來歡迎他以前的朋友，但是沒有擁抱他，只用雙手握住了他的右手。“我真高興！我真高興！”他一邊使勁在想：“他究竟想要什麼呢？沒有目的他是決計不會來的吧？”

卡尔·勃侖吞还是很莊嚴地抱着保留的態度，他問帕开到不到綠拉姑母①那里去，他在那邊等他。

帕开閃電似地考慮了一下：“他究竟想要什麼呢？我總是擺脫不了他的！”“噫！等一等，今天晚上我要……。”

“愛梵格立曼②，”勃侖吞冷冷地說道，“唱完第一幕你就沒有事了。”

“對的！對的！”真見鬼，帕开幾乎忘了，卡尔·勃侖吞以前同他共事過，是個內行。

“我當然來。這是當然的事情！”他匆匆同勃侖吞握手。“那末等會兒再見！”

① 這是酒店女店主的名字，亦即是酒店的名稱。

② 奧國作曲家金茲爾(W. Kienzl)的歌劇。

他在走过舞台，躲开那些台上的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不知道对于这次会面究竟应该喜欢呢还是应该懊恼。

在綠拉姑母的櫃台上，卡尔·勃侖吞装着大批發商的神气，他答应她，“他最老的主顧”，一千支巴西烟，虽則他明知道家里的存貨还不到一百支以上。但是他总还算是規規矩矩的，他并不收定錢。綠拉姑母告訴他說，他的太太簡直拒絕賣雪茄烟給她，勃侖吞只对她不声不响地搖搖頭表示驚訝的样子。同时他心里在想道：“她干得很对，我需要雪茄烟更迫切一点。”

帕开來了，他們同女店主喝了一杯欢迎的酒之后，便一同坐到了窗角边他們以前一向坐的老地方去。帕开决心要立刻就搞个明白，他問道：“那末，有什么事呢？”同时眼睛挑战似地望着勃侖吞，原來他这时已經准备好了一个計劃，怎样來擺脫他了。

卡尔·勃侖吞也有他的計劃；他決定对帕开讓步，先向他說些他中听的話，然后再要求他帮忙。他十分親热地回答道：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没有什么特別的事情。我不过想來看看你。”

但是帕开还不放心，他吞吞吐吐地問道：“在軍隊里，很苦吧，不是嗎，对于……对于我們这种年紀的男子們，不是嗎？”

“誰的运气不好，当然，当然，那他就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我呢，我在那边倒是当个好职务，事实上是做着班長的工作。我得教導新兵，教他們第一步的作法。但是你講得很对，这种事情对于我們这班人一上來是有点不大習慣的，不过一般說來，还算是一种愉快的生活。我們那边有几家酒店，我告訴你，非常舒服。还有，这些梅克倫堡的新兵还帶來些各色各样只要他們可以帶得來的东西。”

“但是你的太太……你的太太可是說……还在不久以

前……”

“我的天呀，你可知道妇女們的脾气的。一年不住在家里——就是这样。妇女們把什么东西都会一下子描寫得非常可怕。……”

“可是……老兄，你的气色也不見得……不見得怎样好看。你瘦了。你的皮色不很健康。”

“不習慣的生活方式。会这样的，”勃侖吞毫不动摇地回答。“我教你相信，我們几乎每天都是通宵喝酒。前天那个中尉还說道：‘勃侖吞呀，’他說，‘您是全連里面最痛快的喝酒朋友！您來，我們得一起干一杯。’‘一杯嗎？’——‘一杯，’——他說。但是后來，你也想得出來，就喝得沒有个完。那末，这也有害处。”

帕开腦中把他一切的防禦計劃都收拾了起來；他所預料的完全不对。

他們坐在那里啤酒燒酒一杯連一杯地喝着，卡尔·勃侖吞的話越來越多。“最重要的事情我要放在最后，”他心里在想。“不讓他再表演出是我的救命恩人來。但是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会教我到他那边去工作。”他首先講些軍營生活里面的有趣的故事。……

“如果上校來檢閱，我告你，那就要教人笑得站不直，笑得要死。那上校，真是個老太爺，大概还是七〇——七一年^①的，硬得象烙鐵一樣，在隊形前面慢步踱過去。‘你好嗎？’他懇切地問一個新兵，單眼鏡在閃着光亮。——‘很好，上校先生！’——‘你結了婚嗎？’他問旁邊的那個。——‘結了，上校先生。’——又問另一個：‘我的兒子，你有孩子嗎？’——‘有的，上校先生！’——

① 即普法戰爭時代。

随后他就轉过身去，向着我們的連長幸运地咕嚕道：“这些人的情形都非常好！朋友，我表示滿意！”

“都是些老調，卡尔！在三十年战争时代就是这样了！”

“哦，就算是这样！但是对于那些傻小子們还是起作用的！”

卡尔把身子再靠近了帕开一些：

“还有那一种战时婚礼你得参預参預，那你看見了要快乐得不曉得跳得多高呢，我告訴你。所有那些不得不上前綫去而又为了如象供应遺腹子等原因想提早結婚的青年家伙都來参加这种婚礼。那些新娘們——我告訴你，各色各样都有，講都講不上來——都站在集合了的連隊前面。牧师是当时最重要的人物，就站在一張椅子上，举行集团結婚仪式。他在說教，而妇女們只是号啕痛哭……。‘你們現在結成終身伴侶了。上帝会保护你們夫妇的。你們青年丈夫們現在为了保衛祖國要上前綫去了。这是一个艰难的、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幸福的決定。危險等候着你們，你們随时随刻都可能遇到死神。你們里面有些会被抓了去，那末你們青年的血就会洒在青草上。——你們的青年太太們留在家裏。但是她們有安全的庇护；你們不必担心和害怕。國家会用了極慷慨的方式來照顧寡妇孤兒的，还有上帝也不会丢掉她們的。那末你們安心乐意地上戰場罢！你們始終要想到，……’”

“別講啦！別講啦！”包尔·帕开笑得肚皮要裂开了。“你在講笑話！”

“你怎么想起來的？”勃侖吞生气了。“这是真的事实，真得和我現在坐在这里一样。你除了在兵营里沒有別的地方能把德國的人情看得更清楚了。……后來寬大地給了那些新婚夫婦們一个新婚之夜，为了后代着想就應該这样做了——皇帝需要兵了。但是結果在整个諾司特立茨找不到这許多房間，一共有二

十六对小夫妇。鷄公向鷄母說道，这怎么办呢？中尉有办法。那时正是天高气爽的秋日，夜晚是和暖的。干脆，他派人把齐而克湖里的划子都扣留起来，每一对小夫妇可以在一只划子上去过一夜。于是大家欢呼起来，这是你想象得到的。二十六只划子，新婚划子，荡漾到湖里去。在出发的时候，全连的士兵都站在岸上，乱出些好的和坏的主意。

“那些划子在湖里划得相当远了之后，便向四面八方分散开来。我们就去喝一杯酒，对每一对小夫妇祝福。

“我们在第二天早晨听到说，巡船把他们检查了，因为这些巡船对于这次水上的蜜月旅行一点都不知道，它们在最初望见那些黑点点的时候，认为是些在水上飘浮的没有人的船只。在半夜里，随着盘问的呼声，每一只划子上站起一对赤条条一丝不挂的新婚夫妇来。那些巡查们起先看见了大吃一惊。但是后来，他们看到这种戏三番五次地表演之后，就在这些划子旁边开过去，不再盘问了。如果有一个责任心重的兵士虽然没有听到盘问，还是从他的飘荡的新床上爬了起来，那他就只会听到一声：‘干下去……干下去！’”

包尔·帕开听得高兴起来。“你们在那边似乎真是过着一种痛快的生活。卡尔，你讲得真有意思！伟大！干下去！哈哈！”

卡尔·勃侖吞说得越来越起劲。

“有时候，我们除了必需做的星期天祈祷之外，还有所谓祈祷时间。通常是由一个年老的、有飘飘然的雪白鬍鬚的教会監督来主持。如果他在讲话，那总象是一种中世纪的声音在讲话。有一次他讲到神的全能，它能使一切出于真正虔诚的心里的愿望，不管所有的阻力，最后终有满足的一天。当时他就问，是不

是有人已經體驗到這類事情。你應該知道，這個教會監督是很能在那位上校跟前講話的。有些他所出力幫忙的人便用不着上前綫去，他們都可以得到溫暖的閑缺。因為這個緣故，信神的人就多得可驚。由於他的發問，立刻就有一個梅克倫堡的牲口販子要求發言，他每個星期總要運來大量肉類來討好長官，但是他還是老在害怕要被派遣到前綫去。他於是站出來講道，他做小孩子的时候就希望當兵，而且希望當近衛步兵；他有時曾用了誠惶誠恐的心情在暗中向神默禱。但是他在受檢驗的時候，因為不合格被剔除了。醫師們斷定他是平腳、有心臟病、小腸氣，此外兩只眼睛的視力都很差。這牲口販子講，他那時是感到多么地不幸並且已經認為他內心的一切祈禱都落空了。‘我是多么糊塗，’他歡呼起來，‘我竟懷疑到神的慈愛。幾年之後，戰爭爆發了，同時我做孩童時候的夢想也實現了：我當了兵，而且還當了一名梅克倫堡的近衛步兵。……我講這段事情，為的是要指出，誠心誠意對神祈禱雖然有時慢一點，但是總歸會得到應驗的。’教會監督怡然自得地摸摸他的摩西式鬍鬚，善意地點點頭。我們當時可是知道了，為什麼戰爭臨到我們的頭上來。到了晚上，這個信神的牲口販子在睡着之前看到了聖靈出現。第二天人家就不得不把他送進軍醫院去。”

包爾·帕開這一回並不笑，他在勃侖吞講完之後，板起面孔，搖搖頭表示不同意。

“我的好卡爾，”他說，“這已經是一段相當危險的故事了。不但是反對宗教，並且也是反對政府的。我要是處在你的地位是決不拿這些話作為笑談的。這會對你產生不愉快的結果的。”

勃侖吞已經很有點醉意了，他尋衅似地問帕開，是不是不相信所講的是事實。

“也有点，”帕开回答說。“但主要的是为了这些話違反軍人的精神，維持这种精神却是每一个德國男兒的義務。如果这种故事傳播開來，要危害勝利。”

“天呀！”勃侖吞用了爛醉了的坦白態度喊出來。“你还認為會勝利嗎？”

“請你快不要这样講！”帕开驚駭道，他無意中把椅子往后移了一移。“責任可是要求这样做。”

勃侖吞干了一滿杯白蘭地，譏嘲地大笑起來。他突然高声說道：“我們會勝利嗎？用了这种士兵？看看我，一个近衛步兵，一公尺五九。我还是平脚。而且心里老早就不願意當兵。在去年夏天我为了腰痛在軍醫院里躺了六个星期。近衛兵万歲罷。……不，老兄，如果他們挑上我，那德國的气數就算完了。我这个近衛步兵卡尔·勃侖吞是德國軍國主义破產的最可靠的証据。”

“我的天呀，千万別这么嚷！”帕开囁嚅說，他害怕得要死，臉變成灰白。“这不是……不是純粹的反战主义嗎。你难道不曉得你穿着你的制服，負有哪种責任？”

“我非常願意有一个逃避兵役的人提醒我这一点！”

勃侖吞不曉得为了什么事想站起來，但是他站不穩；他搖搖晃晃又落回到他的椅子上。他怒气冲冲地拍了一下桌子，半滿的啤酒杯跳了起來，他的白蘭地杯子打翻了。“可惡的逃避兵役的啊！怕死的啊！”

他又清醒過來的時候，只見他一个人坐在窗角上。他向四下望望。酒店里一个客人都沒有了。綠拉姑母走到他身邊來，嘲笑似地撇着那張顯出罪惡的嘴巴。“怎么啦，您又清楚了嗎？您

一个人找得到家嗎？營業時間已經過了。好，您請罷，您太太要惱了。”

勃侖吞一句話不說，蹣跚地走出了酒店。

“您不要忘了那一千支巴西烟呀！”他听到他后边在喊。

五

講一句話是輕易的，追悔是苦惱的。勃侖吞直到第二天正午时光才一觉醒來。他的可憐的頭腦里是多么难过啊！但是他知道，尽管事先准备了考慮得这样周到的計劃，他还是大大地得罪了包尔·帕开。命也！但都是實話。他朝着他的臉傾吐的無非是些赤裸裸的事實。但是——真神啊！——他是無論如何應該避免把這些話講出來的。卡尔·勃侖吞現在明哲地看到了，要把真理緘默起來，倒是一樁難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告訴人家實話，却也不容易。一个人如果不想从人类互相誑騙的舞台上失足滑下來，那他实在是應該喝得爛醉的。

追悔並沒有使他痛苦多久。他的良心是純潔的。錯誤在於說了實話，这一点具有安慰的力量。

斐莉妲走到寢室里來。“但願你不會在整個假期里到處去喝得爛醉吧？”

“噯噯噯！”他和顏悅色地指正她。“不要馬上就這麼放大炮，我只是一次，頭一次，差不多是失了足。”

“差不多？”她挑戰似地笑起來。

卡尔·勃侖吞一心想獲得寧靜；他不教自己冒火，因此把這口氣咽在肚里。他把對帕开的希望搞毀了，同時他作為市立劇院的服裝員得到免役的機會也沒有了。唉，這有什麼關係，想來他本來也就不會對他出多少力的。一班人都是這樣自私的，只

为自己的福利打算。誰向他們講實話，他就会被放逐，臨了成为一个殉难者。……不錯，卡尔·勃侖吞自己觉得成了一个真理的殉难者。他对自己起了敬意，同时也起了同情。……人类是願意受誑騙的——現在真是又看到了一次。昨天晚上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可是干得很好；帕开听他講軍隊里的故事听得非常出神。这几杯該死的白蘭地……。

后来勃侖吞向他的太太說道：“我今天要上费尔默家去。你同去嗎？”

“不，你一个人去罢。……但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我劝告你：不要再喝醉酒了。”

“不要再这样取笑好嗎，”他咕嚕了一声。

他躺了一小时之后便出門去。

他在这一段短短的午睡中夢見了他的兄長。这类事情以前还没有过。他夢見他的哥哥穿着漂亮的海关督察員的制服。他的哥哥非常象他，他几乎觉得看見了自己本人。

他現在沉思，这夢是不是一种命运的指示。現在如果他去找一找他的哥哥，把这十年來的旧嫌消釋一下，而且……而且也許可能就在海关上当一个……哦，就說是……助理員罢，好不好呢？……突然間他的头腦就被这种念头全部侵占了，甚至可說是蠱惑了。同这位親生兄長結下这样的深仇，这实在是一樁非常不可想象的事件。他一定始終是对德皇赤胆忠心的。那末他，这个被人排斥的社会民主黨員，作为一名德皇的兵士走到他面前去，不是一定能够使他感动、使他敬佩嗎？这位兄長除了把前愆旧怨消釋之外，还能怎样呢？他的哥哥不是甚至于会从内心的最深处高兴起來，如果他們，尤其是在这个战争期間，能重新和好嗎？……

他就走上通往鵝市边上寇尼希街去的道路。……

樓下大門口寫着：“馬蒂斯·勃侖吞，海關督察員，住三樓。”

卡尔·勃侖吞看到時，心里覺得有些特別。……海關督察員，很好聽。而且住的也似乎是高度華貴的房屋，在這市中心里，離開市政廳不遠。

開門的是一個年青的女孩子，一個形容蒼白憔悴的人物。“對不起，勃侖吞先生在家嗎？”卡尔·勃侖吞在樓梯上的時候還很激動，現在他似乎集中精神安定了下來。

“不在家，他辦公去了。有什麼事嗎？”

“那末勃侖吞太太在家嗎？”

“在家，對不起，等一等。”——門又關上了，卡尔·勃侖吞聽到那女孩在喊道：“母親！母親！快來一趟！”

“這是他的女兒嗎？”勃侖吞在想。當然，她長着勃侖吞家的深褐色眼睛，可是樣子很象有病。門又開了，弥娜·勃侖吞站在他的前面，瘦削，睜着急圓了的眼睛。“您有什麼事？”這句話說得聲音很低而且不安定。

“你認不得我了吧，弥娜？”——她呆看着他，講不出一句話來。最後她嘴里擠了一句話出來：“請進來。……不，請到這屋子裡來。……你待在外面！”她房聲向着也想跑進房間裡來的女兒說。

幾分鐘之後卡尔·勃侖吞便離開了這裡。他不聲不響同他的嫂子握了手，拖着沉重的步履走下樓梯。他被耳朵裡所聽到的那些東西迷糊了，在他的腦中紛紜地迴旋起伏着那些言語和懇求。不錯，她真是懇求他走開，懇求永遠不要再來。她說馬蒂斯——她叫他蒂斯——是不可能和解的。她說他在她那裡找到了一張漢堡回聲，並且不幸地在上面看到他兒子華德發表社會

民主主义的演說的消息。她說她如同進地獄一樣地害怕在家里發生一点关于社会民主黨員的事情。她不敢想象，假使他丈夫在家里遇見了他會發生什么事情，一定是謀殺或者打死。她曾經哀求他走。……

“趕了出來！”她一邊發抖，一邊祈求地把他推到了門外。他對於他的哥哥對他抱着的這種海樣深仇驚駭了。驚駭而且震撼了。他無聊地想道：“他們還在講團結一致和甘苦共嘗呢。”他的驚駭漸漸轉變為忿怒。……“可惡的匪幫啊，我為了你們不能不當兵，受磨難，甚至还可能被槍斃。你們等着吧，會對你們報復的，你——們會有一天在地上哭哭啼啼爬着走的。那時你們就會受盡唾罵侮辱而死，你們這班該死的親眷，自高自大的流氓，無耻的、驕傲的社會。……海關督察員。……他們會把你淹死在海關的內河里，你這白痴，你只配這樣。”

卡尔·勃倫吞在這種情緒之下沒有法子再向費爾默家跑；他得先把氣平一平，他就走進了附近一家酒店。

六

他立誓，不讓任何人知道他在他的哥哥家里所受到的侮辱，就是斐莉妲也不該知道這件事；但是几小時之後，他已經把這樁事件詳詳細細告訴了他的姊夫亨利。他的姊姊蜜蜜到她女兒家去了；他只遇到了亨利一個人。他們喝了一瓶葡萄酒，抽着烟，談論戰事、軍隊、親戚，還談到雪茄烟。這次談話經過很和平，並且使雙方都滿意了。如果一方面覺到他的見解使對方听了不大痛快，他就講几句無關緊要的閑話，然后把話頭掉到別的方面去。這樣做雖然不會得到意見一致的結果，却保證了一個和平的聚會。亨利因為看到各條戰綫上的偉大軍事勝利，尤其是因

为看到了加强的潜水艇战争，说出了在今年就可以获得胜利的希望。卡尔却说，他并不这样乐观。此外他并不多讲。亨利又问，军队里的生活是不是真象大家有时候所听到的那样苛刻得厉害。卡尔回答说，确是很艰苦的，尤其是如果一个人上了年纪或者习惯了一种安逸的生活。可是他同时灌了一大口葡萄酒到喉咙里去，为的好把已经在他心头冒起来的火冲下去。亨利随随便便地提到，斐莉妲售给了他几百支雪茄烟，他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教人去拿。卡尔·勃侖吞听到了这句话吃惊不小，可是他控制着自己，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随口回答道：“哦，她还有这许多货吗？那她说了话一定算数的。”亨利表示惋惜，亲戚们总是越来越疏远了，大家几乎不相见面，简直感觉不到彼此之间还有亲戚关系了。这时勃侖吞就没办法把心头重新又冒起来的火再压下去了；他说道：“你看，亨利，你是这样说法。我应该讲一讲给你听，我今天的遭遇吗？”他便隐藏不住愤恨，把刚才对他哥哥所做的失败的和解访问讲了出来。“他要做一个忠君爱国的人，却用警察来威胁他的亲弟弟，威胁这个虽然不信仰君主政体，但却是个德國近卫步兵的亲弟弟。你还讲什么亲戚关系的疏远呢。”

“但是馬蒂斯不是根本没有在家吗？”

“弥娜曾经清清楚楚告诉给我听，如果他在家的话，会对我做点什么花样出来。”

“妇女们总是容易说得过分的，”亨利说。

“她看到我的时候，她身体震荡了，发了抖。如果他在家遇到了我，她害怕会发生谋杀和打死的事情。……这是她讲的话：‘谋杀和打死。’这是亲戚吗？亲戚吗？我的哥哥……。”

“这我也不懂了，”亨利同情地说，他对于这场激烈的发作

听得呆了。“应该把旧恨都忘记的。尤其在今天，大家应该特别加紧团结的时候。”

“是呀，是呀，老兄，那末你还说什么亲戚关系呢。”

自己把自己当作殉难者来看——当作一个为了和解的想法而殉难者来看是会觉得痛快的。勃侖吞双手捧着头，眼睛注视着酒杯。

七

但是最大的意外，同时又将是最伤心的失望，还在他的前面。他曾经一连两天在不同的时候跑到了工会会所里去；那位女秘书每次说，秦胡遜同志正忙着，暂时不见客，或是出去了。他已经清清楚楚感觉到秦胡遜谢绝见客，不想招待他。但是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同他谈谈。

勃侖吞听说，秦胡遜几乎每天晚上都坐在工会食堂的一间后屋里，在那里喝他那必然要使他明早起不来的酒。他因此就在晚上坐在食堂里，坐在通到后面俱乐部的那个门口。他等了又等。喝完半立突又是半立突。——看不到秦胡遜。

“我一定要同他谈话，”勃侖吞心想，“这是最后的机会，我一定要会到他！”他忽然想起：可能从院子里另有一条走进后面房间的门户，他立刻就下了决心站起来，打开通到隔壁俱乐部房间的門。不错，完全在角落里面——在一个窗龕里——路易·秦胡遜坐着。好象河马在静止的状态中一样，一大块肥肉躺在皮沙发上。两个半立突啤酒放在秦胡遜的面前，其中一杯已经喝掉了一半。卡尔·勃侖吞这时已经有点醉醺醺了，开玩笑似地向他立正，行了一个军礼，然后象大孩子一样天真地喊道：“路易，我在这里逮到你了。白天你总是不露面的；你也好！”

秦胡遜向他猜疑地審視了一下，然後一句話也不說，懶洋洋地向他伸出手來。

“我是在假期里面，我對我自己講，你無論如何總得去看一趟老路易。”勃侖吞不等人家邀請就在桌旁坐了下來。“一杯啤酒！”他高聲向堂倌頭目喊。“路易，你要把你那杯酒攔淡了。”

秦胡遜把那半杯酒干了，用手背拭了拭鬍鬚上的泡沫。他還是一句話也沒有說。

“哦，他們很辛苦了你罷，對嗎？你的責任是越來越重了。當然，你是毫無問題可以担当得了許多事情的，但是我想，太忙了還是不好。”

“辛苦了我——對的！……對的！”秦胡遜嘖咕了一聲，用鼠灰色的小圓眼睛向勃侖吞狠狠地望了一眼。

他並沒有覺察，只感到高興，因為結果還是搭上話了：“當然，這很清楚。一定會這樣的！”他努力把談話引導到使他有機會可以談到自己的事情。

“辛苦了我——這就是那班頂急躁地要朝前跑的同志先生們。”

勃侖吞在注意聽。這不是一個不會誤解的挑戰嗎？現在是需要巧妙地見風使舵，不能暴露一點弱點，才能有所收穫。

“這一點我很相信，”他回答說。“很有些心里不痛快的人。他們就想把什麼事情都往你頭頂上堆。請你相信我。你應該考慮到，招請幾個可靠的幫手，新的，還沒有使用的。”他勇往直前地接着加上了最後的一句道：“否則你要把你的身子搞垮了。”

秦胡遜用忿恨的態度把臂膀推開了前面的那些啤酒杯，兩只肘子寬闊地支着桌子，惡狠狠地注視着勃侖吞。

“我也不曉得對於你這一套閑話應該怎樣說法！你不是頭

一个制造出麻烦的事情吗！你的后辈就完全跟着你走。这是遗传性！我们就要把他驱逐出去！也有他！找麻烦的人们是要吃苦的，你等着罢！后天就是时候了，你那个惹事的小家伙会被轟出去的！不但是他，全部乱党！你还敢来花言巧语些什么同情心吗？去你的罢！”

他端起那只满满的啤酒杯。

勃侖吞驚駭地观察着秦胡遜的每一个动作，他也一声不响地静听着每一个字。他看秦胡遜把啤酒杯放到嘴边，睁大着已经有醉意的鼠眼，喉结在肥胖的颈项上起伏着，而杯子就一公分一公分地浅下去，直到最后一滴酒。……完了！——最后的希望没有了。那孩子究竟干了些什么呢？弥娜已经讲过……。勃侖吞囁嚅地说道：“你讲的是什么呢？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搞了些什么鬼事呢？”

“他是个煽动的人！”秦胡遜大声喊道。“一个鼓动扰乱治安和秩序的人！党的一个敌人！总之，和他的令尊一样。还是这令尊在穿上了制服之后，已经有了转变呢？”

“这倒没有，”勃侖吞愕然回答，但是很坚定。

“是——吗？还是老样子吗？那末你为什么这几天来总是跟着我跑呢？甚至于还要在这里来逮住我呢？你要来感化我吗？嗨？”

“我只是想……。”

“你是向来不善于思想的。这件事交给别个罢。……伙计！”
秦胡遜象一只牛一样地吼鸣起来。“伙——计！”

堂倌跑了来。

“这位先生要付钱。还有——他是第一次上这俱乐部里来，他不认得出路。”

勃命吞臉上泛起了青白色，站起來，丟了一塊錢在桌子上就走。

秦胡遜向着堂倌背後喊道：“伙計，再來一杯啤酒！”

第七章

—

粗刨一吋直徑的圓軸，而且是七十五个，这是樁愉快而細致的工作。如果鋼刀堅硬并且磨得快，車床轉得成圓柱狀，那末他就可以有充分的時間，向左右觀望觀望，或者沉湎一下在他的思想和臨時產生的念頭里面。彼得甚至認為——這是很令人詫異的事實——，車工之所以具有最成熟的思想而且在工人運動中是精神方面的中堅分子，和這些一吋圓軸是不無關係的。

就這樣——現在什麼都部署好了，又可以開一忽兒思想小差了。圓軸都已經打孔鑽洞，鋼刀已經磨快，後頂尖座已經整頓好，冷卻器已經加了油，華德把鋼刀裝上，滿足地靠在走刀架上，因為以後的事情都由車床自己去搞好了。……

他要把我轟走嗎？這樣一只笨駱駝似的政客！這樣說來，父親到他那邊去過了，他一定對他卑屈了。他究竟想向他求些什麼呢？偏偏去找他嗎？這些老年人的行動真是時常叫人不明白。連面子、連尊嚴都不要了！寧可在西方吃最大的苦也不願意對這個怪物磕頭。他究竟有什麼權力來干涉青年們的行動呢？這個生着兩條腿的啤酒桶！這種討厭的、在任何方面看來都是惹氣的、愚蠢的俗物，究竟怎樣會在這工人運動里面搞到這個地位的呢？想不通！工人們的領袖不應該是工人理想的模範嗎？路易·秦胡遜，這是群眾的理想典型嗎？如果是這樣，那真

是——可憐的人民，可憐的工人啊。如果這類人物也要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團體里作決定，那就——不，親愛的上帝會給我們防止這種社會主義的！……

這是一種和圓軸一樣長的考慮的結果。華德把走刀架搖回，把一根新的圓鐵放在車床上，重新裝上鋼刀。它削得非常好，車床轉動得很有力。……

其實昨天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他們父子兩人共同談了一回。他昨天對他父親提的意見不是太露骨、太過分了嗎？他當時可是默默地忍受了。我還對他說了些什么呢？……社會主義不是消遣，不是假期工作，也不是選舉遊戲，社會主義要求整個的人和他整個的生命。而且一個社會主義者必須在他的生活中按照着他的理想來行動。那種白天是個討人厭的壞蛋，晚上自命為同志的算不得是社會主義者。當然，現在有幾百萬社會主義的選民，但是暫時却很丟人的只有很少社會主義者。“你們老年人把基礎奠定了，並且搞得不壞，因為這基礎可以承載一個大的建築物，但是現在必須由我們把這屋子蓋起來。這所屋子是很有關係的，因為不但是我們自己，而是整個民族，還有在我們後面的世世代代要在这屋子里生活而且感覺到舒服。……”

啊呀，鋼刀已經把事情做完了。又得把思索停止一分鐘工夫。很快做完了幾個手法。一切都搞得非常純熟。所以這項站在車床旁邊的工作也几乎是種娛樂了。……

不錯，但是那位老人家怎樣呢？他如同所有的老年人一樣地爭辯着。新事物他是沒有想。就為有了這類志向在生活上便要吃苦！多麼可笑。他說沒有人能用頭顱穿過牆壁。多麼沒有意思！自由的思想 and 艱難的事實在空間起了衝突。對、對，他甚至引經據典地說了這話，雖則他不能夠一字不錯地提出來。華

德暗中自得其乐地笑了。唉，这些老年人！对于这些人确是应该马虎一点。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时常是为了没有办法。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秦胡遜可不能马虎！一点也不能放松！这种人是危险的！象他这样的人……真是替社会主义挖坟墓的人！呸，他们是替任何道德挖坟墓的人，这些秦胡遜一类的东西。……

華德拿了滑尺检查那根刨好的圆轴。尺寸是准确的。可以再做下去。他拿起第二根圆轴来。……

这时彼得张开着臂膀跑过来，手里拿着一本书。“唉，天啊，”華德心想，“现在又要来一篇没有完的赞美歌了。真可惜，他要把我的思路打断了。……这可是怎么回事呢？他很难得这样冲动的！”

彼得·卡格曼脸上好象放射出一种抑制着的热情。他还没有过这样的情形，想说话说不出来。他也不绕圈子，就指指这本书，把它打了开来。“你看到过吗？”他问華德，也不把书名给他看。“把车床关啦！它闹得很！”他说着就自己动手把杠杆向旁边一推。華德恰好还有一点时间把钢刀转松。“你听着！”

彼得就念起来。真是，他眼眶里含着眼泪。不会吧，有这种事吗！这个伟大的、坚强的彼得啊！華德勉强忍住他的微笑。

……可怜的人啊，使我伤心！

是何种甜蜜的感情，哪些火热的憧憬，

教她走上了不幸的途径。

弗朗采丝卡啊，你的痛苦

打动我流出了恐怖的同情之泪。……

原来如此，这不过是一段题词。彼得受了但丁^①的感动而写在艺术作品上的一段题词。一部关于不幸的弗朗采丝卡·

达·莉蜜妮^②的文藝作品。“我知道，我感覺到，”彼得低声說時帶一種非常迷戀的目光，“我感覺得多么親切，她會做我的貝亞特莉絲^③。我不認識她，向來沒有見過她，也永遠不會看見她，但是就是她，她會隨伴我一生，她會充實我的一生；她會在我的心里生存。你瞧，她還沒有完！她還是個毛坯。……”

現在華德還是笑出來了，他問道：“彼得，什麼還沒有完，還是個毛坯呢？”

“我做的這首關於她的詩。”他說得很輕很小心，好像怕被任何閑人聽到。他抽出幾張紙片來，念念有詞，但是並不高聲朗誦，只是把他的眼睛順着字看下去，嘴唇在動着，把一切都為自己保留着。他露出說不出的幸運，被他自己的作品迷住了的樣子。

他這樣地在華德車床旁邊站了好幾分鐘，沉默着，完全沉浸在冥思中。

華德又把車床開動了。鋼刀又輕輕地在轉動的圓鉄上吱吱削着。他問道：

“彼得，你今天要參加代表會議嗎？”

“什麼？哪里？代表會議？幹什麼的？”

“今天大概有問題發生！秦胡遜宣布要打擊青年團！有幾個要被趕走！”

“哦，還有呢？”

① 但丁(Dante Alighieri, 一二六五——一三二一)，意大利大詩人，著有神曲。

② 意大利貴族女，因婚姻不自由而死，神曲中人物。

③ 但丁情女，神曲中導詩人上天堂的人物。

彼得似乎不了解。他閉起眼睛，好象要同他的周遭隔離。他默默地，被他的情感充塞着，緩步走回到他的工作場所去。

二

青年造反！——社会民主党党委会解散青年团！青年們不願意再受監督了！——工人青年沒法再加以約束了！——

这是第二天各报上的标题。

秦胡遜通过了警察把工会会所的各廳各室都清除了一下，把各个“青年之家”都封閉了起來。青年們都受到了攻击，也曾加以反抗，他們現在是只好自己想办法了。

華德对某些意外事件是有准备的。但是他現在所遇到的，却远远超过了他的預料。他所經歷的是一次造反，是一次青年反对政客們、反对那些秦胡遜們的暴动。

他坐在主席案头，这个粗蠢的，肥胖得不成样子的啤酒鬼，臉象个核桃夾^①，低額角，松弛的粗头顱，刺猬似的高聳的头髮，海象式的鬚鬚，骨溜溜的鼠眼。这党真是被一切善神丢开了，恰恰把这个人來交給青年。他在会場上还没有开始講話的时候，已經对他有了許多笑話。給他取上了許多在百科辞典里找不出的綽号。

但是当鐘声响了，路易·秦胡遜以党委会的代表發言的时候，那是比較在任何一个教堂里面还要肅靜。他笨重地站起來，蹣跚地移动到講台前面。

一种噉噉喳喳的私語声和笑声，象潮水一样通过一排排青

^① 欧俗吃核桃时用的夹子，制成人形，臉極丑惡，为剛愎丑惡的象征。

年男女的座位汹涌而來，但很快就又退落下去。

華德坐在大廳中間。在他周圍都是些紅的、藍的、綠的、白的上裝和游歷裝，棕色的和黑色的頭髮，緊張而注意在听的臉和光亮而求知欲旺盛的眼睛——一群喜歡彩色的、富有生活樂趣的青春人物。

“戰爭時代對於每一個人，也對於青年，尤其是對於青年，提出特別的要求。……”

“對的！”一個響亮的聲音喊道。“就想問一問，是哪些！”

不安靜，座位上起了嘈雜聲。

講台前的那塊肥肉並不因此而慌亂；秦胡遜甚至於似乎還在譏諷地微笑着。他滿不在乎地向廳上望了一眼，不慌不忙戴上他的眼鏡，這一來使他的面目更顯得可憎了，然後對着一張紙念下去。

他念到對於青年的照顧和青年的福利。對於青年的維護和青年的教育。他列舉了許多數字來証實已經做到了什麼地步。他還提出了許多具有誘惑性的遠景。新的青年之家，新的青年宿舍。等到他覺得已經獲得聽眾的注意和信仰之後，他就要求來一個青年團的改組，要把團里過激的、有破壞性的分子剔除出去，並且要把各個小組的領導完全移交給由黨委所指定的、經驗比較豐富、年紀大一點的同志。

這時會場上的聽眾失去了紀律，失去了注意力，失去了耐性，失去了禮貌。幾百人的嗓子集合成一個憤怒的呼聲，這呼聲騷動似地向着講台上蠶涌而來：

“監護！……督導！……察看！……大概黨委會要把我們按照你們的模樣來刻板吧，對嗎？……那你們就趕快派軍士來罷！去你的，胖子，喝你的啤酒去！不要來找我們的麻煩！”

秦胡遜从他的眼鏡片上而向着瘋狂似的廳里望了望，不动声色，好象和他毫不相干似的。噪鬧声平息之后，他又繼續念下去：

“我們在这方面主要地想到青年的教育。……”

他沒有法子再往下念。一个女孩子的口音在喊道：

“別講空話，我們要的是学制改革！有天資的工人子弟也應該能進大学！”

秦胡遜从他的眼鏡上边在展望着，他問道：“为什么一定要進大学呢？”

“为了受教育！”这女孩子喊。

秦胡遜用手做出一个憎恨的、輕鄙的表示來，喊道：“沒有道理！我也沒有受过教育，但还是做了社会党员，而且……。”

一陣怒吼和怪叫，欢呼和狂笑。有的人在跺脚，同时也有人在拍掌。象这样一种經久不歇的、全場一致的喝彩，秦胡遜是一定还没有机会遇到过的。这种兴高采烈的嘈雜声經過了好几分鐘。夾在里面的許多叫喊声，可是被强烈的笑声和嘈雜声所掩盖，沒法子听得清楚了。

華德随着大家衷心地發出笑來，拍掌拍得連掌心都热辣辣起來了。这是他毫無异議地相信秦胡遜的一句話，第一句話。他承認了沒有受过教育。这个沒有受过教育的庸人說了句实話。華德目不轉睛地望着講台。几百双眼睛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他們盯住这个戴眼鏡的怪獸好象在看一个难得看見的奇景。

秦胡遜由他們盯着看。他动也不动地坐着。靜待这噪声平息下來；他乱翻了一下他的稿紙，把好几張紙擱在旁边，他現在决心要赶快結束他的話。

他用了輕的、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向着这噪雜声里講話。这

时就安静了下来，原来每一个人都想听一听，这个倒楣的家伙还想讲些什么话。

他现在宣读青年团各小组的罪行录。“巴姆培克—北区小组，受了李卜克内西信徒的传染，做反战的宣传！……”

愤怒的抗议。

“爱姆斯毕特小组……过激的示威游行。对现政府作公开的攻击。……”

“谎话！……不要脸的告发人！”

“新城小组……开过伪装的会，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

“呼啦！战争万岁！”

华德吓了一跳。奥地在他身旁发出了这个讥嘲的答复。随着就是一阵同情的哄堂大笑。

“我奉漢堡社会民主党党委会的命令通知你们下边的事情：为了制止这类无法管制的、不负责任的胡作妄为，特此宣布将漢堡—阿托那市区的青年团解散。”

在几秒钟里，所有的青年男女好象都在屏着气息。经过只有几秒钟，但是在有些人看起来这几秒钟就是个小小的永恒。随着这一阵沉寂而来的是一阵喧嚷的怒喊声。大家都站了起来，好象他们要一下子冲向主席台去，袭击这个浑蛋和密告人。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乱喊，而所有的喊声都是针对着主席台上的那些党代表们的，在他们中间，如华德所已经看到而觉得遗憾的，葛德路·蓬迦登也坐在里面。她脸色苍白、目光闪烁地在望着那些激怒的青年们。

“这些鬼头鬼脑的政客小子们！……没有人能禁止我们！……不同这班流氓在一起！……我们是不听别人禁止的！……现在正好！……停止战争！”

秦胡遜这时神色自若地叠起了他的稿紙，但是沒有再坐到主席台那里去，却从后面的門里走出了会场。主席团的其他人在他走后不久也就都离开了講壇。但是青年們却沒有一个离开这个大廳的。

这时有一個人站在一張椅子上，一个瘦長有深褐色头髮的青年，長長的臉，大大的光亮的眼睛。他喊道：“青年团解散了！自由青年万歲！”

“万歲！”大家鼓掌。

“这是誰？”華德問周圍的那些人。

“我們准备建立一个新的青年組織，一个比較好的、比較自由的。如果必要的話，也可能是地下的。大家凡是願意参加的，請到巴姆培克去报名。停止战争！自由青年万歲！”

華德听說这个青年同志是巴姆培克小組的首領，名叫斐特礼·彼得或者簡称斐得。

“青年同志們，請你們不要不加思索地就跟着人家跑！”

在大廳的另一头同样有一个青年人站在一張椅子上。

“青年团要重新复活起來，但是不要那班專会搞暴动和擾乱的人。你們等着！新的青年团万歲！”

“嗚一嗚一嗚！”大家怒吼起來。“教秦胡遜做主席！……你們去附和这些創辦人罢！……政客的走狗們！”

“这又是誰呢？”華德問。

“警察來啦！……警察來啦！”

“青年同志們，請你們不要受別人的煽动！”

大家都挤到大門口去。有几个开始唱起來。

我們是年青，世界是公开……

其他的人加入唱道：

……哦，你这廣闊、美丽的世界。……

二百來个年青的、有力而宏亮的声音和鳴着，大家一边唱，一边走过站立在工会会所門口的警察身边。

我們的憧憬，我們的希望
走向森林里，走向田野上。
弟兄們，不要把头低垂，
那就望不到星光！
向上瞧，向前挤，
我們是年青，这才是美丽。

三

華德、奧地、葛萊姐三个人在归途上立誓要从新城区的小組里組織一个自由青年团体。这个团体應該組織得特別好。他們要秘密集合。不讓任何人知道在什么地方。不錯，他們要开个美妙得驚人的集会。要那些政客們有什么用呢！鬼把他們拖去罢。至于警察呢，他們想欺瞞他們一下。

他們互相击了掌來加强这个决定。

他們被剛才的事情惹得气憤憤地走过了总車站，穿过哲学家坡走向隆巴特桥。他們毫無顧忌地說笑那个大腦袋秦胡遜，他承認了他一点教育都沒有受过，大概不算是泄漏什么秘密吧。

“葛德路怎样呢？”華德問。

“她一定和我們一起的！”葛萊姐嚷着說。

“她坐在主席台上，”奧地插嘴說。

“那她不能不这样，”葛萊姐替她的姊姊辯护。“况且她也不知道，这会的結果怎样。”

他們对于青年的共同意志以前还没有这样确切認識过。他

們相互之間的內心團結的感覺以前還沒有這樣強烈過。他們青年的心臟以前還沒有搏動得這樣高，這樣激烈和堅定過。

“唔——結果怎樣呢？”父親勃侖吞問。

“青年團被解散了。”

“秦胡遜講話了嗎？”

“講啦。”

“他也提到了你的名字嗎？”

“這倒沒有。但是他當場毫無辦法地出了丑。”

“是嗎？你們可是被解散了！”

“雖然被解散。這有什麼意思呢？我們是不讓人家解散的，一定如此。我們青年是團結一致的。秦胡遜吃了一個他生平還沒有遇到過的敗仗。”

勃侖吞不大相信地微笑着說道：“但願他還要吃到更大的敗仗。”

四

有這種可能嗎？在自己的行列里有背叛、胆怯、奴隸性嗎？在朋友之間有喪失信義的行為嗎？

於是產生了可怕的失望。信誓破壞了。友誼決裂了。遠大的希望消失了。甚至在青年里面也發現了畏懼、懦弱和愚昧。

新城青年之家封閉了。葛德路·蓬迦登主使的。可是一班青年朋友在蓬迦登家里集會。也有葛萊坦。只是沒有通知華德和奧地。

這兩個朋友商量了，決定到蓬迦登家去。

鞋匠斐特礼·威廉·蓬迦登是俾斯麦时代的一个社会民主党員，很費事地把眼鏡拿了下來，注視着这一对青年。他粗魯而恨恨地咕嚕了一声，叫他們進去。他是个瘦削的男子，弯着背，因为他把他的大半生都消磨在鞋匠凳上。他的臉是瘦骨嶙峋的，他的灰濁的眼睛是疲劳的，他的皮膚滿是皺紋。他用了要哭的口音申訴道：“你們帶進屋子里來的無非是搗乱。女孩子就为了这些事情完全病了。我受不了这一种騷擾和煽动。我做了社会民主党員三十多年，現在你們这班黃口小子來破坏我們建設起來的一切。”

“蓬迦登先生，您是……。”

“別鬧！我受不了回嘴。在我家里更談不到。你們根本懂得不懂得，什么叫做参加了工人运动在三十年以上？你們对于……对于……尊敬都沒有了嗎？你們眼睛里还看得起……我們嗎？”

“可是，蓬迦登先生……”

“別鬧！我用不着你們这一点点小聰明來指教，我是在工人运动里老了的，在你們还没有出世之前已經站穩我的崗位了。不錯，你們会講話、会宣傳，但是一点也不会建設，只会拆毀。”

“我們不是來听你教訓的，”奧地·曼忿忿地喊起來。

“喔？不是？你們大概已經用不着教訓了吧？……”

“蓬迦登先生，”華德向这位老人家用了一种討好的、安慰的口气說，“您怎么会對我們这样仇視的呢？您認得我們嗎？您一定誤会了。我們——我們不过是來找葛萊妲講一句話。”

“我的女兒不再同你們这班人談話了。”

他說了這句話之后，大家沉默起來。兩個青年不知道應該再怎么說了。老人又把眼鏡推到眼睛前面，挑战似地望着華德。

“但是为什么不再同我們談話呢，蓬迦登先生？”这个青年囁囁地說。“她可是組長呀。”

“組長，”老人譏嘲地又說了一遍。“現在已經沒有了組，她也不在裡面了！”

“那末我們好走了！”

“我也覺得這樣！”

現在奧地·曼放肆起來了：“老家伙，您安心罷，我們不會再來麻煩您了。”

他把默默地呆在那里的華德拉了出去。“來罷！為什麼還要去挨這老頑固的罵呢。”

五

“轟了出來！”奧地豪放地大笑起來。他比華德自在得多，華德對於這一場奚落好久想不開。

“她清清楚楚同我們約定了，她要……。”

“有這樣一個頑固和難說話的父親，她還有什麼辦法呢？而且葛德路也會難為她的。”

“葛德路嗎？”

“當然！你以為她會為了我們和黨委會、和她的家庭鬧翻嗎？”

“為了我們當然不會，但是這不只是我們的事情，這是真理、正義和純潔的問題。”

“是啊，現在看來，凡正視這一切美好而重大的德行的人都得不到安逸。我們就得忍受這種情形。我們不能去管那班膽小的家伙的害怕。還是你也已經在動搖了呢？”

華德心里在同自己掙扎着，他不能了解朋友的滿不在乎的

樣子和那種自負的譏嘲，他狠狠地回道：“我嗎？你怎么想得起的？……難道說我要後悔了回到秦胡遜那邊去嗎？決不！”

“好的，決不倒回去。”

六

如果沒有他的朋友，華德在他那還沒有很成熟的認識方面可能要迷糊了；失望的事情接連而來。奧地穿着紅襯衫，飄着蓬鬆的金黃頭髮，在外表上好象是一個不修篇幅的騷人墨客，在思想和行動上却是冷靜而持重。他絕不讓自己受第一次印象的欺騙。他是一個能分析事物的人；他在決奪之前，要先剖析、先計算。他的行動的准繩是從馬克思的書中得來的，是一句他所最喜歡說的話；就是：要對一切懷疑！——他對這句話的解釋是：首先對一切懷疑，先徹底檢查一下，加以考驗、認識，然後再判斷是或非。在已經下了斷語之後，就不再倒轉。

奧地·曼足足比華德高出半個頭，雖然不算瘦，身材是細長的；華德正相反，在近年來沒有很長大，還是矮胖胖的。奧地雖然外表粗放，却有丰采。他有一個清秀狹長的臉，配着他那金黃色的頭髮，更顯出一種女孩子樣的、嬌嫩淨潔的肌膚。華德在無論哪一方面總顯出粗蠢，不但是矮胖、寬肩膀，臉也是橫闊、粗俗，儘管五官長得端正，他的臉色是黑的，有時還滿布着面疱。

這兩個外表上很不相類的朋友在這些失望的日子里互相團結得很緊。葛萊妲以前也屬於他們的圈子裏面，但是由於失約和洩漏消息而背叛了他們，因此他們對她冷淡了，奧地·曼甚至對所有的女青年都抱著一種冷酷的蔑視。幾個朋友賭咒，從今以後要躲開女孩子。他們只和男朋友一起玩。他們不曉得在什麼地方找到了一個他們很喜歡用的字眼：inferior①。……不久

之后，在他們眼睛里看來，不但女孩子，凡是不稱他們意的都是 inferior。

他們到巴姆培克那里去做過客人，听了那个热血的青年斐得·彼得的报告。他在对“政客之王”秦胡遜作嚴厉的批評，并且認為他應該受一般人的唾罵的时候，这两个朋友觉得他的話非常动听，但是他也用了同样的热情批評了華德和奧地所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事物。

“如果我們把外表看得比实际的革命行动重要一点，”他喊道，“那我們还算是階級斗争者，还算是革命者嗎？我們里面有許多人把短褲子和改革裝看得比斗争重要。一个人穿高跟鞋和平底鞋可不是一样嗎？一个人吸烟不吸烟，对于我們有什么关系呢？我們是非常驕傲地首先來担起这种改革的工作，但同时却也准备去做这种庸俗的人物。卡尔·李卜克內西曾經給我們指出过，什么事情是重要的，这就是斗争，每天、每小时、經常地对战争政府和战争党派做階級斗争，要用革命的手段使帝国主义的战争結束。”

華德觉得自己受到了譏嘲。奧地穿着少不了的猩紅襯衫坐在那里，撇了撇嘴，輕輕說道：“政客的后代！”

“你当真这样想嗎？”

“同样的革命变种！”

現在華德才看到斐得是穿着深灰衣服和長褲，也系有領帶和領子。难道把所有的改革思想都这样快地丢开了嗎？

“朋友們，我們以后應該对于一个人喜欢跳華尔兹或者跳瑞典—蘇格蘭舞抱着無所謂的态度。我們不需要賣弄改革花样的

① 下賤之意。

俱樂部，也不需要戒烟禁酒的公社，我們要做把爭取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作為最高法則和生活內容的革命的社會主義者。”

多麼矛盾！多麼前後不符！奧地覺得。筆直地走進父親們的陳舊道路上去。他們是不是站到了社會主義青年的反對方面去，為的是要把一切他們以前認為重要的事物宣告為不足道呢？他們是不是要把他們以前用熱情保衛過的一切事物現在又用熱情來摧毀呢？

“你聽到嗎，”奧地向華德說。“你聽到嗎，什麼都成了不重要的了？用不着再問新事物。回頭，走，回到舊的里面去！”

兩個人沒有等到散會就走了，比以前更是失望和惶惶不安。

“所有一切內在的價值都被蔑視了，”奧地歸納說。“他們看起來，生活的品性是不重要的。只要你是階級鬥爭的戰士，你可以是一個酒徒、一個惡棍、一個執袴子弟。好罷，我謝謝這一點。誰信仰社會主義，用不着再自己做榜樣了。”

“你以為在他們看來，用不着這樣做罷了，”華德校正說。

“就這樣說罷。這樣做在我們看來還是對的，可是我們毫無希望地弄得到處落空。”奧地笑着說：“我們除了——再組織一個新社團之外，還有什麼旁的辦法呢？”

華德不大有說笑的興趣，他灰心了，說道：“我們自願自罷。將來或者還會碰得到一些同志。”

第八章

一

華德每想到最近的這些經歷，他總要嘆息道：“唉——真

是！”社会并不是如它的外表所示的那样。一个微笑不一定和大笑有关系。一双明澈的、热情的眼睛不一定是正义和忠实的可靠标帜。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涵义还是非常渺小。有多少自称为社会主义的人根本一点也没有想到社会主义。

唉——真是！——一个人突然間孤單起來，被擯逐于他向來認為寶貴的這些人的圈子之外。朋友不再是朋友了。

有一天下午——華德从厂里回來——在家門口遇到他的臉色蒼白、身體衰弱的堂姊妹埃葛奈絲·勃侖吞。她从一个樓梯間里飛也似地跑出來，原來她在这里等候着他。她打扮得很別致，穿着一身釘了許多花邊的、白色夏衫，在胸口和兩只袖子上有彩色的綉花，她还戴着一頂从后头向前隆起的圓帽，在她的小頭顱上倒象一頂彩色的騎兵的盔。

“真正对不起，華德，我可是沒有別的办法！……”

“哦，你好！”

“好，你也好！發生了什么事呢？我到青年之家去了兩次，門总是鎖着。有人告訴我說，這小組，這整個的青年團都被解散了。有這回事嗎？”

“不錯，有這回事！”

“你們不再集會了嗎？”

“就由于你所參加的那一次組晚會。”

“怎麼呢？”

“那算是反戰宣傳。”

“噯——！”

華德看到了女孩子臉上顯出的大大失望，這種失望和悲痛使他高興起來，他認為這是同情。

“唉——真是！——这已經过去了！”他想对这位小女子講些开心的話，她对他望着也确是顯得太伤心、太悲哀了。“我还要謝謝你那兩塊金幣。我的父親的确因此請准了假了。”

“我知道的，他到过我們那里去。”

華德吓了一跳。“什么？……他到过你們家里？去拜訪嗎？”

“那天真糟糕。……非常糟糕！母親是……。我們好不好走远一点？如果恰巧你的父親來到，他可能認得我。”

華德和她一言不發向着聖灵場走去。他到了他反勁的哥哥那里去。有这等事！……華德想不通。幸而他沒有知道，这金幣是哪里來的。……

“埃葛奈絲，請你別告訴任何人，你給了我兩個金幣。”

“半个字都沒有講，你怎么想得到的？”

“我的父親……。我真不了解！”

“我心里是多么难过，你根本想不到。我本來不應該講起这件事。……他在正午时光來的。蒂斯沒有在家。这是运气。母親是怕他怕得厉害，就为了……。唉，这是樁又長又复雜的故事。它甚至和你的那次演說有关系。”

“和我的那次演說？”

“是的，蒂斯——这是我的父親——他在家里找到了一張社会民主党的報紙，因此生了大气。在这張報上恰恰有你演說的通知。他暴跳得連早飯都沒有吃就出門去了，并且好几天沒有和我們講話。他憎恨社会民主黨員。他要……。”

“可是你那时还参加了我們的悬親晚会？”

“是呀！我因此才知道有这个晚会呀。”

“啊——原來是这——么回事！”

“从此母親就吓得要死，他怕要出什么事。你的父親可是又突然闖找上了門。穿着軍裝。……他却也真象我們的蒂斯；不过矮一点。……我母親的恐怖你可以想象得到。後來兩個人就低声講話，兩個人在我的小房間里；我可惜一句也沒有听出來。但是母親一定是請他赶快就走的！他也当真立刻就走了。我根本沒法同你講，我心里多么难过。我也知道，母親心里多么难过。但是……她有什么办法呢？我很了解她。”

華德臉紅了。这样地丟臉。簡直被人家赶了出來！“我心里很抱歉，如果你的母親为了我的父親而受到委屈，但是……。”

“別講这种話！你对于这件事有什么办法呢？关于報紙和廣告的事情你的父親当然也不知道。可是据母親告我說，她向他說了。为的是使他能够对她諒解。”

“哦，这她对他講了嗎？”

“我很想認識認識你的父親；他一定是个非常有生活乐趣而且經常快乐的人吧？”

華德哈哈大笑起來。

“生活乐趣？快乐？我的天啊，这一点我倒至今还看得不多呢！”

二

卡尔·勃侖吞的假期已經快完。他在最初几天里不停地东奔西跑，有过种种計劃和希望，他在这末了几天的假期里是安靜地呆在家里了；他灰了心，他乐天安命了。他穿着他那身藍条子的服裝坐在窗口，几个小时不站起來，抽着烟，默默地望着下面街道出神，他从他的疲倦而失望的心坎深处对每一个走过的老百姓都感觉羨慕。

下星期天他又將踏進他曾經確信可以永不再見的諾司特立茨的營房。星期一大清早就要重新開始服那討厭的兵役：擦槍、出發、教練、集合、室內勤務、櫃子檢查。日常交談的又要是營房里的俗話。下士克奴遜，——這條長着一張猙獰的嘴巴的惡狗——又要張開他那張永遠不洗的、下賤的狗嘴，用一種魔鬼的貪欲來向他苛求和追逐了。……勃侖吞就考慮：他應該帶上几百支雪茄烟，權作微薄的贖身費，有時候用來買一點自由。……只有几百支。……現金更難籌措。……他要不要到哥斯他夫那里去想想辦法，籌一點戰時貸款，到戰后再還呢？用不着教斐莉妲知道。哥斯他夫不會不答應的，也不會逼着歸還的。他甚至也想到他的哥哥。他上次的失敗已經忘掉了。他安慰自己說，如果他當時遇到了馬蒂斯，可能事情不至于這樣糟。……相反的，秦胡遜的那種下流的、侮辱性的態度却使他痛恨入骨。他曾經絞干了腦汁在想，怎樣來報復所受到的凌辱。這凌辱是應該報復的，要加利息並且要利上滾利。這個厚皮的流氓現在却無法加以攻擊。這壞蛋不但有黨和工會，並且還有政府，甚至總司令部撐着他的腰。他現在很得勢，非常得勢。但是這次戰爭總有了結的一天，那他就要來算帳，——而且要徹底地算——那他就要想法子把這個將軍們的走狗加以凌辱赶走。……赶走嗎？要把這個狗腿子加以公審。要教這個野獸啼哭。要教他象狗一樣匍匐到他的腳跟前來。……

勃侖吞預先已在享受報復的快樂。

不錯，就應該這樣，不能有旁的樣子。……在眼前他和他的同類是毫無勢力和抗抵力、沒有權利也不受法律的保障。他現在是不但受到秦胡遜一類的人，並且還受到所有一切穿軍服的惡狗們的欺侮。是一個可憐的弱小者。不能不緘默和忍耐。不

但是立正、走路和行軍都有一定的規定，就是思想——如果是許可思想的話——也受規定。“立正！……別開口。……听命令！”

真奇怪，有几万、几百万的成年人就毫不抵抗地听憑这样指使。不可解！还有他呢？不錯，他呢？他也是多么地低头服小啊。在这一班依头順腦的人群里面做一个内心里战战兢兢、誠惶誠恐的人。……

大門拉开了。

勃侖吞靜听着。他的兒子放工回來。

他变得多么厉害！認不出來了。……太老成，太剛愎自用。……这孩子用不着他的教導也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了。他十六歲談起政治來和一个老年人一样。他不喝酒、不抽烟、星期天就到野外去。是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娱乐。况且——到野外去？这个調子他已經听到过了。他的胖内弟妇赫美納不也是喜欢野外的人嗎？不錯，那时真象是做戲：不用緊身衣的改革裝，当胸一塊手掌大小的銀別針，头髮上插着野花——捉住我罢，我就是青春！这个懶母牛。結了婚她就褪下假面具來，不再爱好自然和改革了。……在这个孩子身上是不是也要遇到这类意外事件呢？五年十年之后变成什么样子，还没有人能够預先說定。如果有第一个娘兒們走進他的領域里來，他也許会徹底改变的。在政治方面，他是覺悟得很早。可喜的是他也喜欢求学。……勃侖吞又想到前几年所曾經有过的那些計劃和希望。……只有堅毅才能达到目的，堅毅和忍耐。他一向就是缺少這兩項。凡是坐得住的人可以不費气力就达到目的；那些最坐得住的人也可以一点能力沒有。秦胡遜之所以有他的地位是要归功于他的臀部而不是由于他的头腦。卡尔·勃侖吞自己覺得他老早就可以

很輕易地当上烟草工人联合会的理事，只要他以前想搞。那末——不錯，那末他就用不着服兵役了。只有一件事是他應該掌握和學習的，就是：和有勢力的人講話要迎合他的意旨，要利用人类的愚蠢，要對上奉迎、對下欺凌。

卡尔·勃侖吞在他靜觀的時候覺到他對於這方面正是個太規矩的傻子，一個太忠厚、老實的人物。因此他現在吃了虧。他缺少記憶力和內心的真誠，否則他會想到，這一種對自己的寬恕和辯解在他並不是什麼新事，而在他失敗之後總是如此的。他對於每一次失敗總能找得到一種自慰的解釋。

華德走進屋子來，已經洗乾淨、換過衣服。

“你好，父親！”——“好！”——“你已經聽到最近的新聞了嗎？在北海斯喀基爾拉克①我們和英國人來了一場大海戰。”——“是嗎？”——“我們打贏了！”——“噯！不錯！當然！我們是不斷在打勝仗！”——“兩個大洋艦隊碰到了。在丹里他們在講，戰艦勃留歇爾打得不成樣子拖進了船塢。據說它就停在那邊勃朗廠里。我想去看它一看。”——“那一定死了好幾百人。”——“幾百？報紙上說淹死了九千個英國人。打沉了二十多條船。”

勃侖吞探究地望着這孩子。他是興高采烈而目光四射地在報告這次海戰。

“看起來，德國的艦隊司令官一定指揮得很好。據說英國人的兵力是占着很大的優勢，但是結果還是不得不停戰了。”

勃侖吞不聲不響地聽着。這算是個反軍國主義者和“煽動的人”，他甚至曾經惹一個秦胡遜冒了火。他微微笑了。“你究竟怎麼啦？”他做出很驚異的樣子。

① 海峽名，一九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間英德海軍在此大會戰。

“怎么办呢？”

“你忽然超过了任何一个叫嚣爱国的人！你一下子似乎对于报纸上所登载的什么事都相信起来。此外你还似乎对于一场海战非常兴奋。我把你看作是个好好的反军国主义者和反战者。……所有的课程和学习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能拿来实际应用。”

“是的，你以为我……我是……”

“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所听到的和看到的！”

“这不过是讲讲这次海战的本身。……”

这孩子刚说出这句话，心里便更加不安定起来。海战本身？这怎么讲呢？他又抬头望望他的父亲，父亲又不声不响地坐着。“你的意思可能是对的！我怎么会……。我一定做了一件很笨的事情，”他坦白地承认。“我根本不知道……”他同时非常懊恼，不能不对他的父亲承认这一点错误。

这时候如果勃侖吞放声笑出来，拍拍他的肩膀，或者说道：“不错，孩子呀，有时候是会这样的，我们会走岔路的。如果还能及时扭转，那是好的！”但是没有这样做。这个父亲勃侖吞或者认为，如果他要顾虑到他的儿子，是应该缄默的。但是他并不只是缄默，他有意地并且摆出父亲样子来微微笑着，而这种微笑却教孩子心里燃烧了起来。

“我刚才讲的话确是笨得厉害而且也不加考虑！”

父亲还是缄默。

这错了的儿子倔强地加上一句道：“但是我仍旧是一个反战者。”

父亲勃侖吞点点头；但是一种使孩子的自觉心感到非常侮辱的微笑还在他的脸上作祟。

三

直到深夜，華德一个人在他的小房間里，還不斷地聽到耳朵里在吼鳴道：“所有的課程，所有的學習還有什麼意義。……我把你看作是個好好的反軍國主義者。……”

他的父親有理由這樣哂笑嗎？他那些叫苦的信怎麼講呢？他那種為了金幣和雪茄煙的卑屈的乞憐態度？還有他那次可耻地去拜訪他那忠於德皇的哥哥怎麼講呢？如果他在自己受苦的地位得到一個教人受苦的職位，他也会樂不可支吧？他沒有哂笑的理由。絕對沒有！……

這一場可惡的海戰。……我們社會主義者是反戰的。不錯，但是……。

華德同時想到一個“但是”。應該有個“但是”嗎？他着力在考慮。他想起在歐配德博士那里所上的一課書。這課書里講的是戰爭的起源和性質，同時講到一個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名字叫列寧，流亡在瑞士——對此的見解。都是些非常清楚、明白的思想。他怎麼說的呢？社會主義者並不是對任何戰爭都反對的，至少象列寧這樣的社會主義者是如此。當然，他也想象到一個不再有戰爭和一切類似的無人道行為的未來時代。但是……同時還是有一個大大的“但是”。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反對每一個戰爭。在被壓迫的農民反對君主和封建領主的戰爭中，馬克思主義者是站在農民一邊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反對雅各賓黨的革命戰爭。在法國革命黨人反對歐洲君主們的戰爭中，我們是站在法國革命黨人一邊的。我們難道反對美國的獨立戰爭嗎？在反對南方的奴隸主的戰爭中我們是站在北方聯邦一邊的。當一八四八年那些手工業者和小市民在維也納和柏林

對他們的反動君主作戰的時候，我們一定也不會反對他們的。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分子對退耳①和俾斯麥鬥爭的時候，我們更是會不會反對的。再說我們不是贊成布倫人②的自由鬥爭並且同情於反對那些帝國主義的強盜嗎？

這個青年激動而興奮地在想着這些，這使他得到驚異的結論。但是這些戰爭不也是大量屠殺嗎？哦，當然是的。但是掘列寧說，也有正義的而且必須進行的戰爭——具有它們必然的、可怕的附帶現象的戰爭。必須有嗎？是的，就是為了要逼使那班出於卑鄙的意圖贊成任何戰爭，由於自私，把戰爭作為工具而發動它，並且嚇使人類到不斷新的戰爭中去的人們放下他們的工具。所以要麼看，在什麼時候並且為了誰而贊成一次戰爭。……

干脆拒絕一切戰爭，這種立場是不明確的，而且這樣也並不能阻止戰爭。正相反，凡是這樣想法的人由於他們的不健全的認識正好會被好戰的人所利用。……一個人不可能站在一旁說道，這和我一點關係沒有，我不願意參加。建築工人腦曼就是這樣說的，他大概也這樣干了，因此就毫無意義地喪了生命。……③不，這是逃避、躲開……。

這種考慮使他獲得了新的認識。一切都是很激動。一個最後的、決定性的問題產生了出來：這樣說來，我們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在這次戰爭中應該站在哪一方面呢？

① 退耳 (A. Thiers, 一七九七——一八七七, 法國總統一八七一——一七三), 勾結德國首相俾斯麥, 鎮壓巴黎公社革命運動。

② 布倫人是荷蘭在南非洲的殖民, 曾於一八九九——一九〇二年抵抗英帝國主義的侵略, 即所謂“南非戰爭”。

③ 見第五章第五節。

当然不站在沙皇國家方面。这个想法已經够荒唐的了。同样地也不站在推行殖民政策的英國强盜方面。也不站在法蘭西的資本家共和國那一方面。这一个德國和这位好弄干戈的威廉、他的奧登堡-楊奴饒①和克虜伯·封·卜倫②同样地也应该除外。但是不得不站在某一方面。袖手旁觀是不許可的。……

不錯，他不是也老早就站在某一方面了嗎？他並沒有袖手旁觀呀：对帝國主义的战争作战争！……这是个新的發現！而是个最簡單最明了的發現！他並沒有緘默，他並沒有蟄伏，他更沒有受人牽引。他不是站在那里說：不贊成战争！打倒战争嗎！这也是宣战。而他这种战争的目的是：和平与社会主义。

他想决不拖延，明天就和他的父親繼續談話。他不應該哂笑，應該答复。……課程和學習有时还是有用的。他要加以証实。

四

这个报复可是沒有实现。第二天早晨，華德進厂的时候，父親还睡着。到了晚上，直到半夜早已过去，卡尔·勃侖吞才喝醉了回家。明天他就要出發了。

父子之間几乎沒有時間來互相告別。

華德已經走到楼梯口了，母親把他喚了回來。

“可是孩子啊，父親今天就要走了，你還沒有向他說声再見呢。進去，他醒着；他整夜沒有睡得着。”

一个蒼白的臉，上面好象綁着紗布一样系有一条护鬚帶，轉

① 地主保守党議員。

② 克虜伯厂廠長(一九一〇年起)。

過來對着房門。

“早晨好，父親！我不過是想來告別一下。你今天要出發了。……希望你不要被這一班愚笨的兵搞得低頭服小了。”

兩只渾濁的、無神的眼睛在尋找孩子的臉。一只有毛的臂膀疲勞地從被窩里伸出來。“不錯，不錯，已經到了這個時候。……再見罷，孩子！不要胡搞，這時局是太嚴重了！”

“但願如此！但願如此！”華德心中想到這句話，他臉上露出一種諷刺的微笑。“哦，父親啊，你的樣子倒好象是馬上就要上前綫，就要上那最苦的地方去。”

“好啦，好啦，孩子！”用手做出了一種不痛快和沒辦法的動作。華德決然地握住了那隻手，他覺到那握手的勁是非常軟弱無力，他吓了一跳。

“我想，我能很快再搞到幾個金幣。”

“這不是簡單的事情。我們已經看到了。”

“一定成功。我有一定的來源。”

斐莉姐把頭伸到房間里來。“孩子，現在你得走了，不然你就搭不到火車。”

“我就走。好罷，父親，再向你告別！”

“再見，孩子！”

“在下次假期里再見！”

“對，對！”

五

真是，課程和學習有時還是有用處的。在華德說來，自從他被小組里趕了出來之後，這是不可少的。有一位歐配德博士是他的講習教師。有幾個年青的反對派社會主義者經常在星期一

到他家里去听講。華德和奧地是斐得·彼得介紹去的。

欧配德博士曾經在殖民地学院里当过國民經濟学的講師。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学校里允許他休假。据说因为他是社会主义的歷史家劳芬培希博士的一个好朋友，这劳芬培希博士正在东普魯士的某一个地方坐監牢。欧配德博士的學生們把他推崇为一个精通馬克思主义的科学家。他尤其是被一班年青的激進分子所崇拜，因为他干脆認為工人运动的領導——他总是說它为官僚作風——沒有力量，由于無能，由于無学而沒有力量。他認為倍倍尔是英雄世家的最后一个壯士；他称今天的一班人都是些可憐的小資產階級和賣膏藥的。

這些話是說到了青年人的心坎里去。

華德在这个星期一晚上到得早了一些。不是沒有意义的。他要向欧配德博士提出一个个人的問題。

这位学者穿着長睡袍，在他光秃的头頂上戴着恰恰和髮根一样齐的褐色和尚帽，走進前室里來。

“啊——！晚上好，小朋友！”他把那只長指的手伸給華德來握。“这早就來了嗎？还是——我把時間搞錯了呢？”他匆匆从睡衣底下掏出一只薄薄的金表來。

“不，不，您沒有搞錯，欧配德同志。对不起，我想請求您一点事情。我因为……。”

“進來！請你先到圖書室里去。我馬上就來。”

華德恭恭敬敬踏進这位学者的圖書室。四壁都是書，足有几千册，無非是書。在藍紅花的地毯上走起路來真象在青苔上行走一样。在圓沙發里坐下來就好象被热爱的臂膀扶住了一样。奧地初次踏進这屋子时，他曾皺皺鼻子，象一只狗一样地嗅

着。他觉得不痛快。为什么？他起先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觉得不痛快。他觉得这位学者太有钱了。階級懸殊，他觉得，虽然不是階級敌对。还有，欧配德博士顯然認為一个人的私人生活，他个人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是無足輕重的。他抽烟，甚至还敬他的学生們紙烟和雪茄烟。如奧地無意中發現的，在一只小小的壁櫥里放着酒瓶和酒杯，不久大家也就都知道了，欧配德博士是特別愛喝紅葡萄酒的。可是这位学者最教奧地看不起的，是在他自己坦白承認了是个非常受打斯卡特的人。奧地就下了他的判詞：硬化得毫無希望，徹頭徹尾的腐儒，一个資產階級分子，戴着社会主义者的面具。華德的批判可是寬容得多。他觉得这种情形是可驚异而且非常值得贊美的，就是一个有钱的人和学者而信仰社会主义，并且願意身受大学評議会的逼害，因为他現在被迫离开講座了。

学者走進圖書室。華德站起來。博士穿着他的灰色夏服顯出高雅和整潔來。他那灰白了的兩鬢非常適合他那副文雅而才思透露的臉。一双明瑩的眼睛从無數細小的皺紋里面很聰明而和藹地望出來。他走近華德的身边，把他兩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問道：

“那末，好朋友，什么事呢？”

“昨天我……我……我本想請求您，欧配德同志……。”華德面对着这个人总是侷促不安，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我想請求您，今天在我們的課程範圍里再講一講列寧对于战争的立場。我想，把这問題再徹底講一講是对于我們大家都很好的。”

欧配德博士点点头，搓搓手，說道：“对的！这个建議很好！很好！”

六

正在这个时间，卡尔·勃侖吞誤了鐘点并且抱着相当不愉快的情緒踏進諾司特立茨兵營的办公室。他的行李已經放在营房里了。他已經把征塵滌除，把他的長統皮靴和他的軍服上的金屬扣子擦得光亮。他遵照操典站得筆挺，报告道：“步兵勃侖吞銷假归隊！”

下士克奴遜——亞当·克奴遜——平时的職業是酒店老板，慢慢地抬起他的哈叭狗臉來。規規矩矩地講，这副臉并不怎样凶相。在一望之間，克奴遜甚至——可以說——具有一副虽然低賤，却是和善的臉。他那短短的、象鬃毛一样的鬍鬚遮盖着他的上嘴唇，并且和时样相反，兩端并没有向上翹起的尖头，使他那四角方方的、被啤酒搞得臃腫的臉更顯出一种年青、快乐而善于享受的神气來。

他用一种咕嚕的低音說道：“您又回來了！”他思索地注視着勃侖吞，这勃侖吞筆直而肅靜地站在那里。突然間克奴遜殷勤地高叫道：“您这家伙，您真是碰到了一個了不起的运气！如果您早來三天，您現在已經在羅馬尼亞的什么地方拖着脚步走了！”

卡尔·勃侖吞打了一个寒噤。要命，現在得当心。他就高声、几乎在喊道：“我給下士先生帶來一匣杜造烟、自己厂里的出品。还是战前的貨色。”“真偉大！”克奴遜的声音象雷鳴一样。“好象叫來的一样！我本來希望您會給我帶一點來，但是——眼睛不看見，心里就会忘。”

“請下士先生多多原……。”

“您这家伙，別再講这許多廢話！您快跑！快跑去把那雪茄

烟拿來，別讓它長了霉！”

“是，下士先生！”勃侖吞輕鬆地向後轉，穿過走廊匆匆跑到營房里去。

第九章

一

那是個悲哀的夏季。這兩個朋友自己覺得好象是兩個迷途的人。他們只有兩個人，如果互相靠攏，那還過得去。他們可是並不常是這樣過得去；他們有時候要爭執、吵架，這是他們以前沒有過的。他們有一次甚至互相埋怨起來，說這一切情形都是由於對方造成的。

唉，真——是！……

他們就不斷地這樣唉聲嘆氣。他們忘不了以前那些快樂的小組晚會。在他們的胸中燃起了舊日的情愛。

唉——，真是！……

這聲嘆氣不但帶一種失望的、並且還帶一種又忿恨、又譏嘲的聲調。他們偶然也要互相对于那個圓面孔的女組長講些看不起的評語。

唉——，真是！……

他們是被人家排擠了出來，受人蔑視。也受人逼害。到處都有毒恨的眼光望着他們。他們被人家看作是有危險性的。周圍都是仇敵。他們也就越來越陷進了更深的隔離中間去。

華德從奧地身上看出了他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性格，而且是不良的性格。他覺得奧地是有虛榮心的，總想擠到前面去，如果有一點地方不合他的意思，他現在是越來越喜歡強辭奪理地和

人爭執，如果他吃了一點虧，他就非常敏感，他是越來越顯出他的怪脾氣了。

他們總是走在一起的，可是最近無論聽音樂會，進戲院，以及參加集會，時常各走各的路。有時候在休息的時候這一個望着那一個。“哪，你的意思怎樣？”——那一個就回答道：“真是，這一套我也会！”——他們就走了。他們在黛麗埃戲院里看過蓋興·封·海勃隆①。神聖的草包啊！這種教人受不了的裝腔！這種和社會隔離的難問題！這種騙人的羅曼的克！他們在看完第一幕之後便一致說道：“沒有意義的東西！婦人們完全不是這個樣的，我們知道得清楚些！”有時候這一個問那一個道：“你看了報嗎？不要臉，這種胡扯！”——“這種東西你看它究竟有什麼用呢！”欺騙，他們的周圍無非是欺騙，這使他們覺得討厭。

他們只有在書本里去找惟一的安慰。奧地發現了陀思妥也夫斯基②。每當他要講給朋友聽，他讀了他的什麼作品的時候，他氣也轉不過來，不曉得要怎樣講才好。這個詩人是如何地看透了人類的深淵。在他的作品里沒有只是好的、也沒有只是壞的人，他作品里的人物是同時又是好又是壞的，又是高尚又是可惡的。這是正確的，無疑地正確的，但是奧地懷疑，俄國人竟是些這樣的真理狂信者，他們能教每一種罪惡都轉變為良心上的痛苦，都要自己申訴自己是些哪樣的流氓、壞蛋。他認為如果人

① 德國十八世紀末葉名作家克萊斯特 (H. Kleist, 一七七七——一八一—)的戲劇。

② 陀思妥也夫斯基 (F. M. Dostojewski 一八二一——一八八一)，俄國十九世紀小說家，以罪與罰著名。

真是这样，那确是好得很，但是没有这种人，世界上根本没有，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坏事，他或者会惭愧；但是他不說出來，决不当着人家的面乱嚷。但是他在讀到当鋪女主人被殺的时候，受到了多大的震动。恐怖的汗珠挂在他的額上。后来他象受了沉重的打击一样，沉沉睡去。他从办公室出來，就跑步穿过城市到孟克培希街的民众圖書館去，要想今天或者可以借到好几天來一向借了出去的罪与罰第二卷。他的运气还不错。他于是讀到人的惡劣、殘酷、和苦惱，人和獸的惡魔似的暴虐。这种在人类方面尽可能有的种种行为，以前有人描寫过嗎？这并不是一个譫妄的熱病者的幻想，而是經歷过的事实，無論是一个挨毒打的孩子或者一匹眼睛上挨了鞭子的馬，或者是一个將軍嗾使他的狗去咬死一个農奴的孩子。好象这个世界上尽些魔鬼，但是这世界就是如此。拉斯谷尼夫斯基①的孤單和困苦以及內心的彷徨驅使奥地的眼泪到了眼眶里；他感到同他一样的痛苦，他也象他一样地唾罵这悲慘的、虛偽的、純粹是欺騙的人生。

華德接触到了斯威夫特②和一七八九年的資產階級革命。斯威夫特只是作为兒童寓言作家过了一輩子可憐的生活，但如華德所感覺無限驚异的，他还是人类所產生的最大的智者之一。他对于人类和他們的設施，以及他們驅除不了的愚蠢和懶惰所作的批評是多么尖銳。他对于人类顯貴的傲慢自負所加的譏嘲是多么無情。那个在几百年前从一个人腦子里所產生的良馬共和國豪印模 Hayyhnhnms是怎样一个理想國啊。那个学者

① 罪与罰中的主角。

②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一六六七——一七四五)，英國作家，下文所述，出自他的名著加力味遊記。

共和國 Laputa ① 對於我們這工業世紀的人類是一種何等可怕的警告啊。華德象被這位天才的愛爾蘭作家蠱惑了一樣，把特別喜歡的章節記錄在小冊里，有一段時期這兩個朋友稱人類就只稱為 Yähus ② 了。華德通過喀來爾③ 認識了法國的革命。他把厚厚的幾本書讀了之後，覺得自己被這個人類良心的巨大起義搞得非常奮發。他覺得好象人類在那時候才知道是人，好象人類在那時候才配稱人。儘管那位偏狹的喀來爾怎樣反對那些革命人物和他們的措施，華德只是驚異那些人物的英雄主義、他們的力量和決心。越是喀來爾誹謗得厲害的人，在華德看來越是英雄人物，象：馬拉④ 和聖·尤斯特⑤。他在大學圖書館里得到一分人民之友⑥ 的連載的德文譯本。他研究聖·尤斯特的演說和他當革命軍委員時所下的命令。現在他看到，一個波拿巴特⑦ 也承襲了前驅者的遺產。他不斷地閱讀關於這時代的種種不同立場的言論，他讀米涅⑧ 的作品，這米涅由於他的民主思想而最受他的重視，他又讀克魯泡特金、米歇蘭、拉馬丁、戴恩、基佐⑨ 等的作品，凡是他的搞得到德文譯本的他都念。

如果兩個朋友在晴朗的星期天到荒原或者穿過森林去郊遊，那他們就有許多有趣味的東西好講。在講述的時候表現出來，奧地是特別喜歡講孤獨的、病痛的、受苦的人物，都是從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世界裡產生的；華德則喜歡講鬥爭的、有犧牲精神的、革命的人物，都是些馬拉和聖·尤斯特的同時人。有一次奧地譏笑地說道：“真可惜，陀思妥也夫斯基沒有描寫一點這些革命人物，否則你便能看到，他們不但只是英雄，有時也是討厭的怪物！”——“呸！”華德回道。“如果陀思妥也夫斯基所描寫的不錯，那只是因為那邊還沒有革命把理智帶過去！”——“根本沒有純潔無疵的英雄！”——“大概沒有，”華德承認。“但是每

一个尽了最大的努力使人类向前進的人就是一个英雄！”

他們在游歷的時候，避免走到他們以前和小組一同去過的村庄或地方，他們不願意遇到小組，不願意再想到小組。但是這種用心沒有效果：他們游歷的時候不斷回憶到舊日的郊游歌曲和遊戲。

有時候他們根本忘了他們的戒心。有一回，在哈開的一個森林草地前面，華德忽然喊道：“奧地，你還記得嗎，那回就在這樣一塊草地上——我真要認為就在這裡——我們演走江湖的馬戲團。你扮拳斗家小馬牙——你還記得嗎？——我做假人，霍蒙柯魯司。”

“我都還記得起！我那時在第一個回合就打贏了那個胖柯脫·愛希柏。同時他至少比我重二十磅！”

“我那時‘隨人點唱’歌劇里的曲子。只要在鈕上一按，這假

① 加力味游記中的幻想國。

② 讀如“雅虎”，是加力味游記中的人形獸。

③ 喀來爾(Thomas Carlyle, 一七九五——一八八一)，英國歷史家。

④ 馬拉(Jean Paul Marat, 一七四四——一七九三)，法國革命家。

⑤ 聖·尤斯特(St. Just, 一七六七——一七九四)，法國革命家。

⑥ 人民之友“Ami du Peuple”是馬拉所編輯的報紙名。

⑦ 即拿破崙。

⑧ 米涅(F. A. M. Mignet, 一七九六——一八八二)，法國歷史家。

⑨ 克魯泡特金(P. A. Kropotkin, 一八四二——一九二一)，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米歇蘭(Michelet, 一七九八——一八七四)，法國歷史家。拉馬丁(Lamartine, 一七九〇——一八六九)，法國政治家兼詩人。戴恩(Taine, 一八二八——一八九三)，法國文藝批評家。基佐(Guizot, 一七八七——一八七四)，法國政治家兼歷史家。

人就唱起來——要什麼，唱什麼：梵爾蒂、華格納、高諾、普齊尼、洛秦①。我沒有一次唱不來！”

“這不就是我們後來強行軍到摩爾堡去的那一天嗎，半路上我們不是只唱着那一只唱不完的歌：‘魯濱遜，魯濱遜，乘着一只飛艇’嗎？”

“不錯，不錯，就是那次！”

“唉，真——是！”

“唉，真——是！”

他們就緘默起來。邁着大步穿過森林，對於森林的美麗一點也沒有看到。他們不願意想到過去，可是只想到過去。而且在回憶中，這過去的日子似乎比較他們所敢自認的還要美妙一點。

二

在一個非常美麗晴朗的、已經顯出秋色的晚夏日子，這兩個朋友遭遇到一件他們所沒有料到也不會願望的事情。他們一邊談得很起勁、一邊穿過薩克遜森林，想走到格朗磨房去，在皮勒河的岸上休息一下。他們一心一意談話，根本沒有看見森林邊上，就緊靠着他們所走的大路上，有一群男女青年在露營。直到人家喊了他們，他們才抬起眼來，看到是——他們的小組。

華德的快樂的目光向這群人約略望了一下。她也在裡面。她靠着一個樹干，咧着嘴在對他看。他呼吸困難。兩隻腳沉重起來。他覺得突然間沒有辦法並且意志薄弱。她的樣子沒有改

① 梵爾蒂 (Verdi)；華格納 (Wagner)；高諾 (Gounod)；普齊尼 (Puccini)；洛秦 (Lortzing)都是名歌劇作家。

变。穿着綉花的淺藍色衣服。不錯，就是她那副丰满的圓臉，就是她那双大大的明瑩亮晶晶的大眼睛。……

为什么奧地倔强地还是朝前走，好象他們这些人都是—种鬼魅呢？他的脚步似乎还加快了些呢？華德想講話，想劝他站住，但是他一个字也說不出來。他向葛萊妲投了迅速不安的一瞥——她还是一动也不动地靠在樹干上——，然后又望望朋友，但还是一——在他旁边跟着走。他覺得自己頹喪乏力，但还是跟着他走。他注意在听。他們后面沒有呼聲了，一点声音听不到了。……

兩個人并肩不声不响走了很長的几分鐘時間。華德覺得每一步都困难得异常。好象有一种吸引他到老朋友們那里去的力量。这时他憎恨奧地，他看到奧地似乎漠不动心地在他一旁走着，不朝右看也不朝左看，一句話不說，一点不顯出激动的样子來。唉，華德最好是跑進森林去，在随便什么地方坐下來。他真想抓住奧地，把他搖撼一下，这个倔强的家伙，硬心腸的、驕傲的家伙。

結果，那个人开始講話了。“你看到了嗎，一个也不少！”他講这句话的时候，头沒有动—动，眼睛总是朝前看着。“他們还是蹲在一起，这一班賤骨头！那老太婆不在里面。倒也奇怪，她放这些雛兒单独出來！哦，不錯，那些老鹰却被赶掉了！”

華德—句話也不回答。

“那个佛林——他神气活現地答应过我不屈服。这个懦夫！还有阿夫勒·畢納，平时总是大吹大擂，大概也象小狗—样爬到他們一起去了，老太婆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你究竟指的是哪—个老太婆？”華德恨恨地喊道。

奧地慢慢地回过头來，望着華德表示奇怪。“那蓬迦登！”

他說。“当然指那个年紀大的！”他补上一句，臉上微微笑了一笑。

“啊——是指她！”

这是那些郊游的日子里最不愉快的一天了。

三

日子一天天过去；沒有一天对于未來的日子指出一点快乐來。

早晨六点二十四分有一列郊区車从坦姆門开出，如果華德要在七点前几分鐘到达工厂，他就得赶上这班車。剛过六点，他还没有睡醒，就要冒着風雨落雪，迷迷糊糊穿过黑夜，在夏季，穿过剛破曉的清晨。他又疲憊又飢餓地順着死人街走去，走过監獄和坟墓。若是母親給他随帶一点午餐面包，那他在跑路的时候就把它吃掉了。如果他在提壺里有一点晚餐的殘肴，那他通常在郊区車里就把它用湯匙喝尽。到达了工厂之后，就必須套上那条有时冻硬了的、沾滿油漬和骯髒的褲子。这时汽笛已在吼鳴，馬达开动了；日常的嘈雜声、骯髒、飢餓、記錄，詩人所时常歌頌的“劳动的交响曲”，就开始了。

華德每一次开始工作，尤其在寒冷的夜晚之后，都要費一番努力。車床上的曲柄以及工具的零件都是冰冷徹骨。沒有一个罰做苦役的人会比他更不願意來做自己的工作。他望望那些站在車床旁边的、黄色灯光前面的疲憊和不願意的、象黑影一样的人形。他时常要想起那些坚持要求參軍，——虽然后方需要專門技工——被送到了前綫去的青年們。不，决不是兵士生活引誘了他們，决不是英雄的決心推动他們这样做的——他們無非想擺脫这种黯淡的單調，丟掉这种沒有出息的計件工資的奴

隸生活，這種永遠一樣的步調，而想好好地吃一頓飽飯罷了。

五小時螺旋綫的切削，永遠是同一種手法，幾十次，幾百次。或者給金屬的活門加工。三百個外殼，同樣多的圓軸和螺絲圈放在工作桌上。粗刨、裝配、旋螺絲紋、磨光，每一件必須在手里拿上一百次、好幾百次。結果這些東西在若干天后完工了，就有一個工作人員把它們拿走，同時送來一批新的毛坯。幾乎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干什么用的，永遠不曉得，這些東西是到哪里去的。同時這種工作還是很受人家羨慕的；在車床上把一個工作物件自始至終地做完它，這需要技巧，要經過學習。那些只學會在自動車床前工作的工人們一天到晚，一年到頭只做一種惟一的工作程序，時常只是用一種惟一的手法。

在五小時午前作業之後，准十二時汽笛一鳴，馬達的噪聲頓時就靜寂下來，那些象黑影的人形便在機器旁邊匆促走過去，走出廠門；學徒們通常是穿着他的拍拍發響的木拖鞋在前面走。他們用急速的跑步走完筆直的文登街，在街的末端是民眾食堂。或者可以要到一分蘿卜湯。在僅僅半小時之後，這一羣穿木拖鞋的人又得聲響很大地跑回來，他們很可能一點東西也吃不到。

結果挨到放工時間，那末這一天也快完了。在秋季，那時候已經是暮色蒼茫，在冬季，天已經早黑了。但是在這時候，特別是對華德說來，真正的日子，他的日子，方才開始。脫掉油膩的爛衣服，穿上了一件干淨襯衫，短褲，而——他就在夜晚的這幾個鐘點里覺得自己是個自由的人了。

四

關於他們現在所處的“大時代”和其中的“大事件”是有很多議論。但時常也有這類說話不加思考的嘍舌者受到了應得的譴

責。不錯，戰爭了，飢餓告訴了大家是戰爭了；但已不能再惹起激動；這戰爭已經成為家常便飯了。日報上雖然還在努力用標題喚起新的激昂的情緒，但是索美河①上的戰鬥已經持續了好幾個星期，而依松錯河②上的會戰，為了教人不致弄錯，已經加上了號碼。甚至在軍事公報上看不清楚的大堆謊話里面，也偶然露出事實的真相來了，可憐的真相。

華德偷聽工人們的談話，為了要知道知道，他們在談些什麼，他們對於戰爭怎樣想法。他們講到橫渡大洋而抵達巴爾的摩港口③的那條巨大的商用潛水艇。這是技術方面的成就。他沒有聽到過有人想到可以用這種潛水艇來冲破封鎖而使國內有充分物資。如果齊伯林飛艇在倫敦上空投擲炸彈，人家也不相信這種驃騎兵飛行——當時是被人家這樣稱呼的——對戰事有決定性的作用，只不過因為英國沒有飛艇而感覺到高興，英國人不會造飛艇而感覺到驕傲而已。他們時常而且喜歡談些海上搜捕敵艦的航行，這些超出平凡事件以外的行動。這戰爭是一種平常的、幾乎是正規的，屬於日常生活的事件了，大家對此已經司空見慣。有許多人想，將來會有一天雙方都精疲力盡了放下武器的。

彼得·卡格曼好象是獨處在另一個世界上。華德很少聽他講一點關於戰爭或者任何一樁政治事件的話，他似乎不覺得世間有飢餓。可是彼得有一件事是全廠都知道的：他絕對拒絕加班。他說，他的空閒時間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但是就在白天，也

① 在法國。

② 在意大利。在一九一五——一七年間先後有十一次會戰。

③ 在美國。

时常好象到工厂里来的只是他的躯壳，而他的灵魂则生活在另一个梦境里。这个梦境在近几周来便是莎士比亚。彼得好象是那个魔术师泼洛斯彼洛①一样，幽居在他的嘈杂的环境中间的一个岛上；他也自以为，亚利尔和加利班②都是他的下属。他一边读书、写作，一边总是同时机械地干好他的活，对于他的活——这是最难解的事——无论技师或计算员都找不出一毛病。

近来他很少去找华德，他已经感觉到，在车床旁边来同这比较年青的人来谈文学读物是多么不痛快。他们两人之间也发生过剧烈的争执，华德骂过这朋友贪玩和缺乏严肃性，他也干脆向他说过，他显然自己也不知道，他所要的究竟是什么；他似乎不把一部文艺作品的内部的质量，而只把形式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彼得曾经极力反驳他并且用了有力的话要求他不要这样盛气凌人。他说他是社会主义者，关于作品的内容他当然懂得，重要的只是这种内容是否装上了艺术性的形式。华德却讽刺他说，在他的诗里可是一点也没有他所认为当然懂得的社会主义的内容。

可是彼得并不能熬得很久；他需要一个他能够向他倾诉的人，他需要一个同感的、同情的、亲近的心。有一天他手里拿着一大叠纸，跨着胜利者的步伐走来。这些纸已经绝不是洁白的，而是沾满了油渍，上面写着大大的歪斜的字迹。

“刚刚写完！我的第一篇十四行诗。我觉得自己象解放了

① 莎士比亚暴风雨中人物。

② 都见暴风雨，前者是精灵，后者是奴隶。

一样！你会看到，受了莎士比亚的影响，当然——只是远远地！我……我将来是不是再……。”他中断了他的话，迷惘地微笑了，好象在恳求原谅。“我得念给你听！”

他就读起来。……

他为要盖过工场里的嘈杂声，不能不高声朗诵。華德听到关于友谊和精诚团结等庄严的字眼，听到关于垂死的树木，沉醉的朦朧，关于丑恶的时代，未来的人类幸运的豫告，把新的、解放了的人生提高到欢呼的神聖。……啊，宇宙！啊，人类！啊，你！

他读得越来越起劲，好象要把華德咒伏一样。他的声音隆隆然，好象要教它达到那最远的一架车床前面的最后一个工人的耳朵里去。后来他又把他的词语压低，使它象低诉、象啜泣一样，害得華德连话里的意思都不明白。突然间彼得停止了，让拿着纸张的手垂下来，用光彩焕发的眼睛望着朋友。

他真想笑，高声笑出来。并且喊道：“你这傻子！你这小孩子头脑！”但是他并不笑，也并没有称别人做小孩子头脑和傻子，他只是冷酷而且严峻地声明说道：“我请求你一件事，以后不要再拿你的诗的表白来纠缠我——我听够了！这种咬文嚼字和这种自己骗自己！这些都是干什么用的呢？”

彼得尴尬地微笑着。但是等到他看到这话并不是开玩笑之后，他的微笑变成了怪样。他突然间脸发青，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你怎么啦？”他脱口说出来。

“我怎么啦？”華德高声说，他这时已经把他的车床开动，又在开始工作。“我够啦！这种无意识的趣剧听够啦！我没有兴趣，来把我自己这样彻底地取笑！”

彼得·卡格曼眼睛朝前直視着，他不了解這些激烈的話是什麼意思。他敲敲現在背朝着他的華德的肩膀，問道：“你这样子对我？为什么？”

華德气憤憤地把联动機構的开关杠杆拉回了，向着那一动不动站在那裡的人的臉喊道：“這都是些謊話！自欺欺人的謊話！而且懦弱！你欺騙自己，逃避現實！你站在这機器的骯髒和噪鬧的中間，却做這講到所謂‘丑惡的時代’的詩句！你一點東西沒有得吃，完全和我們一樣，你却在亂說人生和人类的幸福！在前綫每小時要死掉成千成萬的人，你却在悲訴‘垂死的樹’！唉，這不是無聊，這不是虛偽和謊話嗎！還有主要的是那一种矯揉造作！我們象奴隸一樣过着苦生活，你却說得好象什麼都是在最好的秩序中！你在做夢！但是你用你的夢境來欺騙自己，欺騙我們！你恢復神智罷！醒醒罷！你看看現實罷！”

拍！——華德又把車床開動了。他轉動曲柄使鋼刀轉到削切的位置，再把走刀架開動，他的样子就好像彼得已經不在他背後。

彼得还在他背後站了好一會，他一動不動，默默地好象在用盲目注視着華德的每一個操作。

隨後他微微笑了，……這是一种快快的微笑。

他慢慢走回到他的工作位置上去。

五

有人注視了這件事的經過，華德的鄰人向他喊道，他干得很對，現在總算是把實話告訴這位幻想家了。老車工奈立希就站在華德前面那張長長的圓軸車床旁邊，他是曲柄軸專家，他在他尖鬚鬚底下露出一點笑意來，向華德俯下身去說道：“這幾句話

在他的耳朵里还要响好半天呢！你現在擺脫他了，他不會再來了！”

華德的心里可是並不高興。他幾乎已在後悔他說的那些話。他心里難過得好象打死了一個人一樣。彼得為什麼不回答：“驢子！小人！你對於文藝懂得什麼！”他沒有這樣干，只是呆着朝他看。他臉變成了死灰色。……

華德就偷眼望望彼得。他又開了兩條腿站在他車床前面，象瘋了一樣地在轉動曲柄。

華德對自己說道，還是做得對的。彼得對於迭更司罵得多厲害？這種攻擊！“檸檬汽水！”“倫敦胡椒袋們的詩人。”“引人感傷的！”^①恰恰是彼得講出這句話來！“救世軍式的詩人！”呸！彼得才是個十足的救世軍詩人。他蒙蔽現實！他用幸運的未來來麻醉人們，而並不告訴他們，要怎樣才能達到！

同時——世界上不是不斷地在發生大事件嗎？俄國人，這是大家所最出乎意料的，不是貫徹了一次革命而把沙皇推翻了嗎？雖然關於這些事件報紙上登載得少得可憐，但革命是事實。在德國會不會也來一下呢，一定會來一下呢？一定嗎？革命自己是會來的；需要為了它工作，為了它鬥爭，才能教它來。……這些東西彼得難得提到；他只對和他自身直接有關係的事情發生興趣。他是個幻想家、是個夢想家。更甚於此，他是一個逃世者，是一個教人不能忍受的自己迷惑自己的人。……丑惡的時代？現在這個集體屠殺、民族會戰的時代才是——丑惡的時代！我的意思是對的，華德自己向自己說。他的意思是對的。如果他要做一個社會主義者，他沒有權利，從時代里逃遁出來，爬到

① 以上的話，均見第五章第五節。

文藝的夢想島上去。我不想再听他的文章了；他拿它去催眠自己，催眠別人罷。我可是不想被他催眠。……

華德把走刀架搖回，把鋼刀又轉到了切削位置上，把鉄屑除掉之后，他問問自己——他这时心里并不愉快——，他自己究竟和彼得相反，对德國的革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他除了寄些啓發性的軍郵函件到前綫去之外，不能再多做一点事情嗎？除了包裝并且拿一些革命性的傳單分給不相熟的人們之外？除了听政治課程和研讀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書籍之外？不錯，他要真正象一个無產階級的革命者行动，不是應該象俄國的革命者一样，多做一点事情嗎？他对这些問題不能回答，至少是找不到滿意的答复。

尽管華德这样集中精力來干活，他今天的活总是不大順手；他的成績一小时一小时地低落下去。他不断地想到和彼得的冲突。

他們倆——彼得和他——都是社会主义者；他們做了些什么事情來改造这支配他們和大家的現狀呢？要实现一种新的生活倫理，这一点已經是正确的了。不断地講：你們要生活得聰明一点！生活得有意識一点！改善你們自己！你們要做善良的、乐于助人的人！——这不也是救世軍嗎？或者甚至說：向我們看齐！拿我們做榜样！这才是討人厭的假道学！但主要的还是要把环境改善，并且从这环境里產生出比較善良的人來。譬如說，那老奈立希决計不是个笨人，也决計不是个坏人。几十年來他天天都是在車床上操勞十个，甚至十二个鐘点，他在家里，通常是很疲劳了，一点也不願意再問什么文学和藝術，至于科学的社会主义那更不用談了。欧配德博士說得完全正确；坚决不讓他們所生存的环境征服的人是很少的。

不对，不对！彼得沒有道理。不應該夢想，要學習！不要只唱贊美詩，要干一點事情！不要沉醉在好聽的話里面，要參加行動，創造一個比較好的社會制度！愚昧總是惡劣和落后的最順從的奴僕。而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學習。

華德要學習，多多地學習！

六

好的志向是一件事，把它來貫徹又是一件事。

時間好象凝結了一樣。每一個新來的日子是比較過去的日子內容還要貧乏一點。華德有時候在晚上還遇到奧地。在他們之間也產生了一種隔膜。奧地改變得很特別。他現在穿一套長褲子的新衣服，進游藝場和電影院。一個參加青年運動的人這樣干嗎？華德指出他不久也就要踏上舞廳，要喝啤酒、燒酒了。奧地呢？他只是笑，表示不要人管，他干他的。

華德對自己也并不滿意。單單憑意志是不行的。有多少次華德在下工之後拿起一本正經的書來，但是一會兒就又放下了。他讀讀里面的字句，但是不了解意義。他時常在他的書本上面打瞌睡，被母親喚醒之後，一邊自己發恨，一邊迷迷糊糊爬上床去。

他要學習，熱烈地想要。但是學習需要精力和時間。精力他可能還有，但哪里去找時間呢？如果時間能盜竊的話，那他一定要去滿滿地搞它一大口袋，不管從哪里去搞。

假裝生病！在家里待上一兩個星期。在床上躺着，除了閱讀和學習之外什麼也不干。

妙得很！

他自信可以蒙蔽醫生。但也必須蒙蔽母親，這就難些了。

第二天上華德就說腰部痛得厉害。

“你舉了重東西吧？”母親勃倫吞擔心地問。“但願不要病倒了！”

為了使他的話更加令人相信一點，華德在這天晚上剛吃完晚飯就躺到床上去。

到明天早晨他假說痛得更厉害了，就躺着不起床。母親急急忙忙跑到疾病互助會去，領了一張疾病證明書。

醫務顧問何爾茨年紀已經七十多，是一個魁梧而長得不勻稱的人，具有一副干癟的老人面孔。他把額角皺得象獵獾狗一樣，從他的夾鼻眼鏡的玻璃片里向這年青的病人審視，顯出十分不相信的神氣。

“在一邊刺痛嗎？哦，這可能嚴重！在哪一邊呢？那邊！我明白啦，孩子！盲腸長在另一邊。沒有關係！可能是腸胃氣脹！沒有什麼希奇，今天大家在吃這種髒東西。”他打量地眯眯他那雙灰色的、由於年老而沒有神采的眼睛，接着說道：“那末你是在留塞兒廠工作，造潛水艇。它們要替我們爭取勝利。……你在廠里受了氣嗎？做錯了一點什麼東西嗎？沒有？”

醫務顧問笨重地站了起來，站到華德近身來，他的肚子碰到了華德的胸口，他把兩隻血管突出的手放在華德的肩膀上，從上面朝着他含糊說道：“我的孩子，你是多麼年青又結實啊！我在比你大不多少的時候，就出去打仗了。那時候，七〇——七一^①。離開了課椅。……一個人在大時代里是不能象女人家一樣動不動就喊苦的。”

華德拿到了服蓖麻油的處方。

① 指一八七〇——七一年普法戰爭。

七

爱立希·恩特莱是五金工場的一个学徒，他和華德交了朋友，在午餐休息之后不久就来访问他的朋友。他穿得很漂亮，挺干净，在蓝色的鸭舌帽下面大胆地露出一排波浪式的头髮；他的脸色是红红的，他的眼睛在笑。他已经病到第二周。他到处大摇大摆地跑，对于他扎着绷带的左手非常自负，他认为大概还可以休息四个星期。

四个星期！華德心里在嫉妒。这个爱立希有的是时间，但是不晓得好好地来运用。据他自己讲，他荡荡马路，看看橱窗，在埃尔斯特湖上坐坐，玩玩游戏场，但是他还说，无聊得难受。

“如果是我……？”

華德不敢把这个念头想下去。一个折断了的手关节不是好玩的。痛苦而且还可能要开刀。嗨，这才可怕呢，尤其是如果想一想，会落到哪一个庸医手里去，因为最好的医生现在都到军队里去了。……

爱立希·恩特莱又走了。華德现在的任务是粗刨一百一十个活门的圆轴。这实在并不是艰难的活。钢刀也切削得好；铁屑卷成了又蓝又热的螺旋形从走刀架上落下来。華德装上了一个新的圆轴在卡盘上，但是忘了把走刀架摇回。等到他把车床开动，卡盘就在走刀架的垫铁上哗啦一响。華德吓了一跳。他的手几乎碰到了。一阵热辣辣的恐怖流过了他周身。

他微微颤动着察看那个大卡盘。它在走刀架的铁上刻了一个相当深的凹痕；它差一点把手割开了。……

華德把车床关了。他不得不先定一定神。

车床挨着车床并列成三个长行，有旋床、刨床、冲床和钻床，

在每一台前面有一个工人在工作着。馬达單調的噪声，鋼刀和鑽子的尖銳的嗞嗞声，冲床的捶击声——这是他的世界，这是無法逃避的。

况且为什逃避呢？讓別人呆在这里，自己胆怯地逃走嗎？不，这不是他的意思。

他小心翼翼地把走刀架搖回，換上一個新圓軸。磨成月牙槽的鋼刀貪婪地、幾乎沒有声息地削下了一層鐵皮。

一個圓軸隨着另一個做下去。華德已經又克制了自己；他機械地在做必要的種種操作。他望望那只工場里的鐘。再有一小時，那末這一天就是屬於他的了。他想到晚上就高興；歐配德博士要做一個關於費希特^①的演說，主要的是講關於他的自由觀念和他對於法國革命的辯護。

一聲叫喊！

一聲短促的、淒慘的叫喊蓋過了工廠的嘈雜聲。

華德起先只覺得一下沉重的打擊，可是隨後就感到一種穿透全身的疼痛。他翻了半個身，似乎想要逃走，但立刻就失掉了知覺倒在車床前面。

機器的總門关了，車床都慢慢地停止轉動。廣闊的車間里突然闕寂無聲。許多人圍繞着華德，他躺在地上。又跑來了許多人。技師馬蒂遜打電話來問出事的情況。

“左手，”奈立希說，他幫着一同把這個失去知覺的人抬到附近的工具室里。“相當厲害！哦，這些孩子一到傍晚就疲倦得要命，哪會好好地當心呢！”

① 費希特(J. G. Fichte, 一七六二——一八一四)，德國哲學家。

“把馬达再开起來!”技師馬蒂遜喊。但是沒有人急于去开。“赶快，赶快！开动！”后来他就自己跑到工具室來。“現在，各位再去干各人的活罢！医生就要來的！”

“他早就應該來了，”彼得·卡格曼說，他挤到了華德現在躺着的銼床前面來。他細細地望着那只骯髒而冒着血的手。“不要把他的臂膀扎緊嗎？免得他流血太多。”

“請您寧可等到医生來了再看！”

“他为什么还不來呢？”

“各位，請您們回到各人位置上去！”技師馬蒂遜一再地督促。

車間里的馬达开动起來。鋼刀、冲鉄和鑽子又在咬進鉄里去。但是工人們大部分还成群站在車床前，在談論这次新的工傷事件。

彼得留在華德那里，直到医生來到。这医生看到，对他望着的憤怒目光，便不等責备的話發出來，先說道：“各位先生，在那边……。一个鑄工燙着了……。哦，这只手我們會把它治好的。……近來出事的次数真多啊。……”

一輛救護車开進了工厂院子里來。華德还是昏迷不醒，被放在担架上抬出了車間，推進車子，車子里已經坐着一个出了事的、头上和双手都扎了綑帶的鑄工。

第 十 章

一

在这战争的第三年里，親戚們早已断断續續的联系終于完全断絕了。大家都象独住在孤島上一样。亨利和蜜蜜·費尔默

曾經通知过大家——好象通知婚喪事一樣——，請親愛的親眷們將來不必去探訪；他們說在這種困難的時候還是各人自顧自為妙。他們想用這種方法來擺脫一班窮親眷；他們在擔心着兩個有“良好關係”的女婿所給他們的接濟。祖母哈特柯夫又搬到了她的女兒家裏；她認為，如果一個人單獨居住的話，她絕對挨不過正月的了。路易和赫美納、沃托和賽西莉、愛彌爾和阿妮妲可是各人過各人的，大家不知道大家，也不願意知道大家，雖然他們都是住在一個城市裏，時常是只有幾條街之隔。使這些哈特柯夫們抱這種態度的一個不算不重要的原因就是恐怕老母親要住到他們家裏來。現在既然斐莉妲接了去，那很好，但是最好還是干脆不露面，那就省得遇到什麼不愉快的問題。

路易由於他的不孝和不負責任受到了嚴重的懲罰。有一天荻梅夫婦，赫美納的父母攜帶着他們的全副家常用具走進了屋子裏來。“共同生活是比較有利一點！”丈母娘荻梅尖着嘴帶着天真的微笑向着她的驚異的女婿說。丈人克利斯坦再冷冷地加上一句肯定的話說道：“我們本來就參預你們的家務的。我們幫助你們的五百馬克拿回來還不到一半呢^①。對的，不是嗎？噯，說話呀！”

路易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來；呆呆地站在那裏。

赫美納喊起來：“媽——媽！”

路易是個沉默而抱着犧牲精神的忍受者。他的生存的每一個階段是一種負擔和考驗。不管他行動和不行動，總有一點完全出乎他意料的事情來打擾他，顯然只是使他的生活更加苦痛一點。但是，什麼也有個限度，這個限度現在似乎到了。

① 路易結婚後，因自立門戶，曾向岳家借過五百馬克，見父親們。

第二天早晨，他又冻又餓地靠着渡輪的欄杆站着，望着易北河灰濁的水面的時候，他是決心跳下去了。他几乎堅決地跳下去了……但在幾分鐘之後還是和其他的人從汽船里走上了岸。

二

等華德傷勢最厲害的幾天過去，從醫院里出來之後，便在享受他的閑暇。他讀過了和斯威夫特思想最相近的拉伯雷①，現在他讀到這三大作家集團里的第三人，塞萬提斯②。他們都是真正替封建主義掘墓的人。人類可是到今天還不明白，他們應該怎樣地感謝這幾位偉人的精神遺產呢。

唉！——華德感激這張床、這躺椅、這只慢慢復元的手。他覺得美妙得無法描寫。在躺椅旁邊靠窗的那張桌子上放着許多書，歷史書、傳記、歷史小說。使他特別感到興趣的是那些據他看來具有令人驚異的性格的人物。不但是聖·尤斯特，還有巴貝③，而主要的還有拉查·沃希④，他是戰勝凡德地方保皇黨的人。華德為了要使當時的事件更能清楚地涌現在目前，所以他需要大作家的語言和幻想。他自從讀了巴爾扎克⑤的朱安黨

① 拉伯雷(Fr. Rabelais, 約一四九五——一五五三), 法國諷刺小說家。

② 塞萬提斯(Cervantes, 一五四七——一六一六), 西班牙小說家, 著有傑作堂·吉訶德。

③ 巴貝(Gracchus Babeuf, 一七六四——一七九七), 法國革命家, 組織“平等社”。

④ 拉查·沃希(Lazare Hoche, 一七六八——一七九七), 法國將軍, 一七九五年鎮壓凡德地方保皇黨的暴動。

⑤ 巴爾扎克(H. D. Balzac, 一七九九——一八五〇), 法國小說家。

和雨果①的九十三年，才對於法國國內種種鬥爭得到正確的了解。他時常覺得他的同時代的人是多麼渺小可憐，他的整個環境是多麼悲慘難言。那些生存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偉大的、自覺的大思想家在哪里呢？他現在所處時代是陷落在冷酷的工業大權手里；精神和道德是被貶黜了。重要的是飛得高，而不是想得高。需要的是較快的速度，而不是較快的進步。口號是多賺一點錢，而不是多生活一點。

戰爭还是在恣肆着。已經整整三年了，在歐洲的東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每天、每小時、每一瞬間都在流着人類的血，城市、村庄以至整塊地區都在化為灰燼，都在釀成難以形容的災厄。華德從斯威夫特的拉波達旅行記里面把關於戰爭和戰爭原因的章節摘錄出來。在他的寫字台上方的牆上挂着兩張紙，一張寫的是關於戰爭的原因，一張是關於戰爭的方法，——都是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和人類的朋友斯威夫特的話。

母親斐莉姐早晨收拾她兒子的臥室時，仔細念了這兩張紙。

“有時因為敵人太強盛了，就來一個戰爭，又有時因為敵人太弱了。有時我們的鄰國缺少我們所有的東西，或者是我們缺少他們的東西，我們就互相打起仗來，直打到他們拿走我們的東西，或者他們把他們的東西給我們。如果一個民族由於飢荒而削弱了，或是被一場瘟疫消滅了或是因黨派的分裂而混亂了，人家就侵入這個國度里來，這也造成了戰爭的一個很有理的原因。如果我們最密切的同盟國有一個城市，它的位置對於我們便利，或有一塊土地可以使我們的疆域完整，我們便對他們興兵動武，

① 雨果(V. Hugo, 一八〇二——一八八五)，法國詩人。

也是有理由的。如果一个諸侯遣派兵力到別个国家去，那个國家的民族是貧苦而愚昧的，那末这位諸侯不妨依法把那國的人民殺死一半，把其他一半作为奴隸，使得他們有教化而且能脫离他們野蛮的生活方式。”

“这孩子在想些什么，都一起胡乱寫在这里，”她在想，她害怕，他寫这种危險的字句会有性命之憂的。但是她依然看下去，看到第二張上寫的是：

“我在战術方面不是外行，我來描寫一下大炮、野战重炮、旧式步槍、騎兵短槍、手槍、彈葯、子彈、劍、刺刀、会战、圍攻、退却、攻击、坑道开掘、反坑道开掘、轟炸、海战；描寫一下随同千人沉沒的船只、双方死者兩万人、臨死的喘哮、飛向空中的肢体、硝烟、喧鬧、混乱、被馬蹄踩死的軀体、逃亡、追击、勝利；描寫一下布滿了尸体的战場、來覓食的狗跟狼和猛禽；描寫一下洗劫、搶奪、污辱尸体、焚燒、毀滅。我为要詳細說明我們自己人的勇敢，我保證我曾親眼看到过，他們在一次圍攻中一下子把一百个敌人，同时也把一条船上同样数目的敌人炸到空中去，我也曾經看到过，那些尸体炸成了碎片从云端里落下來，引起了观众的皆大欢喜。”

等到華德散步回來，坐到晚餐桌上的时候，母親就發問道：

“孩子，你想了些什么花样出來？”

“母親，你這話怎講？我想了些什么出來呢？”他問时一边把蘿卜醬塗在加了麩皮而松軟的黑面包上，这蘿卜醬由于滲入了檸檬精而減少了一点它原來的味道——这是他母親的發明。

“还要把它挂在牆上——唉，你知道嗎？如果偶然被不好的人看見，就要教你倒楣的呀。”

“啊，你說的是这个嗎？”他笑着喊起來。“可是母親啊，这

不是我寫出來的；這是我從一位大詩人那里抄下來的。這是他在兩百年前講的，母親。在兩百年前已經……。”

“就算這樣，我也不把它掛在牆上。”母親勃侖吞回答他說。

“這幾句話所有的人都該拿來掛在牆上。這是一面鏡子，許多人都可以對着它再認識認識自己。……就是這樣，母親！……到今天不還是句句都對嗎？唉，我講錯了，今天不是還要可怕一千倍嗎？”

斐莉妲·勃侖吞站起來。她一時覺得沒有主意。她想回答，但是找不出正確的話。她默默地走進廚房里去。她可是從廚房里喊道：

“你講講看，我們能改變這種情形嗎？我們這種人有什麼辦法呢？”

“喔呵！”華德幾乎是很高興地高聲回答說。“母親，我們可以做許多事。只要我們肯做。你明白嗎：我們要肯做才行。要起來反對。”

廚房里靜寂無聲。隔了好一會。然後華德聽到他母親輕輕地、幾乎懇求地，說道：

“孩子啊，只是不要搞出危險來呀。”

三

華德在養傷的期間還是去聽歐配德博士的夜課。幾個參加聽課的人結成了一個小組，由斐得·彼得來領導。他們的目的是把理論的知識運用在政治方面。他們和不來梅、基爾，尤其是柏林的那些類似的小組進行聯繫。斐得收集地下刊行的材料，一會兒是萊比錫人民日報，一會兒是不來梅工人日報，偶然也有斯巴達克斯團書信。這小組的同志在工余或星期天就在這一個

或者那一个人的家里聚会，抄寫斯巴达克斯团書信，寫地址，有时也寄軍邮，捏造了寄件人的姓名，向战地寄發。爱立希·恩特萊也屬於这一組，他对華德做出好象欧配德博士一点不知道有这个小組和小組活动的样子。華德認為这是对的。不应当讓这位学者受到危險。

有时候，斐得在抄寫和裝訂的时候，把最近的斯巴达克斯团書信念一念，或者从不來梅工人日报里念一段原則性的政治論文，然后大家把里面所談的問題加以討論。因此即使在这种地下的活动里面也沒有疏忽了思想的工作，而把随时發現的認識模糊的地方搞清楚了。在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捕了几个月、判决了好久之后，朋友們才讀到他对于審訊的大胆声明。他們把这个声明用軍邮寄到前綫去的那天，算是他們的一个重要的日子。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驕傲而有革命性的自白說：“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是这种战争和这种現存的軍事制度的原則上的反对者。我把反对軍國主义的斗争始終看作是一个特別重要的任务，一个各國工人階級的生活問題，并用全力來支持。”——華德把它作为自己行动的指針。

誰看不到，城堡和平^①、戒嚴、拘押、徒刑等不能把工人階級間正在滋長着的不滿，甚至越來越高漲的革命情緒压平，这才是个傻瓜。对于飢餓的喧鬧，罢工，都是各处厭战和要求和平的最明顯的表示。留塞兒工厂甚至为了几个星期沒有接到革命性文件而來索取。缺少的是革命的組織；各个小組力量太薄弱了，它們不能有效地对抗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領袖們，他們用了种种

① “城堡和平政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皇威廉二世所提倡的在战争期間國內各党各派和平相处的政策。

方法來鼓勵工人們堅持下去，鼓勵他們和皇帝的軍閥們合作，用來削弱革命的反对党的力量。如果有朋友們鑒于这种势力懸殊的情况而突然气馁起來，斐得就來用热情的話給他們灌上新的勇气，描寫給他們看，“無產階級巨人”怎样地有一天会突然从他的假眠中醒覺過來——他現在是被社会民主党催眠着——，而把別人加在他身上的所有枷鎖掙开，自己解放，同时也把全体人民、全民族从帝國主义的战争販子和商業販子所加上的束縛里解放出來。

第三期斯巴达克斯团書信里登載着法院審訊卡尔·李卜克內西的記錄摘要。欧配德博士的小組曾拿了这期書信到阿托那去举行了一次地下的青年大会，斐得在大会上朗誦了这期斯巴达克斯团書信。

参加大会的青年工人并不多，僅僅五十人。他們坐在一家客棧的四壁蕭条的集会室里，都是些憔悴瘦削的臉，蒼白的嘴唇，但是有火热的、富有生活欲和希望的眼睛。他們伸長着头頸，半啓着嘴唇，在望着斐得，听他用响亮和反抗的声音在念道：

“‘徒刑！’——‘褫夺榮譽权！’^①——好的！您的榮譽不是我的榮譽！我告訴您：沒有一個將軍穿过一件制服能象我穿一件囚衣那样有榮譽。——我在这里是來控訴，不是來——答辯！我的口号不是城堡和平而是城堡战争！打倒战事！打倒政府！”

打倒战事！这句话好象烽火一样傳遍了全國，傳進了工厂，傳到了前綫的兵士耳里。在威廉哈文^②掀起了革命的行動。

“海軍叛变！”——“威廉哈文的水兵造反！”——“威廉哈文

① “榮譽权”即“公权”。

② 德國北海濱商港及軍港。

和基尔戒嚴！”——報紙上沒法對這種事件緘默，只得把它們歪曲和輕描淡寫。這班朋友便一夜連一夜地從事於宣揚事實真相的工作，使得全民族都能起來響應。他們一直工作到深夜，書寫和粘貼，把他們的通信分散到許多郵局和郵箱里，使它們能混進工廠、造船廠和兵營里去。他們必須使通信的包裝和筆迹各不相同，才能免得惹人猜疑。愛立希·恩特萊時常一邊在工作一邊就睡着了，因為他經常沒有三四小時以上的睡眠時間；但是第二天七點鐘就得進工廠。華德手上的創傷又遲遲不肯平復。這是由於他用傷手寫字、粘貼、包裝和搬運包裹的緣故。因為這是多么幸運而重要的日子來到了：水兵在起義！這是“無產階級巨人”初次有力的動彈！本年初俄國來了一場革命而把沙皇推翻了。現在這革命已經傳到德國來了。

在一個悶熱的八月天，華德這時又進了廠工作才幾天，愛立希·恩特萊跑到華德車床跟前來，激動地向他低聲說道，歐配德博士今天清早在他的住宅里被逮捕了。愛立希說：“我們現在也要防備被人逮捕呀。”

“為什麼呢？”華德問。“你以為，歐配德博士會出賣我們嗎？”

“這不會，可是他們有了綫索，”愛立希回答說。“我還有句話要說……。”他縮住了話頭，望望四周。“不管發生什麼事，華德，我們推說一概不知道。你明白嗎？他們當然會……。”

“這是不用講的，”華德打斷了他的話。“沒有人知道什麼，大家什麼都否認。但願你不要由於你的舉動而洩漏了你自己的秘密。”

“什麼？”愛立希不滿起來。“你認為我在害怕嗎？”

半夜過後，有人在敲勃倫吞家的門。斐莉妲·勃倫吞、華

德、愛茉莉都躺在各人的床上在睡覺。華德連敲門的聲音都沒聽到，直到他母親走到他床前來，把他搖撼，他才醒來。

“孩子，醒醒！外面在敲門！這樣晚還有誰會來呢？”

華德一躍從床上爬起來。“還是來了！”——他心想。“那末他們全組都逮着了。”他飛速地穿上褲子，走到門口。

“是誰？”他問時使他的口音帶一點粗魯。

“是我，華德！我：斐得！開門！”

“斐得！”華德喊得响過了頭。似乎從他身上獲得了拯救。他趕快開了門，斐得·彼得溜了進來。“什麼事，斐得？出了什麼事？”

“他們在後面跟着！讓我今天在你家裡過一夜！”

“當然！來，床還是暖的。”

“到處都在抓人，”斐得報告說。“他們不要臉地把水兵丟下不管了。拘捕了幾百個。已經頒布了戒嚴令。”

“誰把水兵丟下不管了？”

“那些獨立派的！哪里都沒有舉行團結性的罷工。現在大家都想法不問這件事。這個狄特曼和哈塞不見得比愛勃特和沙特曼①這班人高明多少，一群胆小鬼！”

“你趕快躺下罷！你氣還喘不過來呢！”

“好！”斐得說。“我們躺下了還能談。”

可是斐得剛才躺下，便已經睡着了，華德輕輕走出了房間。

斐莉妲·勃倫吞在臥室里還醒着。

“好罷，”她向她兒子說，“你就睡在我旁邊罷。”

華德就鑽進了那條自從父親滿假回去後好幾個月沒有用的

① 前兩人系獨立社會民主黨領袖，後兩人系社會民主黨領袖。

被头里去。

“那末警察在抓他嗎？”

“是的。”

“他們也在抓你嗎？”

“但願不在抓，”華德尽可能做出若無其事的样子。

“你知道不知道，你干这种事情使我們大家受到危險，父親、我、外婆、甚至还危險到我們的小愛茉莉嗎？”

“母親，我做的事，我完全一个人担当。……至于这个斐得嗎？人家在他后面赶着，我能关他在門外嗎？他是个好人，一个反战分子，他为了別人冒許多險。……他只是今夜睡在这里，明天他总是要走的。”

“随你愛怎么說就怎么說，”斐莉妲·勃侖吞急躁而几乎嚴厉地回答說，“这种干法我都不喜欢！……絕對不喜欢！你还在当学徒就搞这种事情！”

“这样說來，你不願意我……。”

“現在別說話，睡覺！”她打断他的話。

華德心滿意足地伏在枕上。他含着笑意在想那斐得睡在他床上，逃脫了那些兜捕他的人。他一边想就一边睡着了。

斐莉妲·勃侖吞看到她兒子睡着之后，却又爬了起來，走進那逃來的外客睡着的房間。有一抹月光透过窗子射到斐得·彼得躺着的床上。斐莉妲仔細望望斐得的孩子样的面孔。唉，天啊！这样年紀青青。斐得躺在那里，嘴唇虽然倔强地噘着，但呼吸很勻靜。头髮披在額上，几乎盖住了眼睛。斐莉妲·勃侖吞給他輕輕地把头髮掠到一旁。这样年紀青青，她又在想，他們已經在他的后面追赶着。可憐的孩子啊！……

几天之后，爱立希·恩特莱又带着凶訊跑到華德的車床跟前來。華德剛才看到他先到彼得·卡格曼那里，兩個人一同在对他望着。現在他走來了，走得那麼慢，絕不象他平日的樣子，華德當時就知道，沒有好事。

一件驚心動魄的新聞。兩個判處死刑的水兵，萊喜皮志和寇比司已經在科倫附近的万恩射擊場上槍斃了。

一對青年朋友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爱立希嘆了一口氣說道：

“這就完了。這可說是最後一場了！”

“不！”華德回答說，“這是開始，是序幕，如果你要這樣說。正戲還在後面；它不會教人等得太久的。”

“斐得·彼得也被逮捕了，”爱立希低聲說。

“斐得嗎？……他在什麼地方被逮捕的呢？”

“據說在勃勞希威格①。現在他在霍爾斯登廣場的未決監獄里。他們要對他提起公訴。”

“他們真在發瘋。”華德從車床上面對着車間呆呆地望着。“這是個最可靠的征候，他們快完了，革命快來了。”

“你這樣想法嗎？你真這樣想嗎？”爱立希問時，聲音有些戰栗。

“一定，”華德保證說。“完全一定！爱立希，不過我們得比以前更加團結些。”

“就我們兩個人嗎？”

“我們的人數馬上就會增多！”

有幾種晚報對於槍斃水兵事件發表了說明。海軍大將歇爾

① 德國北部地名。

曾經有力地反对了赦免。……海軍大將歇尔，这就是斯喀基尔拉克会战的勝利者！……華德想到他的父親，这一想就象刀砍、就象針刺一样地使他發痛。……^①他或者会看到这个消息，而想到他的兒子，他可能会說：这堂課也許給了他教育。……不錯，給了我决定性的教育，永远不忘，但是早已受到了，并不从这次事件才开始。……上課是决定有益的，但是如果能親自体验到，当然更有好处。

現在必須为了被害者和被囚者產生新的战士。必須要更多、更强大、更積極，这是必要的。不要灰心，还要攻击，繼續战斗，用一切手段，用一切力量，在每一点鐘。

華德想起了奧地。他好久沒有見到他了。究竟为了什么呢？他多么仇恨那个騙人的資產階級社会啊。他为了表示反抗穿上一件火紅的襯衫。他甚至怀疑欧配德博士。奧地对于这一切会怎样說法呢？……

華德决定去探訪一下这个朋友。

四

華德看到了那些破旧的小屋子，心里有点感慨，这些屋子是在一条狹窄的、有里門的小街上，互相支撐着。屋子的正面被風雨侵蝕得非常厉害。枯朽的栋梁犹如骨骼一样从一具死了的軀体里矗立出來。穿堂是那么窄，兩面的房屋是挨得那么近并且上面向前探出來，以致于巷子下面几乎暗無日光，更不用說在屋子里了。

華德走上从院子直接通到樓上的那条旧損的窄扶梯，梯上

^① 指第八章第二節華德同父親的一段談話。

有繩子代替欄杆。他聞到一陣貓的氣味，又聞到煮熟的白菜味道。奧地住得真象最窮苦的無產者。華德覺得他的老家相反地正是有點資產階級的氣味。

在一條狹長的走廊上有許多門，有一扇門上插着一張手寫的紙片，上面寫的是：“赫維·曼，寡婦。”

華德敲敲門。

“噫！這真是意想不到！”奧地把手伸出來給朋友握。“我已經聽到說你把手搞傷了。厲害嗎？我老早就想到你那里去，可是……總不得閑！”

多麼會說！華德覺得，奧地對於他這次意外的訪問絕不愉快。

“請進！到我的小房間里來！這些房間固然絕不象我們那位博士那樣講究，但是你是在一個朋友的家里。……今天是我的母親出去洗衣服的日子。她也是到一位博士家里去，一位佛賴塞博士。鬼才知道，這個人怎麼也自稱為社會主義者。……我剛想出門。你想不出來到哪兒去吧。哪兒呢？到‘菲洛拉’去。這一個月表演頭等的繩技。你奇怪嗎？這我想得到的。我現在漸漸地覺得，只有雜技才算得是藝術。慢一點！別坐這張椅子，它只有三條腿。坐這一張！現在坐下罷！”

華德坐下來。這個厨房里是比他上一次到這里來的時候更加空虛了。在碗櫥里放着用過的碟子和碗蓋。桌子上有殘肴。這兩張椅子上有一張是只有三條腿。在門框上挂着一盞煤油燈在冒煙。……

“那我就不打攪你了。”

“哪里的話！什麼叫打攪？你一起去！我們可以再搞一張票子。真是頭等腳色，幾幾乎都是柏林‘冬園’里來的。其中還

有个女的，厉害。她是个女秋千家，她能够随便耍，下边用不着网。”

華德默然望着朋友。他变得多么厉害。穿得真够漂亮。他跟这个穷苦的住处是绝不相称了。

華德把双手放在大腿上，看看他自己仅及膝盖的曼徹斯特絨褲，自己的羊毛長統袜、抗御風雨的旅行鞋。……“女的。”……“女秋千家。”……“独一无二的技術。”……

“再說你的手怎样了呢？”

“还好！謝謝！”

“我們就要走了，不然前面的就看不到了。”

他們就走。

奧地穿一件深色呢大衣，圍上一條白綢巾。这些东西華德只是偷眼瞥得的。不会吧，这是以前穿紅襯衫的奧地，現在不再了。一点影子也沒有了。華德把他的双手插在他的短上衣口袋里，心里悶悶不乐地傍着奧地走去。……“她應該負責，”他想。……“不，不是她，是秦胡遜。或者我也應該負責。甚至于很可能。”

“你还是常常到那个——那个欧配德，那个高貴的革命家那里去嗎？”

“你这样講是对不住他的，奧地。”

“我嗎！你真是个好耐性，也是个軟耳朵。我总觉得無聊，在大別墅里准备起义，在波斯地毯上醞釀革命思想，讓沒落的資產階級牽着鼻子走。……”

“这是遁辭，用來掩飾他自己的罪疚，”華德心想。

“……这一个学究的虛伪性是非常明顯的。什么都是陰謀，完全是裝腔，如果不說得更坏一点！不，我不去！我的口号永远

是：怀疑一切！怀疑是所有德行里面最革命的一个。”

“我們以前有另外一个口号，叫做：不但要認識，而且要自認，并且——躬行实践！”

“对的！对的！这还是有效的！象萊喜皮志、寇比司和斐得·彼得。絕沒有擱置不談！因为——一班政治性的賣膏藥的我已經認識了。也已經認識了那些滿口概念、格言和典故的變戲法的。这一班思想雜技家只不过是騙子，而同时是些可憐的毫無办法的家伙。我告訴你……單單在我們院子里就死了七个人，就这样死了，餓死或者冻死，或者兩样都有。这一冬还不曉得要到什么地步。……但是，如果你認為这些社会上的死亡候补員就是革命者，那你就徹底弄錯了。他們虽然不宣誓效忠于兴登堡，却宣誓效忠于秦胡遜們。他們把我看作是一个瘋子，因为我自命是一个急進派并且談革命。他們互相攻訐告密。他們互相憎恨并且最好要想互相殘殺。是些獸类，我告訴你。你要想用理智、用信念是沒有什么成就的，你最多被人家訕笑一場罢了。陀思妥也夫斯基对于这班墮落和迷失的人已經有过正确的描寫了。”

華德震撼了一下。這句話說着了。陀思妥也夫斯基，他應該負責。他就說道：“那末你大概也就要去采用陀思妥也夫斯基所提供的良藥吧，聖經？”

“笑話！”奧地叫起來。“但是这样一个住大別墅的，这样一个假裝着急進派、革命者的有錢的大紳士，決計不是良藥！你大概說我是个叛徒吧。無聊！我是一个認識是非的人。我走我自己的路。走得一点不迷惑。”

“他以前一向是个喜欢譏嘲的人，”華德在想，“一个对資產階級習慣痛恨的人，但也是个尋求真理的、熱心的、進取的人。……”

“奧地，我不想和你抬杠。的确，我們遭遇过失望的事情。但是我們因此就該对自己唾罵嗎？我們因此就該把我們的理想丟开嗎？……不，我們决不是为了來做賣膏藥的或者做狗彘而生活的！”

“就是我的話！就是我的話！”奧地叫道。“我再保證一句說：要我做一条肮髒的虫子或是做一个陰險的騙子……，你听着 我寧可跳進埃尔斯特河。”

“这也是出路，对嗎？”華德問时心里覺得痛苦。“那我寧可走欧配德博士的那条路。”

“这算是条什么路呢？”奧地嘲笑似地說。

“欧配德博士被捕了。你根本沒有理由对他有不好的想法。”

五

來了这么一天，一个偉大的希望出現了，好象是远处的一个明亮的閃电：俄國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年初，沙皇已經被人民在一場革命里面赶走了。可是当时那希望是消失得比它來到还快，因为战争还是繼續下去了。这次十月革命使这希望十分偉大地复活了。这次革命的領袖是列寧，俄國工人階級的勝利者。德意志帝國的報紙在報導俄國的事件时就肆意用卑鄙和誹謗的話來攻击。这不是最好的証明，它們已經看到了他們的死敌么？它們報導一个“赤色的政权”，一个“布尔什維克的实验”，一个“赤衛軍”。这吓唬誰呢？难道要用來吓唬德國的工人嗎？他們已經自称是“赤色的”了。在它們的每一行字里透露出震顫的恐怖。在它們的祛邪符咒里清楚看得出那些現在还在統治的階級在动搖發抖，他們看到他們的末日快來到了。一个國家的工人階

級站起來了，他們對大量的屠殺發了個嚴厲的命令：“住手！”他們趕走了戰爭罪魁而自己掌握了國家的政權。這是俄國的工人和農民，他們給全世界各民族做了一個偉大的榜樣，他們走在前面，在他們的國內戰勝了資本主義和戰爭而建立了勞動人民的統治。這是何等的事業！這是何等偉大的開始！……

華德受傷的手還絕沒有痊愈，但是他不能也不願久居家中；他不由自主地要回工廠，回到同事和朋友那里。他一直在逼着醫生，同意他回廠。

華德在清早郊区車中注意觀察每個人的臉。他覺得這許多天天走這條路進廠的人似乎不再象以前那麼遲鈍、麻木而毫無希望了。他覺得大多數工人的臉色清醒了些、有光彩了些；有時候他還有一種感覺，就是好象他們暗中在互相點頭，似乎在互相証實說，時候快到了。

“不錯！就是這樣！”當他在車間里站在他的朋友和同事中間的時候，他心里在歡呼着。那些最疲勞、最憤懣的人現在活躍了；他們從這個工作地方跑到那個工作地方，到處在交換着新聞。這車間等於是個攪動了的螞蟻窠。華德東聽一點、西聽一點談話的片段。他總是聽到“革命”和“和平”的字眼。那個上了年紀、相當肥滿的車工休伯納——他管理着一部大的輪旋機——他在幾個月前已經同華德和愛立希·恩特萊談過列寧，那時還是偷偷地，抱着很明顯的恐怖，現在毫無顧忌地在同幾個同事講到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在講到革命的反對黨在瑞士召開的國際會議，德國的反對黨人士也有前往參加的。休伯納並不宣傳鼓動，但是如果有人問他什麼，他就樂於答復。華德對於這位老車工的知識非常驚異，也驚異他的消息靈通。

可是在工廠里也有另一種人，他們提高了嗓子在嚷；如象工

会的心腹人佛立克司·佛朗村。他走来走去在对布尔什维克尽情諷嘲。他狗叫似地喊道：“列寧是社会主义者嗎？可笑！这是那班丢炸彈和殺死沙皇的恐怖主义者的領袖。……一个社会主义者丢炸彈嗎？这些人对于組織是一無所知的。他們就是要把任何种类的組織破坏。我們根本可以想象得出來，这会搞到什么地步。”

他在另一个地方惡狠狠地向着几个同事叫道：“什么，和平？那些布尔什维克分子要和平嗎？統統是欺騙。他們根本三天都支持不了。下星期俄國的情形就会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的。暫時当然还是在混乱的状态。”

華德和爰立希·恩特萊悄悄走回到休伯納的輪旋机旁边。他們不敢走得太近，因为技师就在附近。休伯納一边望望那正在旋轉着的工件，一边在同另外两个車工談話。这两个青年听不清他在說些什么，但是他們注意地望着他。

華德用肘子推推朋友說：“你瞧，他样子变得多厉害！簡直是又驕傲又幸运。”

“他笑得多痛快！”爰立希奇怪地說。“你以前看見过休伯納笑嗎？”

“他也一点沒有害怕的样子了，”華德觉得。

“現在他用不着再害怕了，”爰立希說。

華德問奈立希，是不是他也觉到了厂里的不安定以及他对这种不安定怎样解釋。

奈立希撫着他的尖鬚鬚沉思地說道：“已經这样活躍了好久了！但可能俄國人也帮了忙。……对啊，就会这样的。”

華德又跑到彼得那里。他不但想去問候他，还想去同他和解一下。他老早就引为遺憾，把他这样不客气地唐突了，并且对

他發了火。現在他要前去修好。

“你好，彼得！”

“你也好！你休假了好久。这倒不能怪你。这手究竟怎样了呢？給我瞧瞧。”

華德望着这朋友微笑，这朋友問候他，好象兩人之間向來沒有發生过嫌隙。

“好大的裂口。……哪，完全好了嗎？”

“还没有十分完全好，但已經行了。这里，这中間兩只指头还不能很随意活动。……那末你好嗎？”

“总是老样。”

“你……工作得……很多嗎？”

“工作？哦，不錯，每天工作！你問我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指另外一件工作，指你做詩。”

彼得不安地微笑着。

“你問这个嗎？”

“我为什么不能問呢？”

“哦，我不过这样想。不錯，我工作得很多。就是因为我还沒有放弃这个希望，想要寫一点成功的作品。……你呢？”

“我嗎？……我是时常到約翰書院圖書館去。……那里非常好。有大量的書籍可以选讀。但我也时常只是在街上走走，在市立公園里和埃爾斯特湖濱坐坐，就是这么回事。我現在很可惜，消遣了这許多时光。”

“算了罢，消遣有时候也是很美的。我真想消遣几个星期，好好地消遣一下。”

“听着，彼得，我想問你一点事。……厂里現在有一种可喜的不安定，对嗎？”

“寒冷和飢餓跟战局。我們現在是到了山窮水尽的时候了。”

“我們是誰？”

“噢，我們是德國人呀。”

“你的意思是說那班挑起战争的人吧？”

“我們可惜也牽連進去了。”

“不錯，如果我們不教战争結束。”

“唉，你这样想嗎？”彼得驚异地望着這年紀比較青的人。
“革命嗎？我的好朋友，你知道這是什麼嗎？這是一場新的战争——在國內的战争。”

“那末怎样呢？難道你認為我們因此要避免革命嗎？還是你把革命看做坏事呢？”

“我想，血已經流得够了。或者——沒有革命也行了。战争已經是一種替代革命的東西。”

“這我決計不相信！”

“一次真正干革命的人必須是具有新的生活道德的人。這種人現在還太少。革命而沒有道德不過是叛亂。革命的力量不在嗓子裏、不在胃裏，也不在拳頭裏，而是在頭腦裏和人的胸襟裏。”

“社會情況變更了會創造出一種新的生活道德來。”

“哦，你知道，無中不會生有。……但是——我想問問你，高興不高興听听我最近做的詩？你會看到，這個時代所震蕩我們的東西都在裡面！”

六

車工埃·休伯納在工廠食堂裏站在椅子上做了一段演說。柏林的軍火工人已經在罷工。他又大胆地說道，德國的軍事情

况是悲慘的，最后决定性的失敗已經是可以望得見的了。为了
避免無益的流血并且使战争早日結束，所以柏林的工人罢工了。
这罢工必須發展到全德國，否則柏林的同事們孤立起來便不能
达到他們的目的。

休伯納最后說道：“同事們，明天就罢工！”

這句話把所有的头腦都鼓舞了起來。工人們在車床前互相
交头接耳地喊喊喳喳起來，因为技师們在向总管理处通电话。工
人和職員們离开了他們的寫字台和圖画板，紛紛扒在办公室的
窗口；他們一半好奇，一半恐懼地向工厂院子里望着，好象随时
都可以在他們的窗前看得到革命的爆發。

華德向一組一組的工人那里跑去。他必須控制自己，不讓
自己由于过分快乐而脫口高呼起來。他对于每一个表示反对罢
工或只是表示顧慮的人都报以輕蔑的怒視。

老奈立希同他开玩笑。“你跟这件事一点沒有关系。如果
我們罢工，学徒还是要干活的！”

“您这样看法嗎！我們会在这里破坏罢工，对嗎？不，决不，
我們一同罢工！”隔了一会他又說道：“奈立希，我覺得您真是个
太好的社会民主党員！唉，天啊，天啊！我只有奇怪！”

老奈立希就大笑起來。

廁所附近挤着許多人。那里牆上貼着些傳單。在一个比較
年老的工人憤憤地把它撕掉之前，爱立希·恩特萊曾看到过一
張。“上面寫着‘全体軍火工人罢工！’，”他對華德說，同时他的
眼睛激动地向这边望望、那边望望。在他周圍便聚攏了一圈人。
他只得再說一遍道：“柏林工人在罢工！的确，上面寫着！”

“那末下面是誰署的名呢？”一个鉋工問。

“底下署名的是‘反对党’！”

“喔，喔，反对党嗎？这大胆的人的姓名倒特别。”

其后不久就有五个穿長大衣、戴硬呢帽的男子由总技师寶納帶領着到工厂里來。他們向車間里望了一眼就走進技师室里去。

“当心！牛來啦！”

这个警告从一台車床傳到另一台。技师馬蒂遜急急忙忙地在一行行的車床中間走着，把兩只臂膀一起一落地揮动着，似乎他想用这种不开口的动作表示說：“你們瞧，現在你們碰到了！我沒有办法！我沒有办法！”他好象是一只伤了翅膀的鳥，在車床的行列里飛扑着。

埃·休伯納也看到了他，他就开始收拾工具。他只点了点头。那激动的、气也喘不过來的技师向他不停地講了一大篇話。休伯納不慌不忙随着他走進技师室里去。

一个文書送來了这个車工的衣服。他就在技师室里換了衣服，把他的工裝卷了起來，夾在臂膀底下。

几个刑事官吏就把逮捕者夾在中間，离开了工厂。……当他們匆匆穿过院子走進另一車間的时候，休伯納向華德和其他学徒們点了一点头。

許多車床上面的联动機構就憂憂地响起來。冲床在砰砰地捶着，金屬在旋床上飛濺着，砥石上發出尖銳的嗞嗞声响徹了廣大的車間。

七

柏林的工人成千成万地在罢工。漢堡的留塞兄弟裝配厂里在第二天早晨少了三个工人，兩個車工和一个鍛工。此外还少了一个学徒，華德·勃侖吞。

那三个工人听到了他们工厂里关于罢工的情形之后，其中就有两个教他们的妻子到疾病互助会去领疾病证明书。就在这天上午，这两张证明书已经递进了总管理处。

华德象瘫痪了一样，他胸中燃烧着怒气和羞耻。“我不去了，”他自己咬牙切齿说。“我也不去领疾病证明书。我不说谎，以后也不否认我的行动。他们尽管开除我好了。不管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等候到第二天。没有发生什么。柏林在罢工，这已确定了。但是漢堡还在工作着。只有造船厂的若干部门里的工人丢下了工作；大多数工人还是和往常一样，在晨光曦微中匆匆经过包姆华尔和密勒门，经过自由港桥，走到易北河隧道，走到各个渡口。

华德站在斯丁坊，观看那黑黢黢的不断的行列，看那不声不响象货品一样的人们成堆的消失在易北河隧道的大升降机里，看那些渡轮满载着人横贯河面而去，还有那些小汽船，里面挤满了码头工人，在沿着码头航行。真是，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的天啊，他是多么孤单。我们是多么孤单啊。……

另一天他去做工了。

“怎么啦？”技师马蒂逊眼睛还在注视着他的拍纸簿。“还在生病吗？”

“我是罢工的！”

技师马蒂逊并不抬起头来；他从下面望着这青年。“你是想说，你的受伤的手罢工吧？”

“不，不是我的手，‘我’罢工了。”

技师站了起来，在纸张里面乱翻，嘴里不安地而且显然是没

有办法地在喃喃自語。

他后来高声喊道：“如果你的手还觉得疼痛，你就得要……。你就得要当心一点。”随后更高声一点喊道：“现在走到你位置上去罢！”

八

经过了若干日和若干星期。春季的前驱者，比较和暖的风雨来了，把街头的积雪刮掉，把积污涤除。但是冻僵了的心并不融化。而头脑里的尘埃还是牢牢地结着。又不断有人到華德旋床前面来看他。彼得不是把自己的诗，就是把莎士比亚或伏尔泰^①作品里面的，而近来也把易卜生^②作品里面的东西向他朗诵起来。

现在，華德耐心听着，但时常想道：“这些大学者、大艺术家、诗人和幸福的预告者难道都是白白地生活了吗？他们的思想不是白费了吗，他们的人文主义的学说不是白传了吗，他们瑰丽的艺术作品不是白写了么？这世界到沉沦的时候了！在这世界里的人类一切道德都能背道而驰，一切发现和发明都能滥用来互相毁灭，理智能加以讥嘲，真理能加以伤害！”

他在旋床前面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他又要向那许多在各人的车床前面憔悴了的男子们望一望，望到那善良而一向怀疑的奈立希，那乐于助人的佛利司纳，望到那据说夫妇不睦，时常喝醉酒，但还是非常规矩的車工華根希拉格，望到艾特斯，哈根，赫姆斯，齐默曼，烏立希，——他的血就升到脸上来。他真想，站

① 伏尔泰(Voltaire, 一六九四——一七七八), 法国作家。

② 易卜生(Ibsen, 一八二八——一九〇六), 挪威剧作家。

过去高声叫喊，要喊得大家，連最远的一个人人都听得到：“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們是多么大的一种力量，我們人民！是不可克服的！有創造性的而且强大的。你們看看，俄國的工人们怎样做法！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的力量，那我們就能掌握我們的命运！我們只要認識它，我們就能行动，使得社会的面貌很快就轉变过来！我們有什么損失呢？但是我們的收穫却是一切——一个富有意义的生活和人的幸福！”不錯，他真想这样說，憑着他全副的热忱，憑着他全副的心力。……唉！——他們可能对他嘲笑，对他說道：“你們瞧！他被我們詩人的幻想傳染了！”他們願意听謊話，听这个大騙子；他們对真理感覺無聊。“真理啊！真理！”奈立希新近曾經这样譏嘲过并且附帶說道：“不去惹它！是比較好些！”——等到華德激怒了喊道：“那末永远讓謊話統治嗎？”奈立希的老臉上露出一種寬容的微笑來，他輕輕地，輕得好象在講一句秘密的話，耳語道：“噤！這真理會來的，你和我以至于大家都沒有法子改变它！”

他們就是这样。他們什么也不相信。不相信自己，不相信真理。如果有一个人从他們中間被拉开和拖走，他們就把头低下來，不去看它。如果有人喊團結，他們就裝聾。如果要他們發言，他們就裝啞。不錯，他們就是这样！唉……！

第十一章

一九一八年復活節來得很早；那時才是三月，但是空氣里已經充滿了春日的情調。太陽已經在依尔梅腦河畔的那些古老的貴族屋宇的紅色頂瓦上面閃耀出一種夏季的光彩。城市[◎]前面

剛透出初綠的草地上空有一对老鷹在繞着圈子飛翔。

已經是復活節，而春天快到了。也象它的報信者一樣，有一群喜歡彩色的、歌唱的青年人從車站穿過了律茵堡的蜿蜒窄巷，涌進了那些客棧，又因為城里的住處不夠，就靠近石灰山搭起篷帳來，在山坡上相當茂密的叢林里建起一個歡樂的營地來，直接在市民住宅的窗子前面，這些市民躲在他們的窗帷後面，驚异地觀望着，但對於這種活動並不特別感覺興趣。

德國北部參加各種團體的青年在這裡舉行一次會師；“候鳥”、“漫遊青年”、“行會弟兄”、“浪遊學生”、“童子章”等團體，總之，都是些青年男女。他們從佛里斯蘭和提特馬什①的沿海地帶來，從三個商業同盟城市中來，從鄂爾敦堡和漢諾威兩地區的城市里來——是一群意志堅強的、活潑的、對時事不顧一切抱着對立態度的小群眾。在這些人裡面，有不受法律保障的工人青年的小組，他們企圖在這個浪漫氣味的會師的陰影下，把他們分散而等於沒有領導的部分建立起相互之間的了解和聯繫，這有誰會注意到呢？

古老而鐘樓崔嵬的聖·尼可來教堂裡面在舉行着青年祈禱。華德·勃侖吞和愛立希·恩特萊完全由於好奇心也來參加，他們在側堂里找到了座位，斜對着講壇。他們偷眼望望那許多穿着春季彩色衣服的青年人坐在这高得悶人的、象修道院一樣單調而陰冷的四壁中間。華德時常感到這位友人在暗暗推他，低聲教他注意看東看西。這一次的做禮拜，不獨對於那個瘦削的、

① 這是指依爾梅腦河畔的律茵堡，是漢諾威州的城名，瀕河多古老的建築物。

② 均德國北海濱地名。

尖鼻子的爱立希·恩特莱，对于他们两个青年说来都是一次真正的探险行为。

華德又一次被友人的肘子撞了一撞。“你——看到那个穿绿丝绒衣裳的女孩子吗？梳童式头的。……我的天，你往哪里看？差不多在中間，在那……三、四、第六排，看见她吗？”

“看见啦！”華德低声說。真的，这种髮式他以前只在藝術廳里看到过，在古代意大利或法國画师的作品上。

“去年夏天有一个人就为了她被槍斃了。”

“什——么？”

“噤！”爱立希挨近華德耳朵边。“千万要輕！我們不能教人注意。她住在我那条街上；如果她看到我，那就完了。”——“什么完了？”華德低声問。——“哦，她知道，我是不在青年团体里面的。”——“喔，这样！”——“这件事是真的。我認得那个男子。他是自由德國青年①里面的，是軍官。”——“哦，那末？他为什么被槍斃呢？”——“他爱上了她！”

華德掩住了嘴噗嗤一笑。

“噤！”

“你在說笑話吧？”——“你在这样想。是件悲慘的故事。不是笑話！他被槍斃了，虽然他是軍官，一向在前綫而且很勇敢。他参加过凡尔登②战役和……”——“那末他为什么被槍斃呢？”——“他大概是在假期中認識她的。她和她母親住在一

① 是若干漫游的青年团体如候鳥等于一九一三年在迈斯納山結合而成的組織；大战后解散。

② 法國要塞，在一九一六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軍在此有牺牲重大的血战。

起。……她的父親——不錯，以前是當船長的，早就淹死或是怎樣地死于非命了。據別人講，這軍官還是初次談戀愛。等到假期滿了……。”

風琴開始鳴奏。

愛立希不講話。

華德勉強忍住笑，望望他的朋友又望望那個梳童式頭的。他覺得愛立希好笑。愛立希可是因為華德不把他的話當作一回事，着實生氣了。……

華德在聽講道的时候可以隨意向那女孩子注視，不被人注意，因為她就坐在講壇前面他的視野中。她正在青春時代。……蒼白而嬌嫩。……她可能真是卷進了一個悲劇里去。……但是決計不會象愛立希所講的有軍官為了一個少女就被槍斃。沒有道理！她不會是間諜，否則她不可能自由亂跑的。一個船長的女兒。……

大家低著頭禱告。華德看到了她雪白的頸項。……

牧師已經離開了講壇，最後一段詩句已經唱過了；風琴聲還在作一次吼鳴。……

做禮拜的人都站起來，離開座位。

和藹的復活節的太陽把它的光芒射到從灰色的大門里涌出來的許多生命上。

華德在擁擠的時候把愛立希失落了，卻注意盯住了那黑褐色的童式頭。他要把她仔細看一下。

他在出口處站住了。她擠在一群青年男女的中間打他前面走過。他尽可能不教人注意地向她注視着。但是她似乎已經覺得了他的目光，向他打量地，但同時又——如華德所感到的——高傲而嚴峻地盯了一眼，逼得他把眼睛低下來。

直等她走到外面，他才抬起眼來。她沒有穿絲絨長衣，只穿一件深綠色的絲絨短甲克，還穿一件有花的、淺綠的裙子，他覺得這裙子對於一位愛好自然的女子說來是太長了些。

二

有人在講些不痛快的話。這個有利的機會，可以用來不被人家注意地和別的地下組織的同志們互相結識，這個機會應該利用而不應該浪費時間到教堂里去或做類似的鬼混。

任務分配了。應該討論的問題確定了。最大的警惕被人喚起了，原來歐配德博士在星期六早晨被判了三年徒刑。警察注意到了青年工人們的地下工作。預料還有人將被逮捕。

華德注意愛立希，不讓他走脫。他在動身之前，向他私語道：“你還沒有把那段故事的結局講給我聽呢！”

“什麼？哪一段故事？”

“哦，就是關於那個為了女孩子而槍斃的男子。”

“你這個傢伙！我以後講給你聽。現在要到依爾梅腦河邊去找不來梅來的人。”

“我同去，你在一路上講給我聽。”

這幾天復活節對這個小城市說來確是復活的日子。它幾乎是年青了。一切艱難困苦都脫離了它，一個比較美好、幸運的生活似乎開始——遠離了戰爭和戰爭的恐怖。好像那可怕的戰爭早已過去了。不錯，好像是絕沒有發生過戰爭。歌唱的人群在那些古老的、夢幻中似的小巷里穿行着。青年男女們麤集在那些廣場上，他們隨着弦樂跳農民舞，孩子樣地和小孩子們在圈子裏玩耍。

大家似乎都忘了有战事。忘了在遥远的战场上每小时、每分钟都有父兄们死亡。……

“槍斃了！槍斃了！其实还没有证实他确是槍斃了，但可能是事实。我偶然在街头看到过他，但只看见他穿着軍服。一个能干的小子，这你会相信我的。自由德國青年，正式的候鳥。我当然只能告诉你我所听到的話，而且这些話——好罢。据说他是经过了临时畢業考試，便从学校里应召參軍的。我想他可能是志願报名的。人家說他在前綫总是爭先，他升了少尉、中尉，但是一次伤也没有受过。在八月里……不錯，是在八月里，他請假回來。我初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經認識她了。瘦長，晒得焦褐，好象是避暑回來的一樣。身上挂着綬帶和獎章。你可以想得到，是我們这条街上的英雄人物。他和誰招呼，这人便覺得光榮。我想，他是在自由德國青年的任何一個小組里認識她的。这一点根本無关緊要。我們看見这兩人一天到晚就在一起。他們每天晚上不是進戲院就是去听音乐会。首先是沒有人嫉妒他們。絕對沒有！可是他的假期滿了，而他——他就不回前綫去；大概他不想再去冒槍林彈雨，不想再英勇牺牲了，他开小差。你想想，一个軍官，出身在体面的家庭，父親大概是个什么總經理，这兒子是个煊赫一时的英雄，一下子就不想再干了！据说有人在他的房間角落里找出了他的卷成一团的軍服。还有勳章和獎章。他是穿着便服逃走的。因此这件事轟动了一时，大家議論紛紛起來，并且引起了公憤，鬧得滿城風雨。”

“但是——这女的也可能不知道他的企圖吧？”

“誰知道呢？也許不知道，但是——公开講——不很可能。总之那些附近的鄰居們是不相信她不知道的。如果这勞倫絲要

从家里出来，她准要挨大家的打。”

“她叫劳伦丝吗？”

“是的，露德·劳伦丝。我很奇怪，她敢走到这里来。”

“那末他呢？他在什么地方抓到的呢？”

“在她那里，说得准确一点：和她在一起。他们互相幽会，可能不够小心。有一天被人逮到了。他被提到了军事法庭，——从此就没有再听到他什么消息；据人家保证说，他是枪斃了。那末——你怎么想法？——那不幸的父母怎样呢？父亲公开宣布和他儿子脱离关系，母亲穿着丧服。……好，现在你都知道了，至少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了。”

三

華德又站在車間里的車床前面，他想到律芮堡的那几天复活節猶象夢境一样。他觉得这部机器还没有过这样地冰冷和可惡。什么都不称手。沒有一手操作順利。这時間，尤其是上午的時間，好象不肯向前走。

彼得走來問律芮堡的情形。華德已經想說出一个空洞的答复，但是在快要說出口的时候，又把这句话咽了下去，他自己决定要不要講一講那段恋爱悲剧。这無論如何是我們今天的一件悲剧，并不比一个弗朗采絲·达·莉蜜妮的或者罗米欧和朱丽叶①的悲剧少感动人一点。真的，他就把他所听到的講給了朋友听。

彼得靜靜地听着，但是听得越来越起勁。听到末了他用油

① 前一人見但丁神曲地獄篇，已見前注；后兩人是莎士比亞同名戲劇中的人物。

污的手擦了擦眼睛和額角，嘖咕了一声“豈有此理！”随后他又望着華德，好象还在等着他講下去。可是等到華德說：“講完了”，他又喊道：“豈有此理！……現在你看到，这生活是比較最大的詩人更富于幻想。你說，她叫露德嗎？你知道她的姓嗎？”——“你要知道它干什么？”——“为要認識認識她。或者可以幫幫她的忙。”——“我的天！还有这种事！”華德就說說道：“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可惜！真可惜！”

彼得呆着在出神，他迷迷糊糊不断撫着華德車床上的皮帶。“你說得不錯，这真是一段悲劇。……你說，你看到了她嗎？她美麗嗎？她的眼睛是什么顏色？”——“我不知道。她顏色蒼白。而且驕傲，我覺得她。……眼睛嗎？你要曉得，我根本沒有注意到这一点。”

那些學徒們穿着木屐在車間里跑，他們劈拍劈拍的声音混雜在正午放鳴的汽笛声里。

“快跑！快跑！”他們向着華德喊。“今天有米飯！”

“你們跑好啦，”他想，“我不跑；你們总是吃不到米飯的。”他的面包已經吃完了，但是一点也不高兴跑到文登街民众食堂去。寧可餓到放工。他想走到彼得那里去，但是看到他正靠着工具櫃子在寫东西，他就不去了。那人一定在寫那段恋爱悲劇了。

華德蹲在車床前面打瞌睡。

……他想去認識她。倒不錯。我也想。如果她不得不象一个受迫害的人那样生活着，那她一定孤單，可能是如此。……如果彼得的詩寫得好，一定得寄給她，使得她看到不是大家都在譴責她，也有人對她的不幸表示同情。这也許能安慰她。……只

要她不是那么高傲得瞧不起人。……

那群穿木屐的人又随着汽笛声从厂門里進來，赶得热热的，吃得又饱又痛快。今天确是有米粥吃，加糖和香料。描繪这高度享受的响亮而誇大的談話声嘈雜地从一台台車床上傳过來。華德更感觉到他胃里的空虛，但是并不后悔他沒有去吃。懊惱和躊躇，还有一种怠惰的疲憊，交加在他的一身。

四

第二天他出門去找爱立希·恩特萊。他拐進隆恩街，走進第一家屋子，对住戶的姓名牌上望一望。然后再看第二家。第三家。爱立希住在——他知道得清楚——第十七家。他在第九家屋子門口向街上望望。对面大概有五十家屋子。他不敢到一家店鋪里去問一問，勞倫絲住在哪里。他也不能問爱立希。……他到了第二家屋子門口灰心了。我的天，找到了她住的屋子怎样呢？真是，又怎样呢？

他回过身去，在十七号屋子里走上三層樓。“葛特斐·恩特萊，成衣师。”爱立希的母親，一个瘦得象麥秆的妇人，開門讓他進去。爱立希好象是和她一个模子里刻出來的；同样的尖鼻子，同样的淺灰色小眼睛。

爱立希沒有在家。恩特萊太太說，他星期三通常不在家，要很晚才回來。

啊不錯！華德这时想起，有小組晚会，他就推說，想來接他去。

“但是現在已經过九点了！”恩特萊太太回答說。“他在一小时之前就出去了。”華德考慮了一下，是不是可以向她問一問地址。

他还要往下找嗎？他已經來了。他找到了這屋子又怎樣呢？他自己也不知道，找到了應該怎麼辦。哦，他不過是想給她送彼得的詩。但是現在還不能送，他根本還不曉得，那位朋友究竟寫了詩沒有。……

且慢！——警察一定知道，勞倫絲家住在哪裏。他已經在向著附近的派出所走去。不，這也不行。他這個念頭真是要不得！勞倫絲家出了這件事，警察方面一定都知道的。猜想起來，她們甚至於可能被監視了。那他跑去可能生出麻煩來。……

可是有地名簿。天啊！——這最簡單的事情他沒有想到。當然，查地名簿！

他在郵局里毫不費力地找到了：馬蒂德·勞倫絲，寡婦，隆恩街四十四號之二。

現在他站到了上面塑有石膏花紋的第四十四號住宅門口。她住在二層樓靠左。如果這女孩子現在突然走出門來，看見他，怎麼辦呢？她還能認出他來嗎？……他走到屋子的對面去。凡是應該屬於這個住所的窗子沒有一扇露出燈光；大概沒有人在家。

街道上幾乎闕無人迹。華德還是凝視著屋子的入口處和前面有廣大的石頭陽台上的、垂著帷幕的窗子。只要知道她是不是在家就好辦了。她或者已經睡了。她也可能出去探望親眷了。或者她也只敢很晚，在深夜中回家吧。……

華德就決定等候。

他等了一點鐘又是一點鐘。……

有時候有人在街上走過，偶然也有成對的；他們消失在這一家和那一家屋子裏面。在若干窗子後面燈光亮起來，隨後又熄滅。最後整條街上都是黑黢黢的了。時間大概已經過了半

夜。

華德走了，可是走得很慢，因为她还有来的可能。

他在隆恩街上緩步走去，注意每一个声息，看到有人在向着他走来。他那双习惯在黑暗中看东西的眼睛認出了爱立希。不错，他的母親說得对，他真是很晚才回家。但是他不想和他見面，現在不想。華德赶快就走進隔壁的樓梯間里去。

他透了一口气，听得脚步声已經沒有了。

他又悄悄走到外面去。

街上一个人沒有。

他就匆匆順着隆恩街走去。电車早已停了；他不得不徒步走这一段到北聖·包利去的漫長的路。

五

早晨，母親勃侖吞走到她兒子床前來喚醒他，她立刻看出，他發着高热；他汗湿的臉上有消耗热的斑点。

“孩子，你怎么啦？你病了嗎？”

是的，病得要死，他覺得自己又虛弱又痛苦。

“这是由于你在深夜还在街上跑的緣故，”她恨恨地說。“你昨天究竟上哪兒去啦？我根本沒有听到你回家。一定很晚了。”

華德对于这些譴責的話并不答复，把眼睛閉着。

他醒來的时候，看見母親旁边还有一个陌生男子，在按他的脉。“那末我是病了，”他想，“可能病得很厉害。”那很好，他心里高兴。他又把眼睛閉上，立刻又睡着了。

在医生又把孩子的手放到被窩里，鄭重其事地又把他的夾鼻眼鏡架好之后，勃侖吞太太問道：“大夫先生，这病厉害嗎？”

“唔，唔——不怎么样厉害。暂时只是重感冒。但可能引起肺

炎。……把他盖得暖暖的。当然不能让他起来。您给他喝些菩提花茶，越热越好，此外每天吃三次药片，我马上就开。此外，大自然母亲会对他帮帮忙的，对于这样一个小孩子她一定会这样做的。”

第十二章

一

尽管那些报纸在四五月之间天天在它们的报道里面夸大其词，说什么：英国人在康伯来①的阵线已被突破啦！——有决定性的高地已被攻占啦！——杀敌几万几万、俘敌几万几万啦！——敌人全线在总退却中啦！——尽管不断地登载某些人的姓名，对于德国人听来悦耳的、能够唤起信心的姓名，象什么封·培劳将军啦、封·马费茨将军啦、封·胡特将军啦、封·毕恩将军啦，——可是突然间，所有的报纸都阒寂无声起来。关于胜利的消息只字没有。没有什么改变。战报上总是登着大家都知道的、简略得很的：西线没有新闻！

如果陆军总部也要对于祖国的状况和民情报道一点，它的报告也准会说道：国内没有新闻吧！但是同时恰巧天天有新闻。大家在互相传说，潜水艇被毁的数目比较建造起来的数目天天在增加。另外一个新闻是，在美国征召和训练的、又吃得饱又康健的兵在法国出现得越来越多了。

此外是生活必需品问题，尽管死的死，苦的苦，还是一切问

① 法国地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初次用坦克车的地方，在一九一八年中，有三月和十月两次会战。

題中最重要的一个，这問題制造了多少謠言！据说从烏克蘭和羅馬尼亞运到德國來了大量的猪油和白塔油，但是这些东西剛剛到达德國國土，已經变为給窮人吃的蘿卜糖醬了。最重要的新聞不登在報紙上。看不到关于飢餓，关于西班牙瘟疫的消息，更不用提关于自殺的新聞了。

但是事实有它們本身的分量。飢餓的人具有叛乱的思想。那班变成了不顧一切的人失掉了忍耐性。而緊挨着絕望在后面等着的便是拚命。执政当局并不畏懼那班小民，但对于工厂工人結合起來的群众却具有戒心。所以對於他們，尤其是对軍火工人，时常丟給一点香餌，象額外配給的猪油和食粮，所謂“兴登堡捐贈物資”。收到这些物資的人也不去問这些生活必需品是从哪里得來的。那些知道的人对于这些事情也不去多加思索。只覺得自己的飢餓难受。还有一班不把自己算作吃了敗仗的人，他們說道，那些战敗的民族所受的苦难还要大呢。

勃侖吞一家在这患难期間的生活是比無数別的人要好些。華德是兴登堡捐贈物資的享受者之一。父親勃侖吞常托請假的兵士帶來些軍用面包和罐頭食物。还有駐在屠宰場附近的兵士偶然要拿些偷來的肉換取雪茄烟和烟叶。他們在店鋪中講妥了之后，必須到隔壁房間去脫下衣服，因為他們把肉藏在貼身。他們并不覺得难受，而洗身子的水并不缺乏。

華德在去年就一再到鄉下去買粮食。他并不是空手去的，他帶給他們非常乐于交換的烟类，在克服了这—个飢餓的冬天之后，大家所有的馬鈴薯存貨又都完了，母親勃侖吞就逼着他再到鄉下去采購，她說別人也是这样做的。

二

关于星期天这一趟为了听从母親的意旨而到梅克倫堡鄉下去采購的行程，如果華德沒有經歷到下面这件事情，那就没有什么可报道的，这件事情虽然是一开端就完結，但在他年青的心灵里却留下了强烈和持久的印象。

他是搭一趟尋常采購的列車去的，到畢兴換了小火車，在西本艾兴的小站下車。他选了一个和其他的人絕不相同的方向。他不怕買不到什么，因为在他的背囊里有的是吸用的和咀嚼的烟草。

他很快換到了一百磅馬鈴薯，此外还搞了半磅白塔油和小条鄉下肝臘腸。

“沒有！”那老農人曾經不客气地噉咕了一声。“沒有，我們沒有馬鈴薯了！”

華德不說話，探手到背囊里，指指他那奇貨：真正的諾特豪森^①烟草，战前的貨色。

農民甚至用車子給他把馬鈴薯推到了車站，華德在正午时光已經在归途上了。

搭坐下午和夜晚的列車是有性命危險的。那些采購的人有的坐在車門前的踏板上和兩節車接头的緩冲器上，他們也有坐在車頂上的，因此有人就在这趟路上牺牲了性命。而華德甚至还找到了座位。

在这節車里坐的只是妇人。有一个不断在啼哭，在嗚咽着，躊躇着。这妇人年紀还青。她有一头栗壳色的头髮，在后頂上

① 德國哈茲山南麓城名。

打着一个异样的髻。她的那双大大的眼睛也是栗壳色，虽然满眶眼泪，却还是明莹净洁。

華德渐渐对于她的不幸得到了一个概梗。她是乘車到了梅克倫堡鄉下。把她那件相当好的襯衣和一双差不多是新的鞋子很快就換到了馬鈴薯和猪肉。等到她費了許多勁把这些东西拖到了路易乐斯車站之后，这里的憲兵把她的东西都扣留了去。她在候車室里过了一夜。她現在坐車回去，她的东西和馬鈴薯和猪肉都沒有了。她家里还有她的三歲女兒，寄在鄰妇那里。

“这狗屁的战争！”一个妇人說，“什么事都得怪它！为了找一点吃的，就得把所有剩下的一点东西都給农民！”

“还有那些憲兵，”另一个妇人插口說。“真是强盜帮。他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飢餓。”

“您的丈夫在哪兒呢？”有人詢問这位啼哭的妇人。

她还來不及回答，另一个妇人已經回答了。

“唉，还会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們的丈夫所在的地方。他們得去保衛宝貴的祖國。哦，我有时候真是生了大气。”

“我的丈夫在一年前已經被俘了。”

“那您得高兴，那他至少还能回家。”

華德看看他鼓起的馬鈴薯袋。一半暂时也够了——他在想；他可以下星期天再來一趟。他就決定，从他的馬鈴薯里面分五十磅給这个不幸的妇人。

但是他應該怎样向她說呢？直接請她分一半去是不行的。也不必讓其他的妇人听到。那末，这需要等待一个適當的机会了。

那些婦人們还在談些战争和她們丈夫的事情。有一个說，今年夏天这战事一定要結束了，因为沒有人对此再有兴趣了，就

是英國的國王最近也曾公開聲明過，他願望和平。——“但願我們這方面的人願望和平就行了，”另一個婦人說。——“大家都願望和平，”有人回答她，“因為不能夠再拖下去了！”——“況且您只要想一想，”又有另一個婦人說，“有多少美好的生活必需品被潛水艇打沉了。這不可怕嗎？”——“喔，這倒不壞！為什麼我們該挨餓呢？該教對方的人挨餓得比我們還要厲害，那他們結果可能就要屈服了！”——“不錯，有人想，俄國人已經革命並且講和了，那戰爭也快結束了，但还是在打下去！另一班人太不懂道理了！他們腦筋里总是存着要打贏的念頭！”——“沒有哪一方面會贏，我告訴您！您注意好，总有一天會突然結束，同時一切還是照舊！”——“這戰事延長的主要責任是應該美國人負的，他們仗着他們的金圓在亂搞！”——“還仗着他們的兵，我的丈夫在信上說，越來越多！”——“他們怎麼會渡過海洋的？我真不明白！”

華德坐在那里，默默地听她們談天。坐在他對面的少婦也不說話，但總還有淚珠從她頰上流下來。她有幾次望望華德，大概是因為他動也不動在注視着她出神的緣故。

三

她在柏林門車站下車。華德本來準備到坦姆門下車，但是他跟她下來了。他一出車站的柵欄便喊道：“喂，太太！是的，您！對不起，請您過來！”

她又驚訝又猶豫地走來。

“您不是把您的馬鈴薯……。我……。請您不要誤會……。我想把我的馬鈴薯分一半給您。我們家里暫時有五十磅也就夠了。這樣您家里至少有一點馬鈴薯了。……”

不，她現在不哭了；她的臉上只是驚訝。她的明瑩的棕色眼睛笑起來。“您當真願意這樣做嗎？”華德對於她臉上這種還不相信而却是高興的表情好笑了。“當真，當真，我在火車上已經決定了。您儘管拿好啦。您住得還遠嗎？”

“啊，不遠！一點也不遠！就在這條卜格斐特街上！”

她住着一個小而精緻的樓下住所。華德看到住所門上寫着：“愛·迭遜”。他被請進了起居室。清潔，一切都象是新的。淺色油漆家具，一只餐具櫃子，一只橢圓桌子鋪着有花邊的桌布，靠窗放着一張靠椅。窗前，在窗帷外面，放着花盆。

她讓他一個人在屋子里。他聽到厨房里在放水。他就站起來想告辭。但是廚房門鎖着。他敲敲門，想向她告辭。她從里面喊道：“待在外面，我在洗洗身子！我也替你把水預備好！”

“你？奇怪？她稱我做你^①嗎？”他走到廊上，把馬鈴薯分開，一半放到背囊里去，另一半他留在袋里。他把白塔油和腸子放在背囊外面的口袋里。

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並且為什麼忽然想起了露德來。她是如何地另一個樣子。瘦削、蒼白、嚴肅、一副沒有神采的目光。這迭遜太太可是相反，果斷、活潑、生趣橫溢，而且和她住所一樣地清潔和光彩煥發。還有她那雙眼睛，多麼溫暖而且坦白……

迭遜太太走進屋子里來。她把頭髮掠了起來。她的臉紅紅的在發出光彩。她身上放出一種香水的味道來。

“好啦，一身髒都抹掉了！趕快，你也去洗一洗，我們再一起喝咖啡。我這時就準備起來。……你去好啦，水已經準備好了！”

① 德俗對不客气的人才稱“你”(du)，否則稱“您”(Sie)。

華德尷尬地微微笑着。家具放得很擠，他走過她身前的時候，她的胸口似乎無意地碰到了他的上臂。他的頭面通紅起來。……

“你多麼年青！”她注視着他。“你的眼睛長得真好看，又大又那麼好奇！”

“您的更好看，”他回答說。當她俏皮地把頭搖搖的時候，他却點點頭作為肯定的表示，說道：“真是！”

她笑了，問道：“你究竟叫什麼名字呢？”

“華德！”

“啊，這是個好聽的名字。”

他把眼睛低下。他覺得她的眼睛似乎在向他獻媚。他頭也不抬地問道：“那末您叫什麼呢？”

“約翰娜。”

“門上可是寫的‘愛’。”

“笨傢伙，這是我丈夫的名字，他叫愛斯特。”

沉默。……

“難道我已經有了丈夫，你覺得不痛快嗎？……唉，這個最可憐的人是遠遠的，很遠。”

“不，怎麼會覺得不痛快呢？”華德奇怪起來，她怎麼會想到，她有了丈夫會使得他不痛快呢。

“哦，我不過這麼想。我還有個小女兒呢。這樣小小的一個，才三歲。”

沉默。……

華德喝一口麥芽咖啡。她吃她端到桌上來的烤白麵包。他抬起頭來時，看到她的目光在朝着他打量。他也看到了，她有美

而整齐的牙齒。但是他受不了她的目光老是盯着他。

“你的父親也當兵嗎？”——“是的。”——“你還有兄妹嗎？”——“是的，一個姊妹。”——“她比你大嗎？”——“不，我年紀大些。”——“哦，你是老大。”

又是沉默。……

“那末你吃啊。等到你下次再來，我給你預備一點好些的東西。”

“好，謝謝。”

華德拿了一塊白麵包在啃着。

“你講講看，你已經有了女朋友嗎？”——“沒有了。但是有過的。”——“啊，啊，有過的。你瞧瞧。”

她做出一種驚異的臉相來，把嘴撇了撇，把她的頭來回地晃了幾晃。他覺得她的態度實在有點粗俗。她做的樣子好像是他不應該有女朋友似的。

“你的朋友比你大還是比你小呢？”

比他大還是比他小？他覺得問得真沒有意思。當真，這葛萊妲是比他大還是比他小呢？他就回答道：“不，我想，她是和我一樣大。”

“一樣小，”迭遜太太加以校正而笑了。“那末……你們沒有……，哦，沒有玩過新郎新娘嗎？”

他愕然抬起眼來，甚至有一點生氣了。她在亂說些什麼？我的天，多麼教人難為情。“沒有，我們沒有玩這一套，我們玩這種遊戲已經年齡太大了。”

約翰娜·迭遜放聲大笑起來。她對他望望，看到他板着面孔，不聲不響地坐着，她又笑了一陣。華德恨恨地望着她。他暗地里賭咒說，我立刻就走。真是，這個婦人是完全出於他想象之

外。

“你是十七歲嗎？”她問。“那已經是一個大人了。”

“當然！本來就是大人！”

“是嗎？”她一下就挨着他坐到了沙發角上來。“你是個大人？你是怎樣一個大人呢？”

他直跳起來。但是她用了一種驚人的力量把他又拉回到沙發，抱着他的頭，拚命地吻他，吻得兩人的牙齒都接觸着了。

他心里是又羞又怒。他的力量逐漸增長而她的逐漸削弱下來。他用力一推掙脫了她。同時把桌子推到了一邊去，一只杯子打翻，杯子里剩下的咖啡流到了桌布上。

“你別那麼傻！來！呆着！”

華德遲疑了一下。朝她望着。只見她的頭靠在沙發邊緣上。她現在把眼睛閉着，嘴唇半啓。她呼吸急促，好象很艱難地在喘着氣。她隨即突然睜開眼睛來，睜大了眼睛對他看，大得使他覺得她這目光可怕。

“那末來呀，傻孩子！來呀！”

這時他就跑了出去，在走廊上拿了他的背囊，隨手把門輕輕帶上，然後背着東西儘可能快地跑下台階。

到了街上，他想對於剛才所經歷的事情放聲一笑，但是笑不出來。

四

華德現在覺得自己比起他年齡相同的同志們，那些學徒同事們來，有某一種優越的地方。他相信他們還沒有經歷過這類事情。他被人愛上了。並不是那種很簡單的，那種通常的嬉戲，而是被一個已有一個女兒的正式婦人所正式愛上了。如果彼得

和許多人知道了這件事，他們真要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呢！……

他用了特別的热忱去干他的活。他現在才對他的雙手製造一點東西出來感到快樂。他現在要把八十個小的套筒活門旋上螺絲，並且配上開關。鋼刀削得非常快，走刀架走得很稱意；做好了活門一排排放在工作板上。

技師馬蒂遜在正午時光在一台台的車床間巡行着，檢驗檢驗做成的物件，華德覺得他對於他的活看得特別仔細，但是看過之後，一句話不說就走了。

他顯然是滿意了。不錯，華德對於自己也滿意了。

午餐休息之後，彼得走來。他現在有了信心，要寫劇本，悲劇和戲劇。他說，只有舞台能對人類發出教育的影響。從劇院里可以對民眾發出最強烈的激蕩的力量。他乘機秘密告訴友人，他現在正在寫一本名字叫摩洛赫^①的戲劇。

華德聽他講到一個廠主的兒子，是個理想家，具有正直的品性，為了他的見解便和他的父親，剝削者，和他的母親，一個善良而愚蠢的人，鬧翻了。于是他舊日的一切朋友都和這個廠主兒子——他名叫萊音和特——絕交。萊音和特放棄了他的遺產，離開了他的老家，決心靠攏工人，為了和他們一起來為實現一個社會主義的生活道德而鬥爭。

“哪，你對於這個思想有什麼意見？你認為好嗎？”

“我的天，”華德心想，“非常幼稚而且不真。但是如果要我來批評，那這件事就沒有個完。”他可是違反了他的意圖問道：“據你的意思，戲劇性在哪里呢？”

① 古腓尼基人所奉之火神，以人體為祭品。

“在主角思想的轉變，”彼得立刻回答說。“還有在他的革命的決心。”

“啊，原來——在這方面！……唔！……那末，如果我了解得不錯，不是沒有悲劇性的結局嗎？”

“沒有，”彼得回答。他要打破常見的老套。他的作品要有個正面的結局。他認為重要的是要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野蠻性和它的不可避免的崩潰。一種新的、比較高級的、社會主義制度怎樣地從正在崩潰的、老的制度里萌芽成長起來，這一點一定要有聲有色地描繪出來，才算成功。

“一個大題目。”

“不是嗎？我告訴你，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題目。如果我做得成功，那……哦，我們看罷。”

彼得的目光露出了預知他成功的神色來。

後來華德看到他在操縱花盤^①，但同時有一本藏布面的大冊子攤開在他旁邊，他隨時在向着冊子上寫字。

五

散工之後，華德走到了卜格斐特路附近去。他在換衣服的時候曾經下了決心前去。他不能不去拿馬鈴薯口袋。迭遜太太一定不會奇怪他因此而來的。也許她會在下星期天一同去採購糧食。

他最後一個離開工廠。他沿着內河走去，這是到卜格斐特路去的最近一條街道。

他覺得上次突然逃走實在是干得太魯莽。她可能還以為他

① 車床上的零件名。

害怕。害怕親吻嗎？可笑！好罷，就算是的。……她那雙眼睛好象人也吃得下的。……倒真的能教人看見了怕懼。……

她是干淨得非凡。她的住所也是这样。要沒有孩子和丈夫就好了。那丈夫……他可是并不在这里。……

我一定前去，他自己向自己說，雖然他知道自己是不会去的。他真是想去，他也知道，她要他怎样。逼迫着他去的并不是一种乐趣，而是一种向來沒有过的好奇心，它同时在引誘他又在阻制他。

他越接近她的住所，他的勇气越低落。

一个有孩子的軍人之妇。那丈夫有一天会回來的。……

他已經站在門口，門是开着的，但是他不敢走進去。……他在柏林門車站的天桥上站了好久。列車开来开去。电車辘轳地駛过，卡車呼呼地在上坡。……她当时要不是那样百般地譏笑，百般地侮謔就好了。……

他嘲笑自己，詛咒自己的优柔寡断，他可是仍然走到了站台門口，拿出周間車票來軋。

他走到站台上心里还没有决定。

但是这时火車來了，他就上車。

第十三章

剧院主任包尔·帕开，虽然眼睛下面起了眼泡，尖鬍鬚成了花白，还是保存着一种翩翩的風度，他有一次在一个七月間晴朗的日子來拜訪斐莉妲·勃倫吞，送她一束紅的和白的石竹花。

“我最尊敬的太太！紅的和白的，我們的市色！請您允許

我！”同时他行一个曳右脚向后的鞠躬礼。

斐莉姐沒有話講。

他把那根刻着狗头的手杖放到椅子上他的帽子一起，脱下黄色的夏季手套，然后坐下来。

“哪，年青的太太，您好嗎？总想來，但总是被事情耽擱了。就是那么瞎忙。最要紧的：卡尔怎样了呢？我真是关心。他沒有信給我。您，親愛的太太，也不來。真是，究竟怎么样了呢？”

他突然跳起來，睜大了眼睛，喊道：

“难道出了什么事嗎？”

斐莉姐·勃侖吞一直只是在对他奇异地注視着，同时心里在考量他究竟是为了什么事來的，她現在已經能够沉着应付突如其來的事件了。她一句話也不相信，根本不相信他是为了挂念卡尔而來的。她冷靜地回答道：

“沒有什么！一点也沒有出什么事！卡尔还是在諾司特立茨。根本用不着替他担心。至少暂时用不着。”

“那末謝天謝地！”帕开好象心头落下了一塊石头，又坐回到椅子上來。

隨着是一种令人难受的沉默。

双方都在想把談話繼續下去，但是双方都不知道，應該怎样說法。帕开在这靜寂的几秒鐘里尤其覺得痛苦。从他那双不安定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來，他是如何努力地在想法子重新搭上話头。他咳了一声嗽，拉拉他的手套，結果开始說道：“不錯——我还想要說的是……。”

他可是顯然到現在还不知道自己想要說些什么，可是他很自然地接下去說道：“就是說我有許多念头，親愛的勃侖吞太太。您得知道，我好久以來就在动着腦筋。您知道，那时为了金

幣。……哦，那我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当时沒有，現在也还是沒有。而且凡是沒有的地方，絕對沒有的地方，那即使是皇帝也沒有法子想得到手。但是……，您知道嗎，我早已用尽了腦筋來想怎样才能幫卡尔的忙。因为我根本不相信卡尔在軍營里的生活能过得舒服，尽管他那回怎样地想說得我相信。我簡直不相信。我知道卡尔的脾气。他喜欢自由，不受拘束。……还是‘您’相信他在諾司特立茨过得舒服嗎？”

“不，这我不相信。”

“您瞧，我完全和您一样看法。卡尔瞞不过我。固然我絕對承認，他在那里是坚持下去了。但是舒服！所以，我已經說过，我想了种种方法。这些方法能不能實現呢？那，我的天，那我当然今天还不知道。但是我需要，这是說，我可以需要——簡單講，我想設法讓卡尔到我这里來，到我的戲院子里來。替卡尔請求緩役，您明白嗎？因为我需要一個負責的替我們的跑龍套演員服务的服裝員。卡尔做过這事情，懂得怎样做法，而且負責。簡單說一句，您認為，他会同意我去進行這件事嗎？”

“喔，这我認為他会同意的！”

“好，那末我就去尽我最大的努力。——我說出話來，是算數的，親愛的勃侖吞太太。我想您是知道我的。我們要想法子搶救卡尔！”

“哦，搶救！这可是对他还不很需要吧。”

“好太太，您別这么講。在战时什么事情都得估計到。在一夜之間就可能有一个……就可能有不幸的事件到來。”

“這句話您可是又講得很对。”

帕开站起來，站在差不多比他矮兩個头的斐莉妲面前，握住她的手，堅定地說道：“那末說定了！請您寫信給卡尔！請您問

問他！進展的情形我會告訴您的！”

隨後他就走了。

但是他走到門口又回轉來，回到走廊上：“我還想問一句話：您還是不斷地把雪茄烟寄給卡爾嗎，我的好太太？”

“不斷地是說得太過分了，因為現在差不多沒有貨了。我們已經不能不有時候把我們的鋪子關起來了。”

“好太太，您可不能把他丟下不管！”

“請您放心，帕開先生，我也會不會這樣干的。”

“很好。那末，我能不能趁這個機會也問您要一點呢？”

“當然，帕開先生，為什麼不能呢？”

“好極啦！請您給我兩打，我正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但是要上等的，能抽的。”

他來的時候是帶着諾言，走的時候是帶着雪茄。

有一天郵差送來一張亨利和蜜蜜寫來的明信片，還是一張所謂美術明信片。

蜜蜜問候她的弟婦，問她和孩子們的近況。問他們是不是還有吃的。她說她還有一點卷心白菜和黃芽白菜，如果她需要，可以有便去拿。他們夫婦衷心向他們致候，並且極想聽到一點卡爾的消息。

華德說道：“母親，他們怎麼啦？他們就想要雪茄烟嗎？他們因此就這樣恩德無量地給我們一棵白菜嗎？”

“要我到他們家去嗎？這他們一輩子也想不到了。如果他們找不到上我們這裡來的路，那末他們就呆在他們現在呆着的地方好啦。”

二

生活就这样地走着它單純的和疲憊的老步調。在斐莉妲·勃侖吞方面無非是跑路、排隊和向店主和賣主們說好話。對於白菜商卜克曼就得隨時塞一把雪茄在他口袋里，使他到了冬天還能想着些兒，因為一個人有沒有白菜吃，就在他手里。要能夠給孩子們和母親端一頓午餐到桌子上來就得挖空心思。她所配給到的一點紙烟和烟叶必須盡量賣得賺錢而又公平合理，才能夠使這點利潤足敷開支。華德拿了她的計件工資已經時常救了家中的急。因為他那十個或十二個馬克就是家里惟一的進帳。而諾司特立茨寫來的叫苦的信也是勃侖吞家生活老調之一。卡爾·勃侖吞經常有一二尺長的、寫着各色各樣願望的單子開來，只要有一項願望沒有滿足他，他就會覺得待虧了他。

外婆哈特柯夫教死神上了一个小當，原來她曾經染着嚴重的流行性感冒，睡倒了幾乎要死，但現在逐漸恢復了。

斐莉妲在這幾個星期里非常吃苦；她一個人同時是家里的主婦、店里的老板娘、管家婆、帶孩子的小大姐和看護婦。

小愛芙莉在病人最危險的時期過去之後，走到病床前來，天真爛漫地問道：“外婆，你還是不願意死吧，對嗎？”——那老人家回道：“不願意，我還想活幾時呢。”她看到了她女兒和她孫女兒微笑的臉之後，她再肯定地加上兩句道：“那——末，你們一定懂得我的意思的，不是嗎？我還想知道知道，這該死的戰爭怎樣結束呢。”

斐莉妲在街上碰到她的弟媳賽西莉。她的嘴臉是尖得、她

的头髮是棕紅得真正象一只小小的、立着走的野獸了。她同斐莉姐說話的時候，一双不可捉摸的、灰綠的眼睛不停地东瞧西望，好象她在提心吊胆，惟恐上了人家的圈套。

“啊，賽西莉，你好？”——“喔——嘿，有什么好法呢，斐莉姐？就象我們这班人一样，吃不飽，餓不死。”——“沃托呢，身体好嗎？”——“好，謝謝你問起！他得一个人做三个人的活，这最可憐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干，他們就要送他去当兵。有許多人在候着他的缺。”——“他还在煤气厂里工作嗎？”——“是的，謝謝上帝！可是我們得非常小心，在用焦炭和煤的方面。你根本想不到，我們在去冬是怎样地被一班親戚和各色各样的熟人們糾纏不清的。大家都認為，沃托能够尽多尽少地搞得到燃料。”

这样說來，她的弟弟就因此躲开她們的吧？他害怕麻煩，害怕要替他的母親和姊姊搞燃料。呸，見鬼——斐莉姐吐一口唾沫。

三

那些戲院子里現在究竟在演些什么呢？有一天晚上華德覺得不曉得做什么事才好。他在廣告柱上看到一家雜技場的節目預告，就想到了奧地。他是不是到今天还把走繩索看作是所有的藝術中間最大的一種藝術呢？他是不是又得去探望他一次呢？

他已經在向着奧地家走去。

他在騎兵馬廐附近拐進矮矮的、黑沉沉的巷門的時候，心在砰砰地跳着。他对于这个以前的朋友違反了他們共同的理想而完全走上他自己的歧途，心里非常不滿。

他扶着繩子走上陡梯。

一种尖锐的妇人口音和小孩子的哭喊声冲到他耳朵里来。

奥地没有在家。曼太太要求華德进屋子去。屋子里充满着洗衣服的蒸气。曼太太被蒸气搞得满脸通红，并且一身湿淋淋地站在厨房里。她那两条赤裸而强健的臂膀，象是有力的工具。头髮粘在她的脸上。她是个短矮而结实的妇人，身围非常阔大，和她的儿子大不相同，他虽然长得个子也不高，但是肩膀和腰身都很瘦削。

“您讲讲看，您究竟知道不知道，奥地怎么啦？我心里非常不安定。您，您也不露面了吗？这可不象是好朋友。”

華德绝没有料到来听责备。他觉得自己脸上在红起来，他心里在自恨。他有理由红脸吗？

“我不明白您的话，曼太太。发生了什么事呢？”

她用围裙擦了擦脸上的汗。“他现在完全变了另一个人了。这您很清楚，您别装假。他每天晚上出去，好象有鬼在赶着他跑。衣服总嫌不够讲究。他使用种种手段来搞钱。这没有好结果。我的话他是一句也不听——简直是一句也不听，不管好话坏话。……您不要装得好象您不知道这件事似的！”

“当真，曼太太，我一点也不知道。他走他的路，这是实在的事情。再说——再说我们两人的友谊——公开地讲——根本就一点也没有了；我们难得见面。我现在来，是为……。”

“我要对您讲，”她打断了他的话。“后面有个娘儿们。不晓得是怎样一个女的把他勾搭上了，这就是整个秘密。您认得她吗？”

華德又是脸涨得通红。“不认得。”

“当——真，您不认得她？”

華德觉得她这句话就象是在说：您说谎。他看得很清楚，他不相信他。

“他拿到多少錢，就去孝敬这女的。他自己象是已經沒有主見了。我也不曉得，應該怎么办，如果，如果……。我但怕会搞出一点沒有办法再弥补的事情來。……他有这样好的一个学徒的位置。要是有什么不幸的事件發生，我就拚着这条命！我也沒有臉再活下去！”

她喘着，气都接不上來，又拿圍裙來擦了擦臉。

“我是吃辛吃苦，他呢……一概不問……不孝……不要臉。……將來一定会有可怕的不幸事件發生……！”

華德小声小气地溜走了，这些責备的話好象就是对他講的一样。一定是这样。一个妇人，……他自己也会走上这条路的。……突然間他臉又紅起來了，連耳朵也在發燒。

他不是想过，如果她和他一起坐火車，就要專为她去采買一趟粮食嗎？他不是教人燙好他的行竖信札时候的衣服，为了到她那里去的时候好穿嗎？他在一周的工資里不是藏起了三个馬克，对母親假說厂里沒有發出來，为的好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口袋里好有几个錢嗎？……

四

在一个准备要討論爭执中的工資問題的車工部門會議上，彼得·卡格曼突然間出人意外地作了一篇高度政治性的演說。他用了雷鳴一般的声音說，到今天應該忍够了！这种民族間的大屠殺已經瘋狂了四年；如果不照俄國人民的先例做，那就沒有个完。德國在流血。全世界都在反对我們。只有傻子或罪犯才会認為我們能够战胜全世界的各民族。大家到今天也得清清楚楚問一問，究竟這場战争是为了誰和为了什么而打的？

“很对！”有人在鼓掌。

但是大多数人都沉默，面面相觑，而他們緘默的目光里好象在說道：“又是一个要把自己喉嚨都講啞的人。这个笨蛋，他們会把他送到前綫去的。”

華德对于这个朋友的勇气非常兴奋。他也想到彼得可能因此遭遇的危險，但是总算有一个人講了一点虽然大家都想說而不敢說出來的話。他觉得有这样一个人是值得驕傲的。

他关了車床走到彼得那里去。

彼得正叉开了兩条腿站在他的走刀架前面在替圓軸車螺旋綫。他覺到了華德在他旁边之后，說道：“等一等！”

“他的手法真不坏。”華德看見他怎样地在操縱那把車螺旋綫的鋼刀，怎样地把鉄軸車出一道雪亮的、标准的螺旋綫來，心里十分贊嘆。他真能随心所欲。他用銼刀把棱角銼光，把圓軸退下來試驗。它完全合照規格，緊緊吻合螺旋帽。

華德要想对他那番大胆的話表示感激，但是彼得比他先开口。“你曉得嗎，我的东西做完了。”

“什么东西？”

“唔，我的脚本。我現在还不知道，我應該叫它是戲曲呢还是干脆叫它剧本。它实在是部悲剧。但是我不想叫它悲剧，这名称似乎太古老。我真想把它念給你听，并且听听你的意見。”

華德微笑着。“彼得，”他說道，“你講得真好。这些話总是應該講一講才是。”

“不是嗎？我气得不由自主了，尤其是在我的戲劇已經完成之后。我寫它干什么呢？”

“与其說是由于你的戲劇还不如說是由于……。”

“別這麼說，”彼得打斷他的話。

“如果我們要求和平？……”

“不錯，當然！但是你想想，多久還在打仗，那我的腳本就一點沒有上演的希望。而我之所以寫它，就是為了要上演。……你要曉得，我準備這劇本有驚人的成績。各個人物都描寫得非常突出，而且還很緊張，教人喘不過氣來。……我一定得念給你聽一聽。你今天晚上有時間嗎？我很想到你那裡去……。”

華德站在那裡渾身沒有氣力象癱了一樣；他說不出一句話來，也不敢笑一笑來表示他的失望。

五

他們果真來了。他們很匆忙。他們戴着硬呢帽，握着手杖。三個男子。

彼得大步走過來。他的臉色灰白。他的褐色的大眼睛閃爍出一種震顫。但是他帶着笑容。“拿着，藏好啦！”他說時把一束紙張遞給華德。

“好的，彼得！”

華德趕緊把這些紙張放進他的工具櫃里。

彼得開始在車床旁邊收拾。書籍、游標卡尺、圓規，還有他的黑麻布冊子。

技師馬蒂遜又划着兩條臂膀穿過車間走來，這回走到彼得那裡。他們談了幾句話。彼得把他的東西挾在臂膀底下，跟着技師就走，這技師走在他前面約三步光景。

大家的目光都朝着技師室。在那裡舉行了一次較長的審問。有幾個工人被傳喚了進去。彼得的態度是一個驕傲的反抗者的態度。他搖著頭。說話的聲音響亮得蓋過了馬達聲。……

这时就有一头牛同技师馬蒂遜走出玻璃房間。華德看到他們是向着他走來，但是他做出一心一意在干活的样子。技师馬蒂遜敲敲他的肩膀。華德抬起眼睛來。“你得把卡格曼交給你的東西拿出來。”

一個沒有鬍子的寬臉在技师的背後眯着冷酷的眼睛對華德望着。

“他沒有什麼東西交給我。”

“我們知道得更清楚一點，”那刑事警察插嘴說，同時他打開工具櫃子。他在一些鋼刀的上面，在擦刀的棉花下面找出了彼得的稿子。“這是什麼？”

“這是我的！”

“不是吧！”那客人嘲笑着回答。“你的運氣不好，我的孩子，因為我們也認得字。你瞧，”他把稿紙給技师馬蒂遜看。“摩洛哥赫，五幕劇，彼得·卡格曼著。……行啦。”

他們回到技师室。

這時突然間。……車間馬達停止了。廣闊的車間里靜寂無聲。這是一種有危險性的靜寂，比最高的噪雜聲還要可怕。

“好了！”華德心想。“好了！好了！”

車工們都離開了他們的機器，擠到車間的出口處。隨着他們去的人越來越多。呼喊聲漸漸地高起來：“到技师室去！……現在還來得及！”

那幾條牛便匆匆離開了玻璃房間。其中一個用手銬拖着彼得。其他兩個注視着這些工人，把雙手插在外衣口袋裡。車間的大門開啓了。這時彼得用了他有力的嗓子叫道：“同志們，不要屈服！為和平鬥爭！為了和平！”

他被人推出了大門去。在工廠院子裡聽得見汽車馬達開動

的声响。

技师馬蒂遜站在出口的前面，好象在掩护官員們的退却，發誓似地举起了他兩只臂膀，喊道：“您們不要意气用事。您們要鎮靜些！这不过是傳去審問一下！只不过是問一問！”

沒有人講一句話。但也沒有人回到他工作崗位去。他們一組一組地站在那里商量。

華德听到車工苏巴特說道：“这没有什么办法。同事們，我們要想想我們的家庭！”

鉋工哈克巴尔脫叫道：“但是我們总得解决这个告密者！”

呼喊声：“这个坏蛋我們早就認得。……滾出來！……他良心上也應該受到責备！”

技师馬蒂遜这时又把車間的馬达开动了。

当联动機構开始軋軋地响，各个車床开始工作的时候，許多工人便跑回到他們的工作位置去，免得损坏了工具和材料。

六

彼得就这样被帶走了。……

華德不敢抬起頭來。他覺得慚愧，还在車床前面站着，还在鋼珠上面車着。他慚愧，沒有把彼得的手稿藏得嚴密一点。他慚愧，沒有如他所心想的，高声并且鄭重地表示和彼得團結一致。……

工作員卜爰克送來活門外壳。他在把这些外壳放在車床一旁的时候說道：“这是第二个了。……他是个好同事，我喜欢他，虽則我覺得他頭腦有点不很正常。”

華德不作声。

“你做过他的朋友。你想必能够証实他的頭腦有些不很正常

吧。大家都能証实的。按照法律他們一定会开釋他的。”

“老傻子！”華德喊道。“你快走罢！”

第二天早晨，輪子还没有轉动，同事們一堆一堆地在紛紛私語。華德对于他所听到的話几乎要欢呼出來。車工奧古斯特·霍而泰沒有到。不知道是哪些人——据說——在昨天晚上在他家門口把他重重打了一頓，打得足有進医院的資格。

華德向廣闊的車間里四下望了一望。这里站着好几百工人，好几百个同事；其中大多数他連姓名都叫不出來。打人的是誰呢？……不知道是哪些人。……每一个都能有分！……你們干得真好，同志們！

不錯，如果大家总是这样地團結起來！……

第十四章

自从欧配德博士被捕之后，晚課便沒有了，但地下小組还存在，他們把禁止流通的社会主义書籍發寄到前綫去。青年們宣称，理論上意見分歧的时间是过去了，現在需要革命的行動。

在每星期中間一定的一天，華德和其他青年朋友們在佛奴司山街上的一家烟霧弥漫的碼頭酒館里寫地址，專寫地址，几百通，几千通。他們寄發不來梅工人日報。華德在这个圈子里并不感覺怎样地痛快；他覺得太偏于政治性了，沒有人注意到新的生活道德。那些朋友們笑着回答他說：“我們新的生活道德就是階級斗争！”他們不过是行動粗率，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于人与人間的一种正当和純潔的关系——他們把这些看作是当然的事

情。

在这一个星期三晚上，他本來是應該去寫地址的，他却走進了市立劇院——這不是注定的嗎？而且在售票處已經只有立位票可買——這不是命運嗎？怎麼恰巧在今天這星期三晚上，他會高高地坐入市立劇院的奧林比^①去呢？華德幾乎要迷信了。由於快樂而迷信，由於太大的幸運和太興奮而迷信。……原來在樓座後面的一條台坡上，就在他前面的最低一級上，他看見了她，她——露德·勞倫絲。

看見了她的背形，她的後頸。……她的童式頭髮。……一件淡黃的夏衫。……“不是的，”他說，他把眼睛閉起來。但是立刻又睜開來。是她，沒有看錯。何等湊巧！他覺得通身爽快。

燈光熄滅。樂隊奏起樂來。華德只是對着她看。樓座頂上一盞紅燈向她的頸項上射下一抹微光，射到她光亮的、垂到頸部的頭髮和她的琥珀項鍊上面。他把身子向前伸出一點，為了要看看她的臉。這臉似乎比在律芮堡時候所看到的又瘦削了一點。可能她生活得艱苦吧。愛立希說她是船長的女兒。但是她看來不會很有錢，否則她不會坐在这高頭的台坡上的。他並沒有想到她也可能由於買不到好座位；他只設想她是一個受難的、孤單的、受到迫害的女子。……她似乎喜歡聽音樂和歌劇——妙極了！他絕沒有想到自己還根本不認得她呢。他可是知道她的不幸的秘密。他還沒有同她談過一句話，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下面舞台上，那個表演得不生動的亞琳披姬^②正在嚶嚶地唱着歌向霍夫曼^③獻媚。華德坐在那里不斷地轉念頭，怎樣才

① 這是劇院三樓座位後面的台階，立着看的，故又名“立位”。

②③ 亞琳披姬和霍夫曼都是沃芬巴赫所著歌劇霍夫曼故事中人物。

能找一个認識她的机会。他在这方面既沒有訓練也沒有必要的胆量。

她是不是一个参加組織的青年呢？看她那身改革裝應該是的。……不能讓她知道他已經得悉了她的底細。只要惹起她一点極小的猜疑就能坏事，这是很清楚的。……

他輕輕地站起來，在衣帽間附近向看座的女郎買了一分節目單。露德沒有；或者这是一个机会，他想送她一分。他从衣帽室旁向里面望了一眼。她一定很喜欢听昆特，可能特为为了他而來的。唔！在星期六他唱特路巴圖^①里面的曼利柯。或者——

他又輕輕地回到台階位置上。她身子向前伸着，眼睛睜得大大的，兩手放在腹部。他覺得她好象在微笑。……

舞台上，大师柯配利烏司正在随着轟隆的声响和可怕的笑声把他的奇迹破毀。……大家都鼓起掌來。露德也站了起來，拥到了樓座前面的欄杆上去鼓掌。他考慮道：“她在这休息時間會來回跑跑嗎？她会回到她的老位子上來嗎？”她回过头來的时候，他故意若無其事地随便望望，把他的節目單打开來，好象要看的樣子，又随手把它放在一边。

她在台階上攤着一方手帕，为了免得坐髒她的淺色衣服。一只小的手提包放在旁边。……若是他把節目單送給她，而她拒絕說：——“謝謝！我不需要！”——那怎么办呢？

“对不起！您可以把这節目單借給我看一下嗎？”

他吓了一跳，覺得臉上在紅起來。

“当然！您拿去看好啦！”

① 特路巴圖是梵尔蒂所著歌劇名。

啊，他真想自己攔自己的嘴巴。在这个关头紅起臉來。她一定把他看得很清楚。他自己也不明白，这意外的机緣是怎样來的。这真是可以說她在半路上迎着他了。……

她在讀節目單。

有許多人在她和他的前面走过，走上台階，一定是为了活动活动兩条腿，或者到前廳去喝点冷飲。現在可以有机会开始談話了——現在或者永远沒有。他咽了一口唾沫。……又咽了一口，然后……然后——說道：“不是嗎，卡尔·昆特今天唱得比以往差得远了？”

他战战兢兢地望着她。再好一點的話他这时根本想不出來了。

她抬起头來对他望着，一面孔譴責的神气。她好象申斥似地回答道：“您怎么能这样講的呢？他唱起來总是好的。他是个真正的霍夫曼，有他的感情！”

他剛才講話講得多么蠢！这也根本不是他的真正的意思。現在怎么办呢？——“对的对的！”他小声小气地承認，“的确，他扮这个脚色再好沒有了。但是……。”

当真，她的臉瘦些了，一定沒有錯。……象个女孩子了。……不再是那么冷酷和嚴峻的了。……天啊，她有多么明亮的、玻璃一样明亮的眼睛啊。……

她把節目單遞还他的时候，她先开始再談起話來：“我甚至于很喜欢听昆特。但是那考芙勒唱亞琳披婭沒有唱好。現在我就等着听舒曼夫人的安托妮婭了。”

“您对霍夫曼的故事熟悉吧？”

她昂起头來：“哦，很熟，甚至于非常熟！因为我也会彈一点鋼琴。”

“这个歌剧我听了一定有三十遍了，”華德大模大样地说。

“哦，这您大概太誇大了一点吧，”她微笑说。

“一点也不！”他叫道。“因为我在这个市立剧院里参加过表演。足足有六年。我当过合唱队歌童。”

“您这话当真吗？”她的眼睛由于驚訝而睜得圓圓的望着他顯出羨慕的样子來。

好，現在他得手了，正如他所期望的一樣。他就講起來。誇大。標榜。他还抬出了許多他所認識的名角……昆特、洛芬、梅茲葛、賴特魯、綠蒂·萊曼，甚至还有卡路叔^①。……

“卡路叔嗎？”她驚异地叫起來。

“一九一三年我在这剧院里听过他的，”他講，并且一点也不說謊話，“唱从黄金的西方來的女郎和巴耶錯。在这兩部歌剧里我都参加演出过。”

“他唱得真是那么好嗎？”她問。

華德考慮了一下，微笑着做出一本正經的样子來說道：

“哦，这我記不清了！”

二

“小姐，您住在什么地方？”

“唉，我要走一大段路。我……我住在俾斯麥街。”

謊話！華德微笑着。第一句謊話。她根本想不到他已經知道她住在哪兒了，甚至知道得很清楚。他就加上一句他的謊話道：“那巧極了，那我們几乎是同路。”

他在她旁边走着。他們談談天。說說笑笑。他覺得自己好

① 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者（一八七四——一九二一）。

象換了一個人。他善伺人意，甚至討人喜欢，這是他向來並不特出的一面。他尤其是善于辭令；他講着、講着，講些他在舞台上布景后面的故事逸聞。他很懂得怎樣來抓住她的注意力，尽管覺得她時時在笑他那種天真爛漫的孩子氣。

他好象是酒醉了一樣。“星期六唱特路巴圖，小姐！我請客！昆特唱曼利柯是最拿手了！”

他聽到她輕輕地嘆喟一聲暗笑。

這並沒有使他狼狽，相反地正鼓起了他的勇氣。“那末說定了！得找個好座位，我們才能看得清楚！……同意嗎？……”

到了俾斯麥街口上，他站住了向她自認對她說了謊，他說，他並不住在這裡附近而是住在北聖·包利。他不過想陪她走一段罷了。

她又微微笑了一笑，一種原諒的微笑。她可是並不向他自認說謊，她只是答應星期六在劇院門口等他。

在分別的時候，他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啊，這只手多麼小啊。……他大概把它握得太久了一點，因為她和緩地把手縮了回去。

不錯，靠得住，她會來的。……

難道這一切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嗎？決計不是！再也不是！這是注定的緣分！他還自己跟自己說，這他早已有所預感了，在律芮堡的時候已經知道了。他放聲笑起來。向周圍望了一望，看到黑魃魃、冷清清的街道上一個人都沒有，他就縱身跳起來，又跳了一下。隨後他就順着街跑去，愈跑愈快……直跑到他喘不過氣來，不能不在一棵樹干上靠一下。

他一邊高聲歌唱，一邊在這條闕無人迹的街上走着。這地

方是多么奇妙美丽，我一向还没有看到过你！……你呀，哦女王，我該向你真誠地哀恳！……你却不願意和我私奔！……我們結了同心！……可愛的女郎呀，請看我的伤心！……神聖的飲料呀，你現在是我的了！……

他來到了老家門口，他真想再回轉身去，在這沉睡的街道上再邊唱邊走一趟，好把他滿肚皮的歌曲都發泄一下。

他小心翼翼地開了大門。輕輕穿過走廊。但是他心里還在唱着歡呼着，只能低聲唱，小聲地哼，才沒有被母親聽到的危險。

他一邊唱一邊脫去衣服，到了床上，他拉起棉被蓋在身上，在被窩里還是不斷地低唱着。

三

他們這一對在一般青年人里面是比較出色的。如果他們手握着手有說有笑地在街上走的時候，路人有時要回頭望望他們。她穿着顏色鮮艷的改革裝，深褐色的頭髮上戴着一朵鮮花，瘦削的腳上穿着扣帶鞋。他穿着短褲，皮甲克，光着頸項，頭髮飄飄然，赤着兩條腿，也是扣帶鞋。兩人都有明瑩的眼睛，她是淺藍色，他的是深褐色。他們一起算起來不過三十五歲，她十八，他十七。

過去的一切是死亡了。他並不再去追悼它。葛萊姐·蓬迦登和奧地·曼都被他丟到了九霄雲外去。就是在幾個星期之前才被逮捕去的彼得也被遺忘了，華德並不覺得內疚。他也不再去寫地址；甚至把他的功課也荒怠了下來。就要和她在一起，他不要什麼旁的，他也不想到什麼旁的。

他沒有能對她長久保持他的秘密。他向她坦白而真誠地承認了一切。他怎樣在律芮堡的教堂里初次邂逅她。恩特萊所講

的故事。他怎样在夜晚埋伏在她的家門口。他都講給她听了。

她驚訝地、默默地听着他講。

在离开中學校不远的地方，就在坦姆門車站附近，他們站住了脚。还没等華德弄明白究竟發生了什么事，她已經踏上了一輛开过的电車。她从电車的踏脚板上朝他望着，可是沒有向他招手。

完了！……完了！……他把这認為已經到了手的東西又失落了。……

他究竟在电車站上佇立了多久，他想不起了。他也忘了他自己是怎样回家的。……

四

在另外一天，散工之后，華德剛踏進家門的時候，母親驚叫道：

“孩子，你成了什麼樣子？你不要又病了吧？”

他可是覺得母親虽則裝成這個樣子，其實並不真是那麼吃驚。他呢，倒實在覺得心裡有些病痛。

在吃晚飯之前，母親斐莉姐有意無意地說道：“想起啦，你還有一封信在這裡呢。”

“一封信？……在哪裡？”他臉上的蒼白色立刻褪掉，熱辣辣地漸漸升上紅暈來。

“你先吃飯。”

哪裡還有心思吃飯呢。這信一定是她寫來的。“你說呀，信在哪裡？”

“在櫃子上！”

不錯，是她寫來的。……他拆信的時候，猶豫了一下。

厨房里在喊道：“快來呀，菜要冷了！”

“好，我就來！”他故意叫得响一点，好教声音里不泄漏出他內心的激动來。

“你不能吃了飯再看信嗎？”母親走進了客房。

“我馬上來啦！”他使勁做出若無其事的样子來，从母親身边走过。但是他的眼睛还是藏不住他的心事，而母親的眼睛却看得出很多东西，尤其是一双知道底蘊的眼睛。

她的孩子这时突然低头对着碟子，一心一意地在喝湯，她朝他望着問道：

“是她寫來的嗎？”

“什么？誰寫來的？”他头也不抬，含糊地說。

“哦，你不是已經知道了誰寫來的嗎！”

他愕然抬起頭來。她难道已經看了这封信嗎？沒有，它是封起的。他就故意随随便便地回答道：“如果你一定要知道，那末不錯，是她寫來的！”

她不言語。

他也不作聲。

外婆哈特柯夫和爱茉莉買東西回來，她們排隊站了几个鐘頭。

“母親！”華德叫道，“我今天要到音樂廳去。希望穿一件干淨襯衫，有嗎？”

“已經放在寢室里了！”

噫！这倒奇怪了！他跑到寢室里去換衣服。

他的瞎猜并不是沒有理由的。斐莉妲·勃侖吞是宝玲·哈特柯夫的女兒；她的孩子的欢乐和悲哀在她說來并不是秘密。她

憑着一種做母親的好奇心也學會了那種拆信和封信的本領，可以一點不讓人家看出破綻來。

第十五章

一

這是所有的夏季中最奇妙、最美麗的一個了！所有夏季的陽光絕沒有照過更幸運的人。所有夏季的海風絕沒有吹送過更純潔的人游航了。

無論他們在鮮花滿地的荒原上行走，在靜悄悄的樹林里休息，在偏僻的岸邊上洗澡，他們總覺得大地上這一切美麗都是為了他們而有的。他們把日子看作是一個比較長的放工後的夜晚，把這一週看作是一個星期日。

他們在以前彼此沒有認識的時候所早已單獨到過几十次的地方，現在一同來到了，又好象是重新發現了森林和荒原、靜悄悄的小村和夢境似的境界。他們步行穿過易北河的小城司大德。他已經好多次，她也已經好多次到過司大德，但是他們現在在窄窄的小巷里高高低低的石板上行走的時候，他們穿過那些古旧的、象在夢境里一樣的樓房中間行走的時候，他們才感覺得好象是經過一個童話里的國家。他們兩人都喜歡堤防和北海上來的帶鹽味的微風，兩人一同迎着風暴在海灘上搖搖晃晃地走着，波浪的嬉戲、每一隻漁船、每一個浮標，在他們看來都是好玩的。荒原上的死人窟是他們早所熟識的——但是並不！——他們互相一再承認，現在才真正領略了這窟的幽僻的美麗境界。

他們坐在杜松的蔭下，這些杜松象孤寂的守衛者一樣矗立在直長的荒原山谷里，華德給露德朗誦倫司①所寫的動物和自

然界的故事。他們自己就在經歷一個美妙的故事了。他們在一個荒原牧人家裏作客，在他那裏吃鄉下面包和羊奶做的乳酪。露德臂膀上抱着一隻雪白的羔羊。在薄暮的時候，他們三個人一起坐在牧人茅屋的前面，這個扁面孔的老牧人戴着寬邊的黑草帽，起先對他們有些懷疑，不大開口，現在又滑稽又嚴肅地講給他們聽死人窟的恐怖故事。

他們已經好幾次站在任何一個街角上，檢點着他們的五芬尼幣和十芬尼幣在盤算，是不是夠買音樂廳或者市立劇院三樓後面站台的票。不錯，講老實話：華德在他手裏的現款特別缺少的时候，已經把母親藏得好好的雪茄烟偷過几把，換了現錢。

在戲院里或者在音樂廳上，她有時把她的頭靠在他的肩上。他也有時把她的手握在他的手裏。他們互相對視着，在對方的眼睛里看到自己，覺得快樂。他們並不注意那些在同情地對他們微笑的或者含着惡意的旁人。他們根本不會想到會有人譴責他們。

二

他們在某一次漫遊的時候，在勞恩堡遇到一隊正在城外高岡上露營的青年，一群人在帶笑帶唱地跳着民間舞。露德和華德就手拉着手在一旁站着觀看。一個比較年老的男子在拉着手風琴，口角里銜了一根彎烟斗。那些女孩子們顏色鮮艷的衣裳和男孩子們的旅行裝被碧綠的草地襯着顯得多么鮮明啊！他們——

① 倫司(H. Löns, 一八六六——一九一四)，德國荒原風景及動物故事的小說家。

一部分是优雅而矜持，一部分是放荡不羁——在多么自然地跳着波尔茄舞啊！他们在怎样地相对喊着和笑着啊！華德对露德望望，她的眼睛也在笑。她喊道：“这倒快活，不是吗？多么美啊！”

他觉得她的话好象在说：“这才有趣，我们总是太孤单了！”他就回答道：“是呀——我以前也有这样一个小组的。那时也常常玩得很有趣。……但是老早的事情了。”

“你们那时也跳舞吗？”

“甚至还有舞会！”

“来，我们跳舞！”她就拉着他要跳起来。

拉手风琴的人脸上每一条皱纹都象露出了笑意，他向他们点点头表示鼓励。

“露德，我想，我不会跳了。……这是一支瑞典——苏格兰的调子，不是吗？”

“试试好啦！”

他一点也没忘掉。跳得非常好。他一会交叉着臂膀绕着她跳，一会抱着她的腰转圈子。他跳得非常老练，甚至带一点豪放；他在应该要对着她屈膝而她绕着他跳的时候，他却对着她祈求似地伸出臂膀来，并且望着她做出一副油滑的请求的样子，害得她放声大笑起来，其他的舞伴也都一同笑起来。

“怎样，还行吗？”他问时，明知对方一定会赞美他，可是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你跳得真好！我真没有想到！”

“你们难道以前还没有跳过舞吗？”现在向着这一对围拢来的女孩子们里有几个这样问。

“没有！还没有跳过！”

一个穿藍色旅行裝的青年挤到前面來。他的大圓臉上長滿了粉紅色小疱。他說話時，却露出了一副漂亮的牙齒。“你們是屬於哪個青年團體的呢？”他問。

“工人青年團！”

“什——么？”大家都齊聲叫起來，在他們的臉上更加高興起來。“工人青年團嗎？”

“哪一個小組呢？”

“新城小組！我有一段時期還當過小組長！”華德就簡單地講了一講，秦胡遜當時怎樣把他們解散，他怎樣不很滿意那些反對派的青年，從此他就一個人自顧自了。

他後來得知，這一群人也是工人青年團的，現在可是獨立了。他們自名為自由無產階級青年；他們以前是一個巴姆培克小組。

露德和華德就被他們留住了。然後又繼續跳起舞來。

“潘爾伯伯！來了一對新的！”

“你們來啦，我很高興！”老年人回答說，倒好象露德和華德只是來晚了一點。“那末，來呀！”

他拉開風琴，開始拉一只輕快的快波爾茄，大家都一同唱起來道：

……如果瑪莉不能跳
為了她的腿子蹺，
那得穿上長衣服，
包管人家看不到……

三

新的小組成了他們的家鄉。他們又有了朋友，生活在團體里面，這團體是自覺地、不迷糊地在走着它自己認為正確的道路

而不讓旁人參加意見。每天的花樣越來越多，總有些討論的問題，他們很少意見一致的時候，華德這時才徹底認識了美術館和那些博物館，在作世界觀的討論時能不為對方所屈服。幾乎再沒有什麼有意義的和應該知道的事物他們沒有去設法加以探究和認識了！他們在美術館里默默地對着林布蘭①，他們嘆賞梵谷②的那種眩迷人目的絢爛光彩。他們在漢堡歷史博物館里探究已往的世紀，看他們故鄉城市的長成猶如看一個生物的長成一樣。他們在柏格獨夫天文台上去觀察火星和金星；他們談論自由婚姻和友愛婚姻；他們研讀和討論福萊爾③、魏寧格④和勃留赫爾⑤的著作而自己也講出些不倫不類的話來。他們要想實現社會主義的思想，卻只在烏托邦的仙界上轉念頭。但是這種夢境，這種追尋和彷徨是美妙的、興奮的。

還是在戰爭。在他們的周圍，一班荒唐無稽的人在慶祝着勝利。全世界的面貌是由于互相仇恨而歪曲了。全世界的人民在流血。這班朋友的信條却是：人是善的。這是一本書的名字，一個德國作家用來描寫並且咒詛戰爭的瘋狂的，他們把它當作宣言看。

四

只有露德沒有到。……

-
- ① 林布蘭(Rembrandt, 一六〇六——一六六九), 荷蘭畫家。
 - ② 梵谷(Van Gogh, 一八五三——一八九〇), 荷蘭畫家。
 - ③ 福萊爾(Forel, 一八四八——一九三一), 精神病學家。
 - ④ 魏寧格(Weininger, 一八八〇——一九〇三), 悲觀主義哲學家。
 - ⑤ 勃留赫爾(Blüher, 一八八八——), 青年運動作家。

他們在總車站大自鳴鐘下集合，要到葛尔德①去做一次兩天的“大旅行”。这十月的天气正好游歷，料峭，近乎寒冷，可是干燥而晴朗。

露德还是沒有來。……

这类事情以前还没有过。她向來連迟到都沒有过。華德一再跑到車站大門口去。她應該趁着來的最后一班電車沒有把她帶來。离开隊伍出發的時間只有三分鐘。

“她怎么啦？”小組長亨司問。“我想，你不是昨天和她談過的嗎？”

“是呀！我和她談過的！”華德回答。

“这我不懂了。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再等她了。你現在一同走嗎——还是……？”

“你們走罢，我留着。我們可能下班車來。”

朋友們高声欢呼着走上站台。華德悶悶不乐地望着他們。他对于这次旅行正是特別起勁。他在背囊里放着难得的美味食品，甚至于还有一塊她非常爱吃的核桃巧克力糖。……

三点三十五分。他从車站的玻璃窗里望着列車开出。……

華德并不認得露德的母親；他还没有去找过露德，所以当 he 走進那座外表上他已經熟識的屋子里面看到房門口有“勞倫絲”的牌子时，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覺。他按电鈴。

一位瘦削的白髮太太把門打开。

“請問有什么事？”

“对不起，我是華德！露德在家嗎？我想知道…想問問…”

① 葛尔德是律芮堡东南的闊叶樹森林。

“您請進來好啦！她病了！”

“病了？这样突然地病了嗎？……厉害嗎？”

“大概就会好的！”

她那安靜的神色做了一点善事。他不急了。他跟她走到走廊上，她走進房間里去的时候，他停留在外面。

走廊上很精致。牆上挂着五彩壁衣。一只帶鏡子和小櫃的衣帽架。几張水彩画。……

勞倫絲太太又出來了。“請進，勃侖吞先生。”

她躺着，象小孩子一样地躺在一張大床上，臉色蒼白得象死人一样。她的眼睛顯出驚懼的神色。

“露德，你怎么啦？”

她不答話，也不動彈，不过从她的眼眶里慢慢地流下眼淚來。

他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他背上还背着背囊。他站在床前，問道：“你为什么哭？”

代替一句答話的是眼淚流得更快了些。

他回头望望。勞倫絲太太已經出去了。他就把背囊放下了，坐到她床沿上來。他把手放在被窩上他猜想是她的手所在的地方。“你說話呀。什么不好过？你为什么哭？”

“你等了我很久吧？”

“大家都等了。直等到最后一分鐘。”

“这真教我对不起。你可以相信我。”

“噯，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們再弥补罢。我心里已經很高兴，你没有什么大毛病。”

“没有什么，”她低声說，把头掉过去。“一点也没有什么。”

“你瞧，我給你帶了什么東西來！”他就从背囊里拿出一塊

巧克力糖來。“核桃的！怎麼，你高興嗎？”

“謝謝，華德！”

“還有白塔油。……這裡還有……”

“你太客氣了。”

“病人需要好好保養。你得趕快病好才行。你以為我還能夠孤單單一個人，沒有你嗎？”

使他奇怪的是她又哭起來了，而且哭得更厲害些。這是一種暗地里的、內心的哭泣，但是眼淚卻流得很多。

他望着她。“我真是不知道，我應該對你怎樣想法。你究竟為什麼又哭起來了呢？”

“你可是並不孤單，華德。”

“不孤單，我有你。”

“還有許多朋友。”

“我把你看得勝過所有的朋友。”

“当真嗎？”

“你不相信嗎？”

“把手遞給我，華德。”

小組里曾決定在葛爾德旅行之後，到音樂廳去。露德問他，是不是他認為朋友們真會去的。她說她後天一定會覺得好些，她想同去。

在告辭的時候，她把雙手遞給他。他握住了，握得緊緊的，然後輕輕地放在被窩上。隨後他做了他以前還絕沒有做過的事，他撫撫她的頭髮，向她彎下身子去，溫柔而迅速地吻她那又驚駭又顫動的嘴。……

在街上他真想向着每一個迎面來的人喊道：“我真幸運，請同我一起快樂罷！”

第十六章

十月里的最后几天，气候非常悶郁，象要有雷雨來臨。寒冷而猛烈的風成日成夜在把烏云飛速地向着西北方推去，这疾風在廣場在園林里瘋狂恣肆，把樹叶、街塵、甚至于行人都刮了起來。

随后的天气是嚴寒而充滿沉寂。

十一月帶來了迷霧。

这迷霧慢慢地涌上來好象一場大火的濃烟，卷到屋宇和鐘塔的上面，充塞了街道，停積在埃爾斯特湖上。它挤進所有的屋子里去，挤進所有的門戶和窗戶的縫里，向着人身上拥去，这些人都是懶洋洋地困倦得很，他們早已覺得苦惱受得够了。

城市里每个生命都已变成癱癱。電車不再行駛。易北河上的運輸機構停頓了。小手工業的師傅們都已經打發他們的伙友回家，商人都已把店門关上。聖彼得里的鐘在鳴着。这些鐘是要向那些絕望的人說：你們不要害怕，有上帝保佑着！但是有不少人听到了这种急促的鐘声倒好象在說：你們准备着！你們准备着！沒落的日子到了！

每个人都感觉得到崩潰的日子快到，但是造船厂和工厂工人每天一清早还是默默地，咬着牙关在街上成群結隊地走向碼頭。他們，象路易·哈特柯夫一样，把衣領翻得高高的，把双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一个随着一个懶洋洋地走着。他們由于飢餓疲勞而站立不穩了，但是他們还是去做工。憤怒在他們胸中焚燒着，但是他們还是去做工。他們天天清早去。他們知道，他

們是每天早晨走向一个新的疲劳和絕望的日子里去。他們也知道，这苦惱是一天厉害一天。知道前綫在瓦解。崩潰就在目前，这他們知道。他們傍晚累得要死回到家里时，他們就在寒冷的屋子里对着空的碗盞講些激烈、威吓的話。但是天还没有亮，鬧鐘一响，他們就爬起來，默默地好象被神秘的威力所驅使着，躑躅到造船厂去、到工厂里去。

二

現在來了一个瞬間，它把最疲劳、最絕望的人們都挾着跑了。少数勇敢的人终于把几百万沒有决断的人挾着跑了。这情形好象有一个灌輸力量的生命巨流注入了各城市，給人充滿了新的生命的火焰。几百万人的嘴里在呼喊道：够了！几百万人的意志在要求着：結束罢！

在造船厂和工厂里沒有人再去拿工具。妇女們把面包房的玻璃窗都打破了，由于飢餓的驅使，把可以拿的都拿了去。告假的兵士并不再回到部隊里去，也沒有人再說他們是逃兵了。到了后來，所有思想相同的人都一致行动起來，他們發覺了团結的巨大力量。

从基尔①來了些水兵。十个，或者是二十个。不会多于二十人。但是他們已經足够把最后的障碍排除。

从各企業里有人結隊走來。青年人，極年青的人，擎着紅旗在前面走。工人青年团集合起來，秘密的和公开的，被擯斥的和

① 德國北部什列斯威—好斯坦域名，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日，在基尔港的海軍艦隊水兵起义，十一月九日，德皇威廉二世逃到荷蘭，霍亨索倫王朝顛复，社会民主党和獨立社会党組織共和政府。

忍受着的；在这揭竿起义开始的时候，一切矛盾都沒有了。他們唱道：“起來，社会主义者，整起隊伍來！……”他們就行动起来。華德看到葛萊妲和葛德路·蓬迦登同着許多別人在街上列隊走着，她們和他們一起在喊着“打倒！”和“萬歲！”她們在为了全体社会主义者的大團結而感到快乐。

这时秦胡遜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在詛咒着那位發号司令的將軍，因为他不敢干預这种行动。秦胡遜把工会会所的門戶、食堂以至于大門都关了起来。他在他办公室的窗帷后面色厉內荏地在向着源源而來的群众握着拳头。……野獸从他的手掌中滑出來了；一定要把他們再束縛起來，不管要費多大的事。这位發号司令的將軍不中用了，但是他‘秦胡遜’知道自己的責职何在。“保持鎮定，”他低声向自己說。他的一句口号是：讓每一个緊要关头都在睡眠中度过去！路易·秦胡遜有的是時間，許多時間；他等候，而且他有耐性等候的本領。他覺得要緊的是先得知道一下，柏林方面，那些將軍們和同志們在怎样討論、怎样行动。如果这个波浪應該加以阻遏，那他們一定会共同想出办法來的。他还不清楚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而第一步战术措施是有决定性的。因此他就等待。……

外面，在工会会所前面的林蔭大道上，站着好几万人。有人在歌唱、在嘖咕、也有人在叫囂。有少数人已經感到失望而溜跑了。但是大多数还在等着，在他們自己的，但是閉着門不放他們進去的家門口等着。当下面群众在唱着“起來，全世界的罪人……”和“迎着朝霞……”的时候，秦胡遜正蹲在他的魚缸旁边在对着他的魚講話，原來在他桌子上的電話机还是沒有声息。

他从寫字台抽屜里拿出一个小紙包來，把魚吃的飼料撒在

飼料環里。等到魚浮起來吞螞蟻蛋的時候，他微微地笑了。……

几个手忙脚乱的工会頭腦沒有經過通報就闖了進來。他們看到他在干這種事都面面相覷了一下。他們可以料想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但決沒有想到他們的聯合會主席竟屈着膝在魚缸前面蹲着。

“路易！……路易，他們要求……堅決地要求，我們里面要出去一個人和他們講話。……有好幾萬人！……同時造船廠里的還在路上！……”

秦胡遜泰然自若地、笨重地站起身來。

“我要告訴你們！”語氣很緩慢，但是堅決。“沒有人去講話！至少暫時不去！明白嗎？我們什麼時候該講話，另外有人決定，不是下面的那班人！……那班叫囂的人會馬上覺得腳冷的！——你們不要膽小！他們可能做狗叫，可是他們不會咬人！他們決不會咬，”秦胡遜皺起他的臉來做出一種譏嘲的哂笑，“我打賭，他們現在一定在湊出些工人歌手來，要唱幾首歌來讓我們高興一下。除此之外，我們可用不着害怕什麼。我們沒有接到柏林的指示不想也不可能採取什麼措施。電話暫時似乎斷了。那末要冷靜！好，我現在所能告訴你們的話，實在就是這一點！”

三

秦胡遜的話不錯。工人們在等着。……他們唱歌，唱得越來越憤激，越來越吓人，唱到革命、唱到鬥爭和流血。但是他們等着，等着，要等到有一點動靜。

然而一點動靜沒有。……

工人青年里急躁的人便想用武力沖進工會會所里去；他們正在打開一扇通到辦公廳的側門。年紀比較大的同事們阻止他

們。他們勸戒那些不耐煩的青年們說道，他們參加組織已經三十年了，也參加過由倍倍爾主持的這工會會所的開幕式，他們不能容許用武力來闖進自己的屋子。

站着等候當然是非常苦惱，外加起了又冷又濕的風，吹得他們寒冷徹骨，腹中又覺得飢餓。

許多人已經失望而憤郁地走開了。等候得疲勞的人是越來越多。……

等到天垂黑的時候——在這陰暗的十一月里天黑得特別早些——，甚至於警察又敢出頭了，他們先前一向是在弄堂和門堂里躲着。

路易·秦胡遜滿意地搓搓手。他又一次干對了事情。誰也欺瞞不了他。什麼也吓不倒他。他干工會領袖已經干得久了。……

四

叛變！……

水兵暴動！……

佛倫斯堡、什列斯威、紐閔斯德都落到了起義者的手裡了！

工人和兵士代表會議^①在基爾已經奪得了政權。

在皇帝的戰艦上懸着紅旗！

凡茲培克的驃騎兵拒絕向飢餓的婦女們衝擊！

華德不應該興高采烈嗎？他不是就為這一天而忙着工作的、對這一天已經盼望了好久好久了嗎？他在盼望這一天的時候，不是已經忍受過無數次的失望嗎？現在他站在那兒倒象是被意外事件奇襲了一樣，迷惘而且——慚愧。他在最近這幾周來，對於

① 基爾水兵起義後，各處都成立了工人和兵士代表會議（即蘇維埃）。

这一天的到來并没有一点貢獻。他只过了一个夢境里的生活，只沉湎在和露德与他两个人有关的未來的幻想中。对于他周圍的一切他是不聞不問的。

真見鬼，在这最近的几天几周里發生了多大的事情呢？奧國脫離了！巴尔干陣綫瓦解了！保加利亞准备單獨媾和！腓力帕·沙德曼①当了帝國秘書長！卡尔·李克卜内西从監牢里釋放出來了！

爱立希·恩特萊怎样地在呆望着他，他根本不相信他对于这些事情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華德觉得非常問心有愧。他怎么会这样隔离着生活的呢？革命在醞釀着，而他一点也沒有察覺，这是怎么回事呢？露德对于这些突然爆發的事变会表示怎样的态度呢？

他們在動物園門口会面。

“露德，你已經知道了嗎？”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她的一副臉和一双眼睛所表現出的神气，就好象是提起了一个悲哀的消息。

“不！”他喊道。“你似乎还没有知道！”他就講給她听一些最近几天所發生的事件。

“是呀，我知道！我知道！”她打断他。“基尔發生了革命！这城里也發生了搶劫。他們馬上还要开槍，也許要对着我們！”

“露德，战事結束了！这是最要緊的事情！”

她默默地望着他。

① 沙德曼(Ph. Scheidemann, 一八六五——一九三九)，社会民主黨員，德皇因鑒于战事失利，为緩和民众的不滿与革命，一九一八年十月間改組政府，組所謂“左派內閣”，罗致社会民主黨員入閣，并釋放一部分政治犯。

“現在要過比較好的日子了！……一定！”

她還是默然。

他們手拉着手走下廣場，他心裡在盤算着將來的種種計劃，並沒有覺到，她是多么地煩悶緘默。

他們在一張粗陋的長凳上坐下，這些長凳放在埃爾斯特湖旁隆巴特橋不遠的地方，四周圍着已經有冬天樣子的枯樹。

他們前面，在昏黃的月光里，是靜悄悄一泓黑沉沉的湖水。城市和他的屋宇、鐘樓以及許多人也都是靜悄悄的。從遠處某一個地方傳來一聲機車的汽笛。湖水輕微地在石岸上激拍着。此外一點動靜沒有。甚至樹木上的枯枝也象死了的一樣。

他突然恐怖起來。這是怎麼回事呢？白天起義，晚上就這樣闕寂無聲嗎？難道一切又回到了它的老路上去嗎？事情還剛在開端就已經擱淺了嗎？他原來想是在這個晚上一定看得到有數不清的人群激昂地唱着歌在街上行走。他腦筋里已經看到了街上的防禦工事，就象他在前人描繪四八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等的雕版和繪畫上所看到的那樣。……

她心裡在想：“漢茲一奧托一定是最早釋放出來的人里面的一個。人家一定會祝賀他、尊重他，因為他正是拒絕服兵役而作為一個軍官遭到貶黜的人。他一定會找上她來，並且提出許多問題。許多必須答復的問題。我有話回答嗎？我能回答什麼呢？……”

“我冷！”她低聲說，把頭靠在他的肩膀上。

他用臂膀護衛地勾着她，把她按在自己身邊，同時心裡在想道：“這些人都是在怕冷嗎？可是哪裡會有這種事情呢：為了天氣冷把革命延期了？”……他想到那些造船工人，剛才站在工會會所前面的時候，是又餓又累；有許多人幾乎站也站不住了。難

道又都瓦解了嗎！以前參加歐配德博士晚課的人一定在某處集合着。他剛才沒有向愛立希打聽清楚，真是太後悔了。

她向他抬起頭來：“吻我！”

華德愕然把頭回過來。她朝他望着，似在請求什麼嗎？是在悲哀嗎？

他把她緊緊地摟在懷裡，又是撫慰她又是使她取暖；隨後眼睛又望着湖水，從湖的彼岸有点点微弱黯淡的灯火在空中閃爍過來。

“那末吻我呀！”露德吐出輕微的聲息，把半啓的嘴唇就着他。

他就俯下身去閉着眼睛吻她。她的潮潤充血的嘴唇在顫動着，他感覺到她的熱氣。她用兩支臂膀圍抱着他，不斷地把她的嘴接到他的嘴上面。

他又從她身上鬆開之後，他仔細瞧瞧她，只見她象睡着的一樣倒在他的懷裡。她的顏色是多麼地慘淡。……她的嘴唇是多麼地豐滿。……她的長長的睫毛是多麼地美麗。……他把她的臉龐緊緊地按在他的胸口。……眼淚灑落到他的手上來。

“你在哭嗎？……你有什么心事，露德？”

“吻我！”

他聽到腳步聲。許多腳步聲。行軍的腳步聲。……

一群隊伍不整齊的人從隆巴特橋上走過。都是男子，大概有好幾百。他們不聲不響地走着，可是好象有急要的事情，在向着某一個固定的目標邁進。他們和華德露德之間只隔着一條鐵路路基。

這是些什麼人呢？華德跳起來，高高地爬上路基。他看到

最前列有武裝的人們。是些水兵……其中一個在肩膀上和腰里束着一條裝三道子彈的帶子。這不是皇家的水兵！這是革命！不錯，這是革命！他趕快跑回去叫道：“露德，革命！水兵！來呀，我們要瞧瞧，他們干什么，他們要上哪兒！”

“這不危險嗎？”

“噯，他們有槍的！”

他們手拉手跑向鐵路橋，他們就在這裡遇到了隊伍。大概有三四百個男子。他們還見到幾個婦女。五個水兵在前面走。他們把他們的軍帽帶子反戴着。隊伍里也有幾個穿灰軍服的。其中一個人有槍。

那末還是來了！那末還是來了！可是這樣少嗎？或者後面還有很多這類隊伍吧！想來每一個人都是有一定任務的。

華德對一個水兵特別看得起勁，他身材魁梧、結實，把粗皮的長統靴套在褲腳管外面。一條寬皮帶上系着一柄大手槍。雄赳赳地把軍帽套在後腦上。……

難道這城市已經到了他們手里嗎？唉，這些才是好漢，他們知道應該怎麼辦。他們不象小羊一樣忍耐地在鎖着門的工會會所前面站上幾個鐘頭。……

他們拐進玲街之後，華德心里明白，他們上哪兒去。他們當然是上未決監獄去，把囚犯釋放出來。……

露德和一個工人攀談，這工人肩上背着一支槍，槍口向下。

她問道：“如果打起來，怎麼辦呢？”

這工人安靜地回答道：“我們看罷！”

“您們難道不知道，”露德接着問，“在這城里，在郊區的營盤里，到處都有兵嗎？據人說，有整個軍團。您和他們，只是很少數的人呀。”

“我們看罷！”

“哦，您們究竟是不是自己相信，會有好結果呢？”

“小姐，這一點不關您的事！我勸您還是回家罷！”

死人街上的衛兵崗亭都是空着。監獄的衛兵難道都躲起來了嗎？

“誰有槍的，到前面來！”

啊，不錯，他們也在里面，小組里的朋友，還有愛立希……愛立希·恩特萊。“哈羅，愛立希！……愛立希！”

華德又是尷尬又是俏皮地帶笑問道：“你們不認得嗎？露德，我的女朋友！愛立希，我的朋友！”

愛立希向露德伸出手來握。“這對您不有點危險嗎？”又向華德低聲不讓她聽到說道：“我現在才明白。所以找不到你！”

“究竟要幹什麼事呢？”露德問。

“釋放政治犯！”

“政治犯嗎？”露德吓了一跳。她問道：“請問您，這監牢里也有軍事犯嗎？”

“很可能！”愛立希隨口回答了一聲。

華德眼睛望着那垛紅牆和那座矗立在牆后面的陰森、幽暗的屋子。那里是大門。在那里街边上，他——拒絕參軍的瑙曼——曾經站立過。他曾經從那邊向他招呼過。……在這牆的后面院子里某一個地方他們把他槍決了。……把他當作凶手，就因為他不願意殺人。……^①

在未決監獄里幹了什麼事，沒有人知道，可是現在有許多工人拿了武器。他們一定在監獄里找到了武器。

① 見第五章第五節。

小組里的朋友們圍着一個囚犯。每一個人都要同他握手。呼聲和歡笑聲從那邊傳來。那是斐得。斐得·彼得。他被釋放了。……他顏色蒼白，臉瘦削了。……一雙黑眼睛可是更大得炯炯有光。……他同許多人握手。他也拿着槍支。他是在監獄里搶來的呢？還是從守兵那邊奪來的呢？他可是個勇往直前的人，這個斐得。他不但能說話，而且剛從監牢里解放出來，就拿起槍支。

華德也很想和他握手，但是隊伍往前走了，斐得已經同其他武裝的人走在前頭。

“現在上哪兒？”有人在喊。

“上蓬德街兵營！”回答說。

“我的天啊！”露德叫起來。“那邊有好幾千兵！難道這幾個水兵要想去襲擊那個營盤嗎？”

愛立希笑道：“為什麼不想去呢？”

華德也精神抖擻地喊道：“你得看到，他們會干得成功的！”

“唉，這真是十足地發瘋了！”

她可是隨着走了。

漫長的蓬德街上夜色茫茫，人迹稀少。許多營房里沒有一扇窗子里射出燈光來。聽不到一點聲響。

同行的一群人在街角上站住了；水兵和其餘武裝的人輕輕地躡着脚步沿着鐵柵走向營盤大門去，一個隨着一個。沒有命令，不講一句話。

“多麼可怕！”露德低聲說。“你可以不可以告訴我，究竟我們為什麼要同來？”

“嚇！”華德做出這聲音來。“嚇！”

一聲槍響。……

只有一声。……这响声在高房子中間好久不散。

“嚇！”

“大概有人开了槍吧？”

“別开口呀，露德！”

在这一声槍响之后闕寂無声。華德稍为往街心走一点，他看到水兵象黑影幢幢地在沿着高鉄欄輕步走去。他們快要走到大門口了，

窗上的玻璃砰一响。……

“当——心！……”

大家都蹲下來。

一声低沉的爆炸声。每个人都感觉到，从兵营的一扇窗子里丢了一点东西到街上來。

“撲。……怎么忽然來了这样一种味道？……一种难聞的臭味！……”

“毒气！……毒——气！”

“該死的！……他們丢了毒气彈！”

大家都跑到了倫采兒街的对面去，華德和露德和爱立希也都跑过去了。他們一定还要繼續跑的，如果不是有一个有力的男子口音在黑暗中喊道：“同志們，不要跑啦！不很厉害！……催泪彈！”

“我們走罢，”露德請求。“我害怕！”

“我們現在可不能走，”華德不耐煩地回答。“这成了什么样子！”

“嗚——，这气味我受不了！”

这味道真是难受。在喉嚨里好象卡住了一样，眼睛里象在發燒。眼泪流得滿臉，尽管他們擦，但是还在淌出來。露德吓得

渾身發抖。

他們聽到從蓬德街方面傳來歡呼聲。從他們躲着的各個門堂里有許多人跑出來，大家都跑到蓬德街去。華德和愛立希握住了露德的手也一同跑去。

營門敞开着。有一個水兵在前院里發布命令。“把所有的軍官都逮捕起來！……一個人都不准離開兵營！……派可靠的人到兵器和彈藥庫前面去站崗！……”

“那末這人就是個頭腦了！”露德望着那個水兵。

“他命令得多么好！”華德贊嘆地叫着。

“不錯，他竟敢發起命令來了！”她說。

“你瞧，這幾個水兵竟搞成功了！”

“我認為再也搞不成的！”她又微笑着說道：“現在好算我們一同參加突擊的了！冒着毒氣！我的手帕都濕透了！我的眼睛痛得厲害！”

“不礙事，這就會好的！可是他們勝利了！”

兩個工人抬着一個人過街。人群中有人向他們喊道：“倫采兒街的拐角上有一家客棧！”

他們在露德和華德身邊走過。

露德問道：“他怎麼啦？”

“他死了。那班狗彘的軍官把他打死了！”

“這是漢堡第一個犧牲者！”

“大家來幫幫忙！”他們要求旁邊站着的人。

華德走上前去。他看到了死者的臉就楞住了。

他們把屍體往前拖去。華德目送着他們。他握住了露德的臂膀，話都說不上來：

“這……這是斐得，露德……這是斐得·彼得！”

五

在这一个十一月五日到六日的夜里，大部分的漢堡市民都是不知不覺地睡到了天亮。路易·秦胡遜也是一样。他在晚上还同柏林通过電話，还洋洋得意地听到党委会同意他的战術，甚至于加以嘉獎。据说他們还希望能控制局势。至少他們告訴他說，会不断有消息通知他并且給他最詳盡的指示的。

一清早電話响起來。

秦胡遜老不願意地从被窝里爬出來。……真該死，哪里又是这样火急？……又是这个胆小鬼的將軍吧？又从老鼠洞里鑽出來了嗎？

打電話的不是將軍，是奇林①。他所报告的事情却能够教这秦胡遜精神振作一下。漢堡和阿托那的衛戍軍已經参加革命，組織了兵士代表會議。柏林發出了新的指示。指示里要求在工人和兵士代表會議里爭取决定性的勢力。喔唷，这对于空肚皮倒是些新鮮的消息！

“我謝謝你，奇林！我馬上就來！請你赶快召集別人！”

在正午时候，許多人都涌向工会会所去。他們从各个市区來到，擎着各社团的旗帜，紅的和綠的，歌唱会的和園藝会的，節約会的和社交会的。企業的职工們整隊開來，工程师和技师在前列，甚至还有經理和厂主們在里面。他們头挨着头站在林蔭大道上。这个奇迹便是昨夜的事件造成的。工会会所的大門和小門都敞开了。食堂里拥挤不堪。各办公室的过道上不断地有

① 秦胡遜的秘書，見前。

人來來往往。

華德在總車站上遇到了小組。他不算是叛徒。却是个荒唐玩忽的分子。現在又找回老家來了。他們一邊唱一邊隨着一面火紅的旗走向工會。

陽台上出現了路易·秦胡遜。

“这家伙嗎？”青年同志們驚叫起來，大家奇怪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这个家伙嗎？”他們不明白。“偏偏就是这家伙嗎？”有几个已經暴躁激動地開始叫喊起來：“教这个政客滾開！……打倒秦胡遜！……教这个戰爭社會主義者滾蛋！……这个自作聰明的小人！……破壞組織的家伙！……”

尖銳的嘯聲。女孩子們在尖聲怪叫：“嗚——！”

群眾不明白這種抗議的原委，便反對這班青年。“安靜！……安靜！……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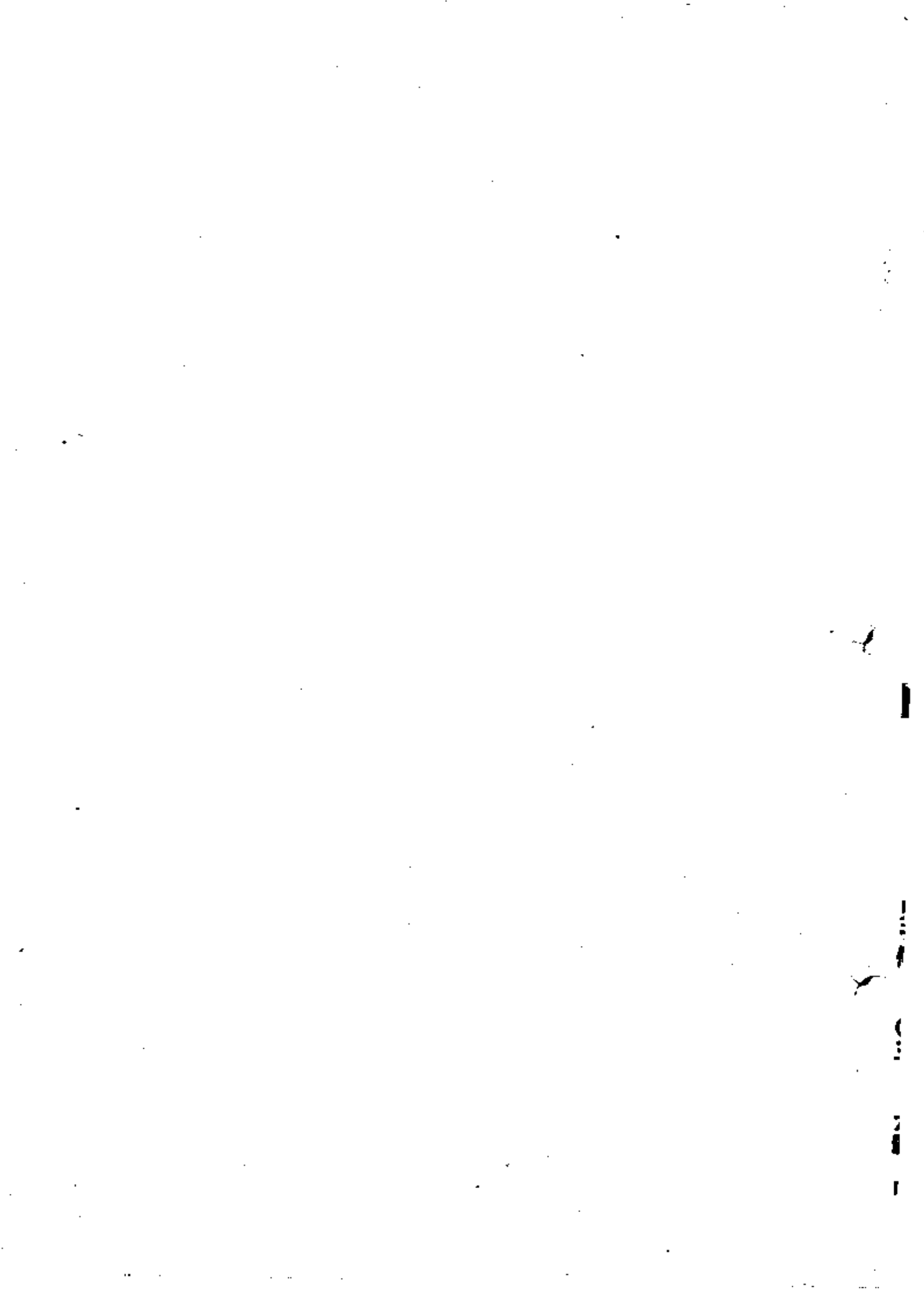
秦胡遜舉起他的一支臂膀來。這算是一種歡迎嗎？他想演說嗎？这家伙……這胖子？……“滾下去！……頑固的政治家！……工人的奸細！……青年的敵人！”

几个工人憤怒地叫道：“野孩子，你們滾開罷！……太放肆啦！……你們到這里來干什么？”

“工——人和兵——士們！漢堡的勞——動——人民！”

路易·秦胡遜又开着兩腿站在那裡，兩只手撐在陽台的欄杆上，結實得象一塊岩石。他那種緩慢而斷斷續續喊出來的話有一種堅定不移的音調：

“革命——勝——利了！社——會——民——主——主義——在——前進！”



第三卷

……而太不成器了。^①

^① 这是指当时的共和政府。

第十七章

唉，真乱，來回跑，吵架，說好話，包扎，拖拉——勃命吞家在迁移。

几个星期前已經在准备，但是進行得还象蝸牛一样地慢。斐莉妲用了好話和好烟來鼓勵那些匠人們，可是到了要緊关头，在耶穌聖誕和新年之間，他們工作的热忱完全松懈下來了。她不斷地在搓着手、扼着腕，唉声嘆气說：“我的天呀！我的天，怎么办呢！我們什么时候搞得完呢！”

地板上尽是報紙，房間的角落里都放着顏色罐頭。什麼都是搞得有始無終。电灯匠來了，說道，他們要等到瓦匠搞完了才能动手。油漆匠說，要等到电灯匠做完了他們的工程，才得开始。而那些瓦匠呢，他們高兴什么时候來就什么时候來，只有歇工是准时的。由于这种耽擱，到老屋里來搬运家具的人是來得太早了。她只有十分好声好气并且用許多瓶啤酒來慰勞那些激動的、似乎十分有工作热忱的人們。

“好太太，可是您得償付這項損失啊！”

斐莉妲只有暗暗地搓着雙手。

她看到粉刷匠懶洋洋地把刷子向石灰桶里蘸着，她毫無惡意地問道：“曼特斯先生，您覺得不好過嗎？”——她想借此排遣一點自己的憤怒和不快。——“太太——对不起！——您這句話

是什么意思呢？用來催促嗎？对不起！这現在不行了！这个时代过去了！可是您如果相信，換了別人處在我的地位會……”——“不是，不是，好人，您往下干好啦！”——“我得告訴您，太太，現在沒有高低了。这种时代——对不起！——是一去永不再來了，在这种場合我不得不……”——“請您原諒，曼特斯先生。我敬您一支雪茄烟，是特等貨！請您往下干罷！我的天，我們得搞完它才行！”斐莉妲几乎要流出眼泪來了。——“哦，对不起！当然！好罷，多謝太太！”他把尖头咬下，仔細把雪茄烟点上了火。斐莉妲一边發抖一边望着他。“您瞧，太太，——对不起！——今天的情形是……”——“我沒有工夫啦，”她叫着便跑出了房間去。

她还听到他在后面說着：“哦，对不起！”

在前房里，油漆匠把顏色罐頭踢翻了。不容易買到的油漆顏料流在鑲木地板上。斐莉妲叫了起來，她气憤得有气無力地噉咕了一声“笨坯”和“懶漢”。糟糕，这油漆匠的听觉非常灵敏。他不慌不忙，开始收拾他的刷子，脫下他的工作衣。斐莉妲吃驚地問他干什么，他回答道：“我走啦，太太！您侮辱了我。您一个人去搞您这鬼东西罷！”——“可是，您这个人啊，您不該在这最后关头丢下不管呀！”——斐莉妲几乎要暈倒了。“如果我丈夫……。”——“尽管您的丈夫坐在工兵代表會議里面，您也沒有理由來侮辱我呀。您記住了，我們工人今天不是下等人了！”——“对的，对的！您有理。……可是你把这顏色——今天顏色是……”——“这是由于工作失手！”——“是嗎？好罷，那末您干下去罷！您干呀！您知道，今天得搞完這兩間大房間呀。”——“好罷！可是总得和气！不要激动啊！”

这固然是很好，租到一个寬大的住所，有瓷磚的厨房，煤气灶和大窗戶。主要地先搞好这个住所，这也并不錯，因为卡尔有

社交的义务。对于这一点确是没有话可以反对。但是必须要这样仓促吗？这样手忙脚乱吗？受罪的只是她一个。他一天不露面，他在——办公。和匠人们打交道，搞这样搞那样，都是她的事情。

斐莉妲看看她的母亲，她这几天里惟一的帮手。这老人家多么会包扎啊！在她看起来好象很有趣似的，如同上次一样，再来搬一次家。

二

十一点钟敲过，勃侖吞回到家里。灯已经拆下了，他在家具已经搬空了黑沉沉的屋子里面，被包裹和内衣袋絆了一跤。“猪獾！把人家的骨头都跌断了！喂，没有人在家吗？”

没有人答话……

“怎么回事呀？”

后来他想起，搬了家了。对的！该死，他几乎忘掉了。他们到新屋子里去了。岂有此理，没有先关照他。

幸而新屋子离开旧居不远，只要拐一个弯，在佛特街六十四号。

他搬进了一座堂皇富丽的屋子。不错！面朝着圣灵场，五个房间的住所。甚至带浴室。只有那大脑袋的费尔默该住得讲究吗？他就不应该吗？——他，工人和兵士代表会议房屋委员会的主席不应该吗？现在大家都跑来找他，住得又小又坏。就为了丝绒帽子和领带上的钻石别针，资产阶级的女夫！时代变了！今天是我们掌着舵在决定航路。……新年里他们要来，全体亲戚。他们来好啦！他们该来！他要让他们看看，他在干着什么事情。如果他们不了解，他要把他们丢到门口去，用一条漂亮的

弧綫丟出去。

他們應該已經見到，新的时代开始了。……

他就向着佛特街走去。

……他們都跑來了！他們都來向他獻殷勤，要幫他的忙！卡尔呀，我們怎樣來幫帮你呢？你要擴充你的店鋪嗎？你需要比較大額的貸款嗎？卡尔，你知道，我們的女婿和金融界非常有聯絡。即使數目再大些，我們也能帮你的忙。……他們的想法真奇怪！在這時候開展業務嗎？現在是革命呀！他們只想到做生意。他們只劝他利用這好机会！卡尔，快給你自已开拓一个小金礦罷，亨利劝告。在市中心开一个鋪子，有足够的房間可以在里面自己制造烟卷。这种机会是永远不会再來的。况且你是房屋委員會的主席呀！……不要臉的親戚！單單这种要求已經是一种侮辱！庸俗的心思！永远不会再來的机会，所以要赶快！神知道，他是有比較重要的事務。他現在搬一个比較大的屋子，那一定沒有人見怪，这是应当的——以他和他的地位……。

小爱芙莉一边欢呼一边迎着他跑來。“嚇！——嚇！不要这样鬧。人家已經都睡了。你呢，還沒睡嗎？你难道一点不困嗎？”

他滿心欢喜地把女孩子抱起來。

兩個婦人都跪着在擦地板。斐莉坦抬起眼來望了一望，說道：“喔，你也到这里來玩玩嗎？”

他确是吃了一驚。从昨天起進行得真快。頂刷白了，牆上裱糊了。这是薔薇花呢还是幻想的花样呢？不坏……窗框子也油漆了。……他望望兩位正在忙着的婦人。……

“这里是臥室还是餐室呢？”他謙虛地問。——“当然是餐室，”她咕嚕着在絞干拖布。“是的，是的，当然！不坏！漂亮得很！那末旁边一間是寢室。前面是先生室①，面向着聖灵場，不

是嗎？不是？”——斐莉妲在絞着濕抹布，也不向他望一眼，回答道：“還是把它作為一間太太室罷，你晚上一定難得在家的。”——“喔唷！”他叫起來。“別這麼說！如果在家的確舒服！這太太室^②倒好听……。”斐莉妲跳了起來。她叫道：“舒服？”啊，那末一向是不舒服？所以你總是在外面胡鬧嗎？”

老哈特柯夫不同意地搖搖頭。卡爾·勃倫吞做出過分驚惶的樣子倒退了好幾步，笑着叫道：“嘿，你又要生這麼大的氣了！……可是沒有關係，現在一定會舒服了。我真想舒服。如果你能想象兵營里的生活，那就能了解我的。”——“你真下流！”——“我，下流？怎麼講？”——“好象我是個懶惰的女人。如果我們家里一向不舒服，那無非就是由於我們招留了各色各樣的人物。”——“談不到什麼各色各樣的人物。難道你的弟弟，你的弟媳和你弟弟的兒子^③叫做‘各色各樣的人物’嗎？……你總是立刻就噴出你的毒氣來。我講一句話，你就會把它編成一部悲劇！”

老哈特柯夫太太望望她的女婿又望望她的女兒，她不聲不響在呆看着她的丈夫。不，他沒有喝醉酒。她已經在後悔她自己的急躁。“我為什麼總是這樣容易教自己沖動呢！”她就趁勢收篷說：“這屋子真好！我也想，我們會舒服一下了。這外景就不壞！你到先生室里去往外面望望罷！”

他很聽話地走進隔壁房間里去，從報紙和顏色罐頭上摸索過去，向窗外望望。他可是一點東西也看不到，因為外面是夜色

① 原文 *Herrenzimmer*，是書房，也可用作男客們餐後吸煙之用。

② 原文 *Frauenzimmer*，字面是“太太室”，意義是“女人”，並含下賤之意。

③ 他們都在勃倫吞的家里住過，見父親們。

茫茫。只有聖靈場的那一端，在制繩道的起點，有几盞路燈亮着。

他回到兩位婦女那里，雖然嘴角上帶一點狡猾的微笑，一本正經地說道：“當真，很美麗，這個遠景！”

“不是嗎？”斐莉妲高興起來，把最後的一點水絞干。“再等一等，卡爾，我們馬上就搞完了。明天一清早，這几間房間里都可以擺起家具來了。”

“我們到新年搞得完嗎？”——“一定！在元旦，大約在正午的時候！”——“哦，哦！這就是後天了！”——“你放心好啦！”

三

他們都來到了。真是紛紜雜沓。有握手，也有擁抱。對於這所漂亮屋子的驚嘆聲自然而然成為對於主婦的沒有完的恭維。而卡爾那種英俊氣概又引起了大家發表意見，都認為是軍事把他培養成了一個偉男子，不過要附帶聲明的：通過了被神詛咒的軍營里的考驗和痛苦。

這樣許多話，這樣許多欺騙，這樣許多虛偽。這樣許多過度的信誓，這樣許多壓制着的嫉妒和惡意。可是大家顯出一種——一種波及別人的興高采烈來。

姑母和姑丈們向來沒有過這樣慷慨。沒有一個人忘了給小女孩——這張愛吃糖的嘴！——給華德——啊，他長得多好看！——帶禮物，稱贊，親吻。

在這新屋里有一種香氣。不但是掛在花灯上和插在鏡框后面的松枝發出清香來，還有在厨房里用文火煮着的豬排味道，紅白菜味道和新鮮的顏料氣味。卡爾，穿着深褐色衣服，還是軍營里出來的時候那樣瘦削，可是上髭自從皇帝威廉第二逃走之後

已經不再拈得那么翹起，却在尖端修齊了，用油膏塗得硬硬的。他在做主人，到處敬酒，敬煙，放在扁的，有金印的木匣子里的特別上等的灰色哈瓦那雪茄煙和烏黑色巴西雪茄煙，這種粗大的、套着綠色環子的巴西煙，便是對它望一望也教人心里高興了。

當這位主人在接受人家的祝賀，但也沒有忘掉碰杯和勸酒的時候，主婦却在灰色綢子的社交服上干脆系上一條圍裙，不斷地向着厨房里跑，去幫女廚司的忙，這位女廚司是為了今天晚上特別請來的。哈特柯夫老太太也在幫着忙；但是儘管她的理智怎樣靈活，她的意志和願望怎樣堅定，一雙手却不大來得了；最近幾天的辛苦使她太疲勞了，她覺得稍為動一動腿里就發痠。她就坐在厨房里的小板凳上，她憔悴瘦削的臉上的一雙大眼睛驚异地望着她的女兒，女兒正向鍋子里攪拌得很起勁，把這樣端下又把那樣放在火上，尝尝蜜煎的水果，同女廚司談談她一向是怎樣做煎番薯的。啊，就是這樣！——哈特柯夫老太太在她的女兒身上又看到了自己。她獨自在暗暗點頭，她的眼睛里似乎在說道：那——末，我以前就是這樣干的；一會兒，這里，一會兒——那兒。鍋子蓋叮當直響，煎肉在發香，煎番薯——她對它的嗜好是我傳給她的——在油里炸得很好聽。這時候約翰——今天是他的生忌——就掩進厨房里來，他真是個喜歡開鍋蓋看看的人——他會這樣說道：“味道真美極啦，寶玲！還要多久呢？”那時他就得嘗一嘗，眼睛閉閉，由於痛快嘆一口氣。隨後他就說道：“寶玲，沒有人再會煮得比你好吃了！”

這時的確有幾顆大大的淚珠流到哈特柯夫老太太的皺臉上來了。她自己當時並沒有察覺。等到她覺到了，立刻急急把臉擦了一擦，說道：“斐莉妲，你簡直不讓我喝一口酒嗎？”她說話的神氣是要求多於請求。

“母親，你今天不能喝！請你答應我！明天你要喝多少就喝多少！”

“明天！明天！”老太太囁咕着。“誰還知道，明天怎麼樣！”她不聲不响地走了出去。

尽管这新居多么寬敞，对于这許多來賓还是嫌小。这在准备擺席的时候表現了出來——來賓們被請出了餐室。

在起居室里，大家都圍繞着卡尔。他嘴里說出來的一言一語似乎特別受到人家的愛听和重視。还有，每一个人都突然感到有这种需要，要向他証明，他是如何地器重他，他現在能站在他跟前是多么感觉光荣。亨利·費尔默在阿丽賽·司特利梅和她的弟弟阿諾特一致欢呼之下說道，他对于卡尔期待着更远大的前程呢。以前一向沒有發覺的才具現在到了透露的时候，这种天然的才具，从民众中默默無聞的人中間透露出來，常有不可限量的前程。只要想到馬丁·路德，他也是一个窮人的兒子。……亨利覺得卡尔具备一个远大前程所应有的一切：健全的理智、动人的辯才、一种討人喜歡的外表和一个沒有污点的歷史……。

“沒有污点的歷史，”勃倫吞打断了人家的話，謙遜地迴轉身來，說道，“這我承認。不錯，我对于這一點是自負的，對於我這沒有污点的歷史！”

“小娘舅，我們是向來沒有懷疑過，你會有這樣得意的一天，”阿丽賽嬌聲嬌氣地說，同時眯花着眼睛扭着身子向他走過來。“所有的親戚都是對你另眼相看的。凡是……凡是看得出的地方，人家是會看得出來的。”

“是呀，是呀，卡尔舅舅是一個人才！一個大人物！”阿諾特·司特利梅嚷着說，他把手搭在母舅的肩膀上。

在廚房門口發生一種噪鬧的聲音。他們聽到斐莉妲在喊道：“沒有的事！你快出去。……这不更好嗎！”

莎菲·司迭克被人家一點不客氣地從廚房里趕了出來。她現在站在男賓們里面，他們在笑她的被逐，並且敬她一杯茴香燒酒來安慰她。她今天是客人，應該受人家的招待而不要她去幫忙。

“斯塔梅先生，他大概也吃過很多苦吧，是嗎？這我想象得出來。他年紀已經不算青了。身體已經開始僵硬了。還有他那種，我們說它是非軍人式的姿勢罷。真是，我可以想得出來。”哥斯他夫·司迭克坐在起居室的角落裏，面對着卡尔在諾司特立茨交的朋友威廉·斯塔梅，一個身材肥碩，年齡在四十出頭的運輸業商人。

“您講得真對，司迭克先生。我有時候看到他們那樣難為他，心里真難過，尤其是那個克奴遜盯得他仔細。……他究竟對卡尔有什麼仇恨呢？一點沒有。這不過是一種政策，您知道嗎？這流氓要想敲詐一點雪茄烟。他貪得無厭。如果卡尔有時候搞不來——這種情形是有的——，這個克奴遜就找他的麻煩，那就沒有個完。您還得知道，這個人在別的方面倒並不壞。絕對不是壞人。就是對卡尔，也就是對他的雪茄烟，他蠻不講理。”

哥斯他夫·司迭克點點頭，探究地望着對方的臉，說道：“我們從卡尔外表上就看得出來。他是老了！”

“我們經過了這一次苦難誰也不再年青了！”

“對的，對的，就是這樣。”

走廊上一陣喧嚷，哈囉聲和笑聲，握手和擁抱，大家的臉上

堆着再見的快乐——包尔·帕开主任來了。

“好兄弟！”他用了一种他在战争期間学会的男次低音喊。接着又喊一声：“好兄弟！你回來了！終究回來了！沒有話可以表达出我的高兴來。走过來，讓我擁抱一下——不開口地擁抱一下！”他說着就把比他差不多矮一个头的朋友緊緊地压在胸前。随手却又用了和把卡尔拉过去一样的勁把他推了開來对着他看，同时用中指擦干了一下自己的眼角。他默默地对卡尔審視了一回說道：“謝謝上帝，果真是你！”然后，鄭重地点点头說道：“恐怖的时代过去了。要謝天謝地！但願这和平不要教我們太失望了！”

“什么叫失望呢？”卡尔·勃侖吞好象專在找他的錯。“战争結束了，我們就該享福了！現在已經進展到这样的地步。失望的时代是已經过去了！”

帕开把右手放在朋友的肩膀上，庄重地望着他的臉說道：“你的話進得上帝的耳朵，好兄弟！你就是我們的大希望了。誰不知道，在我們大家动搖的日子，你一个人坚定。誰会忘掉，在我們大家想勝利的日子，你……你却要和平。你那种坚定不移的性格和你那种远見……。卡尔，你真是我們在这种混乱时代的安慰，而且……。”

“什么叫混乱呢？”卡尔反对，他把头縮着，好象要立刻向他撞上去。

“在这种希望低落的时代……”

“你剛才說是混乱！我要問你，包尔，你想象得出再有哪一次革命能象我們这次那样進行得有秩序嗎？它消滅了一个几百年之久的皇朝，消滅了一个几百年之久的軍國主义！还没有一个民族有过这样一次不流血的革命！”

“要謝謝上帝！”帕开声明。

“卡尔舅舅說得很对，这您承認吧？”阿丽賽·司特利梅挨到帕开身边去。

她的弟弟阿諾特叫道：“卡尔舅舅講的話总是对的！”

“他說是混乱，”卡尔·勃侖吞嚷着，“这对于我們進行得这样子有秩序的革命却是一种侮辱！”

斐莉姐从厨房里冲出來，推开了她的丈夫，又推开了阿丽賽，兩支臂膀叉在腰里，喊道：“这是招待客人的方式嗎？在走廊上就要向他撞上去！他还没有來得及寬衣！……对不起，帕开先生，要我帮帮您的忙嗎？……您的帽子，您的手杖！”

“親爱的勃侖吞太太，我朋友的太太，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女朋友，我不曉得應該怎样講，您是……您是跟天神一样，簡直跟天神一样！有什么关系嗎？好人，我們做狗叫，可是我們誰也不咬誰。……我們……我們不过大家彼此嗅嗅就是了，所謂……”

啊，他多么会掌握情况，真是有魔力。……而斐莉姐呢？哈哈！她真以为帕开一進門就会吵起嘴來嗎？哈哈！就是这么回事！

帕开主任就这样挨了朋友的攻击并且在勝利中被人引進起居室。他从此成了这小小社会的中心。圍繞着他坐在起居室里的有蜜蜜和亨利，哥斯他夫和莎菲，阿丽賽，阿諾特和斯塔梅先生。華德·勃侖吞也去見了一見他以前的上司^①。最后哈特柯夫外祖母也進來了，她在傾听着帕开的生动有力的談吐。

來了一塊比較有力的磁鐵。勃侖吞暫時被人遺忘了，他便不大高兴起來。他憤憤地走進厨房里去。

① 他幼時曾在市立劇院里做過合唱隊員。

“差不多了嗎？”

“还得等一下！卡尔，听着，不要鬧出笑話來！你是主人，不要忘了！今天把該死的政治攔在一邊罷！那末，我告訴你，如果今天吵起嘴來，那……那……我再也不在我的家里請客了。……永遠不請客了！”

“怎么回事？这不过是开开玩笑！一点惡意沒有！但是如果給他这种气焰澆上一点冷水，也不碍事。他老是裝出一种只有他一个人会講話的样子。他得学一学謙虛。如果他还不明白，他得……”

“你別談政治。你現在是工人和軍人會議的委員！你也得知道你应该有怎样的态度！”

卡尔·勃侖吞对着这一种妇人的邏輯嘆了一口气，可是自己对自己搖了搖手，走出了厨房。

“……而且只有極少的人知道，我們这骯髒的漢堡当时成了整个西方的歌劇中心。……”帕开說西方。这是他近來喜欢用的一个字眼。他觉得这个字比欧洲來得好听。“用我的名譽担保！我在前些时候不得不研究一部音乐史——因为职务的关系，不能不懂得些！——，簡單地講，这本书寫得很詳細。那是十七世紀末的事情。我們有了第一部德文的原著歌劇。我告訴你們，根据傳統，歌劇一定要寫得非常神奇。要有血直噴出來。真的血——用我的名譽担保！——，当然是小牛的血，放在猪尿泡里面，由歌人藏在衣服底下，只要刺一下或者砍一刀，——快得看不清——就有血向着舞台上直濺！甚至还有砍头，不錯，就在舞台上。有一部歌劇叫司寶貝克，在最后一幕里，那老海盜①在唱完了一段悲痛的抒情曲之后，就得当众梟首。腦袋滾到台上。書

上这么說。观众都驚叫起來。我可是認為，这是个装在歌人身上的假头，每晚都要滾到台上來的。各位先生太太們，那时的歌剧舞台簡直是个純粹的馬戲場。各色各样的动物都参加表演。用我的名譽担保！不僅僅是馬和驢子，还有猴子，甚至于有駱駝。还有，請各位想一想，在舞台上講着和唱着高等德語和土語，意大利語和法國語，有时是同时的。……”

“真有意思！”

“这歌剧今天还有嗎？我的意思是說，这乐譜和歌詞？”阿丽賽問。

“当然！”帕开回答。“这些东西可是陈旧了。有些歌詞可是非常原始的。譬如在歌剧亞当和夏娃里……”

“您念过这歌詞嗎？”

“什么叫念过呢？”帕开把头往后一仰。“我大部分都能背得出来。”

“啊……！——了不起！……”

“各位先生太太們，請听一段小小的、有趣的試唱！”

包尔·帕开做出了一种姿勢來，拈一拈鬚髭尖，閉起眼睛，集中精神。突然間他又睜大眼睛，举起手來做出教人安靜的样子，随后就怪声怪气地唱道：

一个女孩子和一架風琴，
我把兩样來細心較論，
確有許多地方相等。
原來這兩样东西，
从古以來就是如此，

① 司賣貝克是有名海盜，一四〇一年在漢堡受刑。

接触的时候都要当心。

“嗚——嘿，不行！”阿丽赛尖声叫起来。“你这个帕开先生啊！”她吃吃地笑着跑到了厨房里斐莉妲舅母那里。

“相当粗俗，我们不能不这样讲，”亨利说。

哥斯他夫·司迭克没有表情；只说道：“不错，这话讲得对！”

“那时候的人可是并不拘谨或者特别敏感，”帕开晒笑着说。“我以为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

斐莉妲到了起居室来。她叫道：“我听到了什么，在这里讲粗话吗？我的先生们呀！”她做出一种油滑的样子来威吓道。“我们是知道您的！但是您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是和太太们在一起呀。您要注意一点，对不起……好——现在请入席罢！”

“最亲爱的勃侖吞太太，您又做了一篇最好听的演说。就听这末了的一句！即使是最长最无聊的演说也是受得了的，如果最后来这样一个号召。”

从各方面都有赞美的话向斐莉妲传来。啊，这种美味的煎肉！还有这种红白菜！还有这种又松又脆的煎番薯！还有卡尔所斟的那种培侖卡斯脱酒是多么好上口。帕开把它一小口一小口地来细细享受，咬咬它，咀嚼它，用这种仪式来对它作应得的赞颂。他暗地里在思想：“他哪里搞来这好东西的呢？哦，不错，谁地位高了，就会有！”他高声说道：“美极了！一个非常美的年分！^①醇，各位先生太太们！真醇！”

喝了第三杯酒——猪排已经吃完了——卡尔·勃侖吞还没有致祝饮辞。“他始终还是个无产者，”帕开心想，他右手举着

① 这是指釀酒的年分。

杯子，站起來喊道：

“親愛的朋友！今天的晚會對於我們有多么重大的意義，我用不着再說了。這一定是我們最幸運的一個晚會。戰爭結束了，我們還活着。尤其是我們這位親愛的卡爾，這位氣節高尚，不屈不撓而始終堅貞的人，是我們以往這些黑暗年代的明星，是我們現在的模範。固然是有過許多純潔的和正直的德國人；但是我們的卡爾不僅是一個純潔的，正直的和偉大的人物，他並且是……”

“卡爾大帝！”已經有點醉醺醺的阿諾特喊道。“萬歲！”

各人手里的酒杯都交錯地舉起來，大家歡笑着。有些美味的酒滴便落到了桌布和地板上來。

“卡爾大帝！妙極了！”

勃倫吞也放聲大笑起來。

“祝卡爾大帝健康！萬歲！……萬歲！……萬歲！”帕開就隨機應變用這滑稽的呼聲結束了他的演說。

杯蓋叮東響着。各方面都有歡呼聲，從喝了酒的嘴唇里不斷地流出頌揚諛媚的話來。

四

隨後就訂起計劃來，五花八門的計劃。他們酒喝得越多，所訂的計劃便越大胆。起先開玩笑，漸漸地就糊里糊塗當作真的。這各色各樣的計劃的中心是卡爾·勃倫吞——卡爾大帝。這字眼已經深入人心了。

亨利看卡爾將來要當參議員，當然是處理住宅問題的參議員。他稱這位內弟為惟一恰當的、公正而智睿的人物，能夠着力來反對那些如象收歸國有一類的愚昧計劃。“企業家的主動性應

該加以窒息嗎？不應該！房地產們的具有犧牲精神的、不自私的利益應該加以侵害或觸動嗎？不應該！要是這樣，那就是我國有名的居住文明崩潰的开始。卡尔一定要當處理住宅問題的參議員。他是適當的人物！”

運輸企業者斯塔梅向着亨利·費爾默舉起他半滿的酒杯來說道：“最尊敬的人，您說出了我心坎里的話！但是我不能不講……不，我們先祝賀您的話！……健康，各位太太先生們！”

“健康！……健康，斯塔梅先生！……健康，卡尔！”

“好，那末現在——我來講。……請各位賜听！……參議員是胡說！……我認識我的朋友卡尔。我在好的和壞的日子里，輕鬆和困難的日子里認識到他。誰象我們這樣……。唉，這方面不能講了！我不過想說，我認識他而且不能不說他所賦有的才具不只是能做一個參議員。他可以當市長。不錯，他有這分才具。他是堅毅的，他可以強硬，強硬得像鋼鐵一樣。他是明達的，因為他知道，他要做些什麼事。他是眾望所歸的，而且將來還要一天勝似一天，因為工人們知道，他是屬於他們的，他是他們里面的一個。這是卡尔的最大的長處。……”

“妙啊！……妙啊！……很對！……卡尔，你在普魯士找到了一個頭等的朋友！非常欽佩！”

華德沒有老呆在屋子里，也沒有都聽到人家講的話。他現在因為幫着端摩加^①和奶油蛋糕到桌上來，他聽到了這位運輸企業家的一段話，他驚訝地瞪大了眼睛望着他的父親。

如果他對於這些醉醺醺的話報以微微一笑，只是譏嘲和瞧

① 阿拉伯摩加城所產上等咖啡。

不起的一笑，那他的兒子也許就滿意了。如果那父親對這個蠢傢伙說幾句諷刺的話，只要說幾句糾正的話，那也能使他完全安靜下來了。卡爾·勃倫吞却端坐在那里，對於這一派胡言只是默默地點點頭。他為了企業家主動性的不可侵害，為了對德國居住文明和房地主的維護而干了杯。

華德對於這種丑態看得忍無可忍了。他走出了房間，披起他的粗呢大衣，向着廚房里叫道：“母親，我出去了！告訴你一聲！”

“什——么？……你出去？上哪兒去？”

“是的，我出去了！里面的胡說八道，我真受不了。一班小人，虛偽、反動、下流。……我還不如出去！”

“孩子，你瘋了！”

母親勃倫吞驚駭地搖搖晃晃走到了門口。

“你怎么啦？”她把臂膀勾住了他。“讓他們要怎么講怎么講好啦！根本都是些沒有價值也沒有斤量的話。他們都已喝醉酒了。你可是——你这笨傢伙，認起真來了！”

“母親，你不明白我！他們根本不是在亂講；他們喝醉了酒在談話，這是不錯的！他們在你一句我一句說些好聽的話，而同時他們可是真想教我們毀滅呢！”

“那你說得太过分了！过分得太多了。”

“讓我走罷！我討厭這樣！”

“好罷——那末你走！”母親勃倫吞忽然安定而冷靜起來。
“可是父親問起你來，我怎么說法？”

“告訴他實話好啦！”

五

並沒有人問起華德；大家並沒有覺得少了他，原來在這新年和家的第一次宴會上又來了一樁新的聳動事件。

摩加已經端了上來，帕開正在一心一意並且用一種犹太主教的态度開始切奶油蛋糕時，門鈴響起來。

沒有人特別注意到這件事。可是不久走廊上就傳來一種神秘的噉噉喳喳的聲音。亨利望望他的太太，她只點點頭。兩個人默默含笑地望望那個還一無所知的卡爾。

這時斐莉姐從門縫里探進一個頭來，叫道：“卡爾，我們又有客來啦！你的哥哥和他的太太！”

這個報告絕沒有引起人家的歡喜，而倒象是告訴了一點人家早已知道了的事情。只有卡爾在剛聽到的時候不但顯出了一種驚訝的神色，並且還帶一點憎恨的樣子。

帕開嚷着道：“你還有一個哥哥嗎，卡爾？可是我今天才聽到嗎？”

他望望他的朋友，立刻就知道了現在揭露着一件家庭秘密，最後可能還來一個和解。

亨利可是在擔心會鬧出笑話來，因此他從椅子上跳起來，毫無理由地大聲呼喊道：“妙極啦！這才是樁意外的事件！”

在這個當口，海關督察員馬蒂斯·勃侖吞已經走了進來——穿着制服，朴素，可是有一種威儀。他兩只寬寬的肩膀上面魁偉地頂着一個光禿禿的大腦袋。他眼睛嚴肅地緊盯着他的弟弟，在大家都屏息靜待的當口，用一種沉着的聲音問道：

“許可進來嗎？”

“我還沒有給哪一個吃過閉門羹！”

并不是十分和善的回答，更絕不是邀請，但是同席的人，亨利是第一个，都拍起手來；馬蒂斯·勃侖吞就走到桌子跟前，向他的弟弟伸出手來握，同时說道：“祝願我們的和解，卡尔！可惜那一天我沒有在家，不然早就和解了！”

“你好，馬蒂斯！我和我的賓客們都表示对你欢迎！”

“还有弥娜呢？”馬蒂斯·勃侖吞指指他的太太，她正傍着斐莉姐站在开着的門口。

“当然也欢迎！你好，弥娜！”

“各位太太先生們，請您們原諒我穿着制服，我是直接从办公的地方來！”

馬蒂斯·勃侖吞招呼了亨利和蜜蜜，哥斯他夫和莎菲，阿丽賽和阿諾特。其余的賓客他不認識，他就請卡尔介紹。

包尔·帕开心里十二分高兴地在注視着这位突然出現的哥哥。他的仪态多么好！簡直是長于社交。卡尔的兄姊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親戚。他覺得这使他更难了解，为什么卡尔本人还是这样一个粗人。虽然如此，現在是得意的，至少可以給人看一張目前很时髦的过激派的名片了。

馬蒂斯·勃侖吞微微弯着腰站在那里，帶着一种和解的神气。他的外表和姿勢确是有点象俾斯麥。同样的濃眉毛。同样的蓬松的上髭。同样的秃頂。他听到說：“漢堡市立剧院主任，我的老朋友！……运输公司老板威廉·斯塔梅，我在諾司特立茨的好伙伴！”

主任……运输企業家！……馬蒂斯·勃侖吞覺得出其不意地痛快；他剛才担心走進了一个赤色的巢穴里來，遇到的將尽是一些激烈的叫囂者和喜欢惹事生非的粗人。……市立剧院主任。再加上这种堂堂的外表。虽然那个斯塔梅——純粹从表面看來——

有一点粗俗的样子，但他终究是个运输公司老板。想不到，馬蒂斯·勃侖吞觉得痛快。正因为这样，他觉得在喝第一杯酒之前，有先声明几句的必要。他站起来，把酒杯举到齐胸口，眼睛向同席的人望一周，然后开始说道：

“諸位太太們和先生們！極受尊敬的在座各位！我應該向各位，但是尤其應該向我的弟弟卡尔，講一句坦白的、可說是懺悔的話。我們隔了許多年在这里又初次会面，并且在他的屋子里。这我要鄭重地指出來。因为，虽然他是比較年幼，但是在許多方面，他都表現出了是比較老成并且富有經驗，尤其是比較有遠見。因此……。”

“对啊！对啊！”帕开喊起來，大家都爭先随着他喊，并且拍起手來。

“……因此我認為这是我的义务，虽然我年紀比較大些，要首先進行和解。我向來沒有做过社会民主黨員，却永远是一个忠于德國的男子，一个把他的責任看作是他生命內容的官員，他对于——請各位原諒我的坦白——政治这套廢話知道得很少并且也不加重視。我一向把社会民主黨員看作是游手好閑的人和罪犯。今天我才知道——我們現在每天都能體驗到——，在社会民主黨員里面也有值得尊敬的、深謀遠慮的、極其善良的和可愛的人。以前曾經趨附过他們的那一班廢物現在幸而退出为斯巴达克斯團員了……不錯，各位太太先生們，我作为一个以前的忠于德皇的官員和非常保守的男子現在公开并且誠实地承認，我对于有節度的、持重的社会民主黨員表示極高度的敬仰！我正是贊美他們这样勇敢地在阻擋一班群眾的胡作妄為。这对于我來說真是一種意外的事情！因此，向我的弟弟，这位社会民主黨員，伸出我和解的手來，在我并不是難事。……”

“講得真偉大，督察員先生！”帕开做出非常傾倒的樣子。

“真是一種大丈夫的公正話！”亨利証實說。“如果大家都能有這種高超的見識便好了！”

“馬蒂斯舅舅，你真是個大演說家！”阿麗賽隔着桌子喊起來。“真能感動人！”

卡尔·勃侖吞，默默地在思索着，站起來敲敲他的杯子。

“噤！……別鬧！……卡尔要講話！”

“我不能不對這些善意的話表示感謝。我並不懷疑這些話的真實性，但是我不能認為完全正確。我們獨立社會民主黨員^①是……”

“卡尔，我懇求你，請你別講政治！”包尔·帕开向朋友祈禱似地舉起兩支臂膀來。

“很對！”婦女們都叫道。“講政治只會引起爭吵！”

“都是些頑固的笨傢伙！”卡尔·勃侖吞的臉漲紅起來。“他們願意聽我哥哥的政治胡扯，卻不願意聽我講一句政治性的話，一方面他們卻說我智睿有遠見，把我捧到天上去！但是”——他想到——“他們在政治方面都是些幼稚的頭腦。如果他中止講話，他們可能認為是他的弱點。因此他只大模大樣地微微笑了笑，帶一點輕視的神氣接着說道：

“只是——為了不要搞錯，我要聲明一下：我是不屬於舊社會民主黨的。不是的！我雖然……”

“卡尔，”帕开又打斷他，同時他向着卡尔翻了一個白眼，“卡尔，我只有把我的兩隻手舉起來，誠心誠意向你請求……懇求，

①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是於一九一七年從社會民主黨里分裂出來的；在一九二二年他們大部分又合併起來。

請你想一想，在我們這席上講這些話是多麼地不合適！你得明白！”

“對，對，這句話講得有道理！……很對，卡爾！”……

“真見鬼，我可是不能不同你們講講清楚，我是站在哪一方面的，否則你們會有一點不正確的成見。我不是老派，我是一個新型的社會民主黨員，獨立社會民主黨的一員，是反對戰爭，反對城堡和平政策的。如果……”

“獨——獨立社會民主黨——萬歲！”

阿諾特·司特利梅——他已經酩酊大醉了——狂吼了一聲。他想把他的杯子舉起來，可是杯子從他手里落下來，在他的腳邊打得粉碎。大家放聲大笑起來。也不知道是笑他的呼喊聲還是笑他的闖禍。可是大家都站了起來，舉起杯子互碰。

卡爾·勃倫吞也不例外。他們可能是為了祝福他的黨而在干杯吧？

六

這一班快樂的親友們準備告辭的時候，新年的第二天已經是曉色蒙朧了。阿諾特·司特利梅已經喝得爛醉，他不能不由阿麗賽和斯塔梅從屋子裏拖出去。最清醒的要算是包爾·帕開和馬蒂斯·勃倫吞了。

帕開在大門口把朋友拉到了一旁去，低聲說道：“卡爾，我急于要同你談談。最好就在明天。……是一個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卡爾·勃倫吞注意起來。

“是的，是的，有高度政治性！先給你講個大概。噫！是這樣的！我們的總經理是一個十足反動的癩蝦蟆。這樣反動的東西你根本想象不到！他最近可是……”

“对不起，哪——哪里的一個总——总經理？”——“当然是我們市立劇院的！这家伙是一個名譽非常不好的搗亂分子！”——“還有呢？”——“還有呢？還有呢？”帕开学着嘴。“他得滾蛋！得走開！他在那里已經不合適了！我想……那末……如果你能給我証明，証明我是一個老社會民主黨員——在戰前就是——等等，——那我們就能把他從劇院里趕出去，那末……”

“那末你就當總經理。”

“或許！唔——怎樣呢？一個比較靠得住一點的人总比這樣一個小子好些呀，這樣一個……一個冒牌愛國者！”

勃侖吞突然覺得要打惡心，他嘴里可是說道：“由我來搞好啦！”

“好！說定了！我明天來看你！也明兒見罷；親愛的小斐莉妲太太！今天真是美妙極啦。”

第十八章

當卡爾·勃侖吞在新年的開始，亦就是他所認為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邀請一班親戚和朋友來宴會，同時讓人家祝賀他這個工人和兵士代表會議的代表的時候，他的小舅子弗立茨·哈特柯夫被封·霍夫曼將軍的部下在柏林把他當作人民海軍師的人員加以逮捕了。一個高級軍官聲稱，他是那些占領首相府電話總站的水兵之一。原來海軍上等兵弗立茨·哈特柯夫奉命把一封人民海軍師司令部的信送到首相府去的時候，被解除了武裝，禁錮在政府的地窖里面了。

那個把這被捕人員帶走的少尉年紀比弗立茨還青；一個蒼

白瘦弱而兩眼黯淡無神的男子。他走到這被捕的水兵緊跟前，低聲說道：“現在你完了！你們大家都完了，你們這班叛兵！”

“我抗議這種專橫！”弗立茨·哈特柯夫用安靜的、幾乎滿不在乎的聲氣回答說。“我要求一次徹底的調查！”

“痴子！”那少尉奸笑着說。“現在沒有要求的分了！你現在是罪有應得！”

弗立茨·哈特柯夫被帶進了地窖，推進了一條狹長的空洞的土牢里去。他在一開始的時候倒輕鬆地透了一口氣，因為他擔心他會被就地槍決的，也和他那些伙伴在參加奪取宮廐^①的戰鬥之後一樣。現在他放心了，因為師長賴特開一定會設法使他釋放的。……不錯，如果這師長不是賴特開而是梅特尼希，那就很少希望了。……這個梅特尼希一定站在另一方面。……噯，這才是個壞蛋呢！可是有這樣許多人相信了這個小子。他原來是個軍官。不但是個軍官，他還是個伯爵，一個非常有錢的傢伙。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並不是秘密。但是當這個油滑的小子當眾聲明，他願意放棄他的爵位和軍官銜頭，願意把他全部財產貢獻給革命，並且只願望在水兵里面當一個小卒之後，大家都深受感動，向他歡呼。幾天之後，水兵們便把他選作了他們的司令官。惟一反對他的就是賴特開，他在这梅特尼希出賣群眾的、兩面討好的把戲被揭發之後不久就繼任了司令官。

賴特開當師長是很好的。他是不受賄賂而且為人可靠，他一定會把他從這個地窖里拯救出來的。

弗立茨·哈特柯夫摸索牢獄的四壁，原來這裡是烏黑黑的。……革命的情況不良好。到處都表現着松懈。到處都表現

① 皇宮里的馬房。

出沒有充分准备。同时又是这样的不团结！这样的茫無目标！不是到处都顯出了十分混乱嗎？不是这一小組在反对那一小組嗎？究竟有多少小組呢？数不清！布尔什維克究竟怎样把工人团结起来的呢？斯巴达克斯团的人沒有能做到这一步。而那些独立派呢，他們内部也不团结；一部分人向左拉，另一部分人往右扯。……

这一个少尉小子，他多么大的气焰！他究竟当了多少时候軍官呢？他一定还没有看到过前綫。弗立茨·哈特柯夫再想想那副蒼白的面孔和那冷酷凶惡的目光。如果要照着他的意志行事，那他就最好立刻拿起手槍來放。……

弗立茨·哈特柯夫从起义的第一天起便参加了，他和志願軍隊伍一起从基尔到了首都來，为的是推动并且保衛革命运动。他在基尔听到哥斯他夫·諾司开^①登台之后，認為社会民主党也是想要革命勝利并且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國的。他那时是反对一班伙伴們的，因為他們警告过他，并且称諾司开是一个皇家社会黨員和工人叛徒，而他的立論是：一个人不該往回想而必須向前看。在今天，他当然憎恨这些卑鄙下賤的社会民主党的領導人，他們一天比一天公开地在勾結着將官們反对工人并且扼殺革命。他自身体驗到这种結果了。当那些由所謂人民代表們調來的前綫部隊射击宮廐和皇宮的时候，他也曾参加过。他認識那些願意出來斡旋停战而被卑怯地殺死了的伙伴們。他曾看到那些准备得象要向战地出劲而配备有重武器的勒奇將軍的部隊穿过勃朗登堡門。

① 一八六八——一九四六，社会民主黨員，一九一八年任基尔總督，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任國防部長，他在基尔起义时，曾奉德皇命派兵鎮压。

他的伙伴們和他是來保衛革命和革命的政府的。這政府可是投入了將官們的懷抱，並且把他們的炮口對準着保衛它的人。按照這些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意思，應該有一場流血的內戰來跟隨在不流血的十一月九日後面，為的是好維護舊有的制度。在廣告柱上可是貼着煌煌紅字的牌子，上面寫着：“社會主義化在前進！”

沒有一個將官、沒有一個資本家和容克地主受到毫髮的損害，而每天都有工人被屠殺，被捕的人則知道自己隨時都有跟着犧牲的可能。一排槍，或者只需一發，就完了。一個生命怎樣地突然間就消滅，一個正在談笑觀望的人怎樣地一下子就會跌倒下去，這樣的事他體驗得太多了。誰象弗立茨·哈特柯夫那樣對死神已經司空見慣，那他就不再怕它了。他可是憎恨那班凶手，尤其是那些對凶殺發號施令而自己躲在幕後的人，如象諾司開和愛勃特①，朗茲培格②和惠而司③，他們自稱為社會民主黨員，倒象他的父親——約翰·哈特柯夫——自稱為社會民主黨員一樣。他的父親絕不會承認這班人的！這弗立茨知道得很清楚。

二

在這一九一九年的一月里，白色恐怖在柏林街道上撒野，那些剛才對別的民族打了敗仗的將官們却在愛登旅館里舉行勝

① 愛勃特(F. Ebert, 一八七一一——一九二五)社會民主黨員，德國第一任總統。

② 朗茲培格(O. Landsberg)社會民主黨員，一九一九年當司法部長。

③ 惠而司(O. Wels)一九一九——一九三三年當社會民主黨主席。

利慶祝會，因為他們在對付本國首都的工人的戰爭中獲得了勝利——在這些日子里，有一天深夜，有人掩進了首相衙門的地窖，敲了敲水兵弗立茨·哈特柯夫躺着的牢獄的門，輕輕地喊道：“喂！穿衣服！要快！”

弗立茨·哈特柯夫老早就聽到了腳步聲，他屏着氣息在傾聽，他現在從木床上一躍而起。一股熱血穿流周身。他覺得，他知道，這是解放。牢門輕輕地打開了。囚犯的眼睛，由於禁錮得太久，對黑暗已經習慣而銳利了，看見這走進小屋子里來的人穿着軍服，那末是衛戍司令部的人了，他就吓了一跳……“完了！”……他想。可是這兵士向他說道：“朋友！這是大衣和帽子！你穿着水兵裝是跑不遠的！”

弗立茨覺得有一件沉重的冬季大衣到了他的懷里。他連忙接住了，把大衣穿起，戴上帽子。

“來罷！可是要輕些！……他們在上面喝酒！”

弗立茨·哈特柯夫跟着他的救主就跑，那人用腳尖點地走上地窖的石階。兩人走到了一條又長又寬的走廊，聽到遠遠的歡呼聲和歌聲。他們穿過一條小小的側道之後，走到了一個有高牆圍着的院子。弗立茨·哈特柯夫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涼爽的一月天的空氣，無意中向着淨無片雲，繁星皎潔的天空望了一望。

那不相識的兵士——他穿着灰綠色的獵兵制服——匆匆跨過院子，打開一座高牆的小門，一邊用手向跟在他後面的弗立茨·哈特柯夫示意，教他等一等，一邊小心翼翼地探頭出去向兩邊望望。隨後他就招招手。

“一直向這個方向走去！那你就走得到動物園！不要跑，朋友，免得被人家注意！”

“你是誰？”弗立茨·哈特柯夫問。

“不用問！赶快逃出柏林，这才是最要緊的事情！……拿着！”
他遞給哈特柯夫一張二十馬克的鈔票。

“謝謝你，朋友！……謝謝！”

弗立茨·哈特柯夫在擠得滿滿的早車里從乘客的談話里聽到，柏林城裏曾有過劇烈的戰鬥，又聽到說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①都已經死了。

三

在漢堡亨利—赫茲中學的大禮堂里集合了一群活潑的、穿得五顏六色的小民衆。不斷有新的青年男女涌進來。他們互相會面的時候，總是發出一陣新的歡笑。今天他們尤其高興，因為今晚將有一番思想的決鬥。站在急進的立場上的代表們保證他們要在那位自由主義的督學演講之後發言，並且對督學和他的黨派提出尖銳的問題。此外還有控訴。

漢司·希立喜特，臉上還是長着許多面疱，向着走進來的華德跑來，把他拉到了一旁說道：“我真是擔心你會不來了！你听着！我們計劃這樣辦：我作為第一個辯駁的人先講話，隨後是赫爾曼·門德，第三個是阿爾封司，最後是你。你好好考慮一下，你要說些什麼，必須講得有力量，明白嗎？”

“好的！就這麼辦！”

“從S A J^②方面來了許多人。裡面有些優秀分子。”

① 盧森堡(R. Luxemburg, 一八七五——一九一九)，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與李卜克內西同時被反動派所害。

② 即社會主義工人青年團。

“漢司，”華德考慮道，“你看这样好嗎，我們在督學講話之前，先為我們的死者，卡尔·李卜克內西和罗莎·盧森堡，默哀一下？”

“好，好！我就去對沃托講，他主持這個會！”

督學在沃托·布尔曼給他看大會程序的時候，顯出非常不痛快的樣子。為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默哀一分鐘嗎？……唔！……受不了！而且他覺得这样作法和他的講辭不相稱。

沃托回答說，他們對於這兩位偉大的社會主義者是應該表示敬意的。

“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的督學喊起來。“他們是斯巴達克斯團員。我們不應該褻瀆了這個神聖的字眼！”

“您認為社會主義者是個神聖的字眼嗎？”沃托問時做出無限驚奇的样子。“我想，您是個反對社會主義的吧？”

“的確是的！”督學回答說。“但是對於某些社會主義者的重要人物我是表示極大敬意的！”

這位演講者最後同意了一分鐘的默哀。但是他聽說在他演講完畢之後，要來一個自由討論，就表示堅決反對：“不行，不行，再一個不行！年青的朋友們，這我不能同意！在任何情況之下！難道要教這個會變成一個民眾抗議大會嗎？我是做一篇科學性的演講，這並不是一種平凡的鼓動工作！”

不行——向他指出，他們以前所籌備的會一向是這樣布置的，沒有用；對他施以緩和的恐嚇，說如果這位督學先生不讓人家發言的消息傳出去了，可能產生不好的印象，也不能打動他。不行，再一個不行。

督學對於這種無理要求——要他听取這班聽眾的批評——非常憤慨，據他說，這些聽眾是“剛才在開始想做能思考的人物”。

沃托和漢司商量。漢司拉了華德在一起。三个人一同考慮。讓督學演說完了，仍然來辯論，這是不可能的了。尤其是因為如果這樣做，他們就不能再說明督學不願意討論了。讓督學演說完了，跟着就報告大家說，督學不希望大家來討論，這也不行。這樣做可能反而使到會的人強制來一個討論。他們後來覺得這樣做比較正確些，便是由沃托在介紹督學發言之前，先說明這會不是個辯論會。

華德突然叫道：“以後的一切，由我來布置好啦！我們要來一個不開口的批評！”

“怎樣布置呢？”

“快開始罷；他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愛爾菲特·施樓德為了紀念死者朗誦的阿爾俾宗派^①的最後一節，成了這晚會的高潮。這壯麗的詩人名句很久很久還在青年的聽眾耳中繚繞着。

他們為了什麼勇敢地揮動干戈，
他們為了什麼歌唱地赴湯蹈火，
這是什麼？這教人冒一切災殃的，
可不是向自由之核心的清楚一瞥？……

詩人的這些激蕩的話使聽眾忘了去注意聽督學的陳腐的和教訓式的誇誇其談。

……哦，對自由的嚴正愛好、美妙的爭取啊，
如果它的痕迹已經值得，為它一死！……

① 這是十九世紀奧國著名自由主義詩人萊腦所著史詩。阿爾俾宗派是法國南部宗教改革派，在十三世紀初在殘酷的戰爭中被完全消滅。會上朗誦這詩的末節是為追悼斯巴達克斯烈士。

督学伸着食指講到生命的幸福,据他的見解,这幸福只能在人类所做得到和一般行得通的事物里面才找得到。不在世間財產的占有或者政治的权力,也不在藝術和科学,这幸福乃是在精神方面。所謂精神方面,他是指一种清白的良心,爱的力量,它把質朴的人提到聰慧的人上面去,但尤其是信仰的力量。

他接着說道,这种人心中最人性的东西和外在的环境是絕不如当今唯物論者所相信的那樣关系密切。心情往往正在一个小人物謙卑的狹隘中間保持着一种清新的、直接的力量,这种力量时常是有學問的人所缺少的。……

督学由于神經質的忙乱不断把他的夾鼻眼鏡摘下來,但是为了要望一望講稿,总是立刻又就把它戴上。他就这样單調地講下去,講着,講着。……

可是他那冗長腐臭的廢話絕不能把青年們心里的萊腦詩句驅走。

……天上的光明沒法驅散,
日出沒法用紫袍或者
褐色的道服來遮蓋;
胡司①信徒跟在阿尔仲宗派后面,
把他們的血賤找補了回來;
在胡司和齐斯卡②之後來了路德③和胡頓④,

① 波希米亞宗教改革者,生于一三六九年,一四一五年被焚死。他的信徒們在一四一九——一四三六年“胡司信徒戰爭”中建有輝煌的戰績。

② 約翰·齊斯卡(一三六〇——一四二四),胡司信徒的首領。

③ 馬丁·路德(一四八三——一五四六),德國宗教改革家。

④ 烏立希·封·胡頓(一四八八——一五二三),德國騎士,詩人,宗教改革信徒。

三十个年头①，塞梵能战士们②，

巴士底的突击者

等……等……

督学講到聖·西門③，称他为最偉大的社会主义者。他自命信仰他的学理。应该打倒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財神。凡是聰明人没有一个反对一种中庸的社会主义，而这种有理性和秩序的社会主义早已日漸滋長地滲透了整个社会生活。現在到处，凡是受义务的規条所約束的社会生活都已經存在着社会主义。对于犯罪的每一种依法的懲罰是社会主义。义务教育就是社会主义。國家的一切法令，只要人用心去正确理解它們，都是社会主义。

督学把他的眼鏡从鼻子上摘下來，慶祝勝利似地把它揮舞着，并且初次用了提高了的嗓子喊道：“您們看罢，無論我們往哪里看，都是社会主义！”

青年們的紀律真是值得驚异。虽然偶尔有人在窃笑。也有忍不住的笑声可以听到。但是大多数人都是默默地、驚訝地坐着。

演講者說完之后，沒有人鼓掌，但也沒有人站起來想走。大家都等着。目光都望着門口，好象从那边一定有些什么东西要來到。

他們也並沒有失望。

漢司·希立喜特、愛芙莉·阿侖霍特和忒魯特尔·葛賴弗

① 指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一六四八)。

② 塞梵能是法國東南部山名，山中信仰新教。農民于一七〇二年起義反抗法王路易十四世的暴政。

③ 法國空想社会主义者(一七六〇——一八二五)。

用了庄嚴的步伐穿过中間过道走來。

这是什么呢？鮮花嗎？对这个賣膏藥的还要献花嗎？用來感謝他那一篇胡說八道嗎？青年們都站了起來，許多人在奇怪，許多人在憤慨。整个礼堂都是噉噉喳喳的声言。有几个女孩子高声發笑起來。

督学希培克看到有代表团向他走來。他用神經過敏的雙手把夾鼻眼鏡向眼前移动一下，当他看到爱芙莉怀中抱着的用絹紙包的花束的时候，好象是受到了奉承和尊敬，把头晃了一晃。他含笑向旁边的沃托·布尔曼望一望，向他眯眯眼睛，似乎在說：“注意着！你們干得挺好！真不錯！”

那拖着金黃色髮辮、有一双勇敢明瑩的眼睛、一張能言的嘴巴的爱芙莉走到了他的跟前，說道：“督学先生，您既然不願意別人發表意見，請您就在这上面領取我們的敬意罢！这是送給您的！”

她說着便把花束遞給那位十分慈爱的微笑的人。

“哦，多謝，我的孩子！”

可是他剛剛把絹紙里的花束拿到手，他的臉色就变了，变成灰白色。

他兩只手匆匆把紙張扯掉，讓里面的东西掉下來。一个包菜头滾到了講壇上——一个極其平常的白包菜头。……

“不——要——臉！”

一陣鼓噪。混亂的拍掌声。笑声，怪叫声，还有躁脚声。……

四

向上看，向前挤；

我們正年青，这是美丽的！……

各小組唱着歌走过夜色深沉的街市。这次晚会的快乐的結局，他們那种不开口的，但还是这般响亮而自觉的抗議以及这个老学究的悲惨的逃走使得大家都兴高采烈起来。沃托·布尔曼可是好象是做了一樁虧心的事。我們这样做法对嗎？他自己問自己。这篇演講固然是不能容忍，但是难道不能用另一种方法来表示反抗嗎？如果这个笨家伙不阻擋別人發言就好了！唉，这个糊涂虫真該死；这样对付他是对的。

華德心里并没有內疚。他說，这篇演說真得称之为不要臉。和一个十足的笨伯，即使他同意來一个討論，也沒有討論的价值。大家都看得十分清楚，这样做一点沒有遺憾。就是最大的容忍也有它的限度。

露德和他不久就和小組分別。她感覺到華德神思非常散乱和激动。“你有什么心事，華德？”她問。

“唉，你知道……。”

他就講給她听家里一班姑丈和姑母們，他們的來和去、諂媚和裝腔，狂飲和說大話。“我告訴你，露德，我一定沒有說得过分，他們好象是糞坑里的蒼蠅一样飛集在我父親的周圍，吸他的血，還要撒一点污穢的东西在他身上。而他根本不相信，人家是在利用他。”

他把最近看到的某些情形講了些給她听，並沒有想到她对于其中大多数的人只不过听到过姓名，对于这些事件的意义并不能了解。因此她認為他所描寫的不免誇大，而他自己不免太敏感了。

“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他接着說，“就是他那以前的朋友帕开，象魔鬼一样地糾纏着他，一边对他拍馬屁一边把自己的願

望向他耳朵里灌，現在当了市立剧院的人事主任。恰恰是他当了人事主任！他这件事一定是仗着我父親的力量。可是不僅是这件事，有人已經在說，我的伯伯快当海关監督了。他以前是个忠于皇帝的分子，在我們家里自称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一向和我的父親是死对头，为了我父親是社会民主黨員；今天他升了官，就由于他是我父親的哥哥。他們大家都捧我父親，他也讓人家捧。还有一件事。……最近他把雪茄烟銷售給工会会所了。秦胡遜也成了他的主顧。那末他們也和解了。已往的一切都忘記了。兩只手对于所有已往的敌人都可以伸出來，好象一向就关系非常好。在这种臭的空气里面我要悶死了。我看到这种怪样子，心里就象在絞一样。我簡直受不了。……”

“关于这一点，你和你父親从來沒有談过嗎？”

“談过的！他是不听人家話的。他到不知道应该怎么講的时候，他就罵起人來。事后他还要做出受了委屈的样子。我曾經問过他，究竟知道不知道，他所同他們和解的是些什么人。是躲在他皮肉上的寄生虫。他頑固得象塊木板一样。在空談着什么感誼、友誼和家庭間的親愛。而最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似乎当真沒有覺得，他脚底下一塊塊的石头在怎样崩落，而相反地秦胡遜、費尔默和帕开这一班人，却一天天地又獲得了越來越坚固的支持。如果我們听說，柏林公开的反革命已經勝利，軍人已經又掌握了大权，宣布了戒嚴令和非常状态，我們真会發瘋。”

“唉，華德啊，”她帶笑撫慰他。“你为什么这样着急呢？你随各人去干各人認為合式的事情好啦。將來該成什么样，总会成什么样的。”

“唔，那末該成什么样呢？”他問。

“你要怎么样呢？你的父親可也是个工人呀。”

“他是个小資產階級！”

“他現在可是工兵代表會議的代表。”

“这里面恰恰都是些这类寶貝。”

“你向人們所要求的比他們所能給的要多些。”

“奇怪，這句話几乎同昨天晚上母親所講的一字不差。如果這句話講得对，那一場社会主义革命的夢想就算是完了。那末一个偉大的歷史的机会就算是过去了。……”

“你看得多么黯淡！”露德輕輕地撫了撫他的手，“你对于什么事情都那样地关心。你說，我們几时去看戲？我很想上喀梅尔劇場去。你的意思怎样？”

“有些人在电影院里去解悶消遣，有些人進酒館，我們進戲院和音樂廳。”

“不，我們不是去解悶，是去審美！”

“唉，露德，我害怕，我們所認為已經掙到手的，又要失落了。什么都在向着陈旧的老路上跑回去。……”

五

勞倫絲太太還沒睡。她向走進屋子里來的女兒点点头，有聲無气地說道：“一封他新來的信。柏林寄出的。”

露德臉色變成灰白。她用驚駭的眼睛望着她的母親，母親已經又在低着头做絨綫活了。柏林寄出的嗎？那末他是釋放了嗎？

“信呢，母親？”

“在寢室里……在床面前桌子上。”

勞倫絲太太望着她女兒的背影。她虽然这样令人驚异地恋着这一个青年工人，但是另外有一个人，他有比較占先一点的、

重要一点的要求和权利。此外漢茲—奧托是个比較靠得住一点的配偶。他將來，照現在的情形看去，一定也会和他的父母再言归于好的。……

露德对那信封注視了好久。

中尉？…… 怎么中尉呢？…… 現在，在战事已經結束了之后？……中尉漢茲—奧托·維納，柏林衛戍师。……他在軍隊里面！……奇怪！……他这个革了职的人？……

她把这信封反复看了几遍。然后不慌不忙，却是兩手發着抖，把它拆开。

不錯，这是他的手筆。大大的、斜的、潦草的字迹，好象他总是那么匆忙。

她就念起來：

“自由了!!! 我自由了并且以軍官的身分和你握手！我親愛的露德，我終於能寫信給你了。我們以前的日子真是艰苦。但是我們克服了它。現在我們安靜些了。我真想立刻坐到火車上，到你那里去。可惜不行，因为我又在服役了，那种絕对的命令对于我們是比起以前來更加嚴厉。那末我又是中尉了。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多么幸运。从此我的榮譽（虽然沒有完全）又恢复了。为了給你簡單叙述一下：当我被那些强盜式的武装工人从監牢里放了出來之后，湊巧就碰見了我旧日的團長，于是我立刻向他报到，听候使用，并且向他保證，一定要洗刷我以前染上的污点。我被派到一个特別隊里去当一名兵士，这特別隊是用來对付斯巴达克斯团的。一切都順利，我們打了勝仗，他們对我很满意。于是我就恢复了名譽。我就講这一点，使得你知道我的情形。大概距离我到漢堡來溜一趟、探望探望你的时期

并不太远。請你先向娘衷心問候。現在再問候你。你在这艰苦的时代里过得好嗎？曾对我有些思恋嗎？我是寫不尽地思恋你呀。……”

她沒法再把字母認下去了。手和信箋一同垂了下去。她用左手背擦了擦眼睛。随后她就坐在床沿上向前呆看着。……

勞倫絲太太走進房里來。

露德吓了一跳。“媽，他……他恢复名譽了。还有……他教我向你問候！”

“你高兴嗎？至少为了他？”

“我……不知道。……一切会順利嗎？我害怕，媽。”

“你根本用不着告訴他呀。”

露德睜大了眼睛望着她母親。“你說什么？沒有一点需要隱瞞的事情。我也不說謊。……你多么地不了解我。……”

露德用兩只手把臉掩起來。等到她再睜眼看時，她的母親不在房里了。

她高兴不高兴呢？至少为了他？

照义务講她必須高兴，不成文的法律要求如此。一向就是如此，一切都是圍繞着“他”。凡是“他”認為对的，就得做。

哦，这种專制！

至于也能有旁的做法，她也可能有一点意志，这是母親絕不会想到的。上帝保佑罢！这种意志她也絕不会同意的。

她的女兒是一个抗命的。

……至少为了他！这句话里什么都包含在里面了。她对她的母親了解得太清楚了，她知道，她母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認為她的义务是什么。尽管她的女兒心里多么难过，为了他她應該高兴，如果为了他必須如此，裝假也可以，欺騙自己并且欺

騙他也可以。……

不，母親，你的看法太老了。我們青年人對我們自己有一種權利——要向着真理，向着正直，向着美和純潔走去。我不願意欺騙並且崇拜古老的、死的偶像；我要走我自己的道路——不管碰到什麼。我不願意自卑。我不願意把我的存在放到別人的陰影里去。我只願意為了他高興，如果我自己的確能正正當當地高興的話。……

唉，可憐的母親啊，你的心已經干枯了，否則你至少會問一問，我的心要教我怎樣。一個人怎能一邊撒謊一邊又衷心誠實呢？虛偽不是最大的不誠實嗎？

露德決心明天就寫信到柏林去說明全部事實。她要坦白一切，她的疑慮和其他一切；她要把她整個沉重的心情都向他傾訴出來。同時華德應該毫無限制地知道一切。……

當她一宿醒來時，她是比以前缺少果斷和缺少勇氣了一些。當真必須把一切的事情重新翻攪一下嗎？她必須絕對地把她的內心向外公開嗎？沒有別的方法來尋求一個解決嗎？

她躲開她母親打量她的目光。

“你要寫信給他嗎？”

“今天就寫，母親！”

“否則我來寫！”

這很明顯，幾乎是個威脅。她母親站在他一邊，這是毫無疑問的。為了他，她可以趕走女兒。……

露德出了家門之後覺得很快樂。

她在这个死氣沉沉、沒有人迹的經紀人的寫字間里——她在这里與其說是職員不如說是看門的——，時常是一天到晚只有她一個人，她今天懷着種種恐懼、種種憂慮、懷着躊躇不決來

完全听憑她自己一个人作决定——而她的沮丧是越來越大。

她已經几乎准备“为了他”而容忍一切了。

第十九章

一

露德和華德兩人所隸屬的那個小組因為它的文藝氣味被稱為“歐忒彼小組”^①。但是在這些早春的日子裡，這小組在郊遊的時候，常有文藝女神不開口而以政治為談話中心的現象。在作政治性爭論的時候，華德總是最熱烈最激昂的發言人。特別是他，常替東方年幼的社會主義的政權的種種措施作辯護，原來幾乎大家都認為俄國人民建立社會主義的時機並沒有成熟，沒有人肯相信這政權能站得比較長久。華德為這種委員會制度辯護，痛斥那種滿足於換換招牌而容忍一切社會狀態照舊下去的民主主義。人家總是這樣回答他：理論妙得很，實際不堪設想！有人對他指出那種過激的叫囂者和大吹大擂者，喝啤酒的英雄和胡鬧的弟兄們，這些人當然也有在革命陣營裡面的。有人對他指出那些過激的政治家所干的貪污行為，又有人提出那些大言不慚者的名字，他們在大会上對自由和人道誇誇其談，在家里却是打他們的老婆，虐待他們的子女。多久理論和實際這樣背道而馳的時候，無論前者或後者是都沒有價值的。

華德知道，他們所提出的都是事實；他自己也知道很多這類事件，認識這一種過激的叫囂者，但是他向朋友們懇切地要求，不要單單看那些在革命時期跟着跑而只是叫囂的人，因為他們

① 歐忒彼 (Euterpe) 是希臘抒情詩和音樂的女神名。

事實上是腐化分子，而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你們真是被你們平凡的日子窒息了，”他向着他們喊道，“把你們的眼光從個人的小圈子里望到外面去，並且學學用政治的頭腦去思想；你們要考慮考慮，這一條路通到哪裡，那一條又通到哪裡。”

“我們把人類教育到道德方面十分發達的境界，”有人回答他說，“使得他們成為高度理想的適當的承擔者，來使它實現。講得再好听再進步的社會制度，假使人們不曉得應該怎樣着手來做，那還是沒有什麼用處。”

“我們必得先把新的社會關係建立起來，”華德向他們抗議說。“當然，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里，新的人物也不能夠自己產生出來；總是需要相互間的教育；但是改變原有的社會關係乃是新人物能夠生活的前提。這一點總是被遺忘了，至少被輕視了。”

他們就這樣你說一套，我說一套，有的贊成，有的反對，因為他們很喜歡辯論，但大多數人是只會講空話，卻從容不迫地等待着可能會來到的一切。

但是，使生活美麗並且有意義的事物却是多得沒有止境。便是他們這個團體，不也是他們對全人類所希冀、所努力的事物的一个胚細胞嗎？不也是在一个還是冷酷而愚昧的環境中間的烏托邦島嗎？他們的團結不就是他們理想的實現，至少是部分的實現嗎？華德曾有一次把“三個托馬斯”的事跡講給露德聽：托馬斯·卡姆巴奈拉①，托馬斯·莫路斯②和托馬斯·孟采兒③，露德就牢記不忘。他們都是勇敢的人物，一種自由和幸福的社會制度的前驅者和宣告者，如華德——她也是如此——所追求的一樣。

露德很喜歡緘默，但是對於一切都要想一想，全心全意傾向

着她的朋友和他們的意志，她在內心矛盾和恐懼的時候曾自問道：這些歐忒彼小組的人物不都是些優秀的人物嗎？不是各人有各人的作風，各人有各人特別的嗜好嗎？在和他們一起的共同生活中，在這樣許多个性的差異之下，不是有一種很特殊的和諧的共鳴嗎？

她在最近期間變得非常厲害，奇怪的是，華德對此體會得最少。她在小組晚會和集會上比較以前更沉默，多觀察而少參加。如果她坐在一個角落里，不聲不響，睜大了眼睛望着每一個人，那真要令人得到一種印象，就是她不過是一個客人而不再真正是他們一道的人了。

露德內心在告別，而這是一個不容易的告別。她自己還在對自己抗拒，但是她知道得很清楚，抗拒也沒有用；她感覺到自己是夠堅強來同一切以及同母親決裂，來照她自己的願望生活。

露德並沒有成為革命者，她一向高估了自己。她有生活的恐怖；一個出身優裕的資產階級大家庭裡面的女兒不敢進入一個新的、她還不認識的世界，她需要老家作為避風港，需要母親的照顧的、保護的手。

她又是絕不願意和那些她所愛好的人們脫離，她是有許多地方要感謝他們的，曾和他們度過許多忘不了的美妙時光。這

① 卡姆巴奈拉 (Thomas Campanella, 一五六八——一六三九), 意大利哲學家。

② 莫路斯 (Thomas Morus, 一四七八——一五三五), 英國哲學家, 和前者都是主張烏托邦者。

③ 孟采兒 (Thomas Münzer, 約一四九〇——一五二五), 德國農民起義的領袖。

是个長久而非常痛苦的告別，她一天天恐懼那最后分离的時間來到。

她直到這個時間來到之前，用了更多情一點的目光矚望她的周遭，並且絕不耽誤一點和朋友們在一起的時間。

歐忒彼組員們几乎每天晚上都見面。他們討論哲學的和自然科學的問題，共讀詩歌劇本，談論造形美術的種種不同的趨向，有時也談談當今的時局問題，討論的題材是永遠不會缺少的。

露德覺得，華德在這些朋友里面是最稚氣的一個，在遊戲的時候最放肆，在辯論的時候最激烈；他在小組晚會上不大關切到她。有人會把他認作是領導人，主腦者，望着他，聽着他。其實他並不是；相反的几乎每個人都有一種特別的作風。

如象卡利·貝爾金，身體和思想都很靈活，是一個生有清秀的少年面孔的阿利爾^①，但同時是一個不肯改善脾氣的，喜歡嘲笑、譏諷的人物，因此人家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蜜蜂”。他具有令人驚異的演劇材能，在朋友的圈子裡已經試演過好幾次。他談話的內容是舞蹈，做夢也是舞蹈，他希望能被拉彭^②招收去做學生，他已經申請過，並到過赫勒勞^③幾次了。在派露卡或者瑪莉·費格曼登台的時候，小組同志們也隨着他一同去看。他有時在他們舉行的民間跳舞晚會上也表演表演自己想出來的滑稽舞。

① 莎士比亞戲劇暴風雨里的神名。

② 拉彭(Rud. v. Laban)當時有名的舞蹈藝術家。

③ 赫勒勞(Hellerau) 城名，一九一〇年設立節奏的運動學校，拉彭在此任教。

他的搭档通常是爱尔菲特·施楼德，簡名爱尔菲，是一个永远愉快活潑的生物。她好象一陣狂暴的旋風一样同着“蜜蜂”乱轉，而談諧的話，也象他的动作一样，很流利灵活地从她的舌上吐出來……“蜜蜂”是她的舞伴，但不是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是漢司·希立喜特，一个十足的書蟲。他总是腋下挟着一本書；也有过这种事情，就是在跳舞晚会上，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書。他矮而結实，短短的頸項上載着个粗大的腦袋，样子好象是个職業角力者，其实他是一个極喜欢腦力劳动的人物。他在小組晚会上常做关于馬洛、凱德和瓊生①，以至于巴尔扎克和易卜生、華特·惠特曼②的演說。如果小組要上歌剧院或戲院里去，那他就成为他們的說明書，他們从他那里听取一切所應該知道的关于作家和他的作品方面的知識。

可惜，爱尔文·克露尔沒有象漢司那样的演說才能，他在完全另一个部門对朋友作許多貢獻。人家叫他帶硬領的無產者，但並沒有譏笑的意思，相反地却有一种憐憫的附帶意义。原來他在勃來寧馬的服裝店里当售貨員，他在店里必須穿着長的、熨的筆挺的褲子，戴着領帶和硬領。他确是和生硬、拘謹結着不解之緣；他絕沒有象華德或“蜜蜂”那样放縱过，而是規規矩矩，有时候甚至不开口。他的性情帶着些憂郁。有些人認為这是由于他对忒魯特尔·葛賴弗的恋慕不幸地沒有得到回爱的結果。她是个嬌小的、金黃髮的女水仙；她憑着那一双天藍色的純潔的眼睛已經惹起过一些不祥事件。如露德所时常驚异地覺察到的，这

① 馬洛(Chr. Marlowe, 一五六四——九三)；凱德(T. Kyd, 一五五八——約九四)；瓊生(B. Jonson, 一五七三——一六三七)；以上三人都是英國劇作家。

② 惠特曼(W. Whitman, 一八〇八——八一)，美國民主詩人。

个爱尔兰对自然科学具有非常淵博的知識。据他說，他曾經和少数人一起讀过关于达尔文①的著作，研究过老舍乃嘉②的彗星学說和赫尔姆贺尔兹③的热学理論，最近又研究过居里夫妇对鐳的試驗。尽管他对于这方面有这样多的知識，但是和他在一起的只有五个人，而他嘴里也难得多說話。在游歷的时候，他可是能在閑談中处理最艰难的問題。

如果小組里的精神上的父親——他們的哲学家——和他們在一起，那就更熱鬧了。如果他們不是那样地悅服他，那他們便不会要这个年紀已經有二十三歲的沃托·布尔曼在一道了。他有一个長得高高的、漂亮的身材，深色的鬚髮，一种非常生硬的举止。他上了三年戰場，去年十二月底才回來。他对于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說知道得比任何一个組員都徹底，他給他們解說那些唯心主义的和許多受時間限制的哲学系統。他象是一个卓越的雄辯家和教育家一样，特別愛好用苏格拉底的辯和答辯的方法來处理最复雜的爭論問題。他不但具有一个明晰的头腦，并且还有机智的表达技術。他是个知識的泉源，供大家汲取，而他向着左右兩方面都撒播些鼓励的話。他加上批評的鹽，是矛盾的媒介，他愛他的年青朋友如象一个父親愛他的孩子一样。

露德在他們之間生活了許多个月。他們給她开辟了一个新

① 达尔文(Ch. Darwin, 一八〇九——一八二二), 英國生物学家。

② 舍乃嘉(Lucius Annaeus Seneca, 約公元前四——公元六五), 羅馬哲学家兼政治家, 并有自然科学著作, 在中世紀推为物理学教本。

③ 赫尔姆贺尔兹(H. V. Helmholtz, 一八二一——一八九四), 德國物理学家兼生理学家。

④ 居里(P. Curie, 一八五九——一九〇六), 法國物理学家, 和他夫人一同發現鐳元素。

的世界，但是她仍然不敢擺脫那舊的世界而大胆地向着新世界繼續前進。她考慮過一切的是是非非，和一切的誘惑鬥爭過。她已經好多次準備照着她的心願做去，不管演變到什麼地步。但過後她總是又被恐怖和懷疑所控制而毫無辦法起來。

二

“你想想，露德，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你該經歷經歷！現在快全面行動了！”

“天呀，華德，什麼事呢？”她脫口說出來，她心想“他都知道。這會演變到什麼地步呢？”

“我的舅舅來了，十足餓壞了，而且狼狽不堪。他在制服外面披上一件冬季大衣。你只要把這……。”

“你的舅舅？他是水兵嗎？”

“是呀，是呀！海員！在戰前已經到過非洲。我沒有講給你聽過嗎？再說他年紀還很青。在戰爭爆發的時候他志願參加海軍。我的外祖父，就是他的父親，據說對這件事情生了大氣，因為他是反對戰爭的。可是現在，他參加了革命。就在柏林參加的。他在那邊被諾司開的軍官們拘捕了，應該要槍斃的，但是他逃脫了。他逃到了勃勞希威格，那里駐着一支堅持革命的水兵部隊。現在諾司開的軍隊也開到了那邊，把他們逮到的每一個水兵都槍斃。如果你聽過我舅舅講話，露德，他真是氣得發抖。‘我們這班傻子！’他叫道。‘我們把這些狗東西的肩章從肩膀上拉了下來！我們應該讓肩章放在上面，而把它們的頭拉下來才對！……’”

露德突然間臉上火辣辣地燒起來。

“那班將軍和軍官們現在又得勢了。就在革命之後幾個月。

你理解嗎？事情全怪那班在柏林和勃勞希威格的秦胡遜們！”

“那末現在你才聽到你舅舅的消息嗎？”她問。

“從革命以後說，是的！”他叫道。“沒有人曉得他的消息。他說：‘他們對待柏林和勃勞希威格就象對待占領的敵國城市一樣。頒布戒嚴令。在大街上執行槍決。壓迫那些……。’”

“那末革命就完了嗎？”

“你怎么想得起的！”華德憤激地喊。“完了？你得看看，現在才開始！難道你相信我們工人就這樣算了嗎？”

她不作聲。

“一次革命是不能夠那樣對我無所謂、對你無所謂而又撤回去的。你放心罷。到現在為止，與其說是一場革命，倒不如說是舊事物的一種崩潰。現在才真要來一場革命了。”

她不作聲，她在想道：“但願他這句話講得不對。不是已經打得夠了嗎？為什麼在國內還要繼續打下去呢？可能他也要拉了進去，那末……。是呀，那末可能發生這種事情，就是他們兩人對立起來，這個向那個射擊。”

“一場革命可真是樁可怕的事件，華德。”

“可是它是必然要有的。”

“人家不這麼講。”

“人家！人家！”他叫道。“好象你還不知道，他們在怎樣胡扯八道！”

三

老奈立希不見了，一個新來的工人站在長長的軸床前面，一個比較年青的，名叫鐵梅。

奈立希還是屈服了。他以前對於廠方要解雇他的要求曾經

打过賭。“我不走！”他向華德保證說。“如果他們用性命來拚，我也不走！新的法令都是對我有利的！工廠評議會^①支持我！我不走！”他說着就用那雙粗大的手把走刀架搖到前面，把鋼刀裝上。……

不錯，這個善良的老奈立希已是很老了。他的兩手在發抖，而他那一雙在厚鏡片后面的眼睛是毫無辦法地象被人趕急了一樣在迷惘地東看西看。他覺得站立很吃力；他必須不斷地坐下來休息。而且他製造出許多廢品。他不能再參加計件的工作。他服務期滿了；他應該退休而把地位讓給比較年青的人了。留塞兒廠主們曾授意給他，要他自動辭職。他們“慷慨”地答應他按照他現在工資的平均數在離職之後給他一個月的工資。此外他們還指點他，可以要求“標準的”養老金。

但是奈立希對於這個提議冒了火，他嚷着說：“我不走！我還是爛鐵！我不走！”

技師馬蒂遜走近他跟前時，這老人就象抵抗一樣把頭低着，用了恐懼的目光東張西望。等到他看出他的擔心毫無理由之後，他就躊躇滿志地搓搓他的瘦骨嶙峋的、抖動的雙手，撫摸着那車床上冷冰冰的鐵。

檢查員們曾經私下商量好了，檢驗奈立希交來的成品時，不必太仔細。供應材料的工人們給他找最好的毛鑄坯。就是設計員們也設法使他得到最輕易的工作，有時候給他把記錄提高。

這個老人，他一向總是早晨第一個、下工的時候最後一個站在車床前面的，在某一天上還是靜默而順從了。他在廠里工作了二十八年。二十八年從事於鑄鐵壳子的加工。

① 這是當時工廠職工代表組織的謀職工福利及調解勞資糾紛的一個機構。

而現在他是离开了。……

四

安特萊司·留塞兒是这家工厂两个首長里面的一个，他兼着工程师的职务。他是个一望而知的粗人，在战争期間，曾在車間里大搖大擺地踱着，盛气凌人地向着他厂里的新兵發号施令，現在他第一天就同这个新來的工人發生了冲突。

留塞兒以前当过海軍軍官。在革命爆發的时候，他在一夜之間就从海軍軍官变成一个非常时髦的平民，他經常更換了衣服在工人面前表現。有些人已經計算过他至今換了十六套服裝，但是安特萊司·留塞兒还在不断地作出人意表的事情。他今天早晨是穿着一身暗白色的法蘭絨衣服，戴着帆航者戴的有黑檐的白色帽子。

他年齡才三十足歲，样子象个运动家，修長，有一副光滑而沒有表情的面孔，看得出經過很考究的修飾。剪得短短的分头，一排真象珍珠一样雪白的牙齒，好象是他特別足以傲人的地方，原來他总是咧着半开的嘴跑來跑去的。他好象是一个大孩子，被自然界和人类过度溺愛的大孩子，在車間的机器行列里穿行着。他很重視这一点，就是要受到每个工人的敬禮，使得他好表示很慈愛的点头答禮，或者对着已經在工厂里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人举起手來，說声“我的親愛的，早晨好！”誰故意不看他，那他就停留在他身边，对他注視着，直到那被看的人不能不望望他并且把帽子脫下來。

今天早晨，在这个新來的工人，車工鉄梅那里，就發生了这样的事情。在他看來，这穿白衣的帆航者就象是空气。安特萊司·留塞兒用嚴厉的眼睛注視着这个漫不經心的人。可是他一

点極小的效果也沒有收到，那新來的工人虽然驚异地抬头望了一望，但是顯然沒有看到那站在他面前的留塞兒。这位首長又冒着他那套不經髒的衣服可能濺上一点油污的危險，更走近了鉄梅的車床一些，双手在背后反握着，俯着上身，用他那双幸运兒的眼睛向这个車工的臉探索地直視着。鉄梅又朝上望了一望，顯然对于这位他所不認得的、穿白衣服的男子特殊举动奇怪了，但是不动声色，似乎也絕不想到把他油污的便帽摘下來。

他們站在那里，互相对視，一言不發，有几秒鐘工夫。留塞兒的眼睛这时越來越大了。他臉上起了淡淡的一陣紅暈。他咽一口吐沫，似乎在用力把一点沒有嚼爛的东西吞下去。最后他走到鉄梅的貼身，用他的食指点了点他的肩膀，等这人抬起眼來时，他說道：

“您講講看，您不会問候嗎？”

新來的工人恭恭敬敬地微笑着，并且用了足够使華德也听得到的声音回答道：“我的父母把我教育到知道來客應該先問候。”

安特萊司·留塞兒在喘气。他用鼻音在含糊地說些什么無耻、無禮和挑战行为一类的話。

新來的工人微笑着打断了他的話，說道，据他看來，他們确是沒有同等的教育程度。

安特萊司·留塞兒旋轉脚跟，急步离开了車間。

華德放声大笑起來。这新來的工人是好的；这不是一个諂媚的小人，不是一个誠惶誠恐的奈立希。

“你在这兒待不久了！”他向着他喊。

鉄梅微笑說，他也并不想待久。

这一件小小的事情很快便成了全車間的談話資料。每一个

人都高兴听到这目中無人的首長出丑。

工厂評議會的主席——一个銅匠，他已經在厂里工作了十六年——走到鉄梅这里來問他，如果厂方要开除他，他要不要抗議？

鉄梅又撇撇嘴冷笑了一下，垂憐地望着同事回答道：“你們不必为了我的事情自尋煩惱！我并不想在这里待到老！”

“好罢！好罢！我們不过想知道知道，你怎样想法！”

華德觉得这新來的工人怪好的。这一种沉着的、坚定的、自觉的举动。这一种清楚的、批判的目光。他知道，他應該怎样做。“他有多大年紀呢，”華德在想。……“三十歲吧！不会多，只会少。”

華德隔着車床向那个新來的工人講老奈立希的事情。

鉄梅点点头。

華德講給他听工厂里一般的伪善制度，厂里的老人总还是說話最有力量。他們代表了一种見解，就是說誰在厂里工作得最久，他就能要求最大的权利。

鉄梅点点头，但是不說話。

“那末你想想，”華德接着說，“新近卜勒脫向我說——他是社会民主黨員和工人代表會議的代表——，我們大家現在必須用忘我的精神來參加復興的工作，不應該拒絕加班也不應該看到酬报。真是個笨駱駝，不是嗎？他大概以为，他能够對我們胡說一气，教我們相信在他的党的領導之下筆直地就会走進社会主义了。当然并不奇怪，留塞兒就在任何机会之下，把他大大地褒揚出來。”

鉄梅点点头，微微地笑了一笑，但是不開口。

華德不高兴了，他不喜欢看点头，不喜欢看沒有原因的微

笑，不喜欢看神秘的緘默；他要听到一个回答，贊成还是不贊成，他要知道，这个新來的工人怎样想法。他就表示出他的不滿來，喊道：“你是誰呢？你是屬於哪一個黨的呢？你是戰爭社會主義派呢，還是反對派呢？”

鐵梅的臉還是沒有表示而且嚴肅。他現在並不點頭。但是他默默地望了華德好久之後，他又微微地笑了。

從此華德對鐵梅雖然起初有良好的印象還是冷落了。他覺得他的態度可惱，暗中稱他是一個中國人^①，一個經常微笑的人，一個落寞無情的人，很可能有一天暴露出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機會主義者。

鐵梅的名望可是大大地提高了，當他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地並沒有被開除，而且在第二天上半天安特萊司·留塞兒——這回穿了灰色的夏季服裝——從鐵梅的工作地點走過的時候，逗他似地高声叫道：“早晨好，鐵梅先生！”這聲“鐵梅先生！”確是帶些譏諷的聲調，却被鐵梅十分嚴肅地接受了。這位車工從頭上脫下帽子，象招呼一個老朋友似地回答道：“好，留塞兒先生！”

所有聽到或看到這件事的人都驚訝而微笑了。

五

家里充滿着懊喪的氣氛。房屋委員會被工人代表會議解散了。房屋問題現在劃歸市民會里一個工作部門處理，它的人選却是從一班和秦胡遜比較接近的人物里面產生出來的。

勃倫吞向他的黨求援，他要求黨抗議這種專擅的措施。唉，你這個好人啊！其他部門專擅得更要恣縱得多呢，這可笑的房

^① 這是因為中國人一般的比較沉默，不善表情，沒有侮辱憎恨的意思。

屋委員會是無足輕重的，現在要做比較重要的事情。話就說到這里。到此為止。了結。房屋委員會這個問題就歸入了檔案。

而卡尔·勃侖吞却為了這件事好幾天來寫了二十二頁抗議書！算了，他現在對政治又搞得膩了。別人對他仇視，自己的黨內對他不了解，無非就是討氣受。儘管他怎樣辛勤努力却得不到賞識，只是一派忘恩負義。“算了。……我夠了！”他喊。“你們將來有一天會想到我的，會跑來，向我祈求懇請再出來參加工作的！”

他覺得，沒有品格的叫囂家都到處獲得了最大的成就，在過激派方面也是如此。在最近期間是些什麼樣的民眾在大吹大擂啊。……也有人注意到這些新進分子的過去歷史嗎？誰只要老老实实地服從，誰只要總是仰承着黨領導的鼻息——這個人就是個干練的人，得力的人，是個偉大的人。……

卡尔·勃侖吞決心再專門從事于他的雪茄烟的製造和銷售。這要重新起頭做了，因為在最近期間他把自己的業務荒怠得太多了。他也沒有儲蓄；他也並沒有利用和他的姊夫亨利談談的“機會”。一夜之間他陷入了惡劣的窘況。他必須贍養一個大家庭，妻子、子女、丈母娘。他必須籌措一筆高的房租。他決計不能在卸了房屋委員會主任職務之後，在親戚和朋友面前就顯出蹩腳呀。相反地，他必須做出滿不在乎和非常高貴的樣子。這需要化費——而必要的收入呢？怎樣來籌措呢？是呀，怎樣並且用什麼方法來籌措呢？

第二十章

在这一年里又一度燃起了热烈的激昂情绪，这情绪先是在表面下闪烁着，后来就穿出熊熊的火焰来。

在快到午休的时候，爱尔司脱·铁梅转身向華德说道：“城里面地狱要冲破了。示威游行，完全自发的。水兵在前面。”

“水兵？”華德喊道。“为了什么呢？”

“从霍尔梅斯讲的话里面我听不出什么底细来。起因大概是一个拿老鼠来加工的肉厂吧。”

“我的天！”華德惊骇了。加工的老鼠成了政治运动的起因，甚至于成为革命性的反抗的起因。他一听到水兵，就要想到革命。……

他下午要在职业学校里上课，他已经决定逃一次学了。

城里确是非常拥挤嘈杂。人民武装部队在街上穿行。还有水兵的巡逻队，肩上背了枪，枪口向下。许多人都挤向少女坡去。

“他们在那边！”華德就随着跑去，并不知道那边究竟是誰。

他一忽儿问这人，一忽儿问那人，他一直挤到那些在纷纷议论的人群跟前去旁听。他听到了零星片断的消息，但是得不到事件经过的整个概况。直到第二天报纸报道了，他才了解这件事的前后详情。

运向市中心一家著名腊肠和肉品制造厂去的许多木桶里面，有一个木桶掉到了马路上来而打破了。偶然在它旁边走过的路人闻到了从桶里传出的扑鼻的臭味感到惊异起来。他们走近一看，才知道桶里面装的是肉，有已经腐臭的肠子和骨头，也

还有猫和老鼠的尸体。

臘腸和肉品制造厂門口的人越聚越多，因为这件事很快就成了話柄傳揚了出去。……他們是不是在战争的几年里一向在吃猫肉鼠肉呢？……是不是就把这种腐臭的髒东西制造臘腸呢？……是不是至今还在拿着死老鼠加工呢？……这臘腸厂的老板是誰呢？……政府知道不知道这些事情呢？……市政府为什么不早就干涉呢？……

群众要求对肉厂作一次檢查。不知名的人在街头做起演說來，憎恨憤激的演說。人民武裝部隊里面的人，也有市民会的代表和各党的代表人都走了來，他們探詢，但又走开，并沒有一点举动。

于是民众就自己行动起来。

这家臘腸和肉品制造厂的老板是一位姓海尔的樞密顧問官，他坐在烏倫霍斯脫的別墅里，他在那里一定不吃他自己厂里的出品吧。

“叫海尔來！”群众喊道。“这只狗應該吃他教我們吃的东西！”

一輛汽車載着人民武裝部隊的人員开到烏倫霍斯脫去抓这樞密顧問官。

“和他合作的人們也負責的！”街上有人在喊。“他們包庇了他！叫这班混蛋滾出來！”

几个男子，里面有兩個水兵，走到了腐臭的地窖里去。他們回來的時候帶了一个師傅和四个妇女，其中一个是領班。后面有一个水兵拖着一个木桶，是半桶腑臟和老鼠。他們扣留了一輛卡車，把木桶裝了上去，再載上那几个妇女和老师傅。他們很快寫好了一塊牌子，上面寫的是：“海尔臘腸和肉品制造厂。——

用腐敗的殘肉和獸尸給我們做臘腸！”

随后就开始穿过城市的游行，由数千大声呼喊的人群在前面伴導着。

車輛和人群穿过市政廳前面的廣場之后就向少女坡走去，高貴的漢堡人在这里又來了一次集合。在埃爾斯特湖亭前面大家停下來；一个人民武裝隊員从卡車上向下講了几句話之后，老師傅和几个妇女就不得不一个挨着一个伸手到木桶里去，把拉出來的腐臭的殘肉吃掉。……

同时那位樞密顧問官也从他的別墅里被拉了出來，拖到了这里。一个矮小丰腴而态度風雅的紳士，長着漂亮的上髭和灰白的兩鬢，站在人民武裝人員的中間，用驚訝的、滾圓的小眼睛在对着那些激动的群众觀望。他一再声明对于他厂里所發生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但是等到群众問他，对于制造臘腸的利潤难道也不知道嗎，他不作声了。

有些人主張对他用私刑。就有人把这位上流的紳士从車上拖了下來，揍了他一頓，又把他赶到了埃爾斯特湖的欄杆边，把他丢到了湖里去。但是这岸旁的水并不很深；他站在水里，水只齐到胸口，他把他大衣的角高高地揪了起來，似乎想不讓它們濡湿，同时他臉上做出一副害怕得要死的样子，引得所有看見他这副样子的人都哄然大笑起來。

等到这个樞密顧問官象一个嬰孩一样开始啼哭起來，合攏了双手求情和求救的时候，他就已經象被周圍的人大赦了一样。有人把他釣了起來，由兩個人民武裝人員把他帶走了。

二

市參議員路易·秦胡遜——他就職了恰恰三個星期——在市政廳他的办公室里注視着這件事的發展。他在教人對此做了詳盡的報告之後，他就考慮，怎樣才能把這次騷動阻遏和鎮壓下去。

人民武裝部隊是靠不住的。它已經和那些騷動的暴民搞到一起去了。為了這樣一種可笑的事件又不可能要求軍事行動，況且軍隊暫時在國內許多地方都很需要。但是無論如何，只要一小支絕對可靠的軍隊便足以在轉手之間把這種騷動平定的。

秦胡遜坐在那邊，向着市政廳廣場望去，廣場上皇帝威廉一世的銅象高高地騎在石座上面的駿馬上，好象他要筆直向市政廳大門里闖進來一樣。

“這些下層的民眾可能對於進步是一個絕大的危害，”他想。“這樣一群人幼稚的，傻得和小孩子一樣。他們騷動是由於一種對於追逐的樂趣，他們和敵人一起玩貓捉老鼠，把他們趕來趕去，教他們驚惶失措，但最後還是不吃掉他們。……我們必須幫助民眾走到幸福的道路上去，就是不能聽任他們自流。……這些人是愚盲到看不見一個新時代已經在開始。他們的行動，真好象是城市和國家還一點也沒有改變，在我這個位置上還坐着某一個胡椒袋。……要把民眾教育到懂得政治的責任，這還是一個難得要命的問題呢，”他自己向自己說。“但是首先應該是：不要民眾，反對民眾，為了民眾！而將來，我們這班人真正依靠民眾的日子總有一天會來到的。但是”——秦胡遜把他笨重的腦袋來回晃了幾晃——“這還早得很呢。……現在這班亂黨怎樣壓平呢？怎樣控制他們呢？”

他忽然想到，市外巴倫佛特地方在訓練着一種所謂臨時義勇團，都是些政治方面純潔而完全由于興趣來參加軍事遊戲的青年們。他最近才從巴倫佛特黨員同志方面得到對於這些義勇團誇大其辭的描寫。有一班傻子們在胡說些什麼軍國主義的復活。……為了幾百個熱情的青年男子搞國防運動遊戲就算是軍國主義嗎！

唔！如果給他們一個任務做做，怎樣呢？如果他把他們調來恢復治安好不好呢？同時對他們也可以發出政治的作用，防止他們參預任何一種反動的行為！……

秦胡遜考慮：如果他把這事件向黨委會里提出，可能耽擱很久，因為在黨委會里也有工廠來的幹部，他們在乘機作梗。他們對於這種事情是否會合作，很成問題。不，不，造成已成事實是比較正確些。爭取市參議會里的黨員同志們贊同他的建議困難要少些。他當然不可能自己負責來行動，至少還要讓人看到民主的作風呀。……

一小時之後，社會民主黨的市參議員便在秦胡遜的辦公室里開會並且決定了，不必先征詢全體市參議員的意見，就把這“街頭騷動”平息下去。治安參議員亨塞爾負責布置必要的措施。

因此一隊巴倫佛特臨時義勇團就奉命進城，到市政廳去。一百二十個義勇團的兵士全副武裝，頭戴鋼盔，帶子上配着實彈，坐上他們的軍用卡車開出巴倫佛特兵營。

三

秦胡遜和他的同事們如果認為這個措施一下子就能收決定性的效果，那他們這一遭可說是完全估計錯誤了。在街上的這

几千人中間有許多是当过多年兵的，在各战綫上槍林彈雨之中，以及在短兵相接的时候都沒有退縮过。他們看見了这一百二十个武装的市民子弟是不害怕的，他們絕不畏懼这班义勇团殺气騰騰的样子。

男男女女把这三輛停在市政廳廣場上的軍用卡車圍住了，觀看那些軍裝的人物。啊呀，我的天，他們都是些年青小伙子，一部分还是真正的男孩子呢！他們在从巨大的鋼盔下面驚惶失色地望着那些喧嚷的人群。……

一声命令。……步槍拍的举到了肩膀的高度。又一声命令——槍彈便劈歷拍拉穿过市政廳廣場向着群众射來。……

大家都呼号乱竄。在市政廳前面廣闊的瀝青鋪的場地上剩下的只是些死的和伤的。

四

斗争了三天三夜。華德就賴了三天学和三天工。他留在斗争的工人方面，做他們的彈藥搬运伙和專差，他和他們一起睡在楼梯走廊里。和他們一起輕步走上屋頂去，为了看准那些分散的狙击兵躺在什么地方。

市政廳被包圍了起來。

華德曾經繞着包圍圈跑了好几次。守在战綫上的大部分是船厂和碼頭工人；也有几个水兵在里面。那些斗争的人在斗争中才不得不組織起來，并且选出了領導。他們里面只有極少数人互相認識，但是很快就有三个最有本領的人組成了軍事指揮部，有一个五金工人，他在大战中当过兵——但絕沒有当过士官——担任起总指揮的职务，他很周密而干練地頒發他的命令。

早晨，对市政廳的包圍完成之后，臨時义勇团曾試行出击。

他們在牟克貝希街上一直冲到了彼得利教堂，但是沒法再往前進。工人們已經偷偷地穿过后院，越过屋頂，直达市政廳廣場的邊緣上，并且到了义勇团的背后去。这些义勇团在放了第一排槍之后便狼狽地逃回市政廳去。

包圍圈一步一步地縮小。華德同一个年青的碼頭工人从新牆街的那些屋子上面爬过去。工人們在各大商行的公事房里对着对面的市政廳射击，他們距离敌人不过二十公尺。華德和他的伙伴搬动彈葯，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把受伤的人从战綫上拖走。

他听說，快要來一个从各方面同时進行的突击。但是沒有等到这样做，工人們一下勇敢的奇襲已經促成了市政廳守兵的投降了。

原來那些剩下在巴倫佛特軍营里的义勇团單位又被參議會調來增援被包圍在市政廳里的义勇团。可是这个軍营也被武裝的工人們圍住了，这些工人大都是社会民主黨員，他們在这軍营周圍置有他們的什累伯花園①。但仍然有一連乘馬的野战炮兵突破了警备綫，疾馳進城。

在他們所驅馳的街道上，大家都驚惶失措地向着門堂和弄口乱躲。他們來得是好象从天而降，根本沒有時間能在路上加以阻截。

在軍械厂市場上，一尊炮在拐弯的时候倒下來了。兩個义勇团兵士受了重伤躺在路上。另外三个想逃走，但是被群众逮住了，加以毆击并交給了人民武裝部隊。还有兩架炮車穿过老城馳向市政廳去。

① 什累伯是德國醫師(一八〇——一八六一)，提倡小型自種之植物園，以增進康健。

在老石路上——这条街直到洛定斯市場都是下坡路——有几个胆子大的工人奋不顾身拉住了馬繮，讓自己被拖走了一段路，随后可就跳上車子，把車座上的士兵推了下去。

兩架劫奪來的火炮便在欢呼声中游行穿过市政廳廣場，在埃爾斯特河岸上，正对着市政廳架了起來。

第一發炮彈打穿了市政廳前面中間的一扇窗戶。第二發炮彈把正面牆上打了一個洞。

再多就用不着了——守軍已經樹起了白旗。

五

工人勝利了，但——他們的憤怒也就消散了。差不多有一百个义勇团兵士被捕，由人民武裝人員押着，从市政廳里出來送到聖靈場去。都是些中学生，年青的小伙子，他們必須高举着臂膀經過威廉皇帝街，听受大家的唾罵咒詛。

“把这班强盜槍斃！”……“他們殺害了婦女和兒童！”……“把他們打死，这些狗！”

押着这个俘虏隊的人民武裝人員不能不費很大的气力來阻止这塞滿街道的几千人动武。

“喂，別胡搞。……这是俘虏！……回去！对俘虏是不能动手打的！”

“哈哈，你們想把他們放走嗎？……还要教他們去殺害妇孺嗎？”

几万人蜂涌到聖靈場來，把俘虏們团团圍住，这些俘虏必須把兩只手交叉搭在頸項后面，臉色都是驚惶蒼白，眼睛里露出垂死的恐怖來。

一个肩膀上背着槍的比較年長的工人走上前來向群众講

話。他敘述他們的罪行，稱他們是沒有成熟的青年，並且認為他們是受了人家的嗾使、引誘、欺騙。他提高了嗓子問那些俘虜，是不是負責保證以後永遠不再拿了武器來攻擊人民？

从那堆穿着制服的人群里亂七八糟地發出了一陣低沉的——是！隨後他們便暫時送進了附近的賜恩教堂去，因為未決監獄的主管人拒絕收容他們。

六

工人成了打贏義勇團部隊的勝利者——這在民主主義的市參議會看來是必然有可怕的后果的。於是參議員們便一致決定打電話給政府求援。

封·雷托—福倍克將軍——他在威廉二世時代是東非洲的總指揮——接到國防部長諾司的命令，去恢復漢堡的秩序。保安旅和什列斯威—好斯坦義勇團撥歸他指揮。

六月底完成了包圍。七月一日軍隊如臨大敵一樣開進了城市，宣布了戒嚴令。

在某一連兵的先頭走着——中尉漢茲—奧托·維納。

第二十一章

下面有雷托—福倍克將軍的炮兵列成長長的縱隊在斐爾特街上穿過。兵士的脚步聲、馬嘶聲和車輪聲傳到上面，受了燈火管制的房間里來，卡爾·勃倫吞和他的兒子就在房里坐着。凡是軍隊走過的一切街道，在這天晚上一律都要受燈火管制，也不准開啓一扇窗。否則不加警告，就開槍射擊，這是將軍的布告。

父子兩人相對坐了很久。華德相信在他父親的每一聲呼吸里都感觉得到忿恨。他呼吸得很苦悶，好象他的喉嚨被繩子扎住了一樣。

華德對於事件的經過也深深感到驚惶。難道這就是結局嗎？又一次由普魯士的軍人造成一個結局嗎？人民只要動一動，就有軍隊開來。……在德國一向就是如此，而現今又在重演這出悲劇嗎？

華德在胡思亂想，他們選舉了，一再選舉了，社會主義者得到了幾百萬票；他們當了部長，省長，市長，參議員，但是他們沒有一個軍人。既沒有社會主義的將軍，也沒有社會主義的師和營。

勃倫吞的思想逗留在親戚和朋友方面。他們已經有些時候不來訪問他了。甚至連包爾·帕開也幾乎不露面了。自從他當了人事部主任，他就不得不做一點——如果聽他講——超人的事情。此外，他又被聘為市民會戲劇委員會的專門顧問。……哦，不錯，他成了個重要人物了，這包爾。……市民委員會的戲劇專門顧問。……這名稱真響亮，又有力量。……

“那末種種努力都枉費了，”華德在靜聽着行軍步伐聲的節奏的時候，心中在想。和一個經過訓練的軍隊的力量來對抗是不夠的。在革命運動中沒有兵也是不行的。波拿巴特已經講過，革命是一個找到刺刀的理想。在我們這裡是，刺刀總是在革命的敵人方面。……

亨利也同樣地是——如果相信他的話——忙得要命。但是卡爾·勃倫吞一句話也不相信他。如蜜蜜所要想說服他的，亨利曾經純粹由於對社會的責任感，買了兩塊幾乎荒廢了的基地。他一天到晚在忙着這兩塊地的事情，這個最可憐的人。……

“但俗話又那麼說，”華德繼續在想，“一個人不能在刺刀上坐得久。可笑，我們的容克却在刺刀上坐了幾乎好幾百年了。而且他們坐得並不覺得不舒服。在一個如象德國人始終如此的軍人民族方面，統帥就是上帝的代理人。只有他講的話有效。如果他們要來一個共和國，也許還要請他出來當總統。……”

這只老軍靴馬蒂斯會怎樣地挺起胸膛來呢？這種行軍步伐聲在他聽來是最好聽的音樂吧。……“他是個海關官僚。他得謝謝我呢。”勃侖吞恨恨地點點頭。“希望他不要怪我，說共和國把高級海關官吏的指揮刀收了回去，是我出的主意。他以前是、現在是、將來還是一個入骨的反動人物……！”

“我不相信我們從此就不再有機會了，”華德自言自語說，“我簡直不相信。幾乎德國的所有男子都當過兵，懂得運用武器。一下子就可以建立起一個軍事組織來，這我們在最近幾天來已經經歷到了。從任何一方面都有武裝的人來到，彼此並不認識，但是彼此的心思相同，這就是最重要的一點。一轉手間就有了一個指揮部，一個司令官、下級指揮員、部隊、急使、傳令、後方連絡；在幾小時之間都平地產生了出來。……”

威廉·斯塔梅已經好多時候完全不見了。勃侖吞可是知道他在哪裏忙着。他的運輸企業很發達。他有了四輛車子和十四匹馬。此外還有十二輛蘇格蘭手車，他把這些手車論鐘點出租。他自己覺得是個經濟界人物，因此，也同那個和他合作的股東一樣，加入了經濟黨①。他又為了提高軍人團結的精神，進了一個戰士俱樂部。在葛林特大道的波德斯酒店里，他們曾經會過面；勃侖吞給這店老板供應雪茄煙。……

① 德國政黨之一，代表當時中等社會利益，於一九三一年以後衰落。

“我不会使用武器，”華德心想。“大多数五金和船厂工人都是和我完全一样。……当然，这些人很难得受到征召，他们是作为軍需工人而声請緩召的。……”

“父親！”華德从黑暗中叫道。“你也曾想过：工人階級里階級覺悟最高的一部分工人倒沒有受过軍事訓練。五金工人、礦工、鐵路工人、碼頭工人——大多数是請准緩召的！”

“胡說！”勃侖吞在黑暗中咕嚕了一声。“不管緩召不緩召；兵役总是服过的！”

“当然！这是不錯的！”

但無論如何，他們总沒有作为軍人上过戰場。他們缺少战斗經驗。

勃侖吞就說道：

“現在只还有一条路好走：苏維埃！”他的声調好象是說出了一个他經過了長久嚴肅的考慮而得到的無可更改的結論。

二

戒嚴令。……搜查軍火。……突击檢查街道行人……禁止出門。……整个漢堡成了兵營，要服从一个將官的命令。任何政治生活都被窒息了。所有的俱樂部都不得不把它們要舉办的事情延期。体育运动停止。教堂必須把祈禱的時間提早，朋友和情侶們必須放弃他們的約會。

露德和華德也有好几天沒有見面。有一天下午，華德在一个托辭之下提早离开了工厂，向着碼頭方面走去；他要到公事房里去找露德，和她約一約定，星期日那天怎样玩法。

在鮑姆華尔街的大商店前面——那家經紀字號的寫字間就在里面——，鐵格子門是放下來的。華德找到了看門的，可是他

說，勞倫絲小姐已經一個星期沒有來了。據他知道，她在軍隊進城以前已經請了病假。

“真是，年青人，你對於我們這些勝利的軍隊光榮地開進城來覺得高興嗎？我們又能聽到正式的軍樂了，這不快活嗎？皇帝走得太性急了。如果……”

華德隨他站着講話。……她病了已經一星期嗎？他們兩人沒有見面已經這樣久了嗎？啊，不錯，從那次騷動起。隨後是市政廳前面的戰鬥。隨後是軍隊開進城里。……他看看表。他還有去探望她的時間。他還有搭乘高架電車的机会。

華德就跑向鮑姆華爾高架電車站去。但是開到碼頭去的那一路車停駛了；只有從市政廳廣場開到巴姆培克和愛姆司白泰爾的車子。

那末就到市政廳廣場。……

“前——綫！國家主義德國^①的機——關——報！”

咦，這是誰呢，他在那里用了強健的脚步在柏油路上踩着走，在市政廳廣場的拐角上，高架電車站的大門前面，正是來往的人最多的地方，用帶鼻音的、達得到遠處的聲音在叫賣他的報紙？

“前——綫！國家主義德國的機——關——報！”

這叫賣報紙的人的兩條腿穿着騎馬褲和皮綁腿。在他多肉的臉上有縱橫的傷痕。在他的沒有嘴唇的、悲憤的口角四周都是深深的紋路。在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憎恨和蔑視。他穿着那雙後跟釘了鐵的鞋子走起路來更加堅定。他望着那些對他注視的

① 當時德國的反動派是這樣自稱的。

市民的臉，露出輕蔑的冷笑。

他用了鼻音，挑畔多于宣傳地在喊道：

“前——綫！ 國家主義德國的機—關—報！”

路人都圍着他對他愕視。許多人帶着勝利的目光，另有許多人却狼狽地偷眼望望站在他們旁邊的人。

在市政廳前面，來往交通的焦點，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個軍國主義的宣傳者又在一個退役的上尉身上復活起來了。這聲音是會聽錯的：

“前——綫！ 國家主義德國的機—關—報！”

在這個“機關報”上究竟寫着些什麼東西呢？對工人和民主人士的冷淡和不團結的譏嘲。報上可以看到稱十一月革命是犯罪，是對祖國的暗害。稱民主人士為群眾煽動者，稱工人為亂黨。如果化二十個芬尼，就可以買來看一看。

“前——綫！ 國家主義德國的機—關—報！”

資產階級在市政廳里開着會。一個右派社會黨員在主持着。社會民主黨員們在擁護政府的措施。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黨員們在進行阻撓的工作。

“前——綫！ 國家主義德國的機—關—報！”

華德心里非常難過。這不但是叫喊賣報；這並且是一種號角的聲音了。是一個昨日的人物，從墳墓里爬了起來，要求復仇。……

三

這一天下午，卡爾·勃倫吞不能不決奪一件事，他想躲避也躲避不了。他也知道他現在到了攤牌的時候了。他在目前這景況拮据的時候，全仗工會食堂的經理幫了他忙。經理克林巴爾是一個殷勤而絕不吝嗇的人物，在勃倫吞經濟特別困難的當口，

他預付了一千支雪茄烟的價錢。自从去年十二月以來，秦胡遜對於這筆買賣一直在支持着。

這是最後一次了。

勃侖吞受到了經理非常恭敬的招待。克林巴爾坐到了他桌上，和他一起喝了一杯燒酒和一杯啤酒。隨後他就一點不繞圈子說道，G E G，這就是批發合作社，給他開了一個非常便宜的價錢。

“啊哈，”勃侖吞想，“他想壓低價錢，”但是他把買賣看得還是非常有把握，因為照以前的價錢，他還能讓一點。

不但如此，克林巴爾接着說，G E G還提起他注意，現在工會食堂的雪茄烟銷售商是一個布尔什維克。

這時勃侖吞才聽出了同他談話的意義。

克林巴爾聲稱，他很願意繼續銷他的雪茄烟，他勸勃侖吞回到社會民主黨里去，那末他對G E G就有話講了。“否則——沒有辦法”……

這不過是信仰方面的小差別，勃侖吞回答說。他這雪茄烟買賣和工人黨派間的弟兄內哄有什麼關係呢？而且他也是社會主義者呀。

克林巴爾得意地微笑着問道：“勃侖吞！您是個商人還是個政治家呢？”

“都是！”

“奇怪！您這樣說來是個政治的商人嗎？好，那末您加入SPD^①罷！我的天，這在您可有什麼大不了呢？那末從此，我

①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簡稱。勃侖吞現在是屬於獨立社會黨，比前者略左傾些。

保證，繼續每個月買您五千支杜制品。”

勃侖吞說他得考慮一下，他站起身來，提起了沉重的脚步，搖搖晃晃走出了食堂。……

四

現在他坐在室內窗前，燃上了一支巴西烟，一邊把烟圈吐向房頂，一邊在沉思默想，要想出一個良心上講得過去的办法。……做買賣呢還是搞政治？不，還要進一步：生存呢還是信仰？如果他要憑良心，那末，事情很清楚擺在面前，他就要破產。如果屈伏，他就有機會，慢慢地但是可靠地往上爬。那末回到SPD嗎？不！决不！寧可餓死！唔！就是不要太急躁。在他的黨里面沒有一個臭尸重視他。關於房屋委員會的事情，黨就是把他干攔了起來，使他寒了心。

那些把大公無私喊得最響的人，雙手緊緊地捧牢着黨的秣槽。同時還有許多人斜着一隻眼睛動也不動地在對着舊黨睨視，準備着，如果那邊有比較大些的利益來向他們招手，就往那邊一跳。大多數人對於理想主義是懂得不多的。如果有人要來攻擊他，那無非是因為他走在他們的前面而忿怒罷了。秦胡遜。……這個姓氏已經足夠使勃侖吞的意氣高揚起來。難道要教他對這個小子服小嗎？對他磕頭嗎？對他虛偽並且和他一起虛偽作假嗎？如果他這樣做，還能對報紙望一眼，或者僅僅聽一個政治的字眼而不致于羞死嗎？不致于要求自己唾自己的面嗎？不致于自己罵自己嗎：騙子！偽君子！流氓！秦胡遜會怎樣地得意洋洋呢。

不，如果他讓自己這樣做去，那就十足是流氓的行為。儘管讓別人這樣去做，那都是些流氓，正合他們的身分；他可不願意

自己沾污自己。雪茄烟他是想賣的，不錯，但是决不自己……。

他坐在那里腦筋里只想到債權和債務。積欠未清的帳單，包裝稅，流通支票。但是尽管他把外欠的帳目往高里估，把目前应付的款子算到最低的数字——还是要倒閉。……

沒有办法；他必須借款。包尔是不是能預支一点錢給他呢？还是亨利呢？如果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哥斯他夫一定还肯帮一次忙。……虽然他还没有收回他战前的借款。……

但是突然間他觉得很安定，甚至于非常高兴；他深信他自己总有办法想。

他轻松地透了一口气，好象他已經想出了办法一样。無論如何，一个問題总是已經解决了：决不去找秦胡遜。……

大大的、整整齐齐的烟圈在室中浮蕩着。

五

華德在这天晚上回到家里时，已經快到禁止出門的时间。他形色沮丧灰白，一点吃的东西都不沾，躲开任何人的談話和目光，不久就关进了自己的房間里去。这一切倒并没有引起他父母特别的注意。他們有他們的心思。勃侖吞对他的妻子做了个詳尽率直的报告，一点沒有粉飾和隱瞞。他們互相誓約，尽管有什么艰苦困难加到他們头上來，他們要合力來克服。他們想暫時一点也不告訴給孩子听，因为他剛才当伙友，不能讓他失掉对工作的乐趣。

在这患难的日子快要來臨的时间，勃侖吞夫妇是相親相愛，这种情况他們是已經好久沒有过了。

華德可是和衣躺在他床上，头伏在枕上，在嗚咽着干枯的、內心的眼泪。……那个人來了……那个人，那个軍官。……而露

德呢，她躲了起來，不敢出來見他，連出來和他握一握手告別也不敢。……

她竟會對我搞這一手嗎？他怎樣也想不開。他覺得自己被出賣了。如同一條狗被人家一脚踢開了。還加上譏嘲，卑鄙的譏嘲。……

不但出賣我，她把我們大家都出賣了。漢司和沃托，忒魯特爾和愛爾菲，我們大家。她曾經多少次保證說，她感覺到在朋友們中間快樂和幸運。而現在呢？

和一個殺死工人的凶手談話。還聽這個中尉獨自在彈着的那種平淡無味的調子。再哼着那種充滿譏嘲的詞兒。……

你冷淡罷！一顆容易感動的心

在這蕩搖的世界上，是個可憐的物品！

他把我嘲笑了。拿我尋了開心。……“你冷淡罷！”我應該對着他的臉吐口沫！我為什麼答應自己和這樣一個小子談話呢？他是多么輕侮了我啊！

“您自稱是斯巴達克斯團員嗎？”——“不錯，我是這樣的！”——“瞧瞧！一個人也得要見識見識這些東西嗎？”——“正是您，一定已經有過很多機會見識這些東西了！”——“對的！但見到的，是這一種屬的①一些其他代表！”——“可是，您這一個種類②的老東西在我看來倒並不新奇！”——“榮幸！真是榮幸！”

其實這根本不是談話，相反的是一種唇槍舌劍的言語決鬥……我為什麼這樣做呢？我為什麼不立刻就走呢？是呀，究竟為什麼呢？我始終還在等她嗎？還在等她？

①② 這是對動物分門別類的名稱；華德因對方稱他們為“種屬”，所以他報之以“種類”。

“您事实上确是象一个热狂者和梦想家!”——“您不象!的确不象!但是我太客气了,所以我不便说,您象什么!”——“喔呵,一位客气的斯巴达克斯团员。难得碰到!但愿统统都是这样!”

沉默。

敌视的目光。……

我就是为什么不走呢?我的尊严在什么地方呢?我干得真太笨了!他呢?——他还自命是加入过自由德国青年吗?这一个蔑视人类的人!这一个怪物!

“这样说来,您是信仰人类的吧?”

“我尽力要做一个人!”

“这话讲得很好听!请您保持着您这孩子的信仰!”

“您是不爱人的,这看得出来!”

“是——吗?从哪里看出来呢?”

“从您的制服上!”

“您听着,好孩子,这身制服您可不许侮辱!除此之外您什么都许可做,也许可保卫人类,虽然您根本不识得人。因为人是愚蠢的,贪婪的和庸俗的呀!”

“您这些话是过分从自身的认识出发了!”

“从经验出发!这就说得对了!”

维纳中尉说完就点起一支纸烟来,搁起了腿,把烟对着他脸上直喷过来,又若无其事地问道:

“如果我自信认得了您,您大概不吸毒物的吧!”

“不吸的,不管哪一种方式!”

“是吧,请您原谅这种堕落的现象!战争的结果!我不能不吸任何方式的毒物!”

“这是我相信您的第一句话!这说明了一些问题!”

“謝謝！那末您現在要用民主政治來解救這不幸而非常正直的人類嗎？”

“您對於民主政治多麼明白！”

“對的！您可是屬於另外一個學科的。……您是贊成專政的！無產階級專政！”

“人民對於他們的敵人的專政！”

“我一定也是個敵人吧，對嗎？”

“毫無疑問！”

“人民專政！這種無聊的濫調恐怕在我們談了這些話之後我已經絕不會再相信您的了。”

沉默。……

不斷地抽着紙烟。……

彼此打量和蔑視。……

“我要告訴您一句話，您將來有一天自己也會體驗到：德國人是另外一種人；他們絕不要想執政；他們只要他們的安靜和秩序，其他一概不要！”

“那班始終在想要執政而且儘可能一個人執政的德國人一向總在講着這種話！”

“唔！那末您現在也想來一個？”

“我個人嗎？絕不！但是我們工人！”

“那末您相信這樣會過得好些嗎？”

“在我們工人方面，是的！”

“啊哈！只是工人方面。……那末其他的人呢？”

“他們一定也不會過得壞些！”

“誰擔保這件事情呢？”

“工人！只有在寄生蟲說來恐怕是會不太舒服的！”

“譬如說象我这样一个嗎？”

“如果您只願意開槍而不願意工作，那就是这样一个。”

“对于这种直爽我非常感謝！”

他同这位中尉的舌战，經過就是如此。他穿着短褲和短衣，長長的頭髮和赤裸的兩腿——他的对方穿着軍官制服，把高領子略为松开，嘴角上銜一支紙烟，头往后靠在沙發背上。華德的臉是丰满、光滑、和孩子一样的柔軟，有大大光亮的眼睛——他的对方的頭顱是狹長的，臉瘦削，大而尖的鼻子，一双淺灰的眼睛始終半开半閉着。華德在恢复了常态不象一开始时那样驚惶失措之后，便滿怀着憎恨和好斗心——他的对方做出占着优势的样子來，懶洋洋，帶着譏諷，又仿佛在可憐他。他們好象是在搏斗的圈子里相对站着，一拳來，一拳去地搏斗着。

同时他还不断地在彈弄着六弦琴，單純的調子和無聊的詞兒：你冷淡罷！

而她呢？——她在这整段時間里躲在自己的寢室里，就是她的母親也不露面。……

露德啊！

她是不是已經老早就知道了他的消息呢？她是不是知道他总有一天會來呢？那时候，他們想上葛尔德去旅行的那天，他已經就是她生病的原因了吧？她为什么始終不透露一点出來呢？她始終沒有相信过他嗎？

“你冷淡罷！”这是句笨話！只配对一个当佣兵的人講！

唉，露德！你不但出賣了我，出賣了我們大家，也出賣了自己啊！

第二十二章

—

“憲法通过了！革命结束了！”日报上这样地登载着。共和國政权重趋巩固。經濟不再停滯。激励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已成为多余而消失。斯丁納司①成为当时的英雄。

共和國在劳动人民方面不很得人心，他們对它不信任。有太多的旧人物，大家还没有忘記他們是皇帝时代的要人，現在又獲得了职位。不露面的武装力量并不以共和國的武装力量自命；它如同隱蔽在一層烟幕后面一样。

共和國和憲法應該使孚众望，老百姓應該動員起來。共和國只能在社会民主党合作之下存在。这句话是路易·秦胡遜說的。

手执火把和黑、紅、金三色旗的長隊伍順着斯坦达姆街通过城市走向市政廳廣場；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慶祝新民主憲法誕生，隊伍的前面是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和工人体育会會員，由一个动人的鼓吹手隊前導着。

但是共和國的官員在哪里呢？教師和講師在哪里呢？司法實習員和樞密顧問在哪里呢？他們不是受共和國的俸給嗎？大學生在哪里呢？他們的教授在哪里呢？各大学不是由共和國維持的嗎？共和國政府曾經号召所有的人参加，当然沒有强迫任何人参加。

① 斯丁納司(H. Stinnes)当时德國大資本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組織煤鉄航業等企業集團。

二

“我請你看看这种把戲！一群偶像！……他們還不會好好地拿旗！一个这样拿，另一个那样拿！……还有那些女的！監督先生，請您看看她們！……她們倒并不很丑，可是……。如果我們將來再参加游行，那会合拍些，是嗎，監督先生？……左，右！……左，右！虽然我們已經不是最年青的人；学过的总有学过的样子！”

这里說的監督先生是指馬蒂斯·勃侖吞。在条頓尼亞飯店窗帷后面站着“市民驕傲和市民快乐”聚飲会的會員，他們視線对着游行隊伍經過的街道。这些會員選擇这个宪法公布日子來一个特別聚会不是沒有意义的。他們中間可能也还有动搖分子或甚至有懦夫。但是他們还是要知道一下他們所交际的是哪些人物。

“樞密顧問先生！只要看一看这些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人就够了。他們沒有姿態！其貌不揚的人，也沒有內才。这是个鬼蜮世界！这批人只敢成群出現。”

这是包尔·帕开說的話。几个月來，他和海关監督馬蒂斯·勃侖吞和房地產主亨利·費尔默共同参加这个聚餐团体，他們同时也参加了还没有注册的市民保衛机构“治安保衛团”。

“我最尊敬的先生們！我举杯，請你們共同为我們無可比拟的前綫將士干杯，他們在四年半中英勇地抵抗了整个世界，沒有一个敌人能够战胜他們，却死于这班小民的險惡的短劍之下。但是，我的先生們！——另一个时代也要到來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們对不朽的德國軍人精神欢呼罢——鳴啦！”

“妙啊，樞密顧問先生！”——“樞密顧問先生說得非常好！”

“樞密顧問先生不是在七十——七十一年已經是一個上尉嗎？”

“中尉，監督先生！我那時還是個很年青的小伙子！是的，那時還過着美好的日子！我覺得現在……”

“那末樞密顧問先生大概允許我為那時的貝爾根中尉干杯吧。對貝爾根中尉歡呼三次鳴啦！鳴啦！鳴啦——！”

酒店主人斐特禮·嚴森激動地沖進雅座里來，用懇求的口吻低聲說：“各位先生，我請求您們！外面的人每一句話都聽得見！您們是知道的，我的小店一轉手就會給搗毀了！”

大家相顧愕然。靜寂無聲。窗帷縫里有人在偷看。天呀，他們已經注意到了嗎？……噤！噤！嚴森講的很對，外面的惡棍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

“噤！先生們！”包爾·帕開警告地低聲說。“特別留神！”我們不要給這批流氓搗亂的機會！噤！”

三

混亂的生活又趨正常。人們竭力使自己忘却戰事，不注意革命，視共和國為既成事實，予以接受。

路易和沃托·哈特柯夫開始想起他們的母親；他們的太太想起樂于助人的斐莉婭姑子。他們也相信，卡爾，這個失敗了的人，現在會變得比較容易接近和比較容易交往了。

他們完全錯算了。卡爾·勃倫吞粗暴地拒絕和他太太的兄弟發生任何關係。倒並不是為了他們在戰爭時期的態度不好，主要是因為他們不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不問秦胡遜，不問社會民主黨領袖們與將軍們的勾結，不問欺騙和賄賂，仍舊做他們的社會民主黨黨員。馬蒂斯和亨利都是資本家。這猶可說！他們站在他們原有的立場。但路易和沃托都是工人，他們是愚蠢，頑

固，不可教育，不可改造。他只要一想到他們和他們的態度，他的火就要冒起來。

兩位哈特柯夫听到了他對於他們的意見，於是他們採取報復，稱他們姊夫是發狂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失敗的布尔什維克，一個斯巴達克斯團員，恐怖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勞工運動的分裂者和破壞者。由於他永遠的反對和破壞的行動阻礙了走向社會主義的和平發展。

勃侖吞不願在自己家裡再看見他的內弟們。

因為丈夫禁止她的弟弟進門，斐莉妲只得暗中和他們往來。

四

某一個星期天，剛吃過午飯，斐莉妲，哈特柯夫外婆和愛芙莉三個人的小團體隨即出發。沃托和賽西莉以及她的妹妹阿妮苔，說壞話的人說她和沃托有曖昧的行為——都在阿托那火車站旁邊等候着，他們都是夏季裝束。

熾熱的太陽挂在淺藍色的八月天空，但是在易北河岸邊，這炎熱還可以忍受，因為水上送來涼風，而丘陵起伏的河岸旁邊的茂密樹林投下陰影。許多郊游的人走向河濱，那里已匯集了愛好日光和游泳的大城市居民和無數在水中嬉戲的兒童。

我們的星期郊游者運氣好，他們在“欣賞易北”花園飯店里找到了空桌。他們因為有了好座位，再三高聲地相互道賀，望望坐在樂亭里奏着輕快樂調的音樂隊，望望被兒童圍着的那些運動器械和秋千，望望拿了啤酒和檸檬水，咖啡和點心穿過桌間的流汗的侍役。

“一個真正的人民節日，在易北河旁邊這樣的一個夏季星期日！太陽！音樂！生活！”

是的，这是真的！各人都同意斐莉姐的話。人們忘記了一切困難與悲哀。所看見的只是歡欣、愉快的臉孔。周圍是音樂和笑聲。這的確是一個人民節日！

沃托從頭上取下草帽，拭去他禿頂上的汗。他个子矮小，大面孔，沒有胡須，看來好象一個有老人臉的小侍童。

“我們不是找到了一個特別好的座位嗎？你們望望河流的下游！多么美麗的景色！多么快樂！”

易北河上雲集着許多小船和帆船。幾只闊形的舒適的芬肯威特地方小船掛着棕色的帆篷向上游駛來。一只狹長的遊覽輪船在面前駛過，船上擠滿了揮着手、對岸上望着的乘客。

“大家已經不大覺得有過戰事了，”哈特柯夫老太太說。她似乎對此詫異。

“噯！”賽西莉嚷着說。“你等到糕餅來的時候！那末你就會立刻想到戰事了。從灰色的面粉和其他原料上我們也可以感到戰事過去還不久。”

“在這裡舒脫呂佛爾還有很好的糕餅，”沃托不同意地說。“這裡的咖啡甚至還特別的好。”

“你們大概是常來的吧？”

“是的，可以這樣說。”

後來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路易和赫美納忽然出現，他們正在找尋座位。啊，真巧！他們裝出驚異和高興的樣子。他們究竟有多久沒有見面了呢？已經幾年了。想想看，已經有幾年了。現在他們在這樣一大群人當中遇見。啊，有這樣的事情！

他們把椅子移攏來，再從隔桌搬了幾只空椅。路易和赫美納帶了他們的兩個男孩回來。他們已長得多么高大了！他們穿了水手裝顯得多么伶俐！

真巧嗎？哈特柯夫老太太懷疑地从一个兒子望到另一个兒子。又看看她的兩個媳婦。我不相信是巧！這是一個陰謀，你們不要欺騙我。她閉緊了她萎縮的嘴唇，不可親近地、懷恨地坐在那里。斐莉妲用足在桌下踢踢她，對她眨眨眼睛暗示她做一點笑容出來。

我的女兒，你倒干得漂亮。我能忘記過去的一切嗎？在長久的戰爭年代中，他們中間曾經有哪一个顧到我和你嗎？曾經有哪一个問起他的老母親境況怎樣嗎？問起她是否有食糧和燃料嗎？如果他們自己沒有，他們至少可以表示同情和說一句同情話呀。現在他們坐在这里，做出和善的鬼臉，裝作好象過去沒有什麼，絕對沒有什麼的樣子。不，不，她不能虛偽；她向來不會虛偽。她坐在桌子旁邊，好象她只和女兒和外孫女坐在一起。

但是她早已不是主要人物了，她只是一件附屬品。她既然不講話，別人也就不同她說話。兒子們與媳婦們表示他們毫不注意她的態度。這不是容易的事，因為老太太有一種作風，專用她打量的眼睛細致而徹底地觀察每一個人，特別對她的兒子們，他們現在只是他們太太的丈夫而已。

五

一切都日漸恢復原狀。工廠里也是這樣。華德又在車活門、車圓軸、車圓錐，他對這種工作比以前更無興趣。他又變成一個孤寂的人了。彼得不在旁邊。奧地行踪不明。還有露得？如果他想起她的時候，他就感到稀有的軟弱。但是他咬緊了牙關，不讓自己被這種情感所制服。愛爾司脫·鐵梅是他的一个好伙伴，他乐于助人，但沉默寡言。對於藝術與文學他懂得不多，但對於政治問題他們却常常討論。鐵梅在軍事和經濟政策方面特別有

研究。虽然許多同事把鉄梅作为他們的心腹看，可是在全厂职工大会上鉄梅从不講話。

熔鑄工場里一只澆鍋爆裂了；金屬溶液燙伤了鑄工法朗茲·雷賽尔的兩腿。他的兩足必須截断；法朗茲·雷賽尔就永远失掉了工作能力。

工厂里唯一的話題是：同事雷賽尔。他所遭遇的事情是其他每一工人都可以遭遇的。到处查出了安全設備的缺点。工厂評議會会对遭难者的妻兒表示同情。

出事的第二天，这个不幸事件已經是許多話題中的一个。

到了第三天，大家已經不願再听关于这个不幸事件的談話了。

一星期后这件事情就被忘却了。……

但是，当厂里傳說，雷賽尔的太太帶了她的三个孩子來到厂里并請求主管人救济时，他們又重新想起这件事。他們也听到，管理部門叫她去找工厂評議會，該会又对她說明，这类救济是疾病保險儲蓄机关和殘廢保險机关的事情。

許多人認为这話是对的；但爱尔司脫·鉄梅不以为然。他号召同人团结友爱，并自动召集車床工人車間會議，結果簽名捐款，并通过決議，車床工人向管理部門要求在發生不幸事故时予以經常救济。

管理部門与工厂評議會协商，該会認为車床工人的独断行动未免对該会不尊重，于是邀集工会代表，共同布告：法律的規定應該重視，遭难者家屬的救济應該交由所屬國家机构办理。

据他們看，这样一來，这件事情就算了結了。

在下星期一，厂里所有的联动机构上的轉輪皮帶忽然都不

翼而飛。當時皮革缺貨，而且價格高昂，轉輪皮帶的需求甚殷。找不到一點偷竊者的蹤迹。一扇門也沒有打破。一扇窗也沒有打碎。也沒有發見一點尋找偷竊者的綫索。

後來廠內產生一種謠傳，說是雷賽爾太太從失竊的皮帶賣得的錢上得到了救濟。這個謠傳神秘地傳到各車間各部門，從這一台車床傳到那一台車床。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得出這消息是誰傳來的，它忽然來了。

刑事警察到了廠里。第一被訊問的是愛爾司脫·鐵梅。他能無懈可擊地證明他從星期六下午起到星期一早晨並不在場。警察相信他沒有過失，同事們却不是這樣看法。鐵梅的名字從這個嘴里傳到那個嘴里，大家都在暗笑。這鐵梅嗎？一個十分機敏的人！他們抓不住他！抓不住他！

在第二日傳說，雷賽爾太太不知從哪一方面收到了一百馬克救濟金。哈哈！那末以前所傳的是確實的了！現在她當然可以利用這筆款子了。管理部門本來無須支出這樣大的數目的。

評議會主席霍勒同事，要知道事實真相，派一個學徒到雷賽爾家里調查。他回來報告說，雷賽爾太太昨天下午確實收到裝在信封內寄來的一百馬克，不曉得是誰寄的。

視線集中在愛爾司脫·鐵梅身上。他抬頭時，別人就對他表示同意地微笑點頭。許多小紙條飛到他的車床上，上面寫着：“偉大！”——“這件事情干得好！”——“終於完成一件大事！”儘管他怎樣向同事們鄭重聲明，他和這件事情絲毫沒有關係，總是毫無用處——他們不相信他的話，說他不承認與這件事情有關係是一種很聰明的做法。

華德也確信，轉輪皮帶事件雖然猜想不是鐵梅自己動手干的，也必是鐵梅所發動。他對鐵梅公開地說明他的看法。他并

且声称，如果事情不是这样，他将表示惋惜。

铁梅微笑——不答。

这事发生之后几日，留塞兒兄弟金屬工厂举行評議會选举。反对派把铁梅作为第一名列在他们的候选人名單上面。

又有一种謠傳流布全厂。据说管理部門打算在选举后永远开除铁梅。不錯，許多人相信这一点，他們本已詫异，这件事沒有早就实行。

贊成铁梅——或者——反对铁梅是当时的口号，他們在这个口号下進行选举；其他候选人都不受人注意。同事霍勒奔走于各車床之間，对每一个人說明，这次选举不是铁梅——选举，而是一次評議會选举必須选出六个同事來。铁梅虽是他的政敌，但他抑制自己私人对铁梅的怀恨。

爱尔司脫·铁梅以压倒的多数当选。他得到四分之三以上的选票。新評議會主席一席屬於铁梅，这已無可置疑。使厂里老同事們吃驚的，他一个剛來的人居然当选。

“示范的工作！”这是華德对他的恭維話。“巧妙的战術，該做的都已做到了！”

铁梅微笑着問：“何以見得？巧妙在哪里？”

“在你的手里！”華德喊。“首先是关于轉輪皮帶的謠傳。以后是关于管理部門所計劃的开除的謠傳。你已向我們指出，謠傳不一定僅是我們敵人的一种武器。”

“何以是我呢？”铁梅高声笑起來。

“好！好！”華德对他叫着說。“只管笑！我很清楚，你一定会把这出戲唱到底的！”

第二十三章

他們從別墅的屋頂花園眺望埃爾斯特外湖，可以望得很遠，風景非常美麗，尤其是在這景色悅目的深秋日子，當各種湖艇和小型白色汽船在日光閃爍的湖上行駛的時候。從環湖的雜色樹林里透露出花園住宅和湖亭的明亮的正面，它們的窗子上都反映着夕陽。在埃爾斯特湖堤岸和少女坡上，有崔巍的樓台插入藍色的天空，它們的尖端還在日光中閃耀着，而它們周圍的一片屋宇却早已沒人陰影之中了。

這個別墅是向阿根廷領事館買來的，曾經加以徹底的修理。和一個建築企業家的女兒有交誼的沃托·布爾曼當了別墅的看管人。朋友們就在他那裏消磨些舒適而令人興奮的夜晚。

在這裏集會的僅僅是一個小團體，沃托·布爾曼是這個團體的中心人物，因此他們自己戲稱為“布爾曼人”。他們把皮靠椅搬到了屋頂花園上。他們時常喜歡給自己搞一大壺檸檬汁來喝。

他們坐在那裏，把腿向前直伸着曬太陽。

他們不期然而然地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男子集團。愛爾菲與瑪麗亞只偶然來到這裏，而且是純粹由於好奇；他們在這裏不常开玩笑，不舉行跳舞，只在這裏討論問題。沃托作為主人，他非常懂得從無拘無束的談話中發展問題，他們一忽兒討論科學政治問題，一忽兒討論美術藝術問題。雜誌上一篇有趣的、爭論的文章有時會鼓舞他們，引起他們討論。但一種僅僅是偶然發表的言論也常會起同樣的作用。

沃托的長处在于对政治事件能分析研究，并認識它的歷史局限性与歷史意义。如同一个掘宝者懂得巧妙地使用鋤鏟，他懂得从事情正面背后的零碎事情，从歷史的瑣屑來揭露歷史与社会的本質。

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形，就是漢司·希立喜特使晚上有一种特別的情調，他朗誦馬蒂斯·克勞迭司①或哈格陶尔②的詩歌，或兼讀約翰·克利克坦·根泰③的作品，后者是他最喜欢的詩人之一。他們所看过的戲劇提供他們最喜欢的討論題目，他們討論这些戲劇上的問題，为了要完全明确作家的目的。

他們在夏天晚上有时在露天驚訝地观察宇宙的奇迹，爱尔兰·克露尔對他們講天文上的数字和天文上的比較，使他們感到宇宙之謎更是神秘，这也是美好而富有教育意义的时间。

華德这时如果没有这些朋友，如果没有这扶持他和帮助他的这个团体，他真不知道怎么干好了。在这时——尤其是自从他失去了露德以來——他又时常想起奥地。

他原本不就是他們一道的人嗎？失望和寂寞使他走上了迷途，倘若沒有人幫助，他顯然不能自拔。我們不應該听任一个好人在他困难和寂寞中自己去找出路。華德打算去找奥地，并介紹他加入“布尔曼”团体。

他过去是我的朋友！而且是良善、忠实、有个性的！

① 克勞迭司 (M. Claudius, 一七四〇——一八一五), 德國詩人。

② 哈格陶尔 (Hagedorn, 一七〇八——一七五四), 德國抒情詩人。

③ 根泰 (J. Chr. Günther, 一六九五——一七二三), 德國抒情詩人。

二

一个星期六下午，華德遇到了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在他家的客房里坐着——彼得……彼得·卡格曼，他打扮得很文雅，穿着一件深藍色的衣服，褲子燙得筆挺，白色襯衫上过漿，彩色的領帶顯得鮮明。

“彼得，是你嗎？這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你好嗎？你現在干些什麼？”

彼得笑起來說：“喔！喔！一下子這許多問題。……你好，華德！我在這裡只有幾天，我不願意沒有看過你，就離開這裡！”

“這是你的好意！你樣子改變得很多！”

“你覺得嗎？你完全沒有改樣！”

彼得注意到華德用審查式的目光打量自己。他又笑起來，說：“呀，因為我的長褲子等等？哈哈！你放心，華德，在這雙褲腳管里還是藏着一個舊人。只是，你知道，作為一個主任不得不這樣裝束。我現在是一個劇團的主任。同時我也是演員。再加我仍是編劇者。當我和我們演出的城市里的名人有所商議的時候，我不能穿着短褲去見他們。你清楚了嗎？”

華德微笑地點頭。

“我們在春季到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去表演。尤其是瑞典方面有許多地方邀請我們。我的劇本——你現在大概還想得起吧？——摩洛哥表演得非常成功。我對這個劇本曾作了徹底的修改。……上演了四百次。有一家報紙稱它做——頭等。同時我早又編了一個新劇本，一部悲劇戰爭愛情。它的主題還是從你那裡得來的。……”

“從我這裡？”

“是的，你想不起來了嗎？你曾經對我說起一個女孩子，有一個軍官為了她開小差。”

華德的臉通紅起來。

“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他是被槍斃了，對嗎？”

華德無力地在微笑。彼得誤解了笑意，性急地說：

“你一點不用笑！你必須看一看。我告訴你，它寫得非常感動人同時它還富有教育意義。”

“這樣你滿意了？你已找到你所找尋的題材了？”

“滿意不能說！現在我才有了生命！我有了我的任務，我用全力來從事。我不把這件事看作是我的職業，我把它看作是我的使命。……你知道嗎，舞台是能改造人類思想的唯一場所。所有會場上的胡說都是完全沒有意義；我們能夠而且必須把我們的力量放在舞台上。舞台能把一種新生活道德的最強烈的刺激灌注到人民中間去……”

他又講到這個字了。……生活道德。……這樣說來，這個字還是屬於他的詞彙。不錯，他外表雖有改變，看來仍是一個胡思亂想的人。仍是一個幻想者。仍然在自我陶醉。

“但是你現在不要以為我只表演我自己的劇本。絕對不是！易卜生、赫伯爾①、契訶夫、豪普脫曼②和——如你可以想得到的——莎士比亞的劇本我們也上演。我們主要而且以特別愛好的情緒來表演他，這個永久年青者、永久難解者、詩藝之神的劇本。……我們上演過無事煩惱。觀眾曾歡欣若狂。……最後要說

① 赫伯爾(F. Hebbel, 一八一三——一八六三), 德國作家。

② 豪普脫曼(G. Hauptmann, 一八六二——一九四六), 德國作家。

的，今天这里戲院上演丹东之死①。我無論如何要去看一下，我必須知道，同行謝士訥是怎样表演这戲的。……你同去嗎？”

“我願意！那末你当然在我們这里吃飯？”

“好的！”

“彼得！如果——如果我穿了短褲去，对于你不会有不方便吧？”

“你怎么会这样想的！……哈哈！……对我……？哈哈！你真是想得起！”

三

“彼得，請你告訴我！坐牢的滋味怎样？你到底怎样得到釋放的？”

“你現在一定想听我講关于禁閉、受苦、絕望的可怕的經歷吧！凡是听說过我在战时曾經坐过牢的人都把我当作一个殉难的人來看。胡鬧！我在那里的确感到舒適。为什么呢？第一：我睡眠充足。第二：从早到晚我总是看書。如同你的手受了伤一样。头上几星期我只看莎士比亞作品。他給了我極大的安慰。”

“但是伙食一定非常坏？”

“可能是这样！我想不起了！我确实想不起了！……凱撒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我都能背得出。麥克佩斯我也很熟。……我願意扮演一次麥克佩斯。‘哦，時間！你已預先知道了我的險惡的圖謀：那飛馳的心意永远無法追及，除非行動緊隨在它的旁边！’……”②

① 这是德國劇作家畢希納 (G. Büchner, 一八一三——一八三七)，的劇本。丹东是法國大革命时代山岳黨首領之一。

② 这为彼得念麥克佩斯語。譯文參考曹未風譯文。

“你到底是怎样出来的呢？”

“我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样被释放出来的！不，他们忘记我了。强盗、窃贼、流氓经过革命都已被释放出狱；没有人想到我。我也不想到他们。有一天检查员对我说，我坐牢的时间已经足够，可以回家了。于是我就离开了那里。”

“可是我那时没有就遇到你。”

“是的，你知道吗，这时我的父母搬到脑达黑森去居住，所以我出狱后就上那里去了。”

“唉，你的父母已经不住在这里了吗？”

“不住在这里了！我在脑达黑森建立了我的队伍。我的未婚妻在那里。她也是一个演员。再……。”

“这样说来你在这里只是作客吗？”

“是的——但主要是因为我要和人订立几个合同；我们需要一个人扮演主角的父亲。”

四

彼得已有所成就了，他一定还将致力于更大的成就，而且经常作出特殊的贡献。他已不再是一个车工了。他身上什么都加以修饰，无论是脸、手、头髮。他穿得多么漂亮！他带的黑领带显出了艺术家的身分。有同样作用的是他的长头髮，尽管他不断用手往后掠，总是遮没了耳朵。

他俩并肩坐在正厅前排。华德从旁边偷偷地观察他的朋友。他坐在那里，身子稍向前弯，睁大了两眼，半开着嘴，全神贯注地望着舞台。他浑身都显出极紧张的注意。他对生活已不重视，甚至错过革命机会，他所热中的是剧中的生活。当丹东发表他富于思想的言论时，一阵微笑掠过他的脸上。伸了伸腰张开口，好

象他要對聖·尤斯特的話表示同意：“所有在歐洲和全世界在衣袋里藏着勃魯特斯①短劍的、反對暴政的秘密敵人，我們要求他們和我們共享這一重要的片刻！”

在休息時間，他們和其他許多觀眾一樣在迴廊里來回走走。彼得老是走在華德前面一步。他又完全沉入思想里面了。後來華德拉住他的袖子。他就轉過身來，好象他們正在談着話一樣，他接下去說道：“當然是一種難以置信的成就。這個劇本可說是在逃難中寫成的，差人在他的後面。他還不到二十四歲！這差不多好象……。不錯，我也已經二十三歲了！幻想！”

華德說：“一般認為這是一部革命的戲劇！自然它也確是如此，但它所表示的是一種漸趨消沉，走向沒落的革命；反革命的勝利在這部戲中已顯然可見。”

“丹東認識這一點！他是個聰明過人的人！他想防止這種厄運！在他死后，一切才告失敗！”

“不對！”華德反駁說。“完全不對！丹東是一個獨往獨來的人，他站在各黨派之間！但他代表一條完全確定的路線，就是他要使革命停滯。但十一月②尚未到來；革命在向前發展，丹東便遭了殺身之禍。……真相是這樣的！因為我們熟悉史實的后來經過，我們能指出他的一切缺點。”

“但是畢希納也認識他，十一月的陰影已籠罩在全部戲劇上面！”彼得說。

“這是真的！”華德承認。“因此這部戲的主角我也認為不是

① 勃魯特斯(Brutus) 古羅馬共和派議員，密謀刺殺羅馬獨裁者凱撒。

② 公元一七九九年十一月拿破侖以兵圍議會，推翻法國督政政府，法國民主政治告一結束，代以軍人政治。

丹东，而是罗伯斯庇尔①，更适当些是聖·尤斯特。他体现了革命。他对革命絕沒有这种虛無主义的理解，如象畢希納对他所捏造的那样，他認為革命是人的事業，必須由人來完成。”

“倘使我沒有記錯的話，”彼得繼續說下去，“畢希納寫他的丹东時，他自己处在深切的憂悶之中，站在一个歷史的轉捩点上。”

“是的，他的革命希望那時已消失了。反动势力抬头。他的朋友們被捕了，差人跟在他的后面。可以說，他是在逃難中寫成了這部丹东的。我們看出劇情里包含着許多失望与怀疑，也包含着虛無主义的色彩。他借聖·尤斯特的口說出的下列一段話是他自己的哲学：‘大自然从容地、不可拒抗地依照它的法則進行；一个人違背了大自然的法則，他就会被消滅！’是啊，依照他的見解，革命是一种自然灾害如同火山爆發和洪水泛濫一样。”

彼得早已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他回答說：“不够勇敢！太呆板了！劇情必須很緊湊！必須光暗分明！那大會的一場比較偉大！群众中的每一个人必須有身臨其境的感觉。……不行，謝士訥使我失望了！”

“表演得可是非常好！”

“噯！台上的丹东簡直不是一个革命家。他是一个醉心时髦的人，一个漫游世界的人！”

“在这个时候他也真是一个革命的漫游世界者。这一点描寫得已很正确。还有罗伯斯庇尔这个冷靜、清醒的律師！这个革命的執行者不是已被巧妙地反映出來了嗎？”

“劇中的他，我看起來好象是一个警務總監，不象一个大革

① 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 法國大革命时代共和派山岳党首領之一。

命家和政治家，他确是这样一个人物。”

“这是你的同行的过失，”華德微笑地回答。“他把他描寫成这个样子的！”

“我的同行，这倒說得好听。”彼得也微笑起來，但是別人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这个比較是称他的心意的。

五

第二天下午彼得站在易北河隧道旁边，他真的發見華德挤在一群回家的船厂工人中間。

“來，跟我一起走，我需要買几件零碎东西！”

華德穿着工人裝。他也沒有好好地洗过臉。“象我这样？”

“自然！你怕羞嗎？”

“我不！”

“那就好啦！我是毫不在乎！”

“但我想先回家去！”

“这浪費許多時間！我們随便在什么地方吃晚飯好啦。”

他們搭上高架電車到城里去。當他們在高架桥上和房屋一样高、沿着港岸駛过自由港水面的时候，彼得从窗口向外眺望。港口又顯得非常繁荣。在碼頭旁停泊着各大國的海輪。拖船、軍用艇和小艇在随浪搖擺。从对岸造船厂里傳來捶击声和汽机的絲絲声，从高烟囱里冒出來的烟霧升入空中。但在他們下面的街道上，在回來桥上，在樹林边是黑黢黢成群的归家的船厂工人同碼頭工人。

彼得推推華德，說：“我时常因为見不到这个景象感到悵惘。我不能想象有比这个景象更有力量的东西。我虽然因为擺脫了車床而覺得高兴，但是——尽管有人称我是一个夢想者和空想

者，我总觉得我是他們里面的人。”

下車后他們到总車站旁边一家飯店里用膳。彼得面前放着一盆腌猪蹄配酸菜和豌豆漿，華德面前一盆紅包菜配排骨炙肉和煎番薯。彼得曾經建議喝酒，但被華德率直地拒絕了。因此他們改飲一瓶蘋果汁。

“为什么你已不在留塞兒厂做工，而改在勃朗福司船厂呢？”彼得問。

“我同馬蒂遜吵过架！你知道嗎，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当学徒，他在那里总归被人看为是一个学徒，即使他年紀已老，頭髮灰白。有一次他又責罵我，我就不顧一切地揍了他一頓。

“对的！切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倘然有人对我說，他已在一个地方工作了二十年或三十年，我就曉得，在我面前的是哪一种人。通常这类人是保守派，是胸襟狹窄的，是不團結的。”

如同他們过去在一起时的老習慣，他們的話題又轉到文藝上面來。彼得談他的計劃。他秘密告訴華德，他正編著一个新剧本，名称叫白林卡太太和她的女兒們，这是一个無產階級的悲剧。他也不想嘗試寫一本小說，地点拟定在哈茲山旁边的一个小城市里；可想而知，他是預备放在腦达黑森了。这本小說將描寫生活，而且是不为人所注意的老百姓生活，但它同样包含人生一切高尚和墮落的行为。……这部小說的內容他早已胸有成竹，僅形式尙待創造。質朴的敘述筆調他感到沒有藝術性，簡陋；不合他的胃口。

華德絕不能同意这种意見。他認為形式應該由內容來決定。一切矯揉造作，形式上的賣弄手段和取巧在他看來都是不好的。質朴的敘述筆調不一定是簡陋和沒有藝術性；世界文学最偉大的小說家已經証明了这一点。

彼得微笑說：“例如狄更司。”

“是的，絕對是的！”華德故意不提起這個作家，為的怕觸動一個舊的創痕，但如果彼得自己已提起了他，為什麼華德還要自己抑制呢。“真正偉大的藝術常是質朴的，內容與形式一致。這是我的見解。你看看莎士比亞的任何一個劇本。它展開在我們面前一點沒有矯揉造作，質朴而明白。”

“他以女巫、神鬼、妖怪為材料。……”

“這里莎士比亞利用當時尚存在於人民頭腦中的想象。你這個辯駁不是一個反證，而是我的意見的一種證明。”

“是的，這正是我的問題：我怎樣能從人民中找到知音？”

“只有通過質朴，彼得！”

“但這該是一種藝術！”

“藝術常是質朴的！”

“但是質朴不一定是藝術！”

“自然不一定是！但我們不要強辭奪理地爭辯！”

他們在斯坦達姆街買了東西。他們從一家商店走到另一家商店。這使他們感到有趣。彼得有錢，整把地付出去。大家在大百貨公司的櫃台和櫥窗前擁擠着。購買能給人以怎樣的歡樂啊！許多人拿着聖誕節禮物包盒。彼得替他的未婚妻、她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以及他的劇團購買了禮物。他也為這個朋友——並不讓他看到——買了一件運動內衣和海島出版社叢書中“畢希納全集”。

他們在一家咖啡店休息，彼得把內衣和書作為聖誕節禮物遞給華德。在書內他這樣寫着：

“以供紀念你的朋友和這位偉大同業的小同業——彼得·卡格曼！”

六

命运多舛的一九一九年將近結束了。人类生活中的許多事情起了变化,但只有少数希望得到实现。新自由之樹栽植在沙地上面;它的根株沒有养料与扶持,它的花朵先期凋謝,未多結果。

在一个温和的、大地埋于雪中的十二月日子,華德在港岸旁的棧桥前面遇見了爱立希·恩特萊。他是輪船上的侍应生,几天前从他的第三次非洲航行归来。他穿着一件有絨边的外套,头頸边帶了一条黑色的小領帶,一望而知是个侍应生。

華德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露德的消息。……是的,爱立希看到过她。她和他。……她仍是住在她的母親那里……不,不,他們还没有結婚,……据說,他們已加入了一个时髦团体裸体文化协会……她外表的确还同从前一样。……面部瘦削,蒼白。她的头髮也还是老式样。

華德願意多听到一些关于她的消息。但是再問下去使他感觉痛苦。特別当爱立希这样說的时候:“这是必然的趨勢,她以前和我們在一起不过是做一个外客。”

“你是否还在自由無產者青年团里面?”

“还在里面!——你呢?你和那个小組还有联系嗎?”

“那个小組嗎?天呀!——它早已不存在了。欧配德博士……”

“他怎么样啦?”

“他現在是……柏林一个党校的主持人。他常在期刊上发表文章。他曾在柏林大学工作过几个月。”

“这样說他确是一个人物!”

“你在这上面曾經怀疑过嗎?”

“我?沒有!”

“你現在对政治怎样？你改变得相当多！”

“我？为什么觉得这样？”爱立希急急地問。“因为……因为我已成了一个侍应生嗎？不，不，我还是老样子。虽然工人运动目前看来已是失敗，我对它还是关心。……但是——自然！——我公开地对你說，我有些改变：我聞煤气已聞得够了。再加——你一說話——打击就来！——你就会被开除。在罢工时我当然每次参加，开除起来我也老是最先开除。……所以对工厂工作我暂时告一結束。目前我小心对人，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緘默。我也願意有一个安静的生活。……这是事实，我们都受环境的支配，我們不能为所欲为。……但是此外——我告訴你——我一切都是老样子！……”

第二十四章

一

中午正十二点所有工厂的汽笛开始叫起来；停泊在港内的大小船只的汽笛發出沉濁和尖銳的声音；各种嘈雜的声音被勃朗福司船厂汽笛的深沉洪亮声响所盖沒。

总罢工！

街上看不见各种車輛和电車。火車站的月台上停着远程的和郊区的火車，火車头的汽鍋下沒有火。中午十二点时駛入車站的高架电車不再开出去；司机挟了曲柄回家。在大城市里看不见滾动的車輛。烟囱不冒烟了。公事房与商店关门了。甚至警察也离开了他們的崗位。

总罢工！

从工厂、營業所、百貨公司涌出几千、几万、几十万人。廣大

群众从碼頭走入市內。他們是船厂工人、碼頭工人、海員、公事房職員。市政廳廣場四周的街道上挤滿了人，把人行道車行道都占据了。工厂工人和公務員、職員、店員間似乎已沒有區別，他們都在那里，都为同一事件而奋斗。

总罢工！

这一个三月十三早晨^①，城市里已流傳着关于政变的矛盾的謠言，人們由此而產生的激动情緒一小时一小时地在高漲。治安与秩序沒有恢复嗎？工厂沒有复工嗎？各方面的生活沒有恢复正常嗎？政府在困难处境中沒有就它力之所及采取措施嗎？現在又發生新的騷动嗎？新的混乱嗎？騷动、叛乱、政变沒有終止嗎？沒有！沒有！再一次沒有！

总罢工！

參議會，政府对人民出了告示。在中午，告示牌已挂在所有的房屋牆壁上。告示中說：不負責的分子已对由人民选举出來的合法政府叛变，目的在推翻共和國与民主政治和建立一个軍事独裁。部分國防軍和軍事性質的非法組織被濫用來对付人民。

这就是在魯尔策划、在史普莱河爆發的内战。

迁离柏林的總統和政府号召全体工人立即总罢工，同时号召能作战的男子保衛共和國。

二

華德竭力穿过人群，奔过黑尔哥蘭大街与聖灵場回家去。这件事情对他象晴天霹靂，出于意外。那末軍事暴动分子又一次

^①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以卡普为首的复辟軍人占領柏林，政府迁往斯圖加特。

地引起了斗争，又激怒了本已安静下来的人民。他们迫使政府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政府却偏偏最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现在可以看出：将军们从前并不是出于爱好民主而将斯巴达克斯团击溃的。老军阀们和大反动分子的这一叛变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局面。

华德非常高兴，愿意参加这一斗争，他已多时没有这样高兴了。他已经不是这样年青，他已经能够坚守他的岗位了。这次不许雷托—福倍克带领的非洲军团再在夜里象窃贼一样无阻地开入城市；这次街道上将设立障碍物，将建立工人武装部队，从事决定性的斗争。……

卡尔·勃侖吞抱着怀疑态度；他不信任这个号召，在同他儿子谈话中他插入一个确实能起麻痹作用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秦胡遜。参议会曾经号召抵抗，那末秦胡遜也在内了。有这样一个人在头上，还能赢得一次对右派的反抗和斗争吗？

菲德叫道：“我们要跳过秦胡遜！”

勃侖吞仍是怀疑着。他常常低估了秦胡遜，因而自己失算犯了错。他也同样地常常低估了工人们。他可是被他儿子的兴奋和信心感动了；更被街道上群众的越来越高涨的战斗决心感动了。

总罢工实行了，另一口号是：武装人民。中午后不久，城市所有各区域已经聚集了许多男人在他们的党员聚会所前面，其中有社会党员，工会会员，民主人士。在工会会所前面站立着几千人。还有几千人等候在埃尔斯特湖旁法朗街社会民主党党部门前。他们以值得惊奇的耐心和纪律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候着。

没有什么动静。没有一个闻名的党领袖向等候的群众说话。他们没有得到通知。武器没有发出来。

傍晚流傳着謠言，說是洪堡特中學里面分配武器給三个社会主义党派的黨員和工会會員。事实上的确有几千人一群一群地从城市各区域涌向洪堡特中學。几万人站在学校前面。在学校廣場上集合了各單位。在体育館前面三人一排的排成長長的行列，他們的證件已驗过，他們可以得到武器。

然而沒有动靜。……

在漆黑的晚上，几千工人还是站立在党部和工会会所的周圍。直到午夜光景，他們最后剩下的人才失望地咒罵着散去。

三

勃侖吞和他的兒子在这一天一直到夜里都在一起。他們毫不厭倦的听到一种傳說就开始奔跑，奔向工会会所，奔向市政廳，奔向洪堡特中學——在每一次失望后他們又用新的希望互相鼓勵。勃侖吞在他的兒子面前自誇从軍隊里得到許多經驗，可以对他兒子講授軍事知識，虽然目前只是理論方面。他先說明最主要的几种拿槍的方法和槍的各部分。又切实教他兒子如何保护槍械。假定我們願意信他的話，这位退伍的近衛步兵勃侖吞也知道巧妙的使用手榴彈；他說，他曾親手投擲过手榴彈至三十公尺以外……“你把手榴彈拿在手里！……用左手拔出保險器！……你叫数字：二十一，二十二，那末——拋出去！……最要緊是鎮靜，不要太早把它拋出去。……”

晚間他們不說什么話，含着怨憤归家。

这能想象嗎，政府号召了工人武裝抵抗，結果这样愚弄了他們？一个政府——見鬼，随便它变成怎样罢！——在工人准备好了和反叛的軍人斗争來保护政府的时候，它却这样地侮辱工人嗎？不，这是不能想象的！除非軍人暴动已經瓦解了，才能說明

这件事。

“是的，会是这样的，”勃侖吞这样說的时候，挽着他兒子的手臂在走；由于多跑路，他的兩足腫起來了。“总罢工已經足够折断暴动分子的头頸了！”

“可惜！”他兒子說。

他們循着威廉皇帝街走过去，走向霍尔斯登廣場。他們后面來了一部卡車，發射着明亮的灯光，隆隆地从他們面前駛过。在他們前面几步的地方卡車停住了，几个男人从車上跳下來，走入一家旅館。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們为什么背着槍？

“父親，你看見嗎，他們有武器！”

“我看見的，”勃侖吞詫异地說。

“哈罗，華德！”一个倒挂着馬槍的男人向華德走過來。“你今天晚上大概不想睡了罢？”

鉄梅！車床工人爱尔司脫·鉄梅！……武装起來了！

“爱尔司脫！你們的槍从哪里拿來的？我父親同我四面八方跑了一整天，沒有人發給我們槍械！”

鉄梅大笑起來。“你們等吧，等到別人把槍械發給你們！”

他先同勃侖吞随后同華德握手。他气色很好。他渾身似乎都在笑。他所戴的藍色水手便帽对他非常合式。“在雷格道夫的同志們需要援助！那里开到了一个义勇团的單位，在压迫水泥工人。意翠哈①人不能單獨对付这些土匪。怎么样？你願同去嗎？”

“可以嗎？”華德問。

“这个分隊是由我帶領的！如果你在我命令之下……。”

“自然！立刻去，爱尔司脫！”

① 德國城市名，產水泥。

卡尔·勃侖吞不安地微笑着。“哪，哪，这样性急！在半夜里！”他說。但是卡車的發動機霎時間又跳動起來。那些武裝同志又爬上了車子。華德站在他們中間。

“孩子！”勃侖吞叫着，蹣跚地走向車子。“孩子，你会受冷！”

这时車子已經慢慢地开动，一忽兒就開得很快，在黑暗中好象一个光点在霍尔登廣場的柏油路上掠过。

四

“你能使用槍械嗎？”鉄梅問。

“我清楚！”華德回答，同时想到他父親对他的各种說明。

“給他一支馬槍！”

華德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在他一生中他还从來沒有拿过槍，一支正式的槍。一个同志交給他滿滿兩把子彈，華德把子彈裝進他的短衣袋內。

那卡車飛速地駛过黑暗無人的街道。“可惜，我沒有这样一頂藍色的便帽，”華德这样想。他是在車上同志們中唯一不戴帽子站着的人。他把槍背上肩膀时还有些胆怯。这样他覺得自己已經長大了。从馬槍里似乎發射出各种魔力。他自覺地回头望望。他并不比这些同志們中的每一个同志缺少什么。他望望从旁掠过的房屋。有些窗子里灯光还未熄滅。里面的人坐着或是倒在床上睡了。但他背着槍終夜在車上，一个革命軍人。在这样一支槍里蘊藏着力量，一个人帶了槍可以實現他的志願。

爱尔司脫·鉄梅挤到華德身旁。

“你在勃朗福司船厂做工，不是嗎？”

“是的，爱尔司脫！我四处跑了一整天，但是沒有地方發給武器！实在沒有！”

煞車發出尖銳的聲音；車上同志們被劇烈地搖得東倒西歪，向前一沖，重載的車子就停下來。……發生了什么事呢？

在公路上站着幾個人。鉄梅跳下車和他們輕聲談話。隨後他突然叫道：“機關槍架起來！”

華德被推在一邊，許多人動手把一架機關槍放在司機室車蓋上。經過幾步手續，一條子彈帶就裝了進去。鉄梅坐到前面司機旁邊；華德聽見他對公路上男人們說：“好，好，同志們！”然後車子繼續前進。

“那些是愛麥司賀勒①人！據說在這裡田庄上有許多流氓兵！”

“愛麥司賀勒人是能干的！他們向來有一個好的黨組織！”

“是是，他們對我們的領隊說過，這個城市是在他們手里！但是他們害怕夜間從克維克堡方面來的襲擊！據說那裡聚集了許多義勇團的部隊！”

“希望我們能搜索出這樣一群匪徒！”

“你會和他們干上的，同志！”

車子快要駛入城市時，又停了一次。兩個人的車邊出現，隨後又不見了。車子慢慢地穿過城市。看不見一個人。小房子的窗子里都是黑洞洞的。在車燈射出的光圈里，繼續不斷有房屋象幽靈似地一再出現，好象車燈的光在黑暗中摸索前面街道的左右。……

車子又停了。這次停的時間少許長一些，因為那個走近司機座的男人抱着懷疑態度審查鉄梅的報告。

① 城市名。

車子又開到了通行無阻的公路上。兩旁是一望無際的田地。在皎潔的星月之下，遠處一段段的森林和散于各處的小村庄容易認得出來。但是到處看不見人。車子前進，不斷前進……

華德怕起冷來；他沒有受過這種夜間乘車的訓練。冰冷的風掠過他的頭髮。他多時沒有吃东西了，這使他對於寒冷更加敏感。……父親現在已經睡了嗎？他不禁自己好笑起來，這些事情來得多么地突然。在父親根本不知道他離開時，他已經離開了。……他曾經和我四處奔跑，想得到武器，這實在令人感動。……我願在鬥爭中看得見他！親愛的可憐人啊！他稍微辛苦一下就感到疲乏了！

司機把馬達关了，車子慢慢地再向前走一段，就停了下來。鐵梅跳下車子。

“同志們！听着！意翠哈被義勇團的部隊占領了，但是雷格道夫仍在工人手里。意翠哈的同志們已退到雷格道夫。他們受了義勇團的包圍；所以我們一定會和他們遭遇。你們遇上極小一點危險的時候，就把頭掩蔽起來。只有機關槍邊的兩位同志須隨時準備射擊。注意聽我的命令！我們熄了車燈行車。那末留神！不要講話！還要遵守紀律！”

車子慢慢地走過公路旁邊光禿禿的矮樹林。沒有一個人講話。華德只聽見各人撫弄槍支和扳開保險機的聲音。他也非常願意把他的馬槍裝上子彈，但又害怕裝不進去。

“停止！”

這個命令立刻打破了寂靜。車上的人統統匍匐起來，華德蹲了下來。車子慢慢地開過去。……停下來。……車上的人聽到司機室的門打開了，又聽到一聲：“你是誰？你從哪里來的？”

幾秒鐘里萬籟俱寂。突然間大家聽見一聲劇烈的爆炸……

緊跟着又是一聲爆炸……

但是以後就寂寂無聲。好象可怕的声响已經越過田野消失了。……

“哈羅，同志們！”大家伸出頭來。鐵梅站在車的旁邊。他遞上來兩支槍，說：“把這些槍和其他槍放在一起！”說後他又坐到司機旁邊去，把車門輕輕关上。發動機跳動了，車子繼續前進。

五

車子走了還不到一百公尺，槍彈就從一個稀疏的松苗區射過來。車上所有的人又蜷伏在車的底板上，華德也如此。不知道有誰在那裡叫喊。車子速度加快，同時車上的機關槍開始搭搭地射擊起來。這樣，在不斷的火網下車子狂奔地駛過黑夜里公路。他一點不害怕，自己覺得奇怪；在許多人之間他被擠得很緊，差不多坐在車的底板上，他覺得自己絕對安全。但願司機保持鎮靜，不要向一株樹上猛撞。……

車子走得慢了，因為那裡路壞不好走。輪子顛簸地走過路上的窟窿和不平坦的地方，忽然停了下來。槍聲沒有了，有人伸出頭來看，要曉得他們是到了什麼地方。華德也小心地站起來。在自己前面他看見一所矮而長的房屋，以後又看見一個如同從平地上高聳出來的煙囪。鐵梅在和幾個肩膀上掛槍的男子商談。

他們已到了雷格道夫瓦廠前面，工人們的一個突出的據點。

“再等一會兒，同志們！”鐵梅叫。“統統留在車上！我們是不是留在这里或者繼續開行，還不曉得！”

同志們已在窸窸私語和輕聲地笑着。對於如此順利地突破封鎖綫，每人都感到高興。克利沙·戴克，得到稱贊，因為他表

現得非常沉着。華德現在才知道，當向松苗區射擊的時候，這一位同志會把機關槍背在背上。

“我身上一定到處有綠色和黃色的斑點了！”戴克笑着說。“但是他們害怕了，很快地停止了射擊！”

他們留下來。願意休息的人可到廠房里躺下休息。少數人進去休息了。華德無意休息；他走到鐵梅旁邊，因此他聽到了昨天意翠哈和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意翠哈昨天中午也宣佈了總罷工，並且已經實行。在同一時間軍隊從兵營里開出來，佔據了公共房屋與大工廠。下午揭開射擊的序幕；工人們佔據了火車站與幾家旅館。但是他們不能守住這些據點，因為他們對方的軍隊幾乎已經把他們包圍了起來。在最後關頭，他們衝了出來，退往在工人手中的雷格道夫。在退却戰中，網廠工頭，社會民主黨員，以前的上士，工人的軍事指揮愛華德·別雷因傷斃命。工人們把他的屍體帶到雷格道夫，在一所學校中成殮。一位年老退職的稅務檢查員，以前的上尉，令人驚訝地自願擔任了武裝工人分隊的司令，根據意翠哈工人報告，到現在為止，他卓越地完成了他的任務。

“是怎樣的一個稅務檢查員呢？”鐵梅問。

“認識他的都說他是接近德國人民黨^①的。一個道地的資產階級分子，”一個意翠哈人回答。“他也有些喜歡幻想。現在他大約有七十歲了。實際上他和我們一點沒有關係，但——他執行他的任務的確非常出色。他對我們根本不談政治問題。”

鐵梅願意認識這位退職的上尉。他們排成單行穿過工廠，再越過一塊結冰很厚的田地，來到公路上，接着一會兒就到了目

① 一九一九年成立，主張資產階級地位，加強私人經濟，一九三三年解散。

的地。

雷格道夫是一个工業比較發達的小城市，那里的工人階級已很好地組織了起來，一个雷格道夫人跑到華德旁边，忽而講皮革厂，忽而講瓦厂，忽而講麻紡織厂的情形。所有选票的八分之五是落在工人党的手里，但是在各鄉村里各田庄上到处都是保守分子占着統治地位。这位雷格道夫人又說，階級斗争平常在各舞場里演出。几乎沒有一个星期日不發生毆打。誰对誰？工人对農民。農民青年最近愈來愈多地和各大田庄上游蕩的秘密軍痞往來。

这些農民青年是否都是富農的孩子呢？華德問。

“許多是的，但不都是！但他們如膠如漆，不管是富農或是貧農，團結一致。”

“这是不好的，”華德說。“我們應該想法子把貧農和他們的孩子爭取過來。”

“絕對不可能！他們常常比富農還要反动；甚至打短工的也站在他們那邊。爭取他們？簡直是瞎說！我們只能击中他們的腦壳，結果他們的性命！農民們是站在另一陣營里，几乎全是这样；我們对这种情形沒有办法！我們現在又看到了；農村是反对我們的。”

当工人們進來的时候，稅务檢查員和退职上尉亨利·維勃灵克，一个身材瘦削，非常活潑的老人，急忙地帶上了他的夾鼻眼鏡，不信任地以打量的目光注視着他們。

“有什么事？”他用响亮的包含着忿怒的老人声音問。

他有一个小的瘦削的臉孔和一張狹狹的、沒有牙齒的嘴巴。但是他的灰色而有一个大泪囊的眼睛还很活潑，如華德在談話时所觀察到的，一忽兒表示狡猾奸詐，一忽兒表示怀疑。

爱尔司脱·铁梅自我介绍了，然后发问，似乎他想得到一个证实：“你曾经用你的军事知识帮助了工人们吗？”

“嘻嘻嘻！”退职的上尉笑着。“这话听起来是如何好听！嘻嘻嘻！……这件事使我感觉兴趣，我的先生！”他用过分高的勉强发出的尖锐假声说着，但是忽然转变为十分严肃。“是一个任务！艰难的，但是有趣的任务！这情形使我想起萨尔鲁意地方！我那时候是少尉，年青得很，没有经验，但是十分能干！抵抗五倍优势的敌人，保衛地方到十七天之久！这里是完全同样的情形！我们会守住的！只要……”他的声音提高，他叫得这样响，以致脸孔发红：“对我要完全无条件的服从！反抗的行为我受不了！”

华德高高兴兴把目光从退职的上尉转向铁梅，再从铁梅转到年老的最高司令。

铁梅暗暗吃惊；但是他的脸上并不露出他的思想。他点点头，不说话。铁梅，如果他愿意，极善于沉默；这是华德所了解的。他请上尉说明情况。

上尉两手漫不经心地在桌上打开一张地图，他的瘦骨嶙峋的手指一忽儿指点着图上划红线的地名，一忽儿指点着划蓝线的地名。有一次他低声说，对自己说的成分居多：“真象在萨尔鲁意一样！”

铁梅向这位“上尉先生”道谢。上尉跳起来，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铁梅，问他对他的布置是否满意。

铁梅毫不犹豫地回答：“非常满意，上尉先生！”这句话使华德听了非常惊异。

这位顽固的老人以没有人能够料到的敏捷绕过桌子奔到爱尔司脱·铁梅旁边，用双手握住铁梅的手，激动地说：“你是我一方面的人！我感谢上帝派你到我们这里来！”

鐵梅默不作聲，臉部沉靜，走出了房間。工人們和華德跟着。

“我們可以在什麼地方不受擾亂地談一下話嗎？”鐵梅問。

“最好在我家裏！”一個雷格道夫人回答。

“在我的麻廠辦公室怎樣？我在那裏是評議會主席！”

“麻廠在什麼地方？”鐵梅問。

“就在這裏！不到二十步！”

“我們去！”鐵梅作出決定。

他們不講一句話，隨着鐵梅和那位評議會主席在夜間行走，越過廠房庭院進入管理室。

華德整個時間在那裏想，他是否應該對鐵梅發表他對於那位鬼怪似的退職上尉的意見。當他想到鐵梅可能願意做那位上尉的部下時，他就有些胆怯。但他不發表意見，他不敢；如果發表，鐵梅可能誤會，以為他要教訓他，要過問他的事情。

鐵梅靠着廠長的寫字桌站立着，望着舒適地坐在皮沙發上的雷格道夫同志們。

“你們是這裏的負責幹部嗎？”他問。

同志們點頭承認。

“同志們！你們已失去了整個理智，竟想依靠這個木乃伊嗎？這的確是一個十足的癡子！一個瘋癲的軍事家！他能夠使我們陷於極大的不幸……”

驚愕的靜默。工人們彼此相顧。有幾個在微笑。華德精神上却好象突然掉下了百斤的重担。他滿面笑容，望着嚴肅鎮靜地站在那裏的鐵梅。

“是的，我們正是因為沒有別人。……如果愛華脫還活着！——他們把悌達捉了去，而且……”

“誰是悌達？”鐵梅問。

“他是意翠哈的市參議員，一個共產黨員！”

“誰把他捉了去？”

“誰？那些白色的匪幫！義勇團團員！幾十個領導幹部已經被他們捕了去。不錯，如果他們統統在這裡……”

“別再說了！”鐵梅打斷他們的申辯。“現在是我們共同商討和弄清楚我們必須干什么的最後的時間了。坐得靠攏些！我們需要一張地圖。……但我先要提出幾個問題。

第一：我們有多少武器？有多少能作戰的男子？

第二：在雷格道夫周圍和意翠哈的敵人力量怎樣？

第三：我們這方面的鬥志怎樣？紀律怎樣？”

他們坐在長形的會議桌周圍，愛爾司脫·鐵梅放一張紙在自己前面。“現在請老老實實說罷！怎樣？”

六

當一個乘自行車的人到達雷格道夫時，天已開始黎明。有人立刻把他帶到麻廠里。他帶了意翠哈的重要消息來，義勇團的部隊已作一切撤退的準備。他們已經知道，雷格道夫的工人已從外面得到大量支援。

大量支援？——華德不禁好笑。除他以外，正是三十人。

鐵梅叫通訊員出去，然後問道：“你們認識他嗎？這人可靠嗎？”

他得到了保證，通訊員是一個好同志。

鐵梅點頭不說話。他看了半天他自己所繪的地圖，並在獨自思索。當他抬頭時，臉上露出微笑。每人都感到，現在什麼都已經布置好了。鐵梅說：“他們怕我們。這是好的。我們會幫助他們加速撤退，否則他們還可能把我們的同志當作俘虜帶走的。

我建議，我們集合三個沖鋒隊，同時從三方面攻擊意翠哈。為什麼從三方面，這是大家明白了解的，這樣對他們是網開一面。你們向這裡看看，我是這樣想。……”

他又對華德說道：“你記錄下來！你跟在我的身邊！”他微笑着眨眨眼又說：“我任命你做我的副官！”

第二十五章

將軍們沒有戰勝共和國，但共和國還是得到一個致命的打擊：它讓將軍們來拯救了自己。又是一次，如同一九一八年一樣，德國民主政治必須在工人階級的粗手與軍國主義的虎爪之間選擇一條路。

愛爾司脫·鐵梅被視為亂黨首領，受到通緝，他的照片貼在所有的廣告柱上。他的罪名是武裝搶劫，謀殺與破壞治安。罪狀是他曾對意翠哈城進行一個有組織的襲擊，他和他的伙伴攻占監獄，釋放犯人。在城市爭奪戰中死了八個人，許多人受傷。當他的伙伴占領城市時，屢次施行洗劫。——這個通緝令共和國警察署簽發。

幾個依照鐵梅的命令從三月十三日夜至三月十四日占領意翠哈城的工人遭到了逮捕。華德當時也被搜索。幸虧除鐵梅外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在星期二，即三月十六日，總工會宣布取消總罷工，雖然魯爾區和德國中部鬥爭還在激烈進行，中央政府還沒有迂回柏林。在同一天巴倫佛特的臨時義勇團從漢堡開出來，他們奏着軍樂，象開向戰地一樣地武裝着，軍官也帶了鋼盔和扣帽皮帶，士兵背了

实彈的槍，兴奋冲昏了头腦的小市民跟着他們。他們在普魯士行軍曲演奏声中經過勞恩堡与梅克倫堡的各村庄和各鄉鎮，在雪衛林地方听候駐該地的國防軍司令雷托·福倍克調遣，他从前是皇帝的將軍和“非洲的勝利者”，現在又加上了“漢堡占領者”的光荣称号，替民主中央政府負責德國西北部的治安与秩序。

二

卡尔·勃侖吞由于怨恨变成了昏聩。和他談政治变成了一种苦惱。他只知道譏笑和諷刺。这样他得不到一个朋友，相反的他得罪了每一个人。因为他几乎到处碰壁，使他不願与任何人接触。和他共同生活成了难事，尤其是在他几星期以來和他的家屬住在玻璃房街——离華貴的佛特街不远——的一所后進屋子以后。小資產階級的迷夢幻想有一所具备浴室、瓷磚厨房和煤气灶的摩登住宅，已經幻滅了。不但是这一个迷夢。卡尔·勃侖吞又做了雪茄烟商人，为了銷售他的“杜制品”，他每天从早晨至深晚奔走于各旅店主人之間。他到处都必須喝酒，虽然只是一杯燒酒或一杯啤酒。但是酒店主人們向他多買一些雪茄烟的时候，也希望他多喝一些酒。他常常吃醉了酒回家，但是他从不因此快乐；因为他在这職業化的醉酒上什么都說不上感到愉快了。

華德不喜欢听他父親錯誤、譏刺的言論。根据他的說法，只有他自己是唯一的頭腦清晰的人和正直的人，其余都是笨人或被收買分子。他如同一个苦行僧，一个宗派教徒逃避現實地生活着，觀察各种事情的經過时給以自得和惡毒的嘲笑，照他的意思，工人階級过去每次都失掉了可利用的好机会。

華德早已停止和他父親討論政治。出于怨憤的政策是無結

果的政策。沒有目的和希望的政策是虛無主義。他早想離開家庭，向陌生人家租屋居住。他也早想自己單獨有一個可供安心閱讀和研究的小房間。他賺錢，有一些積蓄，也有依照他自己的愛好安排他自己生活的要求。但是這件事他總是一天天拖下去，他願意到他的母親，知道這件事會使母親深感痛苦。

他在巴姆培克市立公園旁邊找到了一個漂亮的小房間，他預定一個晚上，把這件事告訴父母，正在那個晚上，一切事情的發生出於他意料之外。

卡爾·勃倫吞在客房里靠窗子坐着，面色蒼白，眼睛腫脹。

“來，坐下，孩子！我有話對你說！”他的聲音沒有力，如同破碎了一樣。

華德注意聽，把一把椅子移到窗子旁邊，對着他父親坐下來。……不，他沒有醉。但是華德看起來他心里是非常難過。他身上無論軀干、臉、雙手，一切都不自然地腫起來了。兒子在想：他因為多吃啤酒患了水腫病。如果他繼續無節制地飲酒，那他不久就完了。……

“我想不出辦法了，”勃倫吞用訴苦的聲音說。“五天以來我一點都沒有賣出去。我袋里一個馬克都沒有了。我干什么都不順手。”

接着他就講起，他已經丟掉了給工會食堂供應雪茄煙的生意以及怎樣丟掉的。其他各主顧——並不是最壞的——好些時候以來，同樣地不滿意他的政治見解，用冷面孔對待他。多跑路和多喝酒毀壞了他的身體；他從來沒有感到過象最近幾天那樣難過。他現在要同他的兒子商量，有什麼辦法可想和到底是不是還有維持他簡單生活的任何一種可能性。

華德受到了感動。

天呀，他却在想搬出去！他只為自己打算。他慚愧得臉發紅。他坐在那里，說不出一句話來。

“這事不要告訴母親。她根本不曉得。”

“父親，你先休息一下。不要出去，在家靜養。”

“如果什麼事都是這樣簡單！”勃倫吞低聲說。

“不要緊，我們過得去的！幾個星期的生活費我是有的。我在賺錢，再加我也有一些積蓄。這方面你不要擔心。”

“你能借我一點錢嗎？”

“當然可以，父親！我身邊只有，讓我看……十個，三十個——三十六個馬克。但是我有一本存折，存了差不多四百馬克。你覺得奇怪，是不是？暫時你不要再跑旅館！還有一個別的銷售雪茄煙的方法……”

“我謝謝你，孩子！”

“你病了，父親！留在家裡！”

“斐莉妲，”華德在晚飯後聽見他父親說，“你幾天來沒有得到家用錢了！這裡是二十馬克！”

三

金黃髮的叛徒，哈特柯夫弟兄中間的獨往獨來者弗立茨·哈特柯夫已經死了。他從共和國方面的確沒有得到什麼，他却在為共和國的鬥爭中被義勇團雇傭兵殺死了。他的未婚妻愛妮瑪利·茂林來信說，他擔任一個工人隊伍的班長戰死在埃森①水塔的旁邊。

① 德國西北部工業城市。

哈特柯夫老太太和斐莉姐都不知道弗立茨曾在魯尔区住过。因为他自从那次逃亡以后沒有給她們寫过信，她們猜不到他在什么地方。

現在他，最年青的哈特柯夫，已經死了，他是老約翰的爱子，弟妇賽西莉的意中人，他在弟兄們中間是最聰明、最乐观的。哈特柯夫老太太对于他的死是不容易理解的，虽然她早已失去了他，实际上，在他不肯听話的时候，在——据她說——她的約翰因他而死的时候，她已經失去他了。

当斐莉姐当面讀完报丧信时，她不做声地站起來，走到隔壁房間里去。

午餐时，她又來到厨房，坐下，問这样問那样，假装沒有發生什么事。

四

这是真的，以后他們难得說到最年幼的哈特柯夫的事情；他的名字也不常提起。沒有人問他葬在什么地方，沒有人要想知道他是在哪种情况之下死的。他的弟兄們对他感到慚愧。这个慚愧絕對不是出于一种罪疚的感觉——他們感到自己沒有污点，認為自己是社会主义道德和傳統的保衛者与代表——胆小是他們慚愧的原因。他們害怕，在他們的党内可能会因为这位狂热的信徒——他們这样称呼他們最小兄弟——而使他們遭遇到不愉快的事情，甚至可能被人視為不可靠。可享受养老金权利的市立自來水厂職員沃托·哈特柯夫害怕消息走漏，有人知道他的弟兄之一曾是斯巴达克斯团团员时，他將失寵于他的上司，本城一位著名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烏倫霍斯脫区的德國社会民主党的市区出納員路易·哈特柯夫由于常紀念他的父親

而獲得孝名，他基于同一理由害怕哈特柯夫这个名字會損害他的名譽。最覺得無所謂的，仍是愛彌爾·哈特柯夫，他在兄弟中對於政治最不感興趣，他看到哪里眼前有獲得最大利益的希望，他就在那里。

當勃倫吞聽到他的小舅子死信時，他詫異他怎樣進入魯爾區的以及他為什麼從不來信。斐莉姐裝作什麼都不知道，但是她不能遮掩她的狼狽態度。弗立茨在革命的日子里，當他被警察追捕四處躲避的時候，沒有從他的兄弟和她這裡得到必要的幫助。路易在第二天就叫他離開他的家，她並不知道她的弟婦赫美納曾經恐嚇她的丈夫，如果這位“布爾什維克”在她家裡再住一夜，她就要去叫警察。弗立茨沒有錢，只有一身水手制服，外面罩着冬大衣，在街道上迷迷惘惘過了好幾夜。他的哥哥沃托根本不讓他踏進他的門檻；他曾經對他說明，他是一個國家雇員，不許有任何叛國的行為。他並且要求他的兄弟明白這一點。

最後這位被追緝者走頭無路就偷偷地到了他的姊姊家裡，雖然他害怕在那里會遇到比起其他一切人來他更要躲避的母親。斐莉姐也不敢留他。但她奔到莎菲·司迭克那里。她和哥斯他夫經過短時間考慮後表示願意幫助這位青年。他得到哥斯他夫·司迭克的便服，他戰死的兒子中的一個的內衣和外服。弗立茨從這位好心樂助的木匠師傅那里一定也得到了必要的金錢，才得離開漢堡，到別處過活。

據司迭克所知道的，弗立茨·哈特柯夫想到荷蘭或比利時去應募當船上的水手。他在卜洪住下來。在礦工越倫·迭司泰爾家裡，兩夫婦把他當作自己兒子看待。迭司泰爾是一個年老的工會領袖，有三個女兒，雖然他們五人，住得很擠，為了使弗立茨在自己家裡住下去，他們想了一切方法。在他的童年時

代以后他还没有过温暖与愉快的家庭生活。当他钟情于一个住在同一屋子里活泼壮健的西法倫①女子并突然和她订婚时，他就不再想航海了；他用假名字在卜洪铁厂充担机器助理装配員。

但在卜洪的这段新生活也不过是弗立茨·哈特柯夫生活中一个短短的插曲。当机关枪弹击中他的颈动脉因而丧命的时候，他还不到二十三岁。

他接受越倫·迭司泰尔的劝告，停止参加任何政治工作，因为捉拿他的拘票——由于他在勃劳希威格参加过枪斃一个將官——还没有撤销，他还須顾虑共和国警察会把他寻獲移交法庭，可是后来三月里发生將官们对共和国的叛变，而共和国政府则呼吁对抗叛变的軍人，援救政府和共和国。

越倫·迭司泰尔被卜洪工人们公推为他们的軍事領袖。他任命弗立茨担任百人队的指揮。在卜洪地方，政府敌人的叛变迅速地戡平了，于是武装工人们的主力向埃森推进，为的支援在那里作战的伙伴。

在水塔旁初次交战时，弗立茨就中弹毙命。并没有追悼他的文字发表，也不知道同伴们把他埋葬在哪里。

五

綠拉姑母，“戲院窟”的酒店主人——人人知道她在年轻时用什么方法獲得了相当巨額的基金——，是勃侖吞的最忠实的女主顧。如果生意很坏，主顧們就不肯付錢或者抑低价格，以致勃侖吞無利可圖——这时綠拉姑母的酒窟对他是一个避难良港。

① 德國西部地名。

她每次付現錢。如果勃侖吞請求，她甚至預先付款。她对貨色或价格从無怨言。

她仍旧是滿头蓬乱帶紅色的金黃髮，但是她的面頰顯得松弛而皺縮。她那特別闊而有时用口紅塗得鮮紅的嘴已經沒有一點誘惑性了。她的一双小眼睛完全埋在臉上隆起的部分里面，閃爍着綠光，誰盯住看她，誰就会恐怖起來。但她有寬闊的胸襟和——在一切粗俗行动上特別看得出來——良好的心腸。当矮胖子勃侖吞——卷制雪茄烟者——在这一天踏進她的酒店时，她就讓她的堂倌們侍候其他客人，把自己丰满的胸膛，靠在櫃台上面，用刺耳的低音說：“喂，勃侖吞，你又來了嗎？你看起來不大愉快，親爱的朋友！到底什么事情使你苦惱？……一个瘋狂的世界是不是？”

勃侖吞点点头。他难得听見富于同情的話。

他已在家忍耐了一个星期。但以后他就忍耐不住了。他愈來愈不安心，愈來愈受不起刺激。末了他又尽可能快地跑出去了。只有販賣雪茄烟对他是相宜的。

“你來！我們喝一杯好斯坦海格酒！”

她把酒倒到杯里，点起一支勃侖吞的巴西雪茄烟，吸了兩口，一口气把斯坦海格酒喝完，用双手撑着臉，听勃侖吞講些什么。

他什么話都可以对她講。这使他很適意：他告訴她人們是如何卑鄙，如何盲目与愚蠢，說謊与貪婪。他同別人講話从沒有象同她講話这样率直。他也对她談起自己的困难和憂愁。綠拉姑母曉得，他的太太对他又几乎完全疏远起來，他在家覺得自己好象是一个客人，并且是一个相当不受欢迎的人。她曉得，他家庭的貧困如何使他痛苦，因为他須与太太、丈母娘和他的兩個小孩一起住在一個只有兩間半房間的公寓里。她也曉得，帕开的

境遇应归功于勃侖吞，但他所收穫的顯然只是忘恩負義。她有特殊的听话天才。

六

勃侖吞每次去綠拉姑母那里，他总是想：“哪，我今天不会刚好碰到包尔吧？”他没有看见他已经几个月了。帕开不走他們兩人可以碰到的路。可是这一星期六这位人事主任站在櫃台旁边，憂悶地看着他的啤酒杯子。当他看见勃侖吞的时候，他吃驚地跳起來，大声喊道：“卡尔，你？天使派你來的！老朋友，到底怎么一回事，我根本看不到你了？上帝呀，我是多么高兴！來！坐下！”

勃侖吞冷淡地与他握手，爬到一把酒吧椅子上，親睦地拉拉綠拉姑母的手叫了一杯啤酒。

“兩杯燒酒，綠拉！”帕开大声喊。“兩杯大的！最好的！”

帕开張着大眼審查似地注視着勃侖吞。“卡尔，卡尔，你神气不好！你一点不能使我滿意！”

勃侖吞淡淡地回答道：“你看起來愈加健康了！但是你也不能使我滿意！”

帕开沒有听到后一句諷刺話，嘆息着說：“外表把你迷惑了，我親愛的！对于我最可惡的敌人我也不願他有同我一样的憂愁！我忙死了！奔走，赶得疲乏！結果怎样呢？只有煩惱！只有苦悶！我感到十分厭倦了！”

勃侖吞不說話，喝啤酒。

“不是这样嗎？”帕开繼續說。“我想，你的情形也差不多！一个人只做他能做的事情！根本連自己都顧不了！更疏远了他的朋友！他的家庭！只为他的任务，他的職業生活着——过着一

种真正的非人生活！不是这样嗎？”

勃侖吞臉上露出冰冷的微笑。他想：你这个吹牛的家伙，在你看來，好象我不曉得你的每一句話都是撒謊似的。我也詳細知道，你碰到我对你是多么痛苦。……

他問：“綠拉，您不一起喝酒嗎？”

“如果歡迎的話！”她为自己也倒一大杯好酒。

勃侖吞想，“难道只應該帕开有錢嗎，”他举起杯子对帕开說：“那末，祝你健康！使你可以生活得更好！”

帕开用銳利、敏捷、疑惑的眼光从勃侖吞扫射到女店主，沉默地拿起他的杯子，点头喝酒。随后他就坐在那里，似乎在竭力思索。直至他开始說道：“是的，是的。……哼！……是的，我……”

“我知道，包尔，”勃侖吞插嘴說。“你没有一分鐘時間！你現在必須离开这里了！”

“以名譽担保，正是如此！我的上帝呀，你真是滑稽！同时你知道很清楚，今天晚上表演利恩齐，將有一場大大的喧鬧！……但是我要問你的，早已要問你的……你認識謝冷柯嗎？”

“那个总導演嗎？”

“你認識他？据說他將担任剧院經理。”

“不曉得我是否認識他，”勃侖吞撒謊說。

“你不覺得可惱嗎？这个人当真已被內定了。”

“什么……当剧院經理嗎？”

“是呀！——我不能不說，这是一个荒謬的行为！”帕开激怒地說。

“为什么荒謬？”勃侖吞問，他不能理解帕开的發怒。“他是

一个有本领的人！”

“你也來了！”帕开气呼呼地說。“他是一个密告者！一个野人！一个粗漢！尤其是一个犹太人！怎样的一个人啊！他的左手就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他对待同事象一个奴隸头。他的臭嘴象一个淫棍！我不了解我們的社会民主黨員們，怎么这样蠢，偏偏爱上了他！”

“我們的社會民主黨員們！”勃侖吞露出最譏刺的微笑。这样的不知耻！但是他沒有說話。

“你以为怎样，卡尔，如果我們給他一个打击？我告訴你，我一定参加！你可以把我算在里面。”

“怎样办？”勃侖吞問，他要知道帕开的目的。

帕开把椅子移攏來，向勃侖吞耳語：“你同人民报一定有关系？一定有，对嗎？”

“我有的！”勃侖吞放胆撒謊。

“你不能在那里投一篇稿嗎？我供給你材料！这会是一件动人的事情！……如果你願意，我也可以代你寫！这个犹太污水坑，我們好好地打击他一下！你看怎样？”

“哼！”勃侖吞發出这样声音，似乎他正在考慮，然后他想：“这是惡棍的計劃？我只想知道，他这样做想达到什么目的？他大概沒有自己做剧院經理的企圖吧？”

“我告訴你，卡尔，这同时是对为这个家伙尽力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打击！哪，你認為怎样？”

“我要考慮一下！”

“这可以成为一件动人的事情！一个炸彈！”

帕开走了以后，勃侖吞問綠拉是否已聽見剛才他們的談話。她点头，冷笑着說道：“他对謝冷柯有切齒之恨！由來已久。”

“为什么？”

“我也不曉得！不过他們兩人勢不兩立。如果他做了剧院經理，你的朋友帕开就站不住，这是真的！”

“原來如此，根源是这样的！但——你剛才說什麼，綠拉？你說，‘你的朋友？’ 哈哈！”

七

卡尔·勃侖吞細步循着法侖廷坎街，再越过霍尔登廣場回家。……包尔已經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惡棍。……一个陰謀家。……这是他的方法。……可能他称这为政策？我如高兴把我們的談話代替他的稿件在人民报上發表。綠拉总可做个証人。……

在佛特街轉角勃侖吞經過佛特酒店。主人爱勃麥翰有时向他購買几盒雪茄烟。

在園子里还坐着几个客人。我再喝一杯淡啤酒嗎？如果我要出賣什么，我究竟不能一到就走。

他在一张空桌旁边坐下。門开着，主人在櫃台后面向他点点头。一个堂倌遞給他一杯啤酒。

“謝謝！”

这时勃侖吞听到一种对他非常熟悉的声音。他倾耳听，向旁边的桌子望过去。

他沒有听錯；克奴遜和他的朋友們坐在那里——以前的軍士克奴遜，諾司特立茨地方的牡牛，天狗与剝人皮者！勃侖吞覺得自己額部脈管膨脹。他好象血冲上眼睛。……就是这可惡的喉音，克奴遜能用來象一只牡牛一样吼鳴。……連夜晚在睡眠中这种声音也在勃侖吞耳中喧鬧。……就是这个光滑、無耻、討厭的

面貌，它在他夢寐中還在迫害着他。……

勃侖吞不由自主地站起來，走到桌子旁邊說：“請各位恕罪！”然後對克奴遜說：“我看錯了嗎，還是您確是克奴遜？”

“哈囉！您是……不錯，自然是，卷雪茄烟的！哪，你叫什麼啦？”

“勃侖吞！”

“對的！……哪，怎麼樣，你手裡有一種老貨嗎？”

勃侖吞看看自己拿着啤酒杯的手。“當然！”他喊叫了一聲，臉孔氣得變了色，隨即用啤酒杯向這冷不防的退職軍士的腦殼上打上去。……

許多人叫喊！許多椅子倒在地上。……四個男人向勃侖吞撲過來，他根本不抵抗他們的捶打。他感覺到他似乎已經丟掉了一點沉重的東西。……當他被打倒的時候，他的眼睛還是看着倒在地上的天狗克奴遜。……

公安救護員用担架把卡尔·勃侖吞抬回家去。

當斐莉姐認出是她丈夫的時候，她驚吓得叫起來。他的頭部直到口鼻都用紗布包紮着，而且兩眼也如此。在他的上衣上濺着大塊血迹。

“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發生了什麼事呢？”

“勝利！”勃侖吞包紮着的嘴在回答。再一次，更響，几乎是歡呼：“勝利！”

“這樣一個不幸！可怕！卡尔，卡尔到底出了什麼事啦？請你們把他放在沙發上！警長先生，這意外事件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意外事件？不是的，太太！是一場打架！”

“一場打架？”斐莉姐注視着她那已被警察小心放在沙發上的丈夫。“卡尔，你參加了一場打架嗎？”

第二十六章

在二〇到二一年的以后几个动荡的、帶給人类許多不幸的月分和星期中，奧地·曼的死給了華德最大的打击。

奧地已經自殺了。他还不到二十歲。華德讀到这个消息时，他徬徨無主。但此事無可怀疑，各种日报詳細報導了这个悲剧，而且載明整个姓名。可是報導得非常模糊，使人对于他自殺的真正动机不能得到一个概念。有些日报标题：“一个少年的絕望行动”，另一些日报标题：“通貨膨脹的牺牲者。……”报上提到女藝術家法朗翠絲卡·脫。但記者只曉得她同一个新爱人逃走了。那个被欺騙与被遺弃的随即用手槍自殺。一般新聞指出，自殺者所管理的金庫里少了一筆可觀的數目。有人看見他近來常常和一批墮落朋友在夜总会和酒店里。当他得悉將檢查金庫以后，他槍击太陽穴自殺。……事实如何，从報紙報導中不能得到真相。大概每种报上猜测都有几分对。

在这个生命短促及善忘的时代中，人們生活狂妄，对于許多这类事不予重視，但这个意外之事总是挂在華德心上，使他精神上如同犯了过失一样受到压迫。不錯，他感到自己有过失。他未曾設法援救朋友。固然他曾經打算把他帶到歐忒彼团体里去，但后来这件事沒有做。他讓他过寂寞的生活；在他走入迷途中沒有把他引導到正确的道路上來。当他还一点沒有迷失的时候，他已經放弃他了。……

奧地死了！这个諷刺者，由于人們的愚蠢，他毫不留情地嘲笑过他們。他曾經穿了一件鮮紅的襯衫如同一面有生命的旗帜四处奔跑。

二

生活如同一席瘋狂的魔女游宴，一个地獄的狂欢節。道德与秩序反常。醉酒是日常的口号。每一句話、每一道目光都是欺騙。詐取、私賣和秘密勾当潜伏在每一街道轉角。在每一所屋子入口处都躲着娼妓。伤風敗俗的所謂淡紫色節日被安排起來，一次为女人，另一次为男人。在每一家啤酒店里都响着爵士音乐，舞廳的新奇布置一个勝于一个：寡妇舞会，裸体跳舞，大桶內女人拳击，乘野驢疾馳，黃色武藝。神医和算命女人都开了業，涌向他們的相信奇迹的人天天在增加。在几条貧民街上，許多剛从学校里畢業出來的人和塗脂抹粉的老妇在算命的和相面的門前排成長蛇陣。在埃爾斯特河旁的別墅里在举行着神秘術和降灵術等荒唐的聚会。

勃侖吞家里存在着嚴重的困难。卡尔·勃侖吞几个月來睡在医院里。他的視力还没有脫离失明的危險。一只眼睛已無可救藥。医生們想法挽救另一只眼睛。

華德成了家庭的唯一維持者。但是他被列在金屬工業联合会的黑名單里面。他在卡普暴动日子后不久就被勃朗一福司船厂开除，其后不久又被美克哈勃罗克厂开除；現在他在老石子路旁一个小压榨机厂里充当第三車床工人。

華德已把他的絕大部分圖書忍痛地出賣了。当雪茄烟存貨賣光，馬克的价值跌得令人發昏时，凡是可以省的东西，都已賣出去了。

为了共同賺錢，哈特柯夫老太太接受了縫紉補綴工作。斐莉姐如同早年一樣又去公司、商行打掃洗衣。甚至那個還該入學讀書的愛芙莉——她是個沉默而喜歡幻想的孩子——也不得不在下午到一家藥店去听候差遣。

雖然如此，仍舊發生了在最困難的戰爭時期也沒有見到過的情形，就是：斐莉姐母親和她的孩子們常常餓着肚子就寢——沒有干麵包。

那時也有比較善于生活的人，他們自稱領會了時代精神。例如牌迷亨利·費爾默稱這個時代為斗紙牌時代，因為在這個時代里已經不用通常的規則，而用恰好和舊規相反的方法來斗紙牌了。他和蜜蜜近來住在郊区拉爾舒泰脫，他們在那里買了一所有廣大園地的房屋。在一九二〇年夏天，亨利·費爾默已經是一個大娛樂場凡茲倍克市民廳的主人。這是一家有交際廳、娛樂室和一個足容八百多人花園的飯店。他的親戚們向人詢問費爾默忽然購置這種產業的錢是哪里來的，因為外面流傳着亨利是用金圓及金盾^①購入凡茲倍克市民廳的。得到的回答是他在美國承繼了一筆遺產，因此一夜之間他就變成一個更為富裕的人了。但是，懷疑是有敏銳的辨別力的，不信任是能明察隱情的。費爾默的一個女婿不是銀行經理嗎？銀行經理在這個通貨膨脹時期是財運亨通的。當岳父買入俱樂部與別墅時，銀行經理漢茲·樓達思，雖然他與荷蘭各銀行有良好的商業關係，但他的生活仍是與從前一樣非常有節制，他不買什麼東西，也不陳列奢侈品。這同樣令人懷疑，好象他做了相反的事情！

運輸商威廉·斯塔梅運氣不好；他是一個新開業者，迅速致

① 荷蘭幣名。

富的極大可能性使他鹵莽從事。他已坐在監獄里。他在運貨物赴荷蘭時通常自己護送。這就引起注意，尤其因為他總是運貨給鹿特丹①的同一出口商行，一個引起警察懷疑的商行。在一次突擊性的徹底檢查時，德國稅務官在司機坐墊里搜出了鑽石與外幣。

斯塔梅被判處八年徒刑。他的兒子接管了這運輸商業。

包爾·帕開也遭遇了不幸，他自從被“猶太人謝冷柯”免職以來，他自己覺得是這個無政府狀態時代的犧牲者，他對這個時代通常是這樣稱呼。在勞工法庭前，他曾援引法律條文對新劇院經理作長久與激怒的攻擊，但結果被“猶太籍庭長”駁斥，並判他負擔訴訟費。他因此大發雷霆，多次遞呈，表示不服，花了許多錢在阿倍爾②的夜報上投登誹謗性稿件——這一切對他都沒有什麼幫助。

他們對他有什麼事情可以大肆攻擊呢？在兩三個痛飲消遣的晚上，他的衣帽間管理員代理過他的職務。反對劇院管理的言論，他照事實，稱之為猶太人的劇院管理，他斥責管理方面受賄。他對於這話所以沒有提出證據，只因為他品行太端正，不願教他的保人連累罷了。他們對他所作的誹謗是可笑的，是沒有理由的。至於失去幾匹綢緞和呢絨的事情，他隱瞞不提。老天，在這些時候，其他東西丟掉的很多。為了幾公尺破爛的綢緞難道就這樣的叫喊嗎。所以他問心無愧地向每一個願意聽他講話的人說，猶太人和社會民主黨人把他從市立劇院排擠了出來。忠厚、誠實的性格對他們是不適宜，他們終於忍不住了。

① 荷蘭南部城市。

② 人名。

他沒有被毀。他沒有這個“犹太学院式的剧院”也能生存；他有他的廁所。他的廁所收入絕對足以維持一種適合身分的消費。啊，他決不是一個求乞的窮漢，一個受人藐視的貧人。

正因為如此，帕开非常厭惡亨利·費爾默突然轉變的態度。他愈來愈少參加“市民驕傲與市民快樂”聚飲會了，他也不再邀他共鬥紙牌。自從他不再是經理兼人事主任，而僅是廁所承包人以來，費爾默對他表示令人驚異的冷淡。帕开對他講過他有時愛說的粗野話：“他真象能夠在我身上嗅到我靠着生活的便溺味道似的。”

三

使帕开生活陷入苦境的不但是他職業上的失敗，而且更甚的是夫婦間的失和，失和有時使他在無力和沒有辦法的時候要瘋狂發怒。

帕开，他一向喜歡在交際場中扮演有禮貌的紳士，在男人們中間顯示他是一個卓越的女人輕視者，他直到四十歲以上還是抱着獨身的宗旨，他自以為早已脫離了婚姻的危險地帶了。這時却有一個肥胖的金黃髮的名叫愛苔兒的女人擋住了他的去路，她是一個寡婦，她過去的丈夫是諾明斯脫城的屠夫舒維尼开。他憑着他向來的作風，用一種虛偽的態度，——為的是在別人面前誇耀——，對她獻媚求愛，說些意義雙關的話和過分的、向來只用來諷刺的恭維話，後來他知道這次看錯了人，但是已經太遲了：他們不到十天就訂婚，不到四星期就結了婚。

寡婦愛苔兒知道她應該怎樣做法。她不但有一個剛強的意志，而且有善于控制男人的手腕。她把丈夫管得非常緊，玩弄在掌中，使他成為她理想中的丈夫，可能他也掙扎過與抗拒過。她

毫不顧到禮俗，还是在結婚以前她就到他的單身宿舍里居住。后來因为鄰居与熟人說坏話，他才建議到戶籍局去。在登記时他感到自己好象一个犯人，但是他佯作欢笑來麻木自己和迷惑別人。

佯作欢笑不能持久，尤其因为再度結婚的她一点不想迎合他的意思。經過头几次激烈凶惡的爭吵后，他倆就誰也不理睬誰了，在爭吵中她表明自己完全与他平等；各人照自己的嗜好生活，他們的嗜好差別很大。他以戲院为甜蜜世界，在“市民驕傲与市民快乐”聚飲会里他有他的老座位，在“戲院窟”酒吧間女主人綠拉那里，他有他的一帮牌友，并且他变得比以前更恨女人了。他的驕傲和他的快乐是經常跟随他的埃尔瑪，一只已被他訓練得馴服的雌警犬，这只狗照他的話、他的眼色动作。当他拿着編結的打狗鞭，旁边是馴服的雌警犬，大踏步通过城市时，他在这种主人自由感中甚至暂时忘却他的婚姻了。

这几年來，双方对于这苦惱的婚姻生活都已經忍受下去了。看起來他的太太似乎比他更痛苦些，她看上去已經变得老了，成为一个不事修飾的懶婆子了；她对于她的外表越來越不重視。她不但重視外表，最近且一反几年來只以緘默輕視对付他的态度，常常找一些事來和他爭吵。她一忽兒訴苦說，她是所有女人中最不幸的一个，他把她的黄金时代騙掉了。一忽兒又对他說刻毒的嘲笑話，用种种方法使他丢尽作为一个男子的臉。她譏笑他对市立剧院主管人提起訴訟的失敗，給他計算，他應該付給律師和法庭多少訴訟費。她非常会找机会來刺激他，譏笑他。他在交際場中說話很多，在家里顯然变得越來越沉默了；但是他忍气吞声咽下去的許多气憤話毒害了他的血液。

当他在这个夜里，早已过了午夜，打开他寓所的門时，他迫

切希望她已經入睡了。他从不急于回家，因为他尽可能避开她。狗輕輕地在嗚哩嗚哩叫；它也为了將要入窠而在高兴。

他的太太穿着一条襯裙，上身几乎是赤裸的坐在厨房里一把椅子上，惡狠狠地对他注視着。埃尔瑪低着头爬進放在走廊的箱子里。

“你这几天夜里在哪里乱跑？”

帕开不回答。她不是知道得很清楚，他从什么地方來嗎；而且这是他的職業——他唯一的職業——，監管他在沙格皮尔①的厕所，直到警察規定的歇業時間。

“不要想用話來使我相信，你是从你的……你的營——業——处回來！”

帕开一点不想用話使她相信什么，他沉默。

“你当一名看厕所的、当一名打扫厕所的人員看起來覺得很舒適吧！”她看見他气得發抖时，她笑得很得意。

“你事業做得很發达，包尔·帕开！象你这样一个只有男人外表的男人必然会把事業做得發达的！”

帕开从厨房櫥里拿了一块面包，边吃边作噎；那只狗發出了一声悲哀的嗚咽。

“把这只狗放到旁的地方去！”她叫喊，站起來，好象立刻要把那只雌狗赶出門外。但她考慮着，然后又發怒地說：“这个家臭得象一个猴子窠！不能再忍受了！以后狗窠請你自己扫除！如果把我惱狠了，我要在飼料中下毒毒死它！”

帕开举目看她，一种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微笑浮在他的臉上。看起來好象他要回答一些話，但他只点头，微笑，点头。

① 娛樂場名稱。

四

卡尔·勃侖吞沒有恢復健康就離開了醫院；他變成了殘廢者。他留下來的一只眼睛的視力已見衰退。他落漠地坐在那里，低著頭思索。他瘦了很多，他臉上的皮膚顯出鬆弛；在他嘴角上有幾條深深的皺紋。他終日不講一句話。國內和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情他一點不想知道。

華德欽佩他的母親，她不顧一切辛苦，在顧慮周到與自我犧牲中態度依然。她難得出怨言。她盡力鼓起丈夫的勇氣和自信。白天一清早她就去各商行做清潔工作。一星期里三天她在外面代人洗衣。她到她丈夫的老同事雪茄烟商人潘禮思那里去買烟，使雪茄烟不至缺貨。一件最難堪的事情她自己來做：她到她丈夫的姊夫司迭克那里去商量借錢，以應付最必要的支出。

有一次卡尔·勃侖吞問他的太太，亨利是否確實知道他生病。

斐莉妲回答他，他自然知道，所有親戚都知道他生病。

“包爾呢？”卡尔問。

“他也知道，你放心！”

卡尔·勃侖吞說：“你看怎樣，假定你給他……寫一封信？”

“好，如果你願意的話！”

在厨房里，她握緊了拳頭，怒火中燒地叫喊，害得莫名其妙的哈特柯夫老太太驚愕起來：“他是教訓不好的了！他到底要怎樣才能有理智，才能認識到，他從親戚們和所謂朋友們能夠得到什麼呢？——我的天呀！——他什麼時候才能明白，他從他們那里是沒有什麼，絕對沒有什麼可指望的呀？”

最後她決定寫信給費爾默，給帕開，甚至給馬蒂斯。但她對

她兒子不願意提起寫信這件事。

五

卡尔·勃侖吞搞不通通貨膨脹問題。每當他以為他已經賺了錢，仔細一算，反而損失許多。每當他做了一筆生意，馬上計算他的利潤，事實證明，他反要虧本。

卡尔·勃侖吞必須學習，後來他也學習了——自然在他付了相當學費以後。于是他也去投機取巧，為了自己利益，欺騙別人，愚弄別人，迷惑別人。在干這些勾當中他從來沒有多大目的，他只想得到一種足以維持他的生活的數目。

但是首先他得付學費，而他的家屬因此受了痛苦。

從親戚那里他不能再希望什麼了，從哥斯他夫·司迭克也不能得到什麼了，他在幣值跌落浪潮里已經完全失去了他的少量財產。

但是包爾·帕開有回信來，他叫卡尔的太太到他那里去，他當就力之所及幫助他。斐莉妲好久表示不接受，卡尔也在嘖咕着，這個狂人想得好，想裝作一個慈善家。但隨後他和他的太太商量，還是去一趟的好，就為听听他的意思。過幾天，他又說，如果他們對他置之不理，會不會使他惱怒？他出怨言，說她不表示必要的興趣。她顯然已變得太驕傲了。他甚至想說服自己和他的太太，說帕開等候着她的訪問，並且會因為他的慷慨表示遭到如此冷淡反應而感到不快。

斐莉妲就到帕開那里。她也遇見了他。

當她如同一個窮苦的求恩者，她也確是這樣一個人，坐在房間里的時候，帕開把兩手反握在背後，自高自大地在她面前踱來踱去，對她講解朋友的義務，友好的禮貌。

“在真正的，双方忠实相待的友誼上不能只是一方老是給与者，另一方老是接受者，而应是双方互相护衛，永久如此，每一小时如此，特别是在对方有困难的时候。这方面——最親爱的勃侖吞太太！——卡尔使我大失所望。当我与市立剧院犹太族掀天动地大鬧时，卡尔沒有表示朋友的态度。我曾抱着希望去找过他，但他除了空洞的諾言以外，对他的朋友沒有帮助什么。我当时深感失望，最好的太太，我当时很激动。……啊，不对！啊，不对！卡尔不应抱怨在他長时间臥病中我沒有挂念他！这是他咎由自取！我認識我自己，与我接近的人也認識我：我可能有各种缺点，但我不是自私自利！为我的朋友們我願付出最后一分錢。如果他們在患难之中，我願为他們赴湯蹈火！”

包尔·帕开的呼吸声可以听見。他說最后几句话时情緒激昂。他似乎为他自己的話所感动；因为他的嘴唇在顫动，咽喉梗住了，說不出話來。他抓住他的外衣，抓住的地方是他認為他胸膛里的心所在的地方，然后叫喊道：“我不是殘忍者！我同情卡尔的不幸！我將……我將不……以牙还牙！我不！”

以后他又在斐莉姐·勃侖吞前面跑來跑去。她眼睛噙着泪水：这是憤怒的泪，憤怒她必須听这些話。这是羞耻的泪，羞耻她受到这样的侮辱。这样一个装腔作勢的家伙！这許多做作和虛伪！

“不要急，不要急！親爱的勃侖吞太太！你用不着哭！我不願使您伤心，确实不願。我知道得很清楚，您是一个非常誠实，非常正派的人。因此，我也願帮助您。不管一切我將忘掉过去，來帮助您！”

斐莉姐拭去她的眼泪。他搓着双手在她面前走來走去。他不看她，小心措辞，說出下面一段話來：

“目前我不能以較大數目的錢幫助您，特別因為在幣值迅速跌落的時候償還是不可能的。但我給您一個賺錢的機會。我給您一個位置，在沙格皮爾廁所充當女管理員。我對現在在那里工作的人很不滿意。我很有理由懷疑她不老實。這樣一種職務就是心腹之事。站在廁所門口數使用廁所的女人，我自己當然不能干。所以我必須要能依靠我的雇員的忠實。但我——象剛才說過的——，在這種情形下不能依靠。因此，我要辭退那個女人。我存心，勃倫吞太太，將這個每天晚上可以賺一點錢的機會給您。”

斐莉妲站起來了。她是一個四十歲的女人，但她的臉是這樣蒼白，配着一雙同時表示詫異與驚駭的大眼睛，看起來她好象一個年青姑娘。她要離開這裡，不聲不響地離開這裡。但帕開走到她前面，伸開他的臂膀象要擁抱她，隨即叫道：“現在，親愛的矮小的太太，您同意嗎？我相信您！您是一個忠實的人！”

斐莉妲匆匆地抬頭望着他，完全言不由衷地說：“我回去對卡爾說！”

“您對他說！您對他說！這個星期六七點鐘您必須上工！但是請準時到！”

在階石上他在後面對着她叫道：“請您問候卡爾！的確請您問候他，我是不記舊恨的！”

六

這個星期六，亨利和蜜蜜·費爾默在他們拉爾舒泰脫的霍亨斯陶芬大街五號的新屋裡不但等候女兒與女婿們到來，他們還等候彌娜和馬蒂斯·勃倫吞，這些人應該從他們的新住宅和他們的生活方式上得到一個儘可能好的印象。這座別墅坐落在

一个大花園里的小山上。在这条街上有許多更大更華美的士紳住宅，这些住宅有圓柱、塔樓和花園里的噴水池。在大草地上可以看到在这里住得很优裕的漢堡船主和商人在打高而夫球。費尔默的別墅在这些鄰居中顯得近乎平庸，它只有兩層，沒有圓柱，也沒有小塔樓。它是一种簡單，用灰色石头筑成的四方形建築物，有一个波狀的石板屋頂和一个朝花園的大陽台。在曲曲弯弯通过草地的路上鋪着光亮的砂礫。那塊網球場看起來是不常使用的，但費尔默夫妇以为它是布置得很漂亮的。

因为那个深秋的日子出于意料的温和，晚上可能有宜人的天气。弥娜与馬蒂斯下午就要來，几个年青的要到晚上才來，蜜蜜先叫人在陽台上布置桌椅。亨利躺在睡椅上抽烟，沉思地从陽台望到花園，他考慮他怎样能够不多化錢而能表示准备帮助。首先要使人明白帮助只能是一次。嘆苦的信他現在已收到第二封了，这种信使人为难，討厭，要求借金盾，那真是一种無耻的行为。这根本談不到，照原則不談。

蜜蜜來了，坐在他的对面。“这样，我已經預备好了！在我說來，他們已經可以來了！”她伸手过去，他微笑地握住。“我們住在这里很好，亨利！我对你是这样感謝！这样無窮尽地感謝！”

“你應該感謝該受感謝的人！”

“是的，当然，我們的幸福是从女兒方面得來的！”

“还有她們的丈夫，”他微笑地补充說。“他們不但能干，他們也聰明。我相信，真正聰明的人是稀少的！”

“你就是这样一个稀少的人。因此今天不要由于虛伪的憫憐使自己出言疏忽。你知道，我确实願意給他一种最好的帮助，但是他不可捉摸，是一个輕浮的人。他从年青时代起就是这样。”

“他最大的缺点就在沒有我們所說的那種聰明。”

“這是真的，如果他能够在適當的時候稍許看得遠一些，他今天就不会这样了。”

門鈴响了。

“他們來得早！”她站起來。“你想他們會在這裏吃晚飯嗎？”

當蜜蜜·費爾默從樓上匆匆下來時，女傭已開門讓彌娜和馬蒂斯·勃侖吞進來了。

“你們到這裏來，我是多么高興！我們竭誠歡迎你們！”她用雙手伸向嫂子，以後擁抱她的兄弟。“到我們這裏來不方便，是不是？但住在郊外也有它的好處！”

“你們住得真舒服！”彌娜回答，這句恭維話顯然發自受壓迫的胸膛；她似乎被他們的富裕迷惑了。

“請寬衣！寶藍，你幫幫這位海關監督先生！你們是搭電車來的還是搭火車來的呢？比較好，比較穩的交通工具是電車！”

“我們是坐汽車來的，”馬蒂斯鄭重地答。

“啊，這當然是最方便，但是非常貴。”

馬蒂斯却沒有說出他是到了凡茲倍克才雇汽車的。

“你們要曉得，我們沒有汽車。亨利不願有。他在有些事情上可惜守舊得可怕。”

亨利·費爾默從樓上下來。他歡笑地致意，同時叫喊道：“啊，你們來了！我聽見我太太說我的壞話。”他笑着與舅子和舅嫂握手。

馬蒂斯以他固有的尊嚴口吻說：“我們要傾聽女人的說話，但絕不聽從女人的話！”

“說得非常妙！這一點我也要記住！”

“現在，說到我們女人身上來了，”蜜蜜對她的嫂子說。“我

們最好一点也不去听他們講！”。

他們贊美新住宅，特別是花園和那如蜜蜜所說，令人舒適的十分清靜的環境。男人們不久就開始談話，蜜蜜向嫂子建議，陪她去看房間。

女人們去了以後，亨利立刻開始談所以請他們來的問題。

“你也收到了第二封信嗎，馬蒂斯？”

“沒有！”

“這次信是卡爾自己寫的。他請求我借錢給他——他要借金盾。”

“金盾？荷蘭的金盾？”

“是的！據他信里說，他可以用金盾依照僅限一次的優惠條件購入外洋烟草。”

“這可以考慮！”馬蒂斯無動于衷地說。

“他對於這一點怎樣想？”亨利問。“假定我能介紹借金盾，他對於償還一點怎樣想法呢？”

“這一點他在信上沒有寫嗎？”

“只字未提！”

“那末大概他願意用金盾償還……”

“你真相信嗎？老實說：他出賣他用外洋烟草制成的雪茄烟時能得到金盾嗎？不見得！他要从什麼地方得到金盾來償還他的債款呢？”

“那時他必須買進金盾。”

談話中止一下。兩個男人相對坐着，抽雪茄烟，沉思。馬蒂斯又開始說話：“你的確選到了一個好地方。地位非常好。”

亨利說：“必須公開的說，卡爾不是一個可靠的商人。此外他運氣很不好。我對他簡直有這樣一個印象：無論什麼事一到

他手里总是失敗。他無論如何沒有貸款的資格。”

“這是他不幸好問政治的結果，”馬蒂斯說。

“政治本身還不是一種不幸，但共產主義的政治，那才是不幸！共產黨員和商人兩者根本不能協調。如果他真是一個商人，他就不可能是一個共產黨員。但如果他是一個共產黨員，他也應該始終堅定，到工廠里去，他應當在那里！”

亨利·費爾默站起來，走到陽台欄杆旁邊，向下面望望花園。

馬蒂斯坐着不動，眼睛對他斜視着。馬蒂斯想：他自然能夠幫助卡爾，他也能以金盾幫助，但是他不願意，誰也不能強迫他。不曉得蜜蜜對於這件事情可能怎樣想法？隨後馬蒂斯對他說：“無論如何，你說的不錯，亨利！但是我們怎樣辦呢？”

亨利·費爾默轉過身來說：“這方面我們正在商量。你想怎樣辦呢？你能夠和願意幫助他多少？”

“我——？”馬蒂斯·勃侖吞表示很驚奇。“你好像把我看成有錢的人？如果我不需要照顧埃葛奈絲，那我今天的情形就可以好一些；可是我不幸的孩子費了我非常多的錢。你大概知道的，埃葛奈絲去安樂塞療養已有一年半，從保險所得的補助數目是少得可笑；一切都要由我負擔。小孩子活一天，我就須負擔一天。我？我不能給他一種說得上的幫助。完全不可能！”

“這樣說，這件事情落到我一個人身上嗎？”

“我不明了你的經濟情況，但是我能够很清楚的想到，你也是滿腦心事；光是為維持這裡和你的其他房屋已經使你够受的了。”

“可怕的情況！”亨利叫道。“我終究不忘記他是我的內弟。我也知道他的境遇一定是非常糟，否則他決不會寫這種請求

信。”

“这几句話顯出了你的正义，亨利！你現在想怎样办？”

“我將尽我最大的可能！”

女人們四处看了回來，覺得陽台上已經太涼。她們決定到客廳里去。亨利拿出一种新出品雪茄烟敬他的鼻子，并叫佣人从地下室取一瓶紅酒。

当弥娜·勃侖吞告訴她丈夫看到些什么的时候，她是贊嘆了又贊嘆。“一所迷人的住宅，蒂斯！一篇光輝与美丽的童話！房間分隔得非常实用。只說厨房——我告訴你，它是一只首飾匣！你停一會兒必須去看看！建筑这所房子的建筑师是一个藝術家！……你看，蜜蜜送了我什么东西！”她把一件深綠色的晚服給他看。“这不是漂亮得很嗎？僅僅旁边有些褪色，但是不容易看出的。我高兴得不得了！”

馬蒂斯·勃侖吞驚訝地望着他的太太。她是怎么一回事，她說話象一本書滔滔不絕？她在家常常整天不講三句話。他不得不撫摸一下那件晚服的料子，下一个他太太所期待的断語：“是的，很美丽，我親愛的！”

“你們說完了嗎？”蜜蜜問。“你們談的結果是怎样？”

馬蒂斯不作声，望望亨利。亨利搓搓手，向后靠在他的彈簧沙發上，說：“我想，卡尔可能遇到銷路困难，因此我將寫信告訴他，我准备随时向他——我們这样說——購買一千支雪茄烟。如果他願意，他甚至可以对我照門市价格計算。”

“但是亨利，你已經說过了的，他的雪茄烟味道惡劣！”

“不錯，尽管惡劣！我們还是要帮助他！”

“你对于各方面都太好了！我相信我知道你的雪茄烟口味，向他買烟这笔錢是拋到窗外去的！”

亨利笑着說：“拋到窗外去嗎？得這筆錢的是你的兄弟！”他附帶說道：“我想，這是最體面的幫助他的方式；這個方式不會使他難堪，也不會使他負債。”

“我謝謝你，亨利！”她吻她丈夫的額角。“但願卡尔重視我們的幫助！”

馬蒂斯·勃倫吞不說一句話。

日暮時，他也不顧他太太顯然不願意，就催促她回家。他們在主人等着的女兒們和女婿們到來之前就離開了那里。

第二十七章

—

那個“新來的”憑着她那一副瘦削、蒼白色的臉孔，高顴骨，一雙聰明的淡灰色眼睛，更由於她那種獨出心裁的鬚髮式樣使她在歐忒彼小組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她那深得幾乎成了黑色的頭髮有一種金屬樣的光彩，使她的臉格外顯得蒼白。她比歐忒彼小組里的女孩子們要大幾歲，在姿勢和態度上和她們相比顯然已有婦人的風度。

男孩子們在一起時常常喜歡談論“他們”的女孩子們。為了不被人視作女性逐獵者，他們在背後總是談一點尽可能惡劣的話。但是女孩子中沒有一人象卡脫麗娜·葛拉梅那樣是他們嘲笑的主要對象，實際上沒有人正確知道，她是怎樣進入這個團體的。有一天她忽然出現，以後又來，最後她就常在這裡了。

卡脫麗娜是一個消費合作社辦事處的職員。她能以令人听了痛快的刻薄話描寫她的領導人，就是那些所謂“同志先生們”。她在工人法庭兩次控訴過她的領導人，都獲得了勝利。

从那时起，她和她的上司間就經常有斗争；他們巴不得她离职，但是她为表示反抗繼續工作下去。

这个意志剛强的女子为華德所鍾愛。她学識廣博，判断准确。她喜欢的作家是巴尔扎克、狄更司和葛特斐礼·开勒，因此華德十分喜欢她。

在那几年中，扫帚場旁的小型劇場是德國進步剧院之一。若干不久就馳名境外的演員都會在这里演过。他們在爱礼西·切盖尔和阿尔吐·塞克漢姆的藝術指導下，对一批特殊的观众作最精采与最有趣的表演。

卡脫丽娜和華德当时是小型劇場的热心观剧者，不久他們又成为戲院附設的“藝人窟”酒店的經常顧客。

有一天，在赴剧院途中，葛萊姐·蓬迦登迎面碰見了華德。如果她沒有盯住他看，他就認不得她了。

“哦！是你！”她走到他面前与他握手。她的身体已变得略帶圓形。她有一副真正的圓面頰。她穿着淺色夏大衣，戴了闊边草帽，顯得漂亮。他不由自主地看到她的双足。当真——：高跟鞋！

她看見他这种不拘束的举动有些狼狽。但她不說什么，只望望他。

“葛萊姐，你好嗎？我們有一段極長的時間沒有見面了！”

“这是真的！你大概对我有些詫异吧？”

“不！真的不！那末——你在干什么呢？”

“我現在是馬克維脫的私人秘書！”

“啊，啊！你瞧瞧！馬克維脫究竟是誰呢？”

“你不認識这个人嗎？我很奇怪——他是批發合作社里的

大經理。你連这个人都不曉得嗎，几乎所有的漢堡人都認識他。至少所有的社会主义者！”

“你还是社会主义者嗎？”

“自然，華德，我不能同意你这样問！我仍是老样子，沒有改变，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她笑着，抓住了他的手說：“的确如此！”

“我相信你，”他保証說。

“因为我現在不是同从前穿……穿得一样，不是同从前一样跳來跳去。……嚶——这不过是外表。究竟我們年齡都已大了一些，都已更有理性一些了，是不是？”

“年紀大一些就能更有理性一些，这是可靠的嗎？”

“是的，我……我……你講話这样古怪！你說說看，你遇見了我，究竟有些高兴嗎？”

“問我是不是高兴？”

“請你給我一个老实的回答！”

“当然，葛萊妲。我們在这許多年数以后再見面，这是非常难得。再加上一些回憶——我不曉得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啊，我明白！我知道你的意思很清楚！甚至非常清楚！你願意陪我走一段嗎？”

他在躊躇不到一秒鐘之后加以拒絕：“我可惜不能陪你走，葛萊妲！我另外有一个約会。”

“同一个‘她’嗎？”葛萊妲对他狡猾地眨眨眼。

他望着她的背影，特別注視她那双使她走路的姿勢变得做作、不自然的高跟鞋。……葛萊妲啊！

当他繼續向前走时，他想起他應該把奧地的悲慘結局告訴她。……彼得她也認識的。……他不能不放声大笑起來。……从他們兩人在埃爾斯特河边散步以來，已經过去多少年了？她

不是曾經立誓永不做一个时裝的小傀儡嗎？永不穿高跟鞋嗎？……她曾經在大街上撫摩过一个有鬍鬚的海熊鬍鬚呢！……這到現在已經有多少年了？……我們的确已經是這——样老了嗎？

二

“你会在你老家的沉悶空气里送掉命的，”卡脫丽娜說，她又接着說：“最好你搬出來。我在那里也住厭了。我們搬在一起，租兩間漂亮的房間。我們都有收入，可以依照我們的心意創造生活。”

華德望着她，但不說話。“完全不可能，”他想，“現在我不能讓母親單獨生活。”

她似乎已猜到他的思想，因为她接下去这样說：“你也有独立生活的权利，甚至这是你的义务。如果你以为你不能这样做——好！——我無論如何要搬出來。你願意的时候，可以來看我。把我的家当作你的家好了。”

華德仍旧不說話。他自己問自己，她想干什么。她是不是想我們兩人結婚？……“注意！”漢司·希立喜特曾經談諧地警告过：“在她打算和你結婚这一天，你是被捉住了！”不，我們結婚还早，还早得很。我們現在的确还没有到这样——年齡。……

卡脫丽娜的毅力确实值得驚奇。在这次談話后不多几天她已經在亨茂大街租好了一間連廚房的房間。为了看她的房間，他不能不同去。“你会感到驚奇的！”她叫道。“那里可以眺望亨茂公園的美丽景色！”

“离北聖·包利区相当远。”

“这有什么要紧！”她回答。“反正你住在我这里比住在你

父母那里时候多！”

“这点你知道得这样确实吗？”

他們后来就到了她的新居里。“怎么样？”她高声问。“我这地方称你的心意吗？假定这里已经照我的意思布置起来——你等着。……”

她帶了他朝里走。

“没有床——这是过了时的东西。……这里预备擺一張闊的睡椅，有放床上用具的抽屜。……那里放一个書架。……在角落里放一口尽可能簡單的櫥。……一張桌子，兩把椅子。或者再放一把舒適的靠椅，可以放在窗子旁边。……还有——沒有別的了。……壁上预备挂一幅谷根^①的南海風景画。我在奥爱書店看見过一种美丽的复印版。……这里，在睡椅上面，挂你的照片。就是这样，你一点也用不着好笑。那末……你随我来！只管过来。……这里我预备布置一个精巧的厨房。……食物貯藏室——这样一个十分小的——也是有的。这里擺一張小桌子，上面放一只电灶。……那里一口狭而高的、放一切食用器皿的櫥。……我的老天，我快乐！我终于獲得了我个人的天地。……这里并且足够住兩個人。”

她是如何活潑，如何喜欢說話，如何感到欣幸。

三

許多日子过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帶來了不安与憂愁，难得有快乐。为了拉攏酒店老板，卡尔·勃侖吞每天早晨急急忙忙地出門。为了在沙格皮尔作廁所女管理員的工作，斐莉姐每天

① 法國十八世紀画家。

晚上奔向制繩道。華德因为他的姓名被人用了那么粗大的字迹寫在金屬工業企業家联合会的黑名單里面，找不到本行職業，所以在德意志造船厂充当油漆匠。他們一家生活可以維持，但是，虽然有三个人賺錢，在幣值跌落时代僅能維持一种簡單的生活。

当时發生的大事情更使人不安。从卡尔·李卜克內西和罗莎·盧森堡被殺害后，德國工人階級沒有人領導革命。德國工人的一切地方性斗争都被鎮压下去了，如在巴燕、勃劳希威格、德國中部、福克脫蘭的斗争，尤其是工人們在卡普暴动后在魯尔河旁的大規模防禦战。在廣大工人中普遍存在着苦悶和失望。几千抱着种种大希望加入了工会的工人又背弃了工会。工人分裂为兩個陣营，互相死拚，这正使他們凶惡的敌人称快。社会民主党的領導人不知从失敗的政策中吸取教訓。他們越來越明顯地在尽力維持資產階級的假民主政治，为了爭取資產階級政党所允許他們的國家俸給。工人階級中許多品格高尚的战士失望地拒絕参加这种可耻和不幸的行动。

在全体劳动人民的大家庭里——德國工人僅占其中的一部分——經過一度短时期表面的繁荣后，其情况也未能乐观。匈牙利的劳动人民在血腥的内战里被击败后，受貴族与投机家們極殘忍的压迫，如同以前受乔治·杜賽及其家族的压迫一样。意大利工人运动得势，但是外國資本家支持梵蒂岡和資本家的保衛者，使他們得到一种自己已經不再具有的力量。在波蘭，一个敌視工人的恐怖統治者正在恣肆瘋狂，因为依照各國資產階級的志願，波蘭應該变成防堵东方社会主义的边境城堡。

但这几个月里所發生的威脅性最大的事件是伏尔加①流域

的飢荒。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在受到几乎全世界的攻击后，除作艰苦、流血的生存斗争外还要对付自然灾害。一个可怕的荒年使伏尔加河旁的富庶区域秩序紊乱。内战几乎完全破坏了本来已很不够的旧交通路线；从遥远的东部未能及时运到粮食，再加上这些区域的若干地方尚须对反革命匪帮作战。伏尔加河旁的人民挨着餓。几十万人为了飢饉舍弃家庭，舍弃财产而逃荒。为了使伏尔加河旁的飢餓人民能够得到救济，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向全世界人民发出呼吁救济他们。这是人类的义务。但到处有恶毒和憎恨的舌头，它们在那里说道：你们看，这件事情俄罗斯人民应该感激他们的社会主义政府。蘇維埃政府的号召在德國人民中，特别在知识分子中获得了正面的反应，这在華德倒是出乎意料之外。華德参加了“救济俄灾运动”；在每星期日，卡脫丽娜、華德以及许多其他年青男女工人挨户呼吁救济，收集生活必需品和衣服。工人们大都自己沒有许多东西，但是他们尽力捐助，有些人对募捐人说，他们虽然是社会民主党党员，怀疑从东方来的一切，但是他们对于無辜受餓死威脅的人民还是願意帮助的。社会上的各中等階層表示了值得驚奇的慷慨和踴躍輸將。对于他们募捐人一般用不着多加說明，他们大都已从报纸讀到这个灾难的消息。他们捐助了衣服和內衣，鞋子和家用器具，他们也捐助了錢，以便購办藥品。这一意想不到的大团结景象在那时又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

卡脫②可是有一天仍然对華德說道：“这社会对于我们不利！”

① 苏联河流。

② 卡脫丽娜的简称。

四

華德接到通知，有一件特別緊急的事情需要他到黨的辦事處去一趟。他在當天晚上就去了。

到了那里，華德先得等一會，後來由一位同志帶他走過波爾斯他街來到葎草市場。在一家馬夫酒店門前他們站定了；華德的陪伴者不引人注意地望望左右，然後叫他到酒店里去，並告訴他：里面最後一張桌子旁邊坐着一位同志，他要和他談話。

“他是誰？”華德問。

“我不曉得，但你是認識他的！”

多么神秘！為什麼那位同志不能在黨部里和他會面？

華德一走進酒店，就發見一個人坐在最後面一個角落里。他是愛爾司脫·鐵梅。他坐在那里，對着華德微笑。

“你好，華德！你馬上來，這是很好！”

華德握他的手，輕聲說：“我很奇怪。”

“奇怪什麼？”

話說得更輕：“奇怪你！這不是很危險嗎？”

“在你面前我不害怕！”

“在我面前你也用不着害怕——但是……”

“喂，你喝什麼？還是一個戒酒的嗎？”

“自然！”

酒店老板來到桌子旁邊。

“你有噴泉①嗎？或者檸檬水嗎？”

“沒有，這些東西我向來不備！但是你可以喝一瓶塞爾脫礦

① 一種涼飲的名稱。

泉^①！”

“請你拿一瓶來！”

老板走开以后，鉄梅說道：“我們動作要尽可能不受拘束！我們一点不需要耳語，只要講話輕一些就行。”

“噯，爱尔司脫，一切都是白費了！我們那時已經有了武器，有了勢力！”

“一点也不白費，”鉄梅回答說。“誰要成为伙友和師傅，他就得學習。我們學習，華德，每一种經驗都是寶貴的。”

“所有的人都學習嗎？”華德問。

“不，只有最优秀的人。因為他們認識到我們缺少一样爭取勝利的最重要的武器：一个这样的党。我們現在要創立它，一个新的，直至最小的部分都是热心于革命的党。”

“學習！是的，我們必須學習，爱尔司脫！我也学到了一些，你相信我！噯，我过去确实也是一个幻想者！”

爱尔司脫·鉄梅微笑。一种善意的，一种發自心坎深处的、了解的、同时是鼓励的微笑。但是他說起話來，頗有責备的意思：“不要以为你的幻想不好！年青人有幻想的权利！然而要实现它！只有永远做幻想的人才是愚蠢的！”他眯着眼睛，盯住華德，繼續說道：“这是真的，我們已耽誤了許多。我們沒有做到的事情，現在必須補課并且加以貫徹。……我們可以从俄國同志学到最多的东西，他們已給我們指出为爭取勝利應該怎样斗争。我想，我这个認識是对的。那末：追补！改善！改正！”

華德抬起眼來，注視一副明朗、忠誠的臉孔和接触一双聪明、友爱的眼睛是多么愉快。他受到追捕，通緝令張貼在各廣告

① 德國塞爾脫 (Selters)，地方的礦泉。

柱上。他是一个匿名的地下工作者。

鐵梅繼續說道：“布尔什維克不但勝利完成了他們的革命，而且勝利地對抗歐洲與亞洲的一切帝國主義干涉者，保衛了他們的社會主義工農國家。多大的一種力量！對將來的信念多堅強多偉大！年青人，你大概知道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意味着什麼吧？這是共產黨宣言的實現！這是社會主義的勝利！這是我們全世界所有工人勝利的開始！”

“你多麼會講，愛爾司脫！”華德讚美地說。“我以前曾經這樣想過，你是沉默得象一條魚！”他心中想道：“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志……他們正在找他。他留在漢堡這裡不是太大意嗎？”“從那時起，你常在漢堡嗎，鐵梅？”

“不，我只是暫時在這裡！我是有任務的，假定你願意這樣說，為了任務很快得到結果，我需要你策劃幫助。這是說，如果得到你的同意。”

“我當然同意！”

“先聽我說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關於警察局的事情。最近社會民主黨管理警務的參議員決定從社會民主黨黨員中雇用新的年青警務員。為了使他們不至專受反動的國家主義派宣傳影響，警察局工作人員組織了一個工會。在這個工會里必須產生一個反對派，以使警察局工作人員的社會主義意識不至麻痺，且得繼續發展。愛爾司脫·鐵梅雖然沒有特別聲明，他顯然已接受了這一特殊任務。現在在執行任務上他需要華德的策劃和幫助。

他手里有一張漢堡所有警察局工作人員名單。他偶然獲悉其中兩個新職員以前是自由無產者青年團的團員。因此他想起了華德。

“首先，”他这样开始。“你認識愛華德·霍勒與貝爾哈脫·弗利塞嗎？”

“我兩個都認識，”華德回答。“他們已經当了警察嗎？这是值得注意的。但是這兩位的确一向贊成社会民主主义的。”

“其次，你能和他們談話而不被他們檢舉嗎？”

“檢舉我？你想到哪里去了？不，这种行为在我們中間是不会有有的！”

“这样就好。你以为怎样；你相信，我們可以把他們爭取過來，加强反对派嗎？”

“我不知道，愛爾司脫。但是这也許是可能的。我打算和他們联系。”

事情还没有說完。鉄梅問，他能否把宣傳材料的包裹寄給華德的父親，華德是否願意將这类包裹交給一个固定的同志。

“为什么寄給我的父親呢，愛爾司脫？你在包裹上寫我的名字。你还是可以在上面寫：雪茄烟交易。”

“好的！我謝謝你！这里是名單，你願意看一遍嗎？也許你再發見一个你們青年运动隊伍里的同志。”

这个名單有許多張数。華德大略地看了一遍。他看見弗利塞，霍勒，但是其他許多名字对他都是陌生的；他从他們的出生年月上看出，他們大都是比較年老的人。

“什——么？”華德抬起眼來，望着鉄梅。“啊，我又發見了一个我很熟悉的人。”

“是嗎？很好！”

“一点也不很好！他是我們最可惡的敌人之一！一个义勇团的兵士！这里！……漢茲—奧托·維納，刑事委員！了不起，这位仁兄怎么会做刑事警察的呢？”

“你怎样認識他的？”

“讓我說來，爱尔司脫！”華德于是作了个詳尽的报告。……在战争中脫逃……同雷托—福倍克一起开進漢堡。……他和他会見。……露德。……他报告了一切，連枝枝節節都說到了。

爱尔司脫·鉄梅用手摸了摸下顎。“你說：一点也不好嗎？也許他是所謂民族自觉警务官吏联合会里面的一个牽綫人吧？这个組織也就是警察局里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反动分子的总匯的一个吧？”

“对他的确可以这样想法！”

“一个卓越的猜测！我們的談話已經有了收穫，華德！可惜你是一个戒酒者；这应该是一个喝酒的理由！”他叫道：“老板，再來一杯克洛格^①！要濃的！”

五

華德和他的少年伙伴愛華德和貝尔哈脫談过了話。当他走到他們面前时，他們稍許有些狼狽；他們大概对他們的制服感到羞耻。但当華德率直地說明來意后，这种情形就消失了。

弗利塞有顧慮。后來他說明这种做法顯然是反对他自己的党。他的政治見解不能允許这样做。不，他不受煽动；他又說，他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他不但須对党忠心，并且須献身于党。他們虽然政見不同，但仍是同伴和朋友。

愛華德·霍勒起初也在考慮、动摇。但最后他決定合作。他認為反对并非坏事。他說：他已肯定，对于許多事情必須加以反对。他說后随即与華德握手；此事已談妥了。他并答应華德，

① 用酒、糖及开水和成的飲料。

把另外一个以前是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团员的同事争取过来，共同执行这个任务。他认为他是个一等伙伴，可靠，勇敢。

華德派人送信給爱尔司脫·鉄梅报告他行动的结果，鉄梅認為滿意。他寫回信时在信末注了这样一句：“我已給那佣兵吐了一口吐沫在湯里了①！”

这时華德已从爱華德·霍勒方面得到了关于刑事委員維納的报告。他在刑事警察政治部工作。湊巧得很！他住在沙瑞尔地方一所供移民居住的小屋里。他和他的太太都加入了“太陽与空气”裸体文化俱乐部。他們过着一种与人少有往來的、似乎是和协的夫妇生活。

她是否确实有幸福呢？她在他們的小屋子里是否感到舒适呢？她是否还想到他們过去的共同漫游呢？想到維尔瑞脫溪谷？想到在牧羊人茅舍里的那个晚上，当时他們在那里吃羊酪，那个老人為他們講这个荒原上的鬼怪故事？……想到在易北河堤坡上有趣的散步？想到在沙尔次好遜的假日，她在那里得到一件彩色的農妇服裝，穿起來顯得很華麗？他們过去是怎样地快乐，怎样地無憂無慮？……

六

“我們到律芮堡去罢，卡脫！”

“我同意！”

“我們在律芮堡过夜，星期天再步行赴劳恩堡。从那里我們乘車回來很便利！”

他們在总車站的大廳上站在几千个周末出游者的中間。在

① 把他的計劃破坏之意。

他們的周圍人們是不斷的來來往往，擁拥挤挤。漫游者帶着沉重的背袋，六弦琴，琵琶，已經在恣情欢乐中活躍和高声叫喊了。但也有許多星期日裝束的資產階級夫婦帶了滿滿的旅行袋，旅行手杖和陽傘。許多去郊外度周末的团体會員挤过車站的柵門。火車臨時加了班。人群不断地奔跑与叫喊，情形混乱。有时火車头汽笛的洪亮声音打断了鼎沸的喧嘩。

从这个星期六的天气看來，可以肯定会有一个特別美好的七月的星期天。云層停留在高空，但不断为強烈的陽光所透过。沒有風，但是并不感到悶熱。

威廉堡鄉村的草原顯出它的濃綠色。顏色斑斕的牛群，有尖瓦頂的白色小屋，散布四处的牧場，种植樺樹的大路和断續出現的車子——这一切好象是从一只大玩具箱里变出來的一樣。

这一小群在漫游中欢欣鼓舞的人，歌唱着穿过夏天的郊野，穿过勾尔特地勢起伏的森林，循着靜悄悄的荒原小河的兩岸，穿过如在睡夢中的、洒滿着金色陽光的城市。……

律芮堡到了。華德和卡脫走向城內。

“我們附帶去看看聖·約翰教堂，卡脫！它很美丽，确实值得一看。”

他們在“漢堡市”旅館开一个房間，准备过夜。卡脫是这样胸有成竹的料理一切，使得華德驚訝不置。

“你們要开一个双人房間嗎？”旅館茶房間。華德还没有來得及回答，卡脫已搶着說：“自然！”

“你們是——是結过婚的嗎？……对不起，警察和……”

華德眼睛在發花；他覺得耳朵在發熱；但是她和藹可親地回答道：“是的，是的，我們知道！但是我們是結过婚的！”

華德在登記簿上只好这样填：“華德·勃侖吞和妻，漢堡人。”

等沒有別人的時候，他激動地對她低聲道：“卡脫！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如果現在警察……”

“胡鬧！”她態度安詳地回答。“警察哪有工夫來檢查旅館。但是你对茶房必須多給些酒錢！”

他們經過“沙地”到聖·約翰教堂去。

……四年是一個長的、一個很長的時間。她現在看起來不是已經象一個貴族小姐嗎？高雅而驕傲？但是她的性情完全與外貌不同，她活潑，快樂，甚至可以很放蕩。……她也愛過我——的確！——這個刑事委員太太……

“你話這樣少？”卡脫說，她並且審查似地注視他。可以看出她現在的头腦里是多麼混亂。“奇怪！”她說。“你究竟怎麼啦？”

“沒有什麼！會有什麼呢？”

“你是不是還有顧慮，為了——我們同住一個房間？”

“噯，你怎麼想的！”

“你快樂嗎？”

“為了什麼？”

“當然是為了今天晚上！”

他純粹是由于狼狽而放聲大笑起來，笑得太響了，然後裝作經過考慮地回答道：“我暫時為了天氣良好的星期六下午和律芮堡而感到快樂！”

七

“在漢堡投擲炸彈！”——“窗下安放炸藥！”——“謀殺漢堡共產黨領袖！”——報紙登載着這類標題。國家主義分子在漢堡開始了他們第一次大規模的暴行，警察還沒有抓到一個暴

徒。市参議會禁止一切抗議性的示威行動，因為據稱這將妨礙已在進行的偵查以及治安和秩序。

華德奔向黨辦事處，幻想在那里可以碰到鐵梅。鐵梅不在那里，但有許多和他很相熟的同志。他們以忠實的面部表情對他說明，鐵梅在很久以前已離開了漢堡。有幾位只以責備的神氣望望他，根本不給他一個回答。是的，華德十分明白，問起鐵梅是一件不可恕的愚蠢的事情。

各人不斷告訴他所發生的一切。國家主義分子，大概是一個義勇團中的人，對恩斯特·台爾曼施行了暴行。一種炸藥在他住宅的窗下爆炸了。幸而他和他的家眷都不在家。幾個同志知道，屋子的正面已完全被破壞。另外幾個同志報告，炸藥來自漢堡的工兵倉庫。大家斷言，這個謀殺行為只是一系列暴行的序幕。

對於這種行為必須採取對策嗎？總不能坐視等待——等到第二個炸彈再來吧？自然，大家一致主張懲辦這些凶手，制止他們的犯罪行為。否則誰將是明日的犧牲者呢？

“但是市參議會禁止了示威游行與抗議大會呀！”——“真想不到，您懂得這裡面的道理嗎？”——“集會游行是禁止的！”——“單單集會游行是不夠的；政府必須採取措施！”——“您看，正因此市參議會禁止了集會游行！”——“胡說，你相信市參議會真有採取措施的意圖嗎？”——“你不相信嗎？不制裁不是很危險嗎？明日也許輪到參議員頭上！”——“不錯，不錯，這批年青人已不能停止投擲炸彈的行為了！他們學習投彈，已經有四年了，在這方面有了訓練，現在投彈對他們已經成為一種嗜好。如同熱中於打獵，他們有一種不可約制的射擊興趣與殺害狂！”——“你倒有溫情！對於這些具有射擊興趣與殺害狂的人應該使他們不

再作惡，至少把他們關起來！”——“哈哈！你這樣說法，但是他們就要拘押許多人！”

在街上到處站着談論這個案件的人群。有些人說着許多荒謬話，還是有人傾聽，但如果有人叫喊主張嚴厲處置與談到階級鬥爭，他的話就會被打斷，大家不願聽這類話。他們說，階級鬥爭是共產主義者的一種發明。如果有人回答說：“投擲炸彈是一種反動的現實！”他們就會笑起來，表示不同意地搖搖頭——走開了。

華德氣得身體發抖。他真想趕上這批人，抓住了推推他們，對他們大聲說，他們是大大笨蛋，由於他們不重視這件案子，他們無形中縱容了那些犯罪者，他們對自己和人民的前途都負有罪責。噯，這批人態度還是這樣，不管他們所遭遇的一切。他們甚至都不從今天想到明天。他們對於政治關係一點沒有眼光。沒有理想，連意見都沒有。到底還應該發生些什麼事情，才能使他們覺悟過來呢？

華德這時變得完全失望了。

到了這一天晚上，情形就不同了。船廠工人在放工後不管游行禁令集體從碼頭通過市區向沙格皮爾會堂進發。

華德站在密勒門旁邊，看到隊伍從碼頭過來，好幾千人踏着聲音沉重的整齊步伐。他們緘默地前進，一種示威性的緘默。在他們工作塵垢未去的臉上燃燒着仇恨和憤怒。他們含怨不作聲地橫過交通大道，站在街上小花園旁邊的警察不敢干涉。黑黢黢的不談話的縱隊阻擋不住地、源源不絕地在經過。兩旁的車輛，電車與行人都被阻住了；人群經過聖·包利區涌向城內。

“台弟①在那边！”有人叫。“在前面第一排！”

華德現在也看見了他，恩斯特·台尔曼。他是船厂工人，漢堡共產黨主席，漢堡市民協會會員。他以堅定而有力的步伐走在幾千人前面，眼睛直視前方。

年青的卸釘工人，機器廠和造船所的學徒，各船廠的年青工人每隊都拿着一面鮮紅的旗幟。

華德聽見後面一個女人在說：“這班小伙子看起來是多麼有力量！勞動必然產生力量！”一個男人的聲音回答說：“是的，這个工作只有有力的人干得了！他們是如何警惕着周圍！這裡一定還有一場斗毆！我們最好是離開這裡！”

不錯，這次遊行是一種不容誤會的警告；船廠青年工人帶着挑戰的神氣譏笑地望望人行道上過路人的白而光滑的臉孔。

“這對嗎？”華德問自己。“在觀眾中間不是也有許多人對遊行的男子們表示同感嗎？我不是其中的一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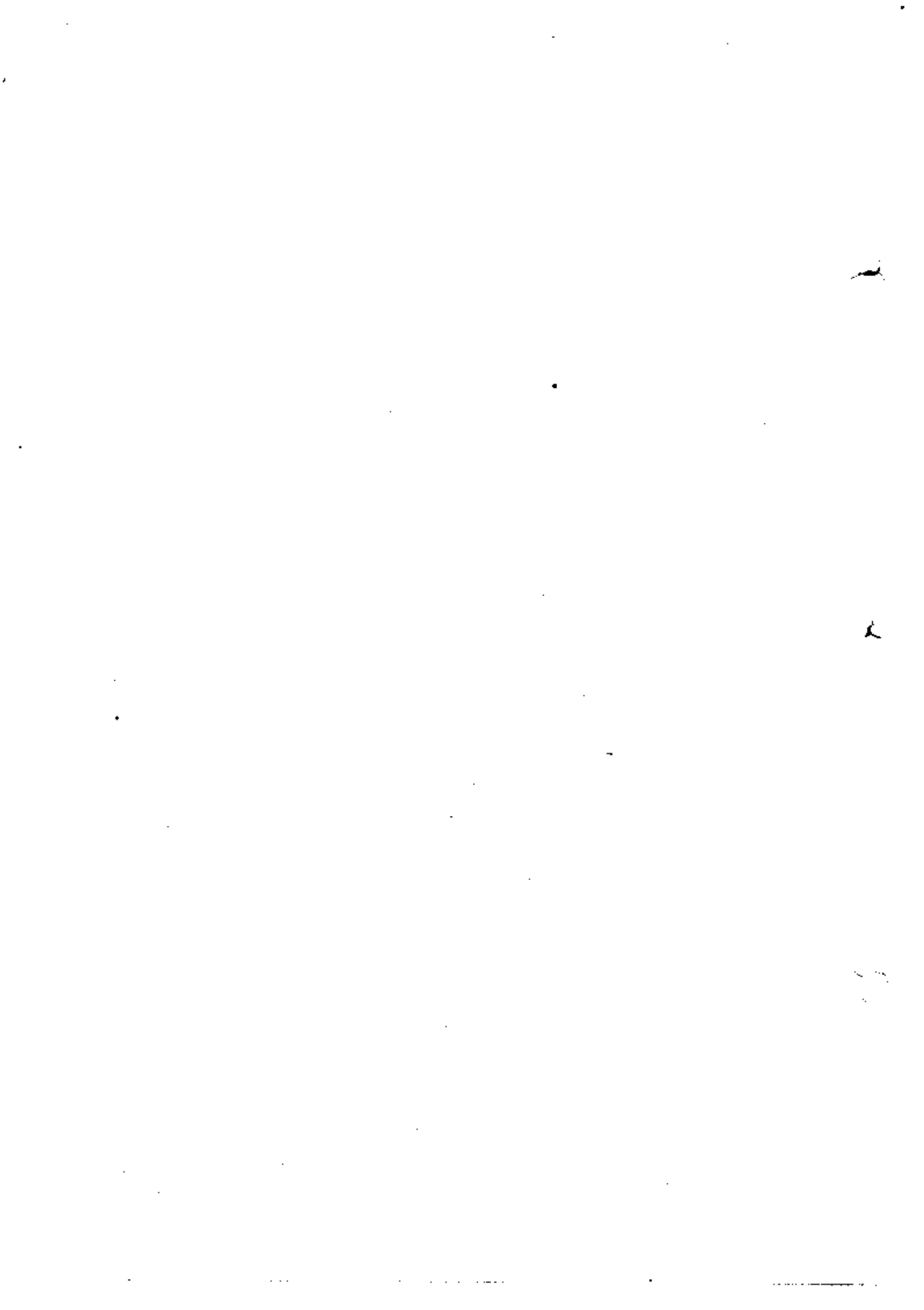
船廠工人列隊通過市區，他們並不象是想把市民為了自己和為了他們的正義事件而爭取過來，他們倒好象是在仇視未參加遊行的人，並且要市民害怕他們。

在一九二三年夏天的某一個早晨，華德從床上被捕。在市政廳里有人對他宣布，他因為在警察局里做了分化工作被控，為了避免使案情複雜，他將被羈押到開庭之日為止。

他們用“綠色的奧哥斯特”②把他送到死人街旁邊的未決監獄里。

① 工人對台尔曼的愛稱。

② 囚車名，見73頁。



第 四 卷

歌 的 尾 声

第二十八章

“管理处！來了一个男的！”

看守員对被拘捕的人說道：“您走到玻璃房子为止！”

華德·勃侖吞走过長形的監獄建築物。看守員站在穿堂門口望着他的背影，手里拿着一把大鑰匙在旋轉着。

“請您稍为走快一些！”

華德回头看看，他不禁联想起外洋輪船的內部。左右都是四層建筑，有扶梯，走廊，一个小房間挨着一个。也可以使人想起輪船上的艙室。穿制服的看守員站着，望望欄杆外面，好象船上的侍应生。一切顯得清潔。漆布地毯門上的鎖与橫門都發着光。佣人們拿着扫帚、抹布拖着脚步走过走廊。

到了管理处里面，原來以为到了大輪船內部的幻想就立刻破滅了。它的建筑形式如同一只巨大的蜘蛛。四排長形的監獄向着四个方向伸展，它們的式样完全相同。要不是在每排監獄上如街名一样用大寫字母标出，恐怕連看守員也不能够立刻辨別出方向來。

“号数？”

“三百十号！”

“您等一等！不要同別人談話！”这个值班的看守員走進管理处的玻璃房。

“开庭有了日期嗎？”一个有童子臉孔的年青囚犯問。他是除華德以外唯一站在管理处前面的人。

“不！才被轉送到这里！”

華德几乎掌握了不动嘴唇私語的技術。他也已經知道，講到那里时，眼睛应絕對不朝那里看。虽然值班的看守員暫時在玻璃屋里面，但是楼上还有其他看守員在朝下注視着。四面都可随时看到管理处的情形。

“我的运气倒好！”華德旁边的人低声說，一面冷淡地望望楼上。

“是嗎？釋放了嗎？”

“恰恰相反！五年徒刑！我預料是八年！”

“五年！”——華德違犯一切監獄規則，吃驚地望着他的鄰人。——五年！

“这样你算是运气好嗎？”

“哪——尽管这样！总是一种幸福！”

“你到底干……干了什么？”

“嗨？——干了什么？你听着。”華德看到旁边那人冷笑着。这是多么不可思議的問題！那个犯人譏嘲地冷笑道：“我在电影院里黑暗中踏了一个老年妇人的脚！”

看守員拿了名册从玻璃屋里面出來，叫道：“好——現在結束你們的空談吧！”

他撑开了兩腿站着，对着F楼的一排監獄叫道：“F！第七区！來一个男的！”

“一千七百四十号，您去吧！”

“敬禮！”華德的鄰人点点头走了。

“G！第十五区！來一个男的！”

華德自動走向C排監獄，循着鐵扶梯走到樓上。

每區有一長排小房門。每扇門的后面關着一個囚犯。……在這些牆壁中間存在着多少悲哀與痛苦。在這些寒冷而嚴密的小房門后面發生過多少悲劇。……

在到第十五區去的扶梯旁邊，看守員哈脫維克等候着。他是一個有組織的社會民主黨黨員，在未決監獄里服務已達三十年之久。在華德進來的第一天他就驕傲地對華德說，在他那里住過許多著名的同志，他們經常感到很——舒適。……在許多年前，現任市長司徒爾登曾是他的囚犯。“看守員！”司徒爾登會對哈脫維克說，“您一定也是社會民主黨黨員吧？”當哈脫維克帶笑地承認時，司徒爾登說道：“很好，那末我們可以互相用‘你’稱呼了！”哈脫維克又說，司徒爾登在他那里也感到了很好過。……

好過？舒適？當牢門在華德后面鎖上的時候，他幾乎要發狂。門拍一拍兩响！他就被關在一間用石灰水刷白的、狹而高的牢房里面了。……好象一只牲畜關在里面一樣！還加上一條門門！

第一天是最不好受的一天。角落里就是大小便的地方。——旁邊一個自來水龍頭。——衣櫃。——可以折合的鐵床架子。——一張小的四方桌。——一只凳子。其他沒有什麼了——沒有什麼了。……

當這位哈脫維克聽說，華德是為了分化警察而被控訴的，就想道：那末他是個政治犯嗎？——啊呀！——那末他大約要預備坐三年到四年牢獄了。……

華德在坐牢的头几天頭腦里究竟還能作清楚的思考嗎？他除在牢房里不停地跑來跑去以外曾經做些別的事情嗎？那個僕人在星期六替他擺在小房間里的一本書不是沒有閱覽還放在原

处嗎？他那时好象失去了知覺。……

C排監獄所在的位置算是好的。它面向東南。華德可以看到老墳場上樹梢以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他多年來每天早晚經過的死人街。……

監獄圍牆以外的外界生活一切如常，沒有人顧到獄中人的命運。……在市立劇院演奏着梵爾第的歌劇。在小型劇場演出了斯脫林特堡①和舒泰海姆②的劇本；在音樂廳里每星期五開國樂會，演奏巴赫③、貝多芬④、柴可夫斯基⑤等名家作品。每星期六幾千幾千人到野外，到勾爾特的森林里和哈開去。……

寫信給卡脫與母親是華德接觸到生活的唯一橋梁。他對母親這樣寫：望你常常寫信，告訴我一切。他不能再抱怨；他每兩天收到一封信。

看到母親信中所寫的情形，他應該發瘋了。父親每天賺十萬馬克，母親自己賺五萬到八萬。拿了這收入她只夠買一磅人造白塔油和一個麵包。每天一家收入總共是十八萬馬克而——苦得同要飯的一樣。

父親租了一個地下室，收買舊紙與舊金屬。這個生意固然不及雪茄煙交易清潔，但是比較合乎時宜。

好心的哥斯他夫姑丈情形非常可憐，他的腎臟病使他十分痛苦，身體愈來愈瘦。近來他買了一架長形望遠鏡，當他夜里因

① 斯脫林特堡(A. Strindberg, 一八四九——一九一二), 瑞典作家。

② 舒泰海姆(C. Sternheim, 一八七八——一九四二), 德國表現派作家。

③ 巴赫(Bach, 一六八五——一七五〇), 德國音樂家。

④ 貝多芬(Beethoven, 一七七〇——一八二七), 德國音樂家。

⑤ 柴可夫斯基(Tchaikowski, 一八四〇——一八九三), 俄國音樂家。

痛苦不能就睡时，他就用来探究天上的星辰。

患病的埃葛奈丝·勃侖吞在瑞士一个肺病疗养院疗养。她的父母还得负担这笔支出，他们生活是过得很好的，伯父馬蒂斯有一个收入很丰的职位，他当海关监督。

有一天她来信告诉華德，她已辞去帕开那里的职务。这个坏蛋对她施行诬蔑，当面说她吞没了他的收入。

如果没有母亲的许多信，谁也不知道，他是否能这样度过拘押的头几日和头几个星期。

二

卡脱来看他。她穿了一件蓝色的大衣，戴了一顶漂亮的便帽。但是她的眼睛含着悲哀，当華德被带到接待室的时候。

“你好，華德！你看起来还是很活泼！对的，不要垂头丧气！”

“你好，卡脱！你来了，很好！”

看守员拿了一份报纸在他的桌子旁边坐下，说：“十分钟谈话时间！你们只许谈个人的事情！”

“你近来好吗，我的孩子？”

“不要为我担心！外面情形怎样？你现在干什么？朋友们干什么？”

“我干什么吗？我现在立刻告诉你一件最可恶的事情。他们已经把我挤出来了。这班流氓成功了！他们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他们还要付我三个月工资！我打算休息三个月，然后在蒲雪^①那里开始工作，也许是担任一等秘书。……你问朋友们干什么？噢，天呀，我难得看见他们。各人都渐渐地分散了。我只

① 人名。

知道，噯，这件事我几乎忘记了：沃托·布尔曼在爱姆司白泰尔开了一家书店，一家有租书部的书店！”

“这个主意倒不坏！”

“我告诉你，一家下流的书店！主要出租侦探小说和其他恶劣的书籍。但是他自己，你可以想象得到，不读这些骯髒的东西；他坐在他的店内，读黑格尔的作品！”

“但是他能维持生活。”

“这是什么话？”她激动地叫起来。“他这样做非常不规矩！他应该去铲煤或做其他任何一种正当的工作！”

“其他朋友们怎样？小组怎样？”

“我已经说过，我难得看见他们，所以我不晓得他们在干什么！小组晚会根本没有了。一切都渐渐地消沉下去了！在巴姆培克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小组。一切都是新的！完全是年青人！”

华德的视线先从她身上掠过，再从室内透过围牆，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看到一块草地上面有许多人在跳舞。红的蓝的衣裳在旋转。人人在欢笑。一个老年手风琴演奏者从他的手风琴里奏出轻快的波尔茄舞曲，他的脸上每一条皱纹好象都在微笑。他看见她，她和——自己。他跪在她前面，伸开着两臂。她怎样呢？——她多么会笑。多么地豪放啊！……

“你想到哪里去了，华德？”

“我？唉，没有想什么！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看守员从报纸后面伸出头来，对他们的谈话不闻不问就象一只自动机般地宣布道：“谈话时间已过！”

“是，是，看守员先生！只还有一件事！”卡脱从桌下拿出一

只紙匣。“我給我朋友帶來了一條長褲——冬天用的。另外一些巧克力糖和臘腸！不過幾件小東西。還有——這裡！——兩本書！”

“書你應當交給第十七號房間，小姐。”看守員帶着不高興的面部表情檢查紙匣的內容。

“最後——還有——還有一件事情——我必須——我要——告訴你，華德！”

哦，卡脫，一個善于辭令和個性剛強的人怎麼會口吃起來？她還有什麼話要說？她目光俯視着。……在微笑。……

“就是這件事，”她說時睜大着眼堅定地望着華德。“我……我們快要有一個孩子了，華德！”

他望着她，兩手垂了下來。他凝視她，她帶着容光煥發的微笑在注視他。隨後，她眼里漸漸淌出淚來，她期期艾艾地說：“你——難道——這樣吃驚嗎？”

“卡脫！”他說。他再也說不出什麼來。

三

吃驚？他為了她告訴他的事情吃驚嗎？不，遠不止此。他是害怕。對於這種可能性他從來沒有想到過。……許多回憶、景象，侵入他的腦海來。……論議和老閑話。……是的，現在只有一條路：結婚。從前路易和赫美納也是這樣的。天呀，他“共同享受了”這樣一種夫婦生活。現在他自己也到了這個境地。……沒有辦法，他們要住在什麼地方呢？在卡脫那裏嗎？那末他必須從家裡搬出來？家裡的人對他会怎樣說法呢？況且他是在未決監獄里！也許要坐幾年！這件事是萬不應該發生的！應該採取一些補救辦法！……

卡脫裝禮物的紙匣交到他的手里。他看出，她是用了濃厚的愛情來包裝的；巧克力糖是用紅絲帶扎的。在臘腸上放了一張紙片，上面寫着：“這增進你的健康！”里面還有各種美味食品，蛋糕、糖核桃和干李子。他只取出了長褲子，看了一番，然後把它放在床架上。

她帶給他一條長褲，是對他很相宜的。在監獄里穿着短褲！他只遇見冷笑的面孔。看守員哈脫維克也曾經對他笑着說：“來，小候鳥，這裡還有一只籠子空着！”當時華德默不作聲並且表示輕視地望望這個獄吏，認為不值得和他談話。

還在這位哈脫維克第一次把牢門在他後面鎖上以前，華德對他已是無比憤怒。這一點看守員確也感覺到了，他在牢門外對着華德和解地叫道：“喂，喂！我們以後也要做朋友呢！”

華德不久就認識到哈脫維克的玩笑並無惡意。比他壞得多的看守員還多得很。……

現在他有了一條長褲子。不知卡脫是從什麼地方找來的？他把它拿在手里，審視一番，最後將它穿上。

它很合適……合適得甚至如同定做的一樣。但是他不禁自己好笑起來了。他穿了長褲以後，不再覺得他是非常熟識的一個人了；他感覺到自己已是完全另外一個人，已是一個完全變了樣的人。他穿着長褲在牢房里昂然闊步踱來踱去，從牢門到有窗的牆壁，從有窗的牆壁到牢門，來來去去，走個不停。……

幾天，幾星期過去了。每天過着同樣的生活。他寫了信給卡脫，勸她對於一切再反復地加以鄭重與徹底的考慮。他們不應該由於偶然事情而走進他們不願走的途徑。他們一定還有辦法阻止目前不希望的事情。

他沒有收到回信。

他又寫了第二封第三封信。在信中他懇求她對他了解。他可能要在監獄里住得很久。他認為在他出獄以後，他們才開始建設他們的共同生活要比較好些。

對於這些信他也沒有得到答复。

相反地母親對他寫信愈來愈勤。但是她的信不能再使他快樂了。那些家常閑話，在過去他常常感到有趣，現在，這種閑話愈來愈使他心頭感覺壓迫，並且顯示了這是他的未來世界，便對它不感興趣了。

在有些日子里，他後悔對卡脫寫了那些話。他了解她不能設身處地替他設想。他感到對她有過失，內心充滿悔意。

在另外有些日子里，他不再懊悔而是接近瘋狂，他發誓，不同她再有一點關係。……

他已經墮落為一個說謊者、偽善者和胆小者了嗎？他不存心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就不能在人類社會生活嗎？他願繼續做一個真實與規矩的人，永久如此，在任何情形之下如此。他不願對卡脫做不合理的事——對她一點不這樣！但他也不願以二十一歲的年齡就埋沒在家庭圈子裡。他不願住有園子的移民住宅^①。不願有附加的親戚！不願結婚！不願有孩子！不，不，他不願有這一切！我的天呀，這是這樣不容易理解嗎？

在牢房的角落里，雙手支著頭，他時常一動也不動地坐上幾小時，他考慮一切，想了又想。後來眼淚從他的眼眶中淌出來；這是對她 and 對自己同情的淚，也是沒有辦法的淚，暴怒的淚。……他不願成為一個無耻之徒。

① 這是指市外新辟的住宅區房屋。

不！不！但是，世上难道就果真没有一个照他的希望來生活的可能性嗎？

四

每日以叫囂开始。早晨六点钟各区就在叫喊：“起床！”僕人們拖着咖啡壺走过，發出砰砰碰碰的响声。

“睡——得——好！”

砰地一响，牢門又鎖上。鎖匙發出玎璫的声音。門門又上起來。

“睡——得——好！”看守員咕嚕道：“不要講廢話！”玎璫声。上門門声。咖啡壺碰击声。

“睡——得——好！”華德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不禁鄙視地笑起來。当他看見僕人法朗茲尔在他的牢門口，并且聽見他歌唱似地說他早晨的客套話时，他的笑容就消失了。一个瘦弱，臉孔狹長又很蒼白，有一双含着悲哀的大眼睛的人替他把咖啡倒入杯子里，并給他一塊面包。

“睡——得——好！”玎璫声，碰击声，脚步声还繼續了一陣。中間不断地聽見：“睡——得——好！”以后就变得肅靜了——死寂。華德的听觉变得敏銳了，他能辨別兩旁牢房里拖着脚步走的声音，也能分別在后面樓梯旁边看守員房間里的声音。

在十点钟左右，犯人們被帶出牢房，讓他們过一过十五分鐘的“自由時間”。他們彼此相隔很远，默不作声地繞着圈子散步，其中有年青人、中年人和衰弱的老年人。有些犯人向前弯着腰，拖着沉重的脚步；也有些犯人坚定、自觉、机灵地探視着牢房的窗子。

庭院也是一个牢房，从圍牆到監獄房屋都鋪着石板，四面圍以棕紅色的磚石。里面沒有一點綠色，沒有樹也沒有花。如果有麻雀或鴛鴦因迷失方向飛進了這個圍牆所環繞的庭院，這時犯人們就可能中斷他們的繞場散步，停足觀看這些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小動物。然而這是偶然的事；鳥類並不時常迷路飛到這個空洞的石坑里來。

繞場散步以後，一直到吃午飯，一分一分鐘都過得非常慢。正午十二點又是叮噠聲，鍋罐相撞聲。看守員在咆哮。僕人們氣喘喘地拖着食罐從這個牢房走向那個牢房，挨戶分配。華德又聽見維也納的扒手法朗茲爾的響亮的歌唱似的聲音。他的話如同監獄規章一樣始終不變。“祝——你胃——口好！”有一次一個犯人對他叫道：“你這家伙，閉住嘴！”法朗茲爾不計較地微笑，繼續對每一個犯人祝他的胃口好。

午後時間過得最緩慢。僕人法朗茲爾拖洗監獄過道，把它打上蠟，以後揩擦各牢房門上的鎖。誰用耳語問他什麼或進一步向他表示某些願望，照例得不到回答；這個面色蒼白的維也納人特別胆小，要保持一個寵兒的地位。

在這些夏天晚上，七點鐘已規定就寢。外面天色還同白晝一樣，太陽剛才落山。從霍爾斯登廣場不但可以聽到電車的奔馳聲和汽車的喇叭聲，而且也可以聽到放蕩女子的笑聲。老年人在沿着對面墳場旁邊作傍晚散步。有時候孩子們在街上玩足球。難得有一人望望圍牆里面高的、棕紅色的、有許多格子窗的監獄。

五

華德把禁錮這件事看為是人類所想得出的最惡毒的事情。他最初是麻痺，後來近乎瘋狂，現在坐了幾個月監以後，他在乏

力和失望中如同失去了知覺一樣。有時他因閱讀一本好書忘記了周圍的一切。但是星期六分發書籍如同購買彩票難得中獎一樣，難得分到一本確實可讀的書。如果僕人法朗茲胆大一些，就可以滿足他對於書的願望，但現在什麼都成了偶然的事情。在監獄里華德通過閱讀已看不起華爾楚根、楚倍爾迪茲①兩作家以及許多他們可憐的模仿者。但當法朗茲帶給他一本勃雷脫·哈特②著的或華德·司各脫③著的小說時，他是多么快樂，一本舒比爾哈根④的小說也能使他感到欣幸。

在許多漫長、寂寞的時間里，他的幻想狂热地不停地在工作着。他所經歷過的事情在腦海里重新經歷一次。過去美好的時間在回想時更顯得美好，過去痛苦的事情在追憶中更感到痛苦。他站在牢房牆壁旁邊，張着眼睛在做夢——他看見自己同葛萊妲手攜手地在少女坡上散步，向奧地辭別，和彼得爭論，後來又同他和好。他與布爾曼人⑤坐在一起，又在參加埃爾斯特河旁外國領事館屋頂花園上的晚會。還有——露德。他故意用丑惡的字眼來想象她，但是沒有用，他想起她時，常常感到一種悲哀，有時也感到憤怒和憂愁。他的幻想轉到卡脫時，他的面部就發熱。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他覺得在她面前自己是渺小與軟弱。他內心中感到自己的罪惡，而且認為他的罪惡與日俱增。自覺的、獨立的卡脫表示出她的精神偉大和坦白的勇氣要勝過於他。

① 兩者都是當時德國有名的作家。

② 哈特(Bret Harte, 一八三九——一九〇二)，美國作家。

③ 司各脫(Walter Scott, 一七七——一八三二)，英國作家。

④ 舒比爾哈根(F. Spielhagen, 一八二九——一九一一)，德國作家。

⑤ 指經常參加布爾曼家座談的人，見前。

他对自己說，他是一个囚犯，注定是無力者。一种神秘的声音向他耳語說，他是一个在道德上步了舅母和舅父后塵的俘虜；親愛的親戚和朋友的嗜好影响了他的心情。于是他立誓，在出獄后对卡脫修好，永不离开她，減輕她的憂愁与負擔。他剛剛这样立了誓，疑惑又侵襲他的心灵，他發燒似地由牢房的一边跑到另一边，無力、沒有决斷、絕望。在这时候他感到自己是最不幸、最寂寞、最失望的人了。如果他至少能和沃托·布尔曼或漢司·希立喜特談話就好了！倘然爱尔司脫·鉄梅在旁，他会怎样替他出主意呢？是的，他当时看不見他。他对自己說，他会接受他的主意。那些改造与改善的种种好計劃現在在哪里呢？……

第二十九章

秋天到來了。華德从牢房窗子里望望老墳場上的樹梢。陽光照在樹梢上，樹下变幻出金碧斑斕的色彩。当然有些樹上的叶子已經被風吹落得很多，所以透过脫尽叶子的樹枝可以望得見墳場上古老的、長着青苔的墓石。

一天下午，看守員哈脫維克來到華德的牢房里。在規定時間以外他來看他，这是稀罕的事，他从未無故來过。華德想，公訴狀或者送來了。他的案子如何处理不久可見分曉了。

但是哈脫維克手里除了一串鎖匙以外沒有別的东西。華德以偵察般的目光对着他看。他也自命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一个獄吏——社会主义者！他們在这一点上曾一再地談論过，說得对一些，爭論过。華德曾当面公开对他說，在他眼里他是一个怎样可憐的社会主义者，他并且問过

他，他自命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于受他們的共同階級敌人的委任看守其他社会主义者是否感到羞耻。哈脫維克对于这一問題不是諷刺地而是急躁地作了回答：他的職業比資本主义國家里一个收稅吏或消防員的職業并不更不名譽。或者这样回答：建筑这个監獄的泥水匠比他这个在里面服务的人，在做資本奴隸的程度上是否要低一些呢？

哈脫維克今天來是為了一些特別事故，華德在他的舉動上已看出這點。在他踏進牢房以前，他先循着監獄走道再張望一下。然後將牢門輕輕掩上，向華德走近几步低声地對他說：“外面可以動作了。隨着通貨膨脹情形變得愈來愈混亂。經濟危機發生了。大概要在薩克遜先爆發，那里社会民主黨員和共產黨員已經團結起來，共同組織了一個政府。……嚇！”^①

他輕步走到牢門旁邊，伸頭向外望一望，又把門掩上，慢慢走回來，繼續說道：“他們在薩克遜武裝了起來。我們這里也已在醞釀。整個局面看起來好象要發生一次新的革命。這事使你感到興趣，不是嗎？如果成為事實，如同一九一八年，我把你先放出來。”

華德確信，哈脫維克又在同他开着沒有意義的玩笑。但後來他領會到，他今天說的不是戲言。這里已在醞釀嗎？薩克遜的工人已經團結起來了嗎？他們武裝起來了嗎？社会主义革命還是要發生嗎？華德熱血沖上了面部。他想高聲歡呼。他真想擁抱看守員。然而他心中終還有一些懷疑，他結結巴巴地問道：“這……也是……確實真的嗎？”

^① 一九二三年十月，漢堡、薩克遜等地工人武裝起義，組織工人政府，結果被資產階級的軍隊所鎮壓。

哈脫維克从褲袋里掏出一份報來，說道：“你看！隔一點鐘我再來。但是不要講一句話！不要向窗外叫喊等等！”

“你想到哪里去了？謝謝你，看守員！”

哈脫維克出去了。華德聽到他走過去的脚步聲。他打開漢堡外人日報；報上所有各欄上面橫着一行大字標題：“全國政治性罷工！”

事實！事實！……

幾個月來華德沒有讀過報。在上午繞場散步時所聽到的一些消息大都是這樣混亂，他不能得到一個整個的印象。全國政治性罷工！妙極了！以前有過許多蠢貨，他們曾經相信，德國工人不能再有偉大的行動。

華德迅速閱讀報上的消息。不，哈脫維克沒有誇大其辭。……在薩克遜與圖林根建立了工人政府。在司圖德嘉、卡塞爾、哈雷、魯爾區均發生罷工。柏林充滿着罷工情緒。無產者百人隊。反對黨的工廠評議會舉行會議。……卡爾博士，巴燕的總檢察官。巴燕國防軍只對巴燕負責。卡爾博士廢止了巴燕的共和國保護法。一個名叫希特勒的宣布“向柏林進軍”。交易所行情：一百二十億。一個美金等於一百二十億馬克——我的天呀，這是十足的發瘋——勃朗——福司船廠工人的罷工新決議。漢堡碼頭上工人與警察發生衝突。死一人，傷七人。市參議會宣布戒嚴。今天在漢堡市區有九人自殺。……

薩克遜與圖林根的情形是怎樣，他要再讀一遍。武裝了的無產者百人隊。社會民主黨員和共產黨員組成了政府。薩克遜的民眾食堂。企業家的特別稅。工廠評議會作為經濟檢查機構。薩克遜工業區的赤色恐怖。……

赤色恐怖！……

自然，只要工人活动，这就是“赤色恐怖”。

現在要在外面。現在要能參加。哈脫維克到那时會履行他的諾言，把他先放出來，這是一定的。

但是他還沒有都看完。報上的廣告也是重要的。在字里行間可以讀到些東西。以後他又將那些消息讀了第三第四遍。啊，這才是消息！……

二

事情在接連發生，但是焦急的華德還認為一點沒有動。

哈脫維克是否也會把報紙借給其他囚犯看過呢？在繞場散步時彼此已在那裡傳說，一個新的革命將要發生。到處在罷工。在巴燕反動勢力進行武裝，在薩克遜革命勢力採取同樣行動。

所有囚犯均希望未來的革命解放自己，甚至於一個因搶劫銀行入獄走起路來不敢高聲的瘦子也是這樣希望。他說，他總是使銀行資本受了損失而沒有危害工人。僕人法朗茲也希望自己被革命的工人解放。他對每一個懷疑他會被釋放的犯人保證說：他知道得十分清楚，革命黨人是如何地寬宏大量。他們將拘捕真正的罪犯，但將釋放象他這樣一個可憐的扒手。

在繞場散步時，囚犯們不但公開談話，他們甚至高聲爭論，看守員沒有加以禁止。在自由活動時間終了的時候，有一個犯人对看守員叫喊說，他應該增加十分鐘自由活動時間，這時竟發生了這樣意外的事情——他們可以繼續散步十分鐘，並且可以互相談話。

在十月里的一個早晨，還在叫犯人起床之前，看守員哈脫維克開了華德牢房的門，溜了進來。

他走到華德床前，興奮地對他耳語道：“已經到時候了！已、

經發動了！”

華德一躍而起。當那聽慣了的“起床”聲發出時，華德已穿好衣服站在牢房里，不耐煩地在等待着立即衝出監獄。

三

這一天在庭院自由活動時，並沒有作繞場散步，囚犯們愉快地聚談了一次。漢堡近郊工人襲擊了警察局，把他們禁閉起來、武裝了自己、掌握了武力，這是早已知道的事。新的消息不斷通過各種可能的來源傳入監獄。巴倫培克、溫德荷特、愛姆斯畢特、勃朗佛特、雪夫倍克、羅登堡奧脫等處街道上均已設置防柵。這是說，警察已經叛變。有幾位囚犯聽說，漢堡市參議會已經逃跑。當炮聲從距離不遠的新城傳過來時，犯人們的興奮達於頂點。“他們來了！”——“收拾東西！”——“預備好！”

為了對庭院中的囚犯們討好，各看守員聲明願意讓牢門开着；但他們請求囚犯們靜候事情發展，不要使他們遭遇不必要的困難。

囚犯們在幾條走道上來來往往，相互訪問。所有囚犯突然都熱心政治，都是革命家，大多數甚至是有組織的共產黨員。管理處的看守員們採取放任態度，等候或將到來的事變。

來了一隊用馬槍和手榴彈武裝的警察特別隊，監獄大門前的警衛加強了。派遣來的隊伍在管理處旁邊監獄的星形建築物內列起陣來，警官命令看守員把囚犯們關入牢房。

靠着欄杆，觀察一切的犯人們發出一陣抗議的叫囂。當他們用凳子從過道上向下擲擊警察時，警官下令：“扳開槍上保險機！”保險機憂憂地響着。槍管威脅地朝着抵抗的犯人。看守員們臉色蒼白地、激動地在過道上奔跑，懇求犯人們不要惹起流

血事件。在咒罵與恐嚇之下，犯人們退進了他們的牢房，听任禁閉。

哈脫維克推着華德。“看守員先生，現在大概一切都完了吧？”哈脫維克不作答，只管鎖門。但是他又開了門，對他低聲道：“笨貨，現在剛才發動！”

“現在還在交戰嗎？”

“正打得激烈！”

從有些牢房窗子里發出叫喊聲：“絕食！絕食！打倒警察！”從一所監獄樓傳到另一所：“絕食！絕食！”如同回聲一樣，這種叫喊得到反響：“絕食！絕食！”

僕人法朗茲爾拿了餐桶走到華德牢房門前，他不說：“祝——你胃口——好！”而是用他的大眼睛審查似地注視着華德。

“絕食！”

牢房門砰的一聲又美好，門門上了起來。

四

直到夜里，各牢窗間不斷地發出叫喊聲和談話聲，囚犯中間一定有人和華德一樣在這一夜里沒有入睡。在城內不斷有槍聲。同志們在進行鬥爭而自己在坐牢，這是多么地倒霉啊。愛爾司脫·鐵梅一定在一起作戰。華德如果在那里，他將如何甘願在他的指揮下共同殺敵。他已不再象那時沒有經驗了；他願在鬥爭中不屈不撓。他被禁閉，這是太不幸了。

第二天早上，隨着起床叫喊聲發出的是：“絕食！……絕食！”

法朗茲爾和昨夜值班的、鼠眼而矮小的看守員海麥司帶了咖啡、麵包站在他的牢房門前。華德轉過身不理他們。牢門又鎖起來。

中午，哈脫維克來了。華德問他：“還在斗爭嗎？”

“是的，但是也有人進了食！”

“我不吃！”……

在華德看來，監獄里似乎又變得平靜一些。固然還有人在那里叫喊：“伙伴們，爭取團結！絕食，直到我們自由為止！”——但是這不過是少數人的呼聲；在幾小時內，一切都靜止，死寂，同從前一樣了。這一斗爭也告失敗了嗎？工人們在爭取解放自己的斗爭中不應獲得勝利嗎？這些努力又是勞而無功嗎？

到了晚上，華德因疲勞與飢餓入睡甚酣。早晨看守員們的叫囂把他吵了起來。這是一個懷疑與憂慮的新日子。僕人請求復食。“大家都進食了，”他說。華德喊道：“滾開！”

這時一種破啞的聲音在叫喊：“絕食！伙伴們！絕食！”

這個垂涎的狗傭人真是在胡說謊話。華德感到軟弱與難過，但是他決心堅持到底，不惜任何代價。暖氣管還溫暖；他感到舒適。他胸中作噁。從胃里直穿到喉嚨里來，但是他胃中空虛，雖然不斷作噁，却吐不出什麼東西來。

中午又有餐桶拖過過道。僕人和看守員又站在他的牢房門前。

“我不要什麼！”

“不要做無意識的事情，吃吧！”

華德竭力叫喊道：

“我不要什麼！”

謝天謝地，他們走了。

當哈脫維克進來時，華德蹲在兩只細小的暖氣管旁邊。“請你告訴我，還在斗爭嗎？”

“你應該吃些東西！”

“請你回答我！還在斗爭嗎？”

“是的，還在斗爭——但是……”

“你勸我破壞絕食嗎？”

哈脫維克搖搖頭。“什麼叫破壞絕食？他們都在吃！”

“這不確實！”

“不確實？那末你跟我來。我給你看，他們怎樣在吃！只有你呆子挨着餓！你來，可以得到證明！”

華德隨着看守員走去。在隔壁牢房門上，哈脫維克把探視洞的遮蓋板推在旁邊。他給華德使個眼色。華德望進去，看到里面犯人正在用匙從盆中取湯。

“你再過來！”

哈脫維克叫他向隔壁牢門上的探視洞里看。住在里面的人也在吃。

“但是第七十九號牢房！”華德低聲說。從這個牢房里今天早晨還曾經發出号召絕食的多次叫喊。

“我們到第七十九號去！”

里面犯人也吃得很起勁。華德咬緊了牙齒。他對着哈脫維克感到慚愧。

“喂，你現在願意讓法朗茲爾拿些吃的東西給你嗎？”

華德搖搖頭。

“你怎麼可以聽從這批人的話，他們都是流氓。七十九號是一個常常坐牢的職業強盜。這批人會絕食真是怪事！”

哈脫維克離開以後，華德又蹲到暖氣管旁邊去。還在斗爭，哈脫維克說過。還在——這里面包含着一切。

第三十章

刑事犯欢呼，他們果真被釋放了。警察送來政治犯愈多，看守員們接到內容是“釋放至开庭審訊為止”的命令也愈多。在管理處里上下午都站着几十个“釋放”的犯人，他們都挾了包裹，等候着開釋証。而同時政治犯是不断地被保安警察鞭打入獄。

八百刑事犯被釋放，扒手法朗茲爾也在內；二千多政治犯被解進來；大多數受了凶狠的虐待，滿身流血。根據預審官的命令一直被嚴格單獨拘留的華德得到了二个牢房同志。

先進來的是一个二十五歲左右的青年，体格矮胖結實，他有一个肥而闊的头顱，几乎成了方形，在額上扎了一條染血的綑帶。他也不看華德，好象一只被捕的野獸在牢房里跑來跑去，不說一句話。華德站在折起的木床旁边一个角落里，驚訝地觀察那位同志。他想他是一个革命者，街壘战士：強壯的体格，充滿熱情与憤怒。当他默無一語的伙伴脫去他有血漬的上衣，卷起他大方格襯衫的袖子時，華德看到他的兩下臂上都有深藍色的刺花。

忽然他把头从自來水开关下轉向華德。“你是一个扒手还是一个政治犯？”

華德回答說：他是一个政治犯。扒手們大都已釋放。

“这些狗！这些惡棍！假使我預先知道他們的行為，我已經把他們槍斃了！野獸，該死的！”

華德想到彼得，想到沃托·布尔曼，想到漢司·希立喜特，想到“蜜蜂”^①，他們都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他們会象这个工人

这样斗争吗？不，他们努力于求得一种无须斗争，无须费力，尽可能舒适的社会主义。……一种新的生活理想——这是性情活泼的、谈话生动而有力的彼得所说的。如果这不应该是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者的空谈，那末就得用阶级斗争来使其实现，并且人人参加，为了人人。

“这样说你是一个政治犯吗？”

“是的！”

“这样很好。他们什么时候把你捉了来的？”

“我？我在这里已经坐了七个月了！”

“为什么捉你？”

“因为分化警察！”

“你是共产党员？”

“是的！”

“好！我们可以和好相处！”

“你呢？也是共产党员？”

“有几分，但是没有入党。我根本没有党派……把床放下来，我想躺一下。”

“白天躺在床上是禁止的！”

“禁止？什么话？他们要禁止就叫他们舐我的屁股！”

二

華德的牢房同志名叫爱弥儿·格留纳；他过去是白格村上一个小修理工场的车床工人。他没有受过政治教育，他对政治没有发生过兴趣。他不属任何工会，更谈不到加入政党。据他

① 指卡利·贝尔金，见第十九章。

說，他不願豢養政客。他看社會民主黨員不值一文，對共產黨員也不怎麼重視。原來在他眼裡他們是一樣的弟兄，不過戴着不同的便帽罷了。但當他們拿起短槍，使當時瘋狂狀態突然轉變時，他就毫不躊躇與考慮，投入了鬥爭。他們在雪夫倍克抵抗比他們強二十倍的優勢軍隊至三日三夜之久，假使別處無產者不是愚蠢得象牛一樣，坐在牢獄裡的當不是他，而是富翁們和資產階級，投機商和騙子。

他伸直身子躺在木床上，在他前面坐在凳上的華德為了要知道他們怎樣鬥爭和為什麼結果打了敗仗，並不打斷他的話。但是他覺得，格留納所講的話是不足信的一派胡說。

格留納講下去，他們在白格村組織了一個百人隊，在第一次襲擊警察局時他們繳獲了六十支步槍和几箱手榴彈。他們用這些武器武裝了自己后就轉移至雪夫倍克，那裡的警察局這時也遭受了襲擊。在十月二十三日早晨，起義開始時，雪夫倍克、皮爾舒台脫、皮爾勃羅克、從凡茲培克到巴倫培克，勃朗佛特以至溫特荷特等處^①都曾經落入武裝工人的手中。在漢堡的另一面愛姆司畢特和巴倫佛特一部分也為工人所占領。城市內部几乎被包圍起來。格留納又說，他們有一個經過縝密考慮的偉大計劃。但是哈堡、威廉堡和阿托那三地的工人沒有搞好。

“薩克遜的工人怎樣？”華德問。“他們不是已經有了一個工人政府和若干武裝的百人隊嗎？”

“他們？他們根本沒有鬥爭過！”

“這是不確的！”華德激動地叫喊。

“那里開到了國防軍，就沒有放過槍！”

① 都是漢堡郊區地名。

“这点我不信！”

“是嗎——那末我們为什么中止斗争呢？就因为我們单独作战！”

“我想，你們是战败被俘的吧？”

“被俘？你發昏了嗎？当我们停止斗争之后，我——还有其他大多数同志——为了最后睡一次好觉，一时糊涂就跑回了家。第二天早晨他們就把我逮捕了。”

“从住宅里？”

“从床上！当他們在我的枕头下發現一支手槍时，他們拘捕了我……”

“这正說明不是有計劃的行动！”

“起义計劃是好的，領導是卓越的。敌人开來鉄甲車时，我們就上屋頂。敌人圍困我們时，我們就通过地道从他們中間逃走，再在他們的背后出現。他們調到雪夫倍克的警察和海軍極其混乱；他們不曉得后面是什么，前面是什么。这也引起了他們的瘋狂。他們真想把我們殺掉。但是他們現在还感到自己不安全。……可惜，伤心，不是到处的工人都是能干的。……”

三

这几天監獄里無論日夜沒有安靜的時間。警察們对新犯人施行鞭撻，看守員們在过道上各处大声叫犯人注意規章，犯人們叫喊、吵鬧，用拳头和凳子撞击牢門。他們冲着窗子叫喊口号。有时唱战歌。許多警察站在監獄圍牆外面，在監獄院子里的拿了槍准备射击。情形最騷乱的是監獄教堂，这里已騰空变成了一个集体牢房。那里据說躺着大約二百个政治犯。在原來規定住一个犯人的牢房里常常住着四人或五人。華德与格留納在第

二天就得到他們的第三位患難同伴：華德在做黨的工作時結識的亞拔特·霍爾麥森。

僕人們把草墊丟入牢房，看守員哈脫維克對霍爾麥森說：“好了，現在請你照顧我，不要鬧事。我的天呀，我們這裡究竟不是瘋人院！”——霍爾麥森冷笑地回答：“我不信你的話，這裡看起來已經完全是個瘋人院了！”

霍爾麥森遇到了熟識同志華德，非常快樂，華德也同樣高興。他們相互握手。華德想聽他談談新聞，但是霍爾麥森以眼示意，轉過頭去向格留納點點頭。當霍爾麥森聽說格留納是沒有黨派的，他話就很少了。不過華德的確聽到他說起，薩克遜工人真是向開入的國防軍投了降。薩克遜社會民主黨領袖無論如何不願對黨內同志弗利茨·愛勃特總統所派來的國防軍進行鬥爭。因此，在漢堡的起義就斷折了它的脊骨。

亞拔特·霍爾麥森是一個近三十歲的人，穩重而自覺。他說話鎮靜，几乎是經過鄭重考慮的。在他臉上看不出憤怒與失望。他微笑地說，一個在鬥爭中的失敗勝於不鬥爭，它使精神比較痛快。他回答格留納的異議時曾公開而明白地說，照他的意見也認為當時共產黨在領導上犯了錯誤。這個黨還年青，還需要學習，付學費。

“我們就這樣一次連一次地失敗下去！”格留納恨恨地叫喊。

“直到勝利屬於我們，”霍爾麥森回答。

“那末就有許多歡樂！”

“大概還談不到什麼歡樂，同志，但是——階級鬥爭就是這樣！”

四

牢房里的共同生活顯然變得越來越不愉快，因為霍尔麥森與格留納間的關係愈來愈緊張，仇視愈來愈深。格留納不能忍受霍尔麥森在每一問題上對他作審慎的指示。華德也覺得霍尔麥森在政治談話中有一點教訓人的態度。

再加上華德和霍尔麥森在不知不覺中深深得罪了他們的第三牢房同志。如果華德問起同黨朋友，問起黨內事務，霍尔麥森就拉他到自己旁邊，交頭接耳，秘密談話。華德在談話中得知恩斯特·台爾曼領導這次起義，鉄梅在什列斯威—好斯坦領導這地下的政黨。這種秘密談話方式，如格留納所稱，得罪了他，他譏笑地問，他們是否在準備下一次起義？

一天早晨，不幸的事情發生了。格留納在說話。他內心有誇獎他自己工作成績的需要，追述他怎樣帶了他的部隊在雪夫倍克一個警察局里做了一件有利的事。他把所有警官禁閉在局內地窖里，其中有一個警察中隊長，他在整個雪夫倍克是著名的壞人。他曾一再下令對游行的失業群眾施行殘酷的棍棒鎮壓。簡單地說，他違背了雪夫倍克最高指揮部的命令叫部下把這個警察中隊長槍斃了。格留納問霍尔麥森，他這個行為是否正確。

霍尔麥森知道，他說的完全是大話，因為工人們根本沒有槍斃過一個被俘的警察中隊長或警察。他先注視格留納好久，然後回答：“真話或是假話，正確或不正確，總之，在這裡講這些話是輕率的，錯誤的。”

“為什麼？”格留納怒吼起來。“為什麼是輕率的，錯誤的？”

霍尔麥森微笑——這一種盛氣凌人的微笑已使格留納的憤怒進入了瘋狂。“你看，同志，如果我要加害於你，我只需把你

剛才所說的事情轉告別人，你就要被砍頭！”

格留納一躍跳到霍尔麥森身邊。霍尔麥森和華德還沒明白他跳過來的用意，他的面部中間已挨了一拳。他抱住他的對方，但是因為格留納體力比較強大，他不能阻止他在面部和頭部繼續毆擊。

華德投身到他們的中間，把格留納的臂膀拉回來。隨後他奔至牢房門邊，用坐凳對門猛擊。

當哈脫維克到來時，霍尔麥森滿身染血地倒在地上。

“這裡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他要控告我！”格留納氣喘地說。

“但這是胡鬧！”華德叫喊。“完全胡鬧！”

格留納被關入另一牢房，霍尔麥森被抬至救護員那裡。血從他的口角里流出來。

五

雖然監獄有人滿之患，華德現在却是單獨禁閉，他因此感到高興。另一方面他為了霍尔麥森心裡難過。但也為了格留納難過。他在不能抑制的情緒下，說話可能就要喪命。但這個不幸的遭遇不久就因另一較大事件而不再受人重視了。

在第二天早上，一個新僕人在送咖啡時遞給他一塊黑麵包，同時眼睛使着眼色，嘴裡說着“當心，麵包！”在麵包裡面藏着一張字條，上面這樣寫：

由漢堡市參議會所組織的特別法庭已對安東·勃雷卡同志宣判死刑。我們在監獄里的政治戰士以絕食來回答這一可耻判決。我們援救我們的同志勃雷卡！

政治犯地下領導處。

華德抬頭仰望。又是絕食？他在这方面有了經驗。好，就絕食吧！

他期待，如前次一樣從所有窗子裡發出“絕食”的叫喊。但是這天卻一點沒有這種舉動，反而比前幾天還要靜寂。在監獄教堂裡他們唱着勞埃那歌①和華沙維恩卡②。自然唱歌是不許的，但是他們不能將唱歌者都送去禁閉。況且禁閉室已經非常擁擠了。

中午到來了。餐桶戛戛地發出聲響。華德聽見各牢房門在開了以後隨即关上。鑰匙在華德牢門上發出戛戛的聲音。哈脫維克伸進頭來：“怎麼樣？”

“絕食！”

哈脫維克點點頭，好象他預料到這件事，他把門重新上起來。

第一與第二絕食日最不好過，特別在這個季節。十一月開頭幾天氣候已很冷，牢房裡的兩個簡陋暖氣管只供給少量的熱量。在第二絕食日挨過以後，華德感到他還能堅持一個星期絕食。

僕人在擦華德牢門上的鎖。華德通過門縫低聲問：“怎麼樣？都絕食嗎？”

僕人低聲回答：“差不多！八百人以上！生病的很多！不要泄氣！”

“不用害怕！”

① 勞埃那 (Leuna)，德國一大工廠名稱。

② 一種工人歌名稱。

華德聽見僕人怎樣在隔壁牢房門邊和犯人們低聲商談。隔壁躺着四個同志。

在絕食的第三天中午，華德被一個司法看守員帶去審問。華德想，謝天謝地，我的案子有了進展。現在如果體力好一些當然是件好事。他隨着看守員到管理處，當他下樓時，他覺得稍許有些頭暈。但他竭力振作，不讓人看出有一點異常。

預審官好像是個普魯士軍官，在制服外面罩着一件法衣，他問華德，是否也參加這次絕食？——華德承認。——他是否知道，為什麼他這樣干？——是的，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因為抗議特別法庭所宣布的死刑判決參加絕食。——預審官再問，為什麼他被羈押候審？——華德答，這一點他現在希望知道。——末了真相才明白，他被提去絕不是為了自己案子，而是叫他作証。他應該陳述，在牢房里拘留犯格留納與霍爾麥森間所發生的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爭論過！”——“而且相打過，是不是？”——“是的！”——“誰先動手？”——“這點我不能說，因為我當時在看書。”——“那末，您能告訴我，他們為什麼爭論嗎？”——“不，我沒有仔細聽！”——“格留納在初審時說，霍爾麥森要控告他。關於這點您知道一些嗎？”——“不知道！”——“霍爾麥森能控告格留納什麼呢？”——“這我也不知道！”——“他倆在羈押中才結識起來，是真的嗎？”——“我相信是的！”——“您看，那末當時一定經過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什麼事。”——“哼！……可注意的就是格留納也不再提起控告，而是說，他們因政治上意見不同而互毆！”——沉默。——“這個政治爭論到底是為了什麼？”——“我已經說過，我沒有注意聽，我在看書。”

審問就此結束。華德被帶至一個大型集體牢房，因為司法

官中午休息。

他不信任自己的兩眼；在那里霍尔麥森和格留納挽着臂走來走去。他們用欢笑和哈罗來迎接華德。霍尔麥森的一只眼睛仍是腫脹，臉上貼着兩個膏藥，但他容光煥發地和帶笑地告訴華德，他与爱弥尔已建立了友誼。“終身的友誼！”格留納証實地說。“如果我獲得釋放，我加入他的——不，你們的——我——們的党！”霍尔麥森問：“他要叫你告訴他什么？”——“一切，”華德回答。“我当时是这样專心于我的書本，以致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他的不幸。”霍尔麥森微笑。格留納叫道：“你大概也沒有見到我們互毆？”——“什么？”華德喊時張大了眼睛，表示驚訝，“你們曾經互毆嗎？”

由于他們放肆的高声大笑，看守員奔過來，恐吓說，如果他們的態度不立即放規矩點，他就要去報告了。

在絕食的第五天早晨，監獄長發出公告，已被宣判死刑的安东·勃雷卡在特別法庭復審時改判為十五年徒刑。他要求所有拘留犯中止絕食。

关于絕食經過的詳細情形大家知道了。八百十一人餓了兩天，七百六十四人餓了三天，七百三十六人餓了四天。二十八個犯人因為生命危險送入了監獄醫院。其中六位需要施行人工喂食。

絕食這件事在外界引起了極大的反應。許多企業開了團結大會；失業群眾在開着特別法庭的法院前面游行示威。地下的共產黨的傳單大量散發出來。其中少數且由社會民主黨工人簽了名，他們抗議他們黨領袖的可耻政策。

安东·勃雷卡得救了。特別法庭未敢執行對一個革命工人

領袖所判的死刑。漢堡工人在斗争失敗以后也給人們指示出了團結的力量。最無抵抗力量的囚犯已作出了榜样与極大牺牲。

第三十一章

列寧死了。……

蹲在牢房角落里兩条狹窄的暖气管旁边的華德·勃侖吞的臉靠住鉄管。扁平的管子已經不温暖了；在他緊貼着它們时，他才感到一点点热气。这个正月气候嚴寒，又不安靜。惡烈的暴風日夜在監獄牆壁的周圍怒号，冷气侵入了磚石。

華德睡在最高一層，就在屋頂底下。他可以从格子窗里看到外面的園林；但是在冬天犯人們都怕住四層樓的牢房。等到暖气管蒸气升到那里时，它已經失去使管子發热的力量了。

佣人在開門的时候，毫不关切地客觀地、几乎是無所謂地說道：

“喂——一个新聞，列寧死了！”

“什——么？”華德拿着白鉄杯在發抖，佣人正在把他的一份咖啡倒到里面去。

“不錯不錯，今天报上这样說。”

華德听見隔壁牢房門边有人在作同样的报告。虽然值班的看守員貝茂林平时嚴禁佣人在傳遞食物时和犯人談話，今天他却叫佣人报告这个新聞。

華德在牢房地板上坐下來，把臉部緊貼在已不温暖的暖气管旁边。从桌上盛着热的代用咖啡的杯子里升起稀薄的蒸

气。……列寧……死了。……他望望前面，看看自己的周圍，但是看不見什麼，他的念頭一忽兒想到這裡，一忽兒想到那裡，只是些沒有聯繫的思想片斷。……他想到愛爾司脫·鐵梅，奇怪的是也想到卡脫。在一個慶祝十月革命的紀念會上，一個年青的學者對大學生演講列寧。他想起一條大的橫幅標語上畫着列寧頭部的象。……現在列寧已經去世，他才思考他的容貌可能是怎樣的。……不錯，他的畫象不少，但是有些有上髭，有些沒有上髭，有些畫象上他有一雙小的、扁桃形的、明察秋毫的、却和蒙古人差不多的眼睛，在另一些畫象上，他的一雙黑眼睛，炯炯有光，顯出他的卓越和智睿的諷刺來。……他已是最偉大人物之一。華德想起，愛爾司脫·鐵梅曾經說過：俄國工人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給共產黨宣言灌進了生命，把它由科學變為事實。……這是列寧的功績。主要是他的功績。他將作為馬克思事業的實現者、完成者而名列青史。他是第一個領導工人階級到達勝利和進入社會主義新國家的人，他和馬克思一樣，是個科學家，也是個革命家，此外，他又是一個開國者和社會主義的建築師。他的大名將經歷幾百年、幾千年而永垂不朽……

華德當時的思想大概如此，他蹲在牢房的角落里，對自己發問：我究竟在什麼時候第一次聽到列寧呢？……這大概是在俄國工人階級勝利以後不久吧。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後。這個沒法充耳不聞的警報聲也極有力地傳進了被戰爭所攪擾的德國。……還有什麼呢，華德在想。……我那時手受傷，得到所盼望的學習時間。……當我回到工廠時，我覺得一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俄國的革命引起許多爭論，甚至許多人指摘它，但它畢竟給人們帶來了新的希望，使許多疲憊的人，軟弱的人，變得冷淡無情的人，都得到了新的生活勇氣。年老的車床工人奈立希那時把他的整

个觉醒了的新希望寄托在俄國人身上。这点他虽然不敢說出來，但是教人看得出來。还有公平、正直的車床工人休伯納，他經過俄國革命而成長起來，克服了他的恐懼，变成了一个革命战士，他是那时對我們學徒講列寧的第一個人，他講得忠實，我們都能聽懂，——和偽善的法朗茨不同。……但是彼得·卡格曼開始也反對列寧和革命。他稱革命為一種內戰，聲明反對任何戰爭。……他要在他個人的事情驅使他鬥爭時，才從事鬥爭。……不錯，彼得·卡格曼是一個純粹的個人主義者，一個置身事外者，雖然他談話和寫作始終在歌頌團結和友愛，自命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的確，我那時首先從休伯納那里聽到列寧的事情，後來從歐配德博士那里聽到得多一些，詳細一些。……休伯納，——華德想起，他在講到列寧的時候，他的臉部怎樣變色。……那時他害怕，真正害怕講列寧的事情。但是幾個星期以後，當他在正月號召同事和柏林金屬企業工人一起罷工時，他就不再害怕了。在他們逮捕他，把他從車間里帶出去時，他微笑，向我們學徒點頭；那時他已經正確知道，他和他同類的人不久也將在德國成為勝利者……

看守員哈脫維克接了貝茂林的班，走入華德的牢房。

華德執拗地仍舊蹲在那里，氣忿的叫道：

“冷得厲害！身體里面的骨頭都凍壞了！”

“你以為我那里暖一些嗎？”看守員不客氣地回答。“你只管放心，今天夜里我替你設法加一條被頭。……哼！……這里！你念一下！”他交給華德一張報紙，就是漢堡新聞。在第一頁的整個橫幅上用粗大的字母刊着：

“罪犯列寧終於死了！”

華德抬頭望望哈脫維克：

“您大概對這個消息感到快樂，是不是？”

“我覺得這家俾斯麥報紙這樣寫法真是無恥。”那位看守員顯出確實是忿怒了。

“你們的民主政治，”華德說。“你們保護這批流氓。因此你們也就必然會在這裡看守我們共產黨員。”

“我差不多已經想得出來，會要聽到這些話。無論發生什麼事情，總是要怪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你要把這張報紙留在这里嗎？”

“不！您只管把這張骯髒報紙拿回去吧。但是我願意看一看地下發行的人民報，向一個民主政治的公務員提出這個要求，大概太高了一點吧，是嗎？”

哈脫維克走了。

華德靠着暖氣管坐在地上。……這批資產階級市民是怎樣的痛恨列寧！他們有原因。他無情地破壞了他們的依賴別人勞動而生活的世界。他使勞動人民成為統治者，並且証明了，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這種理想可以實現，他——列寧。

過了幾天，華德患感冒躺在他的板床上，哈脫維克拿了一張小型的、字行排得很密的報紙——人民報進來。他把它放在枕頭底下：

“我想，這張報會使你感到興趣的。但是當心，不要被人發見。你知道，它是禁止的。”

“謝謝！”

“此外，……哼！我還有話要說。……”哈脫維克走到門口，

望望走廊。虽然走廊里一个人没有，他还是低声说：“前天夜里他们把漢堡新聞報館的全部橱窗打破了。”

“了不起！”華德欢呼。“干这事的人捉到了嗎？”

“一个也没有。”看守員哈脫維克滿意地眯眯他的眼睛，离开牢房。

“他确是一个正派的人，”華德对自己说。当主任医师叫人通知，監獄医院有人滿之患，只有患重病的囚犯可以收容时，哈脫維克安慰他说：“你能住在这里，应该高兴。你躺在这里比在医院里好。如果你偶然有一个特别的愿望，你在这里可以比在那里容易得到满足。”

華德打开了报纸。啊！现在他晓得，为什么哈脫維克恰巧把这一天的报纸拿给了他。“为哀悼列寧的逝世——約·維·斯大林同志在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联盟第二次蘇維埃會議上的演說。”

華德热心地讀着。……

多么动人的語言。多么明白的思想。多么簡單明了。多么沉痛。但同时又多么有力量，多么有信心。

他低声自言自語道：“列寧同志与我們永別时，囑付我們說：要珍重黨員这个偉大称号，并保持这个偉大称号底純潔性。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你的这一个遺囑，我們一定会光荣地实现……”

華德重新誦讀演辭。“我們共產黨員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們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

他讀了各節，讀了誓詞。他开始熟讀演辭，如同人們熟讀一篇詩歌一样。他要經常記住这篇演辭，要随时随地不离开它。

二

当華德接到起訴書的時候，已是春天了。起訴書上面寫着：“对華德·勃侖吞及其同志起訴！”

接到起訴書，这就意味着开庭日期即將到來，也就是庭訊已不在远，經過庭訊，这不能忍受的不确定状态可以告一結束了。

和他一道被起訴的同志是——愛華德·霍勒和阿尔吐·維脫。……阿尔吐·維脫？華德想道，这个当是从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里出來的那一位。……

他們真極想知道在警察中做地下啓導工作的領導人是誰！華德被預審官審問了五次。他每次总是問到这件事情：“誰交給你这个任务的？”

当然其他兩位同志也被同样迫切地審問过。但是他們即使要說也說不出什么。他們只把華德看作是交給他們任务的人。……

現在起訴書送來了，这是一个内容相当廣泛的文件。

在各警察区散發的傳單和煽動性文件是在警長愛華德·霍勒住宅中大量發見的。問到它們的來源時，他拒絕作任何說明——很好！——被告愛華德·霍勒和警長阿吐尔·維脫曾加入隸屬工会的警官組織中的一个非法团体，这件事已被查明。這兩位被告关于这方面也拒絕作任何口供——非常好！——被告華德·勃侖吞已被肯定為他們的直接指使者。——哼！这样我們就有办法！——在警官中間散發的刊物經常寄到他那里。——糟！他們这也知道了嗎！——被告華德·勃侖吞不屬於警察局。——这我当然也要說！被告們因为違犯了法律……噯，这是無聊！

証人——这是重要的！警長阿尔封司·台荻，高級警長維利·克拉維司基，區長沃托·平亭，刑事委員……

華德臉色白得象他的牢房牆壁上的石灰。他蒼白而感到寒冷地坐在矮凳上，眼睛望着起訴書和上面的一个名字……

刑事委員漢茲一奧托·維納。……

那末他也在里面！难道他調查过这件事情，并且查出了去报告的嗎？

她——露德——是不是知道呢？

三

她听到过关于这件事的消息。在華德已經接到了起訴書，躺在牢房床上，眼睛凝視污穢的石灰房頂那天晚上，刑事委員維納輕鬆愉快地走到他的太太床边，譏刺而微笑地对她注視着。她輕率地看了他一眼，就轉身朝另外一边去。等到她听见他自己在暗笑，她才再回过身來看他。

他站在那里冷笑。

他的臉虽然还是光滑，有孩子气，但已不是瘦削，而是丰满的，在勝利的优越感中顯出光彩來。

“有什么事？你想說什么？”

他站在那里，不回答，只管冷笑。

“你睡覺吧！”她又倒到枕头上。

“他坐在牢里！他也知道了！”

“誰？”

“你从前的小朋友，世界革命家和人类的朋友！”

她一言不發地坐起來，眼睛盯住看他。

“他坐牢？这算是你对他獲得成功的一个大打击嗎？”

“猜对了！”他喊。“这个少年想分化我們！偏偏看中了我們。荒唐！”

“我們？何以是我們呢？”

“我指的是警察！你想，在警察中間宣傳共產主義！我們連社會民主黨的宣傳也幾乎不能容忍！”

“這是應受處罰的嗎？”

“不要這樣瞎問吧！”他笑着大聲說。“這是叛國行為，牢獄為這種行為而設立着！他就要進監獄^①，這個幻想的投彈手！”

“他投過炸彈？”

“傳單也是炸彈！他們以傳單開始！”

“你睡下去吧！”

他在脫衣時候，她才完全領會她聽到的是什麼。……他們已逮捕了華德，他將入獄！已確定終身為囚犯！他，她的丈夫是個幫凶。……怎麼他也会這樣走錯了路，在警察中間為共產主義作宣傳呢？

維納熄滅了燈，用臂勾住他的太太。

“你放手！”

“你怎麼啦？”他把她拉到身邊。

“不要這樣，漢茲！我覺得不舒服！”

“也好！”

四

第二天早晨，當維納醒來的時候，他的太太已經起床了。她料理了小家庭的家务，喂了鷄，把它們從鷄欄里放出來，把青草

① 這是指執行徒刑的正式監獄，下同。

投入兔子的窠里，把窗子完全打开。

这一个四月里的日子是个温和的早春天气，天上沒有云，太陽溫暖得如在五月。大地上現了綠色，第一批花蕾已开花，許多鳥的嘈雜鳴声在欢迎这一个新的早晨。

每天早晨的几小时是露德最美妙的時間。

她的家，在沙瑞尔的一所移民小住宅里，这是她的小天地，它离开城市不远，但那里已擺脫了大城市的紛雜与喧鬧。她爱她的瓷磚厨房，她的小房間，她的牲畜和她的有花畦和果樹的園子。

这天早晨她可是沉浸在默想之中。他們手携手共同在易北河堤畔，并且穿过荒野的漫游……他用热情的話对她講述那为了一个較好的、較公平的世界秩序而殉难的“三位托馬斯”的故事，这些事情已經过去很久了嗎？

現在他坐在牢房里，据說还要進監獄，他对自由、自然界有特殊的爱好！而她的丈夫促成了他的不幸？……華德可能知道这一点。他也可能知道，她也知道这件事。……

維納來到厨房里，洗了臉，梳了头，照例吻她一次。这天早晨他用兩臂按住了她观察她。

“你臉色好，我該說，美丽！”他沉默地观察了片刻之后說。
“但是蒼白！不过对你很相称！”

她走到爐灶旁边，把咖啡煮沸。

“你是加入國家主义警官团的，不是的嗎，漢茲？”

他望着她：“怎么样呢？”

“你們是反对共和國的？”

“我也这样想！”

“这不是应受处分的嗎？”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這不是叛國行為嗎？”

“呀，原來——如此！從這一點出發！我們是抱國家主義思想的——謝天謝地！這決不能視為叛國行為，我的寶貝！”

“但是你們是反對共和國的！”

“出於國家主義思想！”

“反正一樣的！他也是反對共和國！”

“出於犯罪的動機。”

“這是不確實的，而且沒有道理的！”她對於這句話和自己的憤激覺得驚惶。

他驚訝地，不，惱怒地抬頭望着她，“你還在替他辯護嗎？這倒很有意思！”

“你一點不認識他，漢茲，”她語氣轉入緩和。“我絕不為他辯護！況且為什麼要這樣做！但是他不是一個犯罪者，這一點我知道！誰認為他犯罪，他就在說謊！”

“好好聽我講，”他安詳地回答，“他本人是一個笨蛋或是一個罪犯，這是完全無關緊要的；他所代表的思想是一種犯罪的思想！”

“這我不能相信！”

“但是事實如此！我勸你對這類事保持緘默。”

他們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他不作聲地喝他的咖啡。當他預備出去時，她問他：

“你將在訴訟時反對他嗎？”

“可能如此！”

“那末我將申請當証人！”

“你發瘋了嗎？”他沖口說出來。“你要証明什麼？”

“我要証明，他不是一个罪犯，而是一个正派的人！”

“發狂的女人！”砰的一声他随手把門拉上。

五

早晨送咖啡时看守員哈脫維克自高自大地說：

“喂，不久風头要轉變了。”

“这样嗎，”華德安詳地回答。但他确实覺得，哈脫維克有什么話要講。“希望这陣風帶來一些新鮮的空氣。”

“是否有新鮮空氣，很难說，”哈脫維克熱心地說下去。“社会民主党想起了它的力量，它真的干起來了。”

華德放声大笑起來。那位看守員驚訝地瞪着他。他顯然不能了解，他怎么会引起了他的大笑。

“你大概不相信我？”他恨恨地咕嚕了一声便把牢門用力关上。

華德听到他在詈罵，直到他走到長廊远处才听不見。

僅僅笑，这是对的嗎？他为什么笑，这家伙一定还不明白吧。……“社会民主党想起了它的力量！”在这許多事情發生以后，誰还能認真地來听这种話嗎？虽然如此，恩斯特·台尔曼却屡次劝告过——華德記得很清楚——，和社会民主党人談政治要有耐心，耐心，始終有耐心。但是一切都有个限度。当街上还在斗争，沒有人能够預料斗争的結果的时候，这位哈脫維克却表現得象是共產黨員們的一个秘密同謀者一样。他曾經講过階級斗争和階級團結。他常常說，他究竟也是个社会主义者，不是一个沒有經驗，而是一个經驗很多的人。可是等到槍声剛剛停止，工人剛被击败，他就馬上想到他的獄吏职务和以后的养老金了。耐心？同这种政治上搖擺分子講耐心？……

華德好象听到有人对他耳語說：侮辱別人，使他們不高興，得罪他們，有什麼用處呢？一個聰明的、為自己的事業願意爭取別人的共產黨員却不是這樣做法；他認識到他自己不但代表最好，而且也代表唯一進步的事業，因此始終保持着優勢，並且他不傷害他的同胞，始終堅韌地、耐心地給他們指出正確的道路。……

“去你的吧，”華德向這個聲音說。“我們是念佛婆還是看護婦嗎？倘使有人打了我們左面的耳光，難道還叫我們給他打右面的耳光嗎？”還有這個用“你”稱呼^①。這個獄奴到底怎樣想法，老是用“你”來稱呼他？他要教這種稱呼停止，而且趕快停止。他裝出一副父親的樣子而舉動却象一個鄉下土佬。……

“這不是又刻薄得過分了嗎？人們不是一下子都認識各種政治關係的呀。哈脫維克真是一個愚蠢和意志薄弱的標準典型嗎？他不是更象是一個德國市僧的普通典型嗎？這類市民不是還占多數嗎？他在鬥爭的時候動搖。說得恰當一些，他好象立刻偏向了另一批人。動搖分子可以爭取過來，即使他們再變回市僧的傾向很大。一個共產黨員必須為爭取每一個人而鬥爭。……

但是他所以動搖，只因為他擔心他的位置和他的養老金吧？他不願冒一點危險，只想收穫；不想一起干，但是如果勝利了，他就想沾點光……！”

華德在牢房裡走來走去，一心在自言自語。他聽到有人又在推開牢房門門。他怀着矛盾的心情望着哈脫維克。他忽然把右臂伸得遠遠的說：“我真想打你一下！頑童！”

“嘻嘻！幾個星期以前你还自稱為階級同志。”

“你以後只叫我牢獄同志好了！”哈脫維克嘲笑着說時吃吃

① 德習對親近的人稱“你”，上司對下屬也稱“你”。

地笑着。

“除此之外，我將來会从这里出去，但是你終身留在这里。”

“我好意要告訴你一些新聞，你的态度却象一个野人。”

“新聞？什么新聞？”

“阿哈！你还是想听新聞啊。我有新聞的时候，我就不討厭，是不是？”

哈脫維克走到牢門旁边，望了望走廊。然后又轉身向着跟他走了几步的華德。

“那末我說——五月里國會改选。非常时期已經宣布解除了，共產党又可以活动了。”

“好得很！那末風头不久就要轉變了。”

“随嘴乱說的家伙！不是如你所想象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共同建立了一种防衛組織，名称是黑紅金國旗隊①，它是共和國的一个战斗部隊。共和國武装了工人。它可从工人方面得到帮助。”

在最初的頃刻間，这新聞的确教華德吃了一驚。但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武装工人？为保衛共和國？……可是馬上就引起了怀疑。社会民主党將——虽然只限于他們的同志——武装工人？这点，縱使德國社会民主党領袖要这样干，資產階級决不会同意，况且社会民主党領袖是否願意这样干还大有問題。所謂無党無派的國防軍对于这件事也不会贊成。……这会引起权力之爭的問題。……華德愈这样想，愈觉得哈脫維克所說的話不可靠。他打量地望着看守員的臉孔。不，他沒有說謊，也沒有开玩笑。

① 社会民主党員为保衛共和國，防止反动和法西斯势力，于一九二四年二月成立的斗争团体，一九三三年被解散。

笑；他說的是真話——他当真在高兴。

“你誇大了！你一定誇大了。”

“你說，你——究竟——想——到——什么了？”哈脫維克回答說，每个字都加重語气。

“是的，我深信，你在誇大。你誤会了。这不能是事实。”

“你究竟怎么会想起，对我用你称呼起來？”

“你現在才覺得嗎？你先开始用你称呼的！”

“你听着，我不准你再这样称呼！”

“我倒并不反对，我們彼此用你称呼。”

“但是我反对！”哈脫維克滿面通紅地叫喊。

“这可不是發怒的理由。”

“您！……您！……您——再服小一下吧！”

“就照您的意思，看守員先生！”

看守員哈脫維克不再說話，就离开了牢房，把鐵門門插上。但是他在門口站定了，又推回門門，把門稍为开了一点，把他方形的头从門縫里探進來。

“不要在第三者面前想到用你称呼我，你明白嗎？”

“我不会在第三者面前这样称呼你的！”華德微笑地回答。

“行——能这样就好了！”

七个月以后，就是差不多在起訴書送來两个月以后，法庭决定在四月开審。

華德还是很激动。那天夜里他睡不着覺。他在腦子里起草他的辯护辞。自然，它必須要成为一篇控訴詞。他要控訴反动势力和軍國主义者，控訴这批过去和現在都在替德國民族掘墓的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庭訊愈來愈近，他一天比一天安心起來。他所要說的話，他都已經想好。唯一使他不安的是这种思想，就是庭訊可能在禁止外界旁听的情况之下進行。他希望有許多外界人士來听。他存心要說的，主要是預備說給外界听的。然而起訴書上說他的罪名是在警察里面做分化工作——这种案子外界人士向來总是被禁止旁听的。現在他問自己，光在这些階級法官中的回教徒和檢察官面前作政治控訴是否值得？哈脫維克認為这确实没有什么用处。他劝他尽可能的裝作天真，扮演一个笨人。这样做完全不合華德的心意，他回答这位看守員說，共產黨員到处發表他們的意見，在階級法庭的木柵前面他們才尤其要把他們的意見說出來。

“那末只管这样做吧，”看守員气憤憤地說，“你去大發雷霆好了！你們共產黨員都是瘋子。你們不論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別人都难說服。”

在开庭的前一天，華德·勃命吞被叫到管理处，从那里又被打發到邮件交付处。他收到一个小的包裹。

“沒有可吃的，沒有可抽的，只有供閱讀的东西，”管理邮件交付的獄吏說。

“再好沒有了！”華德回答。“这比食品或香烟还好！”

他在牢房里打开了小包裹……歐倫斯比格和賴姆·哥脫察克的故事。他撫摩金黃色的麻布封面，用拇指和食指把一頁細緻的、薄的紙張捻起來，翻下去，他的兩眼盯住在一頁上看了一会，然后他又看封面，發見有一句致意語寫在上面：“祝你一切都好！爱尔司脫。”

是爱尔司脫·鉄梅寄來的。在开庭的前一天。啊，來得真

好。……

華德把書放在粗木桌上。這本書放在那里好象一件裝飾品，一件珍寶。他眼睛望着書在牢房里踱來踱去。現在他不再是一個人了，現在有個好朋友伴着他了，同時他因鉄梅想起許多好的、勇敢的朋友和勇敢地、無所恐懼地為他們的自由和獨立而鬥爭的整個民族。

當他在矮凳上坐下，打開書，開始朗誦時，他心里有一種莊嚴肅穆的感覺：

“在五月里白荊棘開花時候，克勞斯的兒子歐倫斯比格在法朗特的達姆地方誕生了。……”

六

庭訊經過完全和華德所希望的不同。由於檢察官的請求，為了避免“危害國家安全”，果真是禁止旁聽。法庭的大堂幾乎是空的。在法官席上坐着一個地方法院法官和兩個其他法官，此外一個書記和一個檢察官。在被告席上坐着三位被告和兩個警察。不但旁聽席是空的，連新聞記者席也闕無一人。

被告們拒絕作口供。他們不爭論，也不為自己辯護。阿爾吐·維脫聲明，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無論在何處，將為他的政治信仰而鬥爭，如合法鬥爭不可能，則從事地下鬥爭。

地方法院法官是一位愉快的、年齡較大的先生，很細心，很安詳，他提各種問題時，態度幾乎象父親一樣，他為了使被告供認，盡了最大的努力。直到華德答复說，他是一個共產黨員，感覺這個法院不能為他的行為負責時，法官才停止他的努力。

並沒有一個有罪事實証人喚來作証。漢茲一奧托·維納也沒有被喚來作証。地方法院法官和其他兩位法官低聲商談之後，

便請檢察官發言。

檢察官声称，被告們的頑強抗拒作口供应視為犯罪的証据，又称，法院的任务除了懲罰犯罪的行为以外，也要懲罰犯罪的思想，他請求对每一被告判处兩年徒刑。

法官們退了庭，但在几分鐘后就又复庭宣布判詞：每一被告处徒刑一年，待審拘押的日子計算在內。

看守員哈脫維克站在樓梯的过道旁边迎接他，好奇得就象是一个看护員在接回手術室里抬出來的病人一样。

“喂，多久？”

“一年！”

“沒有得多嗎？……拘押日子計算在內嗎？是嗎？……剩下的日子你可以在厕所里坐过去了！……这里一張寄給你的郵片！大概已經是一个祝賀了！”

是卡脫寄來的！華德因为出于意外，覺得渾身乏力。他跑進牢房去。……

她寫道：“我想，这件事会使你感到兴趣的：一个男孩子。他是三月二十八日生的。我給他取名为維克多^①，維克多——勝利者！”

① 意义为勝利者。

第五卷

只是一个过渡……

第三十二章

卡脫雖然不經常、却也时常寫信給他。華德只要得到許可便也寫回信。卡脫信里既沒有譴責也沒有訴苦的話，這是使他高興的。她信上說，孩子寄養在一對年齡比較高的夫婦家里，而且長得很茁壯。她非常詳細地描寫了她在孩子身上所觀察到的、所謂聰明智慧的證據。

華德越接近開釋的日期，心里便越要忐忑不安地自問，以後該怎麼辦。他對於和卡脫共同開始一段新生活的念頭已經成熟了。鐵柵後面的一年對他說來是一個好的學校，一個使自己覺悟和認識自己的學校。他是穿着短褲子進監牢的，而現在釋放出來時所穿的長褲子却等於是一種表示，說明他在思想方面已經成熟，他已是一個成人了。

卡脫的書信使他心里高興，母親的書信却使他感到煩悶。她曾費了極大的事，用她幽默的話來掩飾她生活的愁苦，但是並不怎樣成功。有時只需一個附注，便使他看出了母親的困難和憂慮。她有一次寫道：“父親收入很少，”接下去她又說：“其實他並沒有收入。但是我們活着。”

卡尔·勃侖吞的眼睛時好時壞。他已經經過兩次手術。他的右眼已經完全不能看東西，現在擔心的是兩眼都瞎掉。斐莉姐·勃侖吞寫給她兒子說，他一天到晚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胡思

亂想。她又一次寫道：“我們的生活好象是隱居，沒有人來探望我們。偶然愛茉莉的未婚夫包爾·葛爾來一下，但是他來無非為了約他的未婚妻去看電影或是散步。”

那末愛茉莉訂婚了。他們是不是至少能接濟接濟這兩位老人家呢？當然。否則他們靠什麼生活呢？妹子在一家紙煙廠里工作。她能賺多少錢呢？一星期有二十個馬克嗎？還是二十五個？如果她拿十五個馬克出來，能夠維持三個人生活嗎？能夠再支付房租、電燈、燃料和其他一切雜費嗎？

貨幣貶值已經克服，馬克穩定了。但是對老百姓說來，突然感覺錢太少了。馬克的价值提高，困難可是更大。他釋放之後是否能找到工作呢？還是這一年的監禁已經使他名列在廠家的黑名單上了呢？華德是不懂得什麼叫生活恐慌的；但是有他的父母，有卡脫，還有孩子。他只要想到他們，就會有連他也不免要沮喪的時候。

“剛剛才二十三歲，真該死！”他在自思自嘆，可是隨後就放聲笑了一笑，把這不快的情緒驅走了。

二

八月四日早晨，看守員哈脫維克象一位拜壽的客人一樣走進華德的牢房，和他鄭重地握手。

“你把這一年熬過了。我向你賀喜，並且祝你平安。我避免說‘再見’。”

“謝謝你。我不能不承認，你大體說來是個相當規矩的人。”

“小獄吏十分感謝這個恭維。”

“我說是相當，不要馬上就太高興了。”

“壞小子！就算對於你的典獄員不必有禮貌，對於我的年齡

你至少也得尊重呀！”

“对于你的年齡？單單对于年齡嗎？你想到了什么？歌德已經說過，凡是超过三十的，都值得打死。”

哈脫維克做出一种悲哀的样子嘆口气道：“現在又要对人类这样做法了。”

“說正經話吧，”華德接着說。“你知道不知道，十年前的今天，社会民主党的國會議員曾对皇帝做了个效忠的宣誓，并且答应做他世界大战中的忠誠的臣僕嗎？”

胖子哈脫維克搓着双手說：

“我的天，你們真是些什么人呢？这是十年前的事了，可是你們还把它拉出來講。”

“你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員，与其叫苦，还不如想一想，在这十年里發生了些什么事情。那末你也許会看出，你这党里的政客們怎样地把卡尔·馬克思的精神財宝糟蹋了。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至少今天資本主义在德國一天也活不下去。”

“住嘴！”哈脫維克喊。“我的任务是你送走！把你的零碎东西收拾好了就——开步走！——走向自由去！”

“我已經收拾好了！”

“那更好。你再往牢房里瞧瞧，或者將來会有一个时候，教你要想到它和——你的老哈脫維克。”

華德望着这位样子做得比他的真心要凶狠一些的看守員微笑，同时向他伸出手來：

“我謝謝你，哈脫維克同——志。我——我可是还要說‘再見！’但不在这里再見，而是在外面，在一个統一了的工人党里面，在为了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里面。”

哈脫維克握住了手——顯然受了感动，回答道：

“好好干！好好干！……現在走吧！”

華德从鉄楼梯上走下來。他听到他背后那看守員在喊道：
“管理处！——开釋了一个男的！”

三

華德看到監獄門口沒有一个人在迎接他，心里有些失望。大概母親以为他在下午才得釋放吧。也可能她从監獄管理处方面听到了一个不正确的报道。否則她决不会不到監獄門口來接他的。

他順着死人街緩步走去，这是他向工厂去走了許多年——許多漫長的、当学徒的歲月——的一条道路。在那座他剛才走出來的大門口，那时判处死刑的建筑工人璦曼曾經站着，并且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小时里向他招过手。那人也是个反战者，他为了不肯被逼到外國去殺死無辜的人，他就击斃了一个軍官。

这件事情——他們不是在一九一六年春天把他处決的嗎？——將使他永远不能忘掉。它在他的回憶中就象是个斑斑。其間已經隔着八个多年头了。

賜恩教堂的大鐘樓在樹梢后面涌現出來。一九一九年夏季，臨時义勇团曾被勝利的工人們拘禁在这里，不久，在他們宣誓永远不再对工人斗争之后，就被釋放了^①。他們曾向妇孺們开槍，死伤很多，但是他們里面連一年的監牢也沒有人坐过。后來他們連一整天也不到，在一小时之后就把“誓約”破坏了。

華德走進家門的时候，一陣热騰騰的水蒸汽向他迎面扑來。今天恰巧是洗衣服的日子嗎？他看到他的母親站在热气蒸騰的

① 見第二十章。

洗衣盆旁边。他喉嚨覺得哽住了一样。

“母親！”

斐莉姐·勃侖吞这时才覺到有人走進了厨房。她看見兒子，他望着她那副長着一双發光的大眼睛而还年輕的臉在微笑。

“是你？”

她把兩只被热水燙紅了的臂膀上的肥皂沫抹掉。華德就去擁抱她。当母親把她又湿又热的臉貼在他胸口上的时候，並沒有察覺他所表現的那副尷尬的神气，这使華德感到高兴。

“謝謝上帝！你又回來了！”

“父親在哪里？”

“就在房間里。他已經在計算着还有几分鐘你便可以到家了。監獄里的人告訴我們說，你在星期三以前是決計不會出來的。所以我准备在星期三以前把东西洗完。……你气色倒好，孩子。一点也沒有瘦。……你肚子餓嗎？要我給你准备一頓好好的早点嗎？”

“母親，我不餓。”

可是斐莉姐·勃侖吞已經把水鍋放到灶眼上了。

“你給別家洗衣服嗎？”

“你問什么？不錯，自从我們逼得把鋪子賣掉之后，什么都改了样。能够賺一点錢，我就高兴了。可是打扫公事房呢，我的脚已經來不得了。洗衣服，我还行。”

卡尔·勃侖吞仰起头來，把臉轉向房門。他正背着房門坐在靠椅上。華德看到他父親的兩手不安定地在椅子的扶手上來回摸着。他的臉、兩頰、頸項和下顎都臃腫得不自然，肥滿而松弛。

“你好，父親！”

華德去握他的手——他吃了一驚，這手是多麼柔軟無力。
卡尔·勃侖吞的嘴唇在動，但是說不出話來。華德移了一張椅子過來，就在他父親的對面坐下。

“父親，你又病了嗎？”

“眼睛，你知道嗎？這雙眼睛真把我整個搞垮了。”

“你得請醫生好好地把你檢查一下。”

“不，不！”卡尔·勃侖吞驚叫起來。“千萬不要再搞什麼新花樣。我總是活不長的了。”

“這怎麼講？你還不到五十歲，就講這種話。”

“他們已經把我的一只眼睛毀了。如果現在再把……不，寧可早些了事。”

“父親，快別這樣講。你還看得見。如果……”

“還看得見，我的孩子！不錯，還看得見。可是恰恰這只好眼睛使我難過。它一天比一天模糊了。”

“可是現在我又回家了，什麼都可以好轉了。我們也要把你的病治好。你得進療養院。”

“貧民的療養院就是床。”

華德偷眼環視室內。他覺得這室內蕭條異常。他發現那只桃花心木的五斗櫃沒有了。那只掛鐘也沒有了，他父親是非常喜歡它那種好聽的敲聲的。還少了哪些東西呢？

“你已經到過紅色救濟會^①嗎？”父親問。

“還沒有去過。我在一小時前才放出來。……紅色救濟會？我到那兒去幹什麼？”

“釋放的政治犯在那裡可以得到救濟。據說，這救濟的數目

① 救濟無產階級政治犯的一種組織，在德國成立於一九二四年。

是按照拘禁的時間長短計算的。”

華德臉上的血色沒有了。惡劣，家里的情況一定非常惡劣。……

四

華德覺得，卡脫的樣子改變得很厲害。她瘦了許多。她的頭髮剪短了。

“你那美麗的头髮。”

“頭髮太長也太重，我經常害頭痛，”她回答時帶一點恨意。這個把頭髮剪短的式樣才時行不久，所以在街上行走的時候，會遇到有頑童在她後面喊着：“快瞧啊，阿絲妲·妮爾遜①！”

“可是就把它完全剪掉！……”

“你這樣重視我的頭髮嗎？”

“為什麼這樣激動呢？”

“我沒有激動，我心里在高兴，你又自由了。”

“你變得細長了。”

“只是在你看來覺得細長，這是衣服的關係。你倒也並沒有瘦。甚至於還胖了一點。”

“這是由於多喝清湯和——多坐的緣故。”

他們在許多個月沒有見面之後，彼此問候的經過情形就是這樣的。雙方都感到十分隔膜了。

他們是在放工的時候在植物園大門前司德芳廣場會面的。機關職員一大群一大群地湧過廣場走向坦姆門車站。

“你有事嗎？”她問。

① 丹麥女演員，一八八五年生，初期無聲影片著名“明星”。

“沒有事!”

“沒有事? 這怎么講?”

“我就要看看你, 同你談談話。”

“你要看他嗎?”

“要看。”

“好, 那末我們雇一輛小汽車。”

“我口袋里一分錢也沒有,” 華德說。

當他們坐在一輛破旧的出租汽車里駛上玲街的時候, 卡脫講道:

“他在那里確是很好。那家人真教人感動。他顯得很快樂。只是化錢太多。”

華德這時在想, 這孩子究竟有多大了呢。還不到半歲。他問道: “你時常來看他嗎?”

“時常嗎? 几乎是每天晚上來。星期六我總把他帶到我那兒去。直到最近我還在喂他奶呢。”

“你为什么不索性把他帶在身邊呢?”

“這可不行呀——我得工作。……我已經統統都仔細考慮過了, 你可以相信我。”

“現在我也要有收入了。”

“你口袋里可是一分錢也沒有。”

“在監牢里我一個錢也賺不到呀。”

卡脫教車子在新馬市附近一所旧的三層樓屋子前面停下來, 這屋子在許多年以前可能是一個貴族的消暑別墅。她付了車錢之后就走在華德前頭進了屋子, 在這屋子的巴洛克式大門上還看得出有一七九七年字樣。

克林格太太——一個年近六旬長着一副慈母面孔的婦人——

招待了卡脫進去，好象是一家人一樣。隨後她就用打量的目光朝華德看。她似乎已經意識到了，他是誰。

卡脫筆直穿過屋子跑進花園里去。在一株古老的栗樹下面，小孩躺在一輛白色的搖籃車里。

華德還站在園門口的时候，她已經把兒子從車子里抱了起來，華德看到那小家伙在笑着，兩條腿在快樂地亂蹬。

“他已經坐得很穩，”克林格太太說。“您注意着，他不久就會站了。”

卡脫把兒子給華德瞧。

“怎樣，你喜欢他嗎？”

她是个驕傲而幸福的母親。

“樣子很滑稽，”華德說時有些窘迫。他覺得這嬰兒太肥胖了，但是他沒有說出來。他的臉總還長得一團和氣，教人喜欢。

卡脫把他舉得高高地，隨後又把他坐在臂膀上，她看到這小兒子——她這樣稱他的——快樂起來把嘴咧開、把兩條臂膀兩條腿亂划的時候她就喜欢。

“拿去——你抱抱他！”

華德臉紅了。他不大会抱，用兩支臂膀把小家伙捧着，勉強做出了笑容。克林格太太看到他那副笨拙的樣子笑起來了。卡脫趕快把孩子又接了過去。

她叫道：“看你這樣子，真教人害怕你會把他掉在地上。”

華德望望這花園，雖然不大，却長着一些古老的樹木。那邊的一些栗樹足足有一百年了。廣大的樹頂下面的青草長得又均勻又稠密，好象天鵝絨一樣。幽靜，这里是幽靜得好象在鄉間，一點不令人感覺到是在大城市中間。

“這個地方你喜欢嗎？”卡脫問。

“非常喜欢。”

“不错，我找到克林格太太真是运气。克林格先生也是一位好人。……您先生不在家吗，克林格太太？”她嚷着说。

“不在家，葛拉梅小姐。他去领养老金了。”

克林格太太后来极力催着要让孩子睡觉了。华德早已感觉无聊，但尽力抑制着自己，不让人家看出来。他们终于告辞出门的时候，他心里很轻松。

他们刚才离开那所旧屋子，便已处身在大城市的交通和大城市的喧嚣中。便是空气也似乎突然尘浊了。

他们越过新马市，从屠宰场前面走过。

华德说：“等到我有了工作，那末——那末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重新安排一下。”

卡脱不言语。

他们默默无言地并肩走去，直到华德又开始说道：“我们的生活要先过得简单些，然后逐步按照我们的愿望或者我们的力量来改善。你也是这样想法吗？”

“你的父母生活得怎样？”卡脱问。

“这是出真正的悲剧，”华德回答说。“困苦。他们的生活还没有过得那么坏过。母亲替别人洗衣服。我的父亲呢？我担心，他要完全变成残废了。”

“还在害着眼睛吗？”

“是的，他一只眼睛已经瞎了。他不愿意进眼科医院，但是他总得动手术才行。他是非常虚弱了。”

“那他对你一定抱着很大的希望吧？”

华德不作声。

卡脫接着說：

“我做了你是決不教他失望的。你是他的獨子。……關於——我，關於我們的生活，我想，最好是，我們不要魯莽，什麼都要先加充分考慮。我收入很好，如果你將來能幫同擔任孩子的費用，那我就會教他什麼也不感缺少。”

“你究竟在哪裡，在干些什麼工作呢？”

“我在一個教育機關裡當秘書。”

“你還住在……”

“不，我在葛林德大街租了一間屋子，它幾乎正在新馬市和我的工作地點的中間。”

華德陪卡脫到她住的屋子門口，但並不同她一起上樓去。他們約定星期天帶了孩子一同作郊遊。

卡脫建議乘車到勃朗肯納色去，如果天氣晴朗就到海濱上去躺躺，天氣不好就找個餐廳。

“你口袋裡一個錢沒有，不是嗎？我借給你一百馬克。我恰好領到薪水。但是我到月底就得把錢收回。我沒有錢儲蓄。”

五

華德回到家來的時候已經不早了，可是那位選擇他妹妹作未婚妻的人——那末就是他未來的妹夫了——還坐在起居室裡。當華德踏進房間的時候，他正在撫着愛茉莉的頭髮。她對於他的溫存只是勉強接受。

“包爾！包爾·葛爾，我的未婚夫！”

華德招呼了他，心想：“他的樣子真象個記帳員。他不但頭髮稀薄，恐怕血也稀薄。”可是一雙大大的、明亮的眼睛給了他一種誠實的外貌。華德不久還体会到，他具有一副伶俐的口才。

“勃倫吞先生，坦白地講，我害怕您回家。”

“噢？怎麼呢？”

“我們是從天堂里趕出來的人。”

“這話怎講？”華德問。

“我們必得把您的房間騰出來了。”

“啊，原來如此！那末我相信您不願意我回家而願意我住牢房了。”

“您願意把我的話看作有這種意思嗎？”包爾·葛爾笑着說。“我們當然是聽到您回家大家都喜歡。”

“你現在究竟睡在什麼地方呢，”華德問他的妹妹。“在臥室里嗎？”

“不！就在这起居室里沙發上！”

“這可能只是暫時的。”

“怎麼，你要搬家嗎？”愛芙莉問。

“我想，你們就要結婚了，”華德回答。

“這根本還談不到。我在決定之前，還得把他的心情性格好好地考驗考驗。”

“可是愛芙莉啊，你不是早就認得我了嗎？”

“我寧可睡在地板上，不願意草率地教自己終身受到不幸。”

“不幸？不——幸？”包爾·葛爾驚叫起來。“愛芙莉，你怎能這樣講法？你心里所想的和你說的完全不一樣。你知道得很清楚，你在我的身邊會成為世界上最幸運的妻子。怎麼說：會成為呢，現在已經就是了。你不是……”

“別多講！這許多迷湯真教人吃了肚子痛。”

“愛芙莉！……愛——芙——莉……，”包爾在乞憐，他想去撫摩他未婚妻的頭部。

華德任他們兩人在一起，走到他自己的小房間去，母親已經給他把这房間布置得和他离开的时候一样。靠牆的書架上放着他的藏書：几卷亨利·海涅和萊翁哈特·弗朗克①的集子，几部米涅、克魯泡特金和齊墨曼②的歷史書，四卷斯威夫特集子，还有堂·吉訶德和許多賴克朗姆③的小册子。書架上面挂着一張達維特④的彩色印刷的画片：馬拉之死。華德審視了一下他的書籍，發覺缺少了一本关于苏联的書和列寧寫的國家与革命。

他的臥室比他住过一年的牢房还小，不过它是他心目中最美妙的地方。他曾經有过多少夜晚靜悄悄地独自坐在这張小桌子前面，对着那些歷史書籍重温早已过去了的世代的生活、勝利和衰落。他曾在这个小房間里研究过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事件和恩格斯及齊墨曼关于德國農民战争的著作。在他監禁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曾由于鉄梅的推荐而讀了二月十八⑤和法蘭西階級斗争⑥，还讀了一些最近才用德文初次出版的列寧著作。他站在車床前面的时候一向就在憧憬着这些自由時間。

第二天早晨——華德在床上听到母親已經在厨房里操作——

① 弗朗克 (Leonhard Frank, 一八八二生)，現代德國進步作家，以長篇小說盜帮成名。

② 齊墨曼 (W. Zimmermann, 一八〇七——一八七八)，德國詩人兼史學家，著有農民战史。

③ 賴克朗姆 (Reclam)，德國萊比錫出版商，以出版“賴克朗姆万有書庫”著名。

④ 達維特 (J.-L. David, 一七四八——一八二五)，法國革命畫家，馬拉之死是他的名作。

⑤ 亦譯作拿破侖第三政变記。

⑥ 以上均馬克思著作。

他盤算着对于以后生活的計劃。他当然先要到劳动局里去登記。可能还得到工作。如果不能，至少能拿到几个馬克失業救济金。他决定除了把他的郵集变賣之外，还賣掉一些書籍，他抱着沉重的心情准备把四卷斯威夫特和那部克魯泡特金割爰了。

他在進厨房去洗臉之前，數了二十馬克，把它作为必不得已的时候才动用的貯金放在齐墨曼的厚本書里。他又另外數了二十馬克和五十馬克兩筆款子，分开放了。

“你早，母親！”

“孩子，你早！”母親抱着他，說道。“唉，真好，你又回家來了。”

“母親，这是二十馬克，作为我初次補助家用的款項。”

“喔——喔！”她說。“謝謝你，孩子！”她把錢放到碗櫥里的一只罐頭里。

父親勃侖吞已經坐在室中靠窗的扶手椅里在獨自胡想。

“你早，父親！”

“早！啊，你回家來頭一晚睡得怎样？”

“好得很！什么叫自由，要做过囚犯的才知道。”

“自由啊！美好的自由！我們現在都是囚犯。只由于这監牢的大才教我們錯認了有自由。”

“父親，你年紀大了变成哲学家了，”華德笑嘻嘻地說。“可是你說的也不錯。……这是五十个馬克。我想，你一定用得着。”華德把錢塞在他父親的手里。

“五十个馬克？”兩只手向着鈔票合攏來。“你已經拿到錢？”

“父親，从誰哪里拿到的呢？”

“从紅色救济会里嗎？”

“喔——喔！是的是的！……”

六

并没有工作。華德——同許多旁人一样——每天去領代價券，他已經不再探詢工作了。他每到星期五得到八个馬克救濟金。可是他不久就能够每个星期給母親十五个馬克，原來他給党報寫一些小的短評和報道，賺一點錢。

那間臥房在夜晚是他的研究室，白天他又和往年沒有工作的时候一样，成了約翰書院圖書館的老主顧。以前露德和他时常在此看書，只在正午时光到圖書館緊隔壁，斯俾司哩特拐角上的牛乳房去一趟。在这里化二十芬尼可以要一碟加香料和糖的米飯或者加牛奶的果汁麥糊。現在他又回到約翰書院了，可是一个人。早晨准十点，圖書館开了門，他就進來，通常要逗留到傍晚。每一本他願意看的書都由館童給他送來，他只須把書名和著者寫在一張紙片上。

真美妙——这样一个公开的閱覽室！真是個美妙的設施——这一个包含一切知識部門而每个人都可利用的圖書館。根据文献，約翰書院确实是这城市里最古老的學習場所，以前只有貴族的子弟才能進去求學；一个平民的脚是不准踏進这研究所的門坎的。今天这約翰書院作为大学是嫌小了，但依然是个學習場所，而且人人都是可以進去。

華德在这閱覽室里一再遇到一位名叫胡勃·柯伯勒的同志，他以前当过小学教員，現在是共產党日报漢堡人民報的主筆。有一天他們做了一次比較長的談話，柯伯勒要求華德，給報紙更多寫些东西，关于歷史和文學，譬如关于楊·包尔^①、馬拉

① 包尔(Jean Paul, 一七六三——一八二五)，浪漫主义小說家。

或者米歇尔·盖斯瑪①。

華德略为推辞之后便应允了，隔了几天，他便开始工作，寫了一篇关于亨利·曼②的臣民的論文。

唉，听來很簡單，“寫了一篇論文。”他足足寫了八次，也許是十次。他刪改了再刪改，增加几段，划掉几段，对文体仔細琢磨推敲，要使它簡易而又不單純。等到他覺得寫成了一篇短小的杰作之后，他就把它交給編輯部。

華德每天早晨翻閱報紙，可是找不到他的論文。

一天晚上，他在臥室里看到一个厚厚的信封。那末——退回了。不合用。

他垂头丧气地拆开那个小紙包。不錯，就是他的論文——他的杰作。附着一張由柯伯勒簽名的信箋。華德毫無希望地讀它。

柯伯勒可是並沒有把他的文章全部否定，相反地他贊美了它，只是指出一些寫得不到家的地方。他給華德建議，补充几点还欠缺的思想，即使这篇文章字数增多也不妨。他一定給它騰出篇幅來刊載。

華德就連夜按照柯伯勒聰明的建議修改了他的論文。

他因此就經歷了一个值得紀念的日子——一个節日。在報紙上刊着粗大的字樣：

“德國的臣民”——下面是：“華德·勃倫吞对于亨利·曼臣民的研究。”

他真是不能夠相信，这篇大文竟是他寫的，上面登載的名字

① 蓋斯瑪(M. Geismaier)，十六世紀農民戰爭領袖。

② 亨利·曼(H. Mann，一八七一——一九五〇)，現代著名小說家。

就是他的名字。他把自己的文章讀了又讀。他覺得美妙非常。

華德把報紙給母親看，也給父親看，尤其是他驚異得瞪着眼睛。他用了他的一双害病的眼睛一再審視那個標題和他兒子的名字。

“噫！噫！”他哼了幾聲又把報紙湊到他的眼前去。

華德必須把自己的作品對他朗誦。他很樂意這樣做，他的心在跳。當父親滿懷着驕傲和尊重的心情對他望着的時候，他心里覺得痛快。

“那你將來會做一個大名鼎鼎的作家了，”華德念完之後，他說。“但願這不是不賺錢的藝術。”

為了這不賺錢的藝術！……

幾天之後來了一封柯伯勒的信，信上說，華德的文章不但是他，一般讀者都加以贊美。他現在很想知道，華德下一次準備寫些關於哪一方面的文章。信上最後說：如華德所知道的，黨報的經費並不怎樣寬裕，因此這篇論文也不能照它的價值致酬。但是編輯部的財務室仍然酬他稿費四十馬克。

四十馬克！……一篇文章四十馬克！這是五個星期的失業救濟金！……華德對於這樣高的稿酬驚異了。哈！他想每星期寫一篇論文，那末他對於這点点失業救濟金就無足輕重了。

卡爾·勃倫吞也沒有話講了。四十馬克？一星期的正規工資？一點寫作的東西就給了四十馬克？怎麼還有人說這是種不賺錢的藝術呢？

“那末你趕快寫些新的出來吧，”他鼓勵他的兒子。

可是事實上並不能如父親勃倫吞所想象的那麼快；雖然這樣，華德總還有些成績；有些稿子是刊登出來了。

第二年初，編輯部辦公室就延攬華德·勃倫吞去當固定的職員；他擔任了地方新聞的編輯。

第三十三章

路易·哈特柯夫對於一個工作場所難得象在牟林五金工廠里那樣滿意過。這工廠離開他的住所只有十分鐘路程，靠近埃爾斯特外湖，就在號稱“美麗的遠景”的湖濱街後面。在前世紀末、本世紀初的時候，企業家孔拉·牟林斷然決定了把工廠建立在他的別墅基地上。那時工務局不是太寬大了，就是受了賄。這兩件事時常是跟着走的。路易却落得享受了每天早晨順着埃爾斯特湖岸的散步，更落得省下車錢。

弗立茨·愛勃特——共和國第一任總統——逝世了，資產階級急於要選出一個新的國家元首。他們估計，現在革命既已撲滅了，而且政治生活正在退潮時期，他們的候選人可以通過了。於是來了皇帝當日的元帥包爾·封·興登堡①。法國在一八七〇——七一年，不是那位戰敗被俘的皇軍統帥麥克·馬洪②也在法蘭西共和國的倒行逆施時期當過總統嗎？馬克思已經說過，隨着一次半革命而來的總是一次完全的反革命。路易·哈特柯夫對於這件事當然不知道，在他看來，毫無疑問，他的黨

① 興登堡 (P. V. Hindenburg, 一八四七——一九三四)，於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當選為總統。

② 馬洪 (Mac-Mahon, 一八〇八——一九三)，於一八七三——七九年任法國總統。

里已經推举为候选人的同志沃托·勃劳恩一定会当选总统的。他嘲笑那些信心不很坚定的人，但也还唾罵了共產黨員們，当他們在复选的时候声称，如果社会民主党和旧教徒双方的領袖們沒有一致同意选举那位資產階級的中央党黨員的話，他們是准备选社会民主黨員沃托·勃劳恩的。

兴登堡当选了。路易·哈特柯夫象昏迷了一样。直到他讀到了他的党报，他才又开口講話，他也和他的党报一样，認為兴登堡的当选是該由共產党負責的。

总统选举之后三天，机器間的揭示牌上釘上了一張布告。孔拉·牟林認為有付給他“忠实的工人們”——布告上是这样寫的——一次獎金的需要。已婚的可得二十馬克，未婚的十馬克。由于工厂評議會拒絕厂方这个提議，厂里就放着一張單子，誰願意領這項特种獎金的，可以在單子上簽名。

一陣嘲笑算是答复。我們不想、也不拿求乞來的芬尼，我們要求加薪。所有工作場所都在激动地討論着。一些年齡比較大的工人說：“我們已經遇到过一次兴登堡捐款了。現在又盼望着这东西嗎？”

但是也有些工人，在这群情沸騰之下，一言不發，或者縮头縮腦地說上一句：“数目倒不小。”他們以为，这笔錢本來是他們的；不过是資本家牟林从他們的骨头里榨了出去。如果領取这特种獎金，也無非就是拿回他应得的錢罢了。

他們受到激烈的反駁。有人提醒他們要有自尊心，要有榮譽感。德國的工人从哪時候起，讓人家把应得的錢，象捐款一样地來饋贈呢？誰認為他应得的錢沒有得到——事实上确是如此——，那他就應該斗争，才能獲得他的权利。

路易·哈特柯夫憎恨这大部分同事拒絕獎金的那种激烈态度。他觉得他們这种敏感有些可笑。由于驕傲而把企業家自願付給的錢推出去——这只有富裕的人可以这样干，象他們那样的窮光蛋是不配的。但是他不敢出头和大多数人爭論。他就象現在这样已經有足够的煩惱了。

当他注視着那把在切削鑄鐵外壳的鋼刀的时候，心里在考慮：二十馬克。……說一声不要！就吹。說一声要——就到手。……赫美納每天在叫苦，要把床單子換上新的。她說被單褥子都成了爛布……确是都用旧了。二十馬克不但好買床單布，还够買兩個鴨絨枕头。……就完全为了倔强，把錢推掉。真笨。……这算得倔强嗎？这只好算是乞丐的驕傲吧。……他觉得最奇怪的是，他的黨員同志們对这件事也附和共產黨員。……他們顯然不等着用一笔津貼的款子。……唉，这都是出于共產黨員們的指使，他們憑着他們的所謂階級驕傲吹大气总还嫌吹得不够。

在午飯休息之后，技师阿特良拿着單子走來：

“怎么样，哈特柯夫，您也要擺闊嗎，还是您也用得着一張二十馬克鈔票呢？”

“教我一个人簽名嗎？”路易·哈特柯夫恨恨地回答。

“一个人嗎？喔呵！已經簽上六个了。”

“假話！”路易睜大了眼睛。

“瞧，您自己証实一下，”技师把單子給他看。

当真，上面寫着六个名字。兩個制模工人，一个鉗工，兩個院工和一个車工——就是那位老李白脫，一个社会民主黨員。

路易·哈特柯夫抬起頭來。他在猶豫。他的上司在对着他仔細審視，但是不說什么。我該簽名嗎？……

不，事后他們就会來攻击我的。……可不是六个已經簽上名

了嗎？他們并不管別人的亂吵亂鬧。……

“那末您也不簽，”技師說。

“請您把單子給我！”

路易·哈特柯夫簽了名。

如果他擔心同事們會向他攻擊，那他就搞錯了。正相反，沒有人打擾他，甚至於這種安靜使得他覺得有點不安了。他是第七個簽名的人，但也就是最後一個。八百名工人里面的七個，他們被人喚作“七個不要臉的”。沒有一個人和這七個人講話。不但沒有人對他們打個招呼，連看他們一眼的人都沒有。他們在同事中間如象外人一樣，還不止象外人，真象是被排斥的人，被放逐的人一樣。只要路易·哈特柯夫的目光偶然接觸到一個同事的目光，他見到的無非就是鄙薄和拒絕。他後悔拿了這二十馬克。赫美納的快樂是他一種乏味的安慰。他雖然睡在新的鴨絨枕頭上，但是他相信他睡覺的時候，還沒有感覺過枕頭這樣硬法。但是他緘默，絕不對她談起自己的內疚；他知道，他只會聽到嘲笑。

他設法應付那些同事們默默的鄙薄，他在機器間里走動的時候也是裝作啞巴一樣，躲避任何人的眼光。

他的黨里開區晚會的時候，就有幾個同志起來對他指摘。可是受到區主席譴責的倒不是他而是指摘他的那些人，區主席說他們的態度不民主。他解釋說，關於這種問題黨方面並沒有給以一定的準則，應該由各人自己來決定。路易·哈特柯夫听了這些話覺得理直氣壯而把頭抬了起來。

幾天之後，他在廠里和他的同事們完全搞得不融洽了。他們要他加入黑紅金國旗隊組織。路易·哈特柯夫干脆拒絕。大

家逼着他說出拒絕的理由，他聲明說，他對染上共和色彩的戰爭團體也和对空談愛國主義的團體一樣地憎恨。

幾個黨員為了路易·哈特柯夫這種態度便向總部請求開除他的黨籍。

解決這個問題的委員會便召哈特柯夫去談話。他絕不否認拒絕參加“國旗隊”組織。他說他是忠實的和平主義者，他不參加任何傾向於國防思想的組織。他也承認他所說的指摘的話。他說明自己加入了社會民主黨已經二十五年，附帶也提到了他父親的名字，他在比較年高的黨員同志們的心目中還是有良好聲譽的。

路易·哈特柯夫並沒有開除黨籍。委員會的裁定說：每一個社會民主黨員都可以自由決定，加入不加入“黑紅金國旗隊”，因為這是一個超黨派的組織。而且社會民主黨的同志們，凡是信仰和平主義的，也不該強使別人加入一個軍事性質的組織，即使這個組織只為防禦服務。

路易·哈特柯夫帶着一次新的勝利回家。他不久就看到，這只是一種倒楣的勝利。同事們和他的關係，甚至廠里的黨員同志，眼看着越來越敵對了。他覺得越來越難受，即使只看到一個充滿着鄙薄的目光在對他望一望。路易·哈特柯夫除了調換工作之外，沒有旁的辦法。他相信能夠找到工作；因為在招聘車工。

但是，他要使他的決心成為事實，倒並不輕易。這樣一個位置良好的工作場所他恐怕不容易再找到了。也不容易找一個對他這樣有好感的技師。他把這個決心一天天推延下去。直到他由於疏忽搞壞了二十四個活門外殼，技師阿特良對他大發脾氣的時候，路易便辭了職，立刻離開了工廠。

二

有一天下午，路易·哈特柯夫在巴姆培克的施萊登場附近遇見了他的母親和姊姊，她們是去探望他的姊夫的，他住在眼科醫院里。

“是的，我不在牟林廠里了，”路易証實說，“我想找一個比較好一點的。”

他的母親抿着嘴唇對他望着。她一句話也不同她的兒子講；她只是對他上下打量；她覺得他很有些窮相了。他的上衣染有污漬而且穿損了。襯衫領子可能在兩星期前是干淨的。她毫無顧忌地鑒定他的鞋子。路易·哈特柯夫穿着工作鞋；這雙鞋子是够可憐的了。寶玲·哈特柯夫把嘴唇抿得更緊了一點。

“可是路易啊，”斐莉妲說，“你早先不是在造船廠里工作過的嗎？你為什麼怕上那裏去呢？”

“由於路太遠，你該知道，”他回答說。

斐莉妲不說話。她想到，以前路易天天徒步走那條遠路，從巴姆培克到碼頭上去的時候，曾經說過，他很喜欢在清早聽鳥叫。那時候她就知道，赫美納不願意付車錢。現在她說道：“是的，是的，這條路真遠。”

她同情地望着她的弟弟。他的樣子多么潦倒。他是多么地老了啊。

他走開的時候，兩個婦人望着他的背影。只見路易疲勞而已經有些彎背地躑躅走去。

“可憐的孩子！”斐莉妲低聲說。

“是個懦夫！”她的母親脫口說出來。

“可是母親啊！”

“如果他是个男子漢，他早就把这个臭婆娘赶走了！”

到了眼科医院，斐莉姐首先去找医生。医生向他保證說，手術的經過是正常的，后果当然还得等着看。

“你好，卡尔！”

她走到她丈夫的病床跟前，他扎着眼睛躺在一間單人房里。他不安定地伸出他那只白色的手來。

“你好，斐莉姐！”

“我也來了，”宝玲·哈特柯夫自报了一声，握了握卡尔的手。

“你已經搞好了，这是件快活的事情，不是嗎？”

“还絕不能說是搞好呢，”他回答說。“还得躺上个把星期。”

“我說的是手術，”斐莉姐接着說时，便在床沿上坐下。“医生說，手術經過非常良好。”

“是嗎，他这样說了嗎？”

斐莉姐轉身向她的母親說道：“母親，坐下呀！”宝玲·哈特柯夫站在床前，睜大了眼睛在望着患病的女婿的瘦損了的臉。她向床前唯一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她以前曾經有過一段时期不喜欢她的女婿，很不願意和他多接近。但是她年紀越大便越重視他。她的几个兒子里面沒有一个在她年老的时候收留她。卡尔却相反，即使在他和他的家庭境况不好的时候也毫無怨言地照顧了她，并且防止了她進养老院。她在她沉默的自語中点点头，想道：“他有他的缺点，但不是个自私自利者，他是一个人。”她今天如果能使他不变成盲目，即使要挖一只眼睛給他，她也会絕不猶豫就答应的。

“孩子恐怕明天就会來，”斐莉姐对她的丈夫說。“我相信，他会教你出乎意外地高兴。”

“什么事教我出乎意外地高兴呢？”他問。

“这我可不能先告訴你，”她回答說。

卡尔·勃侖吞把他綑扎着的头向着他猜測丈母娘坐着的那个方面旋过来，說道：

“母親，你怎么那样沉默？你好嗎？”

“要等你再恢复健康，我就会好些，”宝玲·哈特柯夫回答。

勃侖吞的嘴边顯出一点短暫的、但是快乐的微笑。“你該相信，这不在我这方面吧。”他又轉向他的太太：“这一下子不要化太多的錢嗎？”

“这你不用操心，華德会負擔的。前天才又在报上發表了一篇長的作文。”

“作文？”勃侖吞咕嚕了一声。“这叫做論文。”

華德教父親出乎意外高兴的是一具小小的礦石机，是那时候在市上剛才出現的一种小型的無線电收音机。医生已經許可把它裝在病房里，華德現在开始把这具“怪匣”裝置起來。

这时候卡尔·勃侖吞扎着眼睛躺在那里，他仔細在听着每一个声响和他的兒子在做准备工作时所講的每一句話。

“好——室內天綫已經安裝好。如果不灵，我們就接上水汀。也行的。……地綫就用自來水管。”

看护妇給勃侖吞扎綑帶的时候是讓他的兩只耳朵都敞着的。華德仔細給他把耳机套上。卡尔·勃侖吞对于从空气中可以听到講的話和音乐的这种說法不了解。这又不是电话，据華德保証說，那条电綫就懸空地挂在空中。难道这空气里充滿着言語和音乐，可以随便人取出來嗎？不可想象！卡尔·勃侖吞不相信这件事。

他摸摸那只放在床前小櫃子上的小匣子。華德激動而急遽地給他解釋各部分零件：“這是礦石。這裡，在柄上的，是指針。……用這指針來尋找，直到找着一個好的位置為止。”

華德輕輕從紮着的頭部把耳機夾子卸下，套在自己頭上，然後用指針去接觸礦石。他的初次試驗便成功了，他聽到音樂的声响。他心頭的快乐非常熱烈地高漲起來。可是還得改進，還得把聲音搞清楚一些。

“你聽到什麼嗎？”

“還得等一下。”

“你真的相信聽得到嗎？”

“蝙蝠，”華德驕傲地回答。

“怎麼樣的一隻蝙蝠？”

好，現在清楚而又沒有雜音了；蝙蝠裏面的音樂。他把听筒拿下，把它套在他父親的綳帶上面。“你聽到嗎？”

卡尔·勃侖吞一面聽着一面覺得奇怪，可是他不說話。

“你沒有聽到嗎？”

勃侖吞把手抬了一抬，示意他的兒子別開口。他在他的黑夜中傾听着音樂。他沉醉地低聲說道：“妙哉！”

“這不是個發明嗎？”華德興奮地問道。“你現在每天可以聽了。隨便聽什麼。演說，整部演出的歌劇和戲劇。可是你別去碰礦石。否則你又得重新把聲音校準。”

“它用久了不要消耗掉嗎，這——這礦石？”卡尔·勃侖吞問。

“父親，它永遠不會消耗掉。”

這一個下午父親就一心一意在這上面。他聽得總嫌不夠，總不想把听筒拿下。華德想要說話，他總是嘴里“嚇！嚇！”的，把

手抬起來，說道：“乞丐大学生里的音乐。好嗓子！甚至于非常好！”

到探病時間終了的時候，卡尔·勃侖吞只簡單伸手給兒子握了握。他并不把耳机脫下來。

華德帶笑离开了病房。

他在歸途上回想到前幾次探病時他們所談的話。恩斯特·台尔曼当了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也就是党的領袖了。台尔曼，我們里面的一個——如他所說的——，現在站在党的最高地位，這使卡尔·勃侖吞感覺非常驕傲，他認為他一向就知道台尔曼具有非凡的領袖才能。他早先不大重視的事件現在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了。不錯，在上一次探病的時候，他父親說過，一個具有台弟^①那種真誠和堅強性格的男子來領導黨是好的、是很好的事情。

他們又曾談到黨在工廠小組里面的改組。卡尔·勃侖吞曾經問到，這次改組對政治工作的作用怎樣，同志們是不是知道，把宣傳的重點放到工廠里去，尤其是放到大的工廠里去。父親不斷地打聽新聞，不斷提出新的問題。今天下午可是主要在搞那礦石收音機了。

三

有一天，恩斯特·台尔曼來參觀黨報的編輯部。他向每一間辦公室的同志問候。他高高的、寬寬的身材，走起路來有一點搖擺，他也走進了華德·勃侖吞的工作室。

① 原文 Teddy，从 Theodor 一字衍出，對具有堅強剛毅性格的人的昵稱，他們現在用來稱台尔曼，已見前。

“听说你当了编辑吗？”他伸出手来同華德握。“别巴在写字台上变了质，我的孩子，要尽可能地时常到外面去和工人们在一起，到工厂里去，并且参加集会去。”

華德正对着他的脸望着，望进了那双明亮閃爍的眼睛里去。

“我是这样干的，你放心好啦，台尔曼同志。”

“你的老人究竟在干些什么？还在摇雪茄烟吗？”

“这他没法再搞了，”華德回答。“他在病院里已经住了六个星期。他以前几乎要瞎了。”

台尔曼不作声。他独自在思索。隔了一会，他向陪着他的那个同志说道：“勃侖吞有一种很好的‘杜造烟’。”

他们走开去。在走廊上台尔曼向那位组织部主任爱立希·克拉纳问道：

“我不是在一个报告里看到过，说勃侖吞不活动了吗？这倒是正确的，是吗？”

“是的，这是正确的。”

“可是没有说明，他在害着眼睛呀。”

“我也不知道，”克拉纳同志辩白说。

晚间，在台尔曼准备讲话的沙格皮尔集会上，爱尔司脱·铁梅带着笑脸向華德走来，用臂膀勾住了他，紧紧地把他抱在自己胸前。

“你当了编辑吗？很不错。……我真高兴，華德。”

“你呢，爱尔司脱？你究竟躲在哪儿呢？”

“如果没有人知道，我倒快活，”铁梅笑嘻嘻低声说。

“还是做老事情吗？”

“当然！”

華德仔細看看這個朋友。他留上了一撮小鬚鬚。樣子倒不難看。華德向他湊上去，低聲說道：“你拿着你那根手杖人家會把你看作是一條牛的，愛爾司脫。”

鐵梅笑起來說道：“那倒好！算是一條斗牛^①吧！”華德對於這朋友的那副潔白而整齊的牙齒有點驚異。

“你還是戒烟酒嗎？”

“不很戒了，”華德承認。

“好，這倒是句實話。那末我們在會後慶祝一下我們的再見吧。你可得講給我听听，牢房里情形怎樣？”

“喔——嘿，這沒有意思，愛爾司脫。我还有些比較好的值得一講的事情。……此外我還要謝謝你送給我的那本好書。”

“這本書你喜欢嗎？”

“這本書我當然早先已經看過，可是鐵兒·歐倫斯比格^②是不妨讀了再讀的。這本書在審訊的前一天收到，——你可以相信我——我在这本書上所化的工夫比我对這場官司所化的還多些。”

愛爾司脫·鐵梅和華德·勃倫吞在半夜時光坐在鵝市上的一家酒館里，喝着一瓶摩塞爾^③葡萄酒。

華德还是不得不報告一下他的牢獄經歷。但是他也講給朋友听了关于卡脫的事情，說他現在有一个兒子了，也講到了他的

① 他們把便衣警察喚作“牛”，見第十五章第六節及第十三章第五節。这里“斗牛”意为对这些“牛”作斗争的牛。

② 这是德國民間故事里著名的滑稽人物，約生于十三世紀末。

③ 萊茵河支流，附近產酒。

父親。愛爾司脫·鐵梅是一個有耐性而肯注意聽人講話的人，華德在最初認識他的時候已經知道了這一點。

“好，現在我把一切事情都誠心誠意地談了出來，該聽你的了。你的事情我還一點也不清楚。”

鐵梅的臉上閃出了一下狡猾的微笑。他不就回答，把兩只杯子斟滿了酒，然後不經意地說道：“華德，我相信，我們不久就會有許多工作做，如果事情一切順利的話。那時你就有得寫呢，可能把你的手指都寫麻木啦。”

“當真嗎，愛爾司脫？我們現在可是有一點象在休息。”

“這是不錯的。但是……哪，先喝酒吧！”

他們碰了杯，喝酒。

“我講給你聽的話是我們兩人之間的話，不是嗎？我只對你講。”

愛爾司脫·鐵梅把他的酒杯推在一旁，把兩只肘子靠在桌子上，把上身湊向華德，說道：“黨已經在根據台弟的建議，進行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一個統一陣綫的活動，我們和社會民主黨一起……”

“也和那次卡普事件的時候一樣嗎？”華德輕輕地問。

“不一樣——要適應今天的情況。听着。……興登堡周圍那班反動的家伙在計劃一個‘領主協議’^①：皇帝，王侯們，連同他們的全部扈從，都應該把他們的宮邸、田產和其他一切所謂早先的產業收回。台弟可是做了個反對的措置。為了找共同的對策，我們和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人物接洽過。社會民主黨人現在非

① 德國一九一八年革命之後，以前的領主和政府間所訂立的關於產權的協議。

常不高兴。第一是由于他们在总统选举中失败了。他们是被他们资产阶级同盟者彻底欺骗了一下。外加上他们现在被人家从政府里面排挤了出来。依靠下面来的压力该是他们最后的一着了。”

“这件事预备怎样搞呢，爱尔司脱？”

“由民意来表决，照威玛宪法所规定的。如果选民多数赞成民意表决，那它——如你所知道的——就具有法律的效力。”

“你相信我们会得到多数赞成吗？”

“或者！但这还不是决定一切的。重要的是一致的行动。它能够逐步走上团结一致的道路。”

“这是台尔曼发起的吗？”

“他是推动的力量。”

“民意表决！……”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许多小市民还是有着悲惨的臣民思想。总是还有。你知道这首诗吗？……”爱尔司脱·铁梅便朗诵起来：

仍是木头样迂腐的种族，
每一个动作仍然是直角，
而那面容里却有着
冻凝了的高傲。
仍硬直着象踩高跷，
仍蜡烛似的笔挺，
他们好象吞下了
人们用来鞭打他们的木棍。①

① 这首诗出于德国革命诗人海涅所写的著名讽刺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译文根据艾思奇的中译本。

四

斐莉妲·勃侖吞誇耀給所有的鄰居和熟人听，她的兒子当了編輯，她用不着再替外人洗衣服了。她不能对大家瞞起，華德是共產党的人民日報的編輯。但是如果有比較疏遠的朋友問起，他在哪里工作，她就回答說：“在一家大報館里。”如果還有固執的人問：“那末在漢堡新聞吧？在漢堡外人日報吧？”她就回答說：“是的，是的，就在漢堡的那家。”

華德對他的母親提意見。

“母親，你用不着對所有的人都講我做了編輯。”

“為什麼不講呢？”她問。“這不是事實嗎？”

“當然是事實，但是和那些人有什麼關係呢？”

“喔喔，”她說時富有含義地點點頭。“你大概不願意人家知道，你在人民日報當編輯吧？”

“你怎能這樣講呢，母親？那個雜貨店老板問過我，是不是在漢堡外人日報當編輯。偏偏問到那家胡椒袋^①的報館。據他說，是你講給他听的。”

“那小子在撒謊！”斐莉妲·勃侖吞激動地叫起來。“我生平沒有講過這句話。”

“如果你講過我當編輯，那你就不能不說，在哪一家報館呀。”

“我的天啊，孩子，”她叫道。“難道要叫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共產黨員嗎？”

“這大家都可以知道。你用不着隱瞞。”

① 指資產階級，已見前注。

“可是那班人認為共產黨員都是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甚至于是些犯罪的人。”

“那就尤其應該告訴他們，你和父親和我都是共產黨員。那些人受到了挑撥。有些人還加上愚蠢。如果你應付正確，說老實話，就能使他們動動腦筋。”

“唉，孩子，我絕不想沾染政治。如果要談到政治，大多數人就會馬上不愉快起來。不，讓我安靜些吧。”

斐莉姐·勃侖吞不願意使人家感傷或懊惱，所以她總是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她有那種適合每個人口味的才能。她可以剛同別的工人妻子們詛罵過物價的高漲，立刻又同情一個商人對於工人們的工資太高的訴苦。如果她到家里再把这些談話講一講，而聽到她的丈夫或者她的兒子說她的意見前後多麼矛盾，那她就會天真地說：“我對於任何人和任何人的苦惱都了解。”

五

“你想想，孩子，台弟來過！”

卡爾·勃侖吞用這件新聞來接待他的兒子。

“我們談到了以前的時代。但是也談到了今天的時代和任務。”

卡爾·勃侖吞還一心記挂着那次意想不到的訪問，雖然已經是好幾天以前的事了。“黨的主席，總統候選人，却有工夫來探望我這殘廢人。”

勃侖吞還是綁着眼睛躺在那里。他的兩手已經訓練到能夠很有把握地去拿床前小櫃子上的任何物件了。他今天非常健談。已經不再有沮喪的話。他確信他的視力是會恢復的。

“無線電里的空話我是聽得夠了。”他說。“多麼不要臉地把

那些最卑鄙的謊話向着人們的耳朵里灌啊。真是無耻，”他接着說，“只在‘電話綫的那一头’有一个人講話。一个人說，其他的人只許听。譬如台尔曼就一次也不許在無綫电里講話。……你想想，台弟給我送來了一瓶科涅克^①和水果，他还問我需要些什么，他有什么可以幫我忙的地方。……他一絲一毫也沒有改變。他把國際政治的重要事件都講給我听了。他也講到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他見識多廣閱歷多丰富啊！”

華德坐在那里，对着他那位具有信心而健談的父親覺得高兴。

第三十四章

一

六月确是个斗争的月份。它由搜索战开始，随后是前哨战，这些战斗一天比一天激烈，直到星期日表决那天的决定性的会战。

党部成了一个参谋本部。急使来的来、走的走。一个讨论会接着另一个。转轮印刷机一天到晚在转动着。传单和小册子就算是军火，成捆地装在卡车上或用机器脚踏车运送到村庄里去。党部的顶楼成了一间大画室，画师们赤裸着上半身——因为屋瓦的下面闷热得厉害——在设计着宣传画和漫画，在把标语写在纸板或红布上，在那些图象上面工作着。组织部里面编成了工作小组，它们要去检查并鼓动那些工会里面、消费合作社和生合合作社里面的懒散分子，给他们提供建议，并且有时也就

^① 产于法國科涅克地方的上等白蘭地。

在当地做起必要的工作來。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和共產主义青年团一同在星期天到鄉間去，在市場上、在村庄酒店里开起農民大会來。从大工厂里，主要是从那些造船厂里——这是战斗工人們的公开堡壘——向附近較小的工厂和手工業厂以及商店店員們發出傳單。傳教士里面有宗教信仰的社会主义者們就在講台上說起教來，反对君主們的掠奪，管理教堂的官廳也不敢來干涉。夜夜有繪画和招貼小組在各处工作着，房屋的牆壁上、工厂烟囱上、造船架和船身上，呼吁民意表決的标語一天多似一天。紅色陣綫战士团①、黑紅金國旗隊举行了宣傳游行和音乐会。每一个公寓的团体②都以把他們的屋子裝飾得特別有意义为光荣。那几条工人居住的凄涼的街道不久便打扮得光彩煥發，象过节一样，紅的和黑紅金的旗子、彩色的橫幅标語、宣傳牌和富有意义的漫画。

華德·勃侖吞在草拟傳單，編寫新的、意义深刻的口号，做打油詩和諷刺文。从工厂里和住屋里走出來的同志們都要請編輯同志替他的宣傳牌或者他自己繪的圖画題上些特別恰当的字句。華德只要略略思索一下而不能立刻就想出恰当的字句來，他們就会表示奇怪。“你可是編輯呀，”他們說。“我的天呀，替這張画想个正确的題詞，大概在你說來不是难事吧？”

華德晚上的工作是到鄉間去，在集会和群众大会上講話。他大都要到快天亮才回家。但通常編輯部的工作也要直干到破曉，所以絕不值得再跑回家去。只好將就在編輯部桌子上睡几小时就算够了。

① 德國共產党于一九二四年成立的軍事組織，一九二九年被取締。

② 指在一座屋子里住着的許多人家結合起來的組織。

這是一場沒有休息的戰鬥；當然是一場以打字機和排字機作為火炮的戰鬥，用議論來代替彈藥，向着敵人發射。

每一場政治的鬥爭都要化錢，這一場也不例外。從窮人里面最窮的人們方面一芬尼一芬尼地攢積起來。可是由芬尼積成了馬克，由硬幣化為紙幣，而由紙幣再積成了捆。每一個工廠，每一條街上都在收集。“要教領主和其他的寄生蟲們得不到什麼！”工人們這樣說着，把他們僅存的零錢都捐了出來。紅色的雜技團在工人住宅區里出現，募捐筒到處在巡迴：“為了對領主流氓進行戰爭募集軍費！”募捐者到了晚上就聚集在民意表決委員會的出納員那里，交出他們所募得的錢。

漢堡的碼頭工人做了一個特別的榜樣。他們以前曾經罷了六個星期工來爭取把他們的日班的工資提高幾個芬尼。現在他們決定把一整天的工資捐助出來，作為民意表決的戰鬥基金。

二

善良而照顧周到的克林格太太對卡脫把她兒子帶出去散步，表示不滿。但是卡脫堅持。她給小兒子帶來了新東西，要把他打扮好了帶出去給人家瞧瞧。

“唉，葛拉梅小姐，您該把孩子留在这里。”

“為什麼呢？”卡脫問。“這樣好的一個星期天。”

“可是怎樣一個星期天，我請您想想。我的丈夫也說，這表決是不會平安過去的。昨天已經快發生衝突，您當心啊，別一下子落進了打架的人堆里去。”

“不會有人打架的，克林格太太。”卡脫把她給維克多買的那件酒紅色的夏季小外套扣上。她一邊把這外套拉拉好、一邊說道：“您同您的丈夫別只是為了害怕而忘了表決。每個不去的

人可不是都表示了对——反对了自己。”她仔細看看孩子，覺得最可愛了，突然擁抱他。孩子穿上了新衣服心里非常高兴，把兩条小腿使勁地划动着。

“安娜姑母，一同來！”他要求，一边拉着克林格太太的衣服。

“我的好孩子，你先走；安娜姑母就來。”

卡脫携着兒子走出屋子。克林格太太还站在門口向着她喊道：“葛拉梅小姐，那末您別在外面待得太久了！他还不能多走路呢！”

卡脫朝着到聖·包利的方向走去，走向賭博場。她和華德約定在恩斯特—突路克戲院前面等候。今天——在表決的一天——如他寫給她的信里所說的，他初次又得到了一个空閑的日子。維克多堅毅地在他母親身边的的搭搭地走着。他看到那些窗口和門前的許多紅旗和黑紅金三色旗、彩色的橫幅標語、圖象牌心里喜欢。“嗚————！”他喊起來。“大人！”他指着那个矗立在屋子前面，高达屋頂的、穿着軍服的巨人象，象的瘦長軀干由許多鉄絲系住的。在一条橫跨街面的橫幅標語上寫着前德皇太子向共和國要求收回些什么：

“在西利西亞和波梅爾的田產七处，皇宮，堡城，賽馬的厩舍，獵屋，外加冠冕上的珠寶、鑽石，油畫，其他一切黃金和寶石的珍品以及一百万賠償金的价格不動的匯票。”

另外，如同神火寫出的文字一樣，用赤紅的顏色寫着一公尺大小的字母，要求道：

“不給君主們一寸德國的土地，不給一塊磚瓦，一个芬尼！把土地給勞動的農民和移民！把皇宮作為兒童和病人的休養所！把錢給受到戰事和貨幣貶值的損害者和失業者！”

在这表决的星期天，許多在这城市里街道上來往的人們看到了这标語都拍起手來。小孩子維克多也跟着拍手高兴，因为他周圍的人都在高兴。

在附近的街角上有一張新鮮的圖画惹起了大家的注意。在一張巨大的宣傳画上，画着一个衣服襤褸的男子，他在把君王和王妃等人成捆的向着一个裝得脹鼓鼓的口袋里面塞進去。旁边寫着的文字就是他嘴里喊出的話：

爛布！爛布！把爛布給我！
沒有洗过的，沒有捆过的：
帝王的衣裳，金綫綉成的，
弄臣的短衫，彩色补綴的，
勳章的綬帶，主教的小帽，
雜色的布片，光亮的絲綫；
把所有破破爛爛的东西，
都放進我这个口袋！

每一家住屋里都扯一面旗子出來。沒有一座房子不是由里面住的人把它用圖画和标語裝飾起來。每一个由特別聰明的頭腦制出的东西或是想出來的詞句前面总是站着許多人，战斗基金的募捐筒里五芬尼和十芬尼的硬幣在拍拍地响着。

華德看見卡脫和孩子來到，但他要便小孩感覺到意外的快乐，故意向另一方面呆看。于是維克多就用力去拉他的褲子，把手向他伸过去。華德就握着孩子的手和他招呼，他可是沒有立刻对打扮整齊的小兒子發出响亮的欢呼，因此卡脫便不大痛快地問道：“哪，你大概一点也沒有看出來吧？你喜欢他嗎？”

“真象一个小王子，”華德开玩笑說。

“說得非常有意義！尤其是在今天這日子，”卡脫冷淡地回答。

他們携着孩子緩步走过賭博場，走过那在白天沉睡的夜市酒店，走过電影院、臘腸攤和雜貨店。在這上午時光到處非常熱鬧。許多穿着星期天服裝的全家老小的中間，還有成群的兒童在喧嚷着，還有列隊行進的青年男女，他們穿着彩色的短衫和短襪，唱着戰鬥和浪遊的歌曲。還有穿着紅色陣綫戰士團和紅海軍制服的工人們，國旗隊員們則穿着防風茄克，中間還夾雜着長有灰白頭髮、尖鬍鬚和戴着寬邊黑帽的人物，是些工人運動的老兵。卡脫指給華德看一群外國水兵，照他們的皮色和他們放肆的外貌判斷可能是南美洲人，他們在驚异地觀察着那些五光十色的人群，並且似乎對於某一些事物感覺特別奇怪而在竊笑。一輛卡車，載着歡唱的青年工人，他們頭上一面紅旗在招展着，向密勒門的方面駛去。青年男女們在同聲喊道：

“不給王侯們寄生蟲一個芬尼！德國是勞動人民的！建立工農政府！”

華德目送着他們走过去，心里在想道：“我已經絕不能算是他們里面的人了，我已經不是青年了……至少不是那麼年青了。……”

“你給我的錢已經化光了，”卡脫說。

他点点头。“這我想得到。”

“二百馬克這數目在今天不算多。但我也還買了床單子和一條鴨絨被。克林格太太講得不錯，他的被褥都已洗得快破了。”

“你看怎樣？”華德問。“我們搞得到嗎？”

“搞得到什麼？”

“多數。”

“啊，你想到这上面去了嗎？”卡脫的念头是完全在另一个地方。“这声势是壯大的，参加的人一定多的。你瞧，这不真成了人民的節日。”

“要更加具有战斗的精神才好，”他說。“許多人只是快乐，而对于要來掠奪我們的那些不要臉的家伙并不忿恨。”

“我提出一个和解的建議，”卡脫笑着說。“我們找一家咖啡館吧。孩子的兩条腿要休息休息了，而且我也非常口渴，想喝咖啡。”

他們喝了咖啡，孩子喝了汽水，然后愉快地順着碼頭踽踽，在登陸橋飯店進了午餐。孩子总是望着那些大船出神，可是到了下午，他終于不勝疲勞而在卡脫的怀里睡着了。

三

卡尔·勃倫吞和外婆宝玲是家里的“二老”，虽然兩人之間有二十歲以上的距离。年紀还不到五十的卡尔由于他的眼病在近年來是顯得老了、沒有办法了、衰弱了。七十多歲的宝玲·哈特柯夫却相反地还是驚人地精神矍鑠而且是她女婿的一个良好的臂助。所以在勃倫吞从医院里出來之后的最近期間，兩人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侶，虽然勃倫吞家由于房間嫌狹窄而不能不請外婆在鄰居那里分租一間屋子。但是每天晚上卡尔和她总是坐在起居室里，一同收听無線电廣播，或者宝玲用了她那双永不疲倦的眼睛朗誦報紙、画报或書籍給他听。为了使他晚上不感孤寂，所以她下午去看电影，一星期兩次；这是她不肯放弃的最大的乐事。如果有一張影片她看得特別滿意，那末她就坐着不出來，接下去再看一場。她成了卡尔·勃倫吞不可缺少的人物，因为她比斐莉妲还有耐性、还仔細。斐莉妲也远不能如她母親那

样好地朗诵，她现在朗诵的次数越多便越显出她更大的才能来。

现在他们默然对坐着在等候听取表决的初次结果。卡尔心中在自问，路易·哈特柯夫和沃托和爱弥尔是不是也会参加表决呢。应该可以参加吧，因为他们的党这次是和共产党一致行动的呀。但是包尔·帕开，这一位富裕了的小资产阶级和夸夸其谈的假圣人，他是一定躲在家里的，他是拥护法律和制度的。拥护允许领主们依靠人民的负担来生活的法律，拥护听任把劳动人民无耻地掠夺的制度。至于费尔默家和梅肯他尔^①家的人——他哥哥马蒂斯更不用问了——，所有这些现在又高高在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觉得自己是文化和道德的保护者和拯救者了。……他的念头一下子又转到了他儿子的身上，他在最近几星期里却是用了一种正好说是贝塞克^②的坚苦精神在工作着，写文章，发表演说，一忽儿在这里，一忽儿又赶到那里。他也想到了恩斯特·台尔曼。……如果华德对他讲的话没有错，就是说这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一致行动主要是台尔曼的功绩，那他确是达成了他——卡尔·勃侬吞——所认为不可能的事了。……现在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报纸都在谈台尔曼。……在他身上向来就藏着一种领袖的人格，这是不错的，但是他这样快就出人头地了，这还是使勃侬吞感觉惊讶。……一个伟大的人物，充满着豪迈的精力。但是主要的——还在于一个政治的头脑。……

他曾经到医院里来探望过我，卡尔·勃侬吞想起，他在这种回忆中就感觉到温暖和愉快。……

宝玲·哈特柯夫的念头是在邻居狄德里希夫妇身上。这一

① 亨利·费尔默的女婿。

② 北欧神话中醉酒狂战的勇士。

对老人靠着一点微薄的养老金生活，而且常常遇到这种日子，就是她必須从斐莉妲的食品儲藏室里偷偷地拿一点馬鈴薯給他們，好教他們晚上有一点吃的。現在他們却憎恨他們的房客，好几天不同她交談，因为她反对領主協議而参加了民意表決。那个老狄德里希憎恨那些还要剝奪領主和他們屬員的正當財產的人，因为——如他所說——他們由于戰爭和革命，苦难已經受得够了。他曾惡狠狠地向着宝玲·哈特柯夫叫道：“出这种主意的是共產党人，而社民党人就上了他們的当！”狄德里希太太幫着她丈夫講話，說反对領主們的人是不信基督教的，是沒有同情心，是殘忍的。“一个人有哪样的地位，都是由上帝决定的，”她对着宝玲·哈特柯夫的臉这样喊。“凡是屬於誰的东西，照理而且永远就是誰的，不管是一間茅屋还是一座王宮。”宝玲沒有回一句話，但是心里非常奇怪。現在她又想到了这一点，她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他們可是連一間茅屋也沒有呀。”

“你在想什么心事？”卡尔·勃倫吞抬起頭來。

“我？”她問。“怎么呢？”

“你在嘆氣。”

“喔，我嘆了氣？”

她不講給她的女婿听狄德里希家的事，他听了一定会生氣的。她眯着眼睛望望卡尔。……“我的兒啊，你又發胖了，”她心里在想。“臉浮胖得不自然。……不錯，这是由于缺少运动和不活动。同时他却有个不健康的心。……”她决心要同斐莉妲講句正經話。一定要請个医生。……斐莉妲竟看不到这一点，也不想想办法，她想到这里只是搖頭，……

卡尔·勃倫吞抬起頭來，同时举起食指：“噯！投票的初步結果！”

不錯，耳机里薄薄的金屬小片在顫動，而且把一個幾公里以外的聲音復述了出來。初步的結果是從依蔡霍①發出來的，不是從漢堡。……“噝！……兩千四百零三票贊成民意表決——八十六票反對。”

“喔哈！”寶玲驚異起來。“這多偉大！只有八十六票反對。”

“可是有多少人沒有參加表決呢？”卡爾反駁說。“這是有決定意義的。”

“這怎麼會有決定意義呢？”她不相信。“我想，每次選舉總是由選民決定的。”

“這次有些不同。這是贊成和反對的問題。我們必須在全部有投票權的人數里面獲得多數，你明白嗎？”

“這我當然知道。這兩千對八十六不是多數嗎？”

“如果有——譬如說——三千有投票權的人待在家里沒有投票，那末兩千就不是多數了，”卡爾指教她。

不成，這一點外婆寶玲一時搞不清楚。她考慮、思索，慢慢地了解起來。她的頭腦還能工作，她的理智向來沒有過遮眼革②。她隔了一會提出的問題只是想用來証實一下，她所理解的是不是準確。

“那末——有多少有表決權的人呢，卡爾？”

“約有四千萬。”

“什——麼？”寶玲·哈特柯夫吓了一跳。四千萬？她的頭腦在工作。“卡爾！”她推推她的女婿。“你听着！那末我們得

① 德國北部城市名。

② 拉馬車的馬所戴。

有——兩千万票嗎？”

“是的。”

是的——他倒說得很輕鬆。……兩千万？……象卡尔这样一个聪明人怎能設想会有兩千万人和他有一样的意見呢？不是还有象狄德里希一类人嗎？不是还有那許許多多不願意和共產黨和社会民主黨打交道的人嗎？兩千万？……她回想到当初社会民主黨員計算能有一百五十万張选票时就產生了何等的欢呼。那时她的約翰快乐得眼泪到了眼眶里，擁抱了她，向她說道——她还記得很清楚——：“宝玲，現在我們成功了！有了一百五十万拥护我們的人。不久我們就能把我們的敌人打倒了。”不錯——他是这样講过的。現在社会民主黨和共產黨想要达到二千万票嗎？連卡尔也認為有这个可能嗎？他难道不想想以前的几次选举嗎？……

“現在來啦！”卡尔叫道。“漢堡的初步總結！”

宝玲听到收音机听筒里的声响，听他說出的数字是：四十二万六千。

卡尔滿意地点点头。“怎么样？”他喊道。“这数目听來就不同了，是嗎？”他把耳机拿下。“你会看到，漢堡又占着第一位！……”

半夜过了很久，華德才回到家里。他的父親躺在床上還沒睡着。他在等候兒子。他穿着寢衣拖着鞋子走到華德臥室里來，詢問最后的結果。

“父親，暫時得到的总数是超过一千四百万。你想想，單單在漢堡我們已經有了五十万。”

卡尔站在那里，考慮，計算。他的嘴唇在顫動着，他是非常

激动。他随后詢問地望着他的兒子，心虛而且低聲地說道：

“可是这个数目还不够。”

四

的确是不够。还差几百万票。但是德國工人階級以前还不曾在一次市民的——民主的投票中，一方面遭受政府機構的抵制，一方面被控制輿論的資產階級的报刊所誣蔑，被無綫电廣播所攻击，而能獲得那样大的票数，几乎得到了一千五百万。那些待在家里不露面的無所謂的人和有臣民根性的人造成了这个决定。現在那些在革命的时候被赶走的王侯們又能向共和國提出他們的賬單，而还在战敗的影响下吃苦的人民便不得不來偿付这笔賬了。但是共和國却永远沾上了这个耻辱的污点。

卡尔·勃侖吞是这样評論这件事的。“市民驕傲和市民快乐”聚飲会分子們却有完全不同的結論。他們起先大大地吃了一驚。一千五百万票——这数目使他們骨節里都在發抖。但是他們很快就从这个恐怖里擺脫了出來，經過的時間絕不久，他們便做出了勝利者的樣子來。在民意表決之后他們的第一次星期三晚会上，恰巧是包尔·帕开——他在这个圈子里原來只是个忍耐者——对勝利叫喊起來，对紅色分子恣肆地嘲笑起來。

他喊道：“台尔曼和沙特曼手挽着手。的确，一对寶貝！紅色和粉紅色找到一塊兒去了！各位先生們，我向來就有这样看法而且也——一向警惕着！現在我想，我們大家都體驗到發生了什么事情。我不想把事件誇大，可是——各位先生——这有关文明，有关文化，有关公理和秩序，总之，有关一切我們認為神聖的事物！”

他用这种腔調把他冗長的辭句激昂地喋喋不休地講了一

陣，自己覺得又威風又明哲。干酪批發商阿尔貝·尼倫拔兴奋地敲敲帕开的肩膀，保證他确是一个具有政治頭腦和民族性格的人物。其他聚餐會分子可是保持緘默和考慮的態度。亨利·費爾默和他的女婿梅肯他爾甚至對帕开恨恨地翻着白眼。他們早就把他看作是這圈子裏的一個外人，一個卑陋的平民，他确是爬到了相當優裕的地位，但是他的出身總無法否認。亨利的女婿正在暗笑帕开的那種政治性的激動，亨利恨恨地對他低聲說道：

“真是個討人厭的法螺家！我們還是沒有擺脫他！”

斯蒂芬·梅肯他爾却用比較幽默的眼光來評價帕开的做作。

“你要怎樣呢，爸爸，”他回答說。“我覺得他這個人化錢也買不到。別忘了，帕开這類人是社會的支柱。”

樞密顧問官巴拉勃博士是漢堡最早的經紀商行中間一家的老板，他自命是自由主義者，今天初次帶着他的兒子來參加聚飲會。這兒子正在注意傾聽帕开滔滔不絕的講話。那樞密顧問原想把他的兒子介紹一下並且聽一聽大家的恭維，因為他是個才從瑪爾堡來的新科法學博士。不料今晚大家都談着這次愚蠢而討厭的民意表決，而這個尖鬚鬚的小資產階級帕开又大言不慚地成了大家的中心。

“你喜歡聽這個講廢話的嗎？”樞密顧問問他的兒子。

“很喜歡！”那兒子回答。“父親，他是怎麼樣一個人？”

“是個十足的笨伯！”

“這我聽出來了！”那小巴拉勃笑起來。“一個商業家，是嗎？”

“噯——！他算得商業家！”答复里充滿着深深的蔑視。“娛

乐場的經包人^①。听说做过市立剧院的什么主任。……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这类家伙以前叫做高等騙子。”

“他怎么会加入到你的聚飲会上來的呢，父親？”

“这个我也想知道！”樞密顧問官回答說。“他当然也有長处；他是个最高明的打斯卡特牌的專家，又是个滿肚子黄色故事的講述家。”

“一个好听的介紹。”

包尔·帕开在同律師寇納博士辯論，寇納博士的見解是：必須教社会民主党擺脫共產党人的攏絡，不管費多大的代价。這兩位紅色弟兄分开了还可以忍受，联合起來可是一个經常的危險。

“这只能暫時有效，”帕开象神仙降諭似地說。“因为这些馬克思主义者根本上都是一条心和一個灵魂。这可說是在于事件的本質——就是这两个党所承担的事件。他們要把資產階級排除，教工人階級当权，要使整个民族成为無產者。正如在俄國一样！……不錯，先生們，就象在俄國一样。您們不知道，那边的布尔什維克党人直到革命爆發，一向是自称为社会民主党員嗎？……您們瞧瞧，國家的敌人就是这样伪裝的！这計劃好的对領主們权利的剝夺只算是个前奏曲。如果这樁事情成功，那就把社会主义丢在腦后了。……”

年青的巴拉勃博士參加到談話中來。“帕开先生，什么叫：成功呢？您認為，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和共產党人在民意表決的时候獲得了多数，这个表示就有法律的效力嗎？”

“否則怎么样呢？”帕开奇怪起來。“这不載在憲法上嗎。”他盯住了那位穿着高領子坐在那里的年青人望了望，看到他象

^① 包尔·帕开承包过几个娱乐場所的廁所，見父親們。

猫一样地眯着眼睛，把他的闊嘴巴抿得象条細綫一样。“驕傲的小子！”他心想。这种自大而且譏嘲的态度使他感覺不快。但为了顧慮那位老樞密顧問官，他控制了自己，并不如他起初想要做的那样立刻就对这个黃嘴小子加以应得的指斥。可是他輕輕向着那位干酪批售商說道：“也算是一种作風，帶着他剛成年的兒子乱跑。如果大家都要这样干呢？……”

“我覺得，尊敬的帕开先生，”亨斯·巴拉勃博士略为沉吟一下說，“我覺得，您把一紙書面憲法和現实的权力关系搞錯了。这确是許多人常犯的一种錯誤的結論。……但是除了这一点不問，我們的憲法幸而还包含几条条文，可以預防，可以使憲法失效。……”

“我的兒子是法学家，各位先生！”樞密顧問官傲然插嘴說。“他不久前才考得博士！”

亨斯·巴拉勃不快地向他父親望望，好象要說：“講这些干什么呢？……”

然后他又把头从不舒服的高領子上面轉向帕开。帕开在恨恨地傾听着，但外表上裝出愉快的神气。

“我相信，如果民意表決多数贊成剝夺領主的权利，兴登堡总統会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状态，宣布表決無效。……”

“但是如果不这样呢？”帕开性急地插嘴說。

“講这种話是多余的，帕开先生，”年青的博士慢吞吞地回答，加重每个字的語气。“兴登堡先生可是我們民族的一定階層的代表。况且还有國防軍，不是嗎？所謂 *ultima ratio*①。……对于每一个國家來說，如果它不願意用它的憲法的圈套來懸梁自

① 拉丁語：最后的手段。

尽，那末民主就有了界限。凡是公理和秩序的最基本的概念受到危害的地方，这就是界限。”

“那末專政嗎？”帕开插嘴說。

“又怎么样呢？”巴拉勃博士問。“如果情况需要，您反对嗎？如果为了維持國家的权利基礎必須这样做的話？”

帕开保證，他是一定不会反对的。正相反！這場談話就在欢笑、贊成和复述几樁軼事之下結束了。帕开做出比他的真情要愉快一点的样子。他对于这个向他挑战的輕薄青年無限忿怒。他大概自信作为一个新出爐的大学出身的人物定然有权利参加一个嚴肅的政治談話吧？呸，这个輕佻的孩子多么自負！他自命是法学家，而把憲法看成一張廢紙。……共和國罗致这种漂亮的法学蛇蠍。帕开决心报复这次所受的侮辱，在适当的时机給樞密顧問和他的兒子來一下相当的打击。今天他可是很高兴，已經有賭伴坐到了一起來，把紙牌攤到了桌子上。当他拿了兩副大大的 grand 和一副不怕打的 Nuli ouvert^① 在三人中做了贏家时，一肚皮怒气就完全付諸东流了。

五

樞密顧問巴拉勃博士覺得有他这个兒子非常值得驕傲，而且还是他的独子，將來要承襲他的商行。这孩子把大言不慚的帕开說得啞口無言，这是使他心里高兴的。但是使他不快的，是他顯然在搞政治了。稍为懂得一点政治，为求見解不致落后，而偶然和人家談論的时候可以应付，这原是值得願望的，但他似乎覺得他兒子对政治的兴趣是比較需要的还大些。他又覺得他兒

① 以上都是打斯卡特牌的名稱。

子太喜欢談强权政治。那旧日的值得重視的自由原則到哪兒去了呢？这是他在家里始終想加以提倡，而且对他的兒子也是根据了这些原則來教育的。

他在回家的途中碍着司机沒有提起这个問題。但是他为了要同兒子談談清楚，因此提議，在隆巴德桥头便下車步行回家。于是父子兩人就在半夜已經过了好久的時候，冷清清地順埃尔斯特湖岸行走。

小巴拉勃看这靜悄悄而温暖的夏夜景色都象是舞台上的布景：那些湖岸的灯光在水中所作的环紋嬉戲，那些黑黝黝的、从樹叢的叶子里透露出輪廓來的高樓別墅。兩人除了自己的步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声响，除非是微波向湖岸輕得象嘆息一样的拍击声。

樞密顧問取出他的雪茄烟盒，他也遞一支給兒子，但兒子微笑地辭謝了。樞密顧問鄭重其事地，几乎是規規矩矩地把雪茄烟点上了火，吸了几口。小巴拉勃虽然裝出只在消受着这清和的夏夜，却在窺察着他的父親。他已經清清楚楚覺到他的父親要和他談話；他也預感到所談的將和剛才的政治性談話有关系。他就等着，并且决心为自己的信心辯护。

“亨斯，据我看，你成了个大政治家了，”樞密顧問开始說。“还是只能算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呢？你是想把这个誇口的自命政治家教訓一頓呢，还是你自己中了政治的魔？”

“父親，沒有一个有思想的人物可以不問政治而生活的。”

“这是对的，”樞密顧問官承認。“可是你还太年青。你还……”

“我老早有选举权了，父親。所以我是个十足的國民了。”

“那是無可否認的！”樞密顧問笑嘻嘻从側面望着兒子。“但

是我覺得政治是一個要有節制去享受的東西。一個人不應該躲開它，當然不應該，但也不應該太全心全意地往裡面鑽。”

“父親，一個人應該把他所研究的一切事物尽可能嚴肅而徹底地去研究。”

樞密顧問不言語。他知道，這早就是他的原則之一。

“還是你認為，”兒子問，“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命運，你和我們的前輩所掙到的一切，我們的權利和我們的財產，都委之于帕開這一班人嗎？”

樞密顧問並不回答這問題，却說道：

“我就在想，對這個小丑這樣答復，究竟是否恰當。”

“父親，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聽你剛才講的話，你好象是一個極權政治家。你把成文的法律看作是一張廢紙，把國防軍稱作 *ultima ratio*。……當然，仔細看來，也就是如此，但是能這樣講、能這樣談政治嗎？我覺得我們的民主——當然在它制度良好的範圍之內——總還是我們法治國里一個健全而堅實的基礎。”

亨斯·巴拉勃博士笑得那麼尖刻，害得樞密顧問奇怪起來，他站定了問道：

“你笑我嗎？”

“不是笑你，父親！我覺得你這個定義下得很偉大。……在它制度良好的範圍之內。關鍵就在這裡。譬如說這民意表決獲得了多數，那末這些社民黨人就會同共產黨人密切地團結起來，開始做——這是說，如果大家允准他們這樣做——沒收的工作。他們從領主們開始，却沒有人曉得他們會做到哪些人為止。但是會做下去，可能第二批就輪到容克^①們，隨後是大地主，隨後康采恩企業家、廠主等等。我們的制度將一無所餘了；我們將被

依照憲法合法地拖進了社會主義。……是呀，是呀，不能越過這制度良好的範圍，關鍵就在這點，所以說要當心。”

“孩子，你所見的只是惡魔！”樞密顧問回答時在吸着他的雪茄烟。同時他覺得他兒子的議論就象一個倒鈎挂住在他的心頭。社會主義的要求——樞密顧問所常稱之為工人階級的目標的——已經不再是幻象似的一點東西而是個有挑戰意義的現實了，它已經有全國半數人民做支柱，而在俄國已經成了國家權力了。情況已經根本改變，他也覺得文化和文明已臨到了存亡危急之秋。還有自由思想的余地嗎？還是——這深深在他的骨子裏長了根的傳統思想——全賴自由的原則來拯救這危機呢？掌握一部分工人階級，使他們脫離社會主義路線，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在社會民主黨的領袖裏面有許多是謹慎持重的人物。他在市議會的專門委員會裏認識了他們。他們是可以合作的。他們是絕對可以信任的；他們既不提出專政的要求也不願意使經濟起突變。不對，那些極權政治家是不對的。他們喚起一種不必要的危險。這些亨斯都不懂得。他也不可能懂得。政治的偏見和狹隘性真是容易教人曠盲的。可是盲目地搞政治是不可抗拒地要走向絕境的。樞密顧問想把這種考慮告訴他的兒子，要把自己的比較遠見的考慮和理由向他說明。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只問道：“那末你大概信仰了一種政治方針吧，亨斯？”

“是的，父親，”他立刻回答，好象他早已等着這個問題。“國家社會主義！”

樞密顧問吃了一驚。他望着兒子。兒子忍受着這個目光，心里在想：“話已說了，現在等着風暴來臨吧。”

① 貴族大地主。

“希特勒嗎？”樞密顧問低声說。“這……這可不是……政治家吧？”

“那末是什麼呢，父親？”

“孩子，這是個政治上的冒險者！是個碰運氣的！是個賭博家！”

“你看得多么錯誤，”兒子好似惋惜地說。

“他不是也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嗎？”樞密顧問問，他一邊慢慢地走着。“國家—社會主義者嗎？”

亨斯·巴拉勃向着默默無言在他身邊走着的人回答說道：“父親，在古遠時代，當保羅在雅典說教的時候，一班不信神的人把他引到一個古壇前面，壇上寫着：未識之神^①。天才的使徒便喊道，這就是我的神；你們一向沒有認識他。他就把這個壇供奉那個由耶穌基督所啓示了的神。從這時候起，不信教的人就皈依了。他們就在古壇前面對新的教義貢獻犧牲。”

“這故事的教育意義是什麼呢？”樞密顧問問。

“阿道夫·希特勒把群眾的新神，社會主義，宣布是他的，為的就是要在這個標志之下，把舊的權利和舊的秩序維持在它們良好的範圍之內。”

“你這樣看法倒是一個安慰。”樞密顧問嘆口氣說。“可是你講講看，是不是大家都這樣看法呢？大家都知道這一點嗎？”

“天曉得！”兒子笑着喊。“我覺得，只要我們知道，也就夠了。”

樞密顧問這天夜里睡不着覺。他的兒子，一個他幾乎已經

① 見新約使徒行傳。

不敢巴望的晚生子，已經成人了，他似乎准备憑他自己的主見去形成他的生活。他兒子回答他的話再三地回到他的腦海中來。他再三地去吟味它。但是他越是把他自己的和兒子的見解互相对比、互相較量，他兒子的見解便越顯得有力量。“我的理想是隨着我老去了，”他想，“青年們在怀着新的理想往前推進。”但是——他替那些新生的、將要替代他那个世代的人們担心。旧的原則是：自己生活并且讓別人生活！这不適用了。新的公理是：吃人或被別人所吃！可是在这样一种規律下，誰能够知道，將由誰來吃掉誰呢？……

第三十五章

一

在准备民意表決的几天里，華德·勃倫吞在党部的画室里在彩画家和繪圖家之間結識了一个青年女画家，他觉得她是个杰出的女子。她身材矮小，瘦削得象孩子一样。她头上長着深色光亮的头髮，照現行的式样剪短分开，在一边用一只小小的銀別針夾着。華德初次見到她的時候周身象触了电一样：身材、肩膀、頸項、橢圓形的头和一双深色扁桃形的眼睛，那丰满而塗上口紅的嘴唇——他想道，这是个外國女子，一个黑白种的混血兒。“您会講德國話嗎？”他問她。

“您这个青年啊！——您大概还想把我抱起來吧，对嗎？”

她是生在密歇尔教堂附近的，这就是說，她是生在漢堡的中心，而且有一个真正德國的姓氏：苏耳茨——她叫海丽茄·苏耳茨。

華德只要能够这样安排，他就在白天从編輯室里溜出來几

分鐘，攀登盤旋的鐵扶梯，走上頂樓的畫室，去觀看這位特殊的人物工作。這女孩子有一雙值得驚異的靈巧的手。毛筆在麻布上颯颯地揮動着，一忽兒這裡，一忽兒那裡，好象是非常隨意，然後加上幾筆聯絡的綫條，就形成了一個頭部、一個軀干、臂膀、手。再在背景加上幾點色彩，並且是輕淡的筆觸，而一座宮邸已經可以認得出來，一個公園和一條林蔭大道。……當華德對於這種大胆而恣縱的画法還不勝驚訝的時候，一張圖畫已經完成。她咧開嘴露出了一副美麗的牙齒笑着問道：“您看好嗎？”

華德只有點頭贊嘆的份。於是女孩子又笑起來，这回是笑他那種臉部的表情。

當他又坐到他的寫字台前，用心在寫一篇文章，把句子划掉，重新再寫，為了好再把它划掉，直到沒有一個排字工人可以看得清他的塗改——常常連他自己也看不清——，在這時候，他又會想到她，想到她用了那種不可理解的準確性，只要那樣颯颯地幾筆，便從灰色的麻布上變幻出圖象來了。

“這種天才真是教人羨慕，”他向她說。“您的藝術真高明，我不能不說！”

“噯！”她辭謝說，“這些都不過是稿子，只是些草圖。但是就效果講，我指的是圖畫的必要的作用，已經可算是足夠了。這種地方甚至還需要粗糙。”

華德在以後的幾天里時常跑到頂樓的畫室里來，以致惹起了人家的注意，並且拿他開起心來。因此他便抑制自己，少上樓去，儘管心里怎樣想去看她，想站在她的跟前，想看她工作。他在少女坡上一個藝術展覽會里看到一張谷根畫的人象——塔喜狄的少女們——；其中有一個少女活象那個小畫家。他就把這張畫買了回來掛在他的書架旁邊。

他接到一封卡脫寫來的信，突然感到內疚。他已經好久沒有想到她和那孩子了。他覺得自己有罪過。他又不禁對自己好笑起來。他有什么罪過呢？他覺得犯了什么過失呢？

有一天，報紙的第三版上滿載着他寫的一篇報告，標題是：漢堡準備民意表決，他就把報紙送到女畫師那里，請她讀一讀他的報告。她正用一根短棍支著手腕，拿著毛筆在一塊硬紙板上寫花體字。一個個字母排列得象鋼版雕刻出來的一樣。“您放下好啦！”她說時並不中斷她的工作，也不望他一望。他走開之前，還在她旁邊站了一會。他胸口似乎感到一種壓迫。出了什么事呢？她的態度為什麼這般冷淡？

不到一點鐘，他又進了畫室。他做出對於其他畫師和繪圖師的工作也感到興趣的樣子，觀察他們所制作的那些宣傳牌和草圖。最後他走到她跟前。那幾公尺長的、分成三節的橫幅標語上已經寫上了大大的字母：不給領主們一芬尼！國家的財富屬於人民！她從她的矮凳上站起來，在一個桶裡面洗滌毛筆。她向他抬頭望了一眼，說：“請您別再上這里來了！”

華德滿臉通紅起來。他想講幾句話，但是一句也說不出口來。他想走，但是他的腿不聽從他的話。這時她走向他跟前來，輕輕說道：“我們在別的地方也可以會面的！”

“啊，不錯！我們也可以！”他脫口說出來。

二

這是個美妙的夏季。他們尽可能地時常在一起。海麗——華德是這樣稱呼她的——比他的空閒工夫多得多。她能夠隨意支配她的時間；他相反地在做完了編輯工作之後，還要做許多黨務方面的工作，還要參加討論，做報告。如果他被派到區部里去

做集会的演講員，海丽有时候便随着一同去。那末他們至少在來去的路上是在一起了。他沒有事的晚上，他們就一同進戲院或者听音乐会，否則就在她的画室里过一个美妙的夜晚。

她有个十足罗曼蒂克的工作室。她住在緊靠着独芬河的老梵朗街上一座由古老的貨棧改造的屋子的頂樓上，有两个房間：她的画室和一个作为起居室兼臥室的小房間。臨河，在傾斜的屋頂牆上，开着个大窗子，明亮的光綫通过它射進房間里來。臥室里却除了一个小天窗外一無所有，这天窗是用一条鉄杆來开啓的，可以通过它望見一小方天空。这是她的領域。華德虽然覺得这里有点雅趣，却是——他并不向海丽說破——非常凌亂。他在家里是習慣于極嚴格的整潔的。如果他的母親見到这种頂樓的生活，她一定会把双手在頭頂上合攏來，并用一句話來表达她的判断：吉卜賽的生活！在烹飪角落里的洗滌盆旁边放着些用过的蓋碟。一塊木板上凌亂放着各色各样吃剩的东西，旁边就是肥皂、面油和放着牙刷的漱口杯。在臥室里有一塊放在兩只木箱上的床墊，一張很低的桌子旁边放着兩張矮凳，还有一盞一人高的立地电灯。此外是顏料管、毛筆、鉛筆、墨水、紙張——都是雜亂無章地放在褥子上、桌子上和地板上。成堆的圖画、速寫和草稿，四周牆上都挂滿了这些东西，也有堆在大画室里的，有帶框的，也有不帶框的。

她給他看她的圖画、人体素描、草稿等，他驚訝地問道：

“我想，你靠着你的繪画生活吧？”

“的确是这样，”她笑着回答。“甚至生活得非常好！”

“可是你这些画都在这里呀？”

“就为还没有找到買主。我这些貨滯銷了。……是呀，我的同志，藝術品可不是那么快就銷得掉的。我生產的东西是既不

能吃、又不能穿的。但是有时总还会有个笨家伙来的。”

“海丽，那么你怎样规定一张画的价目呢？”

“这要估计的！”她教导他。

“根据你在这上面所化的工夫吧？”

“不！根据买主的钱包！”

他们两人现在所过的是一种快乐不羁的吉卜赛人生活。他们喜欢做什么，心想做什么，便做什么，他们——如海丽所说的——不管“什么上帝和石子街①”。华德向来没有看过这许多艺术展览会、画廊和艺术品的拍卖行。他结识了些海丽的男女朋友，都是画家、艺术家，穿著得怪样而且惹人注意。有些穿着麻布短衫，有些穿丝绒茄克；统统喜欢留长头髮；有一个年纪还不会比华德大，下颚竟已经留了一撮很滑稽的胡须。女画师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头髮梳得别致，在他看来真象是化妆了一样。他觉得只有他和海丽单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幸运的。但是她却认为这种“画室气氛”是和空气一样地不可缺少。

他们在空闲的周末便上“绿色的郊野”去。这是海丽以前难得做的事，但她现在对郊游、对在乡村客栈或在仓库里过夜感到了快乐。她带着她的小画架，他们临着一条河流、或在荒原上或在林间的草地上休息的时候，她就用她熟练的手腕把风景纪录在纸上。因此有些图画结合了他们幸福的回忆。

海丽忽然想到要乘着自行车到野外去。他们使用分期付款的方法买了两辆自行车，在华德周末得闲的时候——他们就在星期六编辑工作结束之后一同出发。

① 石子街是汉堡的一条街名，这里有“舆论”之意。

他們有一次在乘着自行車の游歷中穿过提特馬什^①的時候，海麗在浮尔登的村庄酒店里用一支鋼条筆在薄銅片上画了几个農民的头部。她工作得十分兴奋。要教六个头部成为一小套：提特馬什的典型头部。

當他們在太陽照耀的这个夏季星期天騎着自行車从浮尔登到提特馬什的首都海德去的時候，海風正從他們背后舒適地吹來，華德說道：“海麗，我們正從神聖的土地上踏過去！”他們兩車并着，她把一條臂膀搭在他的肩膀上，他講給她听关于这北海濱艾特尔和易北兩河之間的驕傲而愛好自由的農民的故事故事，他們在十五和十六世紀中，當德國到处是領主和騎士們專橫地統治着，把人民的每次起義，包括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都血腥地鎮壓下去的時候，独有他們還在為了他們的自由而斗争着并且很成功地保衛了他們的自由。“海麗，你想想，这提特馬什農民共和國存在了几乎六十年，占了整整前半个十六世紀。这全靠農民在赫敏斯特地方對丹麥王的騎士軍的一場勝利。”

“那農民的人數一定比騎士多得多，是嗎？”她說時在夢想似地望着她面前遼闊的、有圍籬貫穿着的平原。

“正相反。農民中只有幾千人有武器；領主們倒反有几乎三萬人的兵力。單單丹麥王的禁衛軍，所謂黑衛軍，就有六千個有戰場經驗的傭兵。農民還是勝利了。你知道他們是怎么搞的嗎？你听着！他們讓領主們的軍隊深入內地，那些自命為無敵的驕傲騎士在這場侵略戰役里，便象參加閱兵式一樣地長驅直入。他們在盔甲外面披上禮服，后面拖着一大隊輜重車輛。這

① 在北海濱好斯坦地方，該地居民曾于十五世紀到一五五九年組織獨立的農民共和國，一五〇〇年戰勝丹麥。

些車輛是用來裝載擄掠品的，因為他們準備把這地方徹底洗劫一下。當敵軍到達了農民準備在此決戰的赫敏斯特之後，農民便把水閘開放，使低地都浸在水里。當時又下了一場大雪，這是農民再盼望也不容易盼望到的，於是那些穿着鐵甲、騎着沉重的戰馬的騎士們便紛紛沉陷在波浪和被水浸松了的淤泥里。領主們的步兵在這陌生地方，大路小徑都不熟悉，便在風雪里面失掉了任何聯絡。農民四面八方沖過來，把騎士和傭兵們有的用戰斧砍殺，有的用長槍刺死。丹麥王是唯一能帶着少數扈從逃走的人，但是陣亡的人近三萬，幾乎是好斯坦的全部騎士。”

“我的天啊，多么可怕！”海麗叫起來。

“這固然是可怕的事情，”華德同意說。“但是如果農民不把騎士們殺死，騎士們就要把農民和他們的妻兒殺死了。對付強盜式的侵略者是不能有惻隱之心的。一個要想始終自由的自由民族必須保衛它的自由。”

他們坐在海德城內長方形的市場附近一家客棧里，海麗說，她已經奇怪了好久，為什麼他絕沒有問起過她究竟是怎樣一個怪人物，為什麼他簡直沒有打聽過她的家庭出身。“因為，”她俏皮地附帶說，“我並不是一個怎樣純粹的、典型的漢堡人呀。”

“這你的確不是，”華德証實說。“你的搖籃可能是在一個南海^①島上。”

“別踩領結，我的孩子！領帶是很貴的！”^②

① 太平洋南部海面，德語稱為南海。

② 原文用漢堡土白，意為：莫做不必要的事情。這裡指華德說她生長在南海島上是太過分了。

旁边桌子上坐着几个穿了星期天的盛裝的青年農民，他們毫無顧忌地在对着这个披着烏黑光亮的头髮、有一双烏溜溜的眼睛、褐色皮膚、有外國風致的少女呆看。他們听到海丽說起一点不含糊的漢堡土白來，先还忍住笑，后来便放声大笑起來。

海丽向着他們叫道：

“你們要怎样呢，我是个出生在漢堡的人呀！”^①

那几个農民青年笑得弯了腰。有一个快乐得在拍着大腿。

華德在这个星期天下午听到了一段就在海港城市漢堡也不是日常听得到的家庭歷史。“原來我的母親，你得知道，特別喜欢——好吧，我們說南方人吧。”海丽的父親是个馬來人，一个新加坡的海員。她只在相片上認識过他，把他描寫成为一个瘦削而有褐色皮膚的男子，長有高大的鼻子和深色的头髮。“我相信，他是个水手。我的母親却时常說他是高級船員。最后他在她的腦筋里甚至提升到了一位船長。”

“你的母親也長得那样有外國样子嗎？”

“你怎么想的！”海丽好笑地叫起來。“她是个道地的漢堡人，金黃色头髮和藍眼睛。可是我从她身上承襲的只是个原來的姓氏苏耳茨。”

“你就在这样一个复雜的家庭关系里長成的嗎？”

“那时我恰好十歲，一夜之間我的母親不見了，大概是和一个海員到海外去了。我母親的哥哥，狄奧舅舅——他在沙尔市場上开着一片罐頭食品商店——把我接了去撫养長大。他也負擔了我的學費。狄奧舅舅是个高尚的人物，華德，我們几时得去拜訪拜訪他。他有这样一个炸彈，我告訴你。”

① 原文用漢堡土白。

“他有什么？”

“他的腦袋真象个球，到处是光光滑滑的，上面一根短頭髮也沒有。”

華德扑嗤笑了出來。“这都是些特別的人物，你的父母和親戚，我不能不这样講。”

“你喜欢我現在这个样子嗎？”她問。她的眼睛在俏皮地眨着。

“我就喜欢你現在这个样子。”

三

華德起先覺得陪着海丽去參觀那許多藝術展覽會并不怎样有趣，如果有海丽的画友在一起，甚至还时常覺得非常無聊。但是他因此學習到了許多他以前不知道的事物。另一方面，海丽也参加了些她如果不和華德在一起决不会去的集会。有一次，俄國的足球隊在郊外霍海路夫特和一个德國工人体育协会的足球隊举行比賽，她很神气的和華德坐在大运动場里許多許多人的中間。她覺得看观众比看球戲还有趣些。这种兴奋！这种热情！就为了某一个球員盤着球在場上跑，会有成百成千的人好象看到了一点非常突然的事件一样地跳起來，高呼狂叫，并且用臂膀來表情！她覺得看來怪有趣的。

球賽完后華德問她是不是下次再想來看时，她把头点得很起勁。“要來的！非常有趣，”她說。“我以前根本不曉得。下次我要帶了我的速寫本來。”

海丽不願意入党，但是她声明，她的立場是工人階級的。

“我也是个女工，”她說，“我必得靠我的双手來維持我的生活。我輕視那种依靠別人的工作而生活的人。”

她可是不大願意參加政治性的集會，只是为了迎合華德的意思有時才去參加。通常她在參加集會的時候也是喜歡注意聽眾而不注意演講的人。她大都是坐在那里觀察和研究人家的臉部、動作和表情，有時偷偷地用畫圖鉛筆速寫。

一天晚上，華德坐在沙格皮爾共產黨選舉宣傳大會的主席團座位上。恩斯特·台爾曼在講當前的資產階級選舉，華德在給明天的報紙寫報告。他從座上看到人群中海麗烏黑橢圓的頭部向着她的腹際低垂着。“我的天，她睡着了，”他心想。他一再朝她望去，她的頭總是低垂着。台爾曼可真不是個低聲講話的人；他相反地把每一句話都有力地、响亮地向着這大廳里發出來。她竟能睡着嗎？她覺得他講的話那麼不重要嗎？她已經答應了他在下星期日參加共產黨的候選人選舉會，這雖然使他勉強得到寬慰，但是她对台爾曼這個人物和言論這樣不重視，這真教他不能了解。

大會結束之後，他們按照約定的地點，在市立劇院對面施萬能藥房的拐角上會面。

四

“你講講看，海麗，你在會上睡着了嗎？”他問。

“沒有！”

“那末你聽到台爾曼講的什麼嗎？”

“沒有！”

“啊，你該知道！……”

“我畫了圖，”她說，她奇怪他怎麼始終還不明白，這是她的任務。“這裡，瞧！”

她遞給他一張紙。

紙上畫着恩斯特·台爾曼站在講台旁的一種他所特有的姿勢。一張極好的圖畫。華德還沒有看到過台爾曼的寫照有象這一張那樣維妙畢肖的。

“海麗，這張畫成功極了！”他叫起來。

“你可是還要罵我！”

“把這張畫送給我吧！”

“當然！我本來就是給你畫的！”

第二天她就在報紙上發現了她的圖畫，四周由他的報告構成一個框子。

夏季沉悶蒸郁的日子非常難受，它令人情緒惡劣、心境不舒、神經緊張。在勃侖吞的家庭里，已經又有過了不少這類沉悶的日子，一陣澄清性的雷雨是不可避免的。

華德好幾個星期以來只成了他老家的一个暫時的客人；他來到，狼吞虎咽地進餐，就又匆匆離去。他也時常在梵朗街過夜。愛芙莉和包爾對此非常諒解；他們已經是一半住在華德的房間里而且希望不久就能把這房間全部占用。斐莉妲和卡爾·勃侖吞可是對於他們兒子的生活絕不諒解；他們——如他們所講的——要從他的一方面得到一點東西，現在他已經有一個好的位置了。卡爾·勃侖吞在嘖咕着說，他再也不能從最早的新聞泉源里聽到世界各國的消息了。他認為，一個報館編輯在政治方面是什麼都比別人要知道得早得多。母親斐莉妲則在悲訴着說，現在家庭生活是完全分散了。這種互相埋怨的話在家庭里每天、每星期積累起來，而不快的情緒也就隨着每天、每星期在滋長着。

只有那位很年高而瘦削的外祖母寶玲還保持着她的恬靜。

她却也偶然感到这种紧张的气氛，但她不很了解它是从何而来的。她在漫长的夜晚诚心诚意地陪着她女婿坐着，给他朗诵，或是和他一起静听北德广播公司的节目。但她还是一星期两次在下午不声不响地出门到维克司街电影院去。她已经快到八十了；但是她的腿还是很健而她的头脑和以前一样地清醒；她有象鹰隼一样的眼睛。

卡尔·勃侖吞觉得闲着没事做最难过了，所以勉强又做起他的雪茄烟生意来。他又销售给他以前的老主顾，小酒馆，他为了销他的货，不能不喝酒喝得超过他的量。斐莉妲已经不得不一再到酒馆里去接他回家；因为即使喝得微醉，他越过马路时也是有性命危险的。

有一天雷雨发作了。華德回到了家里，本来不准备再出门了。他从母亲的锋利而怒气冲冲的答话里觉得有点不正常。吃完晚饭后母亲说道：“再说有封信已经放在这里三天了。根本见不到你的面！”

他从她手里接了信：“啊！是她写来的！”

“不错，是她写来的，”他母亲说。“你似乎对于她和孩子也同对你的父母完全一样地不管了！”

華德独自在苦笑。同对你的父母完全一样地不管。……他同卡脱早已谈清楚了。母亲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有了协议，仍旧做朋友，而不再在一起生活。她从什么地方知道呢？她总是不会了解他和卡脱的呀。

他就说道：“随它去吧！我应该怎样做法，我自己知道！”他说话时的声调比他心想的要粗暴和倔强了一点。

“喔，你知道吗？”她喊得还要响、还要愤怒些。“我可并没有觉得，否则你的行为就不会这样了！”

“行为不会这样？”他噤咕着。

“你成了个浪子！”她对他喊，喉咙里已经有了抽抽噎噎的啼泣声。“鬼才知道，你在过着一种什么生活！你再这样子干下去好啦，你还会整个儿堕落下去的！你再这样子干下去好啦！”

“母亲，我觉得你今天心里不高兴！”

卡尔·勃侖吞从起居室里摸出来。他在厨房门口站定，把手扶住了门框，向着他揣测他儿子所在的方向迷糊地眯着眼睛，突然地咆哮道：

“一个简直不顾一切的……”他停住了话头，不知道怎样往下说，隔了一忽儿他又接下去说道：“自私自利的人，不错，你成了个自私自利的！……你不成其为共产党员，你只想到自己！你对家庭一点不关心！你是个自私自利的，一个该死的自私自利的！”

華德的血升到了头部。他已经有一句激烈的答话到了嘴边，但是他控制着自己，把这句话又咽了下去。他不想让事情走到极端。他好象惋惜似的，但又带一点讽刺地说道：“我觉得你们今天心情不好。那末我还是走吧！”

到了街上，他心头冒起火来。凡是他想回答父亲的话，这时都涌到他的脑海中来。而父亲的责备便越来越显得峻刻、凌辱。他真是没有权利来这样讲，象一个惩罚的神一样地搭足架子。自私自利的人！……他的确没有权利，称别人为自私自利的人！……他就是个不想到他的家庭而只想到自己、永远只想到自己的人！不但是以前！……他的父母究竟要怎样呢？……他们责备他不过问卡脱和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在父亲患病和经济窘迫的当口不愿意丢开他不管，至少也是个原因呀！就为了是个自私自利者！……真倒楣，现在他该走他自己的路了！

他在霍尔斯登場跳上恰巧駛过的环城電車。他要到梵朗街在海丽那里过夜。說不定到明天兩位老人心平气和了，就可以和他們合理地談一談。他要讓他們來替他決定：留在家裏還是搬出家去。他可不願意听人指揮。更不願意这样毫無理由地受人侮辱。……

他在梵朗街奔上那破旧的木樓梯，好象進了一個救命的港灣一樣。那時早已過了半夜；海丽一定已經睡了。可是令人驚訝地是頂樓門敞开着。他敲了敲門走進去，看見海丽正在畫室里那張小桌子前向兩只玻璃杯里斟酒。

“噢，是你？”她天真地喊。“來！一起來喝酒吧！”

他現在看到在斜牆的陰影里還有人坐着。華德和女友握手。

“我來介紹介紹，”她說。“顧尔教授，圖案畫家！……華德·勃倫吞，我的一個好朋友。”

華德和那陌生人握手。

“你大概已經听到過這名字了，對嗎？”她接着說。“顧尔教授就要到意大利去做一個比較長期的研究旅行。現在……他來告辭。”

海丽並沒有第三只酒杯，她就給華德從洗臉台上拿了只漱口杯。華德在教授對面坐下。

“您上意大利嗎？……真是，誰能同去才……”

“誰不願意同去呢？”海丽站在洗滌盆那里嚷着說。

華德注視他的對方。他的樣子不象海丽大多數的朋友；他沒有長頭髮，在他的衣着上也沒有什麼惹人注目的地方。

“您將來也得到意大利來，青年朋友！”

“我們希望！”

“您的生活可是還在前面呢！”

華德看看那画师的狭長而沒有鬍鬚的臉，他兩鬢間的头髮已經閃出銀灰色。……顧尔？他在想。……顧尔教授？沒有，他絕沒有听到过这名字。他想來一定是很有成就的，如果他現在能这样做法。

教授辭別之后，海丽就心不在焉地傾听華德气憤憤地講給她听的話，只有时点点头來支持他的意見。如果他的心情不是被他在家里所遭遇的事情这样地充滿了、激動了，那他一定会察覺她那种异常和不安定的神色的。

海丽还是沉默寡言，但在他們就寢的时候，却比以前温存。他們直睡到第二天午前时光。華德醒來的时候，要再到編輯室去是已經太晚了。海丽把画室里的大窗子打开，讓光芒的八月間的太陽射進來。

“唉！”她伸着她的身子，呼了一口早晨的空气喊道，“現在要在海边上一个地方躺着，远远的……远远的……”

“真妙的想法！”華德把她抱在怀里，和她一起在画室里旋舞起來。“我們就这样干！我們坐火車到呂培克。我們帶着自行車，再从呂培克踏到海边去！”

“現在就去嗎？”

“立刻就走！”

五

華德在呂培克总車站上碰到一个意外的奇遇。海丽和他把兩人的自行車从行李車上領了出來，在周末郊游的快乐人群中間推着走。突然間从后面有一个人挤到了華德身边，輕輕地說道：“赶快上廁所來一趟！”華德回过头去，認得是爱尔司脫·鉄

梅。啊，有这等事！但是他立刻理會到，一定發生了什麼非常事件。

“等一等，海麗！”他把他的自行車交給她。“我馬上就回來！”

他隨着鐵梅從人群中擠過去。

鐵梅已經在等着他。華德站到他的旁邊去，鐵梅就向着他低聲說道：“不講廢話！在這裡並且在這個關頭碰到你真是個奇遇。把這單子藏好！上柏林，把它交給中央委員會希納勒同志。可是你無論如何得自己去。”

“好，愛爾司脫，可是講一講……”

“噤！”

兩個男子進來了。他們在門口站了幾秒鐘，然後走到鐵梅跟前來。一個說道：

“鐵梅先生，不是嗎？請您跟着走！刑事警察！”

華德鄭重其事地在整理衣服，做出非常驚訝的樣子。他用特別鄙視的目光把愛爾司脫·鐵梅從上到下打量着。這時就有另一個刑事警察敲敲他的肩膀。

“您認識這個人嗎？”他指指鐵梅。

“不！”華德說時對警察笑望着。

“您是此地呂培克人嗎？”

“我要上特拉夫蒙特去！我的女朋友在車站上等着！”

“請您一同來！”

這時愛爾司脫·鐵梅早已被帶走了；另一個刑事警察現在帶着華德一同走。

乘漢堡車來的那些旅客都已四散走開了，只在售票窗口還站着小群的人。海麗扶着兩輛自行車在門口等着。華德走向她

那里，接过了他的自行車，向刑事警察說道：“我來給您介紹介紹，这是我的未婚妻海丽茄·苏耳茨！”

刑事警察脫了脫他的帽子。

“幸会！祝你們过一个快乐的周末！”

走出了車站，華德回过头去看看。兩個警察和爱尔司脫·鉄梅都看不見了。

“这是誰呢？”海丽在跳上自行車之先問道。

“唉，只是个远親！”

“你把我当作你的未婚妻介紹嗎？你同我訂婚的方式倒特別……”

華德和她并肩在柏油道上踏着車子行走的时候，自己問自己，瞞过海丽，是不是对呢？他觉得，这是对的。为什么要教她为了这件事担心呢。他起先想立刻就上柏林去，但后来想到，他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在中央委员会里不会找到希納勒同志的。他在星期天晚上乘夜車去似乎已經來得及了。这是張什么單子呢？真奇怪，他在爱尔司脫被捕的几分鐘前遇到他。一个幸运的意外。……噫！華德笑嘻嘻地自己在想，如果我今天奉公守职到了編輯部去，那就决不能再在正午到达呂培克。这真是个天意，教我睡得那么晚起床。……

“你聞到海的气息嗎？”海丽喊起來。

“你踏得太快了！”

“赶快！使勁踏！”她更加快了速度。

爱尔司脫一定發覺了他背后有人跟着。也許他看到了这两条牛之后，只躲开了他們一忽兒工夫。……他是不是会拘押得很久呢？……但願人家找不出他的錯。这究竟是一張什么單子呢？……華德再伸手到上衣口袋里去摸了一摸，看是不是把它藏

得很好。

“華德，你以為我們在特拉夫蒙特還能找到旅館嗎？”

“如果找不到，我們就在海灘上過夜！”

“同意！我們隨便在什麼地方跳舞，直跳到音樂完畢，就在沙堡^①里過夜！”

他們在靠近陡峭的海濱，離開一般浴場活動較遠的地方找了一個靜僻的所在。海麗還沒有休息一下，便歡呼着跑進了海水的波浪里去。華德借口踏得太累，便偷閑一看鐵梅的單子。

那只是半張打字機用的箋紙，上面寫着細小的字迹：

“呂培克特萊格廠。接受定貨：防毒面具八十萬個。據說是為波蘭製造的。約有二十萬個已經出了廠。機要人員是工廠評議會委員斐立潑·海尼希，設計員阿夫賴·培茨博士。防毒面具是包裝在不惹人注意的木箱裏面，在嚴密的監護下由火車從呂培克運往斯班陶^②。據猜測，這些面具不是運到波蘭而是從斯班陶運進國防軍的軍械庫的。可能是供黑色國防軍用的。我因為這消息重要，所以交魯道夫轉遞。我繼續向基爾和佛倫斯堡出發。問候E。”

華德小心翼翼地把這張紙再裝好。……他心裡覺得高興，能夠經過這次的巧遇替朋友和黨做一點重要的事情。大概愛爾司脫沒有找到和他合作的那個魯道夫。……可是刑警怎麼會注意到他的呢？……他怎麼會知道遇到危險了呢？……

海麗在喊。他站起來招招手。她那件橘色的緊身衣在太陽光里照耀着。她在水中來回跳躍，使得浪花濺得更高了。“來！”

① 這是在海濱浴場用沙堆成以供休憩的。

② 柏林之市區名。

她在喊。“來呀！”

他脫掉衣服，把東西好好地放進了一個沙穴，他的外衣放在最下面，然後邁着大步跳躍着跑到水里去。

六

華德乘晚班車到柏林。他和海麗從郊游回到漢堡之後，還先同海麗在聖·包利的一家餐館里吃了晚飯，在密勒門附近的電影院里愉快地看了一小時布斯脫·開登主演的影片將軍。

第二天一清早上，教人坐得無聊的慢車進入萊脫車站。華德緩步穿過亞歷山大廣場周圍的街道，再從中央商場踴躍過去，在阿興格進了早餐。九點鐘光景他找到了卡爾·李卜克內西大廈，但希納勒同志還沒有來，他不能不在門房里等着。許多黨內工作人員從華德身邊走過。華德心想，如果我忽然遇到台爾曼同志，他問我在此幹什麼，我應該把我的任務告訴他嗎？愛爾司脫·鐵梅向我特別指明要把這張紙交給希納勒同志。台爾曼總是黨的主席。……不行，我不告訴台爾曼同志。他除了希納勒誰也不告訴，不管那人是誰和擔任什麼工作。……

“哈羅！同志！”

看門的喊他。在窗洞口站着一個細長身材的男子，希納勒同志。

“您好，希納勒同志！對不起，我們向一旁走一點。……我是漢堡人民日報的編輯，華德·勃倫吞，愛爾司脫·鐵梅同志教我來的。”

他說到這裡把聲音更放輕些：“鐵梅同志星期六正午在呂培克被捕。被捕之前不多工夫他得便把這張紙塞給我，教我交給你。”

希納勒同志把紙片迅速看了一遍，問道：

“你認得愛爾司脫·鐵梅嗎？”

“認得多年了！我們在大戰時就在一個工廠里工作。我的職業是旋工，和愛爾司脫一樣。”

“到我樓上去一趟！”

華德·勃侖吞需要在柏林耽擱三天。漢堡編輯部接到了電話的通知，說他在柏林處理一件黨務。

到了第三天華德才知道，同志們是為了照顧他的安全；他們擔心他可能會被逮捕，因為刑事警察曾經看到過他和鐵梅在一起。

“這可是絕對不可能的，”華德說。“他們沒有問我的名字，所以根本不知道，我是誰。如果他們知道，那我就一定逃走不了。”

他乘中午的火車回漢堡。他的第一條路是走到梵朗街去找海麗。他兩步當作一步跨，走上了那條舊樓梯。只見頂樓門上挂着一張紙條。

“信和自行車在海奈伯格那里。海麗。”

她上哪里去了呢，發生了什么事呢？他跑下樓梯到海奈伯格那里。這是個蔬菜商人，在地窖里開着他的店鋪。他拿了信，又在車間里取出了他的自行車。他在上車之前，讀了海麗給他留下的幾句話：

“我上意大利了！對不起！祝你平安！”

華德在城市里迷惘地彷徨了一整晚，直到深夜才回家。他的父母早已睡了。只有愛芙莉和她的未婚夫還在厨房里靠窗坐

着。

“唉，天啊！”包尔·葛尔喊起來。“又是一場空欢喜！”

“我在这里，真是非常对你们不起！”華德回答說，便走進了他的房間。

第三十六章

—

鉄梅經過了三个月審訊拘押又开釋了出來；檢察官沒有能对他提出構成他罪狀的材料。他突然出現在華德·勃侖吞的編輯室里，并且擁抱他。

“你的假期已經过去了嗎？”他問。——“早已过去了！”——“沒有关系，你还可以有一次！”——“怎么办呢？”——“为了好和我一起再过一个假期！”——“就在这个十月里嗎？”——“最美的一个月份！‘斟起酒來，斟起金黃色的酒來！’那末，你願意嗎？”——“我当然願意，可是領導上怎么講呢？”

華德后來知道，柯伯勒同志早已同意了。鉄梅已經在柏林替華德請准了一个附加的假期。

“給我从什列斯威—好斯坦寫一点报告來，”柯伯勒要求他。那末他甚至連鉄梅要在什么地方过他的假期也已經知道了。

这是几周美妙的假期，又休息了，又學習了。他們曾經縱橫地走过了这块在北海和东海之間的土地，在提特馬什和北佛里斯蘭的農民家里住过，游玩一下雪而脫島，在潑留納湖里洗了澡。他們在走过这秋色斑斕的鄉野的时候，談到了一切他們所想到的、他們所喜欢的和他們所懊惱的事情。他們才談过关于时事的問題，一忽兒又轉到純粹个人的方面來，譬如談到鉄梅在

呂培克總車站上見到的女畫家海麗。華德已經把內心的一切傷痛克制住了，竟能帶了幽默的語氣來談論她。但是鐵梅非常聰明，閱歷很深，他看出華德的創傷還絕沒有結疤。正因為這樣，他還要同他開玩笑，把他自己青年時代情場失意的事情拿出來談談。

這是一次興奮而快樂的游歷，沒有忘掉欣賞自然，但還是討論了——討論了歷史、政治經濟學，一人說過話，另一人就會提出反面的意見。

梅爾村古老的教堂，四周由牆垣圍着，昂然屹立，好象是一座堡壘。它已經這樣子屹立了幾百年；原來所有這些村庄教堂，農民都會用來做過堡壘的。

華德想到了自己。他想到同海麗的自行車游歷。她對歷史不很有興趣，她完全而且徹底享受現實。他想象她現在在地中海濱的某一個地方。……在浪花飛濺的海水里一點橘黃的、生動而愉快的顏色。……

他們在胡滋看到一塊布告牌上寫着共產黨的支部當晚將在金錨旅店里召開一個公開的集會。“我們去听听，”愛爾司脫決定。“可是我們別讓人注意。我們是在休假！”

廳堂里約有一百來人，鄉里的雇工和漁人，帶着他們的妻子，但也有幾個貧農和商人在里面。什列斯威來的一個報告員在講話，是個三十多歲的工人，長着一副聰明強毅的臉。他所講的話并不錯，但有幾段太教條式了。華德有這種感覺，就是演說者的話猶象海風一樣從聽眾的耳邊刮過去，并不進到他們的意識里面去。這一點，華德後來在愛爾司脫·鐵梅違背了他原定的計劃還是講了話的時候，看得更清楚了。鐵梅雖然和華德在白天討論了疑難的理論問題，但是在这个集會上還是講些老百姓

日常生活中的憂慮，講些農婦和漁婦們的憂慮，她們必須拿了丈夫微薄的收入來管家和維持一家的生活。他給資本主義階級社會做了個生動的寫照，用種種農民熟悉的例子來說明。什列斯威那位同志特別指出了工人階級鬥爭的國際意義，鉄梅雖然也提到了，但他同時也指出它的民族意義。“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他說，“這是德國勞動人民生死存亡的問題。企業聯營的主人們、占有工廠和田地產的人們是隨時準備為了自己的福利而犧牲民族的福利的。今天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並且願意來解決民族生活問題的力量。他們的政策是沒有那種病態很深的民族驕傲，即政治上所謂狹隘的愛國主義。他們並不威脅別的民族，他們並不想超越別的民族或者甚至統治他們。他們把任何別的國家的勞動人民看作是他們自己的血肉。但是我們共產黨員把那些享受人民的勞動和氣力的人，無論是自己民族的或其他民族的，都看作是我們的死敵。……”

“唉，”華德想道，“如果我們有很多鉄梅，能夠讓他到各地去領導，來清除誤解，那才好呢。那工人和農民的政治覺悟會大大的提高，從而黨和工人階級的力量都可以大大地增長了。”

他們在潑留納湖畔尤其感覺愉快，他們決定在這裡多逗留幾天。他們在一個名叫阿歇培希的小地方找到了宿處。他們從這裡出發划船或在湖畔做較長的徒步遠足。這十月的天氣已經有一點涼爽而暗淡，但只要太陽從雲端里出現，自然界就立刻炫耀出燦爛的秋景。他們坐了小汽艇繞湖行駛。小山起伏的湖岸上有些別墅和宮邸的屋頂和塔樓從金黃色的樹葉中間伸出來。他們看到，這些華屋里的主人已經離開此地他往。夏季已經過去了。

“你瞧瞧，”鉄梅向華德說。“這些屋子一年里大部分時間是空關着的。現在這些有錢的大亨們大概在里維耶拉①或馬得拉②住着。唉，等到我們的時代來了，我們要更好地使用這些宮殿。那座帶花園一直伸展到湖邊的宮邸——你的意思怎樣，華德，給我們的兒童做休養所適合嗎？在夏季和冬季。……那邊小山上的大別墅可以給我們年老有功的工人們來美化他們的晚景吧？……哦，等到我們把這班剝削家伙和所有的寄生蟲們趕走之後，這些屋子我們都有用途的。”

“我們會過到這日子嗎，愛爾司脫？”華德問。

“你還問嗎？”他回答說，他對於問話裏面的懷疑奇怪了。“我們過得到！我們一定過得到這日子！”

鉄梅在潑留納買了一本旅行指南。他翻閱着，讀了一遍前面的歷史回顧，忽然用拳頭敲着桌子喊道：“這可不能相信！你听听，這位忠於德國的感情大力士是怎樣描寫此地的所謂日耳曼化的！”

他就讀起來：

“‘亨利·封·巴德維特伯爵對斯拉夫人進行了十字軍戰爭，在——三八和——三九年占領了整個瓦格林。’——就是指這個區域——‘把居民徹底肅清了，使得這地方幾乎沒有人迹。……’這位寶貝的——這家伙叫什麼名字？——喔，基爾大學的柯爾·海辛教授稱呼這次的大屠殺叫‘肅清’。……噫！這裡還有。”他念下去：“‘現在再尋求用於耕種的勤勞的雙手。……’當然，這班伯爵出身的人類消滅者要是沒有別人勤勞的雙手還有什麼

① 意大利熱那亞沿海地區。

② 非洲西北大西洋中的島名。

办法呢？——‘号召外乡的人移民到这里来。佛里斯蘭人建立了秀塞尔。荷蘭人建立了沃爱丁。佛蘭德斯人建立了佛蘭姆。而西法倫人便在色格培希住下。……’我們在这里得到了一个日耳曼化的典型例子。甚至于旅行指南也在这样毒害人們的头腦了。这些帝國主義者也用了这种方式在推动着思想上的战争准备。你該在这方面寫点文章，華德。”

他們回到阿歇培希之后，并不就到寄宿舍去，却先沿湖岸行走。在長滿樹林的高岡上面，別墅頂上和樹梢上最后的夕陽已經消失了。靜悄悄的湖水已經沉浸在黑夜的陰影中。爱尔司脫·鉄梅沉默起來。他走路的时候似乎并不覺得他旁边还有一个人。可是他突然站住了，臉向着華德，安詳地說道：

“德國不象个花園嗎？不是个美丽的花園嗎？用乔奇·畢希納的話講，可能是个天堂。它永远不該变成一个尸場和廢墟！永远不該！你听到嗎！决不！……”

華德迷糊地抬起頭來。他還沒有听到过鉄梅講这种話。他心里忽然感到一种异样的不安。他突然覺得朋友抱着这样的憂慮所說的話可能变为事实似的。他可是自己向自己說，这是毫無道理的。鉄梅想到了什么？他激烈地反駁道：

“爱尔司脫，你怎样講的？这是决不会有的事！这我們会阻止的！我的天，我們不就是在尽种种的力來阻止这点嗎？”

鉄梅对于这激昂的抗辯高兴了。他把他的手搭在華德的肩膀上，同意他說：

“对的，華德！我們要用种种方法來打垮这群瘋狗似的战争投机者所制造的陰謀！”

現在又是個原來的、愉快的、乐觀的鉄梅了。華德心中可还遺留着一点不安，他們繼續沿着湖岸向前漫步的时候，他就問

道：

“爱尔司脱，你究竟怎么会想到这……这种事情上去的？……你刚才应该看看你自己的那副样子。这种嘴脸，这种声调——你知道吗，我想象中的幻视家就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指净眼^①，是吗？”铁梅大笑说。爱尔司脱·铁梅真会笑。人家不由自主的会随着他笑起来。“真是，”他接着好象自己向自己说一样。“我究竟怎么会想起这一点的？……我自己也说不上。……以前……有一本书。不错，就是这样。在几个星期前我看到过一本书，是长篇小说一类的东西。一个美国人写的，他名叫勃拉克胡司脱。一个文学的废料，却是我们时代的野蛮的文献。他用一种残忍的愉快描写一次未来的世界大战。正象这位富有想象力而对于现代工业又不是不懂的美国人所设想的一样。它可并不是一部唤起警惕的书，唤起对于这样一场世界大战的可怕的前途的警惕。唉！这位绅士不但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它是需要的，他用一个局外人对此作缜密观察的方式来描写他的幻象，这个幻象等于一个世界沉沦。从空中把大城市破毁。整块地区施以毒气、瘟疫、烟熏。胜利者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进军，而他们所占领的也是一片荒凉的土地。人类的半数困顿而死，剩下的人固然生活的地方宽敞了一些，但他们的生活绝没有舒服一些，除了极少数的所谓统治人物之外。”

“十足的纳粹思想！”华德插嘴说。

“一点不错！”铁梅接着说。“我们有时候认为纳粹制度是一种纯粹的德国事件，所谓‘德国制造’。不对！哪里有帝国主

① 旧称自命能見到鬼神的人为“净眼”。

又在支配着，哪里也就有它这种仇視人类的思想在支配着。”

他們在假期的最后几天乘車到东海濱希瓦特布克的農民那里去，这里的農民正在和普魯士政府進行一件法律上的爭論。普魯士政府在革命之后把荒蕪了的田地佃給了这里的農民。自从民意表決失敗，黑森諸侯的后裔們就來索回這塊土地，因為這塊东海濱的地区以前是屬於他們的。普魯士政府的处境非常尷尬。它把土地佃給了農民而現在又想收回。農民可是已經把土地垦种了，便根据了他們的契約抗拒。

這兩個朋友在偏僻的小城婁因堡里找到了宿处之后，便向四周走走并和農民們談談話，這些農民在氣憤中并且在共同的威逼下已經結成了一個緊密的團體。其中大多數人總是詛咒一切，因為他們感覺到被一切所遺棄了。他們也不相信城市里工人們的團結。“全國上下都在作弄我們農民，”他們說。“大家都在我們身上踐踏。我們無非就是社會的糞土。國家和我們还有什么關係？那些不同的黨派和我們有什么關係？我們只要求我們的權利，沒有什麼旁的！”他們就這樣說法，怨恨，不聽曉諭，在絕望和無能為力的情況下向着各方面亂行攻擊。

“這就叫做農民是按照太陽生活的，”華德說。“真可笑！在鄉間和小城市里，人們是按照教堂里的時鐘生活的。”

兩個朋友坐在他們住下的客棧的客室窗前，望着外面婁因堡的市場。在這傍晚時光已經看不到一個人影了。對面陳舊而被風吹歪了的住屋的小窗里面，窗帷都已拉上了，只有少數窗帷後面射出燈光。這裡的人不但和雞一同起來，並且和雞一同休息。一輛四圍有梯形柵欄的車子從市場崎嶇的石子路上顛簸着緩緩駛來，人和馬似乎都已經睡着了。除了這一點不久就在一

条小小的側巷里消失掉的車声之外，整个城市里听不到一点声响，没有一点生活的征象。

“華德，你的話也对——也不对，”鉄梅不声不响对市場望了半晌之后开始說。“我們从北海到东海縱橫交叉地走过了这块地方；我想，我們已經看到，我們共產党員在这个地方所做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在任何一个，即使是極小、極偏僻的城市里我們都有同志。甚至在任何一个村庄。在前几年还没有这种情形。”

“啊，不錯，偉大的政治事件就是在这里总也不至于会完全不留下一点痕迹！”

“不，这不是自來的，華德！这是艰苦斗争來的。而且主要还是我們党的功劳。我們的党現在成了个百万人的党了。不但在大城市和工業区里有拥护我們的人。……当然，爭取農民做联盟同志是不容易的。”鉄梅思索着接下去說。“我們就是不能够用空話，而必須用行动來爭取他們，我們必須給他們証明，工人是他們对付容克地主和对付政府侵犯的最好也最可靠的同盟弟兄。……現在这些东海濱的農民們或者会把眼睛睜开了。……我也不想問清楚，他們这些人中間究竟有多少人沒有参加那次反对領主的民意表决。”

二

卡尔·勃侖吞在兒子隔了三个星期又回家时心里很喜欢。他一向少了談話的人。他对于外面所發生的事情想尽量多知道知道。他对于所有的事件都想知道个全面。祖母宝玲必須把报纸上整版的关于A字号裝甲巡洋艦揭幕典禮的消息念給他听。当國會里的社会民主党还是反对党的时候，他們曾要求把建造裝甲巡洋艦的經費供兒童营养之用。現在他們成了政府党了，

而装甲巡洋艦就建造起來了。

收听廣播現在已經是卡尔·勃侖吞一件不可缺少的日常的事情了。他把齐柏林飛艇到美國的飛行看作是一个世界事件。祖母宝玲不倦地念給他听关于这件事的消息和報導；勃侖吞总是听來不厭。他还很清楚地記得，还在大战以前好多年，有一天齐柏林飛艇飛过漢堡的天空。現在这个空中巨怪不需要中途着陸就飛过大洋了。……人类的思想在百年之后会創造出什么东西呢？……

家庭里可是遭遇到了一个沉重的打击。祖母宝玲患病死了。她开始是在有霧的十一月天气里受了一点輕微的感冒；后来加上喉痛，斐莉妲就去領了一張疾病証。

一位年青的医生來檢查病人，把一根長棒插進气管，而同时手段并不高明。祖母宝玲打了一个寒战，兩眼往上翻起。医生剛从她咽喉里把棒抽出，她就喊道，他是个蠢东西，不是医生，教他快走。

斐莉妲趕緊再到疾病保險儲金局，要求換一个比較有經驗的医生。她回家时，她的母親已經睜大了眼睛躺着只是喘气。

“母親！母親！你怎么啦？你哪里痛嗎？”斐莉妲恐慌得不知道怎样办才好。

宝玲·哈特柯夫呼吸困难，凝視着女兒。斐莉妲去握她枯瘦的手。病人可是掙脫了，把双手在被上画着大大的弧形。斐莉妲理解了。她跑到狄德里希家去取了紙張和鉛筆。她把鉛筆塞在她母親的手中，那时她母親的头部是深深地向后仰着。当真，宝玲·哈特柯夫就寫起來，她并不向紙上望一望，便飛快地寫出震顫的字迹來：

我……死——了……願……大——家……生——活……好……

卡尔·勃侖吞走了過來。斐莉姐念給他听母親在紙片上寫的字。“你瞧，”她附帶說。“她神志非常清楚！”

老人吓人地把双手举起來。

卡尔低声說道：“她听到你的話了。”他坐到垂死者的床沿上來，她現在已是他的朋友了。

他始終陪着她，直到那越來越微弱的喘息变为一声長嘆而死去。

三

在安葬的那一天，哈特柯夫几家和勃侖吞又会面了一次。卡尔·勃侖吞对于这件事直到最后一刻工夫还在怀疑。他問他的太太道：“你真相信你的弟弟会來嗎？”

“卡尔啊，”她回答的时候对于这种問法有些气愤。“他們在自己的母親安葬的日子不能不到吧？”

“他們在最近十年里可沒有來过呀！”

現在宝玲·哈特柯夫死了，他們大家都來了，她的兒子、媳婦和几乎所有的孫兒。就是一个人沒有到：赫美納·哈特柯夫。

華德遵从他父親的願望，雇了一輛汽車。勃侖吞家乘車到達火葬場的時候，其他的送喪人已經等候在門白了。斐莉姐招呼她的弟弟和其他的親屬；華德引他的父親一直進了禮拜堂。他們剛剛坐好，風琴便已開始奏起來，同時那些送喪客人陸續走進來。斐莉姐一眼看到了她丈夫的姊夫哥斯他夫·司迭克。她便向他走去，說道：“我謝謝你，哥斯他夫，勞你的駕！”

“你的母親，她是个好婦人，”老人說。

華德看到那些哈特柯夫家里的人都在中間過道的另一面長

凳上坐下了。路易舅舅帶着他的兒子赫尔勃脱，一个矮小而結实的少年。路易看來是憔悴而愁損了，額上起了橫紋，嘴角上帶有一種苦痛的样子。他的哥哥爱弥尔和弟弟沃托却顯出非常滿足的神气；他們似乎境况良好。

斐莉妲把她丈夫的姊夫司迭克引到了第一排座位上來。他輕輕地說道：“卡尔！你旁边坐着哥斯他夫！哥斯他夫·司迭克！”卡尔的右手就伸出來摸索他姊夫的手，誠摯地握了握。这时華德望見卡脱站在禮拜堂門口。她向他点了点头，一个人远远地坐在一边。

一个穿着黑色礼服的男子——在風琴停奏之后——走到用鮮花和花圈飾着的棺材后面，用流利的腔調开始演說起來。卡尔·勃侖吞沉不住气了。

“誰在講話？”

“噤！”斐莉妲制止他說話，她低声說：“一篇演說是包括在費用里面的。”

“胡鬧！”

斐莉妲不了解她丈夫的意思；她不明白，这件事为什么算是胡鬧。

喪禮演說員講到死者一生的操勞和快乐，講到她的良好的配偶，她做母親的幸福；講到她養育了許多子女，足以使她大大快乐的是这些子女們都已成了勤勞而值得尊敬的人物。……

卡尔·勃侖吞長嘆了一聲。他忽然拍的站起來，摸索到棺材那里。他堅決拒絕了華德的扶持。他在棺材的腳端站住；也不管那位喪禮演說員還沒有講完話，他就講起來。

他說道：“这位在棺材里躺着的太太是應得有一个和她接近的人，對她說一句感謝的話。宝玲·哈特柯夫是一个好人，是一

个具有心腸和頭腦的人。她一向只是为別人劳动。在这一小群之中以及这一小群之外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对她抱歉的，尽管他只是和她打过一次交道。母親和祖母宝玲啊，我們感謝你！”

他鞠了一个躬，又伸出了臂膀摸索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那位喪禮演說員是很聰明的，他一句話不再多說就在背后消失了。禮拜堂的高高而空洞的圓穹下面顯得異常靜寂。这时琴声突然冲破靜寂，棺材慢慢地沉到下面去。

卡尔·勃侖吞并不和送喪的客人們告別；他就坐上了雇來的汽車，斐莉妲、華德和愛芙莉沒有旁的办法，只得随着他走。禮拜堂的門還沒有关，勃侖吞一家已經乘車走了。

“父親就这样干脆一走，干得对嗎？”華德在汽車里問。“我覺得他們似乎很想和我們再叙一叙。”

“大家这样难得見面，”斐莉妲悲訴說。“或者我們再也不会走到一塊兒來了！……真是，卡尔，我們不應該馬上就走的。”

卡尔·勃侖吞可是不願意听这些話。“我根本不想同这班親眷再有來往，”他粗暴地回答。“我看見他們就討厭。我沒有法子和他們談話。”

“我的天啊，你这样恨人家！”斐莉妲抱怨說。

“恨也好，”華德說。“但是一个人不應該瞎恨。主要的是，要恨得正确！”

“正确？正确？”卡尔·勃侖吞發起火來。“我也恨得正确呀，就是恨这些裝甲巡洋艦的社会主义者，这些象路易那样幼稚的政治頭腦，这些象沃托和愛弥尔那样可憐的市僧和小市民。”

華德在微笑。他的父親的确不是个有权利罵人家是市僧和小市民的人。但是他現在不願意談这一点，免得再惹他生气。

可是政治方面錯誤的地方，他不能不反駁：

“父親，你所憎恨的并不正確！我們應該憎恨受人誘惑的工人嗎？當然，有些這類社會民主黨員的頑固是教人失望的，但是如果我們憎恨他們，那我們就永遠不能爭取到他們了！”

“我們也永遠不會爭取到這班空頭^①！”卡尔·勃侖吞回答。“我們也絕不願意爭取到他們！”

“喔呵！”華德叫道。“你現在大概以黨的名義在講話吧，對嗎？但是在這種場合，你也沒有理由這樣說，因為黨是想盡可能爭取每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的。你想想台爾曼所常講的話。”

“別再多講！”卡尔·勃侖吞喊。“你知道我的見解，我不想改變。”

“那你真會爭取不到一個同情你政治見解的人，父親。連我也爭取不到。”

“現在結束吧，別再吵下去啦，”斐莉妲快要哭出來了。“請你們想想，司機會把我們怎樣想法。我們剛才把祖母安葬。”

四

諺語說：你可以用練子系住時計，但不能系住時間。時間在往前走，對貧苦的人說來，這並不是好的時間，它甚至於一天天惡劣起來。工資繼續在減少，工作率在提高。二百万沒有工作的人在挨餓。雖然如此，工人們仍舊在進行着罷工來維護他們最低限度的權利，並且阻止收入的經常減少。企業家們用關閉工人在門外的手段為答复。雙方的衝突是尖銳到不得不預料到

① “空頭”，德語讀音和“哈特柯夫”相近。

不久的將來就会有嚴重的政治斗争發生。

巴拉勃博士在去年夏天承襲了他父親的經紀商行和一筆相當大的遺產，他是漢堡國社黨比較狹小的領導機構里面的一個人物。這“巴拉勃父子商行”是由第一經紀人威廉·索爾韜先生主持的，已經近二十年了。所以亨斯·巴拉勃用不着再特別去照顧這商行的業務。他從承襲來的遺產中捐出了二萬馬克作為他的黨的战斗基金。這件事受到了他的同志們的重視，也提高了他的威信。他從此就能在黨的領導機構里說几句有分量的話，而他也說了。他覺得有些領導人物在政治方面的無能是令人可驚的，他就一封又一封信寫給慕尼黑①。他在信里清楚地透露出來，他認為自己是漢堡區部主任唯一恰當的人選。

巴拉勃博士的批評和建議起了作用。慕尼黑方面也看出了區部主任亨利·洛塞是一個非常狹隘的人物，而且也是那些自己用尾巴把雙手剛才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東西再推翻的人物里面的一個。

阿道夫·希特勒可是並不派巴拉勃博士當區部主任，却派了一個名叫考夫曼的年青人。亨斯·巴拉勃聽到了這件事便譏諷說，這個姓名確是唯一注定他要來擔任漢堡新區部主任這職務的。但是他卻很聰明地同新任區部主任交上了朋友。沒有經過多久，巴拉勃博士——他比同年齡的區部主任能干得多——便已控制了他。巴拉勃博士是個貫徹一種政治戰術的人，這種戰術並且在漢堡把政治氣氛更加毒化了。他建議要教SA②舉行一次通過聖·包利的宣傳遊行。有人指出，這不可避免要引

① 亦譯明興，巴燕的首都，希特勒國社黨的發源地。

② 國社黨的所謂“冲锋隊”，後來因為穿褐色制服，所以也名“褐衫隊”。

起冲突和流血，他就譏諷着問道，难道有人認為不流血就可以打击馬克思主义者嗎？他替S A人員要求手槍。“正当防衛是并不禁止的，”他解釋說，“而且法官們也一天天更清楚地看到，時間已經到了。”巴拉勃博士具有一种鐵的意志和堅韌的毅力。他黨內的許多朋友和許多S A領袖在听到了他的那么動聽的講話之后，都認為他是一個有胆略的革命家。

S A通过聖·包利的所謂宣傳游行举行过了，而且也流血了。从此每一次集会都是以一場會場战斗結束。埋伏着的帶有手槍的S A英雄們对待紅色陣綫战士团的同志和黑紅金國旗隊的同志是一視同仁的。工人們如果要起來自衛，那就有警察來干涉。武裝的希特勒党徒的这种恐怖手段甚至激起了廣大市民的公憤。在漢堡新聞上可以看到下面一段文字：

那些國社党人只是对破坏感到乐趣，他們对流血漠不关心，一心在准备战争。只有把这种內战的戰場看作是家鄉的人，才会沾沾自喜、耀武揚威地干这种恣行殺戮的勾当。

巴拉勃博士把这張報紙裝進口袋，乘車到埃爾斯特外湖找区部主任。卡尔·考夫曼的副官愛勒胡遜也在座，三人就商議，如何才能一勞永逸地封住这些“市民的新聞記者”——这是巴拉勃博士称漢堡新聞的編輯人員的話——的嘴巴。

另一天，漢堡新聞的总編輯曼佛·高尔培希就在他家門口被人開槍打中肺部而死。凶手渺無踪迹。

自从出了这事件之后，漢堡沒有一家市民報館再敢說一句批評希特勒党徒的話了。

巴拉勃博士是主張讓S A在五月一日集中的；但是他並沒有能够在党的和S A的領導方面貫徹他的主張。愛勒胡遜——他現在已由考夫曼任命为S A的旅長了——就是第一个發言反

对巴拉勃博士的。

“在这一天上，”他干脆說，“我們的人員，尽管他們每人都帶武器，也是要被人扫蕩無余的。不行的，可敬的同志啊，我們还没有强大到这个地步。我的意思是，我們不應該把弓張得太緊了讓自己受損害。”

“您的意思，結果会怎样呢？”巴拉勃博士問。

“一次不可想象的流血！”SA旅長回答。

“您知道不知道，柏林的警察總監禁止了共產黨員在五月一日举行任何示威游行嗎？”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因为大家都不說話，所以巴拉勃博士又接着說道：“这方面作主的是社会民主党！它顯然不怕什么‘不可想象的流血’，因为我們的确难以相信，共產党人会因此就不活动的。”

但是巴拉勃博士这回沒有达到目的。区部主任規定了：五月一日不集中。

巴拉勃博士請他到自己家里。他对这次斗争还不肯罢休。他們在一个四月天的傍晚——那是个温和的早春日子——坐在易北大道旁的巴拉勃別墅里。

“我們面对面公开講，”主人一边在打开一瓶紅葡萄酒一边开始說。“柏林在五月一日会搞得很熱鬧的。如果……”

区部主任打断了他的話問道：“你以为社会民主党員秋奇白尔会教人在五月一日开槍嗎？”

“他必須这样做！”巴拉勃回答。“你看看这內政方面的局勢。社会民主党員赫尔曼·牟勒当了國務总理。社会民主党員卡尔·塞弗灵当了內政部長。各大城市的警察總監几乎全是社会民主党員。社会民主党必須而且也想要对它的資產階級的友党証实它的可靠性。它的背心上有个污点，就是反对‘領主協議’

的民意表決。他們要把這污點洗掉。他們會用五月一日的血來洗掉這個污點。……我們的努力可是需要表明，只有我們國社黨員才能保障並且維持資產階級的制度。因此在这种形勢之下取被動的态度是錯誤的，還不止錯誤：是一種政治上的愚蠢。”

“我明白，”區部主任回答說。“我們可是並不被動，我們是隨時準備着。我同慕尼黑通過話。我們的決議批准了。我們奉命，教SA人員作警戒的準備。”

“干了一半，”巴拉勃博士說，把紅酒斟入杯中。“但總是一縷光明。這樣說來，慕尼黑的人也看到事態的嚴重了。”

“對不起！”區主任叫道。“我覺得，你把元首估低了！”

“正相反！”巴拉勃博士大笑回答。“先干杯！我們為元首干杯！”

他們碰杯、喝酒。巴拉勃在放下杯子之前，說道：“如果不損害我們的榮譽，我們也能為了秋奇白爾一類的社會民主黨員干杯！我覺得他們恰好在為我們辦事。我的先父在几年前已經預見到這一點了，他倒並不如我當時所覺得的那樣愚鈍。”

五

五月一日那天是個晴光妍麗、一片嫩綠的春日，天空中有許多小朵的白云。家家都有紅色的和黑紅金的旗子在招展着，街上廝集着節日打扮的人們，男女都在衣襟上插着紅色的石竹花。

卡脫手里牽着她的兒子——他現在已經五歲了——在新馬市等候從聖·包利來的游行隊伍，華德是準備參加這個隊伍的。首先是紅色陣綫戰士團的縱隊：前面是旗手，都是些真正的彪形大漢，後面是一個分隊接着一個分隊。他們受到熱烈的歡迎。小維克多也起勁地向他們招手。紅色陣綫戰士的簫管樂隊在奏

着一支新曲，一支激昂、鼓舞的歌曲，工人們在唱道：

左、左、左……左！銅鼓冬冬敲！左、左、左……左，紅色的惠丁①
在行進！……

卡脫同着所有的人在傾听着。她想了解歌詞的意義。

“……在那邊地平綫上，法西斯黨人在威脅着！無產者呀，
你們要武裝起來！紅色陣綫！紅色陣綫！”

卡脫在自己問自己，為什麼這些人的臉今天和平時不同呀？
按通常的眼光來判斷，許多人今天好看得多了。里面也有瘦骨
嶙峋的、憔悴的臉，也有象雕刻得太粗的、滿是皺紋的臉。可是
在所有的臉上今天都罩着一種共同的歡快和驕傲的顏色。

紅色海軍的分隊跟着走來，都是些結實而久經日晒的軀體。
他們受到特別熱烈的歡呼。他們的歌聲象槍聲一樣响震全街。

挾着炮和槍前進，在輪船上，在工廠里，在礦井里。教工人權力的
的旗幟在全地球、在海洋上飄揚！……

卡脫儘管怎樣注意尋找，總是看不到華德；她沒有辦法，只
得隨着隊伍一同游行到慕爾惠特，這是各市區的隊伍匯合來舉
行五月大會的地点。

華德根本不在隊伍里面。他在集合的場所接到了立刻上編
輯部去的通知。

編輯部里同志們已經在分配任務。華德得悉，柏林的警察
已經在對着違抗示威運動禁令的工人們開槍。根據最後一次的
報告，柏林——惠丁區已經在進行着正式的巷戰，而且還在繼
續。華德接到的任務是擬一段傳單用的簡短而火辣的文字，以

① 紅色的惠丁(der Rote Wedding)是柏林的工人住宅區名。

便立刻付印散發。柯伯勒同志說：

“你知道，警察總監秋奇白尔對此負有直接的責任。他是德國第一個禁止工人五月一日上街的社會民主黨員。不能緘默。話要說得硬而堅決。你得想想，柏林——惠丁區在抵抗着警察的暴行。目前黨還不能考慮到舉行一次武裝的起義。你有問題嗎？沒有？你需要多少時間？”

“大概一小時。”

“最多了，華德！排字工人已經在等着。”

華德在半小時後所擬出的稿子經過了不大的修改就付排。

還在無線電廣播對柏林流血事件作第一次報導之前，漢堡的街道上已經散布了傳單。

漢堡的警察總監路易·秦胡遜命令把傳單扣留，並禁止漢堡人民日報發行。警察占領了編輯部和印刷部。華德——他在这第二度里已被指定為該報的負責編輯——被刑事警察逮捕了去。

幾天之後，他就受到預審法官的審訊，因為他用文字宣傳謀反對他提起公訴。說他曾經煽起暴動和不法的行為。

六

直到半年之後，一九三〇年一月底，這件對他提起訴訟的案件才由萊比錫國家法院的第三庭予以審理。

審理是禁止旁聽的。把華德從漢堡押解到這里來的監獄看守員，現在把他引進一間牆上釘着板壁的廣大法庭上，里面只有華德的律師桑特博士。桑特博士是黨內同志，華德和他親摯地招呼了。他曾在華德的候審拘押期間——在這期間是禁止會客、

讀報和通信的——把柏林五月一日的流血事件的詳情告訴過華德。在紅色陣綫戰士團被取締之後，這件事已經很清楚，這次挑釁事件是為了哪種目的，為什麼殺死了三十三個柏林工人。華德還從他的辯護人方面聽到黨反對美國的奴役計劃——即楊格計劃——的鬥爭，聽到遠東的戰事和紅軍在中國東北對中日軍閥的勝利。桑特博士同志是他和外界的唯一聯繫。

三個穿紅色法服的男子就了法官的座位。一位書記官在桌子的一端坐下之後，立刻就開始對被告仔細打量，在桌子的另一端，斜對着華德，坐下了檢察官，他對華德看都不看一眼。

審訊的時間很短，因為華德·勃倫吞拒絕作任何口供。他只聲明，他是共產黨員和漢堡人民日報的編輯部人員。

那個不斷低頭對着一些什麼公文的檢察官開始講話，他只用眼角掃一下華德。他只是在對法官講話。他從漢堡人民日報上念些章節，這些章節據他的分析是足以惹起暴動事件的。他又念一張名單作為進一步的證據，名單上大都是在最近幾年在漢堡受傷或被殺的SA人員。他指出被告是這些謀殺案件的主謀知識分子裏面的一個。

華德喊道：“被SA殺死的工人的名單要長得多！”

“被告，閉口！”庭長怒氣沖沖地申斥他。“人家問到您的時候再回答！”

坐在華德後面的看守員把手搭在華德的肩膀上，似乎在提醒華德一下，他在哪裏。

檢察官繼續從漢堡人民日報上去找證據，他一眼看到一個工人通訊員的報告，報告上先陳述了他那工廠裏的種種惡劣情形，然後在結尾寫道：“我要求全體同事，不要再繼續忍耐這種丑惡的情況，而要對此採取堅決的鬥爭！”——這是一種對暴動的

号召。華德在原告講話的時候探身到欄杆外面向着他的辯護人低聲說道：

“那五月一日的傳單似乎并不重要。所以也不提了。”

“被告，听着！”

桑特博士站起來，對庭長這種責斥表示反對。他的委托人是有人和他講話的。

“辯護士先生，我只是為了被告的利益！”

“啊，原來如此！”桑特博士諷刺而和藹地回答。“那我就得謝謝您，庭長先生，謝謝您對我的委托人的好意。”

檢察官在翻閱他的文件，他說，被告在政治上已經受過處分，高級法院對於這一點不應該忽視的。……

“我抗議！”桑特博士站起來說。“這已經由大赦勾銷了！”

“……而且恰巧還是為了分化警察。”檢察官不加理睬地接下去說。

“我再一次提出我的抗議！”

“法庭接受您的抗議，辯護士先生。您講得不錯，這以前的處罰已經在案卷里刪掉了！”

檢察官提議，根據共和國保護法，被告用文字宣傳謀反和屢次煽起暴動應處以兩年徒刑。

徒刑！……華德打了一個寒噤。他慢慢地站起來，眼睛望着原告，心頭冒起一種他後來自己也不能解釋的怒火。他幾乎想要跳過柵欄，扼住那面孔蒼白的惡獠的咽喉。桑特博士向他回過頭來，他的目光已經足夠使華德安靜下來。……徒刑又怎樣呢？……卡爾·李卜克內西不是也判過徒刑嗎。還有他幾千同志。華德知道李卜克內西向着他的法官的臉上啐去的話……徒刑！這吓唬誰？……

桑特博士开始做他的辯論。他引証廣博，指出一系列法院判詞來證明原告的提議沒有根據，把他的話一点一点地駁斥。但是不管他那些确切的論証或是他那卓越的諷刺都不能引起檢察官的注意。他坐在那里，兩只肘子支着桌子，低头对着他的文件，似乎簡直不在用心听。法官們似乎也表示不耐煩。華德想道：“由于憎恨一篇太長的答辯詞，这些家伙可能來一个比提議的更嚴厉一点的判決。”他望望那个庭長，他是一个白髮圓臉的男子，交叉着臂膀，在一动不动地凝視着法庭房頂上固定的一点。他也許睜着眼睡着了。他也許在思索些什么。但一定是和案情毫無关系的。

桑特博士足足說了一个鐘头。華德覺得的确是太長了。他看到法官們在律師最后要求讓被告自由發言时，輕松地透了一口气。他們把身子往高背椅的后面一靠，点了点头。

華德在法官允許他說几句最后的話时，并不多費周折。他先自己問一問，恩斯特·台尔曼处在我的地位会怎么办。他会控訴原告的。他会給他打击的。而且尤其是在被告席上。

“您告我对共和國謀叛！”華德开始說，他感到一种滿足，当那个檢察官初次把头抬起來对他望一望。“而同时您却很清楚地知道，真正的謀叛人却根本在另一个地方。共和國的某些这类敌人正穿着法衣和法服。共和國由这一班人來保护是不会有良好結果的。”

这几句話不但說得清楚而且不致于誤解，他也准备着，庭長將加以嚴厉的斥責。但是並沒有。法官們端坐不动。檢察官的嘴角發出一种譏諷的微笑。

“我被提起公訴了。但我也知道，是誰告發我的，”華德接着說。“各位先生，我不允許您們有裁判我和我的行为的权利！因

为我感觉我对于您們是不負什么責任的！”

他說完就坐下。

庭長站起身來；法官們退席。

隨着檢察官也離開了法庭。

桑特博士望着他的背影，向華德說道：

“我認爲你這幾句話多少給了他一點打擊！”

“我不相信！他至多心里不太痛快，因為他被人看穿了，”華德回答。

“您剛才講的是誰？”看守員插嘴說。

華德向他回過身來：“您還不明白嗎？那末您猜上一猜。”

街上有喧鬧的聲音傳來。桑特博士走到窗口向下面觀看。他喊道：

“是些納粹^①分子！前面走的是S A！”

他打開一扇大窗子。呼聲和音樂聲都聽得到。一個聲音在喊道：“國家社會主義的部長佛立克萬歲！”

“啊，不錯！”桑特在窗口說。“圖林根的納粹政府^②！下面那些人在慶祝！”

圖林根的納粹政府？華德向后面的看守員看看，他呆呆的目光掠過華德望着別處。有這種事嗎？在圖林根有納粹政府？……

“當然，這些人少不了！”桑特喊道。

“什麼人少不了？”華德問，他很奇怪，為什麼看守員不禁止他問。

① 即國家社會黨的簡稱。

② 國社黨于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加入圖林根行政區政府，佛立克任內政部長。

“穿着全副礼服的大学生！这种腐臭的書呆子真是死不完！……喔哈，出了什么事情！那些人在罵納粹分子！警察已經來了！……整个隊伍由騎巡隊在兩边保衛着！……”

法官們又回到了庭上。桑特博士沒有注意到，庭長不滿意地帶着鼻音說：

“您在干什么，辯護士先生！”

桑特博士轉過身來。“对不起！我向窗外望了望。”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一边走一边說道：“下面國社黨人在游行。可能是为了保护共和國！”

穿紅法服的共和國法官命令法庭書記官說：“請您把窗子关上！請您把窗簾拉好！”

華德被法庭根据共和國保护法因犯了用文字宣傳謀叛和公开煽起暴动罪判处兩年徒刑，待審拘押日期計算在內。

華德被押回漢堡，送進監獄。站在門口的看守員命令他向管理处走去。

華德边走边笑：这条路他是認得的。四層樓都有过道，一間牢房挨着一間。一个犯人在跪着擦地板。他抬起头來，華德向他点头招呼。看守員的呼声响徹了寬敞的屋宇：

“管理处！來了一个男的！”